作家丛书

D NUOBEIER
NXUEJIANG
D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一册

〕马丹·杜伽尔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第一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7.375印张　插页5　491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4,100册

书号：10256·49　　定价：平装 1.92元　精装 3.32元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 博 一 家

第 一 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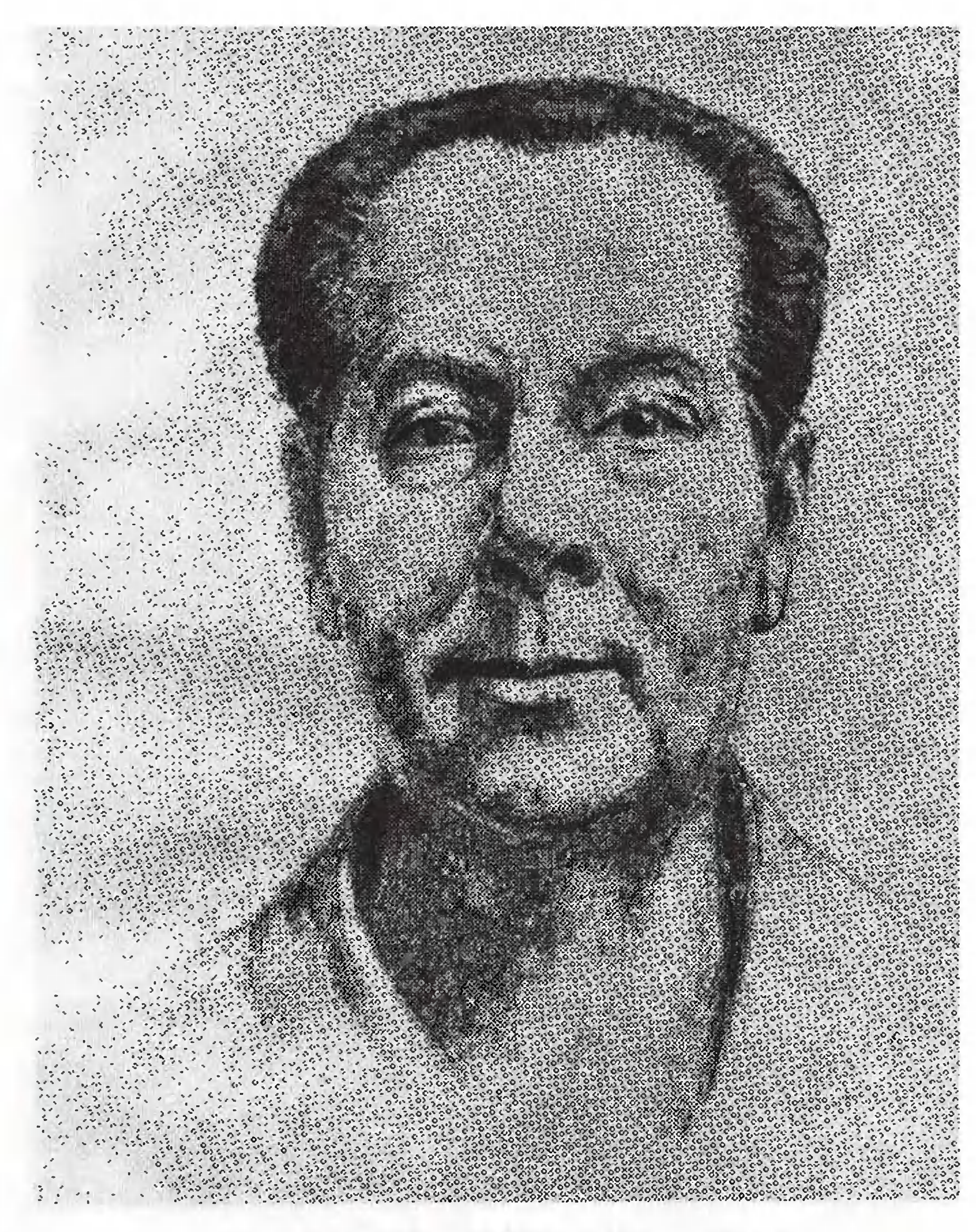
漓 江 出 版 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蔚



〔法国〕**马丹·杜加尔**（1881—1958）

（一九三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二十世纪一部优秀的长河小说

郑克鲁

从二十世纪开始，法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新体裁：长河小说。它们的篇幅都在一百万字以上，有的长达几百万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序言中把他的小说比作河流。自此，长河小说的称谓便沿用下来。罗歇·马丹·杜伽尔的《蒂博一家》便是长河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一部。

《蒂博一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乃至西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跟《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华年》以及《布登勃洛克一家》*齐名。马丹·杜伽尔于一九三七年“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所描绘的人的冲突及当代生活中某些基本方面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蒂博一家》的成就和它在国际上的影响的一个高度评价。

---

* 《追忆华年》(1913—1928)系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1873—1922)的著名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杰作。此外，法国的长河小说还有儒勒·罗曼(1885—1972)的《善意的人们》，共二十多卷；乔治·杜哈曼(1884—1966)的《帕斯吉埃家族史》(1933—1941)等。

《蒂博一家》花费了作家将近二十年的巨大精力，这是在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和写作经验，进入中年以后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文学创作的结晶。

罗歇·马丹·杜伽尔于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纳伊利—舒尔—塞纳。父亲是巴黎塞纳区法庭的第一审诉代理人。童年时他经常在拉菲特别墅区度过，这个地方在《蒂博一家》中得到充分描绘。九到十岁时，有个小邻居把自己写的一个诗剧借给马丹·杜伽尔，这个偶然的行动竟然在马丹·杜伽尔幼小的心灵里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唤起了他巨大的激情：“这个激动了我一辈子的写作需要，我认为是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受到我的朋友让的戏剧作品的魅惑之下产生的。”一八九二年他进入天主教学校读书，爱看左拉的小说和米拉波的历史著作，并练习写诗和短篇小说。一八九六年他离家去上中学，有个神甫借给他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用说，发现托尔斯泰是我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无疑对我成为作家的未来产生最持久的影响。”* 他又说：“发现托尔斯泰对我的文学修养、小说家的禀赋，以及后来对我的全部作品——我甚至要说对我一生——有着决定性的、最大的和持久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在索尔本学院念文学预科。著名评论家法盖是他的老师，鼓励他从事创作。一八九九年他进入宪章学院，学习历史和中世纪建筑学，这些课程培养了他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兴趣，使他学会了科学分析的头脑。一九〇二至一

---

* 见《回忆录》第二卷第46页。

** 见《全集》第一卷第569页。

1906
L881
25

九〇三年，他到卢昂服兵役，复员后继续学习，一九〇五年毕业。一九〇六年结婚后，偕妻子到北非住了四个月。一九〇八年他钻研过精神病学。这些活动和经历都为他日后创作提供了各种知识。

一九一〇年，马丹·杜伽尔自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成功》。小说情节不算复杂：巴黎一个公证人的儿子安德烈·马塞雷尔以为自己有作家才能，但他缺乏恒心，每次创作都以失败告终。他在上流社会遇到一个女子凯蒂·马丽娜，一见钟情，然后又遇见另一个女子瓦朗蒂娜。由于她们没有财产，他抛弃了她们，最后娶了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德尼丝·艾尔佐，于是放弃了文学创作，过起乡绅的优闲生活。妻子在生育中死去，他挥霍过度，靠典押度日。这部小说对文学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本身缺乏生动性，写得并不成功。一九一三年，马丹·杜伽尔又出版另一部小说《让·巴罗瓦》。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的批判精神尚能贯彻始终的话，那末，《让·巴罗瓦》则倒退了一步。小说主人公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从小身体羸弱，十五岁时对宗教产生怀疑。他在巴黎学医，毕业后教书。因他不信教，导致同妻子分居。他创办了一个哲学和社会学杂志《播种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这份杂志登载了为德雷福斯辩护的公开信。四十五岁上，他感到心力衰竭，无法进行对公众的鼓动。他得了胸膜炎以后便不再领导《播种人》杂志。他的女儿这时当了修女；他和妻子思想逐渐接近，终于破镜重圆。他感到需要休息，临终时改变了自己叛教的信念。这部小说内容较为消极，它反映了马丹·杜伽尔思想上的矛盾。虽然他看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动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精神信念的动摇，然而马丹·杜伽尔

对这种动摇还缺乏坚定赞同的态度，他处在观望犹豫之中。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反映了作家这种思想状况。

这两部小说尽管写得并不成熟，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作家企图在小说中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的一生经历，写出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其二，小说注意对时代重大事件的反映，尤其是《让·巴罗瓦》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席卷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了正面描绘。其三，马丹·杜伽尔开始运用对话作为他的小说艺术的主要手段，并常用心理描写。这三个特点是马丹·杜伽尔第一阶段创作的主要收获，它们孕育了健康的成分，为马丹·杜伽尔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丹·杜伽尔在总动员的第二天就上了前线。他在第一骑兵军团当下士，担任运输给养、弹药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马丹·杜伽尔不仅仅是普通的士兵，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毁灭和这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的破产，明确了他在战前模糊地认识到的问题。他的思想趋于成熟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复员回到巴黎，同友人一起从事戏剧活动。从一九二〇年春天起，他开始酝酿写作《蒂博一家》。开初，为了模仿《战争与和平》，想用《善与恶》作为小说的名字。随着构思的深入，他抛弃了这个过于抽象的题名。一九二二年四月，小说第一卷《灰色笔记本》问世，五月第二卷《教养院》出版。一九二三年十月发表《美好的季节》。第四、五卷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次年发表第六卷。但在写作第七卷《开航》时遇到了挫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古老的法兰西》，这是一组农村的速写画，随着邮差的足迹，读者看到了一个小村镇的一系列场景，用作者的话来说，至西“荟集了丑恶的面影，冷酷的贪婪的残忍的心”。

正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促使马丹·杜伽尔改变了写作《开航》的初衷。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促使他要正面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的深刻影响。他毅然决然毁掉了三年来的心血，决定另起炉灶，动手写作《一九一四年夏天》，这一卷在一九三六年完成。马丹·杜伽尔的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纪德曾经这样评论说："这样解决我看是十分成功的，较之他先前设想的冗长的续篇远远好得多，不仅更有意义，而且有助于阐明前几卷的思想内容。"* 《一九一四年夏天》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它受到的欢迎是马丹·杜伽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直接原因。当时马丹·杜伽尔正在构思小说的结尾，这一卷直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才缀笔付梓。写成这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马丹·杜伽尔的创作生涯实际上也告结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丹·杜伽尔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穆莫上校的日记》。小说描写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军入侵时，退休的穆莫上校烧毁了自己四十年来的日记；不久，他又开始记日记，并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和走过的道路。可是，马丹·杜伽尔几度易稿，始终没有完成这部长篇。

此外，马丹·杜伽尔写过几部戏剧，都无显著特色。不过，他从事戏剧创作对于他写作小说得益非浅。不妨说，他的戏剧创作是为了小说创作而进行的一种练笔。

马丹·杜伽尔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病殁。

同罗曼·罗兰一样，马丹·杜伽尔是个继承了十九世纪批

---

* 见纪德：《日记》。

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蒂博一家》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社会联系，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在二十世纪初的变迁以及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从内容来看，《蒂博一家》的前六卷为一部分，后二卷为另一部分，但这两部分彼此交叉穿插，不能割裂。

蒂博父子是小说中重点描绘的对象。蒂博先生属于大资产阶级，经营社会慈善教育事业。这个一家之长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习惯于在家庭中发号施令，一心要两个儿子按照他的意志踏入社会。其实他一手创建的教养院是个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地方，连他的小儿子也深受其害。他企图让自己的名字留传后世，结果事与愿违，两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毕生精力所贯注的事业，临死时他才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亲手建造起来的大厦眼看一朝倾覆。他的死是一场痛苦的挣扎，预示了这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崩溃。

他的大儿子昂图瓦纳是个有才干、有毅力的年轻医生，看来有条件成为蒂博家的继承人，象他父亲一样，活跃于社会上。他思想比父亲开明，对于监禁在教养院里的弟弟富有同情心，不惜同父亲面对面争执，并使父亲让步——他的才干看来在他父亲之上。对于跟自己家里信仰的天主教不同的新教家庭——丰塔南家，他也能随声附和，不坚持己见，表示出宽容态度。他对自己是盲目信任的。自从遇到拉雪尔以后，他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对自己的力量逐渐产生怀疑。随着战争的逼近，他认识到自己与同时代人的联系，自己一帆风顺的前途成了问题。父亲死时，他朦胧地感到一切都要丧失。他在三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便因中了毒气而慢慢死去。最后他失去了自信心，知道他所生活的世界行将瓦解，他所依附的个人奋斗已经

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年轻有为、循规蹈矩的资产者子弟所走过的道路。老一代的钻营失败了，这新一代的奋斗也碰了壁，小说形象地表明二十世纪初某些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命运。

蒂博先生的小儿子雅克是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逆子。他富于反抗精神，十几岁时已想离开这个窒闷的家庭。教养院扼杀人的精神主动性的规章险些毁掉了这个倔强的孩子。他具有不亚于兄长的智力，考中了名牌学府高师，而且还名列第三。出于对环境的不满和爱情的失意，他再一次离家出走。他在瑞士同一些政治活动家致力于和平主义运动。他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去解决当前的社会危机，包括政治危机。他离开家庭投入社会斗争以后，眼界比以前开阔，思想意识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从反抗家庭转到反对各国政府对战争威胁的软弱政策。他虽然殚精竭虑，奔走于各国，鼓吹发动总罢工，执行领导人的指令，盗窃军事情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乘坐飞机去散发传单，企图阻止战争蔓延。最后，他死于自己的宣传对象的枪口下：飞机坠毁，他受了重伤，抬担架的一名宪兵溜了，他的担架被别人夺走，另一个抬担架的宪兵索性把这个“间谍”一枪打死。他的悲剧给他从事的活动作了总结：他企图遏止战争的行动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他进行的是消极的斗争，不可能改变战争发动者的政策。总之，他只从个人的地平线走到大众的地平线的边缘，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主义的斗争通路。

蒂博父子的悲剧既是这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社会、乃至西欧社会的悲剧。马丹·杜伽尔十分注意反映生活中的这种悲剧因素，他说：“长篇小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表现出生活的悲剧性，个人生活的悲剧性，一个正

在形成的命运的悲剧性。”*这里包含了个人生活的悲剧和社会生活的悲剧。在表现个人生活的悲剧时，作家着重描写人物的精神苦闷。昂图瓦纳在勒阿佛尔的码头上冒着风雨象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奔走摸索，他感到空虚、彷徨、凄苦、无依无靠，与他以前的充满信心，判若两人。雅克在考上高师以后只有短暂的快乐，他始终处在精神压抑之中，无法摆脱烦恼苦闷。蒂博父子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他们，压倒他们，他们的悲剧是伴随着整个社会面临的浩劫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昂图瓦纳回顾自己的一生，“把着欧洲的脉搏”，发出具有预言性的感叹:“西方犹如一只火药桶。一旦哪儿爆出一点火星，那就不得了啦！”这种危机感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心理。雅克比昂图瓦纳更进一步，他感到资本主义文明已无法解决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家庭和谐、精神道德并不能适应个人发展的需要，他要摆脱这一切，斩断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约束。这种潜伏在知识分子中的精神危机乃是资本主义文明深刻危机的反映。资本主义文明无法避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本身就表明了它无力解决社会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导致了社会大悲剧的到来。

在小说中，除了蒂博一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就是丰塔南家。丰塔南是个生活糜烂的资产者，为了追逐女人，不惜弃家庭于不顾，跟着情妇跑到国外，一去几年，最后他陷于精神矛盾而开枪自杀。这个新教家庭完全依靠丰塔南太太的张罗才勉强维持下去。丰塔南太太温柔善良，逆来顺受，出于无奈才与丈夫经济分家，总算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 见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仪式上的讲话。

战争期同她投身于护理工作，把自己的别墅改为医院，救护伤兵。她的大儿子达尼埃尔继承了父亲的浪荡本性，他的母亲对他放任自流，也助长了他放纵自己。他虽然具有绘画才能，终因懒散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具。战争中他失去了腿，无法重温旧梦，抑郁终日。他怨恨和牢骚洲腹："为什么我要把世界上的罪恶和不幸都扛在自己肩上呢?我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为任何人受罪，我遏制了自己的创造力，扼杀了自己的才能。我生来不是使徒……那就让我成为魔鬼吧。"他那种玩世不恭、贪图享乐、悲观厌世的思想，同他父亲一样，代表了碌碌无为、堕落无耻的资产阶级人物。他的妹妹贞妮较为单纯，趋向美好的事物，厌恶不良的行为。她对雅克的爱情是慢慢形成的。起初她厌憎雅克，认为是他带坏了自己的哥哥，使哥哥离家出走。但在接触雅克的过程中，她发现雅克聪明、正直、嫉恶如仇、不屑于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性格，同自己的志趣完全吻合。雅克的政治活动也得到她的支持。她由厌恶、抗拒、逃遁，直至面对现实，承认了自己的内心所爱。她和雅克纯洁的爱情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情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和雅克的遗腹子让—保尔是蒂博家的唯一极苗，也是作家对未来所抱有的一丝希望，尽管这希望是朦胧的。丰塔南家各个人的遭遇代表了破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

通过家庭的变迁去描绘社会的变化是《蒂博一家》的重大特色，这也是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长河小说的地方。《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小说，《追忆华年》虽也描写了几个家庭，但基本上围绕个人生活而展开。《蒂博一家》扩展了自传体小说的写法，它从家庭纪事入手。这种写法

对社会各方面的触及必然广泛一些。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对一两个家庭的深入剖析显然能扩大对社会的批判。为了深化对社会的描绘，马丹·杜伽尔对宗教、道德、社会学、哲学、政治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搜集了广泛的资料。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的信中说："我关心所有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自豪；我在这方面不停地工作，增加材料，我没有一天不在记哲学或社会学问题的笔记，翻阅理论书，剪贴杂志和报纸。"如果说，在小说前六卷中政治问题接触不多的话，那末，在《一九一四年夏天》和《结尾》中就全面展开了描述。马丹·杜伽尔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讲话中说："在这三册书中，我力图再现一九一四年总动员前夕欧洲的不安气氛，我力图指出各国政府先是软弱、犹豫、冒失，具有遮遮掩掩的贪欲；我尤其力图再现和平的人们面对浩劫来临的麻木状态，他们就要受到浩劫的为害，这场浩劫将要带来九百万人的死亡和一千万人的伤残。"他要"保卫某些重新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反对战争力量的不祥传染。""让忘却往事的老人、不知道或轻抛往事的年轻人回忆起过去的惨痛教训。"

《一九一四年夏天》确实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历史面貌。当时，各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和人们的态度先是麻木不仁，继之惊慌失措；各派政党紧张活动，尤其是社会党人与和平主义者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小说描写了社会党领袖若莱斯被暗杀的经过，渲染了战争狂人的猖獗活动气氛。小说还描写了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皇储被刺后的紧张局势。马丹·杜伽尔并不满足于这种全局性的画面描绘，他还力求分析这场战争的根源。小说中刻划了一个革命

者的领袖梅奈斯特雷尔，他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善于归纳问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抽出主要的东西，用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他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需要指出，马丹·杜伽尔对他怀有偏见，把他看作一个过激分子；梅奈斯特雷尔认为在战争中才能更好地实施自己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因此把雅克窃来的秘密文件销毁，不希望这些文件被露后会制止战争爆发。但是，梅奈斯特雷尔关于战争形势和根源的分析却颇为精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依然十分坚挺，这部剥削工人的机器还能运转。无产阶级在受苦受累，骚乱不安，但总的说来还来饿得发慌。“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制度的矛盾与日俱增。各国之间的斗争也在加剧。竞争、争夺市场在激化。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的整个制度的构成是为了不断扩张市场！仿佛市场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世界在走向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这危机将是普遍的……只要等待！等待世界的经济情况无法解决的时候到来……等待机器越加缩减雇佣工人的数目……等待破产和倒闭飞速增加，等待到处缺乏工作，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需要保险的状态中；到时候一切保险者都要遭受损失。”梅奈斯特雷尔的话比小说中其他人物，包括雅克的观察，都要来得准确。他的话在一九三七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战云笼罩在欧洲上空，这种一触即发、危在旦夕的局面，一般人并不洞察内中的根源。从经济原因去剖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剧，道出了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秘密。

小说用了更多的篇幅去描写雅克的活动。雅克认为人民并没有觉悟到战争的危险，一旦工人动员起来，实行总罢工，就

能阻止战争爆发。他对群众大声疾呼："你们本来可以阻止战争！你们是爱好和平的人，占压倒多数，以前你们不会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用团结一致的有决定性影响的方式及时进行干预，发动各国各阶层人民起来对纵火者进行抵制的运动，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你们的和平意志。"他呼吁法国人和德国人联合起来，实现民族和睦："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是人，你们是兄弟！以你们的母亲、妻子、儿女的名义，以你们身上最崇高的感情的名义，以来自历代的深处、使人成为正义和讲理智的创造灵感的名义——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吧！得救的机会掌握在你们手中！"他的演讲和鼓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不久，战争爆发了。他转而又想对士兵们做动员工作："明天，在太阳升起时，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大家一起，在同一时刻，怀着同样的英雄主义和兄弟情谊，举起你们的枪托，扔掉你们的武器，喊出解脱的呼声！人人站在那里，为了报绝战争！为了迫使各国马上重建和平！"雅克的活动和呼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以人道主义的准则去启发人民群众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起到动员人民起来阻止战争的效果。不过，马丹·杜伽尔忠实于生活，他描写雅克以失败告终表明了雅克的主张和活动是行不通的。以雅克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者的活动在当时确实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十分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是一个历史的教训。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民，应能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借镜。

由于忠实地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马丹·杜伽尔受之无愧地获得了形象的历史家的称誉。

《蒂博一家》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总的说来，

马丹·杜伽尔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愧为二十世纪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马丹·杜伽尔在艺术上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结构布局方面，《蒂博一家》和《战争与和平》有相同之处：小说先写和平生活，后写战争突然到来。和平生活中孕育了战争爆发的因素，战争又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两者交叉联接，构成严密的整体。在塑造人物方面，马丹·杜伽尔对托尔斯泰也十分钦佩，他说："究而言之，他(按指托尔斯泰)给我们再现的人物恰似生活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但他善于在人物的细微之处发现这种隐秘的本质，它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要不是他，我们就会看不到。他的洞察力使我们目瞪口呆。与他的洞察力相比较，我们的观察是多么欠缺、表面、下功夫不够和程式化！"同托尔斯泰一样，他笔下的人物肖像画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层加厚。人物的全貌只有当对它的描写全部完成，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完整的印象。他的人物是一步步发展、变化的。我们看到了青少年时期倔强的雅克，未必知道成年后沉默郁闷的雅克，更料不到他考上高师后会离家出走，投入社会斗争中。我们看到了稳重自信的昂图瓦纳，未必知道他对自己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更料不到最后他完全对自己的家庭丧失了信心。仿佛由远而近，我们逐渐看清了人物的面目。

可是，马丹·杜伽尔毕竟与托尔斯泰不同。

关于如何写作现代长篇小说，马丹·杜伽尔对以前的小说家的经验作过总结，他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发表了如下的见解："在冒险小说和风俗研究之间，有一个位置需要占据：在大仲

马和布尔热* 之间穿行；象前者那样选择人物和历史题材，象后者那样剖析细微的意识；依靠材料再现人物；以历史画而写出心理小说。”**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马丹·杜伽尔写作小说的基本纲领。他的小说既重视历史事实和生活真实，又注意心理描写，两者揉会在一起。关于前者，他还说过：“我称之为客观性的东西，就是忠于真实，而结构和写作要朴素。”***《蒂博一家》对生活的再现是逼真的，采取了写实手法。这种写实手法非常朴实自然。马丹·杜伽尔并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复杂的语句。他的语言平易流畅，仿佛写来并不费力。福楼拜说过：“杰作就象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这句活用在《蒂博一家》上尤为确切。《蒂博一家》的平淡朴实与作品的规模和场面的宏伟阔大十分协调，起到绝妙的衬托作用。另一方面，《蒂博一家》在描写每一个场景时又十分缜密细致，小说的每一卷所发生、经历的时间都很短：《灰色笔记本》是五天；《教养院》是几个星期（昂图瓦纳去看望弟弟只有几小时，占去大半篇幅）；《美好的季节》是五个月（主要场面在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进行）；《诊断》是二十四小时；《小妹妹》是西三天；《父亲的死》是一个星期；《一九一四年夏天》是八十天；《结尾》是六个半月。由此看来，描写极其细腻，而结构简明，脉胳清楚，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一大特点。这种写法颇有电影镜头的意味。作者手中的摄影镜头仿佛集中在一个场面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拍完了这一组场景，再

---

*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心理小说家和批评家。

** 见《成功》第89页。

*** 转引自米歇尔·雷蒙，《大革命以来的小说》第184—185页。

转向另一情节。马丹·杜伽尔对这种手法作过如下说明："电影式的描写手法不是一幅素描。相反，是一种综合。要写得好，必须先开始描写三页，然后涂改、删削、压缩、精炼、突出主要的东西。"因此，这种平易朴实的风格乃是经过艰苦的劳动而取得，决不是象表面看来那样一蹴而就的。马丹·杜伽尔多次谈到过，他先是想象一个场面，反复思索，构思出准确的情景，人物活动的范围、内心的发展、对话的开展等等，然后才开始动笔。所以，"作品还没有写出一行字，整个情景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底。"* 写成以后也就显得一气呵成，明快酣畅。

至于心理描写，《蒂博一家》较之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前进了一大步。马丹·杜伽尔吸收了现代小说家，尤其是意识流小说家的新手法。他指出："作家要竭力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心灵的心理发展过程。"**马丹·杜伽尔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展示人物的思想发展和性格特点。昂图瓦纳在给骨折的小女孩动手术时内心的活动写得非常细致。在这个场合，昂图瓦纳不可能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想法诉之于在场的人们。他的心理活动是微妙而复杂的：他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但又要表现得自信和有能耐。在动手术时，他心里自然而然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职业上的同情心，也有掌握了一定技术的自信心；既有被推上手术台的无可奈何，又有担心失败的惶恐，这些心理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又如他搬到新居和弟弟同住时，心里高兴、得意，对前途充满幻想，同时又生怕弟弟耽误了自己的钻

* 见《马丹·杜伽尔全集》第一卷69页。
** 见《让·巴罗瓦》序言草稿。

研。他这时一个人在搬书，没有对话者，只能通过他的独白和心理活动来披露他的思想。读者通过他的内心活动进一步了解到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前他是一个持重、富有同情心的青年医生，现在才透露出他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地位，虚荣心很强。同样，在表现雅克情窦初开时的幼稚盲目（与女仆李斯贝特的关系）和难以抑制的爱情冲动（对贞妮的依恋）时，也插入了细腻的心理描写，既写出了雅克心头的苦闷，也写出了他思想的成长。而这些地方光用白描手法是很难表达出来的。马丹·杜伽尔在心理描写上作了很多探索，把人物的思想发展过程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他的成就推动了现、当代法国小说的发展，所以加缪称赞他的创作比纪德和瓦雷里更加“预示了今日的文学”。*

《蒂博一家》是一部所谓对话体小说。小说的主体由对话构成，其他部分如同剧本的说明词，起着解释、连接的作用。马丹·杜伽尔认为：“我的人物和他们赖以活动的场面的突出鲜明来自描绘的那种述说方式。人们看到它们是活灵活现的。”优秀的对话文体能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点，又能使文字如行云流水，轻灵自如。《蒂博一家》的对话写得十分出色，例如蒂博先生的专横、傲慢，丰塔南先生的油滑轻佻，连次要人物、蒂博先生的秘书沙斯勒先生的猥琐、卑顺、婆婆妈妈，教养院院长费斯姆先生的谄媚、精明，都靠人物的语言来表现。至于一些特定的场合，如昂图瓦纳去看望雅克时，雅克寡言少语，昂图瓦纳则千方百计引导他说出心里话，一问一答富有戏剧性，整个场面恍如目前；而拉雪尔滔滔不绝对昂图瓦纳

* 加缪：《马丹·杜伽尔全集·序》。

讲述自己的身世，则又写出这个人物爱动荡爱刺激的特殊性格。与此同时，马丹·杜伽尔也竭力避免对话文体容易出现的单调平板，除了情节写得曲折以外，在语言的运用、时态的复杂变化等方面他都力求丰富多采，一方面“创造出一种柔和的气氛”，另一方面“在各个场景周围加上色彩缤纷的气氛”。

毫无疑问，马丹·杜伽尔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很深。他说：“天才的小说家能从这种激情辨别出来：他要不断深入了解人，从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抽出个人生活的特点，抽出每个人物不会重复出现的、使他成为典型的东西。依我看，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有可能留传下去，就看他捕捉到的个人生活的质与量。但这仍然不够。小说家还必须拥有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力；他的作品必须表明个人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个大师。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或多或少隐约受到抽象思索的缠扰；他是人类的经历的历史家，他的每个人物的身世不是对人物进行一般调查，而能引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不安询问。”*这段话表达了马丹·杜伽尔对人物塑造的见解：伟大的小说家要塑造出数量众多的人物典型；典型从生活中撷取而来，又能使人对生活进行思索。《蒂博一家》的人物性格鲜明，互不雷同。昂图瓦纳和雅克是“气质尽可能不同的两兄弟”，一个对自己有约束力，拒绝干出绝对的行为，另一个有独立精神，拒绝逆来顺受，要反叛逃跑。这两兄弟中，雅克无疑是更受人们同情的人物，他正直、纯朴，酷爱正义，勇敢而不屈不挠，一心想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对友谊还是对爱情都热烈纯真，敢于掏出自己的心里话，被认为是法国文学中最美

* 转引自雅克·布雷纳尔：《马丹·杜伽尔》第44页。

的青年形象之一。昂图瓦纳则有不同的典型意义，有人认为他的经历更有启示性：他的发展变化不象雅克，他本来是个幸福的人，生活使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的贫困和自身的弱点，他终于抛弃了自己已经达到的名誉地位。他的经历是有才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在这动乱的时代发展变化的写照。他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也说明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不仅蒂博父子性格各异，丰塔南家的四个人物也是各个不同。丰塔南先生轻浮，他的妻子温柔贤慧，恰成对照。达尼埃尔与父亲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他带有艺术家的气质。贞珍不同于母亲之处是她较有主见，柔中有刚。甚至有些不出场的人物，通过别人的叙述也性格鲜明，如希尔什的粗野、暴戾和富有传奇色彩。马丹·杜伽尔能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善于作对比的描绘，笔墨里则有多有少，但都栩栩如生。还有，马丹·杜伽尔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比如，他无情地揭露了蒂博先生的专横、自以为是、爱虚荣，又写了他确有替儿子前途着想的愿望。雅克虽然纯朴，在生活的道路上也不是洁白无瑕的（如与女仆李斯贝特的关系）。丰塔南先生后来也想幡然悔悟，续补前愆，把受过自己玩弄被迫过卖笑生涯的勒·迦德送而布列塔尼，让她过上小康生活。丰塔南太太善良有余，刚毅不足，显得过分软弱。马丹·杜伽尔对每个人物的处理未必正确，但他不从一般概念出发，力图写出活生生的不同类型的人，则是用心可嘉的。

总之，《蒂博一家》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上都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一部杰出作品。马丹·杜伽尔很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紧密结合。他说："依我看，内容和形式有如兔子和佐料那样的分别。兔子难道生来是拌红酒洋葱的吗？你得首先肯定，

你的兔子是上好的，你不能满足于在一只插在叉上的老兔子周围浇上美味的佐料！”* 他还把内容和形式比作蜂房和蜂蜜：“事实上，我的工作中有两件要分清的事：蜂房和蜂蜜……蜂蜜就是我渴望放进去的活生生的、有个性因素的、动人的、新颖的东西。只有我的蜂房准备好容纳蜂蜜时，我才能把蜂蜜放进去。”** 力求取得内容与形式的完美一致是马丹·杜伽尔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蒂博一家》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 见1942年3月17日《日记》。
** 见1947年4月7日《日记》。

总　　目

第一册目录

第一卷

灰色笔记本



一

在沃吉拉路的拐角。他俩已经沿着学校的楼房旁边朝前走，蒂博先生一路上没对儿子开过口，这时蓦地站住：

“啊，这回，昂图瓦纳，不，这回呀，可过了头啦！”

年轻人不吭一声。

学校关着门。今天是星期日，而且眼下是晚上九点。门房把门洞打开了一条缝。

“您知道我弟弟在哪儿吗？”昂图瓦纳大声说。

那一位眨巴着眼睛。

蒂博先生顿着脚。

“你去把比诺神甫找来。”

门房将这两个人领到会客室，从兜里掏出一支线蜡烛，点亮了灯。

几分钟过去了。气喘吁吁的蒂博先生已跌坐在一张椅子里；这时他又在牙缝里咕噜着：

“这回，你知道，不，这回呀！”

“请原谅，先生。”刚刚无声无息地走进来的比诺神甫说。他五短身材，得挺起身子才能把手搁在昂图瓦纳的肩上。“你好，年轻的医生！怎么回事？”

“我的弟弟在哪儿？”

“雅克吗？”

“白天他一直没回家！”蒂博先生嚷着说，他已经站了起来。

“可他跑到哪儿去了呢？”神甫说，并不太感到惊讶。

“就在这儿！关禁闭！”

神甫将双手插到腰带下面：

“雅克没有关禁闭。”

“怎么？”

“雅克今儿个没在学校里露过面。”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昂图瓦纳的目光死盯着教士的脸。蒂博先生耸耸肩，把虚胖的脸转向神甫，他沉甸甸的眼皮几乎从来也提不上去：

“雅克昨儿个对我们说，他要关四小时的禁闭。今儿早上他按往常的时间出门。约莫十一点钟，我们正去望弥撒，好象他回家了：他只找到做饭的老妈子；他说不回家吃午饭了，因为他要关八小时禁闭，而不是四小时。”

“纯粹是瞎编。”神甫说。

“到傍晚我不得不离开家，”蒂博先生继续说，“把我写的专栏文章拿到《两大陆评论》杂志社去。经理接待了我，我直到吃晚饭时才回家。雅克一直没露面。八点半还不见影儿。我害怕了，派人去找昂图瓦纳，他正在医院值班。于是我们就来了。”

神甫沉吟地闭紧嘴唇。蒂博先生半睁开眼睫毛，将锐利的目光投向神甫和他的儿子。

“你说呢，昂图瓦纳？”

“哦，父亲，”年轻人说，“如果这是事先策划的逃跑，

就排除了出事的假设。”

他的态度使人镇静下来。蒂博先生拿过一张椅子坐下；他灵活的思路在追踪各种线索；但他的脸被脂肪挤得动弹不了，毫无表情反映。

“那么，”他重复着说，“怎么办呢？”

昂图瓦纳在沉思默想。

“今晚毫无办法。等吧。”

明摆着只有这样。但是，无法用强制行动马上了结此事，想到后天要在布鲁塞尔召开道德学代表大会，他已应邀主持法语组，于是一阵狂怒升上蒂博先生的脑门。他站起身来。

“我要报警四处寻找！”他喊着说，“法国究竟还有警察局吧？干坏事的人难道抓不到吗？”

他的礼服垂落在肚子两侧；下巴颏儿的皱折始终在领尖之间紧绷着，下颚往前一耸一耸的，宛如勒紧辔头的马儿一样。“啊，混小子，”他思忖着，“万一他让火车辗碎呢！”一刹那间，一切又平复下来：他要在代表大会上讲话，兴许当上副主席……可是几乎同时他又看到小家伙躺在担架上；然后在灯烛辉煌的教堂里，他的神情是不幸父亲特有的神情，还有大家的同情……他感到羞愧。

“要心神不安地度过一夜！”他大声地又说，“太严酷了，神甫，对一个父亲来说，熬过这样几个钟头是太严酷了。”

他朝门口走去。神甫把双手从腰带下抽出来。

“对不起。”他垂下眼睛说。

灯光照亮了他的脑门，睛门被一绺乌黑的头发盖没一半；灯先还照亮了他狡黠的脸，脸从上部到下巴颏越来越窄，呈三角形。两块红晕显现在脸颊上。

“我们游移不定，是否今晚就告诉你们，你们家孩子的情况——可是最新的——很令人遗憾的……总之，我们认为，其中可能有些征兆……如果您稍等一会，先生……”

皮卡第方言的口音更加强了他的犹豫态度。蒂博先生一言不发地走回他的椅子去，沉甸甸地坐下来，双目紧闭。

神甫往下说：“先生，最近我们注意到您的孩子犯了特殊性质的错误……特别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威胁他要退学。噢，当然是吓唬他。他丝毫没有对您谈起过吗？”

“您难道不知道他多会作假吗？他象平时一样保持沉默！”

“可爱的孩子虽然错误严重，但他本性不坏。”神甫转圜说，“我们认为，最近这一次，他由于意志薄弱和一时冲动才犯了罪过的：受到一个危险的同学影响，唉，在国立中学里，这种人多得很……”

蒂博先生朝教士不安地瞥了一眼。

“先生，事实照照本本是这样的：在礼拜四……”他沉吟了一下，又用近乎欢快的口吻说，“不是，对不起，是在前天，礼拜五，对，礼拜五早晨上自修课的时候。还不到晌午，我们走进自修室，象往常那样突然进去……”他朝昂图瓦纳眨眨眼睛，“我们转动把手，门就是不动，我们一使劲打开了。

“一进门，我们的目光就落在雅各小朋友身上，我们让他坐在正对门口的地方。我们朝他走去，挪开他的字典。逮住了！我们抓住那本可疑的书：一部翻译的意大利小说，作者的名字我们忘了：《巉岩上的处女》。”

“真不象话！”蒂博先生嚷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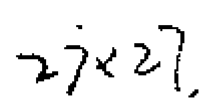
“孩子尴尬的神情似乎隐藏着别的东西：我们有经验了。

吃饭的时候快到了。听到钟声，我们请学监带领学生到饭厅，人走空后，我们掀开雅克的书桌：还有两本书：卢梭的《忏悔录》；还要见不得人的是，请原谅，先生，一本左拉的下流的小说：《穆雷神甫的过失》。”

“啊，坏蛋！”

“我们就要关上书桌的时候，脑子里一闪，把手伸到那排课本的后面；我们翻出一个灰皮笔记本，乍一看，应该说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打开来看，我们浏览了开头几页……”神甫用活跃而并不柔和的眼睛瞧着那两个人，“我们算是弄明白了。我们立即把战利品放到安全的地方，在午休时，我们可以随意查阅。这几本书装订精巧，在书脊和书页下写着名字的头一个字母F。至于灰色笔记本，最主要的一样东西——物证——这是一种互通书信的小本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雅克的字体和他的签名J，另一种字体我们不认识，签名是一个大写的D。”他停顿片刻，压低嗓音说：“嗨！这些通信的语气和内容教人不用怀疑这种友谊的性质。先生，因此我们一度将这种清秀修长的字体看作一个年轻姑娘的字体，或者不如说一个女人的字体……最后，分析了内容，我们才明白，这种陌生的字体出自雅克的一个同学之手，不是我们这儿的学生，上帝保佑，而是一个顽童，准定是雅克在中学里结识的。为了得到证实，我们当天就去问了学监——正直的基亚尔先生，”他掉转身对昂图瓦纳说，“这是个不讲情面的人，他对寄宿生的邪门歪道一清二楚。马上得到了核实。署名D的那个干坏事的男孩是三年级学生，雅克的同学，名叫丰塔南，达尼埃尔·德·丰塔南。”

“丰塔南！好极了！”昂图瓦纳嚷着说，“你知道，父




亲，就是夏天住在拉菲特别墅区，靠近森林的那一家人吧？确实，确实，入冬以来，晚上回家，我好几次发现雅克在读诗集，是这个丰塔南借给他的。”

“怎么？借来的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看没有什么危险。”昂图瓦纳回了一句，一面盯着神父，仿佛要同他顶牛；突然，一丝青春的微笑转瞬即过，照亮了他沉思的面容。“是维克多·雨果的诗集，”他解释说，“和拉马丁的诗集。我没收了他的灯，硬逼他睡觉。”

神甫先是呐口少言。他这时又说道：

“但格外严重的是：这个丰塔南是新教徒。”

“那我知道！”蒂博先生难受地喊着说。

“不过是个相当好的学生，”教士马上又说，想表明他不偏不倚，“基亚尔先生对我们说：‘这是个大孩子，看起来极严肃；他欺骗家里的人！他母亲看样子也很正派。’”

“噢，他母亲……”蒂博先生打断说，“有的人看来很体面，实际上不怎么的！”

神甫含沙射影地说：“谁都知道新教徒的刻板隐藏着什么！”

“他父亲无论如何是个缺德无行的人……在别墅区，没有人接待他们家；给他们打招呼就不错啦。啊，你弟弟可以炫耀他多会挑选关系！”

“不管怎么说，”神甫接着说道，“我们从中学回来后算是完全弄明白了。我们正准备整顿一下风气，昨天，礼拜六，早上自修开始时，雅克小朋友闯进我们的办公室。不折不扣是闯进来。他满脸刷白，咬紧牙关。他一进门，连问声好也没说，就冲我们嚷开了：‘有人偷了我的书和信！……’我们对他指出，

他这样进来很不礼貌。可是他充耳不闻。他的眼睛平时这样明亮，现在气得发暗，他喊着说：'是你们偷了我的笔记本，就是你们！'”神甫傻笑着补充说：“他甚至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敢偷看我的笔记本，我就自杀！'我们尽量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他不让我们说话。'我的笔记本在哪儿？把它还给我！要是不还，我就把什么都砸碎！'我们来不及阻拦他，他已经夺过办公桌上的一个水晶镇纸，——你看见过吧，昂图瓦纳？这是过去的学生从皮—德—多姆带回来的纪念品——他径直往壁炉的大理石上扔过去。这还不算，”神甫赶快添上说，以回答蒂博先生模棱两可的手势，“我们如实地告诉你们这个细节，是要给你们指出，你们钟爱的孩子冲动到什么田地。他在地板上打滚，真正是神经病发作。我们只能抓住他，把他推到背书的小房间，就是连接着我们办公室的那间，上了两道锁。”

“啊，”蒂博先生扬起拳头说，“好几天以来他象着了魔似的！您问问昂图瓦纳吧：我们没见过他为了一件普普通通不愉快的事会这样大发雷霆，一定得向他让步才行；他变得脸红脖子粗，简直要火得憋不过气来！”

“这个嘛，凡是蒂博家的人都很暴躁。”昂图瓦纳这样指出；他显得不以为然，神甫不得不讨好地微笑着。

比诺神甫接着又说：“一个钟头以后，我们要把他放出来时，他坐在桌旁，双手捧着头，向我们投过来恶狠狠的目光，眼里没有泪水。我们硬要他对我们赔不是；他不理会我们。他顺从地跟着我们回到办公室，头发乱蓬蓬，眼睛注视地面，神态固执。我们让他把倒霉的镇纸的碎片捡起来，却不能叫他开口。于是我们将他带到礼拜堂，认为最好让他单独同上帝呆上一个钟头。然后我们去跪在他的身旁。这时我们觉得他也许哭

过了，但礼拜堂很暗，我们不敢肯定这一点。我们小声念了十来段祷告文；随后我们给他讲道，告诉他，一个坏同学指害了他这个可爱的男孩子的纯洁，会引起他父亲的烦恼。他抱着手臂，昂首挺胸，眼睛盯着祭坛，似乎不屑听我们讲话。看到他继续顶牛，我们便让他回去自修。他坐在位子上一直呆到晚上，始终抱着手臂，不打开书本。他这样我们不想去理会。七点，他象往常一样走了——也不来向我们打招呼。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先生，”教士总结说，目光十分兴奋，“为了把情况告诉您，我们等待着得到通知，中学学监同意对那位名叫丰塔南的无耻之徒作出惩罚：干脆通学，这是不用说的。但看到您今晚这样不安……”

“神甫先生，”蒂博先生打断他说，好象刚刚奔跑过一样气喘吁吁，“我很震惊，我还需要对您说吗！当我想到这样的秉性还会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时……我很震惊。”他重复地说，嗓音象在沉思，差不多变得很低；他一动不动，脑袋前倾，手放在囿上。他几乎看不出颤抖，只是翕动着长满灰白髭须的下嘴唇和花白的山羊胡子，他耷拉着的眼皮使他看来象睡着一样。

“坏蛋！”他猛可地叫起来，下颚向前耸动；锐利的目光这时从眼睫毛中闪射出来，这足可表明，以为他长时间处在看来毫无生气的状态中那是弄错了。他又闭上眼睛，朝昂图瓦纳扭过身去。年轻人没有马上回答；他捏着自己的胡子，紧锁双眉，瞧着地下说：

“我要到医院去，免得明儿找我的麻烦，一有空我就去盘问这个丰塔南。”

“一有空？”蒂博先生机械地重复说。他结起身来。“这

段时间我会整夜失眠。”他叹了口气，朝门口走去。

神甫尾随着他。在门口，大胖子向教士伸出软绵绵的手。

“我很震惊。”他感叹说，没有睁开眼睛。

“我们去祈祷上帝，让它帮助我们。”比诺神甫彬彬有礼地说。

父子二人在沉默中走了一段路。街上空寂无人。风已停了，夜晚十分温馨。眼下是五月初。

蒂博先生惦记着逃跑的孩子：“他在外边至少不会感到太冷。”激动使他双腿软绵无力。他停住脚步，朝儿子扭过身去。昂图瓦纳的态度教他安心了些。他喜欢大儿子，为大儿子而骄傲；今晚特别喜欢他，因为对小儿子的厌恶增加了。并非他不可能爱雅克，只要小儿子能给他感到骄傲的满足，就足以唤起他的柔情；可是雅克的荒唐行为和疏远总是触动了他的自尊心最敏感的部位。

“但愿这一切不致于太出丑！”他喃喃地说。他走近昂图瓦纳，嗓音都改变了：“今儿晚上你能免掉值班我就高兴了。”他为自己流露的感情而忐忑不安。年轻人比他的父亲更加困窘，默不作声。

“昂图瓦纳……今晚你呆在我身边我会很高兴，我的亲爱的。”蒂博先生嘟囔着说，或许是破天荒头一遭，挽起他儿子的手臂。

二

就在这个星期天，丰塔南太太晌午左右回家时，在前厅发

现她儿子的字条。

她对贞妮说："达尼埃尔留了字条，中午他留在贝尔蒂埃家吃饭。他回家时你不在吗？"

"达尼埃尔？"贞妮爬在地上，想逮住她那只蹲在扶手椅底下的小母狗。她没来得及站起来。"不在，"她终于说，"我没看见他。"她一把抱住皮斯，跳跳蹦蹦地逃回自己的房间，一面对小狗百般温存。

吃午饭时她出来了：

"我头痛。我不饿。我想在黑暗里躺一会儿。"

丰塔南太太照顾她上了床，拉上窗帘。贞妮钻到被窝底下。睡不着。好几小时过去了。白天，丰塔南太太几次过来将自己凉丝丝的手按在孩子的额角上。傍晚时分，在激动和不安的夹攻下，小姑娘支持不住了，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吻着它，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你神经太兴奋了，亲爱的……你大概有点热度。"

七点、然后是八点敲响。丰塔南太太等着儿子回来吃饭。达尼埃尔从来没有不说一声就不回家吃饭，尤其不会在星期日让他母亲和妹妹单独吃晚饭。丰塔南太太双肘支在阳台上。黄昏十分和照。沿着天文台林荫大道，行人稀少。在一排排树木之间，夜色越来越浓。在路灯的亮光下，好几次她以为认出了达尼埃尔的身姿。在卢森堡花园那边敲起了铜鼓*。有人关上了栅栏门。夜幕已经降临。

她戴上帽子，奔往贝尔蒂埃家：昨天他们已经到乡下去了。达尼埃尔扯谎！

* 在巴黎，公园关门用敲鼓表示。

丰塔南太太是常扯谎的，但达尼埃尔，她的达尼埃尔也扯谎，头一次扯谎！十四岁就已经扯谎？

贞妮没有睡着：她谛听着一切声响；她在叫她的母亲：

“达尼埃尔呢？”

“他睡了。他以为你已睡着，他不想惊醒你。”她的嗓音十分自然；何必让孩子担惊受怕呢？

夜已深沉。丰塔南太太稍稍打开过通的门，想听到孩子回家的声音，然后自己安顿在扶手椅里。

黑夜过去，白天来临。

将近七点，那只母狗吠叫着挺起身来。有人揿铃。丰塔南太太冲到前厅，她想自已开门。但这是个她不认识的留胡子的年轻人……出了事？

昂图瓦纳通名报姓；他想在达尼埃尔还没上学之前见见他本人。

“这个，恰巧……今儿早上我的儿子不见客人。”

昂图瓦纳做了个惊讶的手势：

“请原谅我坚持要见，太太……我弟弟是您的儿子的好朋友，他昨儿个失踪了，我们非常不安。”

“失踪？”她的手搁在蒙着头发的白纱巾上，痉挛起来。她打开客厅的门；昂图瓦纳跟腿着她进来。

“达尼埃尔昨晚也没回家，先生。我也坐立不安。”她一直耷拉着头，这时抬了起来，添上说：“尤其是这当口我丈夫不在巴黎。”

这个女人的脸容透出朴实、坦率，昂图瓦纳还从没见到过。她空守了一夜，忧虑惶乱，杌陧不安，在年轻人的眼里，

呈现出一张不加修饰的脸，脸上的感情象纯粹的色彩那样相绵变换。他们俩对视了半晌，但互相都没看真切。两人都只顾着自己重新活跃的思路。

昂图瓦纳刚才是以警察的那种劲头跳下床来的。他并不认为雅克的出逃是很悲哀的事，只有他的好奇心在活动着：他要来审问“另一个”，那个小同谋犯。但现在事情又一次变得复杂了。不如说他从中感到了乐趣。打从事情发生，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以后，他的目光变得阴郁不安，在方阔的胡子底下，下颚，那蒂博家强有力的下颚紧紧咬着。

“昨天早上您的儿子几点离家的？”他问。

“很早。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啊！在十点半和十一点之间吧？”

“差不离。”

“同雅克一样！他们是一块走的。”他下结论说，语气干脆，近乎高兴。

但这当口，半掩着的门打开了，一个没穿外衣的孩子的身体摔在地毯上。丰塔南太太惊叫了一声。昂图瓦纳已经扶起昏倒的小姑娘，抱在怀里；在丰塔南太太的带领下，他把小姑娘抱到她的房间，放到床上。

“您别管，太太，我是医生。拿凉水来。您有乙醚吗？”

过了一会，贞妮苏醒过来。她的母亲冲着她微笑；但小姑娘的目光依然直愣愣的。

“没有什么事了，”昂图瓦纳说，“必须让她睡着。”

“你听见吗，宝贝，”丰塔南太太悄声说；她的手本来搁在孩子汗湿的额角上，这时滑落到眼皮上，把眼皮阖上。

他们俩分站在床的两边，纹丝不动。挥发的乙醚使满室生

香。昂图瓦纳的目光先是盯着那只迷人的手和伸出的手臂，然后偷偷审察丰塔南太太。包头的镶花边纱巾滑落下来，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已经夹杂着银丝；她大约有四十来岁，虽然风度和表情的多变还是年轻女人的。

贞妮看来睡着了。放在孩子眼睛上的那只手象羽翼一般轻轻地缩回去。他们俩踮起脚尖离开了房间，让门打开一道缝。丰塔南太太走在头里，她回过身来说：

“谢谢！”

一边伸出两只手，动作自然，象男人那样，以致昂图瓦纳抓住握紧，而不敢放到嘴唇上。

“这个小姑娘太神经质，”她解释说，“她大约听到皮斯吠叫，以为是她哥哥回家，就跑了过来。从昨儿早上起，她就不舒服，整夜发烧。”

他们坐下来。丰塔南太太从胸衣掏出她儿子昨天乱涂的字条，递给昂图瓦纳。她看着他读字条。她同别人打交道，总是凭本能指使：乍一见面，她便感到昂图瓦纳可以信赖。“有这么副脸，”她暗自思忖，“一个人不可能做卑鄙的事。”他的头发有模有样，脸颊上的胡子相当浓密，在这两大摊近乎暗褐色的毛发中间，镶嵌着一双眼睛和长方形的白皙脑门，这构成了他整个面孔。他折好信还给她。他仿佛在思索适才看过的东西；实际上他在想方设法聊点什么。

“我看，”他委婉地说，“在他俩的逃跑和这个事实之间应该建立联系：恰巧他们的友谊……他们的交往……被他们的教师发现了。”

“发现了？”

“可不。刚在一个特别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他俩的通信。”

"他俩的通信？"

"他俩在上课时互相写信。看起来，信的语气非同一般。"他不再瞅着她，"因此，两个有罪的人有退学的危险。"

"有罪的人？不瞒您说，我看不出……犯什么罪？犯互相写信的罪？"

"看来，信的语气很……"

"信的语气？"她不明白。

她过分憨厚，一直没有注意到昂图瓦纳越来越局促不安；骤然间她摇了摇头。

"这一切都硬扯不上，先生。"她的嗓音有点不自然和颤抖。看来他们之间突然形成一段距离。她站了起来："就算您的弟弟和我的儿子合谋要逃到什么地方，这是可能的；虽然达尼埃尔从没在我跟前说过这个名字叫……"

"蒂博。"

"蒂博？"她吃惊地重复说，没有讲完她的句子，"瞧，真奇怪：我的女儿昨夜在梦里清晰地说出这个名字。"

"她可能听见她哥哥说起过他的朋友。"

"不，我对您说，达尼埃尔从来……"

"她怎么知道呢？"

"噢，"她说，"这类神秘现象司空见惯！"

"什么现象？"

她站立着，脸容严肃，漫不经心：

"思想传递。"

她的解释和声调对他是这样新颖，昂图瓦纳好奇地注视着她。丰塔南太太的脸孔不仅庄重，而且光采奕奕，她的嘴上荡漾着一个信徒的笑意，对于这类事，信徒是习惯于对别人的怀

疑论挑战的。

缄默了一会儿。昂图瓦纳刚有了一个念头，警察的劲头又苏醒了：

“对不起，太太：您是对我说，您的女儿说过我弟弟的名字？昨儿整个白天她得了不能解释的寒热？她不会听信了您儿子的心腹话吧？”

丰塔南太太用很宽容的态度回答说：“先生，这个怀疑会自动消失，如果您了解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怎么待我的话。他们俩都从不对我隐瞒什么……”她住了口：刚才，达尼埃尔的行为就给了她一个否定，不啻是当头一棒。“不过，”她马上又说，带着点高傲，同时朝门口走去，“要是贞妮没睡着，您可以问她。”

小姑娘睁着双眼。她细嫩的脸突埋在枕头上；双颊烧得绯红。她紧抱着小母狗，小狗黑黑的嘴好玩地越过被褥的边沿。

“贞妮，这是蒂博先生，你知道，就是达尼埃尔的一个朋友的哥哥。”

孩子对生客投了贪婪的一瞥，然后转成不信任的眼光。

昂图瓦纳走近床边，捏住小姑娘的手腕，并掏出怀表。

“还跳得太快。”他说。他给她把脉，在这些职业性的动作中，他有一种感到满足的沉着。

“她几岁啦？”

“快十三岁了。”

“当真？我没想到。原则上，必须始终守着观察寒热的起伏。不过用不着担心。”他瞧着孩子说，露出了笑容。然后离开一点床边，用另一种语气说：

“你认识我弟弟吗，小姐？他叫雅克·蒂博？”

她皱起眉头，作了个不认识的表示。

“当真？你哥哥从没对你提起过他最要好的朋友？”

“从来没有。”她说。

“可是，”丰塔南太太坚持说，“昨夜，你想一想，我叫醒你的时候，你梦见人们在追达尼埃尔和他的朋友蒂博。你很清楚地说蒂博。”

孩子好象在回想。末了她说：

“我不认识这个名字。”

“小姐，”昂图瓦纳沉吟了半晌又说，“我是来问你妈妈一个细节，她记不起来，为了找到你哥哥，这是必不可少的：他穿什么衣服？”

“我不知道。”

“昨儿早上你没有见他一面吗？”

“见过。吃早饭的时候。但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她朝母亲转过身：“你只要看看他的衣柜，缺了什么衣服，不就得了？”

“还有一件事，小姐，非常重要，你哥哥回家放信是在九点、十点还是十一点？你妈妈不在家，拿不准。”

“我不知道。”

他辨别出贞妮的声调里有些恼火。

“那么，”他做了个泄气的手势说，“我们要找到他的踪迹就难了！”

“等一等，”她提起手臂想拉住他，“是在十一点缺十分。”

“准确吗？你有把握？”

“是的。”

“他跟你在一起时，你看过钟吗？”

“没有。但那时我在厨房里找面包屑，准备画图；他在这前后回家，我能听到门声，我等于看到了。”

“哦，不错。”他思索了一下。何必再折腾她呢？他想错了，她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他接着说，又变成了医生，“必须盖暖和，闭上眼睛睡着。”他拉拉被子，盖没露在外面的小手臂，露出笑容：“睡个好觉：醒来就好啦，哥哥也回来了！”

她瞅着他。他不能忘怀这会儿在这目光里所看到的：对一切鼓励完全无动于衷，心理状态这样紧张，在这样的孤独中表现出这样的忧伤，他不由得心里难受，垂下了眼睛。

“您说得对，太太。”一回到客厅，他便这样说，“这孩子是无辜的。她非常难过；但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是无辜的，”丰塔南太太重复说，沉思凝想着，“但她知道。”

“她知道？”

“她知道。”

“怎么？她的回答，相反……”

“是我，她的回答……”她慢吞吞地说，“但我在她身旁……我感觉到……我不知怎么解释……”她坐了下来，几乎又马上站起身。她的脸惶乱不安。陡地她嚷起来：“她知道，她知道，眼下我有把握！我还感到，她宁死也不肯泄露秘密。”

昂图瓦纳走后，她本想按他的建议，去走访学监基亚尔先生，但出于好奇心，她先翻开《巴黎总汇》：

蒂博（奥斯卡—玛丽）。——荣誉团骑士。——曾任厄尔的议员。——保育道德联盟的副主席。——社会保管事业的创建者和经理。——巴黎教区天主教事业工会的司库。——大学路（七区）4号乙。

三

两小时后，丰塔南太太到学监的办公室作过拜访，她满脸火烧一般讷讷地抽身从学监那里出来，不知向谁求告，想到去找蒂博先生，但心里有种本能劝阻她这样做。然而她顾不得这许多，象有时所做的那样，受到冒险的兴趣和一种与勇气混同的决心的推动。

蒂博家正在召开一个真正的家庭咨询会。比诺神甫很早就跑到大学路来，稍早于韦卡尔神甫，他是巴黎大主教的特别秘书，蒂博先生的精神导师和家庭密友，刚得到电话通知。

蒂博先生坐在书桌前，好象在主持开庭。他没有睡好，苍白的脸色比往常更惨白。他的秘书沙斯勒先生是一个戴眼镜的、长着灰汗毛的矮子，坐在他的左首。昂图瓦纳沉思冥想，伫立着，靠在书桌上。连"小姐"也参加会议，虽然已到忙家务的时候：她肩上裹着黑梅里诺斯毛料披巾，聚精会神，一言不发，侧向椅子边，银灰色的披发贴在黄蜡蜡的脑门上，一对山羊眼不停地从这个教士身上溜到另一位教士身上。这两位先生坐在壁炉两边的高靠背扶手椅里。

昂图瓦纳陈述完调查的结果后，蒂博先生对情况唉声叹气。他见周围的人也有同感而暗暗宽心，为了描述自己的不安，选词用句使他心情激荡。但他的精神导师在场使他重新作了良心反省：他完成了对这个坏孩子一切父亲应尽的责任了吗？他无言以对。他的思想又开了：但愿这个爱搞旁门邪道的小子什么事也没有！

“象丰塔南家那样的流氓，”他站起来吼着说，“难道不该关进监狱？能听任我们的孩子去接受这样的传染吗？”他反背着手，紧闭眼皮，在书桌后面来回踱步。虽然不说，但想到无法参加代表大会使他忿恨难平。“我致力于这些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有二十多年！这二十年，我通过预防联盟、小册子、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进行斗争！比这做得还要多！”他朝两个神甫的方向转过身去，“我不是在克卢伊的少年教养院建造了一幢特别大楼，那些不属于孤儿，而属于另一社会阶层的犯罪儿童，可以在那里得到特别精心的照顾吗？唉，我要说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幢楼总是空着！难道我要强迫做父母的把他们的孩子关到里头去吗？我殚精竭虑要让国民教育系统关心我们的创举！可是，”他耸耸肩膀，又从座位上踱起来，结束自己的话，“难道这些不信上帝的学校* 的先生们关心社会的健全吗？”

这当儿，女仆递给他一张名片。

“她，到这儿来？”他扭转身对儿子说，“她想干吗？”他这样问女仆；不等回答又说：“昂图瓦纳，你去看看。”

“你不能不见她。”昂图瓦纳看了看名片说。

---

* 1886年法国颁布法令，禁止在中小学进行宗教教育，蒂博对此进行控告。

蒂博先生就要发火。但他旋即控制住自己，对两个教士说：

“丰塔南太太！怎么办，先生们？不管她是谁，对一个女人不能不顾礼节吧？这一位毕竟是母亲呀！”

“什么？母亲！”沙斯勒先生嘟囔着，不过声音很低，是在自言自语。

蒂博先生又说：

“请这位太太进来。”

当女仆将女客带进来时，他站起身，彬彬有礼地躬身致意。

丰塔南太太没料到会有那么多人。她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别人几乎看不出，然后朝小姐走近一步；那一位早已从椅子上跳起来，用惊惶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女新教徒；她的目光中那种无精打采已一扫而光，使她不再象一头山羊，而象一只母鸡。

“不用说，是蒂博太太吧？”丰塔南太太嗫嚅着说。

“不，太太，”昂图瓦纳匆忙说，“是韦兹小姐，她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四年——打从我母亲死后——是她带大了我们，我弟弟和我。”

蒂博先生依次介绍男人。

“先生，请原谅我打扰了您。”丰塔南太太说，对射向她的目光感到难堪，但依然悠然自在，“我来看看，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有一样的遭遇，先生，我想过，最好是……联合我们的力量。对不？”她露出和蔼而忧郁的笑意，但她坦然的目光却在窥伺蒂博先生的目光，然而只遇到一副闭着眼的假面具。

于是她用目光寻找昂图瓦纳：即使离开刚才会面的时间并

不长，但她内心却有一股冲动使她转向这张阴沉面正直的而孔。而他呢，打从她进来后，他一直感到他俩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走近她：

“太太，我们那位小病人，她怎么样啦？”

蒂博先生打断他的话。他的焦躁不安由头的耸动透露出来；他这样耸动似乎想摆脱下巴颏似的。他转身向着丰塔南太太，用专注的声调说：

“太太，我有必要对您说，谁也不如我更懂得您的不安吗？正象我刚才对这些先生所说的，想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不令人心碎肠断。可是，太太，我毫不犹豫地说：共同行动是否很恰当呢？当然必须行动；一定得找到他们；不过，我们分头寻找不是更好吗？我想说：我们难道不应首先提防新闻记者卤莽从事吗？如果我对您说话用的是一个地位迫使他对报纸、对舆论等等有所顾忌的人的语言，那么请您不要惊讶。为了我自己？当然不！上帝保佑，我对另一派的聒噪处之泰然。但是，通过我本人和我的名字，是否要触及我所代表的事业呢？再说，我想到我的儿子。难道我不应千方百计竭力遭免在这样一个微妙的事件中，有另外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家的名字旁边？我首要的责任难道不是设法避免有朝一日别人把某些关系安到他头上——我明白这是非常偶然结识的关系——但性质，我能直说的话，有极大的……损害作用？”他冲着韦卡尔神甫这样下结论，同时半睁开他的眼皮，“你们同意这个见解吗，诸位？”

丰塔南太太变得脸色煞白。她轮流看着两个神甫、老小姐和昂图瓦纳：她遇到的是噤若寒蝉的脸庞。她嚷了起来：

“噢，我看，先生……”但她的喉咙揪紧了；她竭力接着

说下去，“我看，基亚尔先生的怀疑……”她又一次住了口。“这个基亚尔先生不怎么样，是的，不怎么样！”她终于带着苦笑喊着说。

蒂博先生的脸色不可捉摸；他软绵绵的手朝比诺神甫抬起来，仿佛要他作证，让他发言。神甫怀着杂种狗的快乐投入战斗。

“我们可以向您指出，太太，您甚至不了解落在您儿子身上的责任，就拒绝了基亚尔先生令人难堪的意见……”

丰塔南太太打量了一下比诺神甫，她总是屈从于自己的生物本能，使扭身转向韦卡尔神甫。他盯着她的目光显得津津有味。他的脸静止不动，仅存的一点头发象刷子一样在秃顶的四周耸立着，使脸拉得更长，他看来有五十来岁。他感觉到新教徒无声的召唤，便赶忙开口：

“太太，这儿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次会面对您十分痛苦。您对儿子的信赖令人无限感动……令人无限尊敬……”他限了一句；他的食指习惯地抽搐了一下，举到嘴唇边，但没有住口，“不过，太太，唉，事实……”

“事实，”比诺神甫格外热烈地接口说，仿佛他的同僚给他定了调一样，“不得不说，太太：事实是使人不快的。”

“请别说了，先生。”丰塔南太太别转身喃喃地说。

但神甫欲罢不能：

“可是，这是物证，”他嚷着说，帽子滑落下来，他从腰里掏出一个红色切口的灰笔记本，“往里瞧一瞧，太太：不管抹去您的一切幻想会显得多么残酷，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您就会心里亮堂的！”

他早已朝她走近两步，硬要她接过笔记本。但她站起身

来：

“我一行也不看，先生们。当众了解这个孩子的秘密，又不让他知道，他也无法解释！我不乐意让他受到这样对待！”

比诺神甫直挺挺站着，伸出胳臂，薄嘴唇上漾出尴尬的微笑。

“我们不坚持。”临了他嘲讽地说，把笔记本放在书桌上，捡起他的帽子，走过去重新坐下。昂图瓦纳真想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扔到外边。他的目光露出反感，同韦卡尔神甫的目光相遇，并取得一致。

但丰塔南太太已改变了态度：她扬起的额角上有一种挑战的神情。她朝蒂博先生走去，他一直坐在扶手椅里。

“这一切都是不合时宜的，先生。我只是来问一下您，您打算怎么办。我丈夫眼下不在巴黎，我只能单独作出决定。我要特别对您说：想求助警察局那是令人遗憾的……”

“警察局？”蒂博先生急促地说，激怒得站立起来，“可是，太太，难道您认为目前各省的警察局还没有开始活动吗？我今天早上已经给警察局办公室主任挂了电话，要求采取一切措施，谨慎从事……我已打电报给拉菲特别墅区的区政府，以防两个逃跑的孩子想到躲藏在一个他俩都熟悉的地方。已经向铁路公司、边防站、登陆码头发出警报。但是，太太——我要竭力避免闹得满城风雨——难道我们会希望，为了惩罚这两个坏蛋，让他们戴上手铐，夹在两个警察当中，再带给我们吗？难道这样做是让他们记得，在我们不幸的国家还有一点正义的外表，支持父亲的权威吗？”

丰塔南太太行了个礼，一言不发，径直朝门口走去。蒂博先生恢复镇静：

“太太，至少请放心，我们一有消息，我儿子会马上给您送去。”

她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走了出去，昂图瓦纳陪送着她，蒂博先生也跟随在后。

“女胡格诺教徒！”她一出去，比诺神甫就挖苦地说。

韦卡尔神甫不由得做了个责备的手势。

“什么？女胡格诺教徒？”沙斯勒先生咕噜着，连连后退，似乎他刚踩在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水坑里。

四

丰塔南太太回到家中。贞妮缩在被窝里半睡半醒的；她抬起烧得通红的脸孔，用目光询问她的母亲，然后又闭上眼睛。

“拉走皮斯，闹声教我难受。”

丰塔南太太回到自己房里，一阵头晕目眩，坐了下来，连手套也没脱。是不是寒热也在窥伺着她？要平静，要坚强，要有信心……她低下头祈祷。待她重新站起来，她的行动有了目标：找到她的丈夫，把他叫回来。

她穿过前厅，在紧闭的门前踟蹰了一下，然后打开了门。这个房间凉爽，没有人住；弥漫着马鞭草、柠檬一类植物的微酸芳香，还有半潮的衣服蒸发的气味。她拉开窗帘。一张书桌

---

* 在查理九世（1550—1574）统治时期，借圣巴托罗缪节日（1572年的8月24日）对胡格诺教徒（新教徒）大肆杀戮，为历史上一大惨剧。

占据着房间的中央；带有吸墨纸的垫板盖了薄薄一层灰尘；但桌上没留一张纸、一个地址和任何留言。钥匙插在家具上。住在这里的人不是不信任人的。她拉开书桌抽屉：一叠信，几张照片，一把扇子，角落里一只普通的黑色粗绢丝手套揉成一团……她的手霎时在桌边绷紧了。她想起一件事，一时走了神，她的目光凝视着远处……两年前，有一个夏夜，她坐电车经过码头，她确信看到——她挺起身子——她认出了自己的丈夫热罗姆，他在一个女人身边，是的，他对一个在长凳上哭泣的年轻女人俯下身子！打这以后，有上百次她的不留情的想象围绕这一瞬间看到的场面活动着，乐于重新构想细节：那个女人庸俗的痛苦，她的帽子翻在一边，匆匆忙忙从短裙里掏出一大块白手绢；尤其是热罗姆的局促态度！啊！根据她丈夫的神态，她有把握捉摸出那天晚上激动着他的一切感情！诚然有点儿怜悯，因为她知道他软弱，很容易动感情；也有点儿不快，因为在大街上成为这件不雅观的事的目标；末了有点儿冷酷！是的！他的姿势半俯着身，但不是毫无保留；她准保发现了情人利己的盘算。他这类盘算不少，不消说，又有别的逢场作戏掠扰着他，他尽管有点怜悯，心中暗暗感到羞耻，但已经想好计划，要利用这些眼泪，马上决裂！这一切在她眼前刹那间清晰地闪现出来，每当这种摆脱不开的烦恼重新占据了她，她就会头昏目眩，浑身无力。

她迅速离开房间，紧紧锁上门。

她想起了一件事：那个女仆，那个小玛丽埃特，半年前不得不辞退她……丰塔南太太知道她新的帮佣地址。她强按捺住心中的厌恶，不再踌躇不决，径直奔往那儿去。

厨房在五层楼，由佣人往来的楼梯通到那里。这是洗碗碟的时候，令人扫兴。玛丽埃特给她开门：这是个金发姑娘，颈后也有细发，双眼天真无邪，还是个孩子。她单独一人，脸上飞起红晕，但眼睛晶莹闪亮。

“又见到太太我多高兴啊！贞妮小姐，她一直在长个吧？”

丰塔南太太迟疑着。她的笑容带着痛苦。

“玛丽埃特……把先生的地址给我。”

那姑娘脸色变得绯红；她的眼睛已经泪水盈眶，但依然睁大着。地址？她摇插头，她不知道；就是说她已一无所知：老爷没有住在那间旅馆里……老爷几乎马上甩掉了她。

丰塔南太太早已垂下眼睛，她朝门口退去，想避免听到下文。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池子里的水漏出来落到锅里吱吱作响，丰塔南太太做了个机械的手势。

“水池在漏水。”她悄声地说。她一直往后退，又添了一句：“你至少在这儿很好吧，我的孩子？”

玛丽埃特不吱一声；但等丰塔南太太抬起头，退上她的目光，却看到闪现着某种兽性的东西：她孩子般的嘴唇半闭半合，露出牙齿。这一犹豫两人都觉得无限地长，那姑娘结结巴巴地说：

“是不是去问一问……珀蒂—迪特勒伊太太？”

丰塔南太太没听到她号啕大哭。她下楼时好象逃避火灾似的。这个名字骤然解释清楚上百个刚注意到又随之忘却的偶合现象，现在突然有了意义。

一辆没人坐的出租马车经过；她跳进了车，想快些回家。但要说出地址的当儿，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攫住了她。她认为是服从圣灵的触发。

“到蒙梭路。”她喊着说。

一刻钟后，她在表妹诺艾米·珀蒂—迪特勒伊的门口揿铃。

给她开门的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金发，细嫩，有着好客的大眼睛。

“你好，尼科尔；你妈妈在家吗？”

她觉得孩子惊诧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我去叫她，苔蕾丝姨妈！”

丰塔南太太独自留在前厅。她的心怦怦乱跳，她把手按在心房上，不敢放下。她强迫自己镇静地环顾四周。客厅的门打开了；阳光照得壁衣、帷幔和地毯色彩绚烂；这间客厅象单身汉房间那样随便而又雅致。“有人说离婚后她一筹莫展。”丰塔南太太暗自思忖。这个想法提醒她，她丈夫近两个月来没有给她接济，而对家庭开销，她不知如何是好：也许看到诺艾米的奢华，她更有感触……

尼科尔没有回转来。房里一片寂静。丰塔南太太越来越感到压抑，便走进客厅想坐一坐。钢琴打开着；一张时装报摊在沙发上；香烟散放在矮茶几上；一束红石竹花插满了一只花瓶。扫了一眼，她的不舒服就增长起来。究竟为什么？

啊，他在这儿，每一个细节都有他！是他将钢琴斜推到窗前，象在她自己家里那样！准定是他让钢琴打开；如果不是他，那也是为着他乐谱翻得乱七八糟！是他喜欢这宽而矮的沙发，这些香烟随手可拿！她仿佛看见他在那儿，躺在靠垫中间，懒洋洋地，衣衫整洁，喜盈盈的眼神在眉宇间流盼，手臂垂落下来，手指捏着一根香烟！

地毯上的滑行声使她不寒而栗；诺艾米出现了，穿着镶花边的梳装衣，手臂搭在她女儿的肩上。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栗色头发，高大，有点发胖。

“你好，苔蕾丝，请原谅，打从早晨起，我就犯偏头痛，起不了床。尼科尔，去降低遮帘。”

她的眼睛和肤色的光泽拆穿了她的话。而她的滔滔不绝透露了这次拜访引起她的窘迫；窘迫变成了惴惴不安，苔蕾丝姨妈转身对着孩子，柔声细气地说：

“我需要同你妈妈谈谈，小乖乖；你肯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吗？”

“得，你到你房里用功吧，快去！”诺艾米嚷着说。然后对她的表姐露出富有表情的笑容：“这种年龄的孩子简直不可忍受，已经开始想到客厅里来撒娇！贞妮难道象这样吗？应该说，我从前也是这样的，你记得吗？这使妈妈很发愁。”

丰塔南太太拜访的目的是要得到她需要的地址。但来到以后，知道热罗姆在此强烈地压抑着她，侮辱就在眼前，看见诺艾米喜气洋洋而又庸俗的美丽，她觉得非常刺眼。她又一次屈从于自己的冲动，下了一个失去理智的决心。

“请坐呀，苔蕾丝。”诺艾米说。

苔蕾丝没有坐下，反而朝她表妹走去，对诺艾米伸出了手。她的动作毫无戏剧性，非常自然，非常稳重。

“诺艾米……”她说，然后是一下子蹦出来，“还给我丈夫。”珀蒂一迪特勒伊太太高雅的笑容僵住了。丰塔南太太一直握着她的手：“用不着争辩。我不责备你：当然问题在他……我明白他是怎样一个人……”她停顿了一下，气接不上来。诺艾米没有趁机自卫。丰塔南太太很感激她的沉默，这并非招

认，而是证明了她不是十分狡猾，马上躲开突如其来的打击。“听我说，诺艾米。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你的女儿……我的两个孩子也长大了，达尼埃尔过了十四岁。会作出不好的榜样，坏习惯富有传染性！再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不？过不多久，不会就我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和忍受痛苦。”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嗓音变成哀求的声调：“现在把他还给我们吧，诺艾米。”

“可是，苔蕾丝，我向你保证……你疯了！”少妇镇静下来；她的眼睛变得狂怒，嘴唇抿紧：“是的，当真，你疯了吗，苔蕾丝？我让你开口，一时不知所措！你在做梦！或者你头脑混乱，胡搅蛮缠！你得说清楚！”

丰塔南太太没有回答，用深沉的、近乎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她的表妹，仿佛在说：“可怜的麻木的心灵！你显得比实际上更美好！”蓦地，这目光落到肩膀的凸出部分上，赤裸的肉体鲜嫩丰腴，在花边的网眼下翕动着，如同落在网里的野兽那样；她眼前出现的形象如此真实，她不由得合上眼睛；一种仇恨的、继之是痛苦的表情掠过她的脸。于是她想有个了结，似乎她的勇气已经耗尽：

“兴许我搞错了……只要将他的住址给我。不，要不然，我不要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而请你告诉他，只要告诉他，我必须见他的面……”

诺艾米挺起了胸脯。

“告诉他？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她的脸涨得通红，“这样乱叫乱咬有个完没有？热罗姆有时来看我！后来呢？用不着隐瞒！表姐妹之间嘛！真干的好事！”她的本能给她提示，说出一些伤人的话：“等我告诉他，你到这儿来大吵大闹，

他才高兴呢！”

丰塔南太太往后退了一退。

“你说话象个小姑娘！”

“啊！那么，你要我对你说什么？”诺艾米反驳说，“一个女人拴不住她的丈夫，那是她的过错！如果热罗姆在你那儿找到了他在别的地方寻找的东西，你就用不着跟在他后面追赶了，我的美人！”

“情况当真是这样吗？”丰塔南太太禁不住这样思索。她浑身没有力气。她想赶快离开；但她担心又会孤零零一个人，没有热罗姆的地址，无法叫他回来。她的目光重又变得柔和起来：

“诺艾米，别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放在心上，听我说：贞妮病了，她发了两天烧。我孤身一人。你也是母亲，你应该明瞭在得病的小姑娘身边守候是什么滋味……热罗姆已经有三个星期没露面，一次也没有！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该让他知道他女儿病了，该让他回家！你告诉他吧！”诺艾米狠心地固执地摇摇头。“噢，诺艾米，你不至于变得这样坏吧！听着，我把一切和盘托出。贞妮在受罪，这是真的，我心急如焚；但这不是最严重的。”她的嗓音愈加低声下气，“达尼埃尔离开了我：他失踪了。”

“失踪了？”

“需要寻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孤立无援……只同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在一起……对不？诺艾米，就只要告诉他回家！”

丰塔南太太以为少妇会让步，少妇的目光显现出同情；但她转了转身，举起胳臂嚷着说：

“天呀，你要我干什么！我早对你说，我无能为力嘛！”而丰塔南太太默不作声。她恼火地陡然转身，脸孔火烧火燎似的：“你不相信我吗，苔蕾丝？不信？算了，你会什么都清楚的！他又一次欺骗了我，你明白吗？他跑了，不知去向，——同另一个女人跑了！喏！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丰塔南太太脸色变得惨白。她机械地重复：

“跑了？”

少妇扑到沙发上，抽泣起来，头埋在靠垫里。

“啊！你可知道他折腾得我好苦！我太容易原谅人，他以为我永远会原谅他！不，再不会了！他给了我最卑鄙的污辱！当着我的面，在我家里，他引诱了我使唤的一个瘦猴，一个十九岁的女佣人！半个月以前，她带着衣服偷偷跑了！而他呢，他在下边的一辆车里等着她！是的，”她站起来嚷着说，“在这条街上，在我的门口，大白天，当着大家的面——为了一个女佣人！你能想象吗！”

丰塔南太太倚在钢琴上，想站稳身子。她瞅着诺艾米，却视而不见。眼前掠过一个个幻影：她又看到几个月前的玛丽埃特，在过道里有动静和窸窣响的声音，偷偷爬到七层楼，直到不得不去瞧个明白，辞退那个姑娘，女仆后悔莫及，请太太原谅；她又看到码头的长凳上那个哭眼抹泪的女人，那个一身穿黑的小女工；然后她终于看到身旁的诺艾米，她扭转了身。但她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回到这个横扑在沙发上的漂亮女人身上，回到这赤裸的肩膀上，由于哽咽肩膀在抽动，她的胸使花边鼓胀起来。眼前是一个难以容忍的形象。

但诺艾米的声音爆响起来，传到她耳朵里：

“啊，一刀两断！一刀两断！他会回来，隐在那里，我瞧

都不瞧他！我恨他，我卑视他。我多少次逮住他扯谎，说不出理由，耍花招，纯粹是寻欢作乐，出于本能！他一开口就说谎！这是个骗子手！”

“你说得不公道，诺艾米！”

少妇蹦了起来：

“你袒护他？是你？”

然而丰塔南太太已恢复镇静；她用另一种声调说：

“你没有她的地址吗？……”

诺艾米沉吟了半晌，然后亲热地俯下身：

“没有。可是女门房，有几次……”

苔蕾丝用手势打断她，走到门口。少妇为了掩饰窘态，将脸埋在靠垫里，佯装没看到她出去。

在前厅，正当丰塔南太太要掀起入口的门帘时，她感到被尼科尔一把抓住，她的脸淌满了泪水。丰塔南太太来不及对她开口，孩子发狂似地抱吻她，然后一溜烟走了。

女门房含含糊糊地说：

“我呀，我把她的信退回到她的家乡，布列塔尼的佩罗－基雷克；她的父母准定叫人盯着她。如果您对这有兴趣……”她打开一本油腻的登记册，添上说。

回家之前，丰塔南太太走进一所邮局，要了一张电报纸，写下这样的字句：

佩罗－基雷克（北海岸），教堂广场。维克托丽娜·勒加德。

请转告丰塔南先生，他儿子达尼埃尔星期日失踪了。

然后她要了一张明信片：

塞纳河畔的讷伊，比诺大街2号乙，基督教科学协会，格雷戈里牧师先生收。

亲爱的詹姆士：

两天前达尼埃尔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杳无音讯；我忧心如焚。加之我的贞妮病了，不明不白地发高烧。我不知道到何处找到热罗姆，以便告知他。

我孤立无助，我的朋友。请来看我。

苔蕾丝·德·丰塔南

五

第三天，星期三，傍晚六点，有个高大、笨拙、瘦得骇人、看不出年龄的男人来到天文台林荫大道。

“太太不便见客。”门房回答，“几位大夫在楼上。小姐完了。”

牧师上了楼。对着楼梯台的房门敞开着。好几件男大衣挂满前厅。一个女护士跑了过去。

“我是格雷戈里牧师。发生了什么事？贞妮不舒服？”

女护士瞅着他：

“她完了。”她小声说，然后走开了。

他战栗起来，仿佛脸上挨了一击似的。他蓦地觉得空气变稀薄了，感到一阵窒息。他走进客厅，打开了窗。

十分钟过去了。过道里人来人往；房门砰嘭乱响。传来说话的声音：丰塔南太太出现了，后面跟着两个上岁数的男人，一身穿黑。她看见格雷戈里，朝他快步走去：

“詹姆士！你终于来了！啊，我的朋友，不要扔下我不管。”

他嗫嚅着：

“我今天才从伦敦返回。”

她把他拖走，让那两个医生自己去商量。在前厅，昂图瓦纳没穿外衣，女护士为他端着脸盆，他在刷指甲。丰塔南太太一直抓着牧师的双手。她变得面目全非：脸颊苍白，仿佛肉被撕掉了似的，嘴巴颤抖不已。

“啊，留下陪着我，詹姆士，别让我孤单单一个人！贞妮已经……”

从套房里传出呻吟声；她没有说完话，便向房里奔去。

牧师走近昂图瓦纳；他一言不发，但不安的目光在询问。昂图瓦纳摇了摇头。

“她完了。”

“噢！为什么这样说？”格雷戈里用责备的口吻说。

“脑—膜—炎。”昂图瓦纳把手举到额头，一字一顿地说。“怪家伙。”他自言自语说。

格雷戈里的脸黄蜡蜡骨棱棱的；乌黑的头发象枯死的那样没有光泽，一绺绺垂直地披在脑门四周。鼻子长而下垂，而且充血，两侧的眼睛缩在眉毛下面，仿佛涂过磷一般闪闪发光：眼珠墨黑，几乎不见眼白，总是湿润的，惊人地活跃，使人想

起某些猴子的眼睛——有那种倦慵和严酷。更不正常的是脸的下部：默默无声的笑容，这种强装的笑不表达任何人们熟知的感情，却从各个方面拽动下颚，下颚没有胡子，干瘪瘪的，皮肤紧贴骨头。

“是突发的吗？”牧师问。

“星期天开始发烧，但征兆只在昨天，星期二早上才得到证实。立即进行会诊。作了一切努力。”他的眼神变得沉思默想。“我们看看这几位先生怎么说；但我看，”他下结论说，脸孔绷紧了，“依我看，可怜的孩子完……”

“噢，dont！（不！）”牧师用嘶哑的声音打断他。牧师的眼睛凝视着昂图瓦纳的眼睛；眼里的愤怒很难同嘴部古怪的笑容调和起来。似乎空气变得不能呼吸，他将瘦骨嶙峋的手举到衣领上，手在下巴颏底下痉挛着，活象恶梦中的蜘蛛。

昂图瓦纳用职业的目光打量着牧师，他心里想：“惊人的不等称，这发自内心的笑容，这有怪僻的无法形容的鬼脸……”

“请问，达尼埃尔回来了吗？”格雷戈里彬彬有礼地问。

“毫无消息。”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他用抚爱的语调喃喃地说。

这当儿，两个医生从客厅里走出来。昂图瓦纳迎上前去。

“她无药可救了。”年长的那位将手搭在昂图瓦纳的肩膀上，用齉鼻音说。昂图瓦纳立即朝牧师转过身去。

女护士经过时走过来，压低声音说：

“当真，大夫，您是否相信她……”

这回，轮到格雷戈里别转身不想听下去。窒息的感觉变得难以忍受。从半掩的门他瞥见楼梯：连蹦带跳他就来到楼下，穿过林荫大道，在树下奔跑起来，脸上挂着怪诞的笑容，头发

乱蓬蓬，那双象盲蛛爪子一般的手抱在胸前，大口呼吸着傍晚的空气。“该死的医生！”他嘟囔着。他同丰塔南家的关系密切得就象一家人一样。十六年前，他袋里一文不名，来到巴黎，他在苔蕾丝的父亲佩里埃牧师那里得到接待和支持。他永远忘不了佩里埃牧师。后来，在他的恩人临危时，他丢开一切，守在病人的枕边：老牧师死时，一只手捏在女儿手中，另一只捏在格雷戈里手中，他管格雷戈里叫作儿子。此时此刻，这段回忆使他痛苦万分，他回转身来，大步往回走。停放在屋前的医生的马车已经开走。他飞快地上了楼。

房门都半开半掩。呻吟声将他引导到那间房里。窗帘都已拉上，幽暗中充满了喘息声和呻吟声。丰塔南太太、女护士和女仆都向床俯下身子，使劲按住孩子的身体，它象草地上的鱼儿那样一伸一缩。

格雷戈里沉默了半晌，手托着下巴，满脸愠怒。末了，他向丰塔南太太俯下身去：

“他们会杀死您的小女儿！”

“什么？杀死她？怎么？”她嘟哝着说，抓住贞妮的胳臂，贞妮不断挣脱她。

“如果您不把他们赶跑的话，”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会杀害您的孩子。”

“赶跑谁？”

“所有的人。”

她惶惑地瞧着他；她听真了吗？格雷戈里多胆汁的脸紧挨着她，令人害怕。

他抓住了贞妮挥动着的一只手，弯下腰用唱歌一般柔和的声音叫唤她：

"贞妮！贞妮！Dearest！（亲爱的！）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

她的眼珠惶乱无主，盯着天花板，缓慢地落到牧师身上；于是他把身子弯得更低，执著地、深情地凝视着她，孩子突然停止了呻吟。

"你们走开！"他对那三个女人说。没有一个服从，他头也不抬，以不可违拗的威严又说："你们把她的另一只手给我。好。现在你们走开。"

她们离开了。他留下一个人俯身对着床，把他有磁力的意志射进那双垂死的眼睛中。他握住的两只胳臂好长时间在空中拍打着，然后垂落下来。两条腿继续在挣扎，随后也伸直了。眼睛最后也顺从地合上。格雷戈里始终弯着腰，示意丰塔南太太走近他：

"您瞧，"他悄声地说，"她安静下来，不呻吟了。把他们赶走，我说，把这些贝利亚尔的子孙* 赶走！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糟！那就会杀害您的小女儿！"他笑了，是那种拥有永恒真理，认为世界上其他人都是丧失理智的智者无声的笑。他不移开目光，一直凝视着贞妮的瞳孔，压低声音说：

"女人，女人，病痛不存在啦！是您创造了它，是您给予它作恶的能耐，因为您害怕它，因为您同意让它这样！您瞧，他们都认为没有希望。他们说：'她已……'您呢，您在思索，刚才您差点说出'她已……'上帝啊！让我的嘴变得谨慎一些，让我的嘴谨慎地闭上吧！噢，可怜的小东西，我刚出现时，她周围只有虚无，只有否定的意识！

* 据《旧约》，贝利亚尔系毁灭的精灵、恶的精灵。

"而我呢，我说：她没有生病！"他嚷着说，他的信心富有传染性，三个女人都受到鼓动，"她是健康的！就让我一个人留下！"

他象魔术师那样小心，逐渐松开手指，往后退了一步，放开孩子的手，她的四肢顺从地平躺在床上。

"生命是美好的！"他用动听的声音断言说，"一切物质都是美好的！智慧是美好的！爱是美好的！健康就在基督身上，基督就在我们心中！"

他转向女仆和女护士，她们已退到房间的尽里头：

"请你们离开，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丰塔南太太说。格雷戈里挺起身来，伸出手臂指着桌上乱摊乱放的瓶子、敷料、碎冰桶，命令说：

"把这些都拿走！"

两个女人服从了。

待到他单独跟丰塔南太太在一起时，他快乐地大声说：

"现在，open the window！（打开窗户吧！）打开，统统敞开，dear！（亲爱的！）"

凉爽的风吹得林荫道上的树叶沙沙作响，好象要来给房间的空气消毒一样，把这空气压在底下，追得它打圈儿，把它赶到外边；微风抚摩着病人滚烫的脸孔，她打了个冷战。

"她会着凉的……"丰塔南太太小声说。

他先是报以快乐的嘲弄脸色。

"shut！（关上窗吧！）"末了他说，"关上窗吧，是的，这很好！把所有的灯都点着，丰塔南太太：必须大放光明，必须欢欢乐乐！在我们的心里也必须大放光明和喜气洋洋！我们的光明就是上帝，我们的欢乐就是上帝，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呢？你让我赶在这可诅咒的时刻之前来到是做对了！”他举起手添上说。然后他把一张椅子拉到床头："您坐下。平静下来，要非常平静。要控制自己。只听从基督在您身上唤起的情感。我对您说：基督希望她身体健康！我们要同基督在一起！让我们祈求善施展伟大的力量。精神是一切。物质是精神的奴隶。两天来，可怜的darling（亲爱的孩子）无法防避消极影响。噢，所有这些男男女女，他们教我恐惧：他们只往坏里想，只挑起令人不快的情感！他们以为一切都没有指望了，他们那一点点微弱的信心已经耗尽！”

又响起了呻吟声。贞妮重又挣扎起来。她霍地仰翻了头，嘴唇半闭半合，仿佛就要咽气似的。丰塔南太太扑到床上，用身体捂住小姑娘，对着她的脸喊道：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牧师朝她走去，好象是他使她发狂一样：

“害怕了？您没有信仰了吗？面对上帝，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恐惧只是属于肉体方面。把肉体扔到一边去，这不是您真正的所在。马可* 说过：你祈求的一切，请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你只要去完成它。您随她去。祈祷吧！”丰塔南太太跪了下来。“祈祷吧！”他严厉地重复说，“首先为您自己祈祷，您的心灵太脆弱！愿上帝先给您信心和平静，代替脆弱！您具有完全的信心，孩子才能得救！祈求上帝的圣灵吧！我的心同您会合在一起：我们祈祷吧！”

他凝神静思了一会儿，再开始祈祷。开初只是喃喃的声音：他站着，双脚并拢，手臂交叉，仰头向上，眼皮紧闭；头

* 马可，四大福音传道者之一，传说他是《新约》第二福音书的作者．

发在脑门四周纠结成一团团，象是发出黑色火焰的灵光。渐渐地他的话听得清楚了，孩子有节奏的喘气声就象给他的祈祷作风琴伴奏：

“全能的上帝！造物主啊！你无处不在，在你的创造物的每一小块实体中都有你。我呀，我从内心深处召唤你。让这个受尽苦难磨练的home（家）充满平静吧！凡是没有生的意念的东西从这个家远远排除出去吧。恶只存在于我们的软弱中。啊，主啊，让我们排除否定的意识吧！

“只有你才是无限的智慧，你给我们安排的命运有一定之规。因此，这个女人把她的孩子交托给你，送到死亡的边缘！她按你的意愿交出孩子，离开孩子，放弃孩子！如果你一定要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她会同意，她会同意！”

“噢，住口！不，不，詹姆士！”丰塔南太太结结巴巴地说。

格雷戈里没有移动一步，将一只坚硬如铁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您是缺乏信仰的女人吗？圣灵不是多次给您注入新的生命吗？”

“啊，詹姆士，三天来我受的罪太多了，詹姆士，我支持不住了！”

“我来看看她，”他说着后退了几步，“这不是原来的她了，我认不出她了！她已让恶进入她的思想，进入上帝的庙堂！

“祈祷吧，可怜的女人，祈祷吧！”

孩子受到神经冲动的刺激，象放电一样在被子下蹦跳起来；她的眼睛又张开了，眼珠突出，不断盯着房间的灯光。格

雷戈里毫不在意。丰塔南太太双臂抱住小姑娘，竭力要按住她的蹦跳。

“万能的主呵！”牧师用唱圣诗的声调说，“真理的化身！你说过，如果有谁想跟随我，就要作出牺牲。如果母亲一定要忍痛割弃她的孩子，她会接受的！她会同意的！”

“不，詹姆士，不……”

牧师俯下身来：

“作出牺牲吧！牺牲就是酵母，酵母能发面，牺牲也能使坏思想发酵，产生出善！”然后挺起身，“主啊，如果你愿意，就接走她的女儿吧，接走吧，她作出牺牲，她放弃了！如果你需要她儿子的话……”

“不……不……”

“如果你也需要接走她儿子的话，也照样夺走好了！但愿他永不再出现在家门口！”

“达尼埃尔……不！”

“主啊，她把儿子交托给你的大智大慧，而且满心赞成！如果她同样要失去丈夫，那就失去吧！”

“不能失去热罗姆！”她呻吟着，始终跪在那里。

“让他同样失去吧！”牧师越来越兴奋，“让他失去，毫无争议，听凭你唯一的意志——智慧的源泉！善的源泉！圣灵！”

他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并没看她：

“您作过牺牲吗？”

“可怜可怜吧，詹姆士，我支持不住了……”

“祈祷吧！”

过去了几分钟。

“您作过牺牲吗，彻底的牺牲？”

她没有回答，瘫倒在床脚下。

接近一小时过去了。病人一动不动；惟有她的头红通通和虚肿着，在左右摇晃；呼吸声变得暗哑；眼睛不再闭上，有一种狂乱的神态。

丰塔南太太并没动弹，牧师却突然哆嗦起来，仿佛她在叫他的名字似的，他也过来跪在她旁边。她站起身来，脸容不那么紧张了；她长久地注视着侧在枕头上的小脸，伸出双臂说：

“主啊，让你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愿实现吧。”

格雷戈里纹丝不动。他从不怀疑到时候会说出这句话。他闭着眼；他全部心思都在呼吁上帝给予圣恩。

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有时小姑娘看来要失去最后一点精力，她身上残存的生命仿佛同她的目光一起摇曳着。又有时，她的身体抽搐起来，于是格雷戈里握住贞妮的一只手，谦卑地说：

“我们都会得到正果的！我们都会得到正果的！但是必须祈祷。我们祈祷吧。”

将近五点，他站起来，把滑落到地上的被子盖在孩子身上，打开了窗子。夜晚寒冷的空气闯进了房间。丰塔南太太一直跪着，没有作出什么动作拉住牧师。

他走到阳台上。曙光还朦朦胧胧，天空保持着铅青色；林荫道象一条黑洞洞的堑壕凹了进去。但在卢森堡公园那边，天际泛白了；雾气在林荫道缭绕不散，象棉花一样裹住一丛丛黑色的树顶。格雷戈里挺直手臂，想不打哆嗦，两手合握在栏杆上。清晨的凉气在微风的荡漾下，浸入他汗湿的脑门和因熬夜

及祈祷变得憔悴的脸孔。家家屋顶已经泛蓝，百叶窗在屋子熏黑的石头衬托下突现出淡颜色。

牧师面朝东方。在夜的幽暗背景上，一大片亮光迎着他升起，这是一片玫瑰色的亮光，不一会儿就照亮了整个天空。大自然全苏醒了；亿万个欢乐的分子在清晨的空气中熠熠生辉。骤然间，一股新的气息涨满他的胸膛，一种超人的力量沁入他的体内，使他振奋，变得无限高大。一瞬间他意识到无限的可能性：他的思想主宰着宇宙；他什么都敢做，他可以对这棵树喊道：发抖吧！于是树就发抖；对这个孩子喊道：起来吧！于是她就恢复健康。他伸出手臂，突然，他的动作伸长了，林荫道的树叶瑟瑟抖动；从他脚下那棵树中，一群鸟儿带着迷人的啁啾声振翼而起。

他走回床边，将手放在跪着的母亲的头发上，大声说：

"Alleluia，dear！（光荣啊，亲爱的！）彻底清理已经完成了！"

他朝贞妮走去。

"黑暗已经驱除！将你的双手给我，我温柔的心肝。"两天来几乎听不懂话语的孩子却伸出手来。"瞧着我！"那双惊恐不安、似乎视而不见的眼睛盯着看他。"他把你从死亡中解救出来，人间的野兽将同你和平相处。你是身体健康的，小东西！再没有黑睛了！光荣属于上帝！祈祷吧！"孩子的目光恢复了有意识的表情，她翕动着嘴唇；看起来她当真试图要祈祷。"现在，my darling（我亲爱的），合上眼皮吧。轻轻地……好……睡吧，my darling（我亲爱的），你没有什么不舒服了！必须快乐地入睡！"

几分钟以后，贞妮沉沉入睡了，这是五十小时以来的第一

回。她的头一动不动地深陷到枕头里；眼睫毛的阴影拖到脸颊上，嘴唇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有救啦。

六

这是一本灰皮练习本，雅克和达尼埃尔用来互相交流想法，为了不致引起教师的注意。开头几页乱涂着这样的句子：

虔诚的罗贝尔* 何时在位？
是写成rapsodie还是rhapsodie**
你怎么翻译eripuit（拯救了）？

别的上面写满评语和修改意见，大概是关于雅克写在活页上的几首诗。

然后这两个学生建立起书信往来。

第一封信长一点，是雅克写的：

巴黎，阿米奥中学，三年级A班，写于三月十七日星期一，三点三十一分十五秒，在绰号猪毛的多疑的眼皮底下。

* 即罗贝尔二世（约生于970，986—1031在位）。
** 即荷马史诗的吟游者，这两种拼法都可以。

你的心境是淡漠无情、耽于声色还是充满爱？我宁可倾向于第三种心境，这比别的更自然。

至于我，我越研究自己的感情，越看出人

是一种野兽，

只有爱才能提高人的境界。这是我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呼喊，这呼声不会欺骗我！没有你，噢，我最亲爱的，我就只是一个笨蛋，一个低能儿。假若我为理想而激动，那都是有赖于你！

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些过于难得的时刻，唉，它们也太过于短暂了，这时，我们完全溶会在一起。你是我唯一的爱！我从来没有别的爱，因为一想起了你，千百种激情便立刻涌上我心头。再见，我发烧，太阳穴在乱跳，眼前模糊一片。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对不？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自由？什么时候我们能共同生活，共同旅游？我酷爱异国！让我们一起搜集永恒的印象，再一起趁热打铁，改写成诗！

我不喜欢等待。尽快写信给我。我希望你在四点以前给我回信，如果你爱我象我爱你一样！

我的心紧贴着你的心，正象佩特罗纳紧抱着他神圣的于妮丝* 一样！

Vale et me ama（再见，爱我吧）！

J.**

---

* 佩特罗纳（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作家；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在《你往何处去》描写他与女奴于妮丝的爱情。

** J为雅克的第一个字母。

达尼埃尔在下一页这样回信：

我觉得我在另一个世界上会孤独地生活，联结我们俩的心灵真正唯一的纽结终于使我捉摸出你会变成怎样。我觉得日复一日过去，我们亲密的关系不会老是这样。

对你说出你的信给我的快乐，那是不可能的。你难道不是我的朋友，还更有过之吗？真正成了我的一半吗？难道我不是帮助你的心灵成长起来，正如你帮助我的心灵成长起来吗？天啊，在给你写信时，我感到这一切真实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生活着！一切，肉体、精神、心灵、想象，都由于你的爱，在我身上活跃着；我对你的爱永不会怀疑，噢，我真正、唯一的朋友！

D.*

再：我已决定让我母亲卖掉我的自行车，这辆车实在太破旧了。

Tibi（祝你好）。

D.

雅克的另一封信写道：

O dilectissime（噢，我最亲爱的）！

你怎能忽而快乐，忽而忧愁呢？我呀，我在最疯

* D为达尼埃尔的头一个字母。

狂的快乐时刻，常常受到辛酸回忆的折磨。不，永远不会这样了，我感觉到，我今后不会又快乐又无聊！在我面前始终矗立着能摸不到的理想的幽灵！

啊，有时我领会了那些面无血色的修女的出神状态，她们在真实世界之外度过她们的一生！唉！要挣脱牢笼的铁栅，长上翅膀！我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我敬爱的父亲不了解我。我并不老，但在我身后，多少植物被折断，多少露珠变成水滴，多少欲望得不到满足，多少辛酸的绝望！……

亲爱的，原谅我此时这样阴郁。我肯定正在成长之中：我的头在沸腾，我的心也在沸腾（可能还要更厉害）。让我们不要分离，一起避开暗礁和欲望这个旋涡。

我手中的一切都消遁了，只剩下忠实于你的愿望，噢，我的心上人！

J.

又：我匆匆结束这封信，因为要赶紧背书，我连一个字也背不出呢。呸！

噢，亲爱的，如果我失去了你，我相信我会自杀的！

J.

达尼埃尔马上回信：

你难过吗，朋友？

你这样年轻，噢，我亲爱的朋友，你这样年轻，

为什么要诅咒生活？这是亵渎行为！你说，你的心灵被囚禁在大地上？工作吧！希望吧！热爱吧！阅读吧！

我怎样才能安慰你，摆脱折磨着你心灵的烦恼呢？你这些绝望的叫唤，能用什么药来医治呢？不，我的朋友，理想同人性不是不可相比。不，这不仅仅是在诗人的梦想中孕育产生的虚幻！在我看来（这很难解释），理想就是将伟大的东西同人间最低贱的东西混合起来，就是把人们所做的一切变得伟大，就是造物主在我们身上作为神圣的才能所放上的一切东西的全面发展。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理想，正如在我心底里的那样。

最后，如果你相信一个至死不渝的忠实朋友，他有很多生活经历，因为他作过很多梦想，受过许多磨难；如果你相信你的朋友一心只盼望你得到幸福，那就必须对你重复，可怜的孩子，你生来不是为了那些无法理解你的人和蔑视你的外部世界，而是为了某个人（就是我），他始终想念着你，与你一同感受，在一切方面与你同在！

啊！但愿我们的特殊联系的甜蜜象神圣的膏药一样敷在你的伤口上，噢，我的朋友！

D.

雅克旋即在边上的空白写下：

请你原谅，我最亲爱的！这是我暴躁、爱夸张、爱幻想的性格的过错！我从最悲观的绝望转到最毫无

意义的希望：走投无路，继而又直上云天！往后的希望难道我一点都不喜欢吗？（如果这是你！和我的艺术！）这就是我的命运！请接受这番表示吧！

我喜欢你的宽厚和花儿一样的好心肠，还有你在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直至爱的冲动中的严肃。你的一切温情和激动，我同你一起感受！感谢上帝让我们亲近，但愿我们受孤独蹂躏的心能在永不分离的拥抱中结合在一起！

永远别抛弃我！

永远记住我们曾相互热烈地爱慕！

J.

达尼埃尔写了长长两页，字体秀丽挺拔：

四月七日，星期一。

我的朋友：

明天我满十四岁了。去年我曾喃喃地说：十四岁……仿佛是在一个不可萦留的好梦中。时光荏苒，使我们憔悴。说到底，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始终一样。什么也没有改变，除了我感到泄气和变老。

昨晚躺下后，我拿起一卷缪塞的作品。上一次，我刚看头几句诗，便战栗起来，有时甚至眼泪夺眶而出。昨天，我在长时间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十分亢奋，却感觉不到有什么来临。我找到一些很工整、很和谐的句子……噢，亵渎的行为！最后，我身上诗意的感情苏醒了，美滋滋的眼泪如泉涌一般，我颤抖不已。

啊！但愿我的心不会干枯！我担心生活会使我的心和感官变硬。我变老了。上帝的伟大思想、精神、爱，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在我胸膛里跳动，折磨人的怀疑时时吞噬着我。唉！为什么不能靠我们心灵的所有力量生活下去，而不要空发议论？我们想得太多！我羡慕青春的活力，青年人什么也不看，也不考虑那么多，便扑向危险！我愿意紧闭双眼，为崇高的思想、为理想的纯洁无疵的女人献身，而不愿老在自我反省！啊，没有出路的愿望是可怕的！……

你赞扬我的严肃。相反，这是我的弱点，这是我该诅咒的命运！我不象一只蜜蜂，从这一朵花、又从那一朵花采集花蜜。我象一只黑金龟子，在一朵玫瑰花里藏身，直到花瓣把它封闭起来，在这崇高的拥抱中窒息，在它挑选的花儿的怀抱中死去。

我对你的爱也一样忠实，噢，我的朋友！你是在这荒凉的世界上为我而开放的温馨的玫瑰。把我深深的忧郁埋藏在你这位朋友之心的深处吧！

D.

又：在复活节假期，你可以在我家放心写信。我母亲尊重我的一切信件。（但不包括希奇古怪的东西！）

我看完了左拉的《崩溃》，我可以借给你。我至今仍然感到激动和战栗。写得多么有力和深刻啊。我开始看《少年维特的烦恼》。啊，我的朋友，这是杰作中之杰作！我还弄到吉普* 的《她们和他》，不过

* 吉普（1849—1932），法国女作家。

我先看《少年维特的烦恼》。

D.

雅克给他写了口气严厉的如下几行：

为我的朋友满十四岁而作：

在世界上，有一个人，白天受到难以抑制的烦恼折磨，晚上不能入睡；他心里感到可怕的空虚，欲念不能填满；他的脑袋里各种官能乱成一团；在欢乐中和在嬉笑的宾客中，他突然感到孤独扑楞着黑黝黝的翅膀，在他心头盘旋；在世界上有一个人，一无所盼，一无所惧，憎厌生活，却没有力量离开它：这个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

保留这封信。你心头烦恼时和在黑暗里徒劳地叫喊时再看看它。又及。

J.

"你在假期里还用功吗？"达尼埃尔在一页的上方这样问道。

雅克回答：

我根据哈莫第乌斯和阿里斯托基通*的故事写成一首诗，开头写得相当美：

敬礼，恺撒！这是蓝眼睛的高卢女人……

* 哈莫第乌斯和阿里斯托基通均为雅典人，是一对朋友，曾合谋反对暴君之子。

为你跳起她沦陷的祖国为人们所爱的舞！
象翱翔的天鹅下面的一朵朵莲花。

她的身段在战栗中展开……
皇帝啊！……他的重剑闪闪发光……
瞧！这是他的国家的一种舞蹈！……

等等，等等。结尾如下：

但你脸色发白，恺撒！唉！再一次唉！
剑尖刺入他的咽喉！
杯子摔下来……他的眼睛闭上……
她浑身是血
浴满月光之夜的裸体舞！

在湖岸毕剥作响的明亮的篝火前，
跳舞已经结束，
是金发的女战士为恺撒的盛宴起舞！

我把这称为"绯红的祭献"，我还仿照着描写了一场相应的舞蹈。我想把这首诗献给洛伊·福勒*，让她在"奥林匹亚"音乐厅跳这个舞。你认为她会跳吗？

几天来我下定决心回到格律诗和伟大的古典诗人的韵律上去（总之，我认为以前蔑视它们，是因为这更难写）。我开始写作一首每节押韵的颂歌，关于我同你提过的殉道者。开头是这样的：

献给圣拉撒路修道会传教士佩博瓦尔，
1839年11月20日在中国殉教，

* 洛伊·福勒（1869—1928），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走红的舞蹈家。

> 1889年1月尊奉为殉道者。
>
> 敬礼，噢，神圣的教士，你令人感动的殉教
>
> 使惊惶的世界为之战栗！
>
> 请让我弹起竖琴的和声歌唱你，我们基督教的英雄。

但从昨晚开始，我相信我真正的天赋不是写诗，而是写短篇，如果有耐心的话，是写长篇小说。我在构思一个伟大的题材。请听：

一个年轻姑娘，是大艺术家的女儿，生在一个画室的角落里，她也是个艺术家（就是说有点轻浮的那种，它的理想不能在家庭生活中，而要在美的表现中找到）；有个多情善感、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爱上了她，她的野性美迷住了他。但不久他俩互相恨之入骨和一刀两断了，他同一个外省小女子过着贞洁的家庭生活，而她因爱情失意而哀伤，终于沉沦（或者献身上帝，我还不得而知）。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朋友觉得怎样？

啊，你看，丝毫不矫揉造作，顺着自然发展，而且自己感到生来是为了创作，把它看成这个世界上最严肃最优美的使命，一个需要完成的伟大职责。是的！要真诚！在一切方面真诚，永远真诚！啊，这个想法令人难忍地对我紧追不舍！多少次我在自己身上瞥见了莫泊桑在《水面上》提到的假艺术家和假天才的伪善。我的心厌恶得要作呕。噢，我亲爱的，我多么感谢上帝把你给了我，我们俩多么需要永远在一起，相互认识，对我们真正的天才永远不会产生错觉！

我热爱你，激动地紧握你的手，就象今天早上那

样，不是吗？而且真心诚意，我是完全地心满意足地属于你的！

要小心。“猪毛”在冷眼窥伺我们。他不会明白，正当他结结巴巴地讲解萨吕斯特* 的作品时，有人心中产生崇高的思想，并写给他的朋友看！

J。

下面这封信也出自雅克的手笔，但几乎难以辨认字迹：

Amicus amico（一个朋友致另一朋友）！

我的心感情充沛，要满溢而出！我将它滔滔不绝地倾泻到纸页上：

我生来是受苦、热爱和希冀的，我正在希冀、热爱和受苦！叙述我的生平只占两行：使我生活着的是爱，我只有一个爱的对象：就是你！

从小时候起，我就需要把自己心中翻腾不已的感情倾注在各方面都了解我的人的心中。以前我写过多少封信，给一个酷似我兄弟的、想象中的人！唉！我的心沉醉于自我诉说或自我通信！后来，上帝突然同意让这个理想化为肉体，体现在你身上，噢，我亲爱的！这是怎么开始的呢？不得而知：人们逐渐走进思想的迷宫，找不到原先的路口。但人们能憧憬象我们的爱那样激烈、那样崇高吗？我找不到能比拟的例子。同我们的秘密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这是一个太阳，

---

* 萨吕斯特（公元前86—公元前34），罗马历史家。

温热和照亮着我们俩的生活！这一切无法诉诸笔墨！写下来就象一朵花的照片那样！

但这已经够了！

你或许需要援助、安慰和鼓起希望，而我给你的不是温柔的字句，而是一个只为自身活着的利己的心的哀怨。请原谅，我亲爱的！我不能写给你别的话。我在经历一次危机，我的心比一个多石的谷底还要干涸！对一切、对自己都缺乏信心，这难道不是最难熬的痛苦吗？

蔑视我吧！不要再给我写信！去爱另一个人！我再不配得到你的赠予！

噢，注定不幸的命运的嘲弄要将我推到哪儿？哪儿？推到虚无！

写信给我吧！如果我失去了你，我会自杀的！

Tibi eximo carissime（不能没有你，我亲爱的）！

J.

比诺神甫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上逃跑的前一天教师截获的字条。

字迹是雅克的，用铅笔乱涂一气：

耻辱属于毫无证据和可耻地进行指责的人！

可耻而又可悲！

这样罗织罪名是出于卑劣的好奇心！他们想搅混我们的友谊，他们的手段多么卑鄙！

不要怯懦地妥协！要顶住风暴！否则毋宁死！
我们的爱超越于污辱和威胁之上！
让我们去证实这一点！
永远属于你！

J.

七

他俩在星期天半夜过后到达马赛。兴奋已经过去。他俩在幽暗的车厢的长凳上蜷曲着，沉沉入睡；火车进站和转盘的碰撞声把他们惊醒了；他俩睡眼惺忪地下到月台，默默无言，忐忑不安，已经清醒过来。

必须睡觉。在车站对面，一只写着“旅馆”招牌的白色圆球底下，掌柜在等候顾客。两个当中最有信心的达尼埃尔订下两张过夜的床铺。掌柜当然不太放心，问了几个问题。（话都预先想好了：在巴黎车站上，他们的父亲忘了带包裹，没有动身，他准定坐明天的头一班车到达）。掌柜打了个唿哨，冷眼打量这两个孩子。末了他打开一个登记册。

“写下你们的名字。”

他对达尼埃尔说话，因为他看来象哥哥——看上去有十六岁——尤其因为他的脸容和身材的突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使人这样相信。他走进旅馆时脱下帽来；不是由于胆怯，他的脱帽和放下手臂的姿势仿佛意味着：“我不是专门为您脱帽的，而是因为我尊重礼貌习惯。”他的黑发长得很对称，在额角中

间形成尖端，额角非常白皙。长长的脸，下巴线条有力，又很柔和沉静，毫无粗野意味。他的目光毫不示弱、但又不是虚张声势地顶住了掌柜的探询；他在登记簿上毫不犹豫地写下：乔治·勒格朗和莫里斯·勒格朗。

“房间住宿费是七法郎。这儿先付钱。头班火车五点三十分到达；我会来敲你们的房门。”

他俩不敢说饿坏了。

房间家具有两张床，一张椅子，一个脸盆。进屋以后，他俩感到非常尴尬：要面对面脱衣服……一切睡意都消失了。为了拖延这难堪的时刻，他俩坐在床沿，心里在盘算：他俩的积蓄统共是一百八十八法郎，两个人平分。雅克掏空自己的口袋，拿出一把小巧的科西嘉匕首、一把奥卡利那笛、一本值二十五生丁的但丁作品的译本，最后是一块半溶化的巧克力，他分给达尼埃尔一半。然后两人坐着发呆，不知如何是好。达尼埃尔为了消磨时间，解开了高帮皮鞋的带子，雅克也模仿他。达尼埃尔终于打定主意，吹灭了蜡烛说：“我吹灭……晚安。”他俩迅速地默默地睡到床上。

清晨不到五点，有人在摇他们的门。他俩象幽灵一样穿上衣服，没有别的亮光，只有白蒙蒙的曙色。生怕又要谈话，使他们拒绝了老板准备的咖啡；他俩来到车站的小酒店，又饿又冷，瑟缩发抖。

到中午，他俩已经跑遍了马赛。随着大白天到来和可以自由自在，他俩又恢复了勇气。雅克买了一个笔记本，要记下自己的印象，他不时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记上点什么。他俩买了面包和肉，来到港口，坐在碇墩上，前面是纹丝不动的大轮

船和摇曳着的帆篷。

一个水手叫他们站起来，他要放缆索。

“这些船要到哪儿去？”雅克大着胆子问。

“要看哪一艘。”

“这艘大的呢？”

“到马达加斯加。”

“当真？马上就要开船了吗？”

“不，这一艘星期四才开。假如你想看开船，今天下午五点就得来；这艘拉法耶特号要开往突尼斯。”

他俩打听到消息了。

“突尼斯，”达尼埃尔指出，“不是阿尔及利亚……”

“都是在非洲。”雅克咬了一口面包说。他蹲靠在一堆苫布上，褐色的硬发乱蓬蓬，象草一样竖在低额角上，随袋骨突不平，一对扇风耳朵，脖颈瘦削，他不停地收缩难看的小鼻子，模样活象松鼠在啃山毛榉的果实。

达尼埃尔没在吃东西。

“你说……如果在这儿写信给他们，赶在……”

小个子瞥了一眼，马上止住了他。

“你疯了吗？”他叫着说，嘴里塞得满满的，“是要让他们来迎接我们吗？”

他愤怒地瞪着他的朋友。他的脸简直令人可憎，由于长满雀斑，显得更加难看，一对小眼睛蓝得不柔和，象镶嵌在那里，十分镶强，有着强烈的生命力；目光多变，几乎难以捉摸，时而严肃，又随即转为淘气，时而柔和，甚至娇媚，又霍然变得凶狠，近于残忍，时而泪水盈眶，但更多的时候是干涩的，热烈的，似乎永远不会动情。

达尼埃尔差点要反驳，但他沉默不语。他随和的脸毫无防范地对着雅克的恼怒；他媚出笑容，好象表示原谅。他的微笑很特别：他的嘴很小，嘴唇棱角鲜明，突然向左噘起，露出牙齿；这种出人意表的高兴神情在严肃的脸容上注入一种迷人的兴致。

这个思索的大孩子怎么会不反抗那个顽意的影响呢？他所受的教育，他享受的自由怎么不会对雅克起着一种不可否认的兄长权利呢？且不说在他们相识的中学里，达尼埃尔是个好学生，而雅克是个懒学生。达尼埃尔思路明晰，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相反，雅克功课不好，或者不如说不肯用功。不够聪明吗？不是。可憎他的聪明不是朝学习方而，而是朝别的方而发展。他心里有个魔鬼总在提醒他干出各种恶作剧；他从来顶不住诱惑；但要承担责任的好象不是他，他只不过在满足他心里的魔鬼的任性。最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他在各方而都是年级的最末一名，但他的同学、甚至他的老师都不由自主地对他有某种兴艘：在那些孩子身上，个性沉睡在习惯和守纪律之中，而在那些教师身上，岁月和循规眶矩消磨了精力，达个懒学生，面目虽然可憎，但时时爆发出直率和意志，仿佛他生活在由他创造、并且只由他单独创造的幻想世界里，他能毫不迟疑地投身到最荒唐的冒险之中，丝毫不怕危险；这个小怪物引起恐惧，可是他能给人油然而生的敬意。达尼埃尔属子较早感受到这种特性的魅力的人；这种特性比他的粗野，但非常富有内涵，不停地使他惊讶，使他得到教益；他也有某种热憎，同样倾向子自由和反抗。至于雅克，他在达个天主教学校是半寄宿生，他的家庭中宗教修行占有重要位置，因此，能多逃避一点包围着他的禁锢，首先就是一种乐艘，他很喜欢引起这个新教

徒的注意，在这个朋友身上，他已经预感到一个与他的环境迥然不同的世界。但在几个星期之中，他俩的友情象火烧一般迅速，变成排斥他人的一种激情，两人终于找到医治精神孤独的药物，这种精神孤独他俩不知不觉地忍受着。这是圣洁的爱和神秘的爱，他们的青春溶合在一起，同样有向往未来的激情；各种各样激越矛盾的感情汇合起来，这些感情从象蚕和密码一样悄悄的激情，到意识中最审慎的秘密和每天在他们心里掀起的迷人的生活乐趣，骚扰着他们十四岁的心灵。

达尼埃尔无声的笑容使雅克平静下来，他又开始啃面包。他脸孔的下部十分难看——是蒂博家的下颚——嘴太大，嘴唇皮开裂，这张嘴虽然难看，却富有表情，十分肉感和威严。他抬起了头说：

“你会看到，在突尼斯，生活很好过！稻田里什么人都雇用；嚼贝特尔*很有味儿……工资当场付清，吃得很清淡，椰枣、桔子、番石榴……”

“可以从那儿写家信。”达尼埃尔大着胆子说。

“或许可以。”雅克点点他红棕色的头，这样纠正说，“一旦自立，他们会看到，不用他们，我们也能生活。”

他俩沉默起来。达尼埃尔已不吃东西，朝前凝望着黑色的大船，苦力聚集在洒满阳光的石板上，天际明丽灿烂，只见桅杆交错：他心里斗争着，想远眺景色，不去想他的母亲。

问题是要在今晚搭上拉法耶特号。

一个咖啡店伙计给他俩指出邮船办公室的地点。价目张贴在那里。达尼埃尔俯向小窗口。

* 由蒌叶、烟草、生石灰和槟榔组成的咀嚼物。

“先生，我父亲派我来买两张到突尼斯的三等舱船票。”

“你的父亲？”老头子说，一面继续工作。只见一头灰白的乱发从纸堆中显露出来。他写了好半晌。两个孩子的心直往下沉。

“喂，”他终于开口，连头也不抬，“你去对他说，叫他自己来，带着证件，听明白吗？”

他俩觉得办公室里的人在打量他们，便一声不吭溜走了。雅克气得双手直插到兜底。他已经想出十种不同的诡计：当上见习水手，或者象包裹那样，同食物一起封在箱子里，飘洋过海，或者不如租条小船，一大清早沿着海岸直达直布罗陀和摩洛哥，晚上可以上岸，在旅店的平台吹奏奥卡利那笛，讨点施舍。

达尼埃尔在思索，他又听到内心的警告。出发以来已经有几次了。但这回他不能再回避，必须正视它：他心里有个不满的声音不赞成他的行动。

“要是留在马赛，躲起来呢？”他提议说。

“他们已经找了两天，”雅克耸耸肩反驳说，“今天他们会到处寻找我们，这准保没错。”

达尼埃尔仿佛看到他母亲在那边惴惴不安，追问着贞妮；她后来又去找学监，问她儿子到哪儿去了。

“听我说。”他的呼吸急促，他看到有张长凳；他俩坐了下来。“现在到了要考虑的时候了，”他鼓起勇气接下去说，“他们寻找了我们两三天，说到底，也许惩罚得够了吧？”

雅克捏紧了拳头，叫了起来：

“不，不，不！你已经把什么都忘了吗？”他健壮的身体非常紧张，他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象一块木头靠在那里。他

的眼睛闪烁出怨恨的光来，向学校、神甫、中学、学监、父亲、社会、普天下的不义发泄。他嚷着说："他们永远不会再信任我们！"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们偷走了我们的灰色笔记本！他们不了解、也不会了解上面的信！你见过神甫，他让我们承认什么呀！他的神情真够甜蜜！因为你是新教徒，你什么事都干得出！……"

他的目光不好意思地转到一边去。达尼埃尔也低下目光；一想到他母亲可能被这可恨的怀疑伤害，他就感到钻心的痛苦。他喃喃地说：

"你认为他们会告诉妈妈……"

然而雅克没有听他说话：

"不，不，不！你知道怎么讲好的吗？什么也不改变！迫害得够了！再见吧！要是我们用行动表明我们是怎样的人，不需要他们，你会看到他们会不会尊重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逃到国外，独立谋生，只有这样！是的，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在哪儿，提出我们的条件，声明我们愿意做朋友和自由自在，因为我们俩是生死与共的！"他住了口，约束住自己的感情，又用庄重的口吻说："否则，我对你说过，我就自杀。"

达尼埃尔对他投了惊惶的一瞥。那张苍白的小脸长满了雀斑，显得很坚定，没有夸口的痕迹。

"我对你起誓，我坚决不落到他们的爪子里！我已经有过证明。要就逃走，否则……"他说时指着背心下面那把科西嘉匕首的柄，这是星期日早上，他溜到哥哥房里拿来的。"否则……"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包着纸的小瓶子，"你只要现在拒绝同我一起上船，那就用不了多长时间：喃！……"他作了个吞下瓶里的东西的姿势，"我就会倒下死去。"

“这是什么？”达尼埃尔咕噜着说。

“碘酒。”雅克一字一顿地说，没有垂下眼睛。

达尼埃尔哀求说：

“把瓶子给我，蒂博……”

他虽然觉得害怕，但不由得心生柔情和赞美；他受到雅克异乎寻常的迷惑；他重新又想冒险了。但雅克已经把瓶子装进兜里。

“走吧，”他眼色阴沉地说，“老坐着会朝坏的地方想。”

下午四点，他们回到码头上。在拉法耶特号的四周，一片繁忙景象：一队苦力接连不断地扛着箱子，酷似蚂蚁拖着它们的卵，在跳板上蹒跚着。两个孩子由雅克领头，尾随而上。在刚洗刷过的甲板上，水手们在一个张开的大洞上方摇动绞车，把货物装进舱里。一个矮胖的人，长着鹰钩鼻，胡子象马蹄铁，汗毛黑黝黝，皮肤粉红平滑，穿件蓝上衣，袖口镶着金线饰条，在指挥干活。

在最后一刻，雅克躲到了一边。

“对不起，先生，”达尼埃尔慢慢挺身而出，“您是船长吗？”

那一位笑了：

“干吗？”

“先生，我同我的兄弟一起来请求您……”话还未说完，达尼埃尔已觉得路子不对，他们算是完了，“同你们一起到……突尼斯……”

“就这样？你们俩？”那胖子眨巴着眼睛说。在他红殷殷的眼睛中，有一种敢闯敢干、有点疯狂的表情，比他的话含有

更多的意思。

达尼埃尔无路可走，只有继续讲想好的谎话。

“我们俩到马赛是想找我们的父亲；但有人请他到突尼斯去，在稻田里干活……他写信让我们去找他。我们有钱付旅费。”他主动地补上说；他不想随意说下去，他明白，主动说这一点同其他话一样笨拙。

“好，在这儿，你们住在谁家？”

“在……哪家都不在。我们是从车站来的。”

“你们在马赛没有认识的人吗？”

“没……没有。”

“你们想今晚上船吗？”

达尼埃尔差点要而答不，然后溜掉。他吞吞吐吐地说：

“是的，先生。”

“喂，我的鸽子，”胖子嘲讽地说，“你们没落在老头子手里算是交了好运，因为他不喜欢开玩笑，他会干脆让人抓住你们，送到警察局，把事情闹个水落石出……再说，这些爱逗乐的人，只会这样做。”他猛然抓住达尼埃尔的袖子，大声喊道：“喂，沙尔洛，抓住这个小家伙，我……”

雅克眼尖，看到这个动作，舍命地一跳，越过箱子，往后一闪，躲开沙尔洛伸过来的手臂，三大步就来到跳板，象猴子一样混到搬运工中间，跳上码头，撒腿向左边跑去。但达尼埃尔呢？他回转身来：达尼埃尔也溜掉了！雅克看到他混到那排蚂蚁一样的搬运工中，跑下跳板，跳上码头，往右而去。那个所谓船长俯在主桅杆上，哈哈大笑，瞧着他俩逃跑。于是雅克又拔腿跑起来，马上消失在人群中。

一刻钟后，他气喘吁吁，一个人来到郊区阒无人迹的街道上，停住了脚步。想到达尼埃尔会被人抓住，他又感到不是滋味；真是活该：计划失败难道不是他的过错？他恨达尼埃尔，差点要跑到田野里，一个人逃跑，不再管达尼埃尔。他买了几根香烟，抽起烟来。但是，他穿过新区，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又回到港口这边来。拉法耶特号岿然不动。从老远他看到三层甲板挤满了人，一个紧挨一个；轮船准备开航。雅克咬紧牙齿，掉转了脚跟。

于是他开给寻找达尼埃尔，想在别人身上出出气。他穿街走巷，来到麻绳路，一转眼钻到人堆里，沿路回去了。暴风雨前的燠热压抑着城市。雅克浑身是汗。在这些人当中怎样才碰得上达尼埃尔呢？他越是为找不到自己的朋友感到绝望，就越是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他。他的嘴唇被香烟和激动烤干了，火辣辣地痛。他不怕被人发现，不担心远处的隆隆雷声，开给东跑西颠，由于使劲寻找，眼睛都有点痛。城市的面貌骤然改变：亮光仿佛从路面升起，房屋清晰地剪影在发紫的天空中；暴雨快要来临；大滴的雨开始洒落在人行道上。霍地响起一下雷鸣，就在近处，吓得他索索发抖。他在一个廊住遮檐下沿着台阶往前走：一座教堂的大门展开在他面前。他溜了进去。

他的脚步在拱顶下回响；一股熟悉的芬芳扑鼻而来。他立刻感到浑身轻松，十分安全：他不再是孑然一身，他周遭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但同时，新的恐惧袭上心来：他离家以后一次也没想过上帝；骤然间，他感到有个看不见的目光笼罩在他上空，这目光能洞穿和亮明最隐秘的意图！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大罪人，他的存在亵渎了神圣的地方，上帝可能会从天庭将他雷殛。雨水倾注在屋顶上；闪电蓦地照亮了半圆形后殿的玻

璃；雷声隆隆，接连不断，仿佛在寻找一个罪人，在孩子周围滚动，孩子呆在穹顶的暗影中。雅克跪在祈祷凳上，缩成一团，耷拉着头，匆匆地嘟哝着几段《吾父》、《你好，玛丽亚》。

最后，雷声时断时续，闪电有间隔地从玻璃窗照下来，雷雨远去了；迫在眼前的危险过去了。他仿佛有作过弊而没被抓住的感觉。他坐下来，心里仍然保持犯罪的意识，但免掉了惩罚的暗暗得意，不管多么微弱，总是十分甜蜜的。黑夜来临。他在这儿等什么？他心境平静、麻木，呆望着殿堂里摇曳的灯光，隐约有一种不满足和惆怅的印象，好似教堂改变了用途。圣器室管理人过来关门。他象小偷一样溜了出去，来不及祈祷一下和跪拜上帝：他知道他带不走上帝的原谅。

清凉的风吹干了人行道。行人不多。达尼埃尔可能在哪儿呢？雅克设想他发生了不幸；他泪水盈眶，竟致于看不清道路，他抹去眼泪，加快脚步。倘若猛丁地看到这尼埃尔穿过横行线，向他走来，他准定会激动得晕过去。

阿库勒钟楼敲响了八点。家家的窗户亮起了灯光。他感到饥肠辘辘，便买了点面包，继续往前走，心里感到绝望，再也想不到去观察行人。

两小时以后，他精疲力竭，看见一条偏僻的林荫道的树下有一条长凳。他坐下来。梧桐树滴着水滴。

一只粗糙的手插着他的肩膀。他睡着了吗？这是一个治安警察：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双腿瑟缩发抖。

“快回家去！”

雅克溜了。他不再想达尼埃尔，他什么也不想；他的脚走痛了；他避开城里的警察。他又往港口走去。半夜敲响了。风

已停止；有颜色的灯光成双地在水面摇曳不定。码头空无一人。他险些撞在一个乞丐的腿上，那个乞丐在打呼噜，躺在两包货物之中。于是他顾不得害怕，抑制不住地想马上躺下来，不管是哪儿，睡上一觉。他走了几步，掀开一角大苫布，在箱子中间踉踉跄跄，箱子发出湿木气味，他倒下便睡着了。

可是达尼埃尔还在游荡，寻找雅克。

他在车站附近徘徊，绕着他们住宿过的那个旅馆转圈，这地方就靠近邮船办公室：一无所获。他又下到码头。拉法耶特号的位置空着，港口不再热闹：雷雨把闲逛的人赶回了家。

他耷拉着头，走回城里。暴雨抽打着他的肩膀。他为雅克和自己买了一些吃的，到早晨两人停留过的咖啡店去就餐。这一区下起倾盆大雨；家家窗户都拉起帘子；咖啡店的伙计头上顶着毛巾，卷起平台上的大块遮阳篷。有轨电车不打响铃，一掠而过，在铅青色的天空中投射出天线的火花；雨水象犁刀经过一样，从轨道的两侧喷溅而出。达尼埃尔双脚湿透，头部昏沉。雅克怎么样啦？与其说他因失去雅克回痛苦，还不如说他想到雅克的烦恼和孤独而痛苦。他满以为会看到雅克出现在这间回包铺的拐角上，他窥伺着；他预料到雅克衣服湿透，在水洼里拖着脚步，脸色苍白，眼睛绝望地东张西望。有多少次他差点要叫唤雅克，但这是不相识的别的顽童，他们跑进回包铺，出去时，而包夹在上衣里。

两小时过去了。雨停了；黑夜降临。达尼埃尔不敢出去；他觉得只要他一离开座位，雅克就要出现。临了他又走上到车站去的路。那间旅馆门前的白球已经点亮。街道灯光不明；在这黑魃魃的地方，他们相遇时会认得出来吗？有个声音在喊：

"妈妈！"他看见一个象他那样大小的男孩穿过街道，赶上一位太太，她拥抱着他；他们经过达尼埃尔的身边，那位太太打开雨伞，挡住从屋顶上流下来的雨水；她挽住儿子的胳臂；他们说着话，消失在黑夜中。有个火车头发出鸣响。达尼埃尔无力抵御心中的忧郁。

啊，他跟着雅克出来是做错了事！他非常了解这一点；一开始他就不停地意识到。最早是在卢森堡公园一大清早的约会，他们疯狂的鲁莽行动是在那儿决定的。不，他从来没有抛弃过这个信心：如果他不逃跑，而是去对母亲解释清楚，她决不会责备他，而会保护他挡开别人，那就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他为什么会让步呢？他面对自己就象面对一个谜一样。

他想起星期天早上在前厅里，贞妮听到他回家，跑着过来。一只打着学校印戳的黄信封放在托盘上；不消说，是勒令他退学；他在桌毯下拆开信封。贞妮一声不响，深邃的双眼盯着他；她捉摸出要发生一场惨剧，跟着，她来到他房里，看见他拿起皮夹，里面放着他的私蓄；她扑到他身上，紧紧抱吻他，使他透不过气来："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干吗？"他于是承认自己要离家出走，他受到莫须有的指控，说他在中学里有什么事，教师们联合起来整他，他必须躲开几天。她叫了起来："你一个人吗？""不，跟一个同学一起。""谁？""蒂博。""把我带走吧！"他把她拉过来，象以前那样，她坐在他的膝盖上，他小声回答她："那么妈妈呢？"她哭泣起来。他对她说："别害怕，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说的话。过几天我会写信的，会回来的。对我起誓，对我起誓你什么话也不说，对妈妈，对任何人都别说，永远永远别说。我回来过，你见过我的面，你知道我离家出走……"她毅然点了点头。然后他想抱

吻她，但她逃回自己房里，沙哑地呜咽着，绝望地呼喊着，他至今还声犹在耳。他加紧了脚步。

他直往前冲，也不看路，不一会儿就走出城外，来到郊区。道路泥泞，路灯很少。黑暗中各个方向都张开黑漆漆的洞口，院子的入口和臭烘烘的过道。孩子们在屋里哭闹。一架留声机在一间不三不四的酒店里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转过身来，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很长时间。他终于看到圆盘信号的灯光：车站就在附近。他精疲力竭。明晃晃的钟面指着一点。黑夜还很长：怎么办？他寻找一个角落歇息一下。在一条空荡荡的死胡同的入口，有只灯嘴在咝咝作响；他迈过圆亮的地方，蹲在暗影里；一座工厂的大墙耸立在他左首，他靠在墙上，合上眼睛。

一个女人的嗓音把他惊醒了。

"你住在哪儿？你还不回去睡觉，我说！"

她把他拉到灯光下。他不知说什么好。

"你跟父亲闹翻了吧，我敢打赌。你不敢回家了吗？"

她柔声细气。他认可这种假情况。他脱下了帽子，有礼貌地回答：

"是的，太太。"

她笑了起来。

"是的，太太！喂，应该马上回家，你瞧。我比你有经验。既然你总有一天要这样做，何必再等呢？越等越糟。"他一声不吭。"你怕挨打吗？"她压低声音问，语气很关切、亲近和同情。

他一声不吭。

"怪人！"她说，"这样固执，宁愿在这儿过夜！得，到

我家去，我家没人，我给你铺张褥子在地上。我不忍心让一个孩子流落街头！”

她不象是个小偷；而且他不再是孤零零一人，他感到极大地减轻了负担。他想说：“谢谢，太太。”但他沉默不语，跟随着她。

一会儿，来到一个低矮的门前，她摁了摁铃。没人来马上开门。过道发出洗衣服的气味。他绊在台阶上。

“我走惯了，”她说，“把手给我。”

那位太太的手戴着手套，暖乎乎的。他让人领着走。楼道也是暖乎乎的。达尼埃尔对不再呆在外而感到很高兴。他们上了三四层楼，她掏出钥匙，打开了门，点亮了灯。他看到房间里十分凌乱，还有一张散架的床。他伫立不动，迎着灯光眨巴眼睛，精疲力竭，几乎要睡着。她没脱去帽子，就从床上抽出一条褥子，铺在另一个房间里。她转过身，笑了起来：

“你困死了……得，至少脱鞋吧！”

他听从吩咐，双手软绵绵的。打算第二天早晨五点整回到车站小酒店去，说不定雅克也有同样的想法，这就象一个确定不移的念头又回到他脑海中。他嘟哝着说：

“要一大清早叫醒我……”

“好的，好的……”她笑着说。

他觉得她在帮自己抽掉领带和脱衣服。他一头扎在褥子上，茫无知觉了。

待到他张开眼睛，已经是大白天。他以为自己在巴黎的房间里，但他对阳光透过窗帘的色彩感到惊愕；有个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于是他想起来了。

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一个小姑娘俯向洗脸盆，在冲水洗脸。她扭过身来，看到他支着肘子，不禁笑起来。

“啊，你醒了，总算舒服了吧……”

她就是昨夜那位太太吗？没穿外衣，穿着短裙，光着胳膊，光着小脚，她的模样象个孩子。她戴帽时他没有注意到，她剪短了头发，留着男孩子的式样，褐色的头发往后梳拢。

骤然间想起雅克，使他惊惶不定。

“啊，我的天，”他说，“我本来想一大精早就到小酒店去……”

但他睡着时她盖在他身上的被子保持的暖烘烘还使他懒洋洋地不想动，再说，门不关上他不敢起床。这当儿，她走了进来，拿着一只冒热气的杯子和一大块黄油面包。

“得！吃下去吧，然后再走，我不想同你的父亲罗嗦！”

他对自己达样不穿外衣，敞开衣领感到尴尬；看到她也光着脖子和肩膀走过来更是困窘得很……她俯下身。他耷拉着眼皮拿起杯子，很矜持地开始吃起来。她在房里来回踱步，服着拖鞋，哼着小调。他的眼睛不从杯子抬起，但她走近他身边时，他不由自主地从坐着的高度瞥见她赤裸的、血管隐约可见的瘦腿，还有在金黄色的地板上滑行的发红的脚后跟，后眼露出在拖鞋外面。面包呛住了他。一清早就碰到陌生人，他失去了男气。他想到家里吃早饭时，他的椅子空着。

突然，阳光充满了房间：年轻女人刚推开百叶窗，她清亮的嗓门象鸟儿的颤音浴着阳光响起来：

啊，如果爱情生了根
我把它种植在花园里！……

对比太强烈了！就在他同自己的绝望斗争的时候，这阳光和这无忧无虑的快乐……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

“喂，快点！”她快乐地喊着说，一边拿走了空杯。

她发现他在哭泣：

“你心里难过？”她问。

她声气柔和，象个大姐姐那样。他止不住呜咽起来。她坐在褥子边，用手臂搂着他的脖颈，慈母般地想安慰他——凡是女人都有这最后一招——她捧住他的头，靠在自己胸前。他不敢动一动；他脸孔周围透过内衣感到她胸部的颤动和热气。他透不过气来。

“傻瓜！”她后退着说，把赤裸的手臂遮住胸部，“怎么这样，你象木头似的？你这个年龄，怎么有这个毛病！你多大啦？”

他不加思索地撒谎，象同天来那样：

“十六岁。”他哽咽着说。

她很愕然，重复说：

“已经十六岁？”

她拿起他的手，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她捋高他的袖子，露出他的前臂，微笑地小声说：

“他的皮肤白得象个姑娘，这个毛孩子。”

她抬起他的手腕，低下脸颊抚弄它；她不再微笑，长叹了一口气，让他的手落下来。

他还没弄明白，她已经解开裙子：

“捂热我。”她喘着气说，一面钻进了被窝。

雅克在雨水浆硬了的苫布下睡得很不舒坦。黎明之前他就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在曙色中彳亍徘徊。“不用说，”他暗自思忖，“如果达尼埃尔是自由的，他会想到象昨天那样到车站的小酒店去。”他五点以前就到了那里。六点，他决定不下是否离开。

作什么打算？怎么办？他询问监狱在哪儿。他心潮起伏，几乎不敢抬眼去望那扇紧闭的大门；

拘留所

达尼埃尔兴许在里面……他绕过那堵没有尽头的墙，兜了一个圈子，想从围着铁栅的窗户上面往里瞧；他害怕了，拔腿就逃。

整个早晨，他在城里踯躅。太阳热辣辣地晒人；家家窗户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装饰着人口稠密的大街小巷；娘儿们在门口闹嚷嚷地闲扯说笑。街上的景象、自由自在、这次冒险，在他心里不时引起短暂的沉醉；但旋即他又想起达尼埃尔。他在兜里满把捏住碘酒瓶，如果傍晚以前找不到达尼埃尔的话，他就自杀。他提高声音起了誓，想表示得更有力；但心里有点怀疑自己的勇气。

十一点左右，他第一百次经过咖啡馆，昨天他俩在那里询问邮船办公室在哪儿——啊，他在里面！

雅克飞快地穿过桌子和椅子。达尼埃尔比他稳重，已经站了起来：“嘘……”

人们注意到他俩；他俩互相伸出手去。达尼埃尔付了钱；他俩走了出来，转到前面的第一条街上。于是雅克抓住他朋友

的胳膊，拉向自己，热烈拥抱达尼埃尔；突然，他呜咽起来，用额头顶住达尼埃尔的肩膀。达尼埃尔没有哭，他继续往前走，脸色苍白，目光严峻，盯着远方，他把雅克的小手夹紧在肘下，他的嘴唇斜斜撅起，露出牙齿，抖个不停。

雅克在讲述：

“我象小偷一样睡在码头上，苫布底下！而你呢？”

达尼埃尔心烦意乱。他非常尊重他的朋友和他们的友谊：破天荒头一遭他要对雅克隐瞒什么东西，而且是非常要紧的东西。要在他们之间保持这个秘密使他憋不过气来。他几乎要忍不住，吐露真情；不，他不能这样做。他保持沉默，痴痴呆呆的，总不能摆脱发生的事的缠绕。

“而你呢，你在哪儿过夜？”雅克重复地问。

达尼埃尔做了个模棱两可的动作：

“在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后来我东走西逛。”

他俩吃过饭就讨论起来。留在马赛是不谨慎的，他们逛来逛去会很快引起怀疑。

“怎么办？……”达尼埃尔想到四去。

“好办，”雅克反驳说，“我已考虑过，必须走到土伦；离这儿二三十公里，往左沿着海岸走。我们步行，象闲逛的孩子那样。那儿船多，我们有办法搭上一只。”

他说话时，达尼埃尔盯着这张重逢的脸孔，上面长着雀斑，耳朵透明，蓝莹莹的眼珠，里面掠过他所说的东西的影像：土伦、船只、海湾。不管他多么想赞成雅克的热烈执著，他的理智还是使他心生疑虑：他明白他俩上不了船；但不管怎样，对此他也拿不准；有时他甚至想自欺欺人，用想象来否决

理智。

他们买了食物，然后上路。两个姑娘笑咪咪地打量他们。达尼埃尔脸红了；裙子再也遮不住他了解的身体秘密……雅克轻轻吹着口哨，他什么也没注意到。达尼埃尔自从有了这种经验，直搅得心神不定，觉得孤零零的：雅克不再完完全全是他的朋友；这不过是个孩子。

穿过郊区，他们终于来到要找的路，路象用玫瑰红的粉笔画出来的一长条，沿着海岸迤逦而去。微风掠过，带点儿咸味。他俩在金黄色的尘埃中迈步，肩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挨近大海使他们陶醉。他们离开道路，奔向海边，一面喊着："Thalassa！Thalassa！（大海！大海！）"*一面伸出手去，要浸到湛蓝的海水里……但大海是抓不住的。他们快走近大海时，海岸的细沙丘倾侧而下，他俩只有望洋兴叹。脚下的海同口很深，通道到处一样宽窄，海水在峭壁之间深不见底。在他们头上，一大块崩塌的岩石矗立着，象神话中的巨人筑成的防波堤；海水撞击在这块突出的花岗岩上，分开，粉碎，无能为力，沿着岩石平滑的两侧象流涎一样悄悄淌下。他俩手握着手，一齐俯着身，忘怀地欣赏着天宇下闪光的翻腾喧嚣的海水。在默默的赞赏中，怀有一点恐惧。

"瞧。"达尼埃尔说。

几百米开外有一只白色的小船，难以令人相信地闪烁发光，在瓦蓝的海水中滑行。船身在浮水线以下漆成绿色，是一种嫩芽似的醒目的绿色；桨推动小船往前，快速地不断颤动使

* 色诺芬（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55），雅典大将，撤至黑海时曾呼喊："大海！大海！"

船首离开水面，每一跳跃都使绿色的船身发出水的闪光，星星点点的。

“啊，能把这一切都画下来多好呀！”雅克摸着口袋里的笔记本，喃喃地说。“你等着瞧吧！”他耸耸肩膀嚷着说，“非洲还要美！来吧！”

他穿过岩石，朝大路那边跑去。达尼埃尔跟着他跑；他有一会儿心里摆脱了负担，卸除了悔恨，发狂地想去冒险。

他俩来到一个地方，大路从这儿往上升，拐了一个直角，便通到一片鳞次栉比的房屋群中。他俩来到这拐角，一片嘈杂喧腾声使他们立时止住脚步：一大群马、车轮、木桶，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向他俩席卷而来；他俩还来不及奔逃，这一大队车马便在离他们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撞在一个栅栏上，栅栏撞得粉碎，飞到半空。坡非常陡峭；一架巨大的平板马车满载着下坡，无法及时刹车；拉车的四匹佩尔什马反被车拖了过去，马儿互相推挤，蹦跳，乱成一团，转弯时倒下来压在一起，象山一样高的酒桶压在马的身上。人们惊慌失措，指手划脚，跑着嚷着，面对这堆鼻孔流血，马鞍和蹄子混在一起的马儿；这一大堆在尘埃中颤动着。突然，在牲口的嘶鸣、铃铛的叮咚声、马蹄在铁门上的踢踏声、链条的当啷声、车夫的咒骂声中，爆出一种暗哑的咽气声，盖过了这一切：这是前排的一匹马的咽气声，这匹灰马被其他几匹蹂躏着，它的蹄子屈在身下，呼吸困难，被轭具卡住不能透气。有个男人举起斧子，冲到这乱糟糟的一堆之中：只见他绊了一下，摔倒了，又爬起来；他拎着灰马的耳朵，使劲砍那轭圈；但轭圈是铁的，钢刃砍出了缺口；那人挺起身来，神色狂乱，把斧子扔到墙上，这时咽气声变成尖厉的嘶叫声，越来越快，一股血从

马的鼻孔中喷涌而出。

雅克感到一切都摇晃起来，他想抓住达尼埃尔的袖子，但他的手指变得僵直，腿软绵绵的，他跌坐在地上。人们围着他，把他扶到一个小园圃，让他坐在唧筒旁和花朵中间，用凉水去敷他的两鬓。达尼埃尔象他一样苍白。

待他俩回到大路上，全村的人都忙着料理酒桶。马儿都站了起来。四匹中有三匹受了伤，其中两匹的前蹄压坏了，膝盖站不稳。第四匹死了：它躺在流淌着酒的壕沟里，灰色的头贴着地面，舌头伸出嘴外，海蓝色的眼睛半闭半合，腿曲在身下，如同临死前想变得尽量容易肢解一样。这毛茸茸的一堆肉一动不动，沾满了沙土、鲜血和酒，同另外三匹马的喘息恰成对照，它们在原地瑟缩发抖，站在路上没人管。

他俩看到一个车夫走近死马。汗湿的头发贴在头上，晒黑的脸有一种愠怒的表情，因庄重而显得神色凛然，表明这车夫深感大祸降临。雅克的眼睛离不开这个人。他看到车夫把手里的烟卷放到嘴角上，向灰马俯下身去，抬起那黑压压落满苍蝇的肿大的舌头，把食指伸进马嘴，让马的黄牙露在外面；他弯着腰停了半晌，抚摸灰马发紫的牙床；末了他站起身来，寻找同情的目光，遇到了孩子们的凝视；他擦也不擦沾满苍蝇、留着泡沫的手指，又把烟蒂放到嘴上。

“还不到七岁呢！”他耸耸肩膀说，又冲着雅克开口道：“四匹马当中最好的一匹，最能干活的一匹！我愿拿出两个指头，瞧，这两个，把它换回来。”他扭过头去，苦笑着，啐了一口唾沫。

他俩重新上路；无精打采，心头压抑。

“一个死人，一个真正的死人，你看见过吗？”雅克问。

“没有。”

“啊！老兄，真是非同寻常！……我呀，这情景早就在我脑海里转悠。有个星期天，在讲教理时，我跑到那里……”

“跑到哪儿？”

“跑到莫尔格。”

“就你一个人？”

“还用说。啊，老兄，死人真是刷白，你想象不出；象蜡做的一样，象面团做的一样。有两个死尸。一个的脸全划破了。但另一个象活人一样，连眼皮也没合上。象活的一样。”他重复说，“但却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看就知道，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至于那匹马，你看到了，情况一样……啊，等我们获得自由，”他下结论说，“我得带你到那儿去，找个星期天，到莫尔格去……”

达尼埃尔不再听他说话。他俩刚从一个别墅的阳台下面走过，有个孩子正在弹琴。贞妮……他看到前面是贞妮细巧的脸和专注的目光，她喊着：“你去干什么？”眼泪涌上了他睁大的灰眼睛。

“你没有姐妹不感到遗憾吗？”过了一会儿，他说。

“遗憾！尤其是没有姐姐。因为我差不多算是有个妹妹。”达尼埃尔愕然地瞅着他；他解释说：“小姐在家里抚养一个小侄女，一个孤儿……她十岁……吉丝……她叫吉赛尔，但大家管她叫吉丝……对我来说，这是个小妹妹。”

他的眼睛蓦地湿润起来。他没有理清思路，就接着说下去：“你呀，你是在另一种方式下长大的。首先你是走读生，你已经象昂图瓦纳那样生活，你差不多是自由的。不错，你很理智。”他忧郁地说。

“你不是这样吗？”达尼埃尔严肃地问。

“噢，我呀，”雅克皱着眉头说，“我知道我是个火爆性子，不会是别的样子。因此，我有时要发火，什么也不认，砸碎敲烂，狂呼乱叫，我会跳窗口，或者殴打别人！我告诉你这些是让你了解我的底细，”他添上说，很明显，他在数落自己，以便在阴郁的思想中求得一丝愉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还是别的东西？我觉得同你一起生活，我就不会这样。但拿不稳……

“在家的时候，每晚我回去时，你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个样儿！”停了半晌，他望着远处继续说，“爸爸从不对我有好脸色。在学校里，神甫告诉他，我是个怪物；为了拍马屁，神甫装出教育蒂博先生的儿子要吃足苦头的模样，我父亲在总主教府很有影响，你明白吗？爸爸是好的，你知道，”他忽然冲动地肯定说，“甚至很好，我向你担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是顾着他的事业、他的事务、他的演讲；总是顾着宗教。小姐也是：我所以倒霉，都是上帝在惩罚我。你明白吗？晚饭后，爸爸关在自己的书房里，小姐让我背书，就在吉丝的房间里，她一面安顿小姑娘睡下；而我总是背不出。她甚至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呆在自己房里！他们拆掉了我房里的转换开关，你想象得到吗？为的是不让我碰电器！”

“那么你的哥哥呢？”达尼埃尔问道。

“昂图瓦纳吗，是的，这是个大好人，但他不在家，你明白吗？再说——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严厉的话——但我猜想他也不是那么看重家里的规矩……妈妈死时他已经长大成人，因为他正好比我大九岁；小姐从来对他没有多大约束力。而我呢，是她把我抚养大的，你明白吗？”

达尼埃尔不作声。

"你呀，情况就不同了。"雅克又重复说，"人家懂得怎样对待你，你是在不同的方式下长大的。拿书来说：你呀，你什么书都可以看，在你家里，书柜是不锁的。而我呢，只给我看大厚本的旧书，烫金描红，又有插图，儒勒·凡尔纳一类的作品，满篇废话。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写诗。他们可要找麻烦了，他们看不懂的。兴许他们到学校里告我的密，想更严密地监视我……"

沉默了好半晌。大路离开海边，升上一片橡木和软木的小树林。

达尼埃尔忽然挨近雅克，碰碰他的胳膊。

"听我说，"他的声音变了，带着庄严的低音，"我在想得来。天知道会怎样？我们可能分开。有一件东西我早就想问你要，作为我们友谊的信物和永恒的标记。你答应把你的第一部诗集题献给我吗……噢，用不着写名字，简简单单：献给我的朋友。——你愿意吗？"

"我向你起誓这样做。"雅克挺起胸膛说。他感到自己长大了。

走到树林，他俩在树下休憩。夕阳将马赛的上空烧得殷红。

雅克觉得脚踝肿胀，便脱掉长统鞋，躺在草上。达尼埃尔瞧着他，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他看到那赤裸的脚后跟血红一片，便猛地掉转目光。

"瞧，有座灯塔。"雅克伸出手臂说。达尼埃尔打了个寒战。远方，在海岸边，时断时续的闪光，刺戳着硫磺色的天

幕。达尼埃尔一声不响。

他俩起身上路时天气变得凉爽了。他们早已打算好露宿在灌木丛里。但今夜预示着寒气袭人。

他俩走了半小时，没有交换一句话，终于来到一间刚粉刷过的旅店，巍巍然有好几层楼雄踞海面。大厅照得通明，却空无一人。他俩在纳闷。有个女人看到他俩在门口迟疑不前，便打开了门。她把马灯举到他们面前，灯芯象黄玉一样闪亮。她瘦小，已上年纪，两个金坠子从耳朵垂落到伛偻的背上。

“太太，”达尼埃尔说，“您这儿有两个床位的房间给我们过夜吗？”她来不及问他，“我们是两兄弟，我们要到土伦去找父亲，我们从马赛动身太晚了，今晚赶不到土伦……”

“呃，我说呢！”好女人笑咪咪说。她的眼睛年轻、欢快，一面说一面比划着手。“步行到土伦？你们给我说什么笑话！管它呢！一个房间，是的，两个法郎，马上得付……”达尼埃尔去掏皮夹，“汤在煨着；我给你们端两盆来？”他俩同意了。

这间房是阁楼，只有一张床，被褥是用过的。他俩一致行动，用不着解释，急急忙忙脱了鞋，钻进被窝，衣服不脱，背靠着背。好长时间他俩才睡着，月亮刚刚照亮天窗。在隔壁的储藏室里，老鼠窸窸窣窣地奔跑着。雅克看见一只可怕的蜘蛛在泛白的墙上爬行，消失在暗影中；他发誓守夜不睡。达尼埃尔在脑子里再现那肉欲的罪孽；他的想象丰富了他的回忆；他不敢动弹，浑身是汗，因好奇、厌恶和快意而喘息。

第二天早上——雅克还在酣睡——达尼埃尔想要起床，避开自己的幻觉，这时他听到旅店里有忙乱的声音。他整夜都被他的经历纠缠着，他头一个想法就是别人会因为他的荒唐而拖

他去传讯。事实上，那没有插销的门打开了：这是一个警察，由老板娘领了进来。进门时他的额头碰在过梁上，他脱下了帽子。

“他们是入夜时到的，满身灰尘，”老女人解释说，始终笑嘻嘻，摇着她的耳坠子，“看看他们的鞋吧！他们对我讲了一些荒唐的故事，说是想步行到土伦，我怎会相信！这个瘦高个，”她用手指着达尼埃尔说，手镯碰得叮当响，“他给了我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用来付四个半法郎的房间费和晚饭费。”

警察带着业已明白的神情掸掸帽子。

“得啦，起来！”他吼着说，“说出你们的姓名，还有所有的同伙。”

达尼埃尔迟疑不决。但雅克已经跳下床来：他穿着短裤和袜子，象只好斗的公鸡昂立在那里，仿佛决心要打败这个傻高个，并冲着他的脸叫道：

“我叫莫里斯·勒格朗。他叫乔治。这是我兄弟！我们的父亲在土伦。你们不让我们去找他，真是的！”

几小时后，他们一行进入马赛，拉大车的马小跑着，车两侧站着警察，还有一个无赖，已经上了手铐。拘留所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又沉重地关上。

“进去。”一个警察对他俩说，打开了一个单间牢房，“把你们的口袋翻出来给我看。一切都交给我。你们可以一起呆到吃饭，然后才核实你们的无稽之谈。”

但吃饭前一小时，一个下士来找他们，领到中尉那儿。

“否认也没用，你们被逮住了。星期天以来就在寻找你们。你们住在巴黎：你，大个子，你叫丰塔南；而你叫蒂博。

有家的孩子却象小罪犯一样到处乱跑！”

这尼埃尔一直采取惊慌失措的态度，但他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事情有个了结啦！他的母亲知道他还活着，正等着他。他会请求她原谅，这原谅会消除一切：一切，甚至包括此刻他惊惶不安地想着的心事，这心事他永远不会向别人吐露。

雅克咬紧牙齿，想着他的碘酒瓶和匕首，他在空兜里绝想地捏紧拳头。他脑海里构想出二十个复仇和逃跑的计划。这当儿，军官添上说：

“你们可怜的父母处在伤心绝望之中。”

雅克朝他投以可怕的一瞥，他的脸猛然间抽搐起来，泪如泉涌。他仿佛看到他的父亲、小姐和小吉丝……他的心充满了柔情和悔恨。

“去睡一觉吧。”中尉又说，“明儿，必要的东西都会准备齐全。我等待着命令。”

八

两天以来，贞妮半醒半睡，十分虚弱，但没有热度。丰塔南太太倚窗而立，窥伺着林荫道的声响，昂图瓦纳已到马赛去找那两个逃跑的孩子；他大概在今晚领他们回来，九点刚刚敲过；他们该回来了。

她不寒而栗：是不是有辆车停在家门口？

她已经站在楼梯台上，双手把着栏杆。母狗奔出来吠叫着庆祝孩子归来。丰塔南太太俯下身子：突然间，隐隐约约看到

他来了！这是他的帽子，帽沿遮住了脸，这是他穿着衣服时肩部的动作。他走在头里，后面跟随着昂图瓦纳，他牵着弟弟的手。

达尼埃尔抬起眼睛，瞥见他的母亲；楼梯台的灯就在她头上，照得她的头发泛白，而她的脸没在暗影中。他耷拉着头，继续上楼，感觉到她下楼来迎接他；他提不起腿来；当他整个儿出现时，不敢抬头，大气不出，紧挨着她，额头搁在她胸脯上。他心里十分痛苦，几乎毫无快乐：他多么渴望这一时刻，此时只感到麻木；他终于挣脱身子，受屈辱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而雅克靠在楼梯的墙上，号啕大哭起来。

丰塔南太太捧着儿子的脸，把它拉向自己的嘴唇。没有一句责备：一个长长的吻。可是，可怕的一星期的烦恼忧虑使她的嗓音颤抖，她问昂图瓦纳说：

“他们吃过晚饭吗，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达尼埃尔嗫嚅着：

“贞妮呢？”

“她死里逃生，正躺卧在床，你去看看她吧，她在等你呢……”达尼埃尔便抽身出来，朝房里跑去：“轻一点，小东西，小心，她大病一场呢，你知道……”

雅克的眼泪很快就止住了，不由得对周围投以好奇的目光：这就是达尼埃尔的家，这就是他每天放学回家要爬的楼梯，要走过的前厅，这就是他的妈妈，嗓音温柔得出奇？

“而你呢，雅克，”她问道，“你愿意拥抱我吗？”

“你回答呀！”昂图瓦纳笑吟吟地说。

他推了雅克一把。她丰张开手臂；雅克凑了上去，他的额角就搁在达尼埃尔刚才长时间搁过的地方。丰塔南太太若有所

思，轻轻抚弄孩子褐红色的头发，把强作笑容的脸转向他的哥哥；昂图瓦纳站在门口，好象急于要走，她越过抱住她的孩子的头，同时伸出双手，动作充满真心诚意的感激之情：

“得了，我的朋友们，你们的父亲也在等待你们。”

贞妮的房门打开了。

达尼埃尔一只脚跪着，头搁在被褥上，嘴唇吻着妹妹的手，他紧握着她的手。贞妮哭过了；她伸出手臂，胸部倾斜着越过枕头；脸上呈现出使劲的表情，从眼里可以看出她的消瘦：目光依然是病态的，始终有点儿冷峻、倔强，这已经是妇人的目光，象谜一样，仿佛早就失去青春和平静。

丰塔南太太走近床边；她差一点要俯下身去，拥抱两个孩子，但不能让贞妮吃力，她便叫达尼埃尔起来，陪她到自己房里去。

她的房间照得欢快通明。丰塔南太太在壁炉前备好了茶桌：烤面包片，黄油，蜜，热烘烘地盖在毛巾下面，还有栗子羹，是达尼埃尔爱吃的。茶炊吱吱作响；房间暖和，气氛柔和；达尼埃尔觉得不自在。他用手拒绝了母亲递给他的碟子。她的神情是多么失望啊！

“怎么啦，我的孩子？你今晚不让我同你喝杯茶吗？”

达尼埃尔瞅着她。她有什么变化？她象往常一样，小口喝着滚烫的茶，这张脸背着光，在茶的热气中笑盈盈的，不消说比以前更显疲惫，还是以前那张脸！啊，这个笑容，这长久的凝睇……他忍受不了这么多的温情：他垂下头去，拿起一块烤面包，文绉绉地装作要咬。她越发喜笑颜开；她感到幸福，一声不吭；她无限温柔地抚摸母狗的额角，狗就蹲在她的长裙当中。

他又放下面包。眼睛始终注视地板，脸色苍白地说：

“在学校里，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们说，这些都不是真的！”

达尼埃尔的脑门终于展开了；他抬起眼睛，遇到母亲的目光：当然是信任的目光，但还是带着询问的神情，希冀她的信任得到证实；达尼埃尔的目光以无可辩驳的表情回答了这无声的询问。于是她走过来，神采焕发，悄声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我的大孩子，而是……”

她挺起身子，没有说完：一串钥匙在候见室窸窣作响。她伫立不动，面向那半掩的门。母狗摇动尾巴，不出声地走去迎接来客。

热罗姆出现了。

他满面笑容。

他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神态这样自然，看来别人真以为他住在家里，刚从房里出来。他朝达尼埃尔瞥了一眼，径直走向妻子，吻了吻她的手，她听之任之。一股马鞭草和柠檬的香味在他周围荡漾着。

“朋友，我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我当真很忧虑……”

达尼埃尔带着快乐的神色走近了他。达尼埃尔一向爱他父亲，虽然在孩提时代，他好长时间对母亲表现出热烈的偏爱；如今他还认为，父亲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亲密感情，他没意识到自己对此很满意。

“喔，你在这儿，别人对我说什么来着？”热罗姆说。他托住儿子的下巴，紧蹙眉头凝视着儿子，然后抱吻他。

丰塔南太太一直站在那里。“他要回来的话，”她以前这

样想过，“我就把他赶走。”她的怨恨和她的决心没有消除，但他给她来了个措手不及，他这样洒脱，使人束手无策！她的眼睛离不开他；她不承认他的出现叫她心潮起伏，她对他的目光、他的微笑、他的举止的柔媚魅力，依然多么敏感；他是她要同他过一辈子的男人。她想到钱的问题，她紧紧抓住这个念头，想原谅他的态度怠慢。今天早晨她已经动用自己最后一点积蓄，她等不及了；热罗姆知道这种情况，不用说他给她带来了本月开销的钱。

达尼埃尔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转向母亲那边：他于是惊讶地发现母亲纯洁的面容，他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这样特别、这样亲切，他难为情地扭过头去。他在马赛连纯洁无邪的目光都已失去。

“要责骂他吗，朋友？”热罗姆莞尔一笑说，他的牙齿闪闪发光。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终于用充满报复愿望的嗓音对他说：

“贞妮险些死了。”

他放开儿子，朝她迈了一步，脸色这样惊慌，她马上同意什么都原谅，以消除她预先想让他忍受的这种痛苦。

“她死里逃生，”她嚷着说，“你放心吧。”

她竭力露出笑容，好让他快些平静下来；这笑容实际上是暂时的投降。她意识到了。一切都与她的自尊心相悖。

“你去看看她吧。”她补上一句，注意到热罗姆的双手瑟缩发抖，“不过别弄醒她。”

过了几分钟。丰塔南太太坐了下来。热罗姆踮起脚尖走回来，小心关上了门。他的脸焕发出柔情，但忧虑业已消失；他又笑容满面，眨巴着眼睛：

“你看看她睡着的样子吧！她歪向一边，脸颊压在手上。”他的手指在空中模仿孩子睡着时可爱的姿势，“她瘦了，但反面更好，变得更漂亮了，你说呢？”

她一声不吭。他注视着她，游移不定，随后嚷着说：

“苔蕾丝，你的头发怎么都变白了？”

她站起身，几乎是跑着奔向壁炉。不错，只须两天，她的已经灰白但还呈金黄色的头发，在两鬓和脑门周围都完全变白了。达尼埃尔终于明白，他到家时觉得异样和不可解释的就是这个。丰塔南太太在审视自己，不知作何感想，忍不住感到悔恨；在镜子里，她看到热罗姆就在他身后，他在向她微笑，不知不觉间这微笑给了她安慰。他的模样很开朗，他用手指轻捻着一绺灰白的头发，头发在灯光下飘拂着：

“没有什么更适合你的了，朋友；没有什么更能显出——怎么说呢？你的目光的青春。”

仿佛为了自我解嘲，但尤其是想遮掩暗暗的快乐，她说：

“啊，热罗姆，我度过了多少个痛苦不堪的日日夜夜。星期三医生作了一切尝试，不存什么希望了……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多么害怕啊！”

“可怜的朋友！”他冲动地嚷着说，“我非常忧虑，我回来不容易啊，我在里昂办事，你是知道的。”他说得那么肯定，她不由得思索了一下，“我一下子忘了，你没有我的地址[illegible]天一夜就回来了；我甚至废了回来的车票。”

这当儿他想起他好久没给苔蕾丝钱了。三个星期以前，他[illegible]他估摸了一下兜里有多少钱，禁不住做了个鬼脸[illegible]这样解释[illegible]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做成大笔生意，没签订任何重要合

同。我抱希望抱到最后一天，结果空手而归。这些里昂的大银行家做生意真不爽快，太疑神疑鬼！”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旅行。他编得天花乱坠，却有条不紊，象故事家那样说得生动有趣。

达尼埃尔听着他说：他头一遭对着父亲感到某种羞愧。毫无缘由，也毫无表面的联系，他想起马赛那个女人对他说起的那个男人，用她的话说，是她的“老头”，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一个生意人，她解释说，他总是下午来，因为晚上身边“没有他真正的女人”，他是从不出门的。他母亲在听着，她的脸孔这会儿在他看来，也是难以猜测的。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母亲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她能看透达尼埃尔没说出来的思想吗？她带着点儿不满急促地说：

“得啦，你去睡觉吧，我的孩子；你累坏了。”

他听从她的吩咐。正当他弯下身拥抱她时，他仿佛看到可怜的女人被大家抛弃，而贞妮快要咽气。都是因为他的过错！他的温情由于他对她造成的痛苦而增加。他拥抱着她，在她耳畔悄悄说：

“请原谅。”

自打他回家后，她就等着这句话，但她感觉不到幸福，如果他早一点说，那她是会感到高兴的。达尼埃尔感觉到这点，怨恨起他的父亲。丰塔南太太也意识到儿子的举动，但她埋怨的是儿子当他们俩在一起时不及早对她认错。

半是调皮，半是贪吃，热罗姆走到托盘那里，故意噘起嘴察看着说：

“究竟给谁准备的，那么多美味可口的东西？”

他的笑是造作的：他的头向后仰，使得瞳仁转到眼角，硬

憋出三声“哈！哈！哈！”

他拖过来一张凳子，靠到桌边，拿起了茶壶。

“别喝这茶，已经不热了。”丰塔南太太说，一面又点燃茶炊。他持异议。“让我来。”她严肃地说。

只剩下他们俩。为了看着茶壶，她走过来，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柠檬和马鞭草的强烈气味。他朝她抬起头，笑眯眯的，表情很温柔，很内疚；他手里拿着面包片，象个小学生，空着的那只手挽住妻子的腰肢，那种无拘无束流露出是情场老手。丰塔南太太猛地挣脱了；她害怕自己会软弱。他一缩回手臂，她又过来烧好茶，然后重又离开。

她凛然不可侵犯，却又愁容满面；她最强烈的怨恨在不知不觉之间后退了。她在镜中偷偷观察他。他琥珀的脸色，杏仁般的眼睛，健美的体态，直至他的穿着有点异国情调的讲究，这一切给他的倦慵以某种东方的韵味。她回忆起订婚那时节，她曾在日记中写过：“我的亲爱的人象印度王子一样美。”她凝视着他，仍然是过去那种目光。他斜坐在很矮的椅子上，双腿伸到火边。他用修整过指甲的手指尖往烤面包上一块块涂黄油，再涂上蜜糖，胸部俯向碟子，大口咬着面包。吃罢，一口咽掉茶，象跳舞家那样轻捷地站起来，走去躺在安乐椅里，看起来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就象昔日一样生活在这里。他抚摸着皮斯，它跳到他的膝上。他左手的无名指戴着一只很大的玛瑙戒指，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这是一种古老的雕刻碧玉，一个乳白色的加尼梅德*像在深黑色的衬底下突现出来。

---

* 加尼梅德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王子、宙斯化作鹰把他劫到奥林匹斯山为众神作司酒人。

年深月久磨薄了指环，每次手一动，戒指都要在指节中间滑来滑去。她窥视着他的动作。

“能让我点上一根香烟吗，朋友？”

他依然是老样子，十分潇洒。他说“朋友”这个字有一种独特的方式，让尾声消失在唇边，有如一吻。银制香烟盒在他的指间闪烁发光；她又听到突突的几下，他把香烟送到髭须下面之前，总要在手背敲一敲。她也认出青筋突起的长手，火柴倏地着了，火焰象两个透明的贝壳！

她竭力平静地收拾好茶桌。这个星期把她累垮了，正当她需要鼓起全部勇气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一点。她坐了下来。她不知如何是好，理解不了上帝的安排。上帝难道不是把她安置在这个罪人身边吗？他在放荡的时候，依旧能接受善良，使她希冀有朝一日看到他改恶从善。不，当前的责任是保住家庭和两个孩子。她逐渐振作起来。她觉得自己出乎意料地坚定，不啻是一种鼓舞。热罗姆不在时，她在祈祷中心境豁然开朗之际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改变的。

热罗姆有好半晌在默默注视着她，后来他的眼神呈现出强烈真诚的表情。她熟悉他这种似笑非笑，这种审慎的目光；她害怕起来；因为她马上几乎不由自主地猜出了这副易变的脸孔的含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但她的直觉最后总是达到了极限，再往下她的洞察力就陷入流沙之中了；她常常琢磨：“他内心是怎样的呢？”

“是的，我明白。”热罗姆带着洒脱的忧愁开始说，“你对我作了严厉的评断，苔蕾丝。噢，我理解你，我太理解你了。如果不是关系到我自己，我也会象你一样评断，我会想：这是一个无耻之徒。是的，一个无耻之徒——咱们至少有勇气

遮样说。啊，怎么向你解释这一切呢？”

“何必呢，何必呢……”可怜的女人打断说，她的脸不会作假，在哀求着。

他仰倒在安乐椅里，抽着烟；二郎腿懒洋洋地摇晃着，露出了脚踝。

“放心吧，我不争辩。事实俱在，他们会谴责我。可是，苔蕾丝，除了映入眼帘的解释以外，兴许还有别的解释呢。”他忧郁地微笑着。他喜欢对自己的过错强词夺理，提出道德方面的论据，或许他是这样来满足身上残存的新教精神。他接着说：“一个坏行动时常有不坏的动机。人们看来是想粗暴地满足一种本能；实际上，有时，甚至是经常，人们要向内心好的情感让步——比如怜悯。因此，就要使所爱的人痛苦，有时，是因为怜悯另一个地位低下、遭到遗弃的人，他以为稍稍关心一下，就足以搭救……”

她仿佛瞥见码头上那个小女工在呜咽。其他回忆纷至沓来，玛丽埃特、诺艾米……她盯着那双摇来晃去的漆皮鞋，鞋上灯的反光忽明忽灭。她回想起新婚燕尔时他那些做生意的紧急晚宴，事先她不知道，到天亮他才回来，然后关在房里，睡到傍晚。封封匿名信她浏览一遍就撕碎，烧掉，乱踩，但怎么也不能减轻病毒的肆虐！她见过热罗姆怎样勾引女仆，一个个诱骗她的女友。他使她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她想起最初她还壮着胆斥责他，想起正直而宽容地劝说的谨慎场面，她面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躲躲闪闪，带着新教徒的愤怒，闭眼死不认帐，忽面又变成顽意一个，笑嘻嘻地起誓他决不再犯。

“因此，瞧，”他继续说，“我亏待了你，我……是的，是的！咱们不用害怕字句。可是我爱着你，苔蕾丝，真心爱

君，我尊敬你，我为你抱不平；我敢起誓，不止一次，毫不犹豫，什么也比不上这爱情，唯一在我心中扎根的爱情！

“啊，我的生活是丑恶的，我不争辩，我感到羞耻。但说真的，朋友，请相信我，如果你根据我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我，那你就错了，而你是这样公正无私。我……我不就是犯过错的那个人。我不会解释，我只感到你不会相信我的话……这一切比我能够表达的复杂一千倍，我自己也只能窥见一星半点……”

他住了口，脖颈前冲，目光凝望远处，似乎他竭尽所能也无法表达出他的生活的真相，以致精疲力竭。半晌，他抬起了头，丰塔南太太感到她脸上掠过热罗姆一晃即过的目光；这目光表面上轻描淡写，其实能够在所过之处攫住别人的眼神，可以说咬住不放，仿佛在摆脱之前粘住了一会儿：有如磁力吸住、提起又放下一个太重的铁块一样。他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遇和分开。“你也一样，”她在思忖，“难道你的生活也不称心？”

她耸了耸肩。

“你不相信我。”他咕哝着说。

她竭力用冷漠的声调说：

“噢，我很愿意相信你，以往我相信过你多少次，但这无关紧要。不管有罪没罪，有责任没责任，热罗姆，你已经犯下了罪，天天要犯，将来还要犯——不能长此以往……我们还是分手吧。最终我们是要分手的。”

四天以来她深思熟虑，说这些话时语气干巴巴的，热罗姆对此不会误解。她看见他惊愕、痛苦，便赶紧说下去：

“眼下有孩子。他们还小，不懂，我一个人……”（正当要说“受罪”这个词时，羞耻心止住了她。）“你给我造成了痛苦，热罗姆，但如今它损害的不再是我，我孤单单地生活在

……爱之中；痛苦同你一起进门，存在于我们家的空气中，在我的孩子呼吸的空气中。我会忍受不了。瞧瞧达尼埃尔这个星期干了些什么。上帝原谅他，正象我原谅了他给我造成的创伤！他会内疚的，他的心仍然正直无疵。”她的目光含有自豪的近乎挑战的闪光，“但我有把握，你的榜样助长了他行为不轨。如果他不是看到你三天两头……为了事务不露面，他会这么轻易，不考虑我的焦灼不安，就离家出走吗？”她站起身，朝壁炉蹒跚地迈了一步，瞥见了自己的白头发，往丈夫那边前倾着身子，却并不看他：“我深思熟虑过，热罗姆。这星期我痛苦不堪，我祈祷，我思索。我甚至不想责备你。但今天晚上，我筋疲力尽，没有力气。我只请求你正视现实；你要承认我有理，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共同生活……”她又接着说，“我们共同生活所剩下的，所剩无几。热罗姆，这也是多余的。”她挺直身子，把手放在大理石上，一字一顿，胸部和手也随之起伏：“我——再——不——愿——这样——下去。”

热罗姆一声不响。她还没离开，他已经溜到她脚边，脸颊靠着她臀部，宛如一个孩子硬要得到原谅那样。他嗫嚅着说：

“我能同你分离吗？我能没有孩子们生活下去吗？我会开枪自杀！”

她险些想露出笑容，他脸上装得多象孩子气。他已捏住苔蕾丝的手腕，她的手就垂在长裙上，他吻遍了它。她抽出手来，用指尖抚弄着他的脑门，动作心不在焉，懒洋洋的，就象一个母亲的动作，表明无法挽回的冷淡。他误解了，抬起头来；但细察过她的脸，他明白了，他上了钩。她旋即走开。她伸手去取床头柜上的旅行钟。

“两点了！”她说，“太晚了！我请你……明儿见。”

他朝钟瞥了一眼，又看看那铺好的大床，上面只放着一个枕头。

这当儿，她添上说：

“劳驾请去找辆车。”

他做了个含混的、惊异的动作；他根本没想过今晚还要离开。难道他不是在家里吗？他的房间总是安排好，随时等待着他；他只要穿过走廊就是了。多少次他不都是走了四天、五天、六天，在深夜回家？他吃早饭时才露面，穿着睡衣，刚刮胡子，高声说笑，以消除孩子们身上默默无言的不信任，对此，他不知是怎么回事。丰塔南太太明白这一切，她从他的脸容看出他转悠的念头，但她不作妥协，打开了通向前厅的门。他走了出去，心里十分羞惭，但步伐象个告辞的朋友。

他穿上大衣的时候，心里想，她没有钱。他毫不游移地留下口袋里剩下的几张钞票，虽然他无法再弄到其他津贴费；但想到这样一来或许会改变他离家的结果，她收下钱说不定就不会随心所欲地坚决赶他走了。这个想法他非常敏感地一闪即过；尤其他生怕若蕾丝猜到了他的算计。他仅仅说：

“朋友，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

她想到决裂的决心，然后是那笔讲定的钱款，便马上回答：

“明儿见，热罗姆。明儿我会接待你，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聊聊。”

于是他决意大大方方地走，他捏住她的指尖，送到嘴唇上。他们之间有一小会儿踟蹰不决。但她抽回了手，打开楼梯口那扇门。

“那末，再见，朋友……明儿见。”

她看了他最后一眼，他脱了帽子，下了几级楼梯，朝她点点头，微笑着。

门关上了。丰塔南太太又是单独一个人。她的脑门靠在门框上；便门轻轻的碰撞使安睡的房子颤动着，传到她的脸颊。一只淡素的手套落在她面前的地毯上。她不经思索便把它捡了起来，送到嘴上，呼吸它的气味，想通过皮革和香烟混合的气味闻到她深谙的更微妙的香味。随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动作，她脸红了，让手套又掉下来，她猛地转动把手，冲到黑暗中，摸索着跑到孩子们的房间里，想好好听听他们睡着的呼吸声。

九

昂图瓦纳和雅克重新登上马车。马儿不肯往前走，仿佛在用蹄子当响板踢旭碎石路面。马路幽暗。一股发霉床单的气味在马车厢的黑暗中散发出来。雅克哭泣着。疲惫，不用说还有那个带着慈母微笑的太太的拥抱，终于使他陷入悔恨之中，他怎么回答父亲的问话呢？他感到支持不住，并已明显流露出来，便倚在哥哥肩上，等不适过去；他哥哥搂住他。他们之间消除畏畏缩缩的状态这还是第一次。

昂图瓦纳想说话，但他微不到不顾尊严，他的声音有点勉强的善意，倒显得粗暴：

“得啦，老弟，得啦……事情过去了……何必这样呢……”

他打住了，只满足于把小弟弟的胸部搂在怀里。但他的好奇心在怂恿着他说下去：

“嗨，你怎么会这样？”他越加温柔地说，“发生了什么事？是他把你拖走的吗？”

“噢，不。他不愿意走。是我，是我一个人想走。”

“那末为什么呢？”

没有回答。昂图瓦纳笨拙地继续说：

“你知道，我了解这种事，在学校里的来往。你可以把事情都告诉我，我知道怎么回事。是不由自主被拉走了……”

“他是我的朋友，就这么回事。”雅克喘着气说，没有离开他哥哥的肩头。

“可是，”那一个大着胆子说，“你们一起干的……是什么？”

“我们交流思想。他安慰我。”

昂图瓦纳不敢再深入下去。“他安慰我……”雅克的嗓音令他揪心。他想说：“你心里很难受吗，弟弟？”这当儿雅克执拗地补充说：

“还有，如果你想什么都知道的话：他给我改诗。”

昂图瓦纳反驳说：

“啊，这个，很好，我很高兴，你看，我很高兴你是诗人。”

“当真？”孩子说。

“是的，很高兴。我都知道了。我已经看过你的诗，我有时看到诗随处乱放。我没有对你提起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聊过，不知为什么……有的诗我很喜欢：你肯定有才能，应该好好利用。”

雅克倚得很紧：

“我非常喜欢作诗，”他嘟哝着说，“为了我喜欢的好诗，我可以献出一切。丰塔南借给我书看——你不会对别人说吧，不对任何人说吧？——他让我看拉普拉德、苏利·普鲁多姆*、拉马丁、维克多·雨果、缪塞的作品……啊，缪塞！你知道这诗句：

> 傍晚苍白的星星，远方的使者
> 你的脑门从落日的面纱中露出，
> 闪闪发光……**

“还有：

> 我一直与之共眠的姑娘，
> 噢，上帝，她早已离开我到了你的床第，
> 我们至今还难舍难分，她半死不
> 活，而我奄奄一息……***

“还有拉马丁的《十字架》，你知道这诗句：

> 我在他气息奄奄的嘴上摘下你，
> 他呼出最后一口气，作最后诀别……

---

* 拉普拉德（1812—1883），法国诗人；普鲁多姆（1839—1907），法国诗人，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 摘自缪塞的《垂柳》一诗。

*** 摘自雨果《历代传说》中《安睡的博丝》一诗。

“真美，嗯，流畅自如！每次都使我发狂。”他的心感情洋溢。“在家里，”他接着说，“没有人理解，我拿得稳，要是有人知道我作诗，要对我纠缠个没完。你同他们不一样，”他把昂图瓦纳的手臂搂紧在胸前，“我早就感觉到；只不过你什么也不说；你常常不在家……啊，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我感到如今我有两个朋友，而不是一个！”

“敬礼，恺撒，这就是蓝眼睛的高卢姑娘……”昂图瓦纳微笑着背诵。

雅克闪到一边：

“你看过笔记本！”

“得啦，你听着……”

“爸爸呢？”孩子嚷着说，嗓音象裂帛似的。昂图瓦纳支支吾吾地说：

“我不知道……或许他看过一点……”

他没能说完。孩子埋在车厢尽里，在坐垫上打滚，双手捧着头：

“真卑鄙！神甫是个密探，混蛋！上课时我会对他点明，冲他叫喊，啐他一脸！把我赶出学校，我不在乎，我还会逃走！我会自杀！”

他跺脚顿足。昂图瓦纳不敢吭气。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埋在角落里，蒙住眼睛；他的牙齿格格打颤。他的沉默比他的愤怒还要骇人。幸亏这时马车走到圣徒神甫路；他们到家了。

雅克头一个下车。昂图瓦纳一面付钱，一面盯着他弟弟，生怕他趁黑夜跑掉。但孩子好象神情沮丧；他的脸象街上的顽

童，旅途的劳累在脸上留下印痕，忧思忡忡，表情呆板，眼睛下垂。

"摁铃吧，好吗？"昂图瓦纳说。

雅克一言不发，动也不动。昂图瓦纳让他进门。他柔顺地听从了。他甚至不去考虑守门女人弗吕林大妈的好奇。他被自己显而易见的无能为力压得抬不起头。电梯载着他，象根麦秸一样，把他置于父亲的管教之下；到处都是一样，他无法抗拒，成了家庭、警察和社会机构的囚徒。

待他走到楼梯台，看到前厅通明，象他父亲宴请宾客的夜晚那样，他感到周围是一片熟识的习惯气氛，不禁生出柔情；他看到小姐比先前更加瘦削、更加颤颤巍巍，一瘸一拐地从候见室朝他走来，他真想扑过去，几乎毫无怨尤地投入朝他张开、穿着黑毛织物的枯瘦手臂中。她抓住他，心肝宝贝似地抚摸他，而她的颤悠悠的嗓音尖利地响着：

"多大的罪孽！没有心肝！你想叫我们忧伤而死吗？上帝呀，多大的罪孽！你没有心肝了吗？"她的象喇嘛一样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书房的双扇门打开了，父亲出现在门口。

他一瞥见雅克，禁不住激动起来。但他抑制住，合上眼皮；他仿佛在等待有罪的儿子扑到他脚边，象格勒兹* 的画那样，这幅雕刻就挂在客厅。

儿子不敢这样做，因为书房也象过节一样灯火辉煌，两个女仆出现在祈祷室的门口，蒂博先生穿着礼服，虽然已到穿晚

* 格勒兹（1725—1805），法国作家，他根据《圣经》传说画过一幅《浪子》。

服的时间：那么多不寻常的事使孩子呆住了。他从小姐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后退几步，伫立不动，耷拉着头，不知等待什么，他心里充溢着柔情，他真想痛哭，也想哈哈大笑！

但蒂博先生的第一句话好象是要把他赶出家去。而对那么多人，雅克的态度一时间使他所有宽恕的想法都消失了；为了制服这个逆子，他装出完全淡然置之的态度：

"啊，你回来了。"他只冲着昂图瓦纳说，"我开始觉得很惊讶。那儿一切都顺利吧？"昂图瓦纳点点头，他走过去握紧父亲伸给他的软乎乎的手，"谢谢你，亲爱的，免得我跑一趟……这种事真丢脸！"

他踌躇了一下，还在希望有罪的孩子冲动起来，他瞥了女仆们一眼，又瞥了孩子一眼，雅克阴郁地注视地毯。于是他决意发火，板着脸说：

"我们打算从明儿起采取措施，不让同类的丑事重演。"

小姐朝雅克迈了一步，想把他推到他父亲怀里——雅克没有抬头，但捉摸到了，他等待着自己的最后一次得救机会——蒂博先生伸出手臂，威严地止住小姐：

"让他去！让他去！这是个无赖，铁石心肠！他值得我们为了他担惊受怕吗？"他又冲着昂图瓦纳说，昂图瓦纳正寻找机会插进来，"昂图瓦纳，亲爱的，劳驾你今晚再替我们照看点这个无赖。明儿，我答应你，让你摆脱开他。"

只听见悉窣的响声：昂图瓦纳走近他父亲；雅克胆怯地抬起了头。蒂博先生以不容辩驳的口吻继续说：

"喂，你听到我的话吗，昂图瓦纳？把他带回房里。这件丑事拖得太长了。"

昂图瓦纳带着雅克从他面前走过，消失在过道里，女仆们

也沿着墙溜掉，好象是在行刑柱的道旁。蒂博先生一直闭着眼睛，这时回到书房，关上房门。

他穿过房间，便走进卧室。这是按他父母亲卧室布置的房间，他孩提时在卢昂附近父亲工厂的楼里看到过这样布置，他继承了工厂以后，到巴黎来做法律工作时原样搬来：桃花心木的五斗柜，伏尔泰式圈椅，蓝棱纹布窗帘，还有那张床，先是他父亲，继之是他母亲，先后在上面死去；基督像挂在祈祷跪凳前面，那块跪毯是蒂博太太绣的花，几个月前，他亲手把基督像放在她合十的手里。

他又是一个人，这个胖子的肩膀圆滚滚地耷拉下来；疲倦的假面具仿佛从他脸上落下，他的脸容显得朴实，酷似他孩子的肖像。他走近祈祷跪凳，从容地跪下。胖墩墩的手象往常那样利索地交叉捏着：他的动作有舒坦、秘密、孤独的意味。他抬起毫无生气的脸；他的目光在眼睫毛下闪射而出，直愣愣望着十字架。他把自己的失望这新的考验袒露给上帝，从他失却怨恨的心底里，他象一个做父亲的那样，为小迷途者祈祷。他从椅枕下的经书中拿起他的念珠——他第一次领圣体时的念珠，经过四十年的摩挲把玩，珠子已能自动在他的指间滑动。他又合上眼睛，脑门保持朝基督像前倾。在生活中，从来没人见过他这发自内心的微笑，这朴实幸福的脸孔。嘴唇念念有词，使下垂的脸颊颤动着。他的头有规律地耸动，要将脖子伸出衣领，仿佛在上帝的宝座脚下摇晃香炉。

翌日，雅克独自一人坐在凌乱的床上。这个星期六的早上又不是假日，他要在房间里度过，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到学校、历史课和达尼埃尔。他倾听清早的响动，他并不熟悉，觉

得不怀好意；他听到扫帚扫地毯的声音，房门被风吹得砰砰响。他没有气馁，不如说很激动，但他无法行动，加以这个家笼罩着的神秘的威胁气氛，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恼。他寻找过机会，象要彻底解脱那样，表现献身精神，作出英勇的荒唐的牺牲，能使他一下子用尽这过多地窒息他的温情。不时地他由于对自身的怜悯而抬起头来，他有一会儿品味着这反常的快感，由未感觉过的爱、恨和骄傲组成的快感。

有人在转动锁把。这是吉赛尔。别人刚给她洗过头发，乌黑的鬈发在肩上已晾干了；她穿着内衣和裤子；她的脖颈、手臂和小腿都是褐色的，肥大的短裤，小狗一样的漂亮眼睛，湿润的嘴唇，蓬乱的头发，这一切看起来模样象个小阿尔及利亚人。

“你要干吗？”雅克没好气地问。

“我来看你。”她凝视着他说。

她十岁的年纪在这个星期捉摸出许多事情来。雅各终于回来了。但一切还未恢复秩序。她的姑母正在给她梳头，刚被蒂博先生叫去，让她呆在那里，吹干头发，还要听话。

“刚才是谁揌铃？”他问。

“神甫先生。”

雅克皱了皱眉。她爬上床去，呆在他旁边。

“可怜的雅各。”她悄声地说。

这种怜爱教他心里非常好受，为了感谢她，他把她抱在膝头吻她。但他的耳朵在谛听着。

“快走，有人来了！”他低声说，把她推往走廊。

他刚刚来得及跳下床来，打开一本语法书。韦卡尔神甫的嗓音在门后响起来：

"你好，我的小乖乖。雅各在里而吗？"

他走了进来，站在门口。雅克垂下眼睛。神甫走近来，揪住他的耳朵说：

"这下子可好啦。"

但看到孩子板着脸，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他对待雅克总是十分谨慎。他对这个经常迷途的羔羊怀有一种偏爱，掺杂着好奇心和尊敬；他能明辨这孩子身上潜伏着多大的才能。

他坐下来，叫孩子走到他而前：

"你至少请求过你父亲原谅吧？"他说，虽然他一清二楚事情是怎样的。雅克不满意他这样装假，对他睃了一眼，表示没有的意思。停了半晌。

"我的孩子，"教士用难过的、有点迟疑的嗓音继续说，"这一切使我很难受，我并不隐瞒。尽管你不守纪律，至今我一直在你父亲图前袒护你。我对他说：'雅各心地善良，他很有潜力，咱们耐心等待吧。'但今天我不知如何说是好，更严重的是，我不知怎么看待。关于你，我知道的事是我永远不敢揣想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我心里在想：'他会有时间考虑的，他会回来向我们忏悔的；没有什么过错不能用真诚的忏悔来赎罪。'事实相反，你回来后这副难看的而孔，毫无悔恨的表示，没有一滴眼泪。你可怜的父亲这回可泄了气：他叫我心里不好过。他纳闷，你究竟堕落到什么地步，你的心是不是完全变得冷酷了。说实话，我也这样琢磨来着。"

雅克在裤兜里攥紧拳头，下巴颏儿紧压着胸脯，不让哽咽从喉咙里迸发出来，不让脸上的肌肉有所透露。惟有他才明白，他没请求宽宥心里有多痛苦，如果他得到达尼埃尔所受的迎逐，他会流出多么痛快的眼泪！不！既然已经这样，他就不让

任何人觉察到他对父亲的感情。这种强烈的爱夹杂着怨恨，自从他失去了互爱的希望，就好象变得格外旺盛！

神甫住了口。他脸容的安详使得他的沉默变得分外压抑人。随后，目光瞧着远处，他直截了当地用朗诵的嗓门念了起来：

“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但是，小的那个收拾他拥有的一切，离家到遥远的异域；在那儿他生活浪荡，花光了钱财。荡尽吃光之后，他回到家里，心想：我站起来走过去对父亲说：父亲，我触犯了天条，在你眼里我再不配作你的儿子。于是他站起来，走向他父亲。还离得很远时，他父亲瞥见了他，不禁怜悯起来，便跑过去抱紧他，亲吻他。但儿子对他说：父亲，我触犯了天条，在你眼里我再不配作你的儿子……”*

这时，雅克的痛苦超过了他的意志：他泪如雨下。

神甫改变了语气：

“我知道你的心还没有变坏，我的孩子。今儿早上我为你念了弥撒。那么，象浪子一样去找你的父亲吧，他会怜悯你的。他也会说：让我们高兴吧，因为我的儿子，他就在这儿，过去失了足，但现在回头了！”

于是雅克想起来，前厅的灯为他的归来大放光明，蒂博先生还穿着礼服，想到自己兴许使家里人对过节一样的准备感到失望，这时，他格外激动。

“我还想对你说另一件事，”教士抚摸着孩子褐色的头发，又说，“你父亲对你作出了一个严重的决定……”他犹豫

* 这个浪子故事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了一下，字斟句酌，抓耳挠腮，那对扇风耳向脸颊弯过来，又象弹簧一样弹回去，变得通红；雅克不敢动弹。“一个我赞成的决定，”神甫强调说，食指放在嘴唇上不懈地找寻孩子的目光，“他想打发你离开我们一段时间。”

“到哪儿？”雅克憋着嗓门嚷了起来。

“他会告诉你的，我的孩子。不管你怎么想，必须接受一颗后悔的心的制裁，这个措施是为了你好。或许一开始你一人整天形影相吊有时会觉得难挨；这种时候，你要记住，对一个好基督徒来说，是没有孤独的，上帝不会抛弃信仰他的人。得了，拥抱我吧，去请求你父亲原谅。”

过了一会儿，雅克回到自己房里，满面泪痕，目光如火。他走到镜子前面，狠巴巴地盯着自己的眼睛深处，仿佛他需要面对一个活人的影像，发泄自己的仇恨和怨尤。他听到过道有人走路的声音；他门上的钥匙取走了。他把椅子垒起来，堵住了房门。然后奔到桌边，用铅笔写了几行字，把这张纸塞到信封里，写上地址，贴上邮票，再站起身来。他宛若失去了理智。这封信交给谁？他周围只有敌人！他打开一点窗户。早晨灰蒙蒙的；街上阒无人迹。那边，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孩子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雅克把信扔下去，信回旋往下，落到人行道上。他赶忙退回去。待他壮着胆重新把头伸出窗外时，信已经不见了；老太太和孩子已经走远。

他精疲力竭，犹如陷阱中的困兽，发出一声长叹，滚到床上，脚抵着木头床架，身子由于无能为力而愤怒得震颤，咬住枕头，好憋住叫喊；他还有足够的意识，不想让旁人看到他的绝望。

晚上，达尼埃尔收到如下一封信：

我的朋友：

我唯一的爱，我生命的安慰和美的象征！

我写这封信就象写遗嘱。

他们把你同我拆散，同一切分离，马上要把我送走，我不敢告诉你怎么回事，我不敢告诉你我到哪儿！我为父亲感到羞耻！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再看到你，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有你才能使我感到温暖。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

如果他们使我太不幸，太恼恨，我会自杀的。那时你可以对他们说，我是特意自杀的，是他们造成的！但是，我爱他们！

我辞世之前只想着你，我的朋友！

永别了！

（1920年7月至1921年3月）





一

打从去年昂图瓦纳把那两个潜逃的学生领回家后，他再没到过丰塔南太太家；但女仆认出是他，尽管已是晚上九点，还是爽快地带着他进了屋。

丰塔南太太在卧室里，她的两个孩子呆在她身边。她坐在壁炉前，胸部挺直，正在灯下高声朗读一本书；贞妮埋在一张安乐椅里，绕着自己的辫子，双眼凝视着炉火，谛听着；达尼埃尔离得远远的，翘起二郎腿，膝盖上放了一个画夹，画好一幅他母亲的木炭素描。昂图瓦纳在门口的暗影里伫立了一会儿，感到自己的拜访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眼下不是掉转脚跟的时候。

丰塔南太太的欢迎有点儿冷淡，尤其是她显得很惊讶。她扔下孩子们在房里，把昂图瓦纳带往客厅；她一明白他到来的原因，便站起身去找她的儿子。

达尼埃尔如今看来有十七岁，虽然他只有十五岁：一抹胡子的暗影衬托出嘴巴的轮廓。昂图瓦纳不安地正视着小伙子，他那带着点咄咄逼人的神态仿佛在说："我呀，你知道，我不会拐弯抹角。"象过去一样，一旦他面对着丰塔南太太，有种隐秘的本能便促使他有点过分地摆出这种坦率的姿态。他说：

"是这样，我来是为了找你。昨天我们相遇使我考虑再

三。”

达尼埃尔显得很惊诧。

“是的，”昂图瓦纳继续说，“我们只交谈了几句话，你匆匆有事，我也是；但我觉得……我不知怎么说好……你根本没有问我雅克的情况：我由此得出他给你写了信。对不？我甚至疑心他写信告诉你的事连我都不知道，而我是需要知道的。不，等一等，听我说完。雅克在去年六月离开了巴黎，眼下快到四月了，他在那儿不久就要满九个月。我没有再见到他，他没给我写信；但我父亲常常见到他。我父亲告诉我，雅克身体健康，十分用功；远离家庭和纪律约束已经产生良好的效果。我父亲会搞错吗？别人在欺骗他吗？打从我们昨天相遇，我突然感到不安。我有一个想法，兴许他在那儿很不幸，由于我一无所知，我不能去帮助他，这个想法使我忍受不了。于是我想到干脆来找你。我来求助于你对他的爱。这并不是要你吐露贴心的话。他准定写信告诉你那儿的情况。只有你能使我放下心来——或者能使我起参预作用。”

达尼埃尔无动于衷地倾听着。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拒绝这次谈话。他仰着头，瞧着昂图瓦纳，慌乱的心情使他的目光变得严峻。随后，他有点困窘，便转身对着他母亲。她注视着他，对他的态度感到愕然。等了很久，她终于作了个毅然决然的手势，微笑着说：

“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吧，孩子。说出真话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于是达尼埃尔也作了一个同样毅然的手势，下定决心说出来。是的，他时常收到蒂博的来信；信愈来愈短，介绍越来越少。达尼埃尔知道，他的同学寄宿在外省一个正直的教师家

里，但在哪儿呢？信封上打着北方邮递网的平信邮戳。兴许在准备中学毕业会考？

昂图瓦纳竭力不流露出自己的惊愕。雅克出于什么原因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隐瞒真情实况呢？出于羞耻？不消说，正是出于羞耻，蒂博先生才掩人耳目，把监禁他儿子的克卢伊教养院说成“瓦兹河边的教会学校”。昂图瓦纳的脑海骤然掠过一丝怀疑：这些信或许是别人让他兄弟笔录下来的。大概有人威吓这个小家伙吧？他想起博丰的一份革命报纸发动的一场运动，犀利地揭露“社会保管事业”：蒂博先生在这件诽谤案中驳斥了这些谎言，完全据理获得了胜诉；可是究竟怎样呢？

昂图瓦纳确实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问：

“你愿不愿意给我看其中的一封信？”

看到达尼埃尔脸红了，纵然有些晚，他还是露出微笑，表示歉意：“只看一封？不管是哪一封……”

达尼埃尔一言不发，也不用目光询问母亲，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昂图瓦纳单独同丰塔南太太呆在一起，又产生从前感受过的印象：浑身不自在，很好奇，感到她的吸引力。她注视着前面，似乎什么也没想到。但可以说，她在身旁足以激发昂图瓦纳的内心活动和洞察力。在这个女子周围，空气具有一种特殊的传导性。此时，昂图瓦纳准确无误地感到她身边飘荡着一种非难的气息。他不会搞错。既然她不知道雅克的命运，她不会准确地责备昂图瓦纳和蒂博先生，但回想起自己唯一的一次走访大学路，她便产生这个印象：那儿发生的往往不会是好事。昂图瓦纳捉摸出她的心思，近乎赞成她的想法。倘若有人胆敢批评他父亲的品行，他本来会嚷嚷起来；可是，这会儿他在内

心却站在丰塔南太太一边，反对蒂博先生。他没有忘却，去年在他头一遭经历过丰塔南家所沐浴的气氛以后，回到家里，有好几天，家中的空气他觉得难以呼吸。

达尼埃尔回到客厅，他递给昂图瓦纳一封信，信封不堪入目。

“这是第一封，也是最长的一封。”他说，坐了下来。

我亲爱的丰塔南：

我在新居给你写信。你不用给我回信，这儿绝对禁止通信。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好。我的教师不错，待我十分和蔼，我非常用功。我有许多也很可爱的同学。我的父亲和哥哥每星期日来看望我。你瞧，我一切如意。我亲爱的达尼埃尔，以我们友谊的名义，我希望你不要严厉责备我的父亲，你不明白所有的情况。我呢，我知道他非常好，他让我远离巴黎做得很对，我在巴黎的中学里会失去光阴，现在我自己承认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不把我的地址写给你，以免你写信给我，因为在这儿，这会给我带来可怕的后果。

一有可能，我还会写信给你，我亲爱的达尼埃尔。

雅克

昂图瓦纳看了两遍这封信。如果他不是从某些特征上认出他兄弟的字体，他会怀疑这封信出自雅克之手。信封上的收信地址是另一个笔迹：一个歪歪扭扭的、游移不定的、脏里巴几的乡下人字体。形式和内容都一样使他困惑不解。为什么采取

这种欺骗手段？我的同学们！雅克生活在单身宿舍里，在这个有名的“专用楼”中，那是蒂博先生为良家子弟在克卢伊教养院里建造的，常年空空荡荡。雅克不能同任何人说话，除了给他送饭和领他散步的仆人，以及从孔皮埃涅请来每星期给他上两三次课的教师以外。我父亲和我哥哥来看望我！蒂博先生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前往克卢伊，主持理事会，这一天，在临走之前，他确实将儿子召到会客室来谈一会儿。至于昂图瓦纳，他在暑假曾表示过想去探望弟弟，但蒂博先生不同意，他说：“你弟弟眼下接受的一套教育，重要的是保持孤独的一贯性。”

昂图瓦纳的手肘搁在膝盖上，手里翻弄着信。他很长时间没有休息好。他蓦地感到不能自持，非常孤单，差点儿要把一切都告诉给这个他偶然认识的明智的女人。他朝她抬起眼睛：她双手放在裙子上，脸容显出沉思默想，仿佛在等待着。她的目光十分深邃。

“我们能帮您什么忙吗？”她半含微笑喃喃地说，她轻盈的花白的头发使这微笑和她整个脸庞显得格外年轻。

然而，他正要和盘托出的当儿，犹豫了起来。达尼埃尔一本正经地瞧着他。昂图瓦纳担心显得优柔寡断，更担心给丰塔南太太留下一个他并非果断有力的人的形象。他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不要泄露雅克精心保守的秘密。为了不致显得更加支吾其词，毫无自信心，他站起身想告辞，伸出了手，脸上自然而然做出了这种要命的假惺惺的表情，仿佛在对大家说：“别问我。你们会捉摸出我的心思。我们心照不宣。再见。”

来到外面，他开始朝前一直走，心里重复着：“镇静些，

坚毅些。”五、六年的科学研究促使他以表面的逻辑去进行思索：“雅克没有抱怨，所以雅克并非不幸。”他也准确地考虑相反的情况。他心情纷乱地回想起报纸上先前那场反对教养院的运动；他特别记得一篇题为《孩子们的苦役监》的文章，里面细致地描绘了教养院里的孩子们可怜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吃得很糟，住房很差，受到肉体惩罚，往往遭到监守者的粗暴对待。他不禁想出一个有威胁性的行动，无论如何他要将可怜的孩子从那儿解救出来！扮演一个出色的角色！可是怎么去做呢？先告诉他父亲，进行讨论，当然不能这样；事实上，昂图瓦纳起来反对的是他的父亲、是他父亲主持建立的事业。对他来说，这个反抗家庭的行动是前所未有的，他先是感到有些难办，随后感到一点自豪。

他回忆起去年雅克回家的第二天所发生的事。一大早蒂博先生就把昂愿瓦纳叫到自己的书房里。韦卡尔神甫刚到。蒂博先生喊着说：“这个坏小子！要打垮他的意志！”他向前张开毛茸茸的胖手，又慢慢地捏紧，关节发出嘎嘎的响声。然后他带着满意的微笑说：“我相信能圆满解决。”停了半晌，他终于抬起眼皮，吐出一个字：“克卢伊。”“把雅克送到教养院？”昂图瓦纳叫着说。争论很激烈。“问题是要打垮他的意志。”蒂博先生重复说，一面扳响指关节。神甫迟疑不决。于是蒂博先生提出了雅克要接受特殊约束，依他看，这种约束体现了父亲的关心，对雅克大有裨益。然后他大声地、抑扬顿挫地下结论说：“他这样远离邪念，在孤独中排除掉恶劣的品性，喜欢用功，不久就满十六岁，我渴望到那时他能在我们身边重新过上家庭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危险。”神甫赞同地插入说：“孤独能产生奇异的疗效。”昂面瓦纳受到蒂博先生的议

论和教士赞许的影响，终于认为他们说得有理。这样同意，今天他既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他的父亲。

他路也不看，走得飞快。来到贝尔福狮子像* 前，又掉转脚跟，大步流星地往回走，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吐出的烟在晚风中飘散。必须来个正面一击：溜到克卢伊，去伸张正义……

有个女人挨近他，轻声软语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一言不答，继续往圣米歇尔大街走下去。“去伸张正义！”他重复地说，“揭露校董们的诡计和看守们的残暴，大闹一场，把小家伙领回来！”

但他的激动戛然中止。他的思路有两条轨迹：除了这项巨大计划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随意的想法。他穿越过塞纳河，他明白自己纷乱的心情会把他引到何处。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不是太激动，不便回家睡觉吗？他渴望新鲜空气，挺起脚脯，露出微笑。他想：“要坚强些，要象个男子汉。”当他轻快地踏入那条幽暗的小巷时，一股丰沛的气息重新使他振奋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决心光华四射，缩短形成过程，他已经取得成功；正当他就要实行一刻钟以来争着引起他注意的两个计划之中的一个时，他觉得另一个计划几乎也一下子实现了。他熟练地一手推开玻璃门，这样打定主意：

“明天是星期六，不可能离开医院不管。但星期天行。星期天早上，我要到教养院去！”

* 为纪念1870—1871年英勇保卫贝尔福堡垒的战士而树立的雕像，由巴尔托蒂（1834—1904）所创作。

二

早上的快车在克卢伊不停，昂图瓦纳只得在孔皮埃涅的前一站弗内特下车。他激动异常地跳下火车。一路上，尽管他下一周要通过考试，但他不能把精神集中在带在身边的医学书上。决定性的时刻接近了。两天以来，他的想象力精确无误地把这次远行的圆满结果再现在他眼前，他认为这能了结雅克所受的折磨，他只想着重新得到雅克的挚爱。

要在一条平坦悦目、浴满阳光的大路上走两公里的路。几星期阴雨连绵，今年是第一遭，在这三月早晨芬芳凉爽的空气中，春天终于来临了。昂图瓦纳愉快地瞧着大路两边耙过的已经绿油油的田野，天空澄澈，天际绵延着薄雾，瓦兹的山坡上阳光灿烂。一时之间他有点泄气，希望自己搞错了；他周围是多么静谧，多么纯净！这儿会是一个儿童苦役监的环境吗？

在到这教养院所在地之前，必须直穿过克卢伊村。在最后几家人家的拐角上，他猛然受到一击：他从没有见过教养院，但从老远就认出那幢盖瓦的大建筑，那带铁条的一排排窗户，那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钟面；这建筑宛如一溜抹了灰泥的围墙里的一座新坟那样孤零零的，四周是一片白垩土的平原，光秃秃的不长任何植物。人们会说这是一座监狱，如果慈善机构镌刻在二楼上方的石块上的金字招牌没有突现出来的话：

奥斯卡·蒂博创建

他踏上通往教养院那条没有树木的小径。从小窗户里远远地就能望见来访的人。他走近大门，拉了拉铃，铃声在休息日的寂静中叮铃铃地响。双扇大门打开了。一只锁在狗舍的凶猛的看门犬恶狠狠地吠叫起来。昂图瓦纳走进院子：不如说这是个小园圃，中间是草坪，四周围着砂砾，成圆弧形，一直通到主要建筑物前面。他感到有人观察自己，却看不到任何人影，除了那条狗，绷紧锁链，不停地吠叫。在入口左面，耸立着一座小教堂，屋顶上竖立着一个石头十字架；右面是一个低矮的建筑物，上面铭刻着“行政楼”。他朝这幢楼走去。他踏上台阶时，紧闭的大门打开了。狗一直在吠叫。他走了进去。一个铺花砖的前厅，粉刷成赭红色，摆着几张新椅子，象修道院的接待室。房间里热极了。一尊蒂博先生的脚像，威严自然，在这面矮墙的衬托下，比例显得巨大，装饰着右边的根壁。一个镶嵌着黄杨木的普通乌木十字架在对面墙上试图摆成对称的样子。昂图瓦纳伫立着，采取自卫的姿势。啊，他没有搞错！一切都散发出监狱的气息！

末了，里面那堵墙的一扇窗打开了：一个看守探出头来。昂图瓦纳将自己的和父亲的名片扔给他，用干巴巴的声调要求见院长。

约莫五分钟过去了。

昂图瓦纳十分恼火，正打算往里走，这时在过道里有轻轻的脚步声在滑行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穿着浅栗色法兰绒衣服，金黄头发，浑身圆滚滚的，朝昂图瓦纳跑来。他趿着拖鞋，跳跳蹦蹦的，满面春风，伸出双手，笑着说：

“您好，医生！真想不到！您兄弟会多么高兴！我对您很

熟识，创建人经常提到他的当医生的大儿子！我们象一家人一样……不错，我向您担保！请您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溜原谅。我是院长费斯姆。”

他把昂图瓦纳推往院长办公室，他拖着脚步，紧跟在昂图瓦纳后面，抬起臂膀，张开手掌，仿佛他担心昂图瓦纳踩空，他想在半空中把昂图瓦纳抓住似的。

他硬要昂图瓦纳坐下，自己坐在书桌前。

“创建人先生身体好吗？”他用甜蜜蜜的声音问，“他不显老，真是不可思议！他不能陪您来多么遗憾啊！”

昂图瓦纳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周围，板着脸盯住这个金黄头发的滑头的面孔和他的金丝眼镜，镜片后面两只有蒙古褶的小眼睛笑盈盈地不停眨巴着。他原来想象这个象苦役监一般的教养院院长如同便衣警察那样面目可憎，至多象一个中学校长那样；他没料到院长接待时这样滔滔不绝地说话，他对院长穿着睡衣摆出年轻人的笑脸则感到非常难堪，他需要强力抑制自己才能恢复镇定。

“哎呀！”费斯姆先生猛丁地叫了起来，“您恰好在做大弥撒时来拜访！所有的孩子都在教堂里；您的兄弟也在那儿。怎么办？”他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兴许要半个小时，如果领圣体人很多的话。很可能。创建人先生恐怕对您说过，我们拥有最优秀的布道师，是个年轻活跃的教士，他的机智无可比拟！打从他来到这里以后，基金捐助所依赖的宗教情感就改变了。可是多么遗憾，怎么办呢？”

昂图瓦纳不客气地站起来。他一直记住调查的目的。他瞧着那小个子说：“既然房间里暂时没有人，拜访一下教养院会不谨慎吗？我很想仔细看一看各处；从童年起我就常常听人说

起过……”

“当真？”另一位惊讶地说，“那太容易了。”但他没有离开座位。他微笑着，不断微笑着，显出在沉吟。“噢，您知道，建筑没有什么意思。这好似一个小营房：话说回来，您同我一样了解得清清楚楚。”

昂图瓦纳始终站着。

“不，我很感兴趣。”他说。院长带褶的小眼睛显露出捉弄和疑惑的神情，盯着他。他坚持说：“我是说实话。”

“那末，医生，愿意奉陪。请等我穿上外衣和高帮皮鞋，我听候您吩咐。”

他消失了。昂图瓦纳听到一下铃声。随后，院子里的钟敲了五下。他心里想：“啊，啊，是在报警，敌人进屋了！”他坐不下来，便走近窗口，但这是磨砂玻璃。“沉着点，”他思忖着，“张大眼睛。充满信心。果断行动。这是我要做的事。”

费斯姆先生终于又出现了。

他们俩下了楼。

“我们的迎宾院！”院长夸大其辞地介绍说，挂着个宽容的笑脸。看门狗又吠叫起来，他跑过去，拦腰给狗踢了一脚，把狗赶回窝里。

“您懂点园艺吧？当然，一个医生在植物方面是个行家，见鬼！”他在园圃中央大模大样地站住。“给我出点主意。怎么覆盖这面墙？用长春藤？那得好些年头……”

昂图瓦纳一言不发，把他拉往主楼去。他们穿过底层，昂图瓦纳走在前头，睁大眼睛，二话不说，打开每一扇关着的门；什么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墙壁的上半部分都粉白过，到离

地两米高的地方则涂上黑沥青。所有窗户都象院长办公室那样，装上磨砂玻璃和铁条。昂图瓦纳想推开一扇窗，但需要一把特制的钥匙；院长从小口袋里掏出一把，打开了窗。昂图瓦纳注意到院长发黄的胖乎乎的小手十分灵活。他用警察一般的目光探望内院：阒无人迹，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空场，踩踏过的烂泥已风干，没有一棵树，高高的围墙上插满碎玻璃片。

费斯姆先生一个劲儿地详细介绍自习教室、细木工、锁匠和电工车间等地方的用途……这些房间都很小，打扫得非常干净。食堂里的伙计刚擦完白木桌子；一股酸腐的气味从角落里的洗碗槽散发出来。

“每个孩子吃完饭都到这里洗饭盒、大口杯和匙子。当然决不使用刀子，甚至也不使用叉子……”昂图瓦纳不明白地瞧着他。他眨巴着眼睛添上说：“没有任何尖的东西……”

在二楼，又是一间接一间的自修室和车间，还有一间浴室，看来不会经常使用，但院长却特别引以自豪。他兴致勃勃地从这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伸开胳臂，手掌朝前，一边说话，一边随手把一张工作台推到墙边，在地上捡起一颗钉子，关紧水龙头，凡是不在原位的东西都一一摆好。

在三楼，宿舍的门洞开着。宿舍有两种类型，多半一溜放着十几张小床，被子是灰色的，有放背包的木板，活象小小的营房，就缺一种细铁丝网的铁笼子，这种铁笼子是放在房间中央的。

“您把孩子们关在这里面？”昂图瓦纳问。

费斯姆先生惶恐地、滑稽地举起双臂，笑了起来：

“不！这是学监睡觉的地方。您瞧：他把他的床放在中间，离两边的墙壁等距离，他什么都看得到、听得到，却没有

什么危险。不过他有警铃，电线从地板下面穿过去。”

其他宿舍都是并列的小屋，水泥结构，铁栅封门，活脱脱象动物园的一个个笼子。费斯姆先生站在门口。他的笑容有时显出沉思的看破红尘般的表情，使他的娃娃脸一时笼罩着某些菩萨的忧郁神态。

“啊，医生，”他解释说，“这儿是闹事者住的！他们来得太晚了，来不及认真变好；这不是优秀学生……有的孩子有些恶习，对不？不得不在夜里让他们单独呆着。”

昂图瓦纳凑近其中一个栅栏。在黑暗中他分辨出一张破床，墙壁涂满淫邪的图画和题辞。他后退了一步。

“别看，令人太难过了。”院长叹着气说，把他拉走，“您瞧，这是中间的走道，学监整夜在这里来回巡视。学监不睡觉，也不熄灯。尽管门都上锁上栓，这些小淘气鬼还会干出坏事来……准会的！”他摇晃着头，突然眯起眼睛笑起来，忧郁的表情全然消失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耸耸肩，天真地下结论说。

昂图瓦纳对目睹的一切太感兴趣了，想不起他预先准备的各种问题。但他说：

“您怎么惩罚他们的？我也很想看看您的牢房。”

费斯姆先生后退一步，睁着滚圆的眼睛，轻轻拍着手：

“见鬼，牢房！医生，您以为是在罗凯特监狱* 吧！不，不，这儿没有牢房，谢天谢地！我们的规章禁止设牢房，您想，创建人先生决不会同意的！”

昂图瓦纳有点狼狈，忍受着那对在眼镜后面眨巴的小眼睛

* 这儿指小罗凯特监狱，建于1832年，是关禁少年罪犯的地方。

的嘲讽。他到此本来想扮演一个多疑的人物，现在他开始对这个角色感到非常窘困。他所见所闻都不能促使他维持这个角色。他甚至有点惶惑地琢磨，院长是不是已经瞧出，正是不信任使他来到克卢伊的。但他很难摸清这一点，因为费斯姆先生的天真显得非常真实，纵然狡狯的闪光不时从他的眼角中斜射而出。

院长止住了笑，走近昂图瓦纳，捏住他的手臂：

“您是想开玩笑，是不？您象我一样清楚极端严厉措施的后果：反抗，或者更坏，是伪善……在开展览会那一年*，创建人先生在巴黎的代表大会上对此曾经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讲话……”

他放低声音，怀着特殊好感瞧着年轻人，仿佛只有昂图瓦纳和他才是精华人物，可以讨论这些教育问题，而不至于陷入到一般人的错误里。昂图瓦纳受到奉迎，他的好感在增加。

“我们院里象营房一样，有一座小建筑，是建筑师按照‘禁闭室’的图样建造取名的……”

“喔？”

“但我们只在里面放煤和土豆。何必要牢房呢？”他又说，“说服更有效果！”

“当真？”昂图瓦纳问。

院长淡然一笑，又捏住昂图瓦纳的前臂说：

“咱们彼此好说。我称之为说服的手段，我乐意马上告诉您，这就是取消某些食品。这里的小家伙都很贪吃，这个年龄都是这样，对吗？医生，干面包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功能……但

* 指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工业产品博览会。

必须知道如何运用：主要是不要把你想要说服的孩子隔离开来。您瞧，我们同牢房隔离的办法是绝缘的！不！只消在最好一顿饭即午餐时让他在食堂的角落里啃面包皮，而热腾腾的美味的荤杂烩冒着香味，他眼巴巴望着别人狼吞虎咽。这是抵挡不住的！是吧？这个年龄会很快就消瘦！半个月，三个星期，不用再长：我总能制伏最倔强的孩子。说服！”他圆睁着双眼下结论说，“我从来不用别的办法去整治，我从来不对托付给我的孩子动一下手！”

他的面孔由于自豪和温情而光采奕奕。他显得确实热爱这些顽童，甚至热爱那些给他麻烦的孩子。

他俩一层层走下来。费斯姆先生掏出怀表。

“最后，让我给您看一幅很有教益的景象。您把这告诉创建人先生，我确信他会高兴的。”

他俩穿过花园，走进教堂。费斯姆先生洒了圣水。昂图瓦纳看到六十来个穿着本色布短工作服、一字儿跪在地上，纹丝不动的顽童的背部；四个胡子拉碴的学监穿着红滚边的蓝布服，来回踱步，眼角不离孩子们。祭坛上的教士由两个孩子协助，正做完祈祷。

“雅克在哪儿？”昂图瓦纳悄悄地问。

院长指了指上面的祭台，踮起脚尖回到门口。他们一走到外面，费斯姆就说：

“您兄弟的位子始终在上面，他是单独一个人，就是说只同侍候他的伙计在一起。对了，您可以告诉您父亲，我们在雅克身边安排了一个新仆人，我们已经对他说过了。在一个星期以前。早先那个莱翁老爹年纪太大了一点，不如安排去看守车间。新的那位是个小伙子，名叫洛兰；啊，这是个出类拔萃的

老实人：他从部队回来，这是上校的命令。关于他，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很不错。您兄弟散步时就不会烦闷了，是吗？不过，见鬼，我只顾说话，瞧他们出来了。”

那条狗开始狂叫起来。费斯姆先生止住狗叫，他正了正眼镜，站在迎宾院的中间。

教堂的双扇门打开了，孩子们三个一排，两旁是学监，步伐整齐地列队而出，仿佛是军事检阅一般。他们光着头，脚登绳底帆布鞋，走起来就象体操协会的选手迈着软步子。短工作服很干净，皮带束腰，扣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年龄最大的有十七、八岁；最年轻的十到十一岁。大多数脸色苍白，耷拉着眼睛，表情平静，没有青春气息。昂图瓦纳全神贯注地观察他们，却没发现一瞥含混的目光和一丝邪恶的微笑，甚至没有狡猾的表情：这些孩子没有闹事的模样；昂图瓦纳心里不得不认为，他们不怎么象受折磨的人。

待到这一小队孩子消失在楼里，木板楼梯响了很久，昂图瓦纳才转向费斯姆先生，费斯姆好象在询问他。他说：

“外表很象样。”

小个子一声不吭，但他轻轻搓着胖乎乎的手，仿佛在擦肥皂洗手似的，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因骄傲而闪闪发光，表示着谢意。

这当儿，院子里空荡荡的，雅克出现在教堂洒满阳光的台阶上。

这是他吗？他面目大变，长高了许多，昂图瓦纳瞅着他，几乎认不出他来。他没穿制服，而是穿了一套毛料西装，戴着一顶毡帽，肩上披了一件大衣，后面尾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伙

计，矮壮，金黄头发，没穿学监的制服。两人走下台阶，好象都没看到昂图瓦纳和院长站在一起。雅克平静地走着，目光朝下，只是走到离费斯姆先生几米远的地方，他才抬起头，站住了，露出惊奇的神情，马上脱了帽。他的动作极其自然，但昂图瓦纳疑心这惊奇的表情是装出来的。不过雅克的面孔仍然很平静，虽然含着微笑，却不显出任何真正的快活。昂图瓦纳伸出手去，他也佯装高兴。

“真是没有料到，喜出望外吧，雅克？”院长大声说，“不过我要责备你：在教堂里要穿好外套，扣上钮扣；祭台很冷，你会着凉的！”

雅克一听到费斯姆先生对自己讲话，便马上扭过身去，背向他哥哥。他带着尊敬而惶恐的表情正视院长，似乎他要竭力理解院长的话包含的所有意思。他默默无言地立即穿上外套。

“你长得又高又大，你知道……”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他惊愕地注视着弟弟，竭力去分析弟弟的面孔、外貌和姿态的完全改观，他的冲劲已经消失殆尽。

“天气这么暖和，您想在外面呆一会儿吗？”院长提议说，“你们一起在花园里转儿圈，然后雅克会把您带到他房里去。”

昂图瓦纳踌躇不定。他盯住弟弟的眼睛，问道：

“你愿意吗？”

雅克的模样象听而不闻。昂图瓦纳以为他不想呆在教养院的窗户底下。

“不，”他说，“我们最好呆在你的……房间里，对不？”

“随您便，”院长大声说，“不过，我先想给您看点东西：您得看看我们所有的寄宿生，你同我们一起来，雅克。”

雅克跟随着费斯姆先生，院长象个爱开玩笑的学生那样嘻笑着，伸出手臂，把昂图瓦纳推往入口靠墙的一间棚屋去。这里有十来只兔棚，费斯姆先生酷爱饲养兔子。

“这一胎是星期一生下的，”他乐陶陶地解释说，“您瞧，它们已经睁开眼睛，这些可爱的小不点！这边走，这是雄兔。抱住这只，医生。”他说着，把手臂伸进笼子，提起一只银白色的香巴涅大家兔的耳朵，兔子猛地扭着腰，挣扎着，“您瞧，这一只是爱闹事的！”

他不显得狡踏，爽朗地笑着。昂图瓦纳想到上面的宿舍和那些装上铁条的笼子。

费斯姆先生转过身来，带着未被赏识的人的微笑：

“见鬼，我净顾说话，我看出，您纯粹是出于礼貌在听我说话，是不？我径直把您带到雅克的房里去，让你们俩在一起。走，雅克，你给我们带路。”

雅克走在头里。昂图瓦纳紧跟在后，一只手搭在雅克的肩上。他竭力想象去年在马赛他找到的那个瘦削、神经质、矮个子的小家伙。

“现在你同我一样高了。”

他的手从肩部往上摸到脖颈——宛如鸟儿的瘦颈。四肢仿佛拉长到脆弱的地步：细长的手腕超过了袖管；长裤几乎露出脚踝；举止僵直、笨拙，同时富有弹性和青春活力，这是以前完全没有的。

给有转殊照顾的孩子安排的楼房是院长楼的附属部分，到那儿去只能穿过办公室。漆成赭红色的走廊上有五个相同的房间。费斯姆先生解释说，只有雅克一个人是转殊屋顾，其他房间都没有使用，因此侍候雅克的伙计睡在其中一间，而其他房

间用作储藏室。

"这就是我们的囚徒的单身房间。"院长说，一面用胖手乎的手指对雅克弹了一下，雅克惊慌地瞧着他，然后闪开，让他进屋。

昂图瓦纳贪婪地察看房间。可以说这是一个旅馆房间，陈设朴素，但井井有条。墙上糊了花纸，相当明亮，虽然是从高处两扇磨砂玻璃、装上铁丝两和铁条的气窗取光的。窗户开在天花板下面，而且房间很高，窗离地有三米多。太阳照不到房里，但房间很热，由于有暖气，甚至太热。家具有一只北美松木大柜、两把藤座椅子和一张乌木桌，桌上一字儿排放着书籍字典。方形的小床象只弹子台，露出还没有用过的被褥。脸盆搁在一块干净的布上，好几条毫无污渍的毛巾挂在那里供擦手用。

这番细察终于使昂图瓦纳的心绪纷乱不已。一小时以来他看到的一切同他预料的恰好相反。雅克同别的孩子完全分开生活；人们待他既亲密又重视；院长是个正直的年轻人，同苦役监看守迥然相异；蒂博先生所说的情况全都属实。即令昂图瓦纳十分执拗，他也不得不逐渐抛却他的狐疑。

他发现院长的目光落在自已身上。

"你被安置得确实很舒适。"他马上转向雅克说。

雅克一声不吭。他脱下外套和帽子，仆人从他手里接过去，挂在衣架上。

"你哥哥对你说，你被安置得很舒适。"院长重复说。

雅克迅速转过身来，他的神态很有礼貌，很高雅，他的哥哥从来没有见过。

"是的，院长先生，十分舒适。"

"咱们不用夸大其辞，"那一位微笑着说，"这很简单，我们只注意搞得干干净净。不过，应该夸一夸阿尔蒂尔，"他面对那个伙计添上说，"床铺整理得象是为了检阅……"

阿尔蒂尔的面孔熠熠有光。昂图瓦纳看了看他，禁不住对他作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的脑袋滚圆，线条柔和，眼睛苍白，笑容和目光中带有正直和蔼的表情。他站在门边，绕着胡须，他的皮肤晒得黧黑，胡子显得几乎没有光泽。

昂图瓦纳心里想："这个狱卒我本来想象是呆在黑魆魆的地下室里，拎着一只暗淡的提灯，拿着一串钥匙。"他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走近那排书籍，心情愉快地察看起来。

"萨吕斯特* 的著作？你的拉丁文大有进步？"他问道，一丝嘲弄的笑意滞留在他的脸上。

回答的是费斯姆先生。

"我当着他的面谈论他也许做得不对，"他假装迟疑不决，朝雅克挤眉弄眼，"可是，应该承认，他的教师对他的用功感到满意。我们一天要干八小时。"他格外正经地说，向挂在墙上的黑板走去，一面说话，一面竖直黑板，"但这不能阻止我们，不管天气怎样——您的父亲对此十分重视——每天同阿尔蒂尔步行两小时。他们俩腿脚都很好，我让他们自由变换路线。同老莱翁在一起，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我相信他走不了多少路；相反，他们沿着篱笆采集药草。是不是？应该告诉您，莱翁老爹年轻时当过药剂师伙计，他认得一大堆草药和拉丁文名称。这能让人学到不少知识。但我更喜欢他们在田野里漫游，这对身体更有好处。"

---

* 萨吕斯特（公元前86—公元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

费斯姆先生说话时，昂图瓦纳好几次转向他的弟弟。可以说，雅克倾听时如在梦中，他不时得振作一下，专心细听；于是一种隐隐约约烦恼的表情使他的嘴唇半闭半合，眼睫毛颤抖不已。

“见鬼，我只顾说话，我只顾说话，雅克有那么久没见到他的大哥哥！”费斯姆喊着说，做着他习惯的细小动作，退向门口。“您乘十一点的火车吗？”他问。

昂图瓦纳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费斯姆先生的语调包含的意思是这毫无疑问。昂图瓦纳不能反对这个溜掉的提议。无论如何，这个地方的愁云惨雾，雅克的冷漠无情都使他扫兴。他不能马上定下来吗？他在这儿再没有什么事可做。

“是的，”他说，“遗憾得很，我要早点回去参加复查……”

“别错过了：傍晚以前只有这趟火车。待会儿见！”

两兄弟单独在一起。有短暂的一刻局面很难堪。

“坐吧。”雅克说，正准备坐在床上。但看到第二张椅子，他又改变了主意，把椅子让给昂图瓦纳，用自然的声调重复说：“坐吧。”他本想说：“你请坐。”他自已坐了下来。

什么也逃不过昂图瓦纳的眼睛，他马上疑惑起来，问道：

“你平时只有一把椅子吗？”

“是的。不过，平时我有课时，阿尔蒂尔就把他的椅子借给我们。”

昂图瓦纳没有问下去。

“你住的地方真不算差。”他又环视一下四周，这样指出道。然后指着干净被褥和毛巾：

"经常换被褥用品吗？"

"逢星期日换。"

昂图瓦纳用他惯常的简短欢快的语气说话，但在这间共鸣声很响的房间里，面对着雅克无动于衷的态度，他的语气就显得尖利，近乎咄咄逼人。

"你想想，"他说，"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担心你在这儿受到不好的对待……"

雅克惊异地瞧着他，微笑着。昂图瓦纳的目光不离开他的弟弟：

"真的，咱俩私下说，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没有什么。"

"你不想让我利用我这次探访，从院长那里得到些东西？"

"得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想想看。"

雅克好象在思索，又露出微笑，摇了摇头：

"没有。你看，一切都很好。"

他的嗓音象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改变了：是个男人的嗓门，热烈、庄重、响亮，尽管说得很轻，从这成年人的躯体里发出来令人出乎意料。

昂图瓦纳注视着他。

"你大为变样了……甚至不能说你变了样，你不再是原来那样，完全不是，没有一点象……"

他不放过雅克的目光，竭力在这副新面孔上重新找到从前的模样。头发是一样的红棕色，比以前更深一些，近似褐色，但总是那样硬，长得很低；鼻子是一样的细长和不端正，嘴唇是一样的皲裂，如今覆盖着一层金黄色的细汗毛；下颚是一样

粗大，而且还要扩展一些；是一样的招风耳，仿佛要长到嘴边，把嘴延长。但这一切一点儿不象过去那个孩子。他想："人们会说，连性情也改变了，他以前是那么爱动和烦躁不安，如今这张脸孔平板，象昏昏欲睡……他以前是这样神经质，如今是个内向的人……"

"你站起来一下！"

雅克带着善意的微笑准备接受审查，但他的笑容并没使目光明亮，他的眼珠仿佛有层水气。

昂图瓦纳摸摸他的手臂和大腿。

"你长了多少！长得这样快，你不感到疲劳吗？"

那一位摇摇头。昂图瓦纳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到面前。他注意到皮肤的苍白，脸上的深色雀斑象点在那里似的，在眼皮底下轻轻眍下去一圈。

"脸色平常。"他稍带点严厉的口吻说；他皱起眉头，正要说点别的，又沉默不语。

蓦地，雅克顺从的、毫无表情的脸孔使他又想起雅克出现在院子里时，掠过他心头的疑惑。

"他们事先告诉你，弥撒后我等着你吗？"他单刀直入地迸出一句。

雅克不理解地瞧着他。

"你从教堂出来时，"昂图瓦纳强调说，"你已经知道我来了吗？"

"不知道。怎么？"雅克又天真又吃惊地微笑着。

昂图瓦纳节节败退，他嘟哝着说：

"我以为你知道了呢……可以吸烟吗？"他想改变话题。

雅克不安地看着他，昂图瓦纳向他递过香烟盒：

“不，我不能抽。”他回答，脸色变得铁青。

昂图瓦纳不知说什么好。就象对话者问一句答一句，问话的人却想延长谈话一样，他竭力要提出问题。

“说真的，”他又说，“你什么也不需要？你需要的东西都有啦？”

“是的。”

“你睡得好吗？被子够吗？”

“噢，好，我甚至觉得太热。”

“你的教师呢？他待你好吗？”

“很好。”

“你总是一个人，这样用功不感到烦闷吗？”

“不。”

“晚上呢？”

“吃完晚饭，八点我就睡觉。”

“你什么时候起床？”

“六点半，一打钟就起床。”

“传道师有时来看望你吗？”

“是的。”

“他好吗？”

雅克朝昂图瓦纳抬起朦胧的目光，他不明白问题的意思，没有回答。

“院长也来吗？”

“是的，常来。”

“他看来和蔼可亲。大家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是的，当然。”

“你从来不同别人……来往吗？”

“从来不。”

雅克低垂着眼睛，听到每一个问题都轻轻哆嗦一下，仿佛他竭力要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似的。

“那末诗歌呢？你还作诗吗？”昂图瓦纳用打趣的声调问。

“噢，不。”

“为什么？”

雅克摇了摇头，然后露出沉静的笑容，没有马上收敛。如果昂图瓦纳问他：“你还玩铁环游戏吗？”他也不会笑成别样。

昂图瓦纳出于无奈，决计谈起达尼埃尔。雅克没有预料到：他脸颊上升起一点红晕。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呢，”他回答，“这儿不能接信。”

“而你呢，”昂图瓦纳继续问，“你不给他写信吗？”

他盯住弟弟。雅克露出刚才昂图瓦纳提到诗歌时的笑容。他轻轻地耸耸肩：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甭提了。”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回答“不，我从来没给他写信”，昂图瓦纳会责怪他，使他难堪，而且带着暗暗的快意，因为他弟弟的萎靡不振开始使他恼火。但雅克回答问题用的是忧郁和确定的语调，使昂图瓦纳哑口无言。与此同时，他注意到雅克的目光蓦地盯着他身后门那边的方向。他处在一种相应的敌对状态中，狐疑又重新兜上他心头。这是扇玻璃门，不消说，是为了可以从外边监视房间发生的事；门上有一个没装玻璃但有铁丝网的小洞，也可以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过道里有人吗？”昂图瓦纳剧烈地但压低声音问。

雅克注视着他，以为他气疯了。

“怎么，过道里有人？是的，有时……为什么？我刚才恰巧看到莱翁老爹走过。”

这当儿，有人敲门：莱翁老爹来认识一下雅克的哥哥。他随便地坐在桌边。

“您觉得他气色好吧，我想？打秋天以来，他变得壮实了，嗯？”

他笑着。他有两撇八字胡，脸孔象个老兵。愉快的笑容使他的脸颊变得绯红，布满了细红丝，一直扩散到眼白，使他的眼睛浑浊起来，他的目光往往是慈祥的，但很狡黠。

“他们让我去看守车间，”他晃着肩膀解释说，“我跟雅克先生混熟了！”他走出去时说：“说到底，不该同自己的生活过不去……向蒂博先生致意，用不着嘱咐您，是代莱翁老爹致意，他很熟悉我！”

他出去后昂图瓦纳说：“多正直的老头。”

他想再继续刚才的谈话：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他把信交给你，”雅克不明白他的意思，“你没想过给丰塔南写信吗？”

他执著地想在弟弟平静的脸容上看出一点激动的表示和对往昔的回忆；可这是徒然。年轻人摇摇头，这回没有笑容：

“不，谢谢。我没有什么要对他说。这是以前的事了。”

昂图瓦纳还是坚持。他感到疲乏。时间在过去；他掏出怀表：

“十点半：过五分钟我就得走了。”

雅克好象倏地惶乱起来，想说点什么。他询问哥哥的身

体，火车几点开，考査怎样。待到昂图瓦纳站起身，雅克叹了一口气，他哥哥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奇怪。

“已经要走啦？再等一等……”

昂图瓦纳以为弟弟对他的冷淡感到失望，兴许这次探望引起的快乐他弟弟没有流露出来。

“我这次来你很高兴吗？”他笨嘴笨舌地说。

雅克好象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他哆嗦着，感到愕然，带着彬彬有礼的微笑回答：

“是的，非常高兴，我感谢你。”

“那末，我尽量再来；再见。”昂图瓦纳闷闷不乐地说。他再一次注视他的弟弟，正面端详着；他想看个仔细；他充满柔情鼓起勇气说：

“我常常想到你，弟弟，我始终担心你在这儿过得并不好……”

他们俩走到门口。昂图瓦纳握住弟弟的手：“你会对我说出来的，对不？”

雅克显出为难的脸色。他侧着身子，好象想说悄悄话。他终于下了决心，很快地说：

“你得送些东西给阿尔蒂尔，就是那个伙计……他那么巴结……”昂图瓦纳踟蹰着，有点发愣，“你肯吗？”

“可是，”昂图瓦纳说，“这不会招来闲话吧？”

“不会，不会。你走时对他亲热地说声再见，塞给他一点小费……你肯吗？”他的态度近乎哀求。

“当然肯。而你呢，说实话，你什么也不想要吗？说呀……过得不是很差吧？”

“不差！”雅克用捉摸不出的语气反驳说，然后又压低声

音，“你给他多少钱？”

“我不知道。多少？十个法郎，行吗？你想给二十法郎？”

“噢，是的，二十法郎！”雅克似高兴非高兴地说，“谢谢，昂图瓦纳。”他紧紧地握着他哥哥伸过来的手。

昂图瓦纳从房里出来时，那个伙计正踏入走廊。他毫不犹豫地接过小费；他脸容坦率，还有点孩子气，高兴得脸红红的。他领着昂图瓦纳来到院长办公室。

“十一点差一刻，”费斯姆说，“您有的是时间，不过该动身了。”

他们穿过前厅，蒂博先生的胸像雄踞在那里。昂图瓦纳如今不带讥讽地望着胸像。他明白他父亲由于亲手独自创办这个事业而感到的骄傲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作为儿子，他也觉得自豪。

费斯姆先生一直送到大门口，要他代向创建人先生致意；院长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笑着，在金丝眼镜后面眯着眼睛。他亲切地将昂图瓦纳的手捏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手象女人的手一样柔软和圆滚滚的。末了，昂图瓦纳总算脱了身。小个子站在大路上，在阳光下光着头，举起双臂，总在笑着，友好地晃着头。

“我象一个女工那样爱感情冲动。”昂图瓦纳一面走一面想，“这个地方井井有条，总之，雅克并不受苦。”

“最蠢的是，”他突然这样想，“我在浪费时间，扮演预审法官，而不是去同雅克亲切地说话。”他几乎认为，他弟弟毫无留恋地看着他离去。“这是他的不对，”他生气地想着，

“他显得这样冷漠！”不管怎样，他后悔没有更热情地接近他。

昂图瓦纳没有情人，只满足于机缘凑巧的相会，但他只有二十四岁，心里有时感到压抑：他宁可去怜悯弱者，尽力支持别人。他对弟弟的爱随着远离的时间而增长。他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弟弟呢？用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他就会返回教养院。

由于太阳照射，他低着头走路。他抬起头时，看到自己走错了路。孩子们给他指出一条越过田野的捷径。他加快步子。“如果我误了火车，”他假设地想，“我怎么办呢？”他设想回到教养院。白天他在雅克身边度过，对雅克讲述自己想象中的担心，偷偷躲着父亲到此一游；他会表现得推心置腹，亲近友爱；他会对弟弟回忆起从马赛归来坐马车的情景，那天晚上他本以为他俩会成为真正的朋友。想误火车的愿望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他放慢步子，不知是否该下决心。霍地他听到火车头的鸣笛声；一缕轻烟在他左面的树丛上空升起；他不再思索，继续赶路。他瞥见车站。他兜里有火车票，只消一跳就能上火车，哪怕坐反方向。他双肘贴住身体，头向后仰，胡子在风中飘拂，大口呼吸着空气；他对自己筋强力壮感到自豪；他有把握能赶到。

但他没有估计到道路的陡坡。到达车站之前，大路绕了个弯，从一座小桥底下经过。他加快步伐，尽了最大努力也没有用，他走出桥底时，停在站上的火车已经开动了。他离火车约有一百公尺，误了点。

他非常爱面子，不承认自己失败；其实他宁愿失败。“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还可以跳上运货车。”一刹那间他这样想，“那样的话，我就无可选择了，再看不到雅克便走掉。”他止

住脚步，对自己的行动十分满意。

他刚才所想的一套马上生根成形：在旅店里吃午饭，回到教养院，白天全给弟弟。

三

昂图瓦纳又来到蒂博创建的教养院门口时，还不到一点钟。费斯姆先生走了出来。他非常吃惊，愣了几秒钟，眼睛在镜片后跳荡着。昂图瓦纳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这时，费斯姆才朗声大笑起来，又变得口若悬河。

昂图瓦纳提出要同雅克在整个下午散步。

“哎呀……”院长为难地说，“我们的规定……”

然而昂图瓦纳坚持再三，终于如愿以偿。

“您以后对创建人先生解释一下吧……我这就给您去找雅克。”

“我陪您去。”昂图瓦纳说。

他后悔莫及：他们到得不巧。昂图瓦纳刚踏入过道，一眼就瞥见他弟弟蹲在教养院称之为“瓦泰尔”的溷室里，阿尔蒂尔敞开着门，靠在门板上抽烟。

昂图瓦纳赶紧走进房间。院长搓着手，好象非常高兴，他大声说：

“您瞧见吗？我们负责看管的孩子即使在那里解手也有人看守。”

雅克回来了。昂图瓦纳预料他会显得很窘，但他平静地扣

着钮扣，他的脸容毫无表情，甚至再看到昂图瓦纳也不惊讶。费斯姆先生解释说，他允许雅克同他哥哥出去，直到六点。雅克盯住他的脸，仿佛竭力想明白他的意思，但一言不发。

“我先走一步，请原谅，”费斯姆先用甜蜜蜜的嗓音说，“市委会开会。因为我是市长！”他朗声大笑，在门口高声说，似乎这事非常可笑；昂图瓦纳也微微一笑。

雅克不紧不慢地穿衣服。昂图瓦纳注意到，阿尔蒂尔带着殷勤在帮他穿衣，甚至想给他擦鞋，雅克听之任之。

早上，房间那种使昂图瓦纳惊喜的精心料理的面貌已经消失不见。他在寻找原因。午餐的托盘还留在桌上：一只脏碟子，一只空杯子，还有面包屑。干净毛巾已不见踪影：一条满是污点的粗抹布挂在毛巾架上；脸盆底下是一块用旧的肮脏漆布；白被单已被发皱的本色粗布所代替。他的疑惑突然唤醒了。但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等到他俩来到大路上，昂图瓦纳欣喜地问：

“咱们上哪儿去？你不熟悉孔皮埃涅吧？沿着瓦兹河岸走，有三公里多路。你行吗？”

雅克同意了。他看来竭力不违拗他的哥哥。

昂图瓦纳挽起弟弟的胳臂，往前走了起来。

“你说说看，突然换掉毛巾是怎么回事？”他笑吟吟瞧着雅克说。

“突然换掉毛巾？”雅克不明白什么意思，重复了一句。

“是的：今儿早上，他们带着我到整个教养院溜了一圈时，有时间在你房里铺上漂亮的白被单和漂亮的新毛巾。但不凑巧，他们没料到我又回来了……”

雅克站住了，带着勉强的微笑终于说话了：

“他们会说，你千方百计想对教养院挑毛病。”他严肃的嗓音有点颤抖。他又沉默不语，继续往前走，几乎马上又费力地说起来，仿佛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笼罩着无边的烦恼，他只得忍受：“这比你想象的简单得多。每月的头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换被单用品。阿尔蒂尔照顾我只有十来天，上星期天刚换过被单毛巾；他认为今儿早上再换一次做得很对，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可是在洗衣间别人不得不告诉他，他搞错了，别人让他把干净用品拿回去。在下星期之前，我没有替换的权利。”他又缄默不语，望着田野。

散步开始得不好。昂图瓦纳立即企图变换谈话的方向，但他总是后悔自己的笨拙，他本想用平易、诙谐的声调，可怎么也做不到。昂图瓦纳的句子是提问式的，雅克总是用是或否来回答，没有丝毫兴趣。临了他脱口而出：

“昂图瓦纳，我请求你别对院长说起被单毛巾的事：阿尔蒂尔会无缘无故挨骂的。”

“一言为定。”

“也别对爸爸说。”雅克加上一句。

“不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连想也不再想。听着，我这就对你说出真相：你要知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达儿糟透了，你过得不好……”

雅克略微转过身来，严肃地打量他的哥哥。

“一早上我到处观察，”昂图瓦纳继续说，“我终于明白，我搞错了。于是我假装谈了火车。我不想在同你长谈之前就离开，你明白吗？”

雅克没有作答。这场谈话的前景是否使他高兴？昂图瓦纳

没有把握；他担心走岔了路，便默不作声。

通往堤岸的斜坡路走起来格外轻松。他们来到河湾，这是条运河。一座小铁桥横跨在闸门之上。三只很大的空驳船露出整个褐色船体，漂浮在几乎静止不动的水面上。

“你想坐驳船游览一下吗？”昂图瓦纳兴致勃勃地问，“在运河上轻轻漂荡，两岸是白杨，遇到闸门停歇一下，早晨有雾，傍晚，落日时分，在船首抽根烟，一无所思，双脚悬在水面上……你经常绘写这样的图画吗？”

这一回雅克很明显地哆嗦了一下，昂图瓦纳确信看到他脸红了。

“干吗？”他用不放心的声调问。

“不干吗，”昂图瓦纳惊讶地说，“因为这三条驳船、水闸、天桥，画一幅画很有意思……”

拉纤小道变宽了，成为一条大路。他们来到瓦放河的大支流，丰沛的河水朝他们滚滚涌来。

“这就是孔皮埃涅。”昂图瓦纳说。

他站定了。为了遮挡阳光，他把手放在额角上。在遥远的天际，新绿的树木之上，他认出钟塔的一个个尖顶和教堂的圆钟楼。他正准备说出它们的名字，这时，他朝弟弟瞥了一眼，雅克站在他身旁，手搭凉棚，仿佛象他一样瞭望天边，但他发觉雅克瞧着脚下的地面，象是等待自己再往前走；昂图瓦纳一言不发地迈开了脚步。

这个星期天，全孔皮埃涅的人好象都出门了。昂图瓦纳和雅克混在人群里。真该来个征兵检查委员会，因为一群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小伙子从货郎那儿买了许多色彩缤纷的丝带，胳臂挽着胳臂，堵住人行道，唱着军营小调，趺趺撞撞走着。在林

荫大道上，到处可见穿着明丽衣裙的姑娘和溜出营房的龙骑兵，一家家人迎面而过时打着招呼。

雅克晕头转向，耳朵轰轰乱响，愈来愈不安地注视着周围的人。

“到别的地方走走吧，昂图瓦纳……”他哀求着。

走到林荫大道的一半地方，他们踏上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往上坡走，幽暗、静寂。来到了王宫市场，令人眼花缭乱。雅克眨巴着眼睛。他俩止住脚步，坐在尚未绿树成荫的栽成梅花形的树木下面。

“听我说，”雅克把手搁在昂图瓦纳的膝盖上。圣雅克教堂的钟振响起来，晚祷的时刻到了，钟声仿佛同阳光合而为一。

昂图瓦纳以为弟弟不知不觉间受到了早春第一个星期天的陶醉。他壮起胆子说：

“你在想什么，弟弟？”

但雅克没有答话，却站了起来；他们默默地朝公园走去。

雅克毫不留意景色的旖旎。他似乎有意避开有人的地方。笼罩在宫堡间围和带栏杆的平台上的静谧吸引着他。昂图瓦纳紧随在后，谈论着见到的东西：映衬在绿草坪上的修剪过的黄杨树，搁在塑像肩上的树枝。但他得到的只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雅克突然发问：

“你同他说过话吗？”

“同谁？”

“同丰塔南。”

“是的：我在拉丁区遇上了他。你知道他眼下在路易大帝

中学寄宿吗？”

“啊？”雅克说。他用颤抖的声音添上一句，这声音头一次使人回想起他从前常有的威胁音调：“你没对他说我在哪儿吧？”

“他什么也没问我。什么原因呢？你不想让他知道吗？”

“不。”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多好的理由。你还有另一个理由吧？”

雅克呆呆地望着他，不明白昂图瓦纳是否在开玩笑。雅克没露笑脸，又往前走起来。蓦地，他加了一句：

“吉丝呢？她知道吗？”

“你想到哪儿啦？不，我相信她不知道。你拿不准小孩的心思……”他紧紧抓住雅克自己提出来的话题，继续说：“有时她象个大姑娘，张大了美丽的眼睛倾听别人说话，而有时又只是个小宝宝。你想象得到昨儿晚上小姐到处找她，她在前厅的桌子底下玩布娃娃吗？快十一岁了！”

他们往下朝紫藤绿廊走去，雅克在台阶底下靠近带斑点的玫瑰色大理石斯芬克斯* 塑像的地方站住了，他抚摸着塑像在阳光下闪烁的光滑脑门。他在想吉丝和小姐吗？他骤然间又看见前厅的旧桌、带穗边的地毯和散放着扑克牌的银托盘吗？昂图瓦纳相信是这样，他欢快地接着说：

“我真不知道她哪儿会有这么多想法！这幢屋子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并不好玩！小姐非常喜欢她，但你知道小姐是怎样的

* 古埃及狮身人面塑象。

人：她什么都提心吊胆，不许吉丝乱动，时刻不离左右……”

他笑了起来，带着一种息息相通的愉快心情瞧着弟弟。他确切地感到，这些家庭生活细节是他们兄弟间共同珍视的，只对他们才有意义，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事物：这是童年的回忆。但雅克只勉强地露一露笑。

昂图瓦纳继续说：

“吃饭也没有乐趣，我向你担保。父亲一声不吭，要么他对小姐重复一遍他在委员会上的讲话，巨细无遗地唠叨一天的安排。对了，你知道，法兰西学院* 的选举进行得很顺利！”

“啊？”出现稍许柔情，使雅克的脸容变得柔和起来。他沉吟了半晌，微笑着说：“好极了！”

“所有朋友都活动起来，”昂图瓦纳接着说，“神甫不同凡响，他在四个科学院都有老关系……再过三星期就举行选举。”他收敛起笑容，喃喃地说，“当学院院士并没什么，就那么回事。父亲会当选的，你觉得呢？”

“噢，当然！”又脱口而出，“你知道，父亲内心是好的……”他止住话头，涨红了脸，想添句什么，又迟疑不定。

昂图瓦纳激动地说：“我等待着父亲舒舒服服地坐上院士宝座，发动政变。我住在走廊顶头那个房间里真是施展不开，书都没有地方放。你知道把吉丝安顿在你以前的房间里吗？我想说服父亲租下底层老来俏那套房间；他十五日搬家。一共三个房间：我会有一个真正的工作室，可以接待主顾，甚至有一间实验室，我安排在厨房里……”

---

* 法兰西学院包括法兰西学士院、美文学碑刻科学院、政治道德学科学院、科学院、美术科学院。

骤然间，他对自己向与世隔绝的人陈述自己的自由生活和追求舒适的愿望而感到羞耻。他发觉自己刚谈到雅克的卧室，好象雅克永远不会回去似的。他住了口。雅克又恢复冷漠的神态。

“现在，”昂图瓦纳想转移话题，“我们去吃点东西，你愿意吗？你大概饿了吧？”

他已失去了重建雅克和自己之间兄弟情谊的一切希望。

他俩回到城里。街道挤满了人，象蜂房一样嗡嗡扰扰。糕饼店挤得水泄不通。雅克站在人行道上，而对着奶油四溢、糖渍闪光的六层蛋糕呆若木鸡；看到这种景象仿佛使他透不过气来。

“进去吧！”昂图瓦纳微笑着说。

雅克的双手哆哆嗦嗦地捏住昂图瓦纳递给他的碟子。他俩坐在铺子紧里边，而前摆着选中的一个金字塔般的蛋糕。香草和热糕点的气味从半掩着的服务员进出口飘过来。雅克一言不发地呆坐在椅子上，眼睛充血，仿佛刚刚哭过，他吃得很快，吃完每样点心都停顿下来，等待昂图瓦纳递给他，然后又开始吃起来。昂图瓦纳要了两杯波尔图葡萄酒。雅克拿起杯子，手指一直在哆嗦，他呷了一口，这掺酒精的酒烧得慌，他咳嗽起来。昂图瓦纳小口喝着，装出没注意他的弟弟。雅克胆子壮了些，又喝了一口酒，酒象一而火球下到肚里，然后再喝一口，下一次一饮而尽。昂图瓦纳给他斟满第二杯，他装作没有瞧见，随后作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当然是晚了。

待到他俩从店里出来，太阳已经西沉，气服降低了，但雅克并不感到凉意。他两颊烧得通红，浑身有一种虚假的、几乎

是痛苦的舒适感。

“咱们还得走三公里路，”昂图瓦纳说，“一定要赶回去。”

雅克差点儿哭出来。他在口袋里捏紧拳头，咬紧牙关，耷拉着头。昂图瓦纳偷偷瞧了瞧他，注意到他脸容大变，不由得害怕起来，问道：

“走了那么多路，你疲倦了吗？”

雅克觉得这嗓音包含着新的温存，他一时语塞，把抽搐着的脸转向哥哥；这一回，他的眼睛噙满泪水。

昂图瓦纳惊诧莫名，默默地跟着他走。他俩出了城，穿过桥，来到拉纤路上。昂图瓦纳挨近他弟弟，挽住他手臂，微笑着说：

“你不留恋平时的散步吗？”

雅克没有吭声。但几个小时以来使他陶醉的自由气息、这些关心、这亲切的嗓音、这波尔图酒、这温馨忧郁的傍晚……激动使他不能自禁：他号啕大哭起来。昂图瓦纳搂住他，搀扶着他，让他靠着自己坐在斜坡上。昂图瓦纳再也不想发现雅克生活中不可思议的秘密，可是他终于看到弟弟的无动于衷瓦解了而感到一种解脱；打早晨起，他就在这无动于衷前碰壁。

他俩单独坐在阒无人迹的河岸上，面对若如斯的逝波，在落日沉没的雾蒙蒙的天穹下；他们前面，一条系着锁链、在水波中荡漾的小船磨擦着干芦苇。

他们要赶路，不能久留此地。昂图瓦纳想使弟弟抬起头来。

“你在想什么？你怎么哭了？”

雅克更紧地靠着他。

昂图瓦纳竭力回想是什么话使弟弟泪如泉涌。

“是想到平时的散步，使你哭起来的吗？”

“是的。”小家伙承认说，想搪塞一下。

“为什么？”哥哥追着问，“每个星期天你到哪儿去散步？”

没有回答。

“你不喜欢同阿尔蒂尔出去吗？”

“不喜欢。”

“为什么你不说出来？如果你留恋莱翁老爹，这很容易办到……”

“噢，不！”雅克以意料不到的激烈口吻打断说。他挺起胸来，露出使人想象不到的百感交集、有苦难言的面孔，昂图瓦纳大为震惊。

雅克仿佛呆不住似的，站起身来，拖着哥哥大步向前。他不出一声，昂图瓦纳等了好几分钟，不顾显得笨拙，首先想作切除这个疮口的手术，口气坚定地说：

“那末，你也不喜欢同莱翁老爹出去吗？”

雅克继续往前走，睁大眼睛，咬紧牙齿，沉默不语。

“可是，莱翁老爹看来对你很和气呀。”昂图瓦纳大胆地说。

没有回答。他生怕雅克又龟缩起来。他想再挽住雅克的手臂，但雅克挣脱了，加快步子。昂图瓦纳尾随在后，惶惑不安，不知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弟弟的信任，这时雅克陡地呜咽起来，一边紧走，一边哭泣，头也不回：

“别说出来，昂图瓦纳，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不同莱翁老爹散步，几乎不同……”

他止住不说。昂图瓦纳张嘴想问，但有种本能警告他，他不得作声。果然，雅克的声音有点犹豫和喑哑，又响了起来：

“开头是同他……就在散步时他开始……告诉我一些事。他借给我书——我不相信这些事会存在！后来，他向我提议，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发信……从那时起，我给达尼埃尔写了信。我对你扯谎：我写过信……但我没有钱付邮票。你不知道……他看到我会作画。你猜得到……是他告诉我该怎么做……作为交换，他给我付邮票，寄信给达尼埃尔。可是到晚上，他把画拿给学监们看，他们都想要，要愈来愈复杂的。打那时起，莱翁老爹不再拮据，他不带我去散步了。他不到田野里去，却让我转到教养院后园，穿过村子……顾意在我们背后追赶……我们穿过小巷，由内院走进旅店。他呢，他去喝酒、玩牌，不知干些什么；他呆在那里时，就把我关在……水房里……只有一条旧被子……”

“把你关起来？”

“是的……关在一个空水房里……上了锁……整整两小时……”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明白，旅店老板害怕。有一天，水房里在晾衣服，就把我留在过道里。那女人说……说……”他啜泣着。

“她说什么来着？”

“她说：‘同这些没出息的呆不到一起……’”他泣不成声，说不下去。

“没出息的？”昂图瓦纳俯下身重复说。

“没出息的……骗子……”雅克终于说完这句话，越加哭

声不止。

昂图瓦纳谛听着；此时，想知道更多底细的好奇心远胜过怜悯心。

“还有呢？”他说，“讲下去！”

雅克戛然而止，抓住他哥哥的胳臂说：

“昂图瓦纳，昂图瓦纳，你起誓什么也别说，你说呀！对我起誓别说！要是爸爸怀疑到什么，他……爸爸内心是爱我的，他会很不幸。他不象我们那样明白这些事情，那不是他的过错……”突然又说：“啊，昂图瓦纳，你……别离开我，昂图瓦纳，别离开我！”

“不，弟弟，不，要有信心，我在那儿……什么也不说，你愿意怎样我就怎样做。不过要告诉我真相。”雅克下不了决心讲下去，“他打你吗？”

“谁？”

“莱翁老爹。”

“噢，不！”他好不奇怪，禁不住破涕为笑。

“没人打你？”

“噢，没有！”

“当真？从来没人？”

“不，没人！”

“还有呢？”

沉默。

“那个新来的阿尔蒂尔呢？他不好吧？”

雅克摇摇头。

“怎么？他也上咖啡馆吗？”

“不。”

“哦！你同他一起散步吗？”

“是的。”

“那末，你说他哪点不好？他对你粗暴吗？”

“不。”

“怎么？你不喜欢他？”

“不。”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昂图瓦纳迟疑了一下：

“见鬼，为什么你不抱怨呢？”他终于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一切告诉给院长听呢？”

雅克羸弱的身子紧靠着昂图瓦纳，哀求着说：

“不，不……昂图瓦纳，你对我起誓，你知道，你对我起誓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说，对任何人也别说！”

“好的，我按你的意愿去做。我只问你：为什么你不对院长告莱翁老爹的状？”

雅克摇摇头，依然没有启齿。

“也许你以为院长都知道，会容忍他，是吗？”昂图瓦纳提示说。

“噢！不。”

“你对院长有什么想法？”

“没有。”

“你认为他让别的孩子也不幸吗？”

“不，为什么？”

“他模样和蔼，但我捉摸不出究竟，莱翁老爹也象个老好人！你听到说院长的不是吗？”

"没有。"

"学监们怕他吗？莱翁老爹，阿尔蒂尔都怕他吗？"

"是的，有点怕。"

"为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他是院长。"

"而你呢？他同你在一起，你发现什么没有？"

"发现什么？"

"他来看你时，怎么待你的？"

"我不知道。"

"你不敢自由议论他吗？"

"不敢。"

"如果你告诉了他，莱翁老爹上咖啡馆，不是带你去散步，而是把你关在水房里，你想他会干什么？"

"他会把莱翁老爹赶出门去！"雅克惶恐地回答。

"那末，是什么原因拖住你，没对他说？"

"这个嘛，昂图瓦纳！"

昂图瓦纳无法理顺这堆乱麻，他觉得他弟弟陷到里面，脱身不得。

"你不愿告诉我拖住你的原因吗？要么，当真你自己也不清楚？"

"那些画……他们强迫我……署名。"雅克垂下头嘟囔着说。他举棋不定，沉默不语，突然说："不光这个……什么也不能告诉费斯姆先生，因为他是院长。你明白吗？"

嗓音低沉，但很诚挚。昂图瓦纳没坚持下去；他怀疑自己：他知道自己有过分、过快疑心的毛病。

"至少你很用功罗？"

他俩看到了水闸，来到驳船附近，船上的小窗已亮起灯光。雅克继续低头走路。

昂图瓦纳重复问：

“那末功课也不顺心？”

雅克作了个否定的表示，没有抬头。

“可是院长证实你的教师对你很满意呢。”

“因为教师对他这样说。”

“如果不是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雅克好象惶恐地听着这个问题。

“你明白，”他有气无力地说，“教师他老了，他不要求我用功；他来是因为别人叫他来，如此而已。他知道没有人去证实。他也不想改什么作业。他呆上一个小时，闲聊天，他同我很合得来，给我讲孔皮埃涅和他的学生，什么都讲……他也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给我讲他的女儿，她肚子有病，他同他的妻子吵架，因为他是再婚的。他的儿子是军士，被革了职，因为他为了一个女出纳员背了债……我们假装在笔记本上做功课，但实际上什么也不干……”

他住口不说了。昂图瓦纳无言以对。而对这个已经领略过生活经验的顽童，他感到自己近乎胆怯。他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他弟弟又自动开始说起来，嗓音单调低沉，令人不能明白，他处在思绪紊乱中，他的想法怎能联到一起，而且一直这样执著地含而不露，是什么推动他突然这样滔滔不绝：

“你知道，这就象红葡萄酒一样大量掺水……我把酒留给他们，你明白吗？莱翁老爹开始要求我这样做，我倒不在乎，我也一样喜欢壶里的水……但令我心烦的是，他们总在过道里逛来逛去。他们穿的鞋听不到声音。有时他们教我害怕。不，

并不是我胆小，特别是我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我总是孤零零的，又永远不真正是孤零零的，你明白，无论在散步时和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没有什么，我知道，但久而久之，你知道，你想象不到这样产生的效果，这就象差点昏倒那样……有时候我真想躲到床底下哭一场……不，不是哭一场，而是不让人看见我哭，你明白吗？……今天早上你来时就是这样：他们在教堂里先通知我。院长派出秘书检查我的服装，给我送来了外套，还有帽子，因为我没戴帽……噢，别以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欺骗你，昂图瓦纳……不，完全不是；习惯是这样。星期一，每月的星期一，爸爸来开会时，他们总是这样做，搞些小动作，好让爸爸高兴……被单就是这样：今天早上你看到的，是一直放在我的大柜里的白被单，一旦有人来就可以布置好房间……噢，并不是他们要让我睡脏被单，不，他们换得很勤，即使我多要一条干净毛巾，他们也会给我。而这是习惯，你明白，是为了有人来时显得好看……

“我不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昂图瓦纳，你还会以为事情不是这样。我向你担保，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儿的规章制度我觉得很松，相反，别人没干令我不快的事。这确实是温和的做法，你明白吗？……再说，无所事事！整天拴在那里，没有事，绝对无事可干！开头我觉得时间漫长，你想象不到的长；后来我砸碎了表的发条，打这天起，就好多了，渐渐我适应了。但我不知怎么说好，这仿佛睡熟在自己内心里，心底里……不是真正在呼吸，既然这好象睡熟了……这仍然很难受，你明白吗？”

他沉默了半晌，又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起来，更加游移不定：

“昂图瓦纳，我不能对你说出一切……你知道……象这样孤零零的，最后会有一大堆不该有的想法……尤其是……莱翁老爹的事就是这样，你知道……画画……说到底，是有点为了消遣，你明白吗？我先前消遣过……夜里我又想画……我知道不该这样……但孤单单一个人，你明白吗？总是孤单单一个人……噢，我不该和盘托出……我感到我会后悔的……今晚我这样疲倦……我支撑不住了……”他猛然地哭得更加厉害。

他感到一种奇异的不安：他好象不由自主地撒谎，越想讲出真相，就越是做不到。但是，他所说的并非不准确，他意识到自己的音调、过分夸张的混乱心情，对说出什么有所选择，对自己的生活作了一幅多少有点歪曲的图画——他不能按别的样子去做。

他们并没有怎么往前走；还有一半路程要走呢。五点半，天空还很明亮；河面升起一层水汽，向田野漫溢，把他俩裹住了。

昂图瓦纳搀扶着脚步踉跄的弟弟，竭力思索着。并不是思索他该做什么：他很坚决，要把弟弟接走！但他在寻找得到弟弟同意的方法。这并非易事。他一开口，雅克就吊在他手臂上，呜咽起来，要他记住他发过什么也别说、别做的誓言。

“不会的，弟弟，已经发过誓了，我不会做任何违反你意愿的事。不过你听我说。精神这样孤独，这样懒散，这样混乱！今儿早上我还以为你很幸福呢！”

“我是很幸福！”霎时他刚抱怨过的事烟消云散了，他只看到自己与世隔绝的好的方面：无所事事、没有约束、远离亲人。

“幸福？如果你幸福，那就是一种耻辱！你呀！不，弟弟，不，我不会相信你蹲在里面很愉快。你变得卑微、愚钝，不能

长此以往。我答应过你，得到你同意才开始行动，我遵守诺言，放心吧。但你考虑一下，冷静地正视现实，你和我象两个朋友一样……咱们俩眼下不是两个朋友吗？”

“是的。”

“你信赖我吗？”

“信赖。”

“那末你担心什么？”

“我不愿回到巴黎！”

“瞧，弟弟，你刚才给我描绘了你在这儿的生活，相形之下，家庭生活不会更坏！”

“会的！”

面对这声叫唤，昂图瓦纳感到愕然，默不作声了。

他愈来愈困惑不解。“他妈的。”他心里反复骂着，百思不得其解。时间紧迫。他好象在黑暗中走路。突然纱幕撕开了。他找到了解决办法！一瞬间，整个计划在他脑子里搭起架子。他嘻笑颜开，叫道：

“雅克！你听我说，别打断我！还是你来回答：如果你和我，我们俩忽然成了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两个人，你愿意来到我身边一起生活吗？”

雅克没有马上明白过来。末了他说：

“啊，昂图瓦纳，你想怎样？还有爸爸……”

父亲耸立着，横贯未来。他俩想到了一起：“一切都会突如其来安排好的……”昂图瓦纳一发现他弟弟的目光中有这个想法的反映，便不禁对自己的考虑感到羞赧；他移开视线。

“啊，当然，”雅克说，“如果我想同你在一起，只同你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一个人！我会很用功，将来也会很用

功，兴许会当个诗人……一个真正的……”

昂图瓦纳作个手势止住他：

“听着：如果我向你担保，除了我没有人照顾你，你肯答应离开这儿吗？”

“好……的……”他出于爱的需要和不使哥哥扫兴，表示同意。

“你肯让我来安排你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照看你，就象你是我儿子那样吗？”

“肯。”

“好。”昂图瓦纳说，他住了口，思索起来。他的愿望总是非常强烈，他从不怀疑如何实现。事实上，至今他坚持不懈地想做的事，他都进行到底。他转身对着弟弟，微笑着说：

“我不是在做梦，”他不停地微笑着，但声调坚决，“我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半月后，你听我说，半月后……要有信心！你回头大胆回到房思，好象若无其事。半月后，我对你起誓，你就会自由！”

雅克没有仔细倾听，他带着骤然产生的温存欲望，紧挨着昂图瓦纳；他本想在哥哥身边蹲下来，长时间呆在那思，一动不动，处在哥哥的身子散发的骨向情谊的温暖中。

“要有信心！”昂图瓦纳重复说。

他感到精神振作，变得昂昂然；现在这样愉快和精神饱满，他十分自在。他将自己的生活同雅克的作一对照：“可怜的家伙，他总是遇到别人碰不到的事！”他想说：“我从来碰不到的事。”他为弟弟叫屈，但他感到作为昂图瓦纳是莫大的享受，这个昂图瓦纳沉着清醒，所以才会生活幸福，成为一个大人物和杰出的医生！他多想加快脚步，快乐地吹口哨啊。可

是雅克拖着脚步，似乎精疲力竭。他俩终于回到克卢伊。

“鼓起信心！”他又轻轻叮嘱了一句，夹紧了雅克的手臂。

费斯姆先生在大门口抽着烟。他老远瞧见他们，便跳跳瞧瞧朝他们跑来。

“我说是不是！多长的散步！你们去逛孔皮埃涅了，我打赌！”他爽朗地笑着，举起双臂，“沿着河边？啊，多美的路！我们这儿多好的风景，对不？”他掏出怀表：“这不是要指挥您，医生，如果您不想再误点的话……”

“我得走了。”昂图瓦纳说，他转向弟弟，嗓音很激动：“再见，雅克。”

夜幕降临。在暮色苍茫中他看到一张服从的面孔、耷拉的眼皮、瞧着地面的目光。他重复说：

“再见！”

阿尔蒂尔在院子里候着。雅克想向院长告辞先走，但费斯姆先生背对着他；院长象每天晚上那样，自己插上大门门闩。在狗吠声中，雅克听到阿尔蒂尔的嗓音：

“你来是不来？”

他跟着阿尔蒂尔走。

他回到单身房间时觉得松了一口气。昂图瓦纳的椅子放在那思，靠近桌边。哥哥的钟爱还包围着他。他穿上工作服。身子感到疲惫，可脑子非常机警；在他身上，除了平日的雅克，还有另一个非物质的存在，是今日新生的，它瞧着前者行动，加以控制。

他坐不住了，开始在房里转起圈来。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感情使他稳稳站立着：他意识到自己有一股子力量。他走近门口，站在那里，额角靠在玻璃上，眼睛注视着空无一人的过道里的灯。暖气使空气闷塞，增加他的疲劳。他几乎朦胧入睡。蓦地，玻璃的那一边冒出一个影子。锁得严严实实的门打开了：阿尔蒂尔端来了晚餐。

"得，快点，小坏蛋！"

在吃小扁豆之前，雅克从托盘里先拿起干酪和红葡萄酒酒杯。

"给我？"那伙计说。他微笑着，拿起奶酪的一端，走到大柜旁吃起来，不让门外瞧见。费斯姆先生在吃晚饭之前，要穿上拖鞋，在过道里转一圈。往往他走了以后才发现他来过，闻到令人恶心的烟味，烟味是从气窗栅栏钻进来的。

雅克把面包掰成一块块泡在黑乎乎的扁豆汁里，然后吃掉。他吃完后，阿尔蒂尔说：

"现在该上床啦。"

"还不到八点呢。"

"得，快点！今儿是星期天。伙计们等着我。"

雅克一声不吭，开始脱衣服。阿尔蒂尔双手插在兜里，盯着他。在这张有点粗野的脸上和金黄头发的搬运工般的壮实身子里，有某种相当柔和的东西。

"兄弟，"他用教训的口吻说，"咱是个懂得生活的老好人。"他手一挥，将一枚钱币塞进小口袋里，笑了笑，拿起空托盘，走了出去。

他返回时，雅克已在床上。

"已经好了？"伙计一脚将鞋子瞧到梳妆台下，"你说，

睡觉前不能整理一下东西吗？”他走近床边，“你听见吗，小坏蛋？……”他的两只手按在雅克的肩上，古怪地笑着，越来越尴尬的笑容改变了孩子的脸，“至少在长枕底下你没藏什么东西吧？没有蜡烛吧？没有书吧？”

他把手伸到被褥底下。小家伙以阿尔蒂尔没料到也按不住的劲头挣脱了，往后一仰，背靠墙上。他的眼睛充满仇恨。

“啃，啃，”那伙计说，“今儿晚上人人都爱动火！”他加上一句：“我好说话，你知道……”

他低声说着，眼角睃着房门。随后，他不再注意雅克，点燃为了监视通宵照明的油罐灯，用钥匙锁上房门，吹着口哨走了。

雅克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那伙计的绳底鞋在方砖地上趿拉着走远了。于是他又回到床中间，伸直了腿，仰面躺着。他的牙齿磕碰着。他完全丧失了信心。回想起白天的情景和自己所讲的话，他气得跳起来，继而又泄了气，心里好不难受：他瞥见了巴黎、昂图瓦纳、家里、争吵、功课、家庭管束……啊！他犯了不可弥补的错误，他投入了敌人的怀抱！“他们要对我怎样？他们所有的人要对我怎样？”他的眼泪流淌下来。他执著于这种想法：昂图瓦纳的神秘计划实现不了，蒂博先生会反对的。他觉得父亲俨然是个救世主。是的，这一切都要失败，最终要让他休息，呆在这儿。这儿就是孤独、麻木、在平静中求得幸福。

长明灯的反光在天花板上晃荡，在他头上晃荡。

这儿是平静、幸福。

四

在楼梯的幽暗中，昂图瓦纳遇上父亲的秘书沙斯勒先生，他如同老鼠一般沿着墙根溜过去，看到昂图瓦纳，目光惶乱地站住了。

“啊，是您？”他对自己的上司也是爱用这种 瞧 叹 的 方式。“坏消息！”他喃喃地说，“大学派提出了文学系主任作候选人：至少失去十五票；加上司法界的票数，将 达 二 十 五票。怎么！这就是所谓倒霉。老板会给您解释的。”他由于胆怯，不断干咳着，以为自己害了流行性感冒，整天 含 着 薄 荷糖。“我得走了，妈妈大概在担心。”他看到昂图瓦纳默不作声，又开口说。他掏出表来，看时间之前先听一听，翻起衣领消失了。

七年来，这个戴眼镜的瘦小个是蒂博先生日常工作的合作者，昂图瓦纳不比第一天更了解他。他寡言少语，嗓音低沉，只发表广为流传的思想，堆积同义词。他表现得准时守约，注重细小的习惯。他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看来对她休贴入微。他的鞋老是吱吱作响。他的名字叫慨勒，但蒂博先生为了自身的尊严，管他的秘书叫“沙斯勒先生”。昂图瓦纳和雅克给他起了绰号，叫“橡皮球”或“讨厌鬼”。

昂图瓦纳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他上床之前正 在 整 理 书桌。

“啊，是你！坏消息！”

“是啊，”昂图瓦纳打断说，“沙斯勒先生已经告诉我了。”

蒂博先生霍地把下巴翘出领口，他不喜欢别人知道他准备要说的事。昂图瓦纳一时不小心，他想着自己做错了事，感到瘫软无力。他及时意识到这一点，皱了皱眉头：

“我呢，我也给你带来很坏的消息：雅克不能在克卢伊呆下去。”他歇了口气，继续一口气说下去，“我刚从那里回来。我见了他。我让他说了真话。我发现了令人心酸的事。我是来跟你谈这事儿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让他出来。”

蒂博先生好半晌一动不动。他的惊讶只反映在嗓音里：

“你？……到克卢伊？是你？什么时候？为什么这样干？不先通知我？你疯了？解释给我听。”

昂图瓦纳尽管一下越过障碍，减轻了负担，但还是非常不自在，一时说不了话。令人憋闷的沉默。蒂博先生睁大眼睛，慢慢又闭拢起来，好象是不由自主似的。于是他坐了下来，拳头放在书桌上。

“解释给我听，亲爱的。”他庄重地一字一顿，“你说你到克卢伊去过？什么时候？”

“今天。”

“怎么？同谁去的？”

“一个人去。”

“他们接待了你？”

“当然。”

“他们让你去看过你弟弟？”

“我整整一天在他身边度过。单独跟他一起。”

昂图瓦纳挑衅地加重每个句子的末尾，他的话刺激着蒂博先生的怒气，但也警告他要谨慎从事。

“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他庄重地说，仿佛他从昂图瓦纳的嗓音证实了昂图瓦纳的年龄，“你应该明白，你瞒着我，这样的行为是不妥当的。难道你有特殊理由到克卢伊去，而不必告诉我吗？难道你弟弟写信给你，叫你去不成？”

“不。我突然起了疑心。”

“疑心？起什么疑心？”

“什么都怀疑……怀疑规章制度……怀疑雅克九个月来忍受这制度的后果。”

“说真的，亲爱的，你……你对我发动突然袭击！”他迟疑着，选择有节制的字句，他紧握着的大手和头往前一冲一冲都透露了这一点，“对你父亲这样……不信任……”

“人人都会搞错。这就是证明！”

“证明？”

“听我说，父亲，用不着恼火。我想，我们俩都盼望同一件事：让雅克学好。等你知道我发现他处在多么萎靡不振的状态，你就会首先决定，雅克应尽早离开教养院。”

“这不行！”

昂图瓦纳竭力不去听蒂博先生的冷笑。

“要这样，父亲。”

“我对你说：不行！”

“父亲，等你知道……”

“你竟然把我看作傻瓜？你以为我等着你的消息，想知道在克卢伊正在干的事？十几年来，我每月到那儿普通视察一次，带回一个报告。我主持的一个委员会不先开会讨论，那儿

什么也不能决定。知道吗？”

“父亲，我在那里看到的……”

“别说了。你弟弟会胡诌他想出来的各种谎话；他会捉弄你！而对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雅克什么也没抱怨。”

蒂博先生愣住了。

“那么怎样？”他迸出一句。

“相反，最严重的是他说自己很平静，甚至说很幸福，在那里很开心！”蒂博先生发出一下轻轻的满意的笑声。于是昂图瓦纳用伤人的口气说：“可怜的孩子一想起家庭生活，宁愿要他的监狱！”

得罪没有达到目的。

“那末好极了，我们当然都同意。你还想怎样？”

昂图瓦纳再也拿不准，把弟弟告诉他的真相统统摊在蒂博先生面前，能不能让雅克获得自由，他决意只讲一般的指责，隐瞒其余的事。

“我这就告诉你真相，父亲，”他注视着蒂博先生，开始说，“我一直怀疑缺吃少穿、待遇恶劣和遭受监禁。是的，我知道。幸亏这一切都没有根据。但我看到雅克的生活中有一种精神贫乏，这要糟一百倍。他们对你说，孤独对他有好处，这是骗你。这药比病更危险。他的时间在有害的无所事事中度过。至于他的教师就别提了。事实是，雅克什么功课也不做，很明显，他的智力变得无能为力。延长试验，请相信我，就会永远葬送前途。他已深深陷入冷淡状态中，软弱疲塌，如果再在这种麻木状态中呆上几个月，要使他恢复健康就为时已晚了。”

昂图瓦纳的目光不离开他父亲，仿佛他想用所有的注视都

压在这张毫无表情的脸上，使这张脸射出同意的闪光。蒂博先生缩成一团，木然地一动不动；他使人想起那些厚皮动物，它们的威力深深隐藏着，以致好象在休憩，比如大象，它有扁平的宽耳朵，也有一闪一闪的狡猾目光。昂图瓦纳的指控使他放下心来。在教养院里有过某些丑事的萌芽，不得不辞退某些学监，并不需要宣扬辞退他们的原因。刚才蒂博先生担心昂图瓦纳的揭发属于这一类，他松了一口气。

“你认为是给我退风报信吗？”他平静地说，“你所说的给你天生的好心肠增添了光彩，亲爱的。不过，请允许我真心诚意地告诉你，这些教养方法的问题非常复杂，根据这些材料，不可能很快成为权威人士。请相信我的经验和专家的经验。你说：疲塌、麻木。上帝保佑！你知道你弟弟是怎样的人？你以为不首先加以限制，能摧毁这样干坏事的意志吗？采取措施使一个坏孩子变得疲塌，就是要削弱他作恶的本能，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是实践教会人这样做。你看，难道你弟弟没有改变吗？他再也不会发火，他守纪律，对接近他的人彬彬有礼。你自己说，他已经做到热爱秩序和过有规律的新生活。嗨，不到一年内取得这样的成果，难道不应该骄傲吗？”

他用胖乎乎的手指去捻弄胡子尖；他说完后，斜睨了儿子一眼。声音洪亮，言词庄重，赋予他的话强有力的外表。昂图瓦纳习惯于被他父亲这样镇慑住，他心里软了下来。但蒂博先生不慎犯了一个骄傲的错误：

“不过我心里想，何必去捍卫一种没有也不会成问题的惩罚方式呢。我在做我真心实意认为应该做的事，此外什么也没有考虑。记住我说的话，亲爱的。”

昂图瓦纳勃然变色：

"这不能使我保持沉默，父亲！我重复对你说，雅克不能在克卢伊呆下去。"

蒂博先生脸上又泛起冷笑。昂图瓦纳尽量控制住自己。

"不，父亲，让雅克呆在那里是犯罪。他身上有价值的东西不该让它丧失。让我告诉你，父亲：你常常理解错他的品性，他使你生气，你没有看到他的……"

"我没看到什么？他走了以后我们在这儿才能平静地生活。是不是？那末，等他改好了，我们再商量让他回来。在这以前……"他扬起拳头，仿佛要让拳头狠狠落下来；但他张开手，把手掌轻轻平放在书桌上。他的怒气在聚集着。昂图瓦纳的怒气则爆发了：

"雅克不会再呆在克卢伊，父亲，我向你担保！"

"噢，噢……"蒂博先生用挖苦的声调说，"亲爱的，你有点忘了你不是家长吧？"

"不，我没忘记。因此我请问你：你打算怎么做？"

"我吗？"蒂博先生慢条斯理地细声说，挂着冷淡的笑容，有一忽儿半张开眼皮，"毫无疑问，严令费斯姆先生，没有我的准许，不得接待你；永远禁止你踏入教养院。"

昂图瓦纳抱着手臂：

"那么你的小册子和演讲呢！你的所有漂亮言词呢！在代表大会上是一套！而对正在消沉的智力、哪怕是儿子的智力，却什么也不考虑。没有麻烦，生活平静，别的什么也不管！"

"伪君子！"蒂博先生叫着说，站了起来，"啊，果然发生了！很久我就看出你变了。有的话在饭桌上脱口而出，你的书，你的报纸……对完成你的职责淡漠了……一切都有关联：抛弃宗教原则，不久便精神混乱，最后是造反！"

昂图瓦纳摇着肩膀：

“别张冠李戴。谈的是弟弟，时间紧迫。父亲，请答应我，雅克……”

“往后我不许你对我谈起他！这回总该明白啦？”

他俩互相打量。

“没有商量余地了？”

“滚！”

“啊，父亲，你不了解我的想法。”昂图瓦纳带着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声说，“我对你发誓，雅克将要走出这个苦役监！什么也不能阻挡我！”

胖子骤然粗暴起来，咬紧牙关，走向儿子：

“滚！”

昂图瓦纳打开了门。在门口他回转身，用低沉的声音迸出话来：

“什么也不能阻挡！哪怕我要亲自在我的报纸上进行一次新的战斗！”

五

昂图瓦纳一夜未阖眼，第二天一大早，他在总主教府的圣器室等候韦卡尔神甫做完弥撒。必须让教士知道全部经过，才能让他干预。雅克再没有别的机会。

谈话时间很长。神甫让年轻人坐在自己身旁，象做忏悔一样；他聚精会神地谛听着，胸部后仰，头象习惯那样侧向左

肩。他一次也没打断过昂图瓦纳。他的脸色苍白，长着个长鼻子，毫无表情；但他不时对昂图瓦纳投以温和而执著的目光，竭力理解言外之意。虽然他看望昂图瓦纳的时候比别的家庭成员少，但对昂图瓦纳总是特别尊重；有趣的是，他在这方面受到蒂博先生的影响，蒂博先生出于虚荣心，对昂图瓦纳的成功非常敏感，也乐于颂扬儿子。

昂图瓦纳没有用灵活的议论竭力去说服神甫；他对神甫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克卢伊度过的一天，以及最后同父亲争执的场面。神甫一言不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对他表示了责备；神甫总是把手举到胸部的高度。圆滚滚的手腕软绵绵地又落下来，主教的两只手没有改变位置，猛然间兴奋起来，仿佛造化赋予它们这种表达感情的机能，而拒绝给予脸部。

"雅克的命运眼下在神甫先生的手里，"昂图瓦纳下结论说，"只有您能让我父亲听从理智。"

神甫没有答话。他对昂图瓦纳投以阴郁和不经意的目光，年轻人不解其意，于是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要做这件事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后来呢？"神甫轻轻地问。

"后来？"

"我假设您的父亲将雅克叫回巴黎：以后他怎么办呢？"

昂图瓦纳面有难色。他有自己的计划，但不知怎么讲好，他觉得很难让神甫同意他计划的要点：离开家里那套房间，雅克和他住在家里的底层，几乎完全让孩子免去父亲权威的约束，由他一个人负责指导雅克的教育、约束他的学习和监督他的品行。这回教士禁不住微笑了，但他的微笑毫无讥诮的意味。

"您要完成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呢，我的朋友。"

"啊，"昂图瓦纳气冲冲地反驳说，"我深信，这孩子需要极大的自由！在约束中他永远得不到发展！您可以嘲笑我，神甫先生，但我仍然确信，如果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照顾他……"

回答他的是，神甫又一次摇摇头，紧接着是专注的深邃的目光，仿佛来自远方、能洞若观火的目光。他绝望地走了：在他的父亲粗暴拒绝之后，神甫懒洋洋的接待使他失去了希望。他要是知道神甫打定主意，当天就去找蒂博先生，那他会大吃一惊。

神甫用不着跑一趟。

他同自己的姐妹住在离主教府不远的一套房间里，就象每天早上做完弥撒那样，他进房去喝冷牛奶，这时他瞥见蒂博先生在餐厅等他。胖子瘫在椅子上，双手搁在腿上，还在酝酿着发火。见神甫到来，他站起了身。

"啊，您来了，"他气鼓鼓地说，"我来拜访使您吃惊吧？"

"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吃惊。"神甫说。暗暗的一笑威狡黠的目光一闪，不时使他平静的面孔发出光彩。"我消息灵通，什么都知道了。行吗？"他走近放在桌上等他去喝的牛奶碗，加了一句。

"知道了？您已经见过……"

神甫小口喝着牛奶。

"昨儿早上我就从公爵夫人那里知道了阿斯蒂埃的情况。但我是在昨儿晚上才获悉您的对手撤退。"

"阿斯蒂埃的情况？难道……我不明白。我一无所知。"

"可能吗？"神甫说，"告诉您好消息的快乐该留给我

吗？”他稍停片刻，“阿斯蒂埃老头刚刚第四次发病：这回，可怜的人完了。系主任不是笨蛋，于是引退，留下您是道德科学院的唯一候选人。”

“系主任……引退了？”蒂博先生咕噜着说，“为什么？”

“因为他考虑过，文学系主任最好取得铭文和美文学科学院的位置，他宁愿等几个星期争夺一个名额，而不愿同您比运气！”

“您的话可靠吗？”

“这是正式消息。昨晚我在天主教学院*的会议上碰到了常务秘书。系主任刚刚亲自呈退了撤回信。选举将于二十回小时内举行！”

“那么……”蒂博先生嘟哝着。惊讶和快乐使他气喘吁吁。他随意走了几步，手反剪在背后，然后回到教士身边，差点要抓住神甫的肩膀。他只抓住神甫的手。

“啊，亲爱的神甫，我永志不忘。谢谢，谢谢。”

幸福拥进他的身内，以致其余的感情都满溢而出；他的怒气也旁逸侧出。当神甫在他不知不觉间领他走到办公室，用最自然不过的声音问他话时，居然需要把他的思路唤回来：

“什么事这么早把您引来，我亲爱的朋友？”

于是他想起昂图瓦纳，一下子又火冒三丈。他是来征求意见，怎么对待长子的行为的；昂图瓦纳近来大为改变，可以感觉到他处在怀疑和反抗的精神状态中。他还继续参加宗教仪式吗？他还参加教堂弥撒吗？他越来越早离开饭桌，推托有病；他来吃饭的时候态度同以前迥异：他顶撞父亲，赞成不可想象

* 法国天主教最高的教育机构，建于1875年。

的自由观点。最近市政府选举时，好几次饭桌上讨论变得很激烈，不得不象对顽童一样叫他住嘴。总之，如果想让昂图瓦纳走在正道上，要紧的是对他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对此韦卡尔神甫的支持、也许是干预，则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例子，蒂博先生讲了昂图瓦纳到克卢伊去，犯了目无师长的行为，讲了他从克卢伊带回来的愚蠢的揣测和随之而来的无理取闹的场面。然而，他对昂图瓦纳的看重，甚至不知不觉间由于他加以指责的独立行动而增加了，通过他的话不断显现出来；神甫注意到这一点。

他懒洋洋地坐在书桌前，不时在襟饰的两边举起手来，作出赞同的表示。可是，一谈到雅克，他就抬起了头，注意力显得加倍集中。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让人猜不着有联系的问题，他让蒂博先生证实了昂图瓦纳刚给他提供的所有情况。

“可是……可是……可是！”他好象在自言自语。他沉吟了一会儿。蒂博先生等待着，十分惊讶。末了，神甫口吻坚定地说话了：“关于昂图瓦纳的态度，您所告诉我的还不如您本人叫我更关心，我亲爱的朋友。必须等着瞧。对容易好奇和兴奋的头脑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得的效果就是刺激他的自尊心，动摇他的信念；仅有一点儿科学会远离上帝；多一点科学便会返回到上帝那儿。您不用担心。昂图瓦纳已不是那种年龄的人，会从这一极端冲到另一极端。您预先告诉我做得很对：我会更经常去看他，同他聊聊。这一切都并不严重，要有耐心，他会回到我们身边。

“可是，关于雅克的生活，您告诉我的使我更加不安。我根本没想到他的孤独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他在那里过的是囚徒生活！我不相信这种生活没有危险。我亲爱的朋友，不瞒您

说，我为此心烦意乱。您好好考虑过吗？”

蒂博先生微笑着。

“我亲爱的神甫，我诚心诚意把我昨天回答昂图瓦纳的话告诉给您：您认为我们不如别人，没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吗？”

“我不否认这点。”教士心平气和地说，“但是，你们教养的孩子们平时所需要的照料，您儿子的特殊气质却不需要。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他们那一套制度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有娱乐时间，进行体力劳动。您应该记得，我赞成给雅克严厉的惩罚，我觉得这个隐居一般的地方能迫使他思考、变好。但是，见鬼，我从未想到这会是一个真正的牢狱，尤其是要硬关他那么久。想一想吧！九个月来，只有十五岁的孩子，独自呆在单身房间里，在一个毫无教养的看守的监视下，关于他的好品行您只得到院方的消息吧？他上了一些课，不错；但这个孔皮埃涅的教师一周只给他教三四小时，这顶什么用？您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此外，您提出您有经验。请允许我提醒您，我跟学生们生活了十二年，我并非完全不知道十五岁的男孩子是怎样的。这个可怜的孩子陷入的体质虚弱、特别是精神崩溃状态，您却没有看到，这是使人颤栗不安的。”

“您也这样说？”蒂博先生反驳道，“我本以为您的精神更健全。”他干笑了一声，加上一句：“可是，眼下不是关系着雅克一个人……”

“依我看，不能关系到别的东西。”神甫没有提高声音，打断说，“我刚知道这些情况后，认为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有莫大的危险。”他显出在思索，然后不慌不忙地字音清晰地说：“他不应在那里再多呆一天。”

“什么？”另一位说。

一阵沉默。这是在十二小时内有人第二次敲打蒂博先生敏感的地方。狂怒攫住了他，但他控制住自己。

“咱们不谈这事了。”他挺起身，让步说。

“对不起，对不起。”教士以意料不到的兴奋说，“至少可以说，您行动不谨慎……罪莫大焉。”他在某些字上拖长声音，刚柔结合，脸孔并不激动，同时把食指伸到嘴唇面前，仿佛在说：注意！他一再重复：“罪莫大焉……”过了一忽儿，又说：“问题是要尽早弥补错误。”

“什么？您要我干什么？”蒂博先生叫了起来，这回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气势汹汹地向教士转过身去：“我要毫无理由地中断已经产生良好效果的治疗方法吗？把这个坏蛋领回家？重新忍受他的出轨行动吗？多谢！”他挤压拳头，使关节嘎嘎作响，咬紧的下颚发出喑哑的声音：“我发自内心地说，不，不，不！”

神甫的双手作了个平静的姿势，似乎在说：“随您的便。”

蒂博先生腰一使劲，站了起来。雅克的命运第二次决定了。

“我亲爱的神甫，”他说，“我看，今儿早上跟您不能谈正经事了，我得告辞。但请让我对您说，您跟昂图瓦纳一模一样，爱激动幻想。我难道象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吗？我不是殚精竭虑，以父爱、宽容、以身作则、家庭生活的影响，使这孩子弃恶从善吗？多年来，我不是对他忍气吞声，忍受了一个父亲所能忍受的一个儿子给他所受的气吗？您能否认我的一片好心都毫无效果吗？幸亏我及时明白我的责任在别的方面，不管我觉得多么严厉，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惩罚。当时您赞成我的做法。上帝给了我一些经验，我一直在想，上帝让我想到在

克卢伊建立这幢特别楼房，是让我事先准备医治这个坏坯。我何不大胆接受这个考验呢？象我这样做的父亲难道很多吗？我有什么要自责的呢？上帝保佑，我心安理得。”他肯定地说，但暗地里有一种抗议使他稍稍降低了声音，“我希望一切父亲都象我这样心安理得！就说到这里，我告辞了。”

他打开了门：自负的笑容显现在他脸上，他的声调带有揶揄意味，不显得平淡，而有诺曼底人的讽刺特色。

“幸亏我的脑袋比你们大家的都结实。”他说。

他穿过前厅，神甫默默地跟在后面。

“好，再见，亲爱的。”来到楼梯台，他直率地说。

他转过身来握手，蓦地，没有开场白：

“两个人登上寺院祈祷，”神甫用梦幻般的声调说起来，“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心里默念祷文：‘上帝，我感谢您让我不象别的人。我一礼拜守斋两次，我把自己十分之一的财产赈济给穷人。’税吏则躲在一边，不敢举目仰望天空，但拍胸顿足说：‘上帝，怜悯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

蒂博先生半张开眼皮：他看到他的忏悔神甫站在幽暗的前厅，食指放在嘴唇上：

“这一个，我向您担保，得到了赦免，另一个则没有：因为自负的人将会受到屈辱，而自责的人将会升天。”

胖子受到打击时连眉头也不皱一皱。他闭着眼睛，动也不动。沉默在延续，他又瞥了一眼：神甫已默默无声地推开了门；蒂博先生单独呆在关上的门外。他耸耸肩，转过身走了。但下到一半他停了下来；他抓住扶梯，呼吸短促，下巴朝前伸出，宛如被勒口弄得不耐烦的马儿一样。

“不行。”他喃喃地说。

他毫不犹豫地回到家里。

他整天竭力要忘却发生的事。但在下午，由于沙斯勒先生迟迟不交给他一个需要用的卷宗，他突然恼火起来，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昂图瓦纳在医院值班。晚饭时默然无声。不等吉赛尔吃完饭后点心，蒂博先生就折起餐巾，回到办公室。

八点敲响了。“今晚我有时间到神甫那儿去，”他坐下时这样想，决意绝不贸然行事，“他会对我重提雅克。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

“但他引用法利赛人的故事想说明什么呢？”他心里第一百次这样琢磨。他的下嘴唇霍地颤抖起来。蒂博先生始终害怕死。他站起来，在装饰着壁炉的青铜像上面的镜子里注视自己的形象。他的脸容已经失去那种逐渐使他面孔心满意足的定型的自信，而他平时是决不愿意失去的，哪怕在孤独时和祈祷时也罢。他哆嗦起来。他耷拉着肩膀跌坐在位子上。他看到自己躺在灵床上，他恐惧地暗忖，自己是否会两手空空。他死死抓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可是个做过善事的人？”他重复地说，声调是疑问式的；他再不能光说空话，他处在罕见的时刻，这时，内省一直达到从未探明过的底层。拳头在圈椅的扶手上痉挛着，他俯向自己的生活，没有发现一件纯洁的行为。忘却的缠人的回忆倏然而现。其中一件比其余所有的更加不堪回首，猛烈而准确地袭上心头，他双手捧住了脑门。或许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蒂博先生感到羞愧。他终于了解到这种崇高的自我厌恶，那是如此不可忍受，以致任何牺牲也不算昂贵，只要他恢复声誉，赎买到上天的原宥，使受苦的灵魂得到平静和永生的希

望。啊，重新得到上帝的宽恕……但先要重新得到上帝的代理人神甫的尊敬……是的，别再在这该诅咒的孤独、在这永罚之中多生活一刻……

外界空气使他平静下来。他搭上了一辆马车，想赶快到达。韦卡尔神甫来给他开门；神甫举起灯想认出来访者，灯光照亮了神甫的脸，那是冷漠无情的。

“是我。”蒂博先生说，机械地伸出手去，一声不响，径直奔往工作室。“我来不是再谈雅克的事。”他一坐下便直统统地说。神甫的手做了个和解的姿势。“听我的，别旧话重提。您走错了道。不过，要是您心里愿意，那就到克卢伊跑一趟，您考虑吧；您会看到我是对的。”然后又天真又急促地说：“请原谅我今儿早上的坏脾气。您了解我，我容易激动，我不……说到底……您讲法利赛人的故事也太严厉了，您知道。太严厉了。我有权利抗议，见鬼！毕竟三十年来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天主教事业；更进一步，给了我大部分收入。难道是为了让一个神甫、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我不……不，说实话，这不公道！”

神甫瞧着他的忏悔者，仿佛在说：“您一言一语都不由自主露出骄傲……”

停歇了好半晌。

“我亲爱的神甫，”蒂博先生用毫无把握的声调说，“我承认，我不完全……是的，我承认，我时常……但可以说，这是我的禀性……难道您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吗？”他在乞求原谅，“啊，得救的道路那么难走啊……唯有您能扶我一把，引导我前进……”

“我老了，我害怕……”突然他咕噜着说。

神甫被这种声调的变化感动了。他感到自己不该再延长沉默，便挪近他的椅子。

“现在是我迟疑不决……”他说，“不过，亲爱的朋友，这样推心置腹地说出圣洁的言语，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沉思凝想了一会儿，“我知道，上帝给了您一个棘手的位置：您为上帝工作才获得对人们的威权和荣耀；必须这样做；怎样才能不至于混淆上帝的光荣和您的光荣呢？怎样才能不至朋服于逐渐喜欢您自己的光荣，而不是他的光荣呢？我知道……”

蒂博先生睁开眼睛，不再闭上；他暗淡的目光有一种骇怕的表情，同时又是幼稚无邪的表情。

“可是，”神甫继续说，“Ad majorem Dei gloriam。（拉丁文：为了上帝的最高荣誉）。唯有这才是重要的，其余都不作数。亲爱的朋友，您属于强者，也就是骄傲者的人种。我知道，要使这种骄傲的品性向理智屈服是何等困难！甚至一心扑在善事上，不为它生活，不忘却上帝是何等困难！很难做到不属于这类人，上帝曾不屑地指责过他们：‘这种人口头上崇拜我，但心灵却远离我！’”

“啊，”蒂博先生兴奋地说，没有低下头来，“真可怕……只有我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他屈尊纡贵，感到一种惬意的平静心境。他朦胧地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说服教士，而用不着在教养院的问题上让步。有种力量推动他更深入一步，理过展现出人意表的宽厚，以自己信仰的深沉去征服神甫，不惜代价，获得他的尊重。

“神甫，”他猛丁地说，目光霎时带着有强烈调感力的神态，那是昂图瓦纳的目光所常有的，“即使我至今只不过是一

个可怜的傲慢的人，难道上帝今天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吗？”他踟蹰了一下，显出内心在斗争。他确实在斗争。神甫看到他用胖乎乎的拇指在背心上心房的位置很快划了个十字，“我想说选举的事，您明白吗？可以作出真的献祭，抛却傲慢的献祭，因为今儿早上您告诉了我，选举已十拿九稳了。那么，我……瞧，这里头还有虚荣心，难道我不应沉默，毫不声张地，甚至不对您说就做了吗？算了。神甫，我起誓，明天永远撤回学院的候选资格。”

神甫作了个手势，但蒂博先生没看见，因为他已转向挂在墙上的十字架。

“上帝，”他喃喃地说，“怜悯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

在这个动作里，他多少还有一点沾沾自喜之感，他自己并没发觉；骄傲感根深蒂固，即使在最热诚的忏悔时刻，他还是怀着惊人的自豪感品味自己含垢忍辱的行动。神甫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他：这个人能真诚到什么地步呢？但在此时此刻，蒂博先生的面孔沉浸在舍弃和神秘气氛中，熠熠有光，以致再也看不到虚胖和皱纹，这个老人的脸带着孩子的天真神情。神甫为之心荡神驰。他对自己在早上窘了这个肥胖的金融家后感到的庸俗满足面羞愧。角色倒了个儿。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内省。难道他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迫切地离开自己的学生，在主教府谋取这个显要的职位？他在施展这种为教会服务的外交家般的精巧手腕，不是每天都得到罪过的个人乐趣吗？

“说实话，您认为上帝会原谅我吗？”

这个不安的声音把韦卡尔神甫唤回到履行精神导师的职责上来。他双手合十在下巴底下，低垂着头，竭力微笑着。

“我让您一直走到底，”他说，“我让您喝下苦酒。我确

信，仁慈的上帝会考虑到您此刻的表现。但是，”他举起食指添上说，“有愿望就够了；您的真正职责不在于一直走到牺牲这一步。别争论。是我，您的忏悔师解除您的诺言。说真的，您放弃选举还不如您接受选举对上帝的荣耀更为有用。您的家庭和财产状况带来了您不容忽视的要求。学院院士的称号使您跻身于那些伟大的极右共和党人之列，他们保卫着我们的国家，是新的权威人物，我们认为是实现美好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您一直善于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教会的保护之下。那末，让教会通过我的圣职再一次给您指出道路吧。上帝拒绝您的牺牲，我亲爱的朋友：不管这多么严酷，您俯首接受吧。Gloria in excelsis！光荣属于九重天之上的上帝，天下太平属于有良知的人们！”

神甫边说边看到蒂博先生敛容正色和逐渐恢复常态。他一说完，胖子便重新耷下眼皮，再也看不到他的心理变化。神甫将这张他梦想了二十年的交椅还给他，便还给了他生命。但是，刚才他对自己的本性作出的巨大克制依然使他感到衰弱无力，他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他俩有共同的想法：神甫低下脑门，开始小声背诵一段感恩祷文。待他抬起头时，蒂博先生已双膝跪下，他双目紧闭的面孔仰望天空，因欢乐面光彩焕发；他喃喃自语，翕动着他湿润的嘴唇；放在桌面上的毛茸茸的双手圆滚滚的，仿佛被胡蜂螫过一般，以动人的虔诚交叉着手指。为什么这感人的景象神甫的眼睛骤然忍受不了呢？以致他禁不住伸出手臂，去碰他的忏悔者呢？他马上改变自己的动作，亲切地把手放在蒂博先生的肩上，蒂博先生笨拙地站起来。

“您还有话没说，”神甫带着不变的温柔说，这是他所特有的神情，“您应该对雅克的事作出决定。”

蒂博先生挺直了身子。

神甫坐了下来。

“别象那些敢于面对困难的职责，却忽视马上要履行的近在咫尺的职责，以为事情已经了结的人。即令您让这个孩子接受的考验不象我担心的那样有害，也不要继续延宕下去。想一想那个仆人把主人给他的钱埋起来的故事吧。* 得，我的朋友，您没意识到自已的全部责任之前，别离开我这里。”

蒂博先生伫立着，摇摇头，但他的脸孔已没有那种面执表情。神甫站起身来。

“困难的是，”他小声说，“不要显得向昂图瓦纳让步。”他看出自己摸准了对方的心思，走了几步，陡地用轻快的口吻说：“您知道我处在您的位置会怎么做吗，我亲爱的朋友？我会对他说：‘你想让你弟弟离开教养院吗？是的？你一直坚持吗？那么，我就依了你，快去找他吧，但要管住他。是你愿意叫他回来的：你照顾他吧！’”

蒂博先生纹丝不动。神甫接着说：

“我甚至会走得更远！我会对他说：‘我不想把雅克留在家里。随你去安排。你始终以为我们管不住他。那么你试试看！’我把他弟弟推给他管。我将他俩安置到某个地方——在您家附近，当然，是为了让他们能同您一起吃饭；但我会把全权指导弟弟的事扔给昂图瓦纳。您别嚷嚷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他加上一句说，虽然蒂博先生一动不动，“等一等，让

* 据《福音书》，有个主人给了他的三个仆人金钱，其中两个让钱发挥了作用，第三个把钱埋起来。这个寓言用意是要让自己拥有的东西发挥作用。

我说完：我的想法不象表而看来那样不可思议……"

他走回到书桌前坐下，双肘支在桌上说：

"照我的话去做吧。

"第一，极有可能雅克更愿忍受兄长的权威，而不是您的权威。我倾向于认为，他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就会改变这种顶牛和不受管束的思想表现，那是我们以前都熟悉的。

"第二，至于昂图瓦纳，他办事严肃认真，您可以完全放心。说实话，我深信他不会拒绝这样解脱他弟弟的办法。至于我们今儿早上数落的令人气恼的倾向，应该说，一件小事会有重大的效果：我认为，这样把负责别人灵魂的重担交托给他，就会使他获得最好的平衡因素，万无一失地引导他接受不那么……反叛社会、道德和宗教的观点。

"第三，您的父亲权威这样就可以避免日常的磨擦，使它受损和分散的磨擦，而保持全部威望，自上而下地对您的两个儿子实行总的领导，这是父亲的特权，怎么说呢？起到父亲主要的作用。

"最后，"神甫的嗓音变得推心置腹，"不瞒您说，在您候选的时刻，我看，雅克离开克卢伊，不再谈论这件事是上策。名声会引来各种各样的访问调查；报纸会披露您的不慎……这完全是第二位的考虑，我知道；不过……"

蒂博先生流露了一个不安的眼风。不言自明，起掉这个螺母解脱了他的意识负担，神甫的办法只有好处，因为它保住了他对昂图瓦纳的自尊心，还给雅克合法的地位，蒂博先生也无需照管这孩子。

他终于说："如果我拿得稳这个坏蛋一放出来不会给我们招惹新的丑事……"

这回定局了。

神甫自告奋勇挺出，他至少在开头几个月，谨慎地监督两个孩子的生活。然后他接受翌日前往大学路吃晚饭，参加父亲要跟他长子进行的谈话。

蒂博先生起身告辞。他带着轻松的、焕然一新的心情走出去。可是，他热烈地紧握住他的忏悔师的双手时，疑惑重又兜上心头。

“但愿上帝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他可怜巴巴地说。

另一位用喜悦的目光注视着他，轻轻地说：

“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如果丢失一只，其余九十九只没留在沙漠里，就不用去寻觅丢失的那一只，把它找回来。”他微微一笑，举起手指，“我对你们说，对一个作了忏悔的罪人来说，天堂会有更多的欢乐……”

六

一天早上，刚刚九点，天文台林荫大道那幢住宅的女门房来叫丰塔南太太。楼下有一个“人”想见见她，但既不愿上楼，也不愿通名报姓。

“一个人？一个女人？”

“一个姑娘。”

丰塔南太太后退一步。不消说，是热罗姆的一件风流韵事。“来敲诈？”

“真年轻！”女门房加了一句，“是个孩子。”

“我就去。”

果然是个孩子，她躲在传达室的睛影里，终于抬起头来……

“尼科尔？”丰塔南太太认出是诺艾米·珀蒂—迪特勒伊的女儿，叫出声来。尼科尔差点扑在她姨母的怀里，但她抑制住这股冲动。她脸色发灰，萎靡不振。她没有哭泣，她睁着大眼睛，抬起眉毛，看来她过度激动，但神情坚决，完全控制住自己。

“姨妈，我想跟您说件事。”

“来吧。”

“我不上去。”

“为什么？”

“不，我不上去。”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她看出尼科尔在犹豫，“达尼埃尔上学去了，贞妮去上钢琴课。我对你说，直到吃午饭，只有我一个人。得，来吧。”

尼科尔眼着她走，一言不发。丰塔南太太让她进了自己的卧室。

“什么事？”丰塔南太太掩饰不住自己的疑惑，“谁派你来的？你打哪儿来？”

尼科尔瞧着她，没有低下眼睛，眼睫毛跳动着：

“我逃出来了。”

“啊……”丰塔南太太难过地说。但她感到松了一口气。“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尼科尔耸耸肩，似乎在说：“到哪儿去呢？我再没有亲人。”

“坐吧，亲爱的。瞧……你看来很疲倦。你不饿吗？”

“有一点饿。”她微笑着表示歉意。

“你为什么不说？”丰塔南太太叫了起来，把尼科尔拖到餐室。她看到小姑娘狼吞虎咽着黄油面包，便从食橱取出剩下的一点冷肉和果酱。尼科尔默默无言地吃着，对自己掩饰不住胃口感到羞赧。血升上她的双颊。她一杯接一杯喝下两杯茶。

“你多长时间没吃东西啦？”丰塔南太太问，她的脸孔比孩子的脸更激动，“你冷吗？”

“不冷。”

“你冷，你在发抖呢。”

尼科尔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她恨自己不能掩盖住自己的弱处。

“我旅行了一整夜，所以有点儿冷……”

“旅行？你究竟打哪儿来？”

“打布鲁塞尔来。”

“打布鲁塞尔来，我的天！而且一个人？”

“是的。”小姑娘朗声说。她的音调足以证明她的决心坚定。丰塔南太太抓住她的手。

“你都冻僵了。到我房里来。你想躺下睡觉吗？你回头再给我解释吧。”

“不，不，马上。趁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可不困。我向您保证，让我说吧。”

眼下还是四月初。丰塔南太太生起火，给这个偷跑出来的女孩子裹上披巾，硬逼她坐在壁炉旁。孩子先是不肯，然后让了步，气冲冲地睁着呆定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目光不愿柔和下来。她看了看挂钟，得赶快说。现在她安顿下来，反倒委决

不下说不说。她的姨妈为了不增加她的不安，避免去看她。过了几分钟，尼科尔还没开始讲。

于是丰塔南太太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亲爱的，这儿没有人来问你。守住你的秘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感谢你想到来找我们。你在这儿就象我家的孩子一样。”

尼科尔挺起胸来。不成，别人怀疑她犯了什么难以开口的过错？她挺胸时披巾从肩上滑落下来，展露出充满健康气息的胸部，与她瘦削的面孔和脸容的稚气恰成对照。

“相反，”她带着亮闪闪的目光说，“我愿意全说出来。”她随即以一种咄咄逼人的严峻态度说起来：“姨妈……您到蒙索路来的那一天……”

“啊。”丰塔南太太说，她的脸又罩上了痛苦的表情。

“我什么都听到了。”尼科尔眨巴着眼睛，说得很快。

沉默了半晌。

“我知道，亲爱的。”

小姑娘遏止住呜咽，脸孔埋在手里，好象她已珠泪涟涟。但她旋即又抬起了头；她的眼睛没有泪湿，嘴唇紧闭，改变了她平时的容貌，直至她的嗓音。

“别把她看得太坏，苔蕾丝姨妈！她非常不幸，您知道……您不相信我的话吗？”

“相信。”丰塔南太太回答。有个问题烧灼着她的嘴唇；她带着瞒不过别人的平静瞧着小姑娘：“你的姨父热罗姆……也在那边吗？”

“是的。”她停了片刻，扬起眉毛说，“是他给我出主意逃走……到这儿来……”

“是他？”

"不，就是说……一星期以来，他每天早上都来。他给我一点钱，让我能活下去，因为我是单身一个呆在那里。前天他对我说：'如果有个好心肠的人肯收留你，你会比呆在这儿好。'他说'好心肠的人'，我马上想到了您，苔蕾丝姨妈。我肯定他也想到了您。您不相信吗？"

"也许……"丰塔南太太喃喃地说。她蓦地感到一种幸福感，差点露出微笑。她匆匆地说起来：

"你怎么会单独一个人？你究竟在哪儿？"

"在家里。"

"在布鲁塞尔？"

"是的。"

"我不知道你妈妈已搬到布鲁塞尔。"

"只能这样，是在十一月底。蒙索路的一切都查封了。妈妈运气不好，总是有烦恼的事，法警来要钱。现在债付清了，她可以回来了。"

丰塔南太太抬起眼睛，她想问："是谁付清的？"她的目光明确地提出问题，她看到回答就在孩子的嘴唇上。她又禁不住问：

"他跟她一起，十一月走的吗？"

尼科尔一声不吭。苔蕾丝姨妈的声音颤抖得多么痛苦啊！

"姨妈，"她终于费力地说，"不该怪我，我一点不想瞒您，但很难一次解释清楚。您认识阿尔韦德先生吗？"

"不认识。他是谁？"

"巴黎的一个著名提琴手，给我上课。噢，他是一个伟大的、伟大的艺术家，他在音乐会上演奏。"

"怎么呢？"

"他住在巴黎，但是个比利时人。为了这他得回去，便把我们带到比利时。他在布鲁塞尔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

"同他一起？"

"是的。"她明白问题的意思，没有回避；她甚至好象因为克服了一切保留而感到不该有的乐趣。但她再也不敢说什么，缄默不语了。

丰塔南太太停了好半晌才说：

"这几天你一个人，热罗姆姨父来看你，你住在哪儿呢？"

"在那边。"

"在那位先生家里？"

"是的。"

"你姨父上那儿去？"

"当然。"

"你怎么会一个人呢？"丰塔南太太依然温柔地问道。

"因为拉乌尔先生眼下在卢塞恩和日内瓦作巡回演出。"

"谁，拉乌尔？"

"阿尔韦德先生。"

"你妈妈把你一个人留在布鲁塞尔，好跟他到瑞士去？"孩子作了个绝望的动作，丰塔南太太脸红了。"亲爱的，请原谅，"她咕哝着说，"你别说这些事了。你来了就好。呆在我们身边吧。"

但尼科尔剧烈地摇头。

"不，不，快说完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鼓作气地说，"听我说，姨妈。阿尔韦德先生在瑞士。但不带妈妈。因为他给妈妈弄到布鲁塞尔剧院的一个合同，演唱小歌剧，因

为她嗓子不错，他让她练过。她甚至在报纸上获得很大、很大的成功；我兜里有剪报，您可以看看。”她停了下来，不知说到哪里。“那时，”她目光古怪地接着说，“正是因为拉乌尔先生去了瑞士，热罗姆姨父才跑来。但太晚了。他到时妈妈已不在家。有一晚，她抱吻了我……不，”她压低声音，双眉紧蹙地说，“她几乎打了我，因为她不知该怎么安排我。”她抬起头，勉强笑着，“噢，相反，她并不当真怨我。”她的微笑卡住了说话，“她非常不幸，苔蕾丝姨妈，您没法知道，她不得不走，既然有人在楼下等她。她不知道热罗姆姨父要到了，因为他已经好几次来看过我们，他甚至跟拉乌尔先生演奏音乐；最后一次他说，只要拉乌尔先生在，他就不再来了。妈妈临走之前叫我告诉热罗姆姨父，她要走很长时间，把我留下，让他照顾我。我敢肯定他会这样做，但等我看到他来，我却不敢对他说。他气坏了，我担心他去追赶他们；于是我故意对他说谎；我对他说，妈妈第二天就要回来；每天我都对他说，我在等他。他到处找她，以为她还在布鲁塞尔。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不愿再呆下去；首先是因为拉乌尔先生的仆人，我憎恨他！”她哆嗦着，“苔蕾丝姨妈，这个人的那副眼睛啊！……我憎恨他！于是，在热罗姆姨父给我讲好心肠的人那一天，我一下子做出了决定。昨天早上，他一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出了门，不让那个仆人从我手里拿走，我躲在教堂里，直到晚上，我搭上了夜班慢车。”

她耷拉着头，说得很快。等她抬起头来，看到丰塔南太太柔和的脸容显现出反抗和严峻的神色，尼科尔不由得合起双手。

“苔蕾丝姨妈，别认为妈妈很坏，我向您担保，这一切都

不是她的错儿。我也不是始终可爱听话，我老碍她的事，这可以理解！但我现在长大了，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再也不能，”她咬紧了嘴唇，“我想工作、挣钱，不再依靠别人。因此我来了，苔蕾丝姨妈。我只有您一个亲人。您要我怎么办呢？能帮助我几天吗，苔蕾丝姨妈？只有您能帮助我。”

丰塔南太太过分微动，答不上话来。她想到过这个孩于有朝一日对她这么亲近吗？她温柔地注视着孩于，她内心品味着这种柔情，而柔情也平息她的痛苦。兴许她不如从前漂亮；长了一些热疖使她的嘴毁了形；但她的眼睛！深灰蓝色的眼睛，太大了一点，太圆了一点……明澈之中包含着多少正直的品质和勇气！

她终于能露出微笑，俯下身说：

“亲爱的，我理解你，尊重你的决定，答应帮助你。眼下你就住在这儿，在我们身边。你需要休息。”她说的是“休息”，目光却在说“抚爱”。尼科尔分辨得一清二楚，但她仍然不肯软下来：

“我想工作，我不愿再依靠别人。”

“如果你妈妈回来找你呢？”

明亮的目光变混浊了，骤然又变得难以相信的严厉。

“这，再也不能依靠别人！”她沙哑地说。

丰塔南太太装作没有听见。她仅仅说：

“我呀，我愿意留下你同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小姑娘站起来，显得跌跌撞撞，突然倒下身去，把头搁在她姨母的膝上。丰塔南太太抚摸着孩于的脸颊，考虑着几个她还必须触及的问题。

“我的孩于，你见过许多在你的年龄不该看到的事……”

她大胆地说。

尼科尔想挺起身子，但丰塔南太太阻止了她。丰塔南太太不愿意孩子看见她脸红。她把小姑娘的额角捧在她的膝头上，不经意地用手指卷着一绺金黄色的头发，一面在斟酌字句。

“你看出了许多事……这些事本应保持……秘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时她的眼睛俯视着尼科尔的眼睛，小姑娘的眼睛闪射出一道光来。

“噢，苔蕾丝姨妈，请放心……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理解，只会指责妈妈。”

她想掩盖母亲的行为，近乎丰塔南太太想对孩子们掩盖热罗姆的行为那样。真是不谋而合，而且这种情况一下子确定了下来。尼科尔思索了一下，脸容激动地站起来说：

“听我说，苔蕾丝姨妈。应该这样告诉他们：妈妈不得不谋生，她在外国找到了一个职位。比如在英国……这个职位使她不能带上我去……嗨，一个女教师的职位，行吗？”她带着孩子的微笑加上说：“既然妈妈走了，我心情忧郁就毫不奇怪了，对吗？”

七

底楼的老来俏在四月十五日搬家。

十六日早上，韦兹小姐由两个仆人开路，一个是女门房弗吕林太太，一个是干粗活的，前来占有这套单身汉房间。老来俏在楼里没有好名声。小姐胸前裹紧她的黑色美利奴毛料披

肩，等待着打开所有的窗户，好踏进房去。她走进前厅，碎步疾走，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圆，房间四壁空空，无灾无邪，她一半放了心，便吩咐打扫，仿佛是要驱邪一样。

昂图瓦纳十分惊异，老小姐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让两兄弟住在父亲家里的想法，虽然这样的计划想必要打乱家庭传统，扰乱家庭观念和教育观念。昂图瓦纳用雅克回家带来的欢乐和她对蒂博先生的决定的尊重，特别是这决定得到韦卡尔神甫的同意来解释老小姐的态度。其实，老小姐的殷勤另有原因：看到昂图瓦纳离开楼上套间，她感到轻松。打从她收留了吉丝，可怜的老小姐便生活在害怕得传染病之中。整个春天她将吉丝关在自己房里六个星期，不敢让她到别的地方呼吸空气，除了阳台，并且推迟全家动身去拉菲特别墅区，因为女门房的侄女小李斯贝特·弗吕林患了百日咳，出家门不是得经过传达室吗？不消说，昂图瓦纳身上医院的那股怪味、他的箱子和书，在她看来都是持续不断的危险。她哀求他决不要把吉丝抱到他膝盖上。如果他回家时疏忽大意，把外套扔在前厅的椅子上，而不是拿回房里，或者他回来晚了，不洗手就入席（虽然她知道他不是穿着外套瞧病人的，他不进盥洗间不会离开医院），这时，她就左怕右怕，吃不下饭，一上饭后点心，便带着吉丝回到房里，要她洗颈洗鼻，防止传染。把昂图瓦纳安顿到底层，就在吉赛尔和他之间建起一个相隔三层的保护区，尽可能将平日传染的危险减少。她因此特别积极地组织了一个“鼠疫患者防疫站”。这套房间在三天内进行了刮洗、裱糊，装上帘幕和配备家具。

雅克可以回来了。

她一想起他，便加紧安排；抑或她稍停一下工作，无精打

采的眼睛盯着想象中的亲切面孔。她对吉丝的柔情丝毫没使她抛却雅克。自打他出生，她就喜欢他，她喜欢他还要上溯得更远，因为她在喜欢他之前爱过和扶养过他没有见过的母亲；从摇篮时起，她就代替了这个母亲。有一夜，雅克在过道的地毯上跌跌撞撞，朝她迈出第一步，扑入她张开的双臂中；连续十四年，她替他担惊受怕，就象如今她替吉赛尔担惊受怕一样。多少爱呀，却完全不了解他。她几乎寸步不离的这个孩子对她仍是个谜。有时她对自己扶养了一个怪物而绝望，想到蒂博太太的童年就黯然泪下，蒂博太太象耶稣一样温柔。她捉摸不出雅克的暴性子象谁，只归罪于魔鬼。又有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突发的、含义丰富的动作，童心在其中骤然怒放，使她感动，使她落泪，不过是快乐的眼泪。她从来不习惯他不在。她一点儿不理解他的出走；但她希望他的归来是个节日，这个新房间具有他喜爱的一切东西。昂图瓦纳不得不反对她事先把壁橱都塞满从前的所有玩具。她叫人从自己房里把他喜欢的扶手椅搬下来，他赌气时总是坐在上面的；按照昂图瓦纳的建议，她用一张崭新的靠背床代替了雅克的旧床。靠背床在白天可以折叠起来，使房间具有工作室的庄重气氛。

吉赛尔两天来被撇在一边，关在房里做作业，她的注意力集中不到笔记本上。她渴望去看看楼下的安排。她知道她的雅各快要回来了，楼下这样折腾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为了镇静神经，她在这个牢房里转圆子。

第三天早上，这种酷刑变得不可忍受，诱惑太强烈了，中午，看到她的姑母没有上楼，她便不再权衡轻重，溜了出来，飞快下了楼梯。正巧昂图瓦纳回家。她哈哈大笑起来。他沉着

地、恶狠狠地瞧着她时，有本事引得她抑制不住地大笑，昂图瓦纳的严肃态度保持得越长，她就笑得越长，以致老小姐对他们两个一起责备。但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要好好利用一下。

"你为什么笑？"他终于捏住她的手腕说。她挣扎着，笑得越发厉害。然后她猛然止住。

"我得改掉这样笑法，你明白，否则我永远不能结婚。"

"你想到结婚？"

"是的。"她说，向他抬起象狗一样和善的眼睛。他瞧着她野孩子一样的胖乎乎的小身体，头一回想到这个十一岁的顽皮女孩会成为女人和结婚。他松开她的手腕。

"你一个人不戴帽子，连披巾也没有，跑到哪儿去？快吃午饭了。"

"我找姑母。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她说，撒着娇。她的脸涨红了，在楼梯的幽暗中用手指着单身汉住的那套房间的神秘房门，从那儿漏出一缕光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你想进去？"

她翕动着殷红的嘴唇，不发出声音地说出一个"是"字。

"你要挨骂的！"

她迟疑着，朝他瞥了大胆的一眼，看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末了她说：

"不会的！首先，这不算什么罪过。"

昂图瓦纳微微一笑；老小姐正是这样区分好与坏的。他在捉摸老小姐对孩子的影响到底如何；他对吉丝看了一眼，放下心来：这是一棵健壮的植物，在哪儿都能生长，能摆脱一切保护。

吉赛尔的眼睛不离开半闭半开的房门。

“那么进去吧。”昂图瓦纳说。

她抑制住快乐的叫喊，象只老鼠一样溜了进去。

老小姐是单独一个人。她爬到沙发床上，踮起脚尖，在墙上挂好一幅耶稣像，是她在雅克第一次受洗礼时给他的，它应该继续保护孩子的睡眠。她快乐，幸福，变得年轻，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歌儿。她听出昂图瓦纳在候见室的脚步声，心想自己忘掉了时间。这当儿，吉赛尔已在其余几个房间转了一圈，抑制不住快乐，拍着手跳起舞来。

“上帝！”老小姐跳下地来喃喃地说。她在一面镜子里瞥见她侄女的头发在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的微风中飘拂，一面象头小羊羔在原地蹦蹦跳跳，一面放开嗓门尖声地叫：

“气流万岁！气流万岁！”

她不明白怎么回事，也不想明白。小姑娘不听话，来到这儿的想法，她甚至都没转悠过。六十六年来她已习惯屈服于命运的播弄。但一刹那间，她解开披风，奔向孩子，好歹把她裹在斗篷里，没说一句责备的话，把她拉走，让她上了三层楼，速度比小姑娘下来时还要快。她安排吉赛尔睡在被窝里，给她喝了一碗滚烫的药剂，才歇下来喘口气。

应该说，她的担心不是完全缺乏根据的。吉赛尔的母亲是个马尔加什人，韦兹司令官在塔马塔夫驻守时娶了她，她死于肺病，离孩子出生还不满一年；两年后，司令官也得了一种慢性病，很难确诊，人们说是他妻子过给他的。老小姐是孤儿的唯一亲戚，把孩子从马达加斯加接来，亲自照料她。自此，传染病的威胁不停地缠扰着老小姐，虽然孩子从未得过一点令人不安的感冒，她结实的体质都定期得到所有医生和专家的确认

和证实，他们每年都检查她一次。

学院的选举在半个月以后举行。蒂博先生好象急于看到雅克回来。已经谈妥，费斯姆先生负责在下星期日把他领回巴黎。

前一天的星期六晚上，昂图瓦纳七点离开医院，在附近一家饭馆吃饭，不想在家里进餐，一到八点，他便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走进他的新居。今晚头一回，他该在这里面睡觉。他转动钥匙，砰然在身后关上门，感到是种乐趣；他打开所有的电灯，小步地在他的天地里踱来踱去。临街的房间他留给自己：两个大房间和一间书房。第一间家具很少：几把扶手椅散放在独脚桌四周；这是一间候见室，如果他要接待主顾的话。第二间最大，他把父亲住的那层楼的套房里自己的家具：大工作台、书柜、两张皮面扶手椅和伴随他勤奋生活的一切物品统统搬下来。书房只有一张梳妆台和一个壁橱，放着他的床。

他的书堆放在候见室的地上，靠近没打开的箱笼。暖气发出一股温热，新灯泡给一切东西投上亮澄澄的光。昂图瓦纳有一个漫长的夜晚供自己支配；在这几个小时里，一切都得打开、安排好，以配备好今后的生活。上边不消说已经吃完饭；吉丝在熟睡；蒂博先生在高谈阔论。昂图瓦纳此刻感到心境多么平静，他觉得自己的孤独多么惬意！壁炉上的镜子映出他的半个身子。他自怜自爱地走近镜子。他照镜子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挺起肩膀，咬紧牙关，正面面视，目光严厉，直透入自己眼里。他想回避自己的上身太长，腿太短，双臂瘦弱，在近乎骨瘦如柴的身躯之上，是不成比例的太大的头，胡子更增加了体积。他愿意做也自我感觉到是一个粗脖子的孔武有力的汉

子。他喜欢自己脸孔紧张的表情；由于蹙额，仿佛需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生命的每一刻，他的眉头鼓凸出来，目光罩在暗影中，带上一种固执的闪光，象看不见的毅力的标志，很令他喜欢。

“先从整理书开始。”他脱掉上衣，这样想着，一团劲头十足地打开空书柜的两扇门，“行……底下放课堂笔记本……字典放在随手可拿的地方……治疗学……好……特拉、拉、拉！我究竟达到目的啦。底楼，雅克……三个星期以前谁能相信呢？……这家伙具有制伏不了的意志，”他用美妙的声音说，仿佛他在模仿另一个人的嗓音似的，“固执透顶，不可制伏！”他朝镜子投去逗玩的一瞥，脚跟转了一圈，险些把顶到下巴颏儿的一堆书倾翻在地，“嗨，慢一点！好！瞧，书架又改观了……现在来理废纸……今晚把纸夹都放回匣里，象以前那样……不久就得开始修正笔记和观察……我已有了数量可观的……开一个清楚的目录，采用明确的有逻辑性的分类……象菲利普家里一样……一个卡片目录……但一切伟大的医生……”

他以轻盈的近乎舞蹈的步子，在候见室和纸夹盒之间往来如梭。蓦地他发出天真的、真正出人意外的笑声。“昂图瓦纳·蒂博大夫。”他宣布什么似地说，顿了一下，又抬起头，“蒂博大夫……蒂博……你们知道，是儿科专家……”他朝旁边迈了一小步，略微一鞠躬，又庄重地来回奔忙，“现在咱们来理柳条箱……再过两年我就会获得金质奖章，当上院长……医院会考……我住在这儿三四年，不能再多。那时我应该有一套合适的房间，象老板的那套一样。”他又用美妙的嗓音说，“蒂博，我们最年轻的医生之一……菲利普的左右手……我在

儿科方面很快就要成为专家……我想到路易泽、图龙……笨蛋……"

"笨一蛋……"他重复着，不象在想自己所说的话。他的手臂捧满了各种各样物品，他用为难的目光为每样东西寻找合适的地方。"如果雅克想成为医生，我会帮助他，指导他……两个蒂博家的人当医生……为什么不行呢？对蒂博家来说这是个好职业！艰苦，但有点斗争的兴头、有点自豪感，该有多大满足！要花费多大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意志力啊！永远不到头！达到终点就是个伟大的医生……比如是个菲利普那样的大夫……可以具有温和、自信的神态……很洒脱，但很冷淡……教授先生……啊，成为一个人物，被同行请去会诊，他们最妒忌你！

"我呀，我选择了最难的专业——儿科。他们不知说什么好，要开口就是欺骗你。在这方面确实要单独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病痛接触……幸亏有X光照片……如今一个全能的医生应该是个放射科大夫，并且亲自做手术。我得到博士学位后，就进行X光科实习。以后，我的诊室是个X光车间……同一个女护士在一起……不如同一个穿工作服的助手在一起……会诊的日子，每个病例都有点严重，嗨，陈词滥调……

"我信赖蒂博的地方，就在于他总是一开始就进行X光检查……"

他对自己的声音微笑，朝镜子眨巴着眼睛。"是的，我知道这是傲慢，"他带着涎皮赖脸的笑容思忖着，"韦卡尔神甫说：'蒂博家的傲慢。'我的父亲，他……是这样。而我呢，是的，傲慢。为什么不行呢？傲慢，这是我的杠杆，我一切力量的杠杆。我利用这杠杆。我有权利。问题难道不是首先使用

自己的力量吗？我的力量如何？”一丝微笑使他露出牙齿，“我很了解自己的力量。首先，我理解很快，而且记住了，忘记不了。其次，是工作能力。蒂博工作起来象牛一样！好极了，让他们说去吧！他们都想能象我那样干。再其次，还有什么？毅力。对，就是这。异乎寻常的毅力。”他慢吞吞地说，一面又照照镜子，“这就象位能……蓄满了电能的电池，随时能让我发挥各种各样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杠杆供我利用，所有这些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神甫先生？”他手里捧着一个扁平的镍盒，在天花板的灯光照耀下闪烁发光，他不知放在哪里好。最后搁在书柜上。“好极了。”他用诺曼底人开玩笑的嗓音大声说，这是他父亲有时爱用的嗓音。“特拉、拉、拉，傲慢万岁，神甫先生！”

箱子搬空了。昂图瓦纳从箱底取出两只用长毛绒做的小框架，不经意地瞅着。这是他的外公和母亲的照片：一个露亮的老头，站在那里，穿着燕尾服，手放在堆满书的独脚桌上；一个年轻女人，眉清目秀，上衣方形开襟，两绺柔软的鬈发垂落至肩。他经常爱看母亲的这帧照片，就象重见她一般，虽然这照片是蒂博太太订婚时拍的，他也从来未见过母亲梳这种发型。雅克出生她便去世，那时他才九岁。他缅怀起外祖父库蒂里埃，经济学家，麦克马洪*的朋友，梯也尔**垮台时几乎当上塞纳省省长，当过几年学院院长，昂图瓦纳永远忘不了他可爱的相貌，白细布领带，还有放在加昌沙皮套里的供一周用的

---

*.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反动政客，曾任法兰西共和国主席（1873—1879）。

**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反动政客，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三共和国的首任主席。

螺钿柄刮刀盒*。

他将两个相片框放在壁炉上的岩石标本和化石标本中。剩下要整理书桌，上面堆满什物和纸片。他兴致勃勃地理起来。一眼望去，房间改了样。他理完书桌后，满意地环顾四周。“至于被褥衣服，是弗吕林大妈的事了。”他懒洋洋地想着。（为了完全摆脱老小姐的保护，他争取到只让女门房来侍候和料理底楼。）他取出一支缅卷，躺在一张皮扶手椅里。难得这样有一整晚归他支配，没有明确的任务；他感到有点无聊。时间不算晚，下面干什么？剩下的事难道是一面抽烟一面胡思乱想？他有几封信要写，算了！

“唔，”他想着，猛然站起来，“我想看看埃蒙怎么分析儿意糖尿病的……”他拿起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放在膝头上翻阅。“是的……我本应知道这个，症象明显，”他皱起眉头说，“我搞错了……如果没有菲利普的话，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完了——都是由于我的过错……是由于我的过错，不，但毕竟……”他阖上书，扔到桌上。“指导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多生硬啊！他对自己的地位多么看重，唯恐失去！‘您规定的食谱只会加剧他的病情，我可怜的蒂博！’当着实习医生和护士的面，多拐台！”

他把手躺入裤兜里，走了几步。“我本应回敬他几句，对他说：‘如果您先完成自己的责任……’妙极了。他回答我：‘蒂博先生，我相信，按这个观点，就没有人……’但我堵住他的嘴：‘对不起！如果您在早上准时上班，等待诊疗的结果，而不是十一点半就溜号，去照料您的女病人，赚点外快，

* 此种刮刀盒备有七把刀片，每日用一片。

我就不需要干您的份内事，也不会有搞错的危险！’真棒！当大家的面！他会对我板半个月的脸，但我不在乎。去他的！”

他的脸忽地罩上恶狠狠的表情。他耸耸肩，心不在焉地开始给挂钟上发条；他哆嗦了一下，穿上外衣，走去坐在刚才离开的那个位子。刚才的快乐烟消云散了，他心里留下的是冷冰冰的印象。“傻瓜。”他苦笑着说，神经质地架起二郎腿，再点燃一支烟。他一面说“傻瓜，”一面想着菲利普大夫准确的眼力、经验和惊人的本能；此时，指导医生的天才他觉得形成压抑人的庞然大物。

“我呢，我呢？”他怀着窒息的感觉思忖，“有朝一日我能象他一样心明眼亮吗？只有这种万无一失的洞察力才能造就出伟大的临床医生，我是否……是的，记忆、用功、锲而不舍……除了这些从属的优点，我还有别的东西吗？我已经不是头一回在容易诊断的病例上绊倒了——是的，这是很容易诊断的，总而言之，是一个典范的病例，特点鲜明……啊，”他突然伸出手臂，“这不会单独而来：工作，成功，成功！”他脸色变白。“明天，雅克！”他思忖着，“明晚，雅克就在隔壁，在隔壁的房间里，而我……我……”

他一蹦跳了起来。他设想好同弟弟一起生活的计划陡地显出了本来面貌：这是无法弥补的疯狂行动！他不再考虑自己已经承担的责任，只想到今后无论如何要中止自己前进的障碍。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心血来潮揽起这件拯救的工作。他有时间浪费吗？每星期他只有一小时离开这个目标吗？真蠢！是他自己把这块石头拴在脖子上！无法后退了！

他机械地穿过前厅，打开给雅克准备好的房间的门，站在门口，呆呆地竭力注视幽暗的房间。他泄了气。“他妈的，要

图清静，跑到哪儿去呢？哪儿能工作，能只想自己的事呢？总要让步！家庭、朋友，雅克！人人都串理起来阻止我工作，使我虚度年华！”血直往他头上涌，他喉咙发干。他到厨房里，喝了两杯冰水，又回到书房。

他意气消沉，开始脱衣。他还不习惯呆在这个房间里，里面常用的东西都有一种奇特的外貌，倏忽之间他觉得充满敌意。

他花了一小时才躺下，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睡着。他不习惯这样近街的响声；每个行人在人行道上走路的响声都使他战栗。他想着毫无意义的事：怎样不致惊醒；想着有一次从菲利普家的晚会回来，很难找到一辆车……时而想到雅克回来，影像清晰，令人烦恼，他绝望地在狭窄的床上辗转反侧。

“无论如何，”他狂乱地想着，“我得安排自己的生活！让他们去应付吧！我把他安顿在隔壁，既然这已经决定了。我安排他的功课就行了。然后，干你自己的事！我已同意照顾他，不错。但到此为止！但愿这不会阻碍我步步高升！我得安排自己的生活！其余的事……”这一晚，他对弟弟的爱已不留踪影了。他回想起到克卢伊的访问。他见到了弟弟，瘦削，因孤独面憔悴；谁知道，或许害了肺病？要是这样，他会让父亲把雅克送到一个好的疗养院：在奥韦涅，或在比利牛斯山一带，而不必到瑞士；他，昂图瓦纳，单独呆着，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自由随意地工作……他甚至惊讶地这样想：“我可能占据他的房间，作为我的卧室……”

八

翌日，昂图瓦纳腿来时处在与昨晚完全相反的精神状态中，早上他在医院里的时候，好几次又高兴又不耐烦地看表；他急于去从费斯姆先生的手里将雅克接回来。他到车站时大大提前，来回踱步时，他回味着已想好的关于教养院问题要对费斯姆先生说的话。火车一进月台，他在旅客的人流中瞥见雅克的身影和院长的眼镜，便迎上前去接客。

费斯姆先生满面春风，见到昂图瓦纳好象见到了最亲密的朋友；他穿着讲究，戴着淡色手套，脸刮得过了头，不得不扑上粉，掩盖火辣辣的刀痕。他看来准备陪两兄弟回家，硬要他们在咖啡店的平台上喝点东西。昂图瓦纳叫住一辆出租汽车，要赶紧分手。费斯姆先生在座位上举起雅克的包袱，这时车已开动，他险些被车压坏漆皮鞋的头，他又把上身探进车门，激动地紧握两个年轻人的手，请昂图瓦纳代向创建人先生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雅克潸然泪下。

他对哥哥的热情迎接还没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个动作，表示回答。但这种沮丧情绪越发使昂图瓦纳怜悯，心里充满了油然而生的新的感情。倘若有人竟然提醒他昨晚的厌恶情绪，他会加以否认，并真诚地申明，他始终感到弟弟回来使他至今空虚无聊得要命的生活有了一个目标。

待他把弟弟带进他们那套房间，把门关上，心里就象一个

情人为自身的第一个意中人单独准备了一套住宅那样得意欢欣。他意识到了，嘲笑自己，但他毫不在乎自己显得可笑；他感到自己幸福，心情舒畅。尽管他窥伺不到弟弟的脸上有满意的闪光，但他一刻也不怀疑自己完成了任务。

老小姐在最后一刻来看过雅克的房间；她生着了火，让房间更有迎客气氛；她准备好一碟香草糖杏仁蛋糕，这在本街区是有名的拿手技艺，雅克从前特别爱吃。床头柜上的一只杯子里，浸着一小束紫罗兰，垂下一条剪纸飘带，吉赛尔用五彩笔在上面写着：

送给雅克

但雅克毫不注意这些准备工作。一进门，他就坐在门边，手里拿着帽子，而昂图瓦纳在脱大衣。

"到屋里去转一圈！"昂图瓦纳叫道。

孩子不紧不慢跟着他，不经意地瞧着其他房间，又回来坐下。他好象等待着，惶惶不安。

"你想上楼看看他们吗？"昂图瓦纳提议说。看到雅克在哆嗦，他明白雅克回家后没有惦念别的事。他的脸色苍白，耷拉着眼睛，又立刻抬起来，仿佛那致命的、然而又急切地想挨过的时刻已经到来，吓了他一跳。

"那么咱们上去吧。进去就出来。"昂图瓦纳加上一句，想给他增添勇气。

蒂博先生在书房里等待他俩。他情绪很高：天清气朗，春天临近了；早上，在参加教区的大弥撒时，他在祈祷凳上高兴地重复，下星期日，毫无疑问，坐在同一个位子上的将是一个

学院的新院士。他走上前去迎接两个儿子，抱吻了小的。雅克啜泣着。蒂博先生从他的眼泪中看到他悔恨自新的表示；他非常感动，但不想流露出来。他让孩子坐在壁炉边的一张高背圈椅里。他背着手，来回踱步，按老样子喘着气，说了短短一句责备的话，既充满了挚爱，又语气坚决，令人回想起雅克是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幸回家的，他嘱咐雅克要尊敬和服从昂图瓦纳，就象是对待他本人一样。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缩短了结尾的话；这是一个未来的同事。蒂博先生不愿让他在客厅里久等，便辞退了两个儿子。但他一直把他们送到书房门口。他一只手撩起门帘，另一只手搁在回头浪子的头上。雅克感到父亲的手指抚摸他的头发，亲昵地拍着他的脖颈，他觉得这种亲切是从未有过的，不由得激动起来，转过身来，抓住那只柔软的大手，送到嘴唇上。蒂博先生吃了一惊，睁开眼睛，目光并不高兴，困惑地抽回了手。

“好啦，好啦……”他咕哝着，好几次把头颈伸出领口。这种多愁善感他觉得不是好的预兆。

他俩找到老小姐时，她正在给吉赛尔穿衣服，去参加晚祷。老小姐看到进来的不是料想中的好闹事的小鬼，而是眼睛哭红、脸色苍白的大小伙子，便双手合十，她正在给小姑娘的头发上打结的丝带从指缝间滑落下来。她非常惊诧，勉强敢拥抱他。

“上帝保佑！这是你吗？”她终于说，扑到他身上。她把他紧抱在自己的风帽上，然后退了几步去瞧他，闪闪发光的眼睛死盯住雅克的脸，怎么也找不到她以前钟爱过的脸容。

吉丝格外失望，非常胆怯，瞧着地毯，咬着嘴唇，忍住不笑出来。雅克对她第一个露出笑容。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朝她走去。坚冰打破了。她扑到他怀里，象小山羊一样蹦跳起来，不放开她捏住的手。但今儿个她不敢说什么话，甚至不敢问他瞧见了她的花没有。

他们一起下楼。吉赛尔始终不放开她的雅克的手，她默默无声地紧贴着他，象只小动物那样肉感。他们在楼梯底下分手。在穹顶下，她转过身来，透过玻璃门，用双手朝他飞了一个响吻：可他没有看见。

等到他俩回到房里，昂图瓦纳头一眼朝雅克瞥去，便明白他弟弟重见亲人后心情异常舒畅，弟弟的情况已有好转。

"你认为我们俩呆在这儿好吗？你说说看！"

"好。"

"坐下吧，找个地方坐；坐在这张大扶手椅里，你会看到住在这儿很不错。我去煮茶。你饿吗？你去给我们找点点心来。"

"不，谢谢。"

"可我想吃点心！"什么也不能改变昂图瓦纳的好兴致。这个刻苦钻研的孤独者终于发现爱、保护、分享的温馨。他毫无原因地笑着。他沉醉在幸福之中，从未有过这样感情奔放。

"来支香烟？不？你瞧着我……你不抽烟吗？你老在瞧着我，仿佛……仿佛我给你设下陷阱！瞧，老弟，放开一些，见鬼，鼓起点信心；你已不在教养院了！你还不信任我吗？说呀？"

"不是不信任。"

"究竟怎样？你害怕我欺骗了你，让你回家，你不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吗？"

“不……不是。”

“那么你担心什么？你还留恋什么吗？”

“不是。”

“那么？你这样犟头倔脑的，想些什么？嗯？”

他走到孩子身边，就要俯下身去拥抱雅克；但他没有拥抱。雅克朝昂图瓦纳抬起阴沉的目光，他看到对方等待着他回答：

“你干吗问我这些？”他说，轻轻哆嗦一下，低声地加上一句：“这是干什么？”

短暂的沉默。昂图瓦纳用深切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弟弟，雅克重又想哭出来。

“你象个病人，弟弟。”昂图瓦纳声调忧郁地说，“这会过去的，要有信心。只消让别人照顾你……疼爱你，”他胆怯地加上说，没瞧弟弟，“我们相互还不够了解。你想，相差九岁，在我们之间这是一道鸿沟，只要你还是个孩子。我二十岁时你才十一岁；我们什么也不能一致。但如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以前是否爱你；我没想过。你看，我很直率。但我感到，情况改变了。我很高兴，很……甚至很激动地看到你在这儿，在我旁边。两人一起生活更好过一些，更舒服一些。你不相信？你瞧，当我从医院回来时，我深信我得快一点，早些回到家里。我会看到你坐在桌前勤奋学习。对吗？晚上，很早就下楼，各自呆在一个房间里，坐在灯下，房门敞开，可以互相看见，感到互相为邻……有的晚上聊天，象两个朋友一样闲聊，委决不下是否就寝……你怎么啦？你哭了？”

他走近雅克，坐在扶手椅的扶手上，迟疑了一下，握住雅克的手。雅克把泪痕阑干的脸扭过去，但握着昂图瓦纳的手，

好长时间他兴奋地紧捏着，都要捏伤昂图瓦纳的手了。

“昂图瓦纳！昂图瓦纳！”他末了用憋住的声音叫着说，“啊，要是你知道一年来我心里的变化……”

他泣不成声，昂图瓦纳不好再问他。昂图瓦纳用手搂住雅克的肩，亲热地抱紧弟弟。在马车的幽暗中，他俩感情冲动时，他已经有过一回经历了这种使人迷醉的同情时刻，这种力量和相互意志的突然外溢。自此以后，他常常想起这件事，今晚，突然变得格外强烈，令人奇怪。他站起身，在房里踱起步来。

“瞧，”他特别亢奋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对你谈起这事。我们会有机会再谈的。你瞧，我想到我们是两兄弟。这好象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重要事。兄弟！不仅同血缘，而且一生下来就同渊源，正如两样迸发出活力和冲劲！我们不仅是两个人，昂图瓦纳和雅克，我们是两个蒂博家的人，我们是蒂博家的。你明白我想说的话吗？可怕的是，我们身上恰巧有这种冲劲，同样的冲劲，蒂博家的冲劲。你明白吗？我们蒂博家的人，我们不象别人。我甚至认为，我们比别人多了些东西，原因是我们是蒂博家的。我呀，我所到之处，中学、大学、医院，到处我都感到自己是个蒂博家的人，一个特殊的人，我不敢说更高级，这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呢？是的，更高级，拥有别人没有的力量。而你呢，你想到吗？在中学里，你是个懒学生，你不感到这种内心冲动，使你在力量上想过别人吗？”

“感到的。”雅克不再哭了，字音清晰地说。他兴趣盎然地注视着哥哥，他的脸油然而生聪明、成熟的表情，使他比本身年龄大了十岁。

"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昂图瓦纳说，"我们身上大概有一种自豪、暴烈和执著的奇异混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此，瞧，我想到父亲……但你并不了解他。不过他又有不同。"他停了片刻，走过来坐在雅克对而，上身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象蒂博先生的姿势，"今儿个我只想对你说的是，这种秘密力量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同一股浪潮，如同游泳时从底下把你托起的陡然升起的浪峰，载着你，使你一下子越过一大段距离！你会瞧见的！这很神奇。但必须善于利用它。没有什么做不到，甚至没有困难的事，只要有了这种力量。你和我，我们就有这种力量。你明白吗？因此，我……我对你说这个不是为了我自己。咱们说你吧。现在是衡量你身上这股力量，了解它、使用它的时候了。浪费了的光阴你可以一下子赶回来，只要你愿意。要有志愿！不是人人都能有志竟成（我懂得这点可并不太久）。我呀，我能有志竟成。你也能有志竟成。蒂博一家都能有志竟成。因此蒂博一家什么都能干。超越别人！使人敬服！必须如此。必须让这股隐藏在一个家族中的力量功成圆满！蒂博家系的大树应该在我们身上鲜花盛开：一个家族的繁荣！你明白这个吗？"雅克的眼睛始终盯着昂图瓦纳的眼睛，带着想切的表情，"你明白这个吗，雅克？"

"是的，我明白！"他几乎喊着说。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嗓音里有一种愤怒震颤着。他的嘴角现出古怪的皱折，仿佛他怨恨哥哥以这意料不到的气息扰乱他的心灵。他哆嗦了一下；然后他的而孔松弛下来，显出极端疲惫。

"啊，你走开吧！"他蓦地说，额角垂落到双手中。

昂图瓦纳沉默不语。他打量着弟弟。这半个月来雅克更瘦

更苍白了！他的茶褐色头发理得很短，更衬托出不成比例的大头，招风耳也格外显明，脖颈则很细。昂图瓦纳注意到两鬓的皮肤透明见肉，脸色委顿，眼眶有黑晕。

“你改掉了吗？”他单刀直入地迸出一句。

“改掉什么？”雅克低声说。他明澈的目光变混浊了，涨红了脸，但保持惊讶的表情，这是假装的。

昂图瓦纳没有回答。

时间不早了。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他五点左右要做复查。他踟蹰不定，要不要告诉弟弟，他一个人要呆到吃晚饭的时候；但出乎意料，雅克看见他走似乎有点高兴。

他一个人呆着，果真感到轻松。他想在这套房里转一圈。但前厅的门紧闭着，他无法解释地烦恼起来，又回到自己房里，关起了门。刚才他仅仅溜了自己房里一眼。他终于看到紫罗兰花束和带子。白天的各种细节乱纷纷地出现在他脑海里：父亲的迎接，昂图瓦纳的谈话。他斜躺在长靠背椅里，又开始啜泣起来；不是死心绝望的哭，不，他主要是精疲力竭，也由于这个房间、紫罗兰、他父亲按在他头上的手，昂图瓦纳的关心和这陌生的新生活；他之所以哭是因为看来周围的人都想爱他，因为现在家里人要照顾他，对他说话，向他微笑，因为他必须回答所有人的问话，因为他再不能安静独处了。

九

昂图瓦纳为了安排好过渡阶段，把雅克重新上学的时间推

延至十月。他同打算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同学一起，起草了一份重点学习提纲，目的在于逐步恢复雅克的智力。三个不同科的教师担负这个工作。他们都是年轻人和朋友。随和的学生按时和根据他自己所达到的专心的能力来学习。昂图瓦纳不久就高兴地看到，教养院的孤独还不致于引起他本来担心的智力衰退；从某些方面而说，他弟弟的智力甚至很奇怪地在孤独中成熟了；他起步很慢，但不久，进步要比昂图瓦纳所期望的快些。雅克没有滥用给他的独立行动。昂图瓦纳没对父亲说过，但得到韦卡尔神甫的默许，并不担心这样自由有什么不妥。他意识到雅克的禀赋丰厚，让它按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会硕果累累。

头几天，孩子非常不愿走出家门。街道使他头昏目眩。昂图瓦纳只得设法找点事叫他跑一趟，硬要他呼吸新鲜空气。这样，雅克重新混熟了这个街区。不久，他甚至很有兴味去蹓跶；季节宜人；他爱沿着码头走到巴黎圣母院，或者在杜依勒里宫附近闲逛。有一天，他居然大着胆子走进罗浮博物馆，但他觉得里面空气憋人，尘土飞扬，一排排的绘画非常单调，便赶快溜了出来，以后再也不去了。

吃饭时他噤若寒蝉，只听父亲讲话。不过，胖于一向专横威严，脾气暴躁，不得不在他家生活的人都只能默默地龟缩在假面具后面。老小姐表面上附和赞赏，其实始终隐藏起自己的真面目。蒂博先生对这表示尊敬的静默洋洋自得，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他天真地以为沉默是一致赞同。他对雅克保持很大的节制，恪守自己的诺言，从不盘问雅克如何使用时间。

但有一个方面蒂博先生表现得没有商量余地：他明确禁止同丰塔南家的一切来往；为了安稳起见，他决定今年不让雅克到拉菲特别墅区去，蒂博先生和老小姐每年春天都要上那儿住

些日子，丰塔南家在那儿的森林边也有一幢小住宅。已说好今年夏天雅克象昂图瓦纳一样呆在巴黎。

禁止同丰塔南家再见而，是昂图瓦纳和弟弟进行一次严肃谈话的话题。雅克先是发出反抗的喊声：他心里觉得，只要继续猜疑他的朋友，过去的不公允就永远不会消除。强烈的反应并没使昂图瓦纳扫兴，这是一个证明：雅克，真正的雅克再生了。待到这愤怒的第一个反应过去了,他便竭力说服弟弟。他没花多大力气便得到雅克的诺言：不设法再去见达尼埃尔。说实在的，雅克不象所想象的那么固执己见。他还不爱合群，不想有别的接触，他哥哥的亲密对他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昂图瓦纳竭力跟他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起，丝毫不显出年龄的差异，更不摆出自己享有的权威架子。

六月初，雅克回家时看到便门旁边围了一群人：弗吕林大妈发了病，躺在传达室里。她在晚间恢复知觉，但右臂和右腿不听使唤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昂图瓦纳正要出门，有人揿铃。一个德国女郎穿着粉红短袖衬衣和黑围裙，出现在门口，她红着脸，壮起胆微笑说：

“我是来干家务的……昂图瓦纳先生不认得我吗？李斯贝特·弗吕林……”

她有阿尔萨斯的口音，她孩子般的嘴唇把字音拖得格外长。昂图瓦纳回想起“弗吕林大妈的孤女”，以前在院子里是孤单单一个人。她解释说，她从斯特拉斯堡赶来照顾她姑母，帮姑母干点活；她立即开始料理家务。

她每天都这样敲门，手捧托盘，侍候两个年轻人吃早餐。

昂图瓦纳就她的骤然脸红同她打趣，问她德国方式的生活。*她十九岁，离开这里的六年中住在叔叔家，她叔叔在斯特拉斯堡的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只要昂图瓦纳在场，雅克也参加一点谈话。但雅克单独同李斯贝特在房里时，他就回避她。

然而，昂图瓦纳值班的日子，她要把午饭端到雅克的房间里。他询问她姑母的情况，李斯贝特没告诉他什么：弗吕林姑妈复原了，但恢复很慢；胃口一天天见好。李斯贝特感激她的养育之恩。她个头矮，身材丰满，富有弹性，显露出她爱好跳舞、玩乐和唱歌。她笑的时候落落大方地瞧着雅克。她有一副警觉的小脸蛋、短鼻子，两片鲜艳的嘴唇稍稍有些鼓胀，一对眼睛象瓷器般发亮，额角四周头发蓬松——不是金黄色，而是苎麻色。

李斯贝特闲谈的时间天天变长。雅克也不那么胆怯了。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她说话。他听人讲话的态度总是能使人说出心里话：仆人、同学、有时甚至是教师的秘密。李斯贝特同他谈话比同昂图瓦纳谈话自由得多；同他哥哥在一起，她显得更孩子气些。

一天早上，她注意到雅克在翻看一本德语词典，他残留的那点矜持态度荡然无存。她想看看他翻译的东西，见到歌德的一首浪漫曲时她情动于怀，她记得这首曲子，甚至会唱：

Fliesse, fliesse, lieber Fluss!
Nimmer werd' ich froh……
（流吧，流吧，亲爱的河流！

* 从1871至1918年，阿尔萨斯属于德国。

我再也不会快乐……）*

德国诗歌能使她心动神摇。她哼了几首浪漫曲，并解释开头的几句诗。她觉得最美的诗是天真忧郁的：

如果我是一只小燕子，
啊，我会朝你飞去！……

她尤其喜爱席勒的作品。她沉吟了一下，然后一口气背出她酷爱的一段，《玛丽·斯图亚特》**的片断，这一段叙述被囚禁的年轻王后获准在监禁地的花园中散步，她奔往浴满阳光和洋溢着青春的醉人气息的草坪。雅克不能全懂，她大致翻译出来，为了表达向往自由的冲动，她用了非常稚气的嗓音，雅克不由得想到克卢伊，柔情满怀。他先是有很大保留，继而断断续续地讲起自己的不幸。至今他仍然是孤零零的，难得说话，他自己的嗓音很快就使他沉醉了。他激动起来，随意歪曲事实，在叙述中添油加酱，对模糊的记忆作了文学加工。两个月来，他看得见的工作就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昂图瓦纳书柜里的小说。他感到这种浪漫的加工对李斯贝特敏感的心灵能比贫乏的现实产生更多的作用。他看到漂亮的姑娘擦眼抹泪，象米格侬*** 一样为祖国痛哭时，他感到艺术家的快感，这在他还从未有过。他强烈地感受着，心里纳闷这是不是爱情，因希望而

* 这首歌词系歌德1777年所写的《致月光》。
** 席勒（1759——1805）的悲剧，写于1800年。
*** 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青少年时代》（1796）中的人物，她咏唱的一首诗深沉地怀念沦陷的祖国。

战栗起来。

翌日，他焦急地等待着她。她兴许意识到了，她给他拿来一本贴满带画的明信片、照片和干枯的花的纪念册：三年来她的少女生活，她的全部生活。雅克向她提了许多问题；他容易惊奇，凡是他不知道的事他都会惊讶不迭。李斯贝特的身世一个个细节都无可置疑，非常真实可信；但当她脸颊绯红，嗓音拖长时，看来象编造、说谎，就象那些想叙述一个梦想的人那样。谈到舞蹈学校的冬季晚会时，她高兴得蹬足跺脚：街区里的男女青年都在舞蹈学校里欢聚一堂。舞蹈教师手持一把很小的提琴，一面打拍子，一面跟着对对舞伴，而太太则按自动钢琴的节拍旋舞着最新式的维也纳华尔兹。午夜时进夜宵。然后，疯狂的人们一帮帮在黑夜中闹闹嚷嚷，从这家走到那家，不忍分开，雪踩在脚下多么柔软，天空多么纯净，风儿吹在脸颊上多么清冽。有时，下级军官也加入到这些经常在一起的舞伴中。有一个叫弗雷第，另一个叫维尔。李斯贝特犹豫良久，才在一群穿军服的军官的合影中指出这个名叫维尔的大块头。"啊，"她说，用袖管的里子去擦拭照片，"他多么高贵，多么感伤啊！"她想必去过他家，因为她讲到齐特拉琴、覆盆子酒和凝乳，讲到一半她爆发出出人意表的笑声，打断了话头，没有说完。时而她管维尔叫未婚夫，时而谈到他时仿佛他为她献出了一切。雅克最后才明白，他被派到普鲁士驻守是由于一件可笑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一想起先是怕得发抖，继之捧腹大笑：在旅馆的走廊尽头有一间房间，地板老吱嘎作响，原因不能解释，这间房贴近弗吕林的府邸，否则那位年迈的叔叔在半夜里不会在院子里追上下级军官，让他穿着袜子、没穿外衣，被赶到街上。李斯贝特还解释说，她叔叔想到招他进门来管家；她

还说他是兔唇，从早到晚，嘴上叼根香烟，满是烟油味；笑完以后，她没有停歇，又开始哭起来。

雅克坐在桌旁。纪念册摊开在他面前。李斯贝特坐在圈椅的扶手上。她俯下身时他呼吸到她的气息，她的鬈发触到他的耳朵。他的感官没有丝毫紊乱不安。他了解那堕落的行为；但眼下他关心另一个天地，是他从最近浏览的一部英国小说中发掘出来的，他以为在这个天地里发现了圣洁的爱和饱满纯洁的感情。

整天他的想象都在酝酿最小的细节，不停地准备着明日的见面：他俩单独呆在房间里，不消说，一早上没有什么打扰他们的事。他让李斯贝特坐在右边的长靠背椅上；她的头向前倾，他站着，看见内衣领口里长着细发的脖颈；她不敢抬起眼睛；他俯下身子："我不想让您再离开我家……"只在这时她才抬起了头，目光带着疑问；他呢，他的回答是在脑门上一吻，犹如订婚的一吻。"再过五年我就二十岁。我要对爸爸说：'我不再是孩子了。'如果他们对我说：'她是女门房的侄女呀。'我就……"他做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动作。"未婚妻！未婚妻！您是我的未婚妻！"他的房间在他看来太狭小，容不下那么多欢乐。他走出门去。天气很热。他在阳光中满怀激情地走动着。"未婚妻！未婚妻！她是我的未婚妻！"

第二天他睡得很死，竟听不到铃声；他一认出从昂回瓦纳房间传来她的笑声时，便跳下床来。他赶过去看他们，昂回瓦纳已经吃完了饭，正准备离家，双手捏住李斯贝特的肩头：

"你听见了吗？"他威胁着说，"如果你还让她喝咖啡，我要唯你是问！"李斯贝特发出她特有的笑声；她怎么也不相

信，德国式的加糖牛奶咖啡，热腾腾的喝下去，会对弗吕林姑妈有坏处。

只剩下他们俩。她在托盘上放好茴香绞花糕点，这是她在昨天特意配制的。她恭恭敬敬地瞧着他吃东西。他抱怨肚子饿。这一切都意料不到；他不知该怎么把现实和细密准备过的场面调和起来。更晦气的是有人揌铃。这是料想不到的事：弗吕林大妈一拐一瘸地走进来；她还没有完全复原，但好多了，好得多了，她来对雅克问安。然后李斯贝特要帮她回到传达室，把她安顿在扶手椅里。时间过去了。李斯贝特没有回来。雅克从来忍受不了环境的约束。他走来走去，心中不悦，这酷似以前恼火的情景。他咬紧牙关，双手插到兜里。他开始责怪起自己来。

待到她终于再出现时，他唇干舌燥，目光阴郁；他等得烦躁之极，以致双手哆嗦不已。他佯装在用功。她草草打扫好房间，同他说声再见。他趴在书本上，心灵里一片死寂，让她走了。一旦只剩下孤单单一个人，他便仰面朝天坐着。然后他带着苦笑走近镜子，想客观地鉴赏一下。多少次他的想象呈现出设想过的场面：李斯贝特坐着，他站着，脖颈……他感到沮丧，双手掩住眼睛，扑在靠背椅上想哭泣。但眼泪涌不上来，他只感到神经紧张和怨恨。

第二天，她进来时脸色忧郁，雅克把这看作对他的责备，他的怨恨马上冰释了。其实，她刚收到斯特拉斯堡的一封报忧信：她叔叔要她回去，旅店住满了人，弗吕林同意拖晚一星期，但不能再多。她曾想过让雅克看信，但他带着胆怯而温柔的目光朝她走来，她抑制住不说这种烦恼事。她径直坐在靠背

椅上，恰巧是他打算要她坐的地方。他站在能在镜里看到自己的位置上。她低下了头，他看见她的脖颈颤抖着从内衣领口滑出来。他已经象木头人一样俯下身去，这时她过早地挺起胸。她惊诧地瞅着他，微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靠在靠背椅上，毫不迟疑地把脸贴在雅克的脸上，她的发鬓贴着他的发鬓，热烘烘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

“亲爱的……Liebling（我的心肝）……”

他以为自己要软瘫了，便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李斯贝特的手指尖象被针刺戳了一样，抚摸着他光光的脸，然后伸入根口。他打了个哆嗦，感到惬意的哆嗦。象有魔力的小手滑到衬衫和皮肤之间，按在他的胸前。于是他也大胆地伸出两只手指，触到一只别针。她帮他解开。他屏息静气。他的手触摸到陌生的肌肤。她做了一个动作，他蓦地感到一只乳房温热的一团滑入掌中。他涨红了脸，笨拙地抱吻她。她马上还给他一个热烈的接吻。他显得很窘，热烈的接吻之后，留下的别人的唾液既使他感到快意，又有点腻心。她又把自己的脸贴住他的脸，一动不动；他感到她的太阳穴的跳动拍打着自己的眉毛。

打这以后，每天都要来一遍。

她一走进前厅便抽去别针，进了房间就插在门帘上。两人都坐在靠背椅上，脸贴着脸，双手热烘烘的，默默无语。要么她唱起几首德国的浪漫曲，使他俩热泪盈眶；他俩长时间有节奏地摇晃着搂紧的上身，呼吸对方的气息，再不想有别的欢乐。如果雅克的手指在她身上摸索，或者移开一点头，用嘴去触摸李斯贝特的脸，她就盯着他，目光仿佛总是在要求睚她亲近一些，她感叹地说：

“爱得深沉忧郁一点嘛……”

但他俩的手未摸到要紧地方，便明智起来。有如默契一般，李斯贝特和雅克都回避新的动作。他俩的搂抱只是脸孔持续不断的耐心的挤压，因此，每次呼吸时，胸脯发出温热的起伏便使手指产生抚摸感。李斯贝特常常感到疲乏，她不用费力避开感官的要求；在雅克身边，她沉醉在纯洁和诗意之中。至于雅克，他甚至不用驱除更明确的意图：这些圣洁的抚摸已在他身上达到目的；抚摸要成为别的热情的前奏的想法，他一点都没挨边。如果有时女人肉体的热量引起他身上的惶乱感觉，他也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一想到李斯贝特有所发觉，便羞愧万分，厌恶异常。在她身边，任何不洁的觊觎欲望都没有袭上他心头。他的灵与肉截然分开。心灵属于意中人；肉体在另一个世界、在李斯贝特进不去的黑暗世界过着孤独的生活。有的晚上，他不能入寐，跳下床来，在镜子前扒掉内衣，以无法满足的狂热吻着手臂和拍打身体，他总是一个人，远离着她；李斯贝特的形象从来不会加入他的联想的惯常队列中。

李斯贝特的行期临近了；她定在下星期日搭夜班车离开巴黎，而她没有勇气告诉雅克。

这个星期日，吃晚饭时昂图瓦纳知道弟弟在楼上，回到自己房里。李斯贝特等待着。她哭泣着扑到他的肩上。

“怎么啦？”他带着古怪的笑容问道。

她作了个否定的表示。

“你一会儿就走吗？”

“是的。”

他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这也是他的过错！”她说，“他连想都没想。”

“你答应过为他考虑这事。”

她瞅着他。她有点蔑视他。他不会明白，对她来说，雅克，“这不是一码事。”但昂图瓦纳长得漂亮，她喜欢他无法抵御的神态，会象别人那样顺从地答应他。

她已将别针插在帷帘上，不经意地卸下装束，一面已经想到远行。昂图瓦纳把她抱在怀里，她断断续续地笑着，笑声消失在喉咙里：

“Liebling（我的心肝）……我们的最后一夜你爱得深沉而忧郁一些……”

昂图瓦纳整个晚上没露面。将近十一点钟，雅克听到他院来了，无声无息地回到自己房里。雅克走去睡觉，没去叫他。

一钻进被窝，他的膝盖碰到一件硬东西，是个包裹，真是怪事！这是包在锡纸里的几块加糖茴香糕点；一张淡紫色的小字条折在一块绣着雅克字母的丝手帕里：

给我亲爱的人！

她从来没给他写过字条。似乎今晚她来过，在他的枕边弯下身子。他拆开信封，高兴地笑着：

雅克先生：

当您拿到这封珍贵的信时，我已经在远方……

字迹漫漶了；他的脑门满是汗珠。

……我已经在远方，因为今晚我在东站搭乘二十二点十二分开往斯特拉斯堡的火车……

"昂图瓦纳！"

喊声摧肝裂肺似的，昂图瓦纳以为弟弟受了伤，急忙跑来。

雅克坐在床上，双臂分开，嘴唇半张半闭，目光在哀求：他简直象要死一般，只有昂图瓦纳能救他。信摊开在被褥上。昂图瓦纳毫不惊讶地浏览了一遍：他刚把李斯贝特送上火车。他向弟弟俯下身子，但雅克没让他说话：

"别说，别说……你不会知道。昂图瓦纳的为人，你不会明白……"

他用的是李斯贝特说过的话。他的脸有一种倔强的表情，他的目光呆定，沉滞，令人想起从前那个孩子。骤然间，他的胸脯鼓胀起来，嘴唇开始抖动，仿佛他竭力要回避某个人，他掉转身，扑在长枕上，号啕大哭，他的一只手臂放在背后；昂图瓦纳去摸这只痉挛的手，这只手马上抓住他的手，昂图瓦纳则轻轻地握着。他不知说什么好；他瞧着弟弟弓着的背，抽泣使背一耸一颠。他再一次看到灰烬覆盖下的火，它随时会燃旺起来；他在衡量自己教育弟弟的意图所包藏的虚荣心。

半个小时过去了；雅克的手才松开。他不再呜咽，胸部在一起一伏。呼吸逐渐变得有规律，他朦胧睡去。昂图瓦纳纹丝不动，委决不下走不走。他忧郁地考虑着这孩子的前途。他又等了半小时，然后踮着脚尖走了，让门半掩着。

翌日，昂图瓦纳离开屋子时，雅克还熟睡未醒，或者佯装睡着。

他俩在楼上的饭桌上见面。雅克脸容疲惫，嘴角露出一丝蔑视的皱折，挂着自以为未被赏识、傲气十足的孩子的神情。整餐饭雅克在回避昂图瓦纳的目光，他甚至不想抱怨。昂图瓦纳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坚持不提起李斯贝特。

他们的生活又恢复常规，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十

有天傍晚，吃晚饭之前，昂图瓦纳在他的邮件中看到一封给他的信，里头又有一封给他弟弟的封好的信。他认不出笔迹，雅克就坐在那里，他不愿显出踌躇的样子：

“这是给你的信。”他说。

雅克急忙走过来，他的脸变得绯红。昂图瓦纳在翻阅一本书目，瞧也不瞧就把信交给了他。等昂图瓦纳抬起头来，他看到雅克已将信塞进兜里。两人的眼睛相遇了，雅克的目光盛气凌人。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他说，“我有权收到信吗？”

昂图瓦纳默默无言地瞧着弟弟，掉转了身，离开房间。

吃晚饭时，他跟蒂博先生谈话，没理雅克。他俩象每晚一样，一起下楼，但相互之间没有片言只语。昂图瓦纳回到自己房里，他刚坐在桌前，雅克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带着挑衅的神气走上前来，将那封打开的信扔到办公桌上：

“你不是要监视我的通信吗？”

昂图瓦纳没有看就折好了信，递给弟弟。雅克没有接信，他张开手指，信落到地毯上。雅克捡了起来，揣到兜里。

“那末，就用不着对我板脸。”他揶揄地说。

昂图瓦纳耸耸肩。

“你想知道的话，我受不了！”雅克又说，骤然提高了声音，“我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想……我有权……”昂图瓦纳聚精会神和沉静的目光激怒了他。“我对你说我受不了！”他大声说。

“受不了什么？”

“一切都受不了。”他的脸失去了常态：呆定和愤怒的目光，招风耳朵，半闭半合的嘴巴使他神情傻愣愣的；他的脸涨得通红。“不过，这封信寄到这儿是寄错了地方！我已经吩咐给我的信留局自取！至少我在那儿收到信，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

昂图瓦纳一直注视着他，一声不吭。沉默对他有利，掩盖了他的窘困：这孩子从来没这种口气对他说过话。

“首先，我想再见到丰塔南，你明白吗？没有人能阻拦我！”

这是一通闪光，灰色笔记本的字迹！雅克尽管有言在先，还是同丰塔南通信。而她，丰塔南太太是否知道？她允许这样秘密通信吗？

昂图瓦纳头一遭看到自己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他对蒂博先生的态度就象雅克此刻对他的态度那样，两者相隔时间并不太远。但事情已经倒了个儿。

“你给达尼埃尔写过信罗？”他紧蹙眉头问道。

雅克作了个肯定的表示，同他对峙。

“不同我打招呼？”

“那又怎么样？”那一位说。

昂图瓦纳差点站起来，给这个放肆的孩子扇一耳光。他捏紧拳头。这场争论的发展有危险损害他最珍视的东西。

“你走开吧。”他的语气假装泄气，“今晚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在说我受不了！”雅克蹬脚叫嚷，“我不再是个孩子。我想去看看我愿见的人。这种生活我受够了。我想见丰塔南，因为丰塔南是我的朋友。我就为这个写信给他。我知道自己干的事。我同他约会。你可以告诉……告诉任何人。我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他蹬足踩脚，身上唯有仇恨和反抗。

他没有说出来的，昂图瓦纳也没猜到的是，打从李斯贝特走后，可怜的顽童感到心里空虚，同时心境沉重，不得不向这样的需要让步：把自己青春期的秘密告诉一个小伙子，更进一步，同达尼埃尔分担压抑着他的重负。他在独处时的兴奋中，已经先行体验过推心置腹的时刻，他哀求朋友分担一半他对李斯贝特的爱，而李斯贝特也让达尼埃尔承担这一半爱。

“我对你说过了，你走开吧。”昂图瓦纳又说，假装淡然处之，品味着自己的超脱态度，“你恢复理智以后我们再旧话重提。”

“胆小鬼！”雅克被这种冷漠态度激怒了，喊着说，“迂夫子！”他砰然碰上门，扬长而去。

昂图瓦纳站起来去上锁，他扑到一张扶手椅里，气得脸色发白。

“迂夫子！笨蛋。迂夫子。他这样做要偿还的。如果他以为自己能为所欲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今晚算是完了，现在不能工作。他要偿还我的。偿还我从前的安静。我干了多蠢的事！而且是为了这个小笨蛋。迂夫子！越是为他们办事……笨蛋是我；我为了他糟塌了一部分时间，一部分工作。但现在结束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检查。不是这个小笨蛋……”他坐不住了，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突然想象丰塔南太太出现在眼前，他的脸容显得坚定，一切都看破了：“我已竭尽所能，太太。我尝试过温存、挚爱。我让他自由自在。瞧现在。请相信我，太太，有的本性你对它们毫无办法。社会只有一个抵制这种本性的办法，那就是阻止它们为害。教养院称为社会保险事业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阵老鼠似的沙沙声使他掉转头来。从紧闭的门下刚塞进一张字条：

“我请你原谅叫你迂夫子。我已不再恼火，让我回来吧。”

昂图瓦纳禁不住微笑了。他心中突然升起一股爱的冲动。他不再考虑，走向门口，打开了门。雅克垂着双臂在那里等待。他还处在神经质之中，耷拉着头，咬紧嘴唇，避免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昂图瓦纳神情恼怒而冷淡；他走回来坐下。

“我要工作。”他干巴巴地说，“今晚你已经让我浪费了好多时间。你要干吗？”

雅克抬起仍然笑盈盈的眼睛，正视他哥哥：

“我想再见到达尼埃尔。”他宣布说。

短暂的沉默。

“你知道父亲反对。”昂图瓦纳开口说，“我已经代劳给你解释过原因。你记得吗？那天，我们谈妥你要接受这种安

排，绝不企图同丰塔南家恢复关系。我相信了你的诺言。你看现在是什么结果。你欺骗了我；一有机会你就撕毁约定。现在完了：我再也不能信赖你。”

雅克啜泣起来。

“别这样说，昂图瓦纳。这不公道。你不知道原因。不错，是我错了。我不该不同你打招呼就写信。这是因为我有别的事不得不说，我忍受不下去。”他喃喃地说，“李斯贝特……”

“不关这事。”昂图瓦纳马上打断他，要规避弟弟的吐露，这会使他比弟弟更难堪，他要逼使雅克改变话题，“我同意再作一次新的、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你要答应我……”

“不，昂图瓦纳，我不能答应你不去见达尼埃尔。是你该答应我，让我去看他。听我说，昂图瓦纳，你别生气。在上帝面前我对你起誓，我不对你有任何隐瞒。但我想再见到达尼埃尔，我不愿瞒着你去见他。他也不愿意。我已写信告诉他回信留局自取，他不愿意。你听他写给我的话：为什么留局自取。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哥哥总向着我们。我这封信写给他，由他交给你。他终于拒绝我提议的在先贤祠后而约会：我已对妈妈说过。你尽快到我家过一个星期天，那是最简单不过了。妈妈很喜欢你们，你哥哥和你，她让我邀请你们俩。你看，他光明磊落。爸爸不用疑心，他对达尼埃尔一无所知就加以谴责；我也不怎么怪他，而你呢，昂图瓦纳，这就不同了。你认识达尼埃尔，了解他，你见过他母亲；你没有任何理由象爸爸那样行事。我有这份友谊你该高兴才是。我孤零零一个人时间够长的了！请原谅，我不是说这要怪你，你明白。但你是一个人，而达尼埃尔是另一个人。你也有许多同年龄的朋友吧？你知道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会怎样吧？”

"说实话，不知道……"昂图瓦纳思忖着，他注意到雅克在说朋友这个词时，脸上流露出幸福温柔的表情。他蓦地很想走到弟弟面前去拥抱他。但雅克的目光有某种不可制服的、好斗的神情，伤害了昂图瓦纳的自尊心。他掠过一闪念，想碰一碰这种倔强，把它粉碎。但雅克的毅力把他镇住了。他默默不语，伸直了腿，思考起来："说实在的，我思想开通，我应该承认，我父亲的禁令是荒谬的。这个丰塔南对雅克只会有好影响，完美的环境，能帮助我完成任务。是的，肯定无疑，她会帮助我，甚至比我看得更清楚，她很快就会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个第一流的女性。不过，一旦父亲知道了……怎么办？我不再是一个孩子。是谁对雅克负责呢？是我。我有权进行最终判决。我认为，严格说来，父亲的辩解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我不理它，如此而已。首先，雅克会因此对我更亲近。他会想：'昂图瓦纳不象爸爸。'再有，我拿稳了，那位母亲……"他再一次在想象中看到丰塔南太太微笑着："太太，我坚持亲自把弟弟带来……"

他站起身，走了几步，来到雅克面前；雅克一动不动，精神紧张，铁了心要同昂图瓦纳的反对态度斗争，并战而胜之。

"既然你逼着我，我就不得不告诉你：我的意思一直是不管父亲的吩咐，让你再去见丰塔南一家。我甚至打算带你去，你看怎样？但我想等你恢复常智；我打算耐心等到开学。你给达尼埃尔的信加速了进程。不错。我承担一切责任。父亲和神甫都不会知道。你愿意的话，我们星期天去。"

"要指出一点，"他歇了片刻，用又爱抚又责备的口吻添上说，"你不信赖我是大错特错了，做得很不对。我多少次对你说过，弟弟：我们之间要完全坦诚相见，相互信任，否则，

我们所希望的一切便会成为泡影。”

“星期天？”雅克嘟囔着。他对不战而胜感到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受到某些诡计的欺骗，但他还没有觉察出是什么诡计。随后，他对自己的狐疑又感到羞愧。昂图瓦纳确实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比自己大这么多真是遗憾！不过，星期天去？为什么这样早？如今他纳闷，自己是否当真那么想重见他的朋友。

十一

这个星期天，达尼埃尔坐在他母亲身旁作画，这当儿小母狗吠叫起来。有人揿铃。丰塔南太太放下了书。

“让我来，妈妈。”达尼埃尔说，抢在她前面，赶往门口。由于缺钱，只得辞退女佣，上个月又辞退厨娘；尼科尔和贞妮帮助做家务。

丰塔南太太侧耳细听，听出是格雷戈里牧师的嗓音后露出了笑容，走上前去迎接他。他已抓住达尼埃尔的双肩，端详着，发出沙哑的笑声：

“怎么？不到外边散散步，boy（孩子），天气这么好？法国人永远不划船，不打板球，不运动吗？”他的小黑眼睛的虹膜填满了上下眼皮的间隔，看不见眼白；他目光细炯，靠近了难以抵挡，达尼埃尔带着窘困的笑容掉转头去。

“不要责备他，”丰塔南太太说。“他等着一个同学来访。您知道蒂博一家吗？”

牧师做着鬼脸，竭力回忆：骤然间，他热烈地使劲地搓着干枯的双手，仿佛从手里会爆出火花来，他咧嘴笑了，是个无声的古怪的笑。

“噢，yes（是的）。”他终于说，“那个留胡子的医生吗？好，是个正直的年轻人。您还记得他来看望我们死里逃生的小宝贝女儿时，脸色多么惊讶吗？他想用他的温度计来量出复元程度！poor fellow（可怜的人）！我们的darling（宝贝），她在哪儿？这样灿烂的太阳，也关在房里吗？”

“不，您放心。贞妮同她的表姐在外头。她们刚吃完午饭。她俩想试一下照相机……是贞妮收到的生日礼物。”

这尼埃尔推了把椅子给牧师，抬起头来看着母亲，她的嗓音说到这件事时变了音。

“关于这个尼科尔有什么情况？”格雷戈里坐下问，“压根儿没有消息吗？”

丰塔南太太表示没有。她不愿在儿子面前谈论这件事；他听到尼科尔的名字，朝牧师睃了一眼。

“告诉我，boy（孩子），”牧师霍地转向达尼埃尔，“你的留胡子医生朋友什么时候来打扰我们？”

“我不知道。兴许三点左右。”

格雷戈里挺起胸，从他的牧师背心里掏出一块大如茶碟的怀表。

“Very well（好极了），”他高声说，“你差不多有一小时，懒惰的小伙子！把外衣脱掉，马上沿卢森堡公园跑一圈，创一个跑步纪录！Go on（去吧）！”

年轻人同他母亲变换了一个眼色，站起身来，狡黠地说：

“好，好，我走了。”

“狡猾的小伙子！”格雷戈里用拳头吓唬他。

待到他跟丰塔南太太单独相处时，他刮光胡子的脸显出和善的神情，他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他说：“现在，我想面您推心置腹地谈谈，dear(亲爱的)。”他沉吟不语，似乎在祈祷。然后，他用神经质的动作掠了掠他的黑发，搬来一张椅子，骑坐在上面。“我见到了他，”他开门见山说，看见丰塔南太太脸色变白，“我打他那儿来。他后悔不迭。他多么不幸啊！”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她；他用始终快乐的目光盯住她，仿佛想平息他带给她的痛苦。

“他在巴黎？”她嗫嚅着，没有思索自己所说的话，因为她知道热罗姆在前天贞妮生日时来过，将这个送给女儿的照相机放在女门房那里。不管他在哪儿，他从来不会忘记祝贺亲人的生日。“您见到他了吗？”她用不经意的声音又问，不让自己的脸容变得呆定。几个月来，她不断地漫想着他，以致如今一提到他，一种特别的昏沉状态便袭上她心头。

“他很不幸。”牧师又强调地重复说，“他后悔不迭。他那可怜的女人总是曲不离口，但他委实感到厌倦，他不想再见她。他说，他的生活当真不能没有妻子和孩子们；我相信这是实话。他请求您原谅；他什么都答应，要仍然做您的丈夫；他请求您丢开离婚的想法。他的脸，我看到了，如今是义人的面孔：他确实是正直人，是好人。”

她默默无言，朦胧地望着前面。她面颊丰腴，下巴有点臃肿，嘴巴软绵绵的，很敏感，流露出宽厚仁慈，格雷戈里以为她原谅了。

“他说，你们俩这个月要上民事法庭，”他继续说，“办理和解手续；要不行才真正开始进行离婚程序。当时他苦苦哀

求，因为他确实全变了。他说他不是表面上那样，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也这样想。眼下他希望工作，如果找得到工作的话。您要是愿意，他将回来同您生活在一起，幡然改悔，重新做人。”

他看到她的嘴唇抽搐着，脸的下半部哆嗦起来。她猛然耸耸肩说：

“不。”

嗓音斩钉截铁，目光痛苦高傲。她的决心看来不可动摇。格雷戈里仰起头，闭上眼睛，好半晌一声不吱。

“Look here（听着）。”末了他用截然不同的、冷淡而悠扬的声音说，“您愿意的话，我来给您讲一个您不知道的故事。这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说：听着。他还很年轻，同一个可怜的姑娘订了婚。她善良漂亮，虔信上帝，因此他也热爱上帝……”他的目光变得庄重起来。“……全心全意地热爱，”他一板一眼地说。接着他好象在竭力回想说到哪里，很快地接下去说：“结婚以后，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男的看出他妻子不仅爱着他，还爱着另一个人，是他们家的朋友，象兄弟一样常来他们家。于是可怜的丈夫带上妻子作长途旅行，让她忘却那一个；但他早就明白，她至今仍然爱着另一个朋友，却不再爱他；他俩之间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他看到妻子身上忍受着奸淫欲望的折磨，然后转到心里，末了转到灵魂里，因为她变得不正经和堕落了。是的，”他沉重地说，”这种事确实可怕：她由于爱情受到阻碍变得堕落了；他也变得不好，因为他们周围是恶浊的气氛。这时您想他干什么？他祈祷。他想：‘我爱着一个女人，我应该为她避开邪恶。’他高高兴兴地邀请妻子和她的朋友到自己房里，对着《新约》说：

‘让我庄严地在上帝面前结合你们。’他们三个都哭了。但他又说：‘您别担心，我走，我再也不回来打扰您的幸福。’”

格雷戈里将手搁到眼上，低沉地说：

“啊，dear（亲爱的），上帝给了什么报偿啊：牺牲了自己的全部爱情作为纪念！”他又抬起了头：“他怎么说就怎么做：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们，因为他极其富有，而她穷得象悲惨的约伯*。他远离他乡，跑到天涯海角，我知道，他孤身一人，不名一文，过了十七年，他自己谋生，象我一样，象‘基督教科学协会’的普通救护信徒一样。”

丰塔南太太激动地瞧着他。

“等一等，”他兴奋地说，“我现在告诉您结果。”他的脸处处抽搐着，他的手倚在椅背上，骨瘦如柴的手指猛然交叉在一起。“可怜的人心里想，为了他们，他把幸福抛却在脑后，他带走了坏事。上帝的秘密就在这里：邪恶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嘲笑他。他们出卖了圣灵。他们哭泣着接受他的牺牲，而在心里却在讥笑。他们在士绅圈子里编造他的坏话。他们糟践他的信。他们诋毁他的好心是虚情假意。他们甚至说，他不留下一个便士就抛弃妻子，去占有在默洲的另一个女人。他们胡编乱说，是的！他们买了一份对他不利的离婚判决。”

他耷拉下眼皮，半晌，他发出一阵暗哑的咕噜声，站起身来，又小心翼翼地坐回原位。他脸上的痛苦痕迹全然消失了。他俯向纹丝不动的丰塔南太太说：

---

* 《圣经》中的人物。早先极有权势和德行，上帝让撒旦考验他，约伯成了穷光蛋后，受到各种疾病和痛苦的磨难。他坐在粪堆上，妻子折磨他，朋友们讥笑他，但他仍然吻着殴打他的手。

"这就是爱情，原谅非常必要，如果这个忘恩负义的、但我喜欢的女人突然来对我说：'詹姆斯，我现在回到您的家。您重新做受我践踏的仆人。只要我愿意，我还会嘲弄您。'那末，我会对她说：'来吧，我剩下的一点点东西您都拿走吧。我感谢上帝让您回来。我会竭尽所能在您眼里显得真正的好，让您也变好；因为邪恶并不存在。'是的，说实话，dear（亲爱的），如果我的 dolly（宝贝）有朝一日来到我身边要求安身，我会好好对待她。我不说：'Dolly（宝贝），我原谅您。'而仅仅说：'基督保佑您！'这样，我的话才不致于落空；因为只有善才能遏止恶！"他住了口，抱着手臂，托着自己骨棱棱的下巴颏儿，用牧师动听的嗓音说：'您，您也应该这样做，丰塔南太太。因为您真心真意爱这个人，爱情就是正义。基督说过：倘若你们的正义不过是平常的犹太法律家的正义，或者是法利赛人的正义，那末你们就进不了天国。'"

可怜的女人摇摇头，咕噜着说：

"您不了解他，詹姆斯，他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他把恶带往所到之处。他会重新毁掉我们的幸福。他会带坏孩子们。"

"当基督用手触摸麻风病人的疮口时，基督的手不会变成传染的手，而是麻风病人被扫清病菌。"

"您说我爱他，不，并非如此！现在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的诺言的价值。我原谅得太多了。"

"彼得问基督，他该原谅兄弟多少次：该不该到七次。基督回答：到七次算什么。我呀，我说到七十倍七次。"

"我对您说，您不了解他，詹姆斯！"

"谁能这样想：我了解我兄弟？基督说过：我不看死任何人。而我格雷戈里呢，我说：过着罪人的生活但心里却不感到

不安和痛苦的人，是因为他还不到领悟真理的时刻，但他已经接近了，他在哭泣，因为他生活在罪孽中。我对您说，他后悔极了，他的脸象个义人。”

“您没有了解透，詹姆斯。您问问他，这个女人不得不逃往比利时，躲开包围着她的债主时，他干了些什么。她同另一个男人走了；他扔下一切跟随他们，同意作一切妥协安排。他在她唱歌的剧院里当了两个月的查票员！我对您说，这是耻辱。她继续跟那个提琴手同居，他什么都接受，在他们家吃饭，同他情妇的情人一起演奏。义人的脸孔！您不了解他。今天他在巴黎忏悔说，他离开了这个女人，不愿再见她。那末为什么他要为她还债呢，不是想同她重温旧梦吗？他逐一清偿诺艾米的债主。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呆在巴黎！用的是什么钱？我的钱，他的孩子们的钱。瞧，已经三个星期了，您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他典押了我们在拉菲特别墅区的不动产，把二万五千法郎扔给诺艾米的一个等得不耐烦的债主！”

她低下了头；她没有全说出来。她回想起公证人事务所的召见，她没有怀疑什么就赶去了，在门口遇到了热罗姆，他等候着她。他典押要得到她的同意，因为不动产是继承来的，属于她所有。他哀求她，借口身无一文，逼到要自杀；他在人行道上竟掏出自己的衣服口袋。她几乎没有抵抗就让了步；她陪他到公证人事务所，为的是让他停止在大街上这样纠缠她，——也因为她自己同样缺钱，他答应她先从款子里提取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她就可以生活半年，一面等待离婚后账目的具结。

“我对您重复一遍，您不了解他，詹姆斯。他对您起誓，他全改变了，希望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告诉您吧，前天他把给贞妮生日的礼物拿来放在楼下时，有一辆车停在离我们家门口

一百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她瑟缩发抖，蓦地，她在杜依勒里宫码头的长凳上又看到热罗姆和那个穿黑衣的呜咽着的小女工。她站起身来。“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大声说，“他身上一切道德感都泯灭了，就在祝贺女儿生日那一天，他遇上一个情人，便带在身边！而您说我还爱他，不，并非如此！”她又挺起胸，这会儿好象真的憎恨他。

格雷戈里严肃地打量着她。

“您不明白真理，”他说，“即使在思想上，我们难道应该以恶还恶吗？精神是一切。物质是精神的奴隶。基督说过……”母狗的吠叫打断了他的话。“瞧，您的该死的留胡子的大夫来了！”他做着鬼脸嘟囔说。他走过去重新坐在他的位子上。

门果然打开了。昂图瓦纳跟着雅克和达尼埃尔进来。

他步履坚定，已经接受这次拜访的结果。阳光从打开的窗直射到他脸上；他的头发和胡子形成黑鸦鸦的一团；光亮全集中在白皙的长方形脑门上，他天才的闪光就显示在上面。尽管他是中等身材，一照面却显得高大。丰塔南太太看见他进来，她复萌的全部好感猛然膨胀开来。他向她鞠躬，她捏住他的手时，他认出了格雷戈里，很不高兴格雷戈里在这儿。牧师在位子上朝他傲慢地点了点头。

雅克在一旁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古怪的老人；格雷戈里骑坐在椅子上，下巴搁在抱着的手臂上，鼻子通红，嘴巴漾出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笑，和蔼地打量着这两个年轻人。这当儿，丰塔南太太走近雅克，目光充满爱抚，使他想起那晚她把哭泣着的自己搂在怀里。她也想起这一幕，因为她叫了起来：

“他长得真快，我都不敢再……”一面说她一面拥抱他，她略带风雅地笑起来：“我真是一个做母亲的，你有点儿象我

的达尼埃尔的兄弟……”但她看到格雷戈里站了起来，准备告辞：“您不马上走吧，詹姆斯？”

“请原谅，”他说，“我现在就得走。”他有力地紧握两兄弟的手，朝她走来。

“再说一句话。”丰塔南太太陪着他走出房间，对他说，“直率地回答我。我对您说了这么些话，您还认为热罗姆配得上在我们身边恢复他的位置吗！”她用目光询问他，“掂量一下您的回答，詹姆斯。如果您对我说：‘您原谅吧。’——我就原谅。”

他沉默不语；他的目光，他的脸容流露出这种普遍的怜悯，那是自认为拥有真理的人所窃窃自喜的。他以为看到了希望之光掠过丰塔南太太的眼睛。基督所期望于她的不是这种原谅。他掉转头去，发出一阵责备的讥笑声。

她挽着他的手臂，装作亲热地同他告别。

“我感谢您，詹姆斯。告诉他不行。”

他没有听她说话；他在为她祈祷。

“愿基督驾驭您的心灵。”他喃喃地说，离开时没有瞧她。

待她回到客厅，昂图瓦纳正在那里环视回周，回想着第一次拜访，丰塔南太太不得不竭力压抑住自己的激动。

“能陪着您弟弟来真是太好了。”她嚷着说，有点儿竭力表示热烈欢迎，“请坐在这儿。”她对昂图瓦纳指了一个靠近她身边的位置，“今儿个我们不用指望年轻人来陪伴我们，那也不错……”

达尼埃尔果然已经挽起雅克的胳臂，把他拖到自己房里。

现在他俩一般高。达尼埃尔没有料到他的朋友模样大变：他的友谊弥坚，他的信赖愿望更加迫切。他俩单独呆在一起时，他的脸激动起来，显出神秘的表情：

“我先要告诉你，你要去看她：住在我们家里的一个表妹。她是……神圣的！”他在雅克的态度里发现了有点尴尬？他本想审慎，因贸贸然而感到不安？“还是谈谈你吧，”他微微一笑说；他在伙伴的关系里照样保持一点客套。“一年了，你想想看！”雅克依然一声不吭，“唤，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接着说，身子前倾，“但我抱着希望。”

雅克被执著的目光和嗓音弄得很僵。他终于发现达尼埃尔完全不象从前，但他说不出所以然。达尼埃尔脸容依旧，兴许是他的椭圆脸拉长了，但嘴巴始终一样，形成复杂的三角形，由于长了一圈胡子，就显得分外突出。他保持只有一边脸微笑的样子，这样笑会突然打乱线条的次序，露出左上边的牙齿。兴许他的眼睛闪光不那么纯净；兴许他的眉毛更加顺从伸向两鬓的张力，使目光有一种滑溜溜的温柔感，兴许他在自己的嗓音和举止里渗入一种洒脱气质，是他从前所不容许的？

雅克注视着达尼埃尔，并没想到回答他；或许是由于这种既激怒人又吸引人的懒洋洋的随便态度，雅克猛可地感到对他的朋友炽热的柔情复萌了，那是当初他在中学里就曾经感受过的；他热泪盈愿。

“那么，嗨，已经一年啦？说说看！”达尼埃尔叫道，他如坐针毯；坐着是为了强迫自已集中注意力。

他的态度流露出最真切的爱；然而雅克看出他那样专心致志，自己反而不好开口。但他终于讲起自己寄宿在教养院的生活。他不由自主地又用起那种文学模仿手法，他以前对李斯贝

特已经试过；有种羞耻心阻止他没有把他在那里每天的生活都叙述无遗。

“可是，为什么你这样少给我写信？”

雅克回避了真正的理由，目的在于使他父亲免受一切恶意的批评；对他来说，这却并不妨碍他在各方面反对蒂博先生。

“孤独，你知道，这会改变你。”他顿了一下，解释说；只要一想起孤独，他的脸上就显出呆呆的神情。“你会变得对什么都淡漠无情。还有一种朦胧的恐惧，始终不离开你。你在活动，却一无所思。长此以往，几乎再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甚至不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最终会郁闷而死，你知道……或者发疯。”他添上说，询问似的目光直盯前而。他难以觉察地哆嗦一下，然后改变声调，讲起昂图瓦纳到克卢伊的探望。

达尼埃尔谛听着，没有打断他。但他一看到雅克抒发完了，他的脸便激动起来。

“我还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你，”他脱口而出，“尼科尔，你喜欢吗？”

“很喜欢。”雅克说，他头一次想到李斯贝特的名字。

“一个与她相衬的名字，我觉得。你会看到的。不怎么漂亮；如果你中意，她是漂亮的。何止漂亮：嫩气，朝气蓬勃，还有那双眼睛！”他犹豫着，“诱人，你明白吗？”

雅克避开他的目光。他也多想披露自己的爱情啊；他正是为达个而来的。但达尼埃尔一说私房话，他就感到不自在；他一直耷拉着眼睛，带着压抑、近乎羞耻的心情倾听着。

“今天早上，”达尼埃尔说起来，抑制不住冲动，“妈妈和贞妮一大早出门了，于是只有我们俩，尼科尔和我在喝茶。单独呆在房里。她还没有穿衣服。这多有味儿。我跟着她来到

贞妮的房里，她俩合睡。亲爱的，这个房间，这张少女的床……我把她抱在怀里。有好一会儿。她在挣扎，但她在笑。她多灵活啊！她逃走了，关在妈妈的房里，她怎么也不想打开门……我告诉你这些，真愚蠢。”他站起来说。他想微笑，但嘴唇痉挛着。

“你想娶她吗？”雅克问。

“我吗？”

雅克感到很别扭，仿佛他受到了冲撞。他的朋友逐渐变得与他格格不入。达尼埃尔用好奇的有点讥消的目光盯着他，终于使他心里冰凉。

“而你呢？”达尼埃尔挨近问，“从你的信看来，你也，你……”

雅克始终低垂双眼，他摇了摇头，似乎在说：“不，算完啦，关于我，你不会再知道什么。”但达尼埃尔等不及回答，便站了起来。有个年轻人的嗓音传到他们耳里。

“你回头再对我说……她们来了，你来吧！”他瞥了一眼镜子，抬起了头，冲到过道里。

“我的孩子们，”丰塔南太太喊着，“如果你们想尝尝……”

在餐室里已经备好了茶。

一进门，雅克的心就怦怦乱跳，他看见桌旁坐着两个年轻姑娘。她们还戴着帽子和手套，由于散步脸色红润。贞妮走到达尼埃尔面前，拽着他的胳臂。他看来并不在意，把雅克推往尼科尔身边，带着随便、诙谐的口吻作介绍。雅克感到尼科尔对他产生了好奇，贞妮对他也投来审察的目光，他转眼去看丰

塔南太太，她站在餐室门口，昂图瓦纳的旁边，谈话刚收尾。

“要对孩子们反复教育，”她苦笑着说，“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生命想象不到地短暂。”

雅克长期没处在生人中间，这个场面使他兴奋异常，胆怯之情顿失。他觉得贞妮很小，不如说有点丑，尼科尔优雅自然，光采奕奕。这时她正与达尼埃尔说话，笑口盈盈。雅克听不清他们的话。她不时扬起眉毛表示惊奇和快乐。她的眼睛深灰蓝色，不太眍，但分得太开，或许太圆，不过光闪闪的，喜气洋洋。她的肉墩墩的脸蛋白皙，头发金黄，保持一种不断更新的生活气息，一条粗辫子盘在头上，使脑袋显得沉甸甸的。她习惯身子前倾，神态活象要赶到朋友身边，逢人笑脸相迎，笑得象动物那样过火。雅克打量着她，不由得想起达尼埃尔的话，使他大为不悦的话：诱人。……她感到有人打量自己，马上失去自然，显得造作起来。

雅克毫不顾虑要掩盖别人勾起他的兴趣；他好似孩子那样天真，张开嘴欣赏着。他的脸傻愣愣的，目光呆滞。过去，在从克卢伊归来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他同别人走在一起时漠然面视，从来不认人。目下，不管他在哪里，在商店或在街上，他的目光突然落在行人身上。但他不去分析在他们身上所发现的东西，他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运转起来。因为他只要发现一个特殊的脸孔或态度就够了，这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他的想象中变成了特殊的人，他赋予他们以个人特点。

丰塔南太太握住他的手臂，把他从幻想中拉回来。

“到我旁边来品茶吧。”她对他说，“你要常来走走。”她给了他一杯茶，一只碟子。“我见到你来真高兴。贞妮，我的宝贝，给我们来些点心。你哥哥刚告诉我你们俩在小套间里

的生活。我非常高兴！两兄弟象知心朋友那样相处，可真是乐事！达尼埃尔和贞妮也相处得很融洽，这是我莫大的快乐。这话叫你笑了，我的大孩子，”她对跟昂图瓦纳一块走近来的达尼埃尔说，“他一定在嘲笑他的老妈妈。罚你一下，拥抱我吧。当着大家的面。”

达尼埃尔笑着，多少有点发窘；他俯下身用嘴唇轻轻碰了碰母亲的发鬓。他的动作优雅。

贞妮在桌子的另一头看着这个场面；她嫣然一笑，昂图瓦纳看了乐滋滋的。贞妮忍不住又过来吊住达尼埃尔的手臂。“又是一个，”昂图瓦纳思忖，“她给予的比得到的多。”他第一次拜访时，这个孩子的脸上射出的女人的目光就使他十分惊讶。他注意到她好看的耸肩动作，不时要做一下，使她刚隆起的胸脯在内衣外边抬起来，又轻轻回复原位。她一点儿不象母亲，更不象达尼埃尔；这并不奇怪，她生来好象是为了过不同于别人的生活。

丰塔南太太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茶，杯子举到笑吟吟的脸旁，透过水汽，她对雅克作着友好的表示。她的目光明澈温柔，给人闪亮热烈的印象；白发如盖，宛若璀灿的王冠；脑门宽阔，仍透着青春气息。雅克的目光从母亲端详到儿子身上。此刻，他衷心热爱他们母子俩，热烈希望能常常见面，因为他比别人更感到需要被人了解。他对人的好奇心走到了这一步：要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占据一个位置，期望把自己的生活溶化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尼科尔和贞妮在窗前争论起来，达尼埃尔也过去参加。他们三个俯在照相机上面，要弄清是否还有一张底片可拍。

“给我过过瘾！”达尼埃尔猛丁叫起来，嗓音热烈，那是

以往没有过的，他的爱抚的、急煎煎的目光盯着尼科尔，“不！你就这样戴着帽子，我的朋友蒂博站在你旁边！”

“雅克！”他叫道，然后压低声音，“我一定要请你同我们拍一张！”

雅克跟他们站在一起。达尼埃尔硬把小字辈拉到客厅，他说，那儿的光线好。

丰塔南太太和昂图瓦纳留在餐室里。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这次拜访，”昂图瓦纳说，讲得很突然，他感到这样讲语气坦率，“如果他知道雅克到这儿来，又是我带他来的，我相信他会不让我再管弟弟，一切就得重新开始。”

“可怜的人。”丰塔南太太喃喃地说，她的嗓音使得昂图瓦纳露出微笑。

“您可怜他吗？”

“可怜他得不到象您一样的、父亲对儿子的信任。”

“这不是他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我的父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我敬重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任何一点上，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不是说只对一件事，我是说：想法不一。无论什么话题，我们从来不能观点一致。”

“人人都还没有大彻大悟。”

“您是想到宗教吧？”昂图瓦纳紧接着说，“我的父亲极其虔诚！”

丰塔南太太摇摇头。

“使徒保罗认为，在上帝面前清白无疵的人不是听取戒律

的人，而是付诸实行的人。”

她从内心责备蒂博先生，对他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剧烈的反感。由于她的原因，不许接近她的儿子和拜访她家，她感到这可恶得不近情理，理由极其卑劣。她厌恶地想起这个胖子的外貌，不能原谅他怀疑她最珍视的东西：她的精神信仰，她的新教信念。她尤其感谢昂图瓦纳撤销父亲的判决。

“而您，”她忽然有点担心地问，“您还信教吗？”

他做了个否定的表示，她很高兴，脸孔豁然开朗。

“事实是，我很晚才信教。”他解释说。他觉得有丰塔南太太作伴，他头脑更清醒，不消说，讲话滔滔不绝。这是因为她倾听别人说话时和颜悦色，尊重说话的人，促使他们为了她超越平时的水平。“我按常规做事，并不是真正的虔诚。对我来说，上帝就象一个中学校长，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要小心翼翼地用某些动作和纪律去满足他的要求；我唯命是从，可是我只感到厌烦。我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好学生，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我怎么会丧失信仰的呢？我一无所知。待到我意识到时——不到四五年以前，我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这给宗教信仰留下很少的地盘。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自豪地说；说实话，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以前既没有机会也没有闲暇这样得意地自我剖析。“我并不是说科学能解释一切，但它能验证；这对我就够了。我对‘怎么回事’很感兴趣，所以毫无遗憾地放弃徒劳无功地去寻找‘为什么’。但是，”他马上添上说，并压低了声音，“在这两种类型的解释中间，兴许只有程度的区别？”他撇微一笑，仿佛在自行辩解，“至于伦理，我并不怎么关心。我的话您不以为然吧？您瞧，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热爱生活，我有毅力，积极进取，我意识到这种活力本身就

是一种品行的尺度。总之，迄今为止，我对自己要完成的事从不感到迟疑不决。”

丰塔南太太一言不发。她不怪昂图瓦纳袒露他和她的迥然不同。但在内心深处，她愈加感谢上帝时刻显现在她心中。她从这一席话中汲取到充分的愉快的信任，使她真正容光焕发；虽然倒霉事件纷至沓来，她比大多数接近她的人不幸得多，但她仍然有这种天赋，成为别人勇敢、均衡和幸福的源泉。昂图瓦纳这时就有这种体验；在他父亲的圈子里，他从未碰到过使他产生这种令人振奋的敬意的人；在这种人身边，气氛纯净，令人振作。他愿意朝她再走近一步，哪怕言过其实。

“新教一直吸引着我。”他断定说，虽然他在认识丰塔南家以前从未想到过新教徒，“你们的改革是宗教领域方面的革命。在你们的宗教里有一些解放的原则……”

她怀着越来越大的好感谛听他讲话。她觉得他年轻、热情、有骑士风度。她欣赏他活泼的脸孔和脑门表示专注的皱折。他抬起头时，她在他的脸上发现一个特点，增加了他的目光的思索意味，便不由得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他的上眼皮非常窄，当他张大眼睛，睫毛便差不多跟眉毛重叠，合而为一，于是眼皮近乎消失在眉骨下。“具有这样脑门的人，”她暗忖，“会干出卑劣的事来……”这时她脑子里掠过这个想法：昂图瓦纳是值得爱的人的化身。眼下她还充满对丈夫的怨恨，激动不已。“将自己的生活同这样一个人联结起来……”她破天荒头一遭用某个人同热罗姆对比；尤其是头一回一丝明确的悔恨掠过心头，意识到另一个男子能给他带来幸福。这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但热烈的冲动，一下子搅得她心烦意乱，直达她心底，她旋即又感到羞赧，马上抑制住自己，而忏悔或悔恨过后留下

的苦楚则缓慢地消失。

贞妮和雅克走了进来，使她摆脱了想象。他们一进门，她就做了个欢迎的手势，把他们叫到身边来，别让他们以为莽撞了些。她一跟便有个直感，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果不其然。

达尼埃尔一拍下尼科尔和雅克的合照，便提出马上证实一下是否拍得成功。早上他曾答应过贞妮和表妹，教她们显影，她俩已经在走廊尽头一只不用的壁橱里准备好必需的物品；达尼埃尔有时用这只壁橱当暗室。这只壁橱太窄，超过两个人便施展不开。因此，达尼埃尔让尼科尔第一个进去；他闪到贞妮身边，一只手轻轻搁在她肩上，在她耳畔悄悄说：

“你陪一会儿蒂博。”

她对他投以明智的、责备的目光，但她同意了，她哥哥的威信对她有极大作用，他通过嗓音、犀利的目光和焦急的态度表达的要求方式不可抵御，使人毫无异议地顺从他的愿望。

在这个短暂的场面中，雅克站在后边，在客厅的一个玻璃柜前面。贞妮走到他身旁，满以为他对达尼埃尔的手腕并不惊讶，嘟着嘴对他说：

“您呢，您也拍照吗？”

“不。”

她意识到他回答时难以觉察的窘困，她不该提出这个问题。她想起他长期关在一个监狱似的地方。由于思想的连贯，也为了想说点什么，她又开了口：

“您好久没见到达尼埃尔了吧，是吗？”

他耷拉着眼睛。

“不。很久了。打从……有一年多。”

一丝阴影掠过贞妮的脸孔。她的第二次尝试不见得比第一次更幸运：她本想让雅克回忆起逃跑到马赛那档子事。算了。她一直怨恨他闹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在她看来，他要负全部责任。长期以来，她不知不觉憎恨他。那天傍晚开始喝茶时，一眼看见他，她就不由自主回想起他给她家造成的痛苦；精一观察，她便毫无保留地厌恶他。她先是认为他长得丑，甚至俗不可耐，这是由于他的头大，脸相长得难看，阔腮，嘴唇皲裂，招风耳，红棕色头发一绺绺散披在脑门上。她委实不能原谅达尼埃尔喜欢这样一个同学。她在嫉妒之中近乎高兴地看到，唯一敢跟她争夺部分骨肉情谊的人竟然这样缺少吸引力。

她将小母狗抱在膝上，不经意地抚摸着。雅克仍然瞧着她，也想着那次逃跑，然后是那天傍晚，他头一次跨过这幢房子的门槛。

"您觉得他大大变样了吗？"她为了打破沉默，问道。

"不，"他说，但猛地又改变了主意，"可不，毕竟变样了。"

她注意到这审慎的态度，感谢他很真诚；一转眼她觉得他不那么令人反感了。这种暗中的宽恕雅克看出来了吗？他不再去想达尼埃尔。他瞅着贞妮，默默忖度着她。他难以捉摸她是怎么一个人；但她的脸既富于表情又深不可测，她的眼珠活泼又藏而不露，他从中琢磨出神经的不稳定和感受力的不断颤动。他想，更深入了解她，摸透这颗封闭的心灵，甚或成为这个女孩子的朋友，将是十分快意的吧？爱她？半晌他想到这上面去：这是无上快乐的一刻。他忘却了自已以往的不幸，觉得自已不会再不幸。他的目光环视着房间，带着感兴趣和胆怯的复杂心情朝贞妮睃一眼；这种心情妨碍他没注意到，年轻姑娘

的态度多么矜持和凛然不可侵犯。蓦地，他的思路来个大翻个儿，李斯贝特出现在他眼前：这个小东西亲密，驯顺，低微。娶李斯贝特？他第一次有这种幼稚的假设。那末怎样呢？他的生活骤然出现空虚，他必须竭尽所能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消说，贞妮已经填满了——可是……

“上学了？”

他打了个寒噤。她在对他说话呢。

“对不起。”

“您上学了？”

“还没有。”他说，心乱如麻，“我耽误得太多了。教师和我哥哥的朋友在给我上课。”他不怀恶意地加上一句：“您呢？”

他居然问起她来，而且带着友好的目光，这就冒犯了她。她口气生硬地回答：

“没有上学，我不上任何学校；我跟着一个小学女教师学习。”

他不合时宜地说：

“是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无关紧要。”

她顶了一句：

“妈妈可不是这样看。达尼埃尔也不这样看。”

她用明显敌意的眼光盯着他。他意识到自己说话笨拙，想加以弥补，以为在转圆。

“一个女孩子知道一点够用就行了……”

他明白自己在作茧自缚；他既掌握不了自己的思路，也掌握不了自己的言语；他觉得教养院把他变成一个傻瓜。他涨红了脸，这股升上脸颊的热气猛丁地使他昏昏然，他没有别的办

法，只有冒火。他想找一句话发泄怨气，却找不到。他丧失了一切理智，以他父亲常用的庸俗取笑口吻迸出一句：

“主要的东西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由于有好的品格。”

她尽量抑制住别耸肩，但皮斯却呜呜地打着呵欠。

“噢，坏蛋，没有教养！”她的嗓音气得发抖。“噢，没有教养！”她又得意洋洋地强调着，重复一遍。然后她把母狗摔下地，站起身来，走去倚在阳台上。

漫长的五分钟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过去了。雅克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感到窒息。在餐室，丰塔南太太和昂图瓦纳的嗓音交替响着。贞妮背朝着他，嘴里哼着一段钢琴练习曲，脚不耐烦地打着拍子。啊，她要将这一切告诉哥哥，让他不再跟这个没有教养的人来往！她憎恶他。她偷偷瞥他一眼，见他脸孔通红，正襟危坐。她恢复了镇静。她寻找恶毒的话语，好更狠地对他旁敲侧击。

“来，皮斯！我呀，我要走了。”

她离开阳台，打他面前经过，仿佛他并不存在似的，不慌不忙朝餐室走去。

雅克担心留下来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他尾随着她，但不是陪伴着她。

丰塔南太太的友好态度将他的一腔怨气变为忧郁。

“你哥哥把你们扔下不管啦？”丰塔南太太对女儿说。

贞妮没瞧她母亲说：

“我要达尼埃尔立刻冲出底片。噢，他用不了多长时间。”

她避开雅克的目光，疑心他不会上当：这种不自觉的复杂心理增加了他们的敌意。他认为她撒谎，不满意她好心掩盖哥哥的行为。她捉摸出他的评断，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丰塔南太太对他俩微笑，示意他俩坐下。

“我的小病人出落得标致了。”昂图瓦纳说。

雅克一声不吭，瞧着地板。他绝望地阴霾满面。他不会再恢复以前那样了。他感到自己得了病，病入膏肓，身体孱弱，脾气暴躁，易于冲动，是无情命运的玩偶。

“你是音乐家吗？”丰塔南太太问他。

他的模样好象不明白她的意思。他泪水盈眶；他急忙俯下身去，假装系鞋带。他听到昂图瓦纳代他回答。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但愿死去。贞妮是否瞧着他？

达尼埃尔和尼科尔走进暗室已有一刻多钟。

达尼埃尔赶紧推上插销，取出软片：

“别碰门，”他说，“漏一点光整卷软片就会弄模糊的。”

尼科尔在黑暗中先是看不清，过了一会儿，看见自己周围有白朦朦的暗影在提灯的红光晕里晃动；她逐渐分清两只幽灵似的又长又细的手，在手腕处便切断，在晃动一只小缸。她看不见达尼埃尔的其余部分，只看见这两截手在活动；但壁橱很窄小，她感到他的每一个动作，仿佛他紧挨着她。他侧屏息静气，纠缠不休地想看在房间里吻手那一幕。

“能……看到一点东西吗？”她嗫嚅着说。

他不愿立即回答：他享受着沉默引起的令人快意的焦急；黑暗中用不着克制谨慎，他转向尼科尔，张开鼻孔呼吸她周围的气息。

“不，还不行。”他终于一字一顿地说。

又是沉默。随后，尼科尔目不转睛地盯着的小盆变得一动不动；两只火红的手离开了灯光范围。这段时间没完没了似的。

突然，她感到被人搂紧。她毫不惊讶，反倒因为不用等待而轻松了似的；但她的上身向后仰，又左摇右握，要躲开这尼埃尔的嘴，她既希望得到，又恐惧得到。东了，他俩的脸凑到一起。达尼埃尔滚烫的脑门碰到有弹性的、滑溜溜的、冷冰冰的东西：尼科尔盘在头上的辫子；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略微后退一点，她趁机躲开他的嘴唇，刚好有时间叫唤：

“贞妮！”

他用手堵住叫声，他站立着，整个身子靠在尼科尔身上，把她压在门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仿佛他在说谵语：

“别吱声，没事……尼科尔……亲爱的……听我说……”

她放松了抵抗，他以为她让步了。她已将手偷偷伸到背后，寻找插销：猛然间壁握门打开了，一片光亮穿透了黑暗。他松开她，重新把门关上。但她已经瞥见他的脸！面目全非！象一个中国的假面具，面无血色，眼脑回周有红斑，延伸到两鬓；眼珠缩小，毫无表情；他的嘴唇刚才这样薄，如今鼓胀、歪扭、半闭半合……热罗姆！他同他父亲并无相似之处，而在这无情的一闪中，她看到的却正是热罗姆！

“真要恭维你啦，”他气咻咻地说，“整个胶卷都报销了。”

她沉着地回答：

“我不想走，我要跟你说话。不过，请拉开插销。”

“不，贞妮要回来的。”

她迟疑不定，然后说：

“那么，对我起誓，您不再碰我。”

他真想扑到她身上，用拳头堵住她的嘴，撕开她的内衣；这时，他感到自己屈服了。

"我起誓。"他说。

"那么，听我说，达尼埃尔。我……我已经让您走得够远——太远了。我今儿早上做得不好。但这次我说不行。我逃出来不是要走到这一步。"她说得很快。好象是对自己说的。她接着对达尼埃尔说："我把我的秘密告诉您吧：我从妈妈家里逃了出来。噢，她的不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她非常不幸……受人引诱。我不能告诉您更多的情况。"她停顿了一下，热罗姆的可憎形象萦留在她眼前。他的儿子对她的行为使她想到热罗姆对她母亲的行为。"您还不够了解我。"她急促地说，因为达尼埃尔的沉默使她害怕，"但这是我的过错，我知道。以前我对您没有显出真正的我来。对贞妮是真心相待。对您，我听任发展下去，您以为……说到底，不行。不要这样。我不愿生活……生活这样开始。否则何必到蓉蕾丝姨妈这样的好人身边来呢？不！我想……您会嘲笑我，但我无所谓：我但愿今后能……配得上一个真心爱我、永远爱我的男人的尊敬……说到末了，是个严肃的男人……"

"可我是严肃的。"达尼埃尔大着胆子说，他的微笑十分可怜，她从他的嗓音里捉摸出来。她当下意识到，危险已经躲开。

"噢，不，"她近于欣喜地说，"我对您说的话，您不要恼火，达尼埃尔：您不要爱我。"

"噢！"

"不要爱我。您爱的不是我，是……别的东西。我呀，我对您也不……瞧，我很坦率：我相信我永远不能爱象您一样的小伙子。"

"象我一样？"

"我想说：象别人一样……我要……爱，是的，以后，但那是一个……纯粹的人，他不是这样来到我身边……是为了别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说到底，是一个跟您截然不同的人。"

"谢谢！"

他的欲望退下去了；他只想别显得可笑。

"得啦，"她说，"相安无事；我们都别再想它了。"她略微打开一点橱门，这回他让她开门。"做个朋友？"她向他伸出了手。他默不作声。他瞅着她的牙齿、眼睛、皮肤、光彩焕发的脸，鲜艳得象只果子。他勉强露出笑容，眼皮打着颤。她抓住他的手，握紧了。

"别毁掉我的生活。"她用柔媚的声音说，逗人地抬起眉毛，"一卷胶卷，今天算是白拍了。"

他同意地笑了笑。她对他并不苛求，感到淡淡的忧郁。但总的说来，她对自己的胜利相当自豪，深信他以后对她会有好的看法。

"怎么样？"他俩一出现在餐室，贞妮便叫着问。

"报废了。"达尼埃尔没好气地说。

雅克感到幸灾乐祸。尼科尔狡黠地微笑说：

"完全报废了！"

然而，她看到贞妮把扭曲的面孔转过去，如泉涌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目光，于是朝贞妮跑去，搂住了她。

···

他的朋友进来以后，雅克不再握心事：他的注意力不能离开达尼埃尔。达尼埃尔的脸是一副新的表情，不堪入目：面孔的上部与下部迥异不同，模糊的、忧郁的、回避人的目光和啄

起嘴唇、歪扭着左脸颊的苦笑很不和谐。

他俩的目光相遇了。达尼埃尔稍稍皱眉蹙额，掉转了目光。

这种不贴心的表示远比别的动作更伤雅克的心。他来到丰塔南家以后，达尼埃尔一直令他失想，达尼埃尔终于感觉到了。他们之间没有一分钟好好接触过：他甚至没有机会向他的朋友透露李斯贝特的名字！一时之间他因为失望面痛苦，事实上，因为他是在不知不觉中头一次敢于评断自己的爱情，因此便对这爱情感到失想从面觉得痛苦。象一切孩子那样，他只看到现在，因为过去早就遗忘了，未来只唤起他的焦急。然面，“现在”如今不断地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苦味。下午在极度的泄气中过去了。待到昂图瓦纳对他表示准备告辞时，他感到如释意负。

达尼埃尔先瞥见昂图瓦纳的表示。他急忙赶到雅克身边。

“你不马上走吧？”

“马上走。”

“已经要走啦？”达尼埃尔更低声地添上说：“见面机会这样少。”

这一天他得到的也是失望。面对雅克，他还要添上内疚，这关系到他们的友谊，使他格外难过。

“原谅我。”他突然说道，将雅克推到窗口，神态谦卑和蔼，使雅克忘却了自己的一肚子艾怨，重新感到往昔温情的冲动振奋了自己，“今天过得真糟……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达尼埃尔用恳切的声音继续说，“我得和你单独呆长一点时间。我们还不够了解，这不奇怪，整整一年哪，你想想看！不能这样下去。”

他猛然间捉摸起来，他们的友谊会变得怎样，隔开这么久，

这友谊得不到什么培植，除了一种神秘的忠诚，但刚才他们已感到这忠诚的脆弱。啊，不该让它自生自灭！他觉得雅克有点儿孩子气；但他对雅克的挚爱依然如故，谁知道呢？也许觉得自己显得年长面变得分外强烈。

“我们每星期日都在家。”这当儿丰塔南太太对昂图瓦纳说，“我们要在学校举行授奖仪式之后才离开巴黎。”她悄悄地说，并不隐瞒自豪。她拿稳儿子背转着她，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蓦地添上说：“来吧，我想给您看看我的宝库。”她喜滋滋地径直朝卧室走去，昂图瓦纳陪着她。在她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一排排放着二十来只彩绘的硬纸板制成的桂冠。她几乎立刻关上抽屉，嗯声笑了起来，对自己居然做出这样幼稚的事感到不好意思。“别对达尼埃尔说，”她说道，“他不知道我保存着。”

他们默默无言地回到前厅。

“怎么样，雅克？”昂图瓦纳招呼说。

“今天不算数。”丰塔南太太对雅克伸出双手说，她端详着他，似乎她什么都猜到了，“你到这儿是到朋友的家，我的小雅克：每次你想来，我们都热烈欢迎。你哥哥也一样，那不用说。”她转向昂图瓦纳，做了个妩媚的手势。

雅克用目光寻找贞妮，但她同表姐一起走了。他向小母狗弯下身子，吻了一下它缎子似的额角。

丰塔南太太回到餐室，想收拾一下桌子。达尼埃尔若有所思地眼着她，倚在门框上，默默点燃一根香烟。他想着尼科尔对他说的话：为什么要对他隐瞒他表妹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到他家来找个避身之地？躲避什么呢？

丰塔南太太动作轻捷地来回踱步，这种轻捷使她保持年轻妇女的步态。她思忖着昂图瓦纳的谈话，他告诉她有关自己、自己的研究、自己将来的计划和父亲的情况。“光明磊落的胸怀，”她心里想，“多么俊美的脑门……”她寻找一个形容词。“思想深邃。”她喜不自禁地加上这几个字。她回忆起早先掠过脑际的想法：她是否在思想上也曾经一时犯过罪孽呢？格雷戈里的话萦回在她脑海中。忽然，她无缘无故地感到身轻神爽，她把手里的碟子放下，手指抚摸着脸颊，仿佛在脸上摩挲着这种快意。她走到吃了一惊的儿子身边，喜滋滋地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看到他眼睛的深处，默默地拥抱着他，然后突然离开了房间。

她径直走向书桌，用有点发抖的孩子般的粗笔体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詹姆斯：

我在您面前一直很自豪。我们之中谁有权利判断是非呢？我感谢上帝再一次照亮我的心扉。请您告诉热罗姆，我放弃要求离婚。请告诉他……

字句在泪眼朦胧中跳荡着。

十二

几天后，一大早，昂图瓦纳被护窗板上的叩击声唤醒了。

拣破烂的叫不开便门，他听到传达室响着铃声，便疑心出了事。

果然，弗吕林大妈死了；最后一次中风把她击毙在床脚下。

雅克来到时人们正把老女人安放到褥子上。半闭半合的嘴露出黄牙齿。这景象使他想起可怕的场面：啊，是的，在到土伦的路上，横陈着灰马的尸体……他霍然想到，李斯贝特或许要来一趟。

两天过去了。她没有来，也不会来。也好。他摸不准自己的心思。他到天文台林荫大道作过拜访后，仍然一直继续写作一首诗，赞颂他的意中人，为她的流徙唏嘘太息。但他并不当真想再见到她。

然而他每天上十次经过传达室的门口，每次都朝屋里投以忧虑的目光，每次放心地回来时心里都并不满足。

下葬的前一天，他单独在小饭馆吃完晚饭，然后回家；打从蒂博先生到拉菲特别墅区去了以后，昂图瓦纳和他就在外面饭馆吃饭。在传达室门口，第一件映入他眼帘的东西是一只扔在那里的手提箱。他一阵战栗，脑门淌满了汗。在灵柩回间的蜡烛闪射的光亮中，有个孩子的身影跪在丧幛下。他毫不犹豫地走进门去。两个修女朝他抬起漠然的目光，但李斯贝特没有回转身来。傍晚时风雨欲来；一股甜滋滋的热气充满房间；棺木上的花儿枯萎了。雅克伫立着，后悔走了进来；这副灵柩引起他抑制不住的难受。他不再惦念李斯贝特，寻找机会溜走。一个修女站起身剪烛花，他趁机想溜掉。

李斯贝特已经捉摸出他来了，认出了他的脚步？他还没走到房门口，她已经赶上了他。雅克听到她走近，扭转身来。他俩站在楼梯的幽暗角落里，好半晌相对面视。她在垂下的面纱

后面啜泣，没有看到雅克伸出的手。他也想合礼合度地流下眼泪，但他一无所感，唯有烦闷和胆怯。

楼上有扇门发出砰的一声。雅克担心有人发现他俩在这儿，便掏出钥匙。可是慌忙中加上黑暗，使他找不到锁孔。

"恐怕钥匙有问题吧？"她提醒说。她的嗓音的拖长声调使他心荡神摇。门终于打开了，她举足不前，有脚步声正在下楼。

"昂图瓦纳在当班。"雅克轻声说，催促她下决心。他感到脸红了。她落落大方地跨进门去。

待他关上门，开了灯，他看到她径直朝他们的房间走去，带着从前的姿态坐在靠背椅上，这时，他透过面纱，看到她眼皮哭肿，面孔恐怕变难看了些，不过是被忧伤改变了的。他注意到她有一只手指裹着布。他不敢坐下，脑子里摆脱不掉她这次回来的凄惨局面。

"天气真闷啊，"她说，"快要下雷雨了。"

她在位子上挪动一下身子，她的态度似乎在邀请雅克坐在她旁边挪出的地方：这是他的位子。他坐下了；她一言不发，也不取下面纱，只撩开靠着雅克的那一角，象从前一样，将雅克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楼触到这湿漉漉的脸教他心里不舒服。面纱发出一股染料和漆的怪味。他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他想握住她的手，她叫出声来。

"您摔伤了？"

"哦，这是……瘭疽。"她叹气说。

这声叹息包含了一切：她的痛苦、烦恼、无处发泄的滔滔不绝的温情。她不经意地打开包扎布；手指显露出来，起皱、苍白，指甲被脓疮挤落，雅克一时止住了呼吸，头昏目眩，好

似她突然暴露了某个隐蔽想位。但身体靠得这么近，她的体温透过衣服传到他身上。她象瓷器一样光滑的眼睛转向他，仿佛在哀求不要弄痛她。于是他不顾恶心，想去吻她生瘰疽的手，让手痊愈。

可是她站了起来，忧愁地绕指裹着绷带。

“我得回去看看。”她说。

她神情疲惫，他于是提议：

“让我给你倒杯茶吧？要吗？”

她朝他瞥了惊讶的一眼，继而露出了笑容。

“要的。我到那边去祈祷一下，然后回来。”

他匆匆忙忙烧水备茶，端到自己房间里。李斯贝特没有回来。他坐在椅子上。

现在他盼望她再来。他心里乱糟糟一团，他也不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她干吗不再来呢？他不敢叫她，不敢跟弗吕林大妈争夺她。但她还等什么，不再回来呢？时间在消逝。他不时走过去摸一下茶壶。等到茶凉了，他再没有理由站起来，便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由于注视灯泡，觉得难受。他急不可耐，身上燥热。闪电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鞭挞着他的神经。她不再来了吗？他感到麻木、不幸——不幸到想死去。

传来一阵微弱的隆隆声。嘭！是茶壶爆炸了！好极了！茶化作雨水降下，鞭打着百叶窗。李斯贝特淋湿了，雨水顺着脸颊和面纱往下淌；面纱变色，泛白，泛白，象新嫁娘的珠罗纱一般透明……

雅克吓了一跳：她刚坐了下来，重新把他的脸贴着自己的脸。

“Liebling（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她从未用单数第二人称称呼他。她已取下面纱。他在半睡半醒中，终于看到了李斯贝特真实的脸，尽管面目是模糊歪扭的。她的肩做了个疲倦的动作。

“现在，”她说，“叔叔会娶我。”*

她耷拉着头。她哭了吗？她的嗓音哀怨，但隐忍着。谁知道她对这新的前途感到是悲是喜？

雅克没有想得这么远。他倒希望她不幸，这会儿他可怜她的身世，从中感受到快意。他搂住她，越搂越紧，仿佛想溶化在她的体内。她寻找他的嘴唇，他任她贪婪地吻着。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浑身激动不已。不消说，她已经去除了束缚，让雅克的手能更自由自在地在她的身上抚摸。

“我们一起为弗吕林大妈祈祷吧。”她轻声地说。

他压根儿不想笑；他几乎相信自己在祈祷，他在抚摸时心里多么热诚啊。

她猛然哆嗦着挣脱了身，他以为碰到了她生瘰疽的手指，或者她要溜掉。然而她只迈了一步去熄灯，然后回到他身边。他的耳畔听到：“Liebing（亲爱的）！”随后他感到一只滑溜溜的嘴在第二次寻找他的嘴，纤弱的手指在摸索他的衣服……

又一阵滚雷把他惊醒，雨水劈劈啪啪地打在院子的石板上。李斯贝特……她在哪儿？漆黑的夜。雅克独自一人呆在凌乱不堪的长靠背椅上。他想站起来去找她；他想用手肘支起身子，但他遏止不了睡意，又跌在坐垫上。

待他终于睁开眼睛，天已大亮。

---

* 按法国风俗，隔房男女通婚不讲辈份。

他首先看到桌上的茶壶，然后是他的外衣，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于是他记起来了；他站起身。他旋即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要脱掉身上的衣服，用水冲洗自己汗湿的身子。他觉得冲洗凉水好象受洗礼一样。他水淋淋地在房里来回走着，弯弯腰，摸摸健壮的大腿和鲜嫩的皮肤，完全忘却了裸体的快意所勾起的羞耻心。镜子映出他灵活的形象，长久以来他头一遭心境平静地欣赏着自己身体的特点。想到自己的精神迷乱，他甚至只耸一耸肩，继而宽容地一笑。"毛孩子干出的蠢事。"他思忖着；这一篇章他觉得最终阖上了，好似长时期来被认识、用得不是地方的力气终于找到了真正使力的地方。他没有细想昨夜发生的事。连李斯贝特也没想，感到身心愉快，灵魂和肉体都净化了。并非他心里发现了什么，宁可说他感到恢复了以往的平衡状态：好比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恢复健康后神消意爽，丝毫不觉得奇怪。

他始终光着身子，溜到前厅，稍稍打开一点进套房的那扇门。他相信在传达室的幽暗中看到李斯贝特戴面纱跪着，象昨天傍晚一样。有几个人站在梯子上，给便门挂上黑纱。他记起九点举行落葬，于是赶紧穿上衣服，象准备过节一样。今天早上，他觉得一切活动都是一种快乐享受。

蒂博先生特地从拉菲特别墅区赶回来，过来找他时，他已收拾好房间。

他站在父亲身边，跟随着送葬行列。在教堂，他列队站在众人中间，站在这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们中间，不是很激动，带着一点主人身份想了想李斯贝特的手。

传达室整天空无一人。雅克一直等待李斯贝特回来，没有

细觅这样焦急孕育着何种欲望。

四点时有人揌铃，他跑去开门：他的拉丁文教师！他忘了今儿个他要补课。

他漫不经心地听着讲解贺拉斯* 的作品，这当口又有人揌铃。这回是她。她一进大门便看见房门敞开，教师趴在桌上的背影。半晌，他和她而对而用目光询问着。雅克没有料到她是来向他告别，要坐下午六点的火车出发。她不敢开口，轻轻哆嗦了一下，眼皮眨巴着，抬起那只生瘭疽的手指，举到嘴边，然后靠近些给他一个短暂的飞吻，仿佛列车要永远把她载走似的，然后一溜烟跑了。

补课教师继续讲中断了的句子：

“Purpurarum usus(具有绯红色)等于 purpura quâ utuntur（有人具有绯红色）。你分得出细微的差别吗？”

雅克微微一笑，好象他分得出差别似的。他在想，李斯贝特呆会儿会再来找他；他透过前厅的幽暗光线，又看到她提起而纱的脸孔和那一吻，她宛若用裹着绷带的手指从嘴唇上拉出来抛给他。

“继续念下去。”教师说。

（1921年）

* 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著有《颂歌》、《诗艺》等。



第 三 卷

美好的季节



二

两兄弟沿着卢森堡公园的栅栏走去。参议院的大钟刚敲响五点半。

“你太激动了。”昂图瓦纳说，雅克急促的步子使他有点疲累，“多闷热啊！就要下雷雨了。”

雅克放慢步子，脱下帽子，帽子箍紧了他的双鬓。

“我激动？不，完全没有激动。正相反。你不信我的话？我甚至很惊讶我这样平静。我睡了两夜安稳觉。因此早上我软绵无力。我很平静，我向你保证。你本该免掉跑这一趟：你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这尼埃尔在那儿会更好。是的，你相信吗？今儿早上他特意从卡堡回来。他刚打了电话，想知道发榜的时间。啊，办这些事他是很周到的……巴坦库也该来。你瞧，我不会单独一个人。”他掏出表来：“再过半小时……”

“他是在激动，”昂图瓦纳心想，“我也有点激动。不过，既然法弗里肯定他已列入名单，”他象往常那样，避开一切落榜的假设，他朝弟弟投了长辈般的一瞥，不出声地自言自语：“在我心里……在我心里……啊，我摆脱不掉今天早上那个小奥尔加溜唱的旋律。这是迪帕克* 的作品，我相信。但愿她别

* 昂利·迪帕克（1848—1933），法国作曲家。

忘了回到伯兰做第七个穿刺术。在我心里，那一那一那……”

“如果我被录取，”雅克思忖，“我当真，当真会幸福吗？不是他们那种幸福。”他想到的是昂图瓦纳和他父亲。

“你知道，”他说，因想起一件事而激动，“我最近一次在拉菲特别墅区吃晚饭的情形吧？我刚结束口试，烦躁得很。吃饭时，你知道，父亲带着那种神气冲我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如果你未被录取的话？’”

他打住了话头；另一件事掠过他脑际。他想：“今晚我多么神经质。”他露出微笑，挽住哥哥的胳臂：

“不，昂图瓦纳，这还不算异乎寻常。要看明天。过了今晚……我一定得告诉你……因为我没事，父亲吩咐我替他去参加克雷斯潘先生的葬礼。你记得起来吗？正是在那儿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我提前到达；天在下雨，我走进了教堂。应该说，我丢掉一上午时间感到非常恼火；但你会看到，这并不能解释……因此我进去了，坐在一个空位子上。有个神甫过来坐在我旁边。要指出的是，还有许多椅子空着没人坐，但这个神甫却紧贴着我。他很年轻，准定是个修道院修士，胡子刮得光光的，干净整洁，散发出牙膏的味道，不过他黑乎乎的手套令人不快，尤其是一把雨伞，黑柄大雨伞，发出淋湿的狗的恶臭。你别笑，昂图瓦纳，你往下就会看到事情的经过。我再也想不了别的东西，只顾着这个教士。他翕动嘴唇，埋首在书里，跟着做祈祷。好，好。但在微升天祈祷时，他没有使用前面的跪凳——我还明白这个——不，瞧他跪在地上，在石板上叩头。我呢，正相反，我仍然站着。他站起身时看见了我，遇到我的目光，说实话，兴许他从我的态度中发现了气势汹汹的表情？我在他脸上看到大不以为然的神态，眼皮底下的眼珠骨

碌碌地转动——鬼头鬼脑，令人不悦！好比……我感到什么？我一时还不明白。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横写了几个字，把名片递给了他。”（不对，雅克当时只想到他会这样做。他为什么扯谎呢？）“他抬起了头，犹豫不定；我本该……是的……我本该把名片放到他手里！他朝名片瞥了一眼，惊惶地望着我，然后把帽子挟在胁下，轻轻拿起大雨伞溜了……是的……仿佛他的邻座是个魔鬼附身的人……我呢，说实话，我也受不了啦，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等圣体游行便走了。”

“可是……你在名片上写了什么？”

“啊，是的，名片！真愚蠢！我几乎不敢说出来，我写着：我呀，我不信教！惊叹号！着重号！写在名片上！多蠢啊！我不信教！”他的眼睛睁圆了，呆呆的，“能这样供认不讳吗？”他停顿一下，眼睛盯着一个穿丧服的年轻人，这人穿着无可挑剔，正穿过梅迪奇十字路口。“这真蠢。”他重复说，嗓音含混，好似他不得不供认，又难以出口，“你知道我在刚才整整一分钟内想些什么吗？我在想，如果你死了，你，昂图瓦纳，我愿穿一套贴身的黑衣服，象那边走过的人一样的衣服。我甚至一时之间希望你死——急不可待……你不相信我竟会这样瞎想吧？”

昂图瓦纳耸耸肩。

“兴许这很遗憾。”雅克接着说，“我力图分析自己达到最疯狂的程度。听着。我曾想写一个天资聪颖、成为疯子的人的故事。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疯狂的；不过他都经过缜密思索，而且按一种严格的逻辑行事。你明白吗？我将处在他的智慧的正中心，我……”

昂图瓦纳缄默不语。这也是他养成的一个习惯，已经变得

习以为常。但他在沉默中非常专注，别的想法不但不会枯竭，反而会兴奋起来。

“啊，如果我有机会工作和尝试干点事就好了。”雅克感叹地说，“总是考试。已经二十年了，烦死人！”

“涂了碘酒，这个新疮还在长。”他心里想，一面用手去摸脖颈，领口磨痛了一个疖子的头部。

“你说，昂图瓦纳，”他又说，“你二十岁时不再是个孩子了吧？我记忆力很好。我呀，我没有变。说到底，眼下我感到自己同十年前一模一样。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不。”

昂图瓦纳却在想：“他说得不假。这种连续性，或者不如说这种意识的连续……那个老先生说：‘我呀，我酷爱玩跳背游戏。’同样的脚，同样的手，同样一个人。我也这样，在科特雷，面为肚子痛，我担心了一夜；我不敢走出房间：是他，正是他，蒂博医生……我们的院长……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满意地补了一句，好象他听到一个住院实习医生谈到院长似的。

“我叫你不高兴？”雅克问。他脱下帽子，抹了抹脑门。

“为什么？”

“我看到你难得回答我，象一个发烧病人那样听我说话。”

“决不是这样。”

“如果洗耳朵还不足以降低热度……，”昂图瓦纳想起今天早上送到医院里的一个小孩的痛苦面容，“在我心里……在我心里，那—那—那……”

“你认为我激动不安，”雅克继续说，“我对你重复一遍，你搞错了。嗨，我来告诉你，昂图瓦纳：有时……是的！有时

我差点想不被录取！”

“为什么呢？”

“为了逃避！”

“逃避？逃避什么？”

“逃避一切！逃避错综复杂的事！逃避你，逃避他们，逃避你们所有的人！”

昂图瓦纳没有说：“你在胡言乱语。”——他是这样想的——他朝弟弟转过身去，用探索的目光打量弟弟。

“破釜沉舟。”雅克说下去，“离家出走！噢，是的，离家出走，单独出走，不管到哪儿！远在他乡我会心境平静，埋头工作。”他知道他不会出走：他更热烈地陷入幻想中。他沉默不语。但旋即又带着苦笑说起来：

“远在他乡，是的，兴许只有远在他乡，我才会原谅他们。”

昂图瓦纳站住了脚：

“你还想着这事？”

“想什么事？”

“你说：原谅他们。对谁？原谅什么？是教养院吗？”

雅克朝他斜睨了一眼，耸耸肩，继续往前走。他确实是指住在克卢伊那段往事！但何必解释呢？昂图瓦纳不会明白。

然而，这原谅的想法跟什么相连呢？连雅克自己也说不准，虽然他不断碰到这个问题：原谅，或者相反，加剧怨恨；接受，把自己溶合进去，成为众多齿轮中的一个齿轮；抑或相反，激起在自己身上活跃着的毁灭的力量，把全部怨怼投向……他不知如何说好——投向既存的现实、道德、家庭、社会！以往的艾怨要从童年时算起；未被人了解的复杂感情，这倒会引

起某些重视，而一般人总是看不起的。是的，倘若他能够逃走，他准定会找到这种内心的平静，他责备别人不让他得到的平静！

“远在他乡，我会埋头工作。”他重复说。

“他乡指哪儿？”

“啊，你看，你问我在哪儿！你不会明白，昂图瓦纳！你呀，你总是感到同别人协调相处。你总是喜欢自己走的道路。”

他突然想到哥哥，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事。他看到哥哥心满意足，勤奋努力。有毅力，不错；但才智呢？一个动物学家的才智！这种才智十分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一种按单一的活动概念为自身制造一门哲学，并得到满足的才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才智总是摘弃了事物的内在价值，总之，摘弃了一切有真正意义的和宇宙中美的价值！

“我呢，我不象你。”他热烈地断定说。他离开一点弟弟，默默地单独走在人行道的边缘上。

“我呀，我在这儿感到窒息。”雅克心里想，“他们要我做的事都是可厌的、烦死人的！我的那些教师！我的那些同学！他们的迷恋，他们偏爱的书！现代作家！啊，世界上有谁能猜到我是怎样的人，我图童做什么！不，没有人想到，连达尼埃尔也没想到。”他的火气降了下来。他没有听昂图瓦纳回答他的话。“忘掉一切已经写下的历史，”他想，“脱离常规！看到自己的内心，说出一切！还没有人敢于直言无讳。现在终于有人了：是我！”

他们的心境值得爬上苏弗洛路很觉费力。他俩放慢步子。昂图瓦纳继续说话，雅克保持沉默。雅克注童到后，心里暗笑：“说到底，我从来不能跟昂图瓦纳讨论。要么我同他顶牛，我

要发狂，要么我面对他列举的论据沉默寡言，一声不响，就象眼前这样。有一点儿表里不一。因为我知道，昂图瓦纳把沉默看作赞同。事实并非如此。远非如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别人看来混乱不清，我毫不在乎。我确信它们的价值。问题只在于懂得阐明这价值。总有一天我会作出这个努力！论据俯拾皆是。昂图瓦纳，他在走呀走，他从不捉摸我的想法里有没有别的站得住脚的东西。我感到自己仍然形单影只！”想离家出走的欲望又一次变得强烈起来。“一下子离开这一切，这样会更好。离开这些房间！出走更美好！*”他又露出微笑，朝昂图瓦纳瞥去狡猾的目光，背诵道：

“家庭，我憎恨你！门关户闭，与外界隔绝……”

“这是谁写的？”

“纳塔那埃尔，你一边走一边会看到一切，你哪儿也不要停留……”

“是谁写的？”

“啊，”雅克不再微笑，突然加快步子，“这本书什么都谈到！达尼埃尔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一切理由……更糟的是，赞颂他的犬儒主义！这本书现在他熟记在心，而我……不，”他用颤抖的嗓音补充说，“不，我不能说我憎恶它，你看，昂图瓦纳，这本书拿起来看时会烧痛手，我从来不愿意埋头看它，我认为它很可怕！”他不由自主地又悠然吟诵起来：“离开这些房间！出走多么美好！”他住了声。蓦地改变声调，用沙哑急促的嗓音加上说：“我说这个：出走！但为时已晚。我确实不能再出走了。”

---

* 这是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的小说《地粮》中的句子。

昂图瓦纳顶他一句：

“你总是说‘离家出走’，好象别人说‘离乡背井’！不用说，这有点复杂。但旅行为什么不行？如果你被录取，你在夏天去作一次旅行，父亲会觉得合情合理。”

雅克摇了摇头：

“太晚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到拉菲特别墅区，陪伴父亲和小姐，消磨两个月的假期？”

“去的。”

他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这当口，他俩穿过了先贤祠广场，踏入乌尔姆路，他用手指着麇集在高师门口的人群，脸色阴沉下来。

“多么古怪的性格。”昂图瓦纳心里想。这是他时常下的评语，带着宽容和不自觉的骄傲态度。虽然他厌恶出轨行动，雅克也不断让他受窘，他还是竭力要了解弟弟的心思。面对雅克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昂图瓦纳的活跃思路在进行不停的智力锻炼；这种锻炼使他感到愉快，他觉得能让他深入摸清弟弟的性格。事实上，一旦昂图瓦纳以为达到了最高的心理证明，雅克又有新的表露，一般总是推翻了他思索的构想；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而且往往朝相反的结论发展。因此，对昂图瓦纳来说，跟他弟弟的交谈是即兴提出连续而矛盾的判断，而最后的判断在他总是定论。

他俩来到高师的建筑粗劣的正门前。昂图瓦纳扭身对着雅克，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他。“当直达事情的底蕴时，”他心里想，“就能发现这孩子对家庭生活有着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

多的兴趣。”

门打开了，院子里挤满了人。

在前厅门口，达尼埃尔·德·丰塔南正在跟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人交谈。

“如果是达尼埃尔最先看到我们，我就被录取了。”雅克想道。可是丰塔南和巴坦库听到昂图瓦纳的喊声，一齐回过身来。

“不太激动吧？”达尼埃尔问。

“一点儿不激动。”

“如果他说出贞妮的名字，我就被录取了。”雅克心里想。

“贴榜前这一刻钟真是难熬。”昂图瓦纳表示。

“您这样想？”达尼埃尔微笑着反问。他出于恶作剧，常常要反驳昂图瓦纳，称他为“大夫”，昂图瓦纳早熟的严肃神态使他觉得很逗。“等待总有一点快感。”

昂图瓦纳耸耸肩。

“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问弟弟，“我呀，我已经历过十四五次这类‘等待’，我怎么也适应不了。可是，我注意到，这种时候装出苦行主义者，几乎总是庸夫俗子。”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从焦急中得到乐趣。”达尼埃尔又说，他的目光在瞧着医生时是戏弄人的，一转向雅克便变得柔和了。

昂图瓦纳顺着自己的想法说下去：

“我严肃地对你说，强者在无把握的状态中感到窒息。勇气、真情实感，这并不是平静地等待事情揭晓，而是奔往前去，尽早了解真相，并接受下来。是吗，雅克？”

“不，我宁可赞成达尼埃尔的意见。”雅克回答，他没有听昂图瓦纳说什么。达尼埃尔继续跟昂图瓦纳说话，他插进来，感到自己在装假：“你母亲和你妹妹一直在拉菲特别墅区吗？”

达尼埃尔没有听见他的话；雅克一直在想：“我要落榜。”他发现自己对考上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父亲会喜出望外。”他先自露出微笑，笑脸迎着巴坦库：

“我感谢您也来了，西蒙。”

那一位友好地望着他，掩饰不住他对达尼埃尔的朋友的热烈赞赏，而雅克总是不肯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他做不到投桃报李。

这当儿，院子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在底楼的一扇玻璃窗后面，刚刚出现了一张长方形的白纸。雅克隐约感到，一股乱哄哄的人潮把他推到石子路，一直拥向那张决定命运的纸前。

他的耳朵嗡嗡乱响。昂图瓦纳大声说：

“录取了！第三名。”

这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鸣响了一会儿，热烘烘的，活泼泼的；他胆怯地回过头来，看到哥哥容光焕发的脸，这才抓住了这几个字的意思。于是，他用软绵无力的手摘下帽子；脑门上汗水淋淋。达尼埃尔和巴坦库已经绕过人群，回到他身边。达尼埃尔瞧着他，而雅克目光发呆，瞅着达尼埃尔走过来；达尼埃尔的上嘴唇噘起，露出牙齿，他的脸孔自然绽出了笑意。

升起了一阵细语声，充满整个院子。生命又重新活跃起来。雅克深深地呼吸，血液重新在他体内循环。蓦地，他的视觉中出现了一个陷阱、一个野兽夹子，他想：“我被逮住了。”其他想法纷至沓来。半晌，他又经历着希腊文的口试，他正是在

这时犯下过错：他又看见绿台毯和教师的手指，这好象蜷曲的角那样隆起的手指压在《祭酒人》* 上。

"第一名是谁？"

他没听清巴坦库报出的名字。"第一名本来是我，如果我明白栖身地、圣殿……家中圣堂的守护神是什么意思……"连续好几次地竭力要联接那一串想法，这些想法曾经导致他不可原谅地出现误解。

"嗨，医生，您的脸色该心满意足了。"达尼埃尔拍着昂图瓦纳的肩膀说；昂图瓦纳终于笑了，在他身上，高兴几乎总是伴随着压抑，因为他庄重的态度不让快乐有任何发泄的机会。相反，达尼埃尔任凭他的快乐流露出来。他带着近乎追求肉欲的快感，打量他的朋友、周围的人，特别是到这儿来的女人，母亲或姐妹们，这时，她们的温情在细微的音调和动作中大胆地表露无遗。

昂图瓦纳看看表，转身对着雅克：

"怎样？你在这儿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雅克哆嗦起来：

"我吗？没有。"他沮丧地说；他刚发现，他不知不觉中——不消说，是在贴榜的时候——他在嘴唇边又将一个小疱挤出了血，这个疱一星期来使他的脸变得难看。

"那么，我们走吧。"昂图瓦纳说，"晚饭前我还要作一次拜访。"

他们走出院子时，看到了法弗里，他赶来了解情况。他得

*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的三部曲《俄瑞斯忒》的一部。

意洋洋地说：

"你们瞧！别人早就告诉过我，法语作文写得很出色。"

从高师毕业一年之后，他在圣路易中学临时代课，避免到外省去；白天空闲的时候，他还去给人补课，以便晚上能过巴黎的夜生活。他瞧不起教书，憧憬从事新闻事业，暗地里他倾向于政治。

雅克想起来，法弗里十分熟悉希腊文批卷教师；他又一次看到绿台毯、手指，羞愧得脸红。他以前没想到过自己能录取，他感受不到任何获得解脱心宽的印象，唯有感到一种厌倦，其间，他一想到自己的误解和他的疖子，便勃然变色。

达尼埃尔和巴坦库高高兴兴地挟着他的胳臂，迈着跳跳瞧瞧的步子把他拖往先贤祠。昂图瓦纳和法弗里跟随在后。

"我的闹钟搁在平放在茶杯上的一只茶碟里，六点半响铃。"法弗里欣喜地笑着，高声解释说，"我不满地嘟哝着，睁开一只眼睛，开亮灯；然后我把针拨到七点，胸前抱着炸弹似的闹钟，又呼呼入睡。一会儿，一阵地震摇晃着楼房和街区。我象发狂似的，就是不肯起来。我捱了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我捱了二十分钟，因为必须等一个有零的整数。末了，我从被窝里爬起来。一切都在三张椅子上准备好了，就象消防队员的装束那样。七点二十八分，我来到街上。我根本没有时间吃饭洗脸，那是当然。走到地铁我只能花四分钟时间。八点敲响，我登上讲台，开始填鸭式的教学。你知道几点下课。我非得去洗盆浴，穿衣服，吃晚饭，看朋友。你想我几点工作？"

昂图瓦纳无心聆听，他的眼睛在寻找车子。

"雅克，"他说，"你跟我一起吃晚饭吗？"

“雅克同我们一起吃晚饭。”达尼埃尔回了一句。

“不，不，”雅克叫道，“今晚，我同昂图瓦纳一起吃饭。”他悻悻地想道：“他们究竟能让我安生吗？我首先得在小疱上涂碘酒。”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法弗里提议。

“到哪儿去？”

“哪儿都行。上帕克梅尔那里去吧？”

雅克反对：

“不。今晚不行。我累了。”

“你讨厌我们。”达尼埃尔挽起雅克的手臂，悄悄说，“大夫，到帕克梅尔来找我们吧。”

昂图瓦纳叫住一辆出租汽车。他扭过身来，人们看到他半晌犹豫不决：

“帕克梅尔，这是什么地方？”

“完全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法弗里随口断定说。

昂图瓦纳用眼睛询问达尼埃尔。

“帕克梅尔？”达尼埃尔说，“很难说明，是吗，我的小巴特*？跟传统的夜总会完全不同。跟家庭式膳宿公寓差不离。一个酒吧间，是的，要是愿意，可呆五到八个人。八点，洗澡的人走光，就剩下老熟人：把桌子拼起来，围着帕克梅尔大妈，在一张朴素的大桌布上吃晚饭。有个好乐队。有漂亮的姑娘。您还想要什么？这不是挺合适吗？在帕克梅尔那里约会吧？”

昂图瓦纳晚上很少出门：他的白天工作很劳累，他需要利

* 巴坦库的爱称。

用晚上准备医院的考核；但今天他对血液学感到素然寡味，明天是星期日，星期一要上班。他不时在星期六晚上享受一下事先渴望的东西。帕克梅尔吸引着他。漂亮的姑娘……

“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去的话，”他尽量用不在意的声调说，“在什么地方？”

“在蒙西尼路。我们等您到八点半。”

“我会提前到的。”昂图瓦纳高声说，把车门砰然关上。

雅克没有表示异议，他哥哥接受下来改变了他的情绪；况且，他一直感到向达尼埃尔的任性想法让步，有一种暗暗的快乐。

“我们步行去？”巴坦库问。

“我呀，我乘地铁。”法弗里摸摸下巴说，“要换一下衣服，我来找你们。”

七月末梢，酝酿着雷雨的闷热压抑着巴黎。晚上，空气变得灰蒙晦暝，使人分不清这是水汽还是尘埃。

他们要走半小时才能来到帕克梅尔那里。

巴坦库接近雅克：

“你前程似锦啊。”他不带讽刺意味地说。

雅克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达尼埃尔笑了。虽然巴坦库比他大五岁，达尼埃尔还是把巴坦库看作孩子。巴坦库惹恼雅克的地方：处处显得天真，达尼埃尔却忍受得了。他想起以前大家寻开心，要巴坦库背诵点什么，巴坦库走到壁炉前吟诵起来：

噢，科西嘉噢，平头发！愿法国在稻月的太

阳下更加美丽！*

他怎么也不明白，念到第二个噢字时会引起哄堂大笑。

那时，西蒙·德·巴坦库刚从北部一个城市迁来，他父亲在那里是个上校。他穿了一件有钮扣的黑礼服，做这件衣服是为了在巴黎合乎礼节地上神学课。未来的牧师经常上丰塔南太太家，她有责任把他拉到家里，因为巴坦库上校夫人是她儿时的朋友。

“没说的，我害怕您这个拉丁区。”前神学家这时说，他眼下住在星形广场区，穿了一套淡色服装，由于他准备要办一门不理智的婚事，同他父母闹翻了，白天他在吕德韦格松书店整理十分平庸的版画，每月挣四百法郎，这是达尼埃尔给他找到的职业。

雅克抬起头来，环视四周。他的目光落在一个蹲在篮子后边卖玫瑰花的老女人身上；他跟昂图瓦纳路过时已经看见过她，但那是用若有所思的眼光去看的，没有引起什么激动。回想起爬上苏弗洛路，他骤然感到自己丢了件什么东西似的，犹如丢了一件常用的物品，天天戴在手指上的戒指那样。几个星期以来滞留在他身上，不到一小时以前还每走一步都压抑着他的惆怅心情消失了，留下一片痛苦难熬的空虚。贴榜后他第一次想到自己的成功，但感到头昏目眩，疲惫不堪，仿佛摔倒过一样。

“你洗过海水浴吗？”巴坦库问达尼埃尔。

雅克转过身来。

---

* 源出法国诗人奥古斯特·巴比埃（1805—1882）的讽刺诗《偶像》。这首诗抨击了拿破仑。原诗为“噢，平头发的科西嘉人。”经巴坦库一改，重点不在指人，而在指头发。

“不错。”他的目光变得柔和，“说是你为了我才回来的！你在那儿愉快吗？”

“超过我的预想！”达尼埃尔回答。

雅克苦笑着：

“往往如此。”

他俩交换了目光，里面藏着过去的多次争论。

雅克对达尼埃尔的热爱是严肃的，跟达尼埃尔对他的亲密友谊截然不同。“你对我的要求超过了对你自己的要求，”达尼埃尔有时这样对他说，“你从来不打算过我那种生活。”“不，”雅克回答，“我赞成你的生活，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你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

这个多次争论的题目由来已久。

达尼埃尔中学一毕业，就拒绝走别人设想好的道路。他的父亲不在家，从来不管他。他母亲让他自由选择道路；她尊重一切强有力的意志，一关系到她的孩子，一般说关系到将来，就有一种神秘的信赖感支持着她；她首先希翼他的儿子自由自在，不要承担责任，挣钱改善家里的境况。可是达尼埃尔却想到这一点。两年来，他因为不能帮助母亲而暗自痛苦。他窥伺机会，让自己能将这种义举同主宰着他的其他更迫切的需要调和起来。这种审慎态度的复杂性，连雅克也未能摸透。达尼埃尔一个人开始学画，没有指导，只凭本能，好似只凭兴之所至，油画画得很少，素描多一些，有时一整天同模特儿关在房里，画满半本图画簿。看到他这种近乎懒散的作画方式，人们会毫不怀疑他对未来有美好的想法。这是默默无言的自豪，排除了一切自负：他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通过彼此联贯的命定法则，他身上最高级的东西会找到表达的方式；他有信心，

他的命运是第一流艺术家的命运。他通过什么道路，何时达到这顶峰呢?他一无所知,又一无所虑地行动着，宣称必须投入到生活中去。他确实投入了进去。不是没有内疚；但不安地回想到母亲的伦理教训只是一瞬间的事，从来不能有力地阻止他继续向前。“两年来折腾着我的种种顾虑处子最严重的危机时，”他有时这样写信给雅克(他当时十八岁)，“我对你起誓,我从来不会对自己真正感到羞耻。情况要好得多：在我责备自己的冲动,自我怀疑的时刻,事实上我对自己不那么愤慨，过后我会更多地回想起这些幼稚的否定和压抑,只要生活重新占据上风。”

写过这封信以后不久，他就坐上一列郊区火车去旅行；同车有个人，这个人他们随后称为“火车里那个人”，他毫不怀疑，这次短暂的相会对两个年轻人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当时，达尼埃尔从凡尔赛归来，他在那里的公园的树荫下度过了十月的一个美丽的下午。在最后一分钟他跳上了火车。这么凑巧,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上年纪的人他似曾相识：这一天，他在大特里阿农宫堡的树丛中遇到过这个人。他注视着，认出来了；他很高兴能更自在地观察这个老头。近看，这个游客要年轻得多：即使他的头发银白，他大概只有五十来岁；短短的雪白的胡子仔细地衬托出椭圆形的脸，端正的脸孔增加了柔媚。肤色、步态、手、淡色衣服的剪裁、领带罕见的色调，尤其是这蓝色的、热烈的、活跃的目光在环顾四周，这些都属于青年人的特征。他用手指熟练地翻阅的精装书象旅行指南的书脊一样柔软,却没有书名。在叙雷斯纳和圣克卢之间,他站起来，走到过通，俯瞰巴黎的全景，落日给城市染上了金光。随后，他走过来倚在达尼埃尔靠坐着的那块玻璃上，年轻人的手举到脸部，两手只隔着一块玻璃的厚度；他手里拿着那本不让人看

的书。他的手张开，既无力又神经质，使人联想到它们非常机敏。他的双手略微一动，书页就半启，书紧压着玻璃，达尼埃尔可以读到几个字：

纳塔那埃尔，我给你指点热情……

一种鲜蹦活跳的放荡的生活……

一种哀婉动人的生活，纳塔那埃尔，胜过平静的生活……

书挪开了，达尼埃尔刚来得及看清标题，书页上方一晃而过这两个字：《地粮》。

当天，他怀着好奇走访了几家书店。这本书书店里的人不知道。火车上的那个人要守着他的秘密吗？“一种哀婉动人的生活，”达尼埃尔心里重复着，“胜过平静的生活……”翌日早上，他跑到奥台翁长廊* 去翻查书目：几小时后，他兜里装着这本书，回家关在自己房里。

他一口气看完了它。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将近傍晚，他走出家门。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狂热，这样得意洋洋的激动：他大步向前走去，好象一个征服者那样。夜幕四合。他沿着码头走去，离家很远。他吃了一个半月形面包当晚饭，然后回家。书放在桌上等候着他。达尼埃尔翻弄着书，再不敢打开。他躺下了，但辗转不能成眠。于是他屈服了，披上大衣，从头慢慢阅读。他感到眼前是庄严的时刻，在他内心深处正孕育着一项工作，一种神秘的萌芽状态。黎明，当他再次看完最后一页时，他发觉自己对生活投以崭新的目光。

* 奥台翁长廊是书店的集中地，人们能自由翻阅陈列的书籍。

我大胆地将手搁在每件东西上，自信对我渴望的每样东西都有权利享受……

渴望于人有益，满足渴望也于人有益，因为渴望会愈加增大。

他通过教育养成的这种对思索估量的爱好，他明白自己现在一下子抛弃了。“过错”这个词改变了含义。

行动时不必判断是好是坏。钟爱时不必担心是优是劣……

至今他只是不自觉才陷入的情感突然自行解放出来，欢欣地占据首位；这一夜，在几个小时里，他自打童年起就认为不可变更的价值尺度被推翻了。第二天有如洗礼后的翌日。随着他否定了一切曾经自认为不可辩驳的东西，在迄今分裂着他的各种力量之间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平静。

达尼埃尔没对任何人谈起过这个发现，除了雅克，而且是过了很久才说的，这是他们的友谊的一个秘密，他们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宗教奥秘似的，只隐隐约约暗示到。尽管达尼埃尔努力，雅克却固执地避免这种狂热的传染：他拒绝在这个太易醉人的源泉里止渴，看来在抑制自己的欲望，表现得很顽强，保持不沾染这种狂热；但他感到达尼埃尔找到了自己的准则，自己的粮食；在雅克的抗拒中，既有羡慕也有绝望。

“你将吕德韦格松算到天赋最优秀的人物当中吗？”巴担库问。

“吕德韦格松嘛，我的小巴特……”达尼埃尔解释说。

雅克耸耸肩，让他的朋友们走到前面一点。

达尼埃尔刚被这个吕德韦格松录用了几天，吕德韦格松在各国首都建立了商行，被看作欧洲最厚颜无耻的艺术品商人之

一，长期以来，他是两个年轻人争吵的一个对象。雅克决不赞成达尼埃尔跟这个商人设立的企业合作，不管是松散合作还是紧密合作，哪怕是为了生计。但不论是雅克还是别人，都无法自诩能让达尼埃尔放弃这项当真使他振奋的冒险。然而，吕德韦格松的睿智，他毫不停歇、以致养成了失眠习惯的活动，对奢侈的厌恶，在一定程度上只醉心于冒险和成功的富豪对金钱的蔑视，这个大忙人的存在能象披风吹拂着、冒着烟但明亮的火炬一样使人思想明晰，他拥有巨大权力，这一切使达尼埃尔强烈地感到兴趣。他同意为这个大鳖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慨要。

雅克回忆起那天达尼埃尔和吕德韦格松第一次见而的情景：这是两个种族、两个社会圈子在对峙。这天早上，他正好在画室里，达尼埃尔跟几个同他一样薪金微薄的同事在为这个画室工作。吕德韦格松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了达尼埃尔的詈骂。他没有开场白，既不作自我介绍，也不坐下，带着一个有才能的演员将钱袋扔给仆人的姿态从兜里掏出皮夹，给了“那个叫做丰塔南的先生”每月六百法郎的定金，从当天算起，连续三年，条件是，他，吕德韦格松，吕德韦格松画廊的所有者，吕德韦格松艺术事业有限公司的经理，拥有达尼埃尔在这期间制作的所有作品的专利权，达尼埃尔要在作品上标明日期，署上他的名字。这尼埃尔干得很少，从未拿出任何素描标卖，他不能解释，吕德韦格松怎么会对他的才能作出这样的赞赏，提出这样的条件。不过他想保留独立处理自己作品的权利，他明白，如果他接受达个交易的条件，他收下吕德韦格松的钱就要每月交出一批画，至少能跟这笔商定的钱相称。然而，他给自己规定了不受任何约束、快快活活地工

作的准则。他带着彬彬有礼而又冷冰冰的态度请吕德韦格松离开这儿，并当着瞠目结舌的同事，不给来访者定一定神，迅速地把他逼到楼梯台。

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吕德韦格松又回来过，表现得格外审慎，几个月后，在这个商人和受到哄骗的达尼埃尔之间结成了真正的事务关系。吕德韦格松出版了三种语言的豪华杂志，评论雕塑作品；他请达尼埃尔主持挑选法文评论的工作。（从第一天起，年轻人的性格就讨他欢喜。他没有放过年轻人鉴赏力的稳妥。）这不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达尼埃尔用上了他的闲暇时间；不久，他实际上领导着杂志的法文部分。吕德韦格松自己花销是不算账的，他的原则是联合很少的合作者，但要细心选择，让他们有最大的主动性，而且丰厚地酬劳他们的工作：达尼埃尔没有料到，不久就领到同另外两个编委一样高的薪金，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德国人。必须懂得生活；达尼埃尔更喜欢与他的艺术家生涯迥异的事业。再说，吕德韦格松给他举办了一次私人画展，他的一些作品已经为收藏家所蒐集。他跟画商交往得到的好处使他不仅能帮助母亲和妹妹生活优裕，而且能过上他喜欢的优哉游哉的生活，用不着囿于任何严格的任务，也丝毫不用占去他真正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空闲时间。

雅克在穿越圣日耳曼大街时才赶上他的朋友们。

达尼埃尔正说着话："……到那儿介绍给吕德韦格松老太太，你会说不出的惊讶！"

"我没想到，你的吕德韦格松会有一个母亲。"雅克加入到谈话中去。

“我也没想到，”达尼埃尔接着说，“什么样的母亲啊！你想想看……要勾画一幅草图。我画过好几幅她的像，但不是临摹本人的：我并不满意。请想象一具木乃伊，小丑可以把她膨胀起来，作为马戏团的一个节目！请想象一个埃及的老犹太女人，至少有一百岁，由于肥胖和风湿病体态丑陋，身上有炸样蒜味道，戴着露指手套，用第二人称单数称呼跟班，把她的儿子叫作bambino（小乖乖），靠泡在葡萄酒里的面包屑过活，给来客递烟草……”

“她抽烟吗？”巴坦库问。

“不，这是吸的。弄得一串大钻石项链洒满了黑色烟末，不知道什么原因，吕德韦格松要她把项链挂在胸前……”他停顿了一下，被自己刚才的想法逗乐了。“……好象在残砖碎瓦上点燃一盏汽灯！”他添上说。

雅克微笑起来，他对达尼埃尔的笑谑总是采取宽容态度。

“他把这个令人恶心的家庭秘密展现在你眼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好处？”

“你无意中说得太好了：他有新的计划。这是一张爱司。”

“其所以是爱司，是因为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如果他是穷光蛋，这就会是……”

达尼埃尔打断他：

“你要高兴就说出这个词。我喜欢他。他的计划不蠢：搜集专题作品：《大师画像册》。他善于出版复制品集子，价格惊人……”

雅克没有听下去；他感到难受，忧郁。为什么？是疲倦，是白天的激动？他渴望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今晚却被人拖走，

因而感到烦恼？是衣领磨痛脖颈？

巴坦库插到这两个朋友之间。

他寻找机会请求他们作证婚人。几个月来他日日夜夜只惦记着这件事，那种狂热一眼看去就明白会消耗尽他淋巴质的体格。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他双亲阻挠的合法期限刚刚过去；今天早上，婚期确定下来；再过两星期……想到这件事，血就涌上他的脸；他扭转头去掩饰红晕，脱下帽子，揩干脑门上的汗。

“别动，”达尼埃尔叫道，“真是难以相信，从侧面看，你活象只羊羔！”说实在的，巴坦库有只长鼻子，贴近嘴唇，鼻孔成鹰钩形，圆圆的眼睛，一绺深棕色的头发，这时，汗水使头发贴在两鬓，卷成一个小尖角。

巴坦库忧郁地戴上帽子，目光掠过骑兵竞技广场，投向杜伊勒里宫花園，尘埃把那边染成红艳艳一片。

“可怜的咩咩叫的羊羔，”达尼埃尔心想，“谁能相信他这样多情呢？瞧他背弃了自己的信条，为了这个女人同亲人们闹圆……一个寡妇，比他大十四岁……一个半老徐娘……秀色可餐，但毕竟人老珠黄……”他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回忆起去年秋天的那个下午，西蒙一再坚持要把他介绍给那个漂亮的寡妇，终于说定了在下个星期见面。他至少想到要竭力使巴坦库回心转意，别作出这样疯狂的举动。但他遇到的是盲目的热情；他尊重激情，如果他遇上了她，也只是避开那个女人，远远注视着这场男女艳情的曲折变化。

“你中了彩却愁容满面。”这当儿巴坦库说，他对达尼埃尔的讥笑很不高兴，想在雅克那里补回损失。

“你不明白他希望落榜吗？”达尼埃尔微妙地插了一句。

他对雅克瞥过来的沉思目光感到愕然，他挨近他的朋友，手搭在朋友的肩上，微笑着轻声絮语："……因为每样东西的价值是各异的！"

这足以使雅克想起达尼埃尔常常喜欢背诵的那整段文章：

> 让不幸降临在你身上，要是你说你的幸福已经逝去，因为你还没有憧憬过象你那样的幸福……明天的梦幻是欢乐的——但明天的欢乐是另一种欢乐——幸亏没有什么会与做过的梦相同，因为每样东西的价值是各异的。

雅克微笑着。

"给我一根烟。"他说。为了让达尼埃尔高兴，他想摆脱掉自己的迷糊状态。明天的梦幻是欢乐的……事实上，他相信感到，一种还捉摸不住的欢乐在他周围徘徊。明天？醒来时通过打开的窗看到树顶上的太阳！明天，拉菲特别墅区和浓荫匝地的公园的凉爽舒适！

二

在歌剧区那条死气沉沉的街道上，有几辆车一圆停放在人行道旁，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一家没挂招牌、窗帘低垂的酒店的正面。一个仆役对着他们推开旋转门，达尼埃尔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退后一步，让雅克和巴坦库先进去。

达尼埃尔的出现受到一些谨慎发出的惊叹声的欢迎。人们称他为“先知”，只有少数常客知道他的真名。人不多。在酒吧间后头凹进去的地方，有一道螺旋形的小楼梯，镶金线的白木，酷似护壁板，楼梯一直通到帕克梅尔太太的亭子间。一架钢琴，一只小提琴，一只大提琴，演奏着时行的华尔兹舞曲。人们已把桌子推到灰色板条长凳旁边。几对舞伴在大红地毯上跳着波士顿舞，日色将尽，镂空花边的窗帘使光线变得分外柔和。天花板上的吊扇呼呼地响个不停，摇晃着支形吊灯的玻璃坠子和绿色花卉的枝叶，掀起舞伴的纱巾。

新场合的气氛总是一下子使雅克陶醉；他让达尼埃尔拖到桌边，从那儿可以看到两间相通的客厅。巴坦库已经跳起了舞，被一帮年轻女人拉到尽里头的房间。

“总得再三请求你，”达尼埃尔说，“现在你来了，我有把提你会玩得痛快。你承认这个小酒吧间气氛融洽、活泼吧？”

“给我来杯鸡尾酒，”雅克陡地说，“你知道，里面要放牛奶、醋栗和柠檬皮。”

由穿白衣服的年轻girls（姑娘）招待客人，客人管她们叫“护士”。

“你愿意我给你介绍那边的几个常客吗？”达尼埃尔换个位子，坐到雅克旁边说，“先是那个穿蓝衣服的：女掌柜。大家叫她‘帕克梅尔大妈’，虽然象你所看见的，这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诱人女子。可不！整晚她都笑容满面，在年轻的女顾客当中来来去去。她的模样象个时装女裁缝，在察看一个个木头人模型。瞧这个晒黑的家伙，在向她问安——现在又同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子聊天，她刚才跟巴坦库跳过舞——不，更靠

近我们的叫波尔，这个金黄头发的小个女人象个天使，有点堕落的天使，但只是稍为堕落……瞧，她眼下在狂饮一种骇人的毒药：这大概是绿柑香酒……还有这个站着对她说活的家伙，他是画家尼沃尔斯基，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扯谎、弄虚作假，象个火枪手一样有骑士风度。每次他约会迟到，他就说他去决斗了；他自己当时是信以为真的。他向所有的人借钱，穷得一文不名，但由于他不缺乏才能，他用画来付债；为了简便起见，你猜他有什么想法？夏天他跑到乡下，在一条五十公尺的画布上画一条大路，一条真正的大路，有树，有手推车，有骑自行车的人，还有落日。冬天，他按债主人数和所欠的债款，分段出卖这条路。他自称他是俄国人，拥有据说几千个'灵魂'*。自然罗，在日俄战争期间，人人都开玩笑，要他留在蒙马特尔**，拿喝咖啡来表示爱国。你猜他干什么？他走了。他销声匿迹了一整年。直到攻克了阿瑟港他才回来。他带回一大堆战争场面的酒片，他兜里总装得满满的，他说：'亲爱的，你看见，这个严守阵地的炮台吗？后头，你看见这巨大的巉岩吗？在巉岩后而，你看见这刚露出炮口的大炮吗？嗨，亲爱的，这是我。'不过他也带回几箱作品：在往后的两年里，他用西西里的风景画付清所有的债……瞧，他嗅出我在谈论他，他很高兴，他要炫耀自己了。"

雅克支着肘，一言不发。这种时候，他的脸是痴呆的：嘴唇半闭半合，目光暗淡，象野兽那样粗野，睡着似的，喃喃有

* 指农奴。

** 蒙马特尔高地为巴黎的一个街区，是劳动者和艺术家的集中地，有很多娱乐场所。

声。他一面听他朋友讲话，一面观察尼沃尔斯基和年轻的波尔组成的一对。她手里掌着唇膏，嘟起嘴涂抹，麻利地转着唇膏，好象在钻洞似的。画家瞧着她，用手指转动着年轻女人的手提包。很明显，他们之间只有在酒吧间萍水相逢之交。她抚摸他的手和膝盖，系好他的领带。有一会儿，他俯向她，要对她说些什么，她喜滋滋地推开他，她苍白的小手托起他的脸……雅克心慌意乱起来。

离她不远，有一个棕发女人独个儿埋在长凳的尽里边，仿佛怕冷似地紧裹着黑缎披巾，死盯着波尔，波尔兴许没有发觉。

雅克对所有这些人扫视了一遍。他在观察还是在想象？他看了半晌的这些人，在他们身上马上推断出存在复杂的感情。他并不力回去分析自以为看到的东西，他不能把自己的直觉转成文字；这幅景象给他的印象太深，他无法分身，纪录下一点什么。但是，同别的人这样接触——不管想象的或真实的，使他感受到无可比拟的快乐。

“那个对酒吧间男招待说话的高个女人是谁？”他问。

“穿着蓝孔雀图案的衣服，三角围巾垂到膝盖的女人吗？”

“是的。她的脸色多么冷酷啊！”

“她叫玛丽一约瑟夫。她相当漂亮。一个皇后的名字。她的珍珠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你要听吗？”这尼埃尔微笑地继续说，“她是香水商的儿子雷韦尔的情妇；这个雷韦尔有一个合法妻子，她伙同银行家约斯欺骗他。你要听吗？”

“是的，要听。”

“你的模样象睡着了……有一天，那个非常有钱的约斯想送给他的情妇雷韦尔太太一串珍珠。怎样做才能使雷韦尔不生

疑窦呢？约斯做得万无一失：他杜撰了一个给从良的妓女赞助摸彩的故事，他叫人给那个做丈夫的雷韦尔买了十张二十苏的彩票，让他得到一条三角围巾，送给妻子。复杂就复杂在这里面：雷韦尔写信给约斯感谢他，但在附笔中，他请求约斯别对雷韦尔太太透露彩票的事，因为他刚给情妇玛丽—约瑟夫送走这串珍珠……等一等：最妙的是结果……约斯气坏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夺回他的项链，或者至少占有戴项链的女人。三个月后，他甩掉雷韦尔太太，从他的朋友雷韦尔那里夺走玛丽—约瑟夫，就这样拿没有珍珠项链的女人去换戴三角围巾的情妇。正直的雷韦尔完全忘记了项链只为他花掉十块二十苏的钱币，对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大骂妓女摸不透的粗野！……你好，维尔夫。”他握住刚走进来的一个俊秀的小伙子的手，在大厅的另一头，人们呼喊着“杏子”向小伙子欢呼，“你们互相认识，是吗？”他问雅克，雅克对维尔夫不大客气地伸出了手。“你好，最漂亮的姑娘。”达尼埃尔又开了口，弯下腰要去吻打旁边经过的波尔的手，她脸色苍白，眼下她是俄国画家的朋友。“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的朋友蒂博。”雅克站了起来。年轻女人用病态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她的目光在达尼埃尔身上停留得更长些；她好象欲言又止，然后走了过去。

“你常来这儿吗？”雅克问。

“不。说到底，是的。一星期好几次。成了习惯。但我一般会很快厌倦一个地方和同样的人；我喜欢感到生活在流逝……”

“我被录取了。”雅克蓦地想道。他的胸脯鼓了起来。脑子里掠过一个想法。

“你知道拉菲特别墅区的电报几点关闭机器？”

"已经关闭了。如果你今晚打电报，你父亲明天一早就会收到。"

雅克对仆役做了个表示：

"写字用品。"

他开始草拟电报稿，他的手软弱无力。这种着急——但就通知他考试成功来说却是过迟了——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达尼埃尔看了不由得露出微笑，俯在他的肩头上；但达尼埃尔赶紧挺起腰来，吃了一惊，尤其他对自己无意中的不谨慎感到懊恼：不是打给蒂博先生的地址，他看到的是：丰塔南太太。森林路。拉菲特别墅区。

刚进来一个常客老太太，有一个棕发的漂亮姑娘陪伴着她，在她们回周引起了一阵好奇的骚动。姑娘的神情专注，但并不怯生，使人猜想她是头一回到这里来。

"瞧，有新东西可看。"达尼埃尔小声说。

维尔夫打旁边经过，笑了笑说：

"您还不知道？茹茹大妈发布了一个消息。"

"小姑娘帅极了。"达尼埃尔停了半晌，下断语说。

雅克转过身来。她果真很迷人：眼睛明亮，脸上没搽胭脂，神态不象下人。她穿着淡玫瑰红的细布服装，没有一件装饰品，没有一件首饰。站在她旁边，连最年轻的姑娘也马上相形失色。

达尼埃尔重新坐在雅克旁边，他说："你得凑近细看茹茹大妈。我对她非常熟悉：这是个怪人。她现在享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她住着一套相当漂亮的房间；她有会客的日子，经常开晚会，保护初出茅庐的人。她特殊的地方在于从不愿做一个受

人供养的女人：这是一个正直的妓女，她从不想往上爬。她过了三十年的妓女生活，就在玛德兰区和德鲁奥路之间的马路上逛来荡去。但她将自己的生活分成两部分：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她叫做巴尔班太太，过着小资产者的生活，住在里歇尔路的一个亭子间里，有一盏吊灯，一个女仆，有着小资产者挂虑的心事：一本开销簿，交易所的牌价，好照看她的投资，家庭烦恼，亲戚关系，巴尔班的侄子侄女家的来往，生日，甚至一年一度在圣诞树旁给孩子们吃点心。我一点儿没瞎编。每天傍晚五点，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脱掉绒布短上衣，做起熟练的裁缝活，毫不厌倦地干起来。这不再是巴尔班太太，这是茹茹姑娘，始终快活，一丝不苟，毫不厌倦，在附近大街带家具出租的旅馆里赫赫有名，备受尊敬。”

雅克的圆猜死盯住茹茹大妈。她有一张乡下本堂神甫的正直的脸孔，有毅力，笑口常开，也有点狡黠，在全白的短头发上戴着一顶垂钓者的帽子。

他若有所思地重复：

“毫不厌倦……”

“那是当然。”达尼埃尔顶了一句。他朝雅克瞥了狡黠的、有点盛气凌人的一眼，喃喃地念了惠特曼的两句诗：

> You Prostitutes flaunting over the trottoirs or
>   obscene in your rooms,
> Who am I that I should call you more obscene
>   than myself?
> （卖笑生涯使你在人行道上花枝招展，在你的房
>   里干下流勾当，

我是谁？竟能自诩没有你淫荡？）*

达尼埃尔明白，他触犯了雅克的羞耻心。他是故意的，他气恼地看到，雅克好几个月以来非常自在地——兴许是针对他朋友的放荡反其道而行之——适应了一种近乎圣洁的生活。达尼埃尔甚至天真到惶惶不安。他知道，有时雅克自己对快意的麻木状态有点感到不安，这种脾气以前似乎预示着有更多的要求。他们之间只碰过一次这个微妙的问题，是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从剧院回来，一起尾随着林荫大道的一对对情侣。达尼埃尔对同伴的冷漠态度十分惊异。“可是，”雅克反驳说，“我很强壮。在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我证实了我属于最健壮的小伙子之列……”而达尼埃尔回想起他嗓音的颤动中难以觉察的怅惘。

法弗里使达尼埃尔从这段回忆中转到现实里来；他老远就望见法弗里转身对着他俩。法弗里有意摆出潇洒的姿态，把帽子、拐杖和手套交给衣帽间的女招待，笑吟吟地对雅克说：

“你哥哥还没有来？”

法弗里穿着有点过高的假领和好象借来的新衣服，他的刚刮过胡子的下巴向前翘起，好象饿极了的样子，维尔夫不由得说：“高师要出征巴比伦了。”**

“我被录取了。”雅克在想。他真想溜之大吉，搭上今晚到别墅区的火车。昂图瓦纳答应过要来找他，左等右等不来；想到他的哥哥，他便泄了气。“不，”他想，“还是明天，一

---

* 摘自《秋天的小河》。

** 据《圣经》，巴比伦是个淫荡的城市，这里暗指帕克梅尔家。

大旱。”他已经感到沐浴在凉爽的空气中：清晨的太阳把林荫大道的露水都蒸发干了……帕克梅尔餐馆悄然隐去……

所有的吊灯同时大放光明，把他从痴想中拉回来。“我被录取了。”他还在思忖，仿佛要马上表明同现实的接触。他用目光寻找他的朋友，瞥见他在角落里轻声细语地跟茹茹大妈交谈。这尼埃尔斜坐在一张转椅上，谈得兴高采烈，他的头姿态优雅，脸孔、目光和笑容聪颖异常，手势洒脱，只半举半抬；手、微笑和眼风同嘴唇一样都在说话。雅克注视着他，不感到厌倦。“他多俊啊！”他心想，没说出声来。“一个年轻活跃的小伙子能这样专心一意、举止自然，那是多美啊！他不知道我在看他，他没有想到这个，他蔑视任何约束。要发现一个不知道别人在看他的人，一个处在本性的秘密状态的人！当真有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能够忘却周围的一切吗？他在说话，溶化在他自己的话语中。我呢，我永远不会自然无羁。我永远不会忘我到这种地步——除非在紧闭的房间里，避人耳目。这样恐怕还不成！”他思索了一下：“这尼埃尔不是一个擅长观察的人。因此周围场而不能象我一样吸引他；他能保持自我。”他又思索了一下：“我呢，外界吞噬着我。”他下了结论，站起身来。

“不，我的漂亮的先知，用不着坚持：这个女孩子不是为你而来的。”与此同时，茹茹大妈对这尼埃尔说，他的眼睛射出狂热的闪光，她不由得笑了：“您瞧！坐下，小家伙，这会过去的。”

（还有别的陈词滥调，比如：“孩子，做我的偶像吧。”或者：“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又或者：“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身体好。”——茹茹大妈的那句话只是一句无足轻重的口

头语，这种话随场合而变化，这儿的常客带着内行人的笑意随时相互回敬。）

“你怎么认识她的？”达尼埃尔带着固执的表情说。

“不，漂亮的小伙子，我对你说，她不是为你来的。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子，好姑娘，会料理家务，一颗珍珠。”

“告诉我，你怎么认识她的？”

“你能让她安生一点吗？”

“当然。”

“那么，是我得了胸膜炎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知道以后，没问什么人就来了。要说一句，我并不是这样认识她的，我曾经略微帮助过她一两次。（因为必须告诉你，她已经有束手无策的事了，这个女孩子：一件严重的事，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据我了解，她爱着他，而且有了一个孩子——怎么说呢，嗯！——这个孩子马上死了——因此，别人一提起孩子，她就嘤嘤哭泣起来。）所以，我得了胸膜炎，她就象一个好姐妹那样住到我家，照顾我比亲生女儿还周到，夜以继日，有六个多星期。二十四小时里她给我拔了上百次火罐，是的，我的小家伙，她救了我的命，这再简单不过，她什么也用不着花费。一颗珍珠。于是我暗暗发誓帮她摆脱困境。她很年轻，幼稚无知。我呢，我竭力让她从头做起，可你知道，什么叫做从头做起！（这个，你甚至会帮我一把：我给你解释是怎么回事。）整整三个月我没有离开她。首先得给她找个名字。她叫维克托丽娜。维克托丽娜·勒·迦德。勒·迦德，分成两个字，还流行这样。但维克托丽娜，这太俏！我改成丽内特。不坏，嗯？过得去。科兰给她上发音课，她有布列塔尼口音，教人发笑；眼下她的语音恰到好处，象个外国小孩，尖尖的好象

英国人——十分迷人。半个月内她学会了跳波士顿舞；她象汗毛一样轻盈。此外，她并不傻。她唱歌咬音准，嗓音热烈，毫无庸俗意味：我就喜欢这样。末了，瞧她已经帆缆齐备，今晚我放她下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严肃一点。正是在这方面，你可以帮助我。我对吕德韦格松谈起过她，打从贝尔塔缠上他以后，吕德韦格松就象跳荡的火焰一样。他答应过我今天来会见姑娘。你只要告诉他，她很讨你喜欢，他准会大动肝火。你明白，象吕德韦格松这样的人正是这个姑娘所需要的。她只有一个想法，攒起一小笔积蓄，回到她的布列塔尼去。你奈何不得，这是她的爱好！布列塔尼人莫不如此。布列塔尼无非是拍卖场上的一所破屋，一顶白帽子和宗教仪式队列！她企求的不是发大财，有人指点吩咐，她会很快扶摇直上。除了新年礼物，她已经积攒了二十来张股票，是我给她买的，我很内行。你懂一点金矿行情吧？"

"入席啦！"叫声大吵大嚷。

达尼埃尔走回雅克身边。

"你哥哥还没有来吗？还去坐我们的位子。"

长桌四周的人高低不齐，放了二十来份餐具。这尼埃尔安排雅克坐在丽内特的左首。茹茹大妈不离开她，设法插了进来，坐在她右边。待到大家坐定，雅克也来入座，这尼埃尔推推他：

"同我换个位子。"急不可待地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要拉开他，雅克感到这尼埃尔的手指在他手腕上捏紧了，他不得不忍住，没叫出声来。

但达尼埃尔没想到要道歉：

"茹茹大妈，"他说，"我想，把我介绍给我的邻座是合

情合理的。”

“啊，你呀！”老女人咕哝了一声，她发现了达尼埃尔的诡计。随后对着全桌的人说：“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丽内特小姐。”又用气势逼人的声调说：“一个受我保护的姑娘。”

“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儿个声音异口同声说。

“真是鬼花招。”茹茹大妈感叹地说。她怏怏地站起来，脱下帽子，扔给在一旁侍候的一个“护士”。“先知，”她指着达尼埃尔说，“一个俊俏的小伙子。”

“你好，先生。”那姑娘可爱地说。达尼埃尔拿起她的手，吻了一吻。

“继续介绍！”

“他的朋友，我叫不出名儿。”茹茹大妈说，用手指着雅克。

“你好，先生。”丽内特说。

“下一个是波尔、西尔维娅、多洛雷斯太太和一个陌生的孩子：奇迹之子。维尔夫，绰号杏子。加比。葫芦……”

“谢谢。”一个揶揄的嗓音打断说，“我更喜欢我祖先的名字：法弗里，小姐，一个您的最热烈的追求者。”

“孩子，我崇拜你！”一个讥讽的嗓音说。

“莉莉和阿莫尼卡，或者形影不离的朋友。”茹茹大妈毫不理会，继续说，“上校。美丽的摩德。一个我不认识的先生，两个我熟悉的太太，但我忘了她们的名字。一个空位。另一个空位。巴坦库，又叫小巴特。玛丽—约瑟夫和她那串珍珠。帕克梅尔太太。”然后行朋膝礼，“最后是茹茹大妈。”

“你好，先生。——你好，小姐。——你好，先生。——

你好。”丽内特用银铃般的嗓音重复，落落大方地微笑着。

“不该管她叫丽内特，”法弗里指出，“她该叫你好小姐！”

“敢情好。”姑娘说。

“向你好小姐鼓掌！”

她笑口盈盈，看来很高兴向她鼓掌致意。

“现在上汤吧。”帕克梅尔太太提议。

雅克用手肘推推达尼埃尔，给他看手腕上捏红的一圈。

“刚才谁捏你的？”

雅克睃了他毫无责备意味的快活的一眼，这是热烈的有点粗野的眼风。

“I am he that aches with amourous love（爱情折磨着我）。”他压低声音说。

雅克侧过头来看丽内特，她刚好转向他，他遇到了她的眼睛：它们是绿色的，象牡蛎一样鲜活和水汪汪。

达尼埃尔继续说：

“Does the earth gravitate? does not all matter aching, attract all matter?

“So the body of me to all I meet or Know.”

（“地球在移动吗？凡是物质都要受到一切物质的引力的颠簸吗？

“因此我的身体由于我所认识或遇到的人而腕予我自己吗？”）*

雅克蹙紧眉毛。他不是头一遭看到达尼埃尔激情迸发，投

* 摘自《亚当的子孙》。

身到欲望之中，而无法阻拦。每次雅克对他的友谊都不由自主地减少。一件有趣的小事转移了他的思路：他注意到达尼埃尔的鼻孔长满一层黑乌乌的鼻毛，活脱脱象一个假面具的鼻孔；他的目光在寻找先知的手，这双好看的细长的手，上面也长了棕色的汗毛。“Vir pilosus（多毛的人），”他想着，真想笑出来。

达尼埃尔又俯下身子，没改变声调，仿佛要引完惠特曼的诗：

“Fill up your neighbour's glass, my dear（斟满你邻座女客的酒杯，我亲爱的）。”

“帕克梅尔太太，今晚菜单看不到。”桌子那一头有人嘀咕着。

“帕克梅尔太太什么也没有。”法弗里下断语说。

“这都无所谓——只要身体好。”金黄头发的漂亮女郎带哲理意味地反驳。

雅克坐在波尔这个肤色苍白的堕落天使旁边。再过去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她噤若寒蝉，每喝一匙汤就擦一次嘴。再过去几乎坐在雅克对面，挨着棕色头发、额角被鬈发遮没，茹茹大妈称做多洛雷斯太太旁边的，是一个七八岁，寒碜地穿着黑衣服的顽童，他用明亮的眼睛注视宾客们的动作，他的脸闪出一个微笑。

“没有给您上汤吗？”雅克问他的邻座。

“我不喝汤，谢谢。”

她耷拉着眼睛，抬起来时，总是瞧着达尼埃尔。她想方设法要坐在他旁边，到末了，她看到他把位子让给雅克；她怨恨的是雅克。这家伙打哪儿来？他的脸长着小疱，颈上长着疖

疮。她厌恶褐色头发的人，这个棕色头发的人看来呈棕褐色。还不说这乱披着头发的脑门，这对招风耳，这个下颚，他象个野人。

“嗨，你披上餐巾等什么？”多洛雷斯太太高声说，摇了摇那个小男孩，把圆柱形的餐巾更牢地系在他脖子上，餐巾把他遮住一半。

“当一个女人说出自己的岁数时，”法弗里大声说，他正在跟玛丽—约瑟夫讨论，“她决不止这些年纪。我对您说，她在整整四十五年前以最大的年龄进入音乐学院，而且出生证是她妹妹的，使她年轻了两岁。这样就……”

“这不关任何人的事！”茹茹大妈没专对哪一个说。

“法弗里的脑袋瓜好使，他能一面谈话一面记起在巴黎人体要加重九点八公斤。”维尔夫指出说，他以前准备投考中央艺术工程学院。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杏子，这是由于他的皮肤在露天运动被晒黑，起了雀斑。他可是个健美的男子，熊腰虎背，两颊丰满，嘴唇厚实；白天的假炼舒筋活骨，晚上，他的蓝眼睛和发亮的双颊便焕发出肌肉的舒适感。

“不知什么原因他死了。”有人这样说。

“你知道他靠什么活着？”一个讥诮的声音说。

“嗨，快点。”多洛雷斯太太对男孩说，“你知道，这儿有饭后点心。没有你的份儿。”

“为什么？”小男孩问，炯炯有光的眼睛转向她。

“没有你的份儿，如果我要这样办的话。听话。快点。”她发觉雅克在注意他们，便朝他会意地一笑。“他很难弄，您瞧，”她说，“他对陌生的东西都害怕。烩串鸽子，会给你吃的！他往常吃卷心菜熬肥肉比吃鸽子的时候多，那还用说！他

被宠坏了。总是得到疼爱，象所有的独生子一样。尤其他的母亲病了那么久！是的，是的，”她的手抚摸着孩子圆圆的平顶头，“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他真淘气。但跟他的姑姑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大人愿意象小姑娘一样留着鬈发吗？啊，任性、宠爱都过去了。啊，吃吧。这位先生瞧着你呢，快点。”有人听她说话，她很高兴，又对雅克和波尔笑笑。“这是个孤儿，”她用满意的声调郑重地说，“这个星期他失去了母亲。她同我的一个兄弟结婚。她死于肺病，在洛林的乡下。可怜的小东西，”她加上一句，“他运气还好，我很愿意抚养他：他没有别人在身边；他只有我一个。但我会不得安生了。”

男孩子不再吃东西，瞧着他的姑姑。他明白吗？

他用古怪的声调问：

“我的妈妈死了吗？”

“你别管这事。吃吧。”

“你也别再想了。”

“您瞧，他多懂事！”多洛雷斯太太说，“不错，你妈妈死了。现在，你听话，吃吧。要不然冰淇淋没有你的份儿。”

这当儿，波尔回过头来，雅克同她的目光相遇，确信在她眼里看到他也有的惆怅。她的脖颈细滑、灵活，比脸颊更无血色；她纤弱柔媚的体态惹人怜爱。雅克瞅着这脖子、这细腻的汗毛不多的皮肤，嘴唇上有一种舒适感。他想找点话说说，但一句也找不到，只得笑笑。她偷偷打量他。她觉得他并不难看。但心里猛然一刺使她脸色变得煞白：她将双手扶住桌边，微仰着头，咬住舌头，免得晕倒。

雅克瞧着她。她的模样好似一只鸟儿飞到桌上等死。他轻声说：

“怎么啦？”

他看到她半闭半张的眼皮中间眼珠翻白。她使了好大的劲，身子不动，喃喃地说：

“别声张。”

他喉咙哽住了，无法说出声来。但没有人注意他们。他瞧瞧波尔的手：手指一动不动，象小蜡烛一样透明，白得指甲显出紫斑。

“我的闹钟搁在一只平放在杯子上的碟子里，六点半响铃……”法弗里对邻座说，带着满意的咕咕声。

波尔已经不那么面无人色，睁开了双眼；她转过头来，有气无力地微笑着，感谢雅克没有出声：

“好了。”她喘着气说，“这是发病，从心的尖端开始。”她的嘴唇还在抽搐，她忧郁地补上一句：“你坐着，小家伙，就要过去。”

他真想抱起她，送到远离这个污秽场所的地方；他想照料她，治好她。啊，凡是在吁求或接受他的支持的弱者他都感到爱！

他几乎要把这个虚幻的计划告诉达尼埃尔，但达尼埃尔顾不上雅克。

达尼埃尔在同茹茹大妈交谈，当中隔着个丽内特。这是一个转身朝着她的借口，显得不冷不热。虽然一开始吃饭他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同她说话，他还是明显地一心顾着她。她好几次逮住他的目光；每次，她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目光并没有讨好她，反而在她身上引起一种要远离的感觉；这副有男子气概的脸的吸引力尽管她感觉到了，却使她反感。

一场相当热烈的争论使桌子的另一头十分活跃：

“自命不凡！”杏子对法弗里嚷叫道。

那一个承认说：

“嗨，我经常自己这样承认。”

“声音准定太轻。”

响起一阵笑声。维尔夫抢先说：

“法弗里，亲爱的，”他故意提高声音，“让我对你说明一点：你刚才谈到女人，就象从来不会跟她们说话一样！”

达尼埃尔看到法弗里在笑，他相信抓住了这个高师学生朝丽内特那边偷看的目光，仿佛这场争论是由于她而挑起的：一个大胆的、色迷迷的眼风骤然加剧了达尼埃尔对法弗里的反感。他知道使法弗里声誉扫地的几件逸事。一种来势汹汹的欲望攫住了他，他要当着丽内特讲出来。他从来抵挡不住这类诱惑。他压低声音，只让这两个女的听见，俯向茹茹大妈，他的姿态置丽内特于谈话的第三者的地位，他不经意地问：

“你知道法弗里跟那个荡妇的故事吗？”

“不知道。”老女人受了诱惑，大声说，“你说吧。递给我一支烟；今晚的夜饭吃不完啦。”

“风和日丽的一天——她早就是他的情妇，——她带着一只手提箱在他那里落户：‘我受够了，我要同你生活在一起。等等……’‘你的丈夫呢？’‘我的丈夫？我刚给他写了封信：亲爱的……欧仁，我处于生活的转折点，等等……我需要，也有权利把我的柔情倾注在一个朋友的心里，等等……我找到了这颗心，我要走了。’”

“这颗心，说得多肉麻……！”

“这是她的事。且听下文。于是法弗里着了慌。一个女人拖在身边，更糟的是，这是一个不久就要离婚、自由了的女人，

她会要求娶她……这时，他灵机一动，有了他自己称之为天才思想的办法。他写信给丈夫：先生，我承认，您的妻子为了跟我才抛弃了家庭。致意。法弗里。”

“真妙。”丽内特小声说。

“远非如此。”达尼埃尔带着近乎恶意的微笑反驳说，“您就会看到怎么回事。法弗里很狡猾，他只不过为前途小心提防；他知道那个丈夫会在法庭上引证这封信：法律禁止情夫娶上情妇。‘了解民法大有好处。’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这样说。”

丽内特沉吟不语；临了，她明白过来，大声说：

“噢，真坏！”

达尼埃尔的头俯向她，她的气息扑在他脸上和嘴唇上。他深深呼吸着，差不多闭上了眼睛。

“他离开了她？”老女人问。

达尼埃尔没有回答。丽内特的目光转到他身上。他的眼皮保持半闭半张，他感到很难控制隐瞒自己强烈的欲望。她就近看清了他皮肤平滑，嘴角无情地抿起，睫毛在抖动。仿佛她早就观察到这副脸而弄虚作假的秘密，她身上象本能一样无可争辩的某种东西突然起来反对他。

“那个女人，她后来怎样？”茹茹大妈问。

达尼埃尔恢复了镇静，但他的嗓音仍有轻微的震颤：

“据说她自杀了。”他说，“他呢，他断定她得了肺病。”他想笑出来，用手抹了抹脑门。

丽内特笔直地靠在椅背上，尽可能避开达尼埃尔。她内心为什么这样烦躁？这是倏地产生的，由于这张脸，这笑容，这目光。这个俊小伙子身上的一切她都厌恶：他俯身的姿势，他

动作的优雅，特别是他的手，他的神经质的长手……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身上对一个陌生人会有那么多备用的、可以说准备好的厌恶。

“那么，等于说我是一个轻浮女人罗？”玛丽—约瑟夫大声说，要全桌的人来作证。

巴坦库天真地微笑着：

“难道是我的过错？法语只有这个词儿用来表明这样最迷人的东西：讨人喜欢的愿望……”

“真邋遢*！”多洛雷斯太太尖声说。

大家回过身来。但这是因为小男孩刚撒了一匙冰淇淋在他的黑外衣上，他姑姑把他拖到盥洗间去。

雅克赶紧利用她不在的时机：

“您认识她吗？”他问波尔，很高兴能接近她。

“不太熟。”她差点想闭口不言；她不健谈，心情忧郁。但雅克刚才对她很友好。“她不是一个可恶的女人，您知道。”她接着说，“再说她很有钱。她曾经跟一个写戏的家伙呆了很长时间。后来她嫁给一个药剂师，现在他死了。她还在领取药方专利权的大笔年金。‘多洛雷斯鸡眼药’，您很熟悉吧？不？该问问她，她的手提包里总有样品。好极了，您会看到的。这是一个怪人。她家里有一打猫，到处搜罗来的。还有鱼，在她的卧室里有一个大玻璃鱼缸。她酷爱动物。”

“但她不喜欢孩子。”

波尔想想头：

“这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下结论说。

* 原文还有多卑鄙的意思。

她说话时呼吸困难。雅克觉察到了。但他想延长他俩的对话。想到她有心脏病不觉愚蠢地话到嘴边：

“心灵拥有理智不了解的理由。”*

她沉思了片刻。

“理智没有的理由。”她改了半句，手指叩着桌子，“否则，诗句就会失真。”

他不由自主地喜欢她。但他已经没有那种为她献出生命的愿望。“只要有人让我看到内心，不管多么少，我就会喜欢这个人。”他思忖着。他想起有次散步，他头一遭作出这样的见解：去年夏天，在韦罗弗莱森林，他同昂图瓦纳的同学和一个医科女大学生在一起，她是瑞典人，倚在昂图瓦纳的手臂上，给他叙述童年的回忆。

蓦地，他发觉昂图瓦纳没有来。九点半了！

于是，他感到神经质的恐惧，一切都置之脑后，只播着达尼埃尔的手臂：

“他准定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昂图瓦纳出了事！”

刚好散席。雅克已站了起来。达尼埃尔站着不想离开丽内特，竭力要他安下心来：

“嗨，你疯了！医生嘛……一个病人就够他……”

但雅克已经走开了。他无法思索，无法同预感斗争，他已跑到衣帽间，不同任何人告辞，不再想波尔，冲到外边。“是

---

* 摘自法国十七世纪散文家和著名自然科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的《思想集》第二十四节。

我给昂图瓦纳带来了不幸。”他惶惶然地重复说，“是我……是我……想要一套黑色服装，象梅迪奇十字路口那个家伙一样！……”

三重奏刚开始奏出一阕华尔兹舞曲。几对舞伴已经在酒吧间大厅翩翩起舞。达尼埃尔看见法弗里抬起下巴，好象在窥测情况，眨巴着眼睛，盯着丽内特。他迈着迅捷的步子赶在法弗里前面：

“来个波士顿舞？”

她早已看到他过来，怀着敌意打量他；她让他欠身鞠躬，然后回答他：

“不。”

他隐藏住惊讶，露出微笑：

“为什么不？”他模仿她的声音说。他确信能使她下决心跳舞，便说：“来吧。”朝她迈了一步。这动作有点过分自信，终于使她怒上心头：

“同你跳舞，不！”她一字一顿地说。

“不？”他重复着，他的黑眼珠朝她挑衅地望着，好象在说：“当我想跳的时候！”

她扭转身去，瞧见法弗里举棋不定，想靠近她。她便向他走去，好象他已经邀请过她一样。她默默无言地跳起舞来。

吕德韦格松刚进来。他穿着无尾常礼服，站在酒吧间附近，头戴扁平的狭边草帽，同帕克梅尔大妈和玛丽一约瑟夫交谈，他亲密地捻弄着她的三角围巾。他那昏昏然的、在龟壳似的眼皮下滑动的目光，不时不露声色地落到某样东西和某个人身上，好比用铅棍戳过去一样，审视着大厅。

茹茹大妈在舞伴中间转来转去，寻找丽内特。她终于找到了，用手肘推推丽内特说：

“快点。照我对你说的去做。”

波尔把达尼埃尔逼到一个角落里，他带着不经意的微笑倾听年轻女子说话。他看到茹茹大妈无拘无束地加入到玛丽—约瑟夫那一堆人里去，而丽内特不再跳舞，一个人走去坐在里面房间靠边的一张桌子旁。吕德韦格松和茹茹大妈立即穿过两个大厅去找她。吕德韦格松一感到有人注视他，便象老式车夫一样挺直腰板走路。他不是不知道，造化使他象三桅帆船一样屁股撅起，叫他痛苦不堪，他一加快步子，便左摇右摆起来；他尽量留神。丽内特向他伸出了手，他把她的手压到自己的厚嘴唇上。达尼埃尔在他这个动作中看到了他有点塌的脑门，他的黑发考究地梳平，贴在脑门上。“无论如何总有那么一种姿态，”达尼埃尔观察着，“在达个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丑八怪身上，有着脚夫的举动，但也有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派头。”

吕德韦格松不慌不忙地脱下手套，一面用内行人的眼光打量丽内特；然后，他坐在她对面，茹茹大妈坐在他旁边。吕德韦格松没有吩咐要饮料，已经有人送到他们眼前。他的喜好尽人皆知：他从不喝香槟酒，但喝阿斯蒂麝香白葡萄酒，不冒泡的，不冰镇，甚至不是凉的，在室内放过一些时候。“温的，”他说，“象太阳下的果汁。”

达尼埃尔离开波尔，点燃一根香烟，在酒吧间转了一圈，握紧了手，然后回来坐在第二个大厅里。吕德韦格松和茹茹大妈背对着他，但他恰好面对丽内特，虽然同她隔开整整一个房间。在阿斯蒂麝香白葡萄酒酒杯周围，一下子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谈话。丽内特对吕德韦格松的手段报以微笑：他俯身向着

她，明显地被她吸引了，不惜花钱讨好她。待她瞥见达尼埃尔在窥伺他们，她便格外显得高兴。

透过连接两个大厅的窗洞，可以看到一对对舞伴穿梭往来。在柜台后面，有一个脸蛋殷红的矮个妓女，活象劳伦斯*的肖像画，爬上一级小白木楼梯，两手攀住扶梯，单脚站着，晃着另一条腿，仰起头，伴着乐队哼起一个荒唐不经的叠句，这是今年夏天，人人都会唱的：

蒂梅卢，拉梅卢，蓬，蓬，蒂梅拉！

达尼埃尔叼着烟卷，支起双肘，定睛凝视丽内特。他不再微笑，脸色呆滞，嘴唇闭紧。“我在哪儿见过他？”年轻女子心里纳闷；她笑得过分，留意不同达尼埃尔的目光相遇。她越来越不自在，仿佛一只黄莺在镜子前飞翔，她的注意力愈来愈被这执著的目光占去了：这目光无神，但并不模糊，看来准确度远远超过丽内特所呆的地方；这目光尖锐，执著；这目光热辣辣，有引诱力，每次她都能摆脱，但每次都要作更大的努力。

蓦地，达尼埃尔感到有样东西在蠕动，顶着他的身子。他神经极度紧张，禁不住哆嗦起来。原来，小男孩睡在长凳的垫子上，裹在多洛雷斯太太绸里的大衣中，一只手指摆在嘴边，睫毛上泪痕未干。

音乐已经停奏。小提琴手在挨桌讨钱。待他走到达尼埃尔身边，达尼埃尔把一张票子塞在餐巾下：

---

*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下一个波士顿舞，连续一刻钟不停止。”他低声说。茶褐色的眼皮眨巴了一下，表示接受。

达尼埃尔感到，丽内特在观察他。于是他抬起头，遇到了她的目光。他明白，现在他左右着这目光，再这样巧妙地来一两次，他就能随意截住或放开这目光，感受它的魔力。然后他就不离开它。

吕德韦格松满脸绯红，愈加和蔼。但丽内特对他的注意越来越显得是假装的，而且时断时续。小提琴开始奏起新的舞曲，乐声一起，她就明白达尼埃尔抽搐的脸传达给他的哆嗦，决定性的事就要发生了。果然，达尼埃尔站了起来，他很平静，目光不放松他的猎获物，穿过大厅，笔直朝她走来。他还来得及思忖：“我扮演的是代替吕德韦格松的地位。”这犹如挥鞭催赶他的欲望。丽内特看着他走近，她呆呆的目光表达了已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吕德韦格松和茹茹大妈一起回转身来。吕德韦格松以为达尼埃尔过来向他致意，已经准备在桌边迎接他。达尼埃尔却好象没认出他来，低着头，盯着那双绿眼珠，她眼里既恐惧又表示同意。她屈服地站了起来。他一声不吭，抱住她，同她一起消失在乐队所在的大厅里。

吕德韦格松和茹茹大妈半晌呆若木鸡，目送着这一对，然后相对而视。

“真不要脸！”她咕哝着，双下巴因激动和气忿抖动不停。

吕德韦格松抬起圈毛，一声不吱。他苍白的脸色使他不会泛白。他的大手的指甲象光玉髓一样暗红，他朝面前的酒杯伸出手去，嘴唇浸没在阿斯蒂麝香白葡萄酒中。

茹茹妈妈象刚奔跑过一样气喘吁吁：

“总有一个毛头小伙子给您捣乱，我想！”她带着想报复的女人那种干笑说。

他显出吃惊的模样：

“德·丰塔南先生？怎么搞的？”

他象不愿等而下之、干出低贱的事的大老爷一样，含着微笑。他抑制住自己，戴上手套。兴许他当真对这惊人的一幕感到兴趣？他掏出皮夹子，扔了一张钞票在桌上，站起身，优雅地向茹茹太太致意。然后他回到跳舞的大厅，站在门口，等待那一对从他面前走过。达尼埃尔碰到他昏沉沉的目光，目光里带点儿恶意、嫉妒和赞赏。达尼埃尔看着他沿长凳溜到出口，消失在小门厅的玻璃门后，玻璃门好象把他接到旋转之中，再扔到外面。

达尼埃尔不慌不忙地跳着波士顿舞，上身好象不动似的，头挺得笔直，既僵硬、又自在，显得冷静，用脚尖踮起跳舞，但脚不离地。丽内特迷迷忽忽，身心陶醉，不知道自己是生气还是高兴，配合着自己的舞伴的起伏移动，似乎只同他跳过舞一样。十分钟后，还剩下他俩，其余的舞伴早就疲倦了，站在他俩周围。又五分钟过去了。他俩继续跳波士顿舞。末了，乐队奏完最后一次反复，轻轻停了下来。

他俩跳到最后几声和音才止住。她半倒在他的肩上，他则很庄重，眼皮低垂，火辣辣的目光不时要落到她身上，使她一忽儿悔恨、一忽儿激动得怦然心跳。

回周爆发出掌声。

达尼埃尔把丽内特领回到吕德韦格松那张桌子边，最自然不过地坐在空位子上，要了第四个酒杯，斟满阿斯蒂麝香白葡萄酒，兴高采烈地朝茹茹大妈举起来，一饮而尽。

“呸，”他说，“什么果子酒！”

丽内特神经质地哈哈大笑，眼里噙满泪水。

茹茹大妈惊讶地注视着达尼埃尔；她的狂怒顿时冰释。她站起来，耸耸肩，憨态可掬地叹了口气：

“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身体好。”

半小时后，丽内特和达尼埃尔双双走出帕克梅尔餐馆。

天下过雨。

“叫辆车？”仆役提议。

“我们先走一会儿。”丽内特说。她的嗓音含着柔情蜜意，达尼埃尔快乐地注意到了。

尽管下过骤雨，天气仍然闷热。街道阒无人影，街灯黯淡。他俩在水洼闪光的人行道上漫步向前。

一个步兵同他俩交臂面过，他搂着两个女人的腰肢，寻开心地要她们变换步伐：“一、二！不是这样！调到左脚，一、二！”她们的浪笑久久萦回在默然无声的楼门之间。

离开酒吧间，她就等待他马上挽住她的胳臂。但是达尼埃尔提摸着她等待的乐趣，一直延长到她神经受不了。远处打了一个闪电，是她挨近过来。

“雷雨还没有过去，又快下雨了。”

“那才舒适呢。”他反驳说，抚爱的嗓音表达了千言万语。对她来说，这非常微妙，达尼埃尔的矜待态度使她害怕。她说：

“你知道，我摆脱不掉这个想法，我在哪儿见过你。”

他在黑暗中微笑着；他感谢她说的话都在意料之中。他远远没有想到，她当真以为遇到过他。出于调皮，他差点回答：

"我也一样。"这样他俩就会提出种种假设。但他更乐意沉默，使她捉摸不透。

"为什么他们管你叫先知？"她停了片刻，又问。

"因为我叫达尼埃尔。"*

"达尼埃尔，后面的姓呢？"

他迟疑着；他不喜欢这么快就自报身份。然而丽内特的好奇心并无恶意，他用不着谨慎从事，给她假造一个名字。

"达尼埃尔·德·丰塔南。"他说。

她没有作声，但耸了耸肩。他以为她绊了一下，想去扶她；她一避闪开。这就使他萌生出硬抓住她的念头：他挨近过来，想抓住她的胳臂；她往旁边一跳避开，突然改变方向，踅进一条小胡同。他以为她在开玩笑，准备要嬉闹一番。她看来当真要逃走：加快了步子，他不跑就很难保持这点距离。他心里乐滋滋的：在这个不见人影的街区，这样疾走好象追赶什么。她快要拐入一条黝暗的街道，这条街拐一个圈，又会把他们引回到原地；他感到有点厌倦，想阻止她进去，他第三次要抓住她的胳臂。她又一次躲开他。

"真够蠢的。"他恼火了，"你站住。"

她逃得更快，在寻找暗处，不断改变路线，仿佛她真的想让他找不到她的踪迹；她突然跑起来。他跨了几大步便赶上了她，在一个门洞口把她堵住。这时，他发现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能是假装的恐惧表情。

"怎么啦？"

---

* 据《圣经》，达尼埃尔系四大先知之一，受馋言陷害，被巴比伦国王投入狮穴。翌日，他安然无恙归来。

她气喘吁吁，蹲在潮湿的墙角里，对他瞪着惶恐的目光。他沉吟了片刻。他不明白，但他看到，在她身上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他想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恐慌万状地挣脱了，连衣裙的边饰撕了一个口子。

“究竟怎么啦？”他重复说，后退一步，“你怕我？你心里难受？”

她神经质地哆嗦起来，说不出一句话，死命盯着他。

他始终不明白；他起了怜悯之心：

“你希望我走开吗？”他提议说。

她微了个肯定的表示。他觉得自己要处于可笑的地位。

“当真？你希望我走开？”他重复说，嗓音柔和，好象他要驯服一个浪子似的。

“是的！”她近于粗暴地低声说。

她并不是在演戏。

他感到坚持下去有失体统，而且会一下子失掉她。他打定主意要巧妙地行事。

“那末，好吧。”他说，“不过，我不能半夜把你扔在这儿，在这个门洞里！我们走几步路，去找一辆车，然后我走开……好吗？”

他俩默默地朝“歌剧院”林荫大道走去，可以瞥见那里的灯光。走过去时，他俩遇到一辆流动兜客的出租汽车，见打招呼，车便开到人行道旁边。丽内特固执地耷拉着眼睛。达尼埃尔打开车门。她站在踏板上才决定回过头来，瞧着他的脸，仿佛忍不住要再打量他一回。他竭力微笑着，他脱了帽，一心要保持作为朋友告辞的姿态。等她确信他不想陪她走，她的脸容才松弛下来。她告诉司机地址。然后向达尼埃尔转过身来，道

歉地低声说：

“请原谅。今晚你得让我走，达尼埃尔先生。明儿我再向你解释。”

“那么，明儿见。”他鞠躬致意，“在哪儿？”

“真的，在哪儿？”她天真地重复说，“在茹茹太太家，你愿意的话。是的，在茹茹太太家。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见。”

他伸出了手，她也伸出手来，他的嘴唇轻轻碰了碰戴手套的指尖。

汽车开动了。

只是在这时，达尼埃尔才恼怒起来。他已经恢复镇静，这当口，他看到年轻女子穿浅色衣服的胸部探出车身，止住司机。

他一纵身便来到车门边，丽内特已经打开车门。他注意到她埋在座位尽里头；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得大大的。他明白了，挨到她身边。待他搂住她时，她把嘴唇压在他的嘴上。他感到她既不是出于软弱，也不是出于恐惧而委身的：她是主动委身。她在啜泣——可以说是由于绝望而啜泣——咕哝着难以理解的话语：

“我愿意……我愿意……”

达尼埃尔听了神魂颠倒：

“我愿意……要你的……一个孩子！”

“喂，地址照旧吗？”司机问。

三

昂图瓦纳离开雅克和他的朋友以后，坐车来到帕西，要“看看一个肺炎患者”；再从大学路回到家里，五年来，他同弟弟一起住在底楼。在返家的车上，他叼着根委烟寻思，那个小病人快要痊愈，他的医生工作要告一段落，他心境愉快。

“我得承认，昨晚我不值得骄傲。一般说来，咳痰这样突然停止……Pulsus bonus, urina bona, sed aeger moritur（脉搏正常，大便正常，但病人垂危）……千万要避免心内膜炎……孩子母亲还是个漂亮女人……今晚巴黎也是十分美丽……”一路上，他眺望特罗卡戴罗宫*的葱茏树木，又扭过身来注视一对踅进一条偏僻胡同的情侣。埃菲尔铁塔，桥上的雕像，塞纳河呈现玫瑰色。“在我心里……那一那一那……”马达的隆隆声伴着他的歌声。“在我心里……睡吧！”他蓦地说：“是的，就这样：在我心里睡吧，那一那一那……记不住词真叫人恼火。什么东西能睡在我心里呢？……打瞌睡的猪？”他微笑地沉思；他的思路又把他拖往帕克梅尔餐馆晚会的愉快场面。一次艳遇？……他感到生的欢乐，仿佛被一个潜伏的欲望载走。他扔掉烟蒂，架起二郎腿，呼吸飞驰着的车带来的新鲜空气。“但愿伯兰别忘了给孩子拔火罐。我们会救活他，这个可怜的孩子——不用手术治疗。我想诊治卢瓦济尔的头部。这

* 特罗卡戴罗宫建于1878年，1937年拆除。

些外科医生！他们受欢迎，呸！都是小丑。正象布莱克老爹说的：'如果我有三个儿子，我会对天资最差的说：做个产科大夫吧。对最爱好体育的说：拿起手术刀吧。但对三人之中最聪明的说：做个医生，好好照照病人，尽量做到越来越心明眼亮！'"他又感到痛快，浑身痛快。"我的生活方向正确。"他小声说。

待他走进房间，雅克的房门大开，他才想起他弟弟被录取了。五年的警惕、照料达到了这次成功。"我记忆犹新，那晚，我在学校路遇法弗里，我第一遭想到让雅克投考高师。蒙日*街心公园铺满白雪。没有今天那么热。"他感叹了一声。他先想到用冷水沐浴的快意，带着孩子的焦急把衣服脱掉。

他洗完淋浴，出来时换了个人。他想到帕克梅尔，愉快得吹起口哨。他心目中的"女人"只占据他生活的第二位；爱情则没有位置。他满足于唾手可得的艳遇；他从中颇感自豪，因为这更"实际"。可是，除了某几个晚上，他对这种事防范严密；并不是出于遵守纪律，也不是由于对肉体的无动于衷；而是因为"这种事"属于与他一下就坚决接受的生活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感到这类烦恼是种弱点；而他呢，他是个"强者"。

滴铃铃！有人揿铃。他瞥了一眼挂钟：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在赶去会帕克梅尔餐厅那伙人之前，看护一个病人。

"是谁呀？"他隔着门叫道。

"是我，昂图瓦纳先生。"

他听出是沙斯勒先生的声音，便打开了门。蒂博先生在拉

---

* 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

菲特别墅区小住期间，他的秘书继续在大学路工作。

“啊，是您。”沙斯勒先生机械地说。看到昂图瓦纳穿着裤衩，十分尴尬，别转了头，喃喃地说：“什么？”神情不解地，“啊，您在穿衣服。”他立即又补上说，举起手指，仿佛他发现了谜底，“我至少没打扰您吧？”

“再过二十五分钟，我就得出门。”昂图瓦纳赶紧表明。

“事情紧迫。您瞧，大夫。”他脱下帽子，摘下眼镜，眨巴着眼睛，“您不瞧这病吗？”

“哪儿？”

“眼睛。”

“哪一只？”

“这一只。”

“别动。我看不出什么。兴许受风了？”

“啊，是的，不用说！谢谢。这没有什么：一只眼进了灰尘……我开了两扇窗。”他小声咳嗽，戴上眼镜，“谢谢。我现在好受多了。一只眼进了灰尘，常有的事，没有什么。”他笑了笑，加上一句：“您瞧，我不打扰您很长时间。”但他没戴上帽子，反而坐在椅子边上，掏出手绢，抹了抹脑门。

“天气真热。”昂图瓦纳说。

“敢情！”那一位狡黠地眨巴眼睛，回答说，“要下雷雨的天气。可怜的是那些要跑来跑去的人，要出门办事的人。”

昂图瓦纳系上鞋带，抬起头来：

“办事？”

“天哪，要冒着这样的热天气！在办公室，在警察局里，真闷死人。第二天才恢复过来。”他宽容地摇摇头说。

昂图瓦纳仍然仰起头。

“对了，”沙斯勒先生说，“我早就想问您，您了解成熟年龄收容院吗？”

“成熟年龄？”

“是的。给老人办的，不是痼疾患者收容所。一所养老院，在破晓路。象这坏天气，不怎么样。瞧，我们正谈到这上头，昂图瓦纳先生，有件事我也想问您：您没发现过有一枚五法郎的钱币扔在这儿吗？”

“扔在这儿？……在兜里？”

“不……在花园里。也许在街上？”

昂图瓦纳站着，手里拿着裤子，一面凝视沙斯勒先生，心里寻思：“同这头畜生在一起，会觉得变成白痴。”他竭力装出聚精会神，严肃地说：

“我不太明白您的问题。”

“是这样：有人偶尔丢了东西，而有人可能捡到了，可不？”

“当然。”

“那么，您呢，如果您偶然捡到了，您会怎么办呢？”

“我会寻找它的主人。”

“是吗？不过，如果找不到主人呢？”

“在哪儿丢的？”

“在花园里，也许在街上。”

“那么，我会把这……东西交给警察局。”

沙斯勒先生嘴角挂着微笑：

“可是，如果这是钱呢？啊，啊！一枚五法郎的钱呢？我可清楚这些人会怎么办！”

“您认为警察分局局长会据为己有？”

“准保是！”

“不，沙斯勒先生。首先，有各种手续、字据。喏，有一天，我同一个朋友出去，我们在出租马车上捡到一个小孩手摇玩具，说实话，非常好看，是象牙和珐琅质的。在警察分局，记下了我朋友和我的名字，马车夫的名字，我们的地址，车号，还让我们在一张说明上签字，给了我们收据。这令您惊讶？甚至一年以后，我的朋友还得到通知，没人来招领这手摇玩具，让他来取走。”

“干吗这样做？”

“这是规定：如果捡到的东西无人招领，一年零一天以后，就规定属于捡到的人。”

“一年零一天？属于捡到的人？”

“没错。”

沙斯勒先生耸耸肩：

“一个手摇玩具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张钞票……比如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情况会一样。”

“我不相信，昂图瓦纳先生。”

“我呢，我深信无疑，沙斯勒先生。”

这个长着灰汗毛的侏儒，悬空坐在椅子上，从瞧镜上面死盯住年轻人。随后他扭过脸去，手捂着嘴咳嗽。他说：

“我来问您这个是为了我母亲。”

“您母亲捡到了钱？”

“什么？”沙斯勒先生在椅子上杌陧不安，他的脸变得通红，半晌，显出犹豫不决，痛苦不堪的表情。旋即又敏感地微笑起来：“不，我说的是收容院。”昂图瓦纳在穿外衣，他从

椅子上跳下来，帮昂图瓦纳把手臂伸进袖管。“穿过海峡。”他语意双关地说；趁自己站在昂图瓦纳背后，他在昂图瓦纳耳畔飞快地说：“您瞧，可怕的是他们要九千法郎。加上零碎费用，总共一万。先付一万法郎：这是定死的。过后，如果想走呢？”

“走？”昂图瓦纳回过身来说；他又有思路中断的难受感觉。

“当然，她在里面呆不到三星期！这事要了结一下，啊？她已满七十七岁。可以打赌，她来不及在家里花掉一万法郎！对不？”

“七十七岁？”昂图瓦纳重复说，不由得估算一下这个不妙的数目。

他不再去想时间。“一旦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别人身上，”他这样想，“就会发现一种类型。”（即使他有职业习惯，他的注意力会自然而然集中在自己身上，注意力一旦转移，便会落到别人身上。）“这个傻瓜肯定是个类型，”他心想，“沙斯勒型。”他想起自己认识这个小老头的头一年：在学校里的神甫们的举荐下，蒂博先生把沙斯勒先生作为补课教师带去度假，回来时，他被沙斯勒的一丝不苟态度所吸引，留下沙斯勒作为秘书。“我每天看见这个小个子已经有十八年了，而我一点儿不了解他……”

“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沙斯勒先生没有瞧着他，继续说，“在我们家里，昂图瓦纳先生，不该相信是这样穷酸相。也许我是这样。但妈妈不是。她生来是过阔绰生活，而不是过这种贫苦生活的。正如圣罗歇教堂的那些先生常说的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连本堂神甫先生也久仰蒂博

先生的大名——‘每人有自己的十字架。’他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呢，并不是我不愿意。正相反。我很有把握！……一万法郎……有了一万法郎，我清贫的生活就安定了！……可是她在收容院呆不下去。他们没把钱还给我。可想而知，他们办事多么小心！一进门，他们就让你在一张有印花税的纸莎草纸上签署合乎手续的声明。这同您的警察分局一模一样。不过他们没有那么蠢，他们在一年之后不给你写信；他们什么也不还。什么也不还。”他带着嘲讽的模样说，不改变语调，“您的朋友怎么办？他去领东西吗？”

“领象牙手摇玩具？实话说，没有。”

沙斯勒先生若有所思：

“一个象牙手摇玩具还行……而一笔钱啊！凡是在街上丢了钱的人都会立刻跑到巴黎的所有警察分局去认领！我敢打赌，甚至有人认领的超过丢失的。要什么证明？”昂图瓦纳没有回答。沙斯勒先生固执地盯着他，嘲弄地叨唠着：“要什么证明？说呀？”

“什么证明？”昂图瓦纳恼火了，”“必须握供一切细节：钱怎么丢的，是钞票还是硬币，有没有……”

“噢，不，不问这个！”沙斯勒先生性急地打断说，“不会问是钞票还是硬币！问细节，不错，我承认。但不问这个，不！”他不经意地重复了好几次，“不问这个……不问这个……”

昂图瓦纳瞥了一眼挂钟。

“今天不是要赶您走，而是我得出门。”

沙斯勒先生哆嗦起来，溜到地上。

“我向您打听，得谢谢您，大夫。我要回家敷上纱布……

塞点棉花在耳朵里……就没有什么事了。”

昂图瓦纳看到小矮个在前厅的打蜡地板上跳跳蹦蹦地走路，不怕滑倒，忍俊不禁地笑了。沙斯勒先生的鞋总是咯吱咯吱地叫；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十字架”；他问过所有的靴子商，试过各种高帮鞋和橡胶套鞋，各色各样的皮底鞋、毯底鞋和橡胶底鞋；他问过修脚的；在一个做加班的擦地板工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把自己的脚型提供给一个发明专供下人穿的“无声”胶鞋的人。白费工夫。于是，他养成这种踮起脚尖走路的习惯。他脑袋小，眼睛圆，羊驼料子的礼服下摆在身后飘荡，活象一只折断翅膀的喜鹊。

“对，我忘了！”到了门口，他这样说，“所有商店都已关门。您身边有钱吗？”

“多少？”

“一千法郎。”

“好吧。”昂图瓦纳走去开抽屉。

“我身上不喜欢带那么多钱，”沙斯勒先生解释说，“您刚才恰好对我谈到丢钱……您是否能给我十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或者二十张五十法郎的？数量越大，危险越小。有时是这样。”

“不行，我只有两张五百法郎的支票。”昂图瓦纳说，准备关上抽屉。

“那末好吧，”沙斯勒先生往前跨一步说，“这就完全不同了。”他把刚从礼服里口袋掏出来的条子递给昂图瓦纳，准备把两张支票塞进口袋，这当儿大门口的铃声响起来，非常刺耳，他们两人吓了一跳。沙斯勒先生还没有藏好钱，嘟囔着：“等一等，等一等……”

他家的门房用拳头敲门，他一听出门房的尖叫声，便勃然变色。

“沙斯勒先生在吗？”

昂图瓦纳跑过去开门。

“他在这里吗？”那人气喘咻咻地大声说，“快！出了事。小姑娘被车压了。”

沙斯勒先生听到了，脚步趔趄。昂图瓦纳及时赶到，扶住他，把他平放在地，用湿毛巾在他脸上扇风。可怜的老头睁开眼睛，想站立起来。

“啊，儒勒先生，”来人说，“快走，外面有车。”

“她死了吗？”昂图瓦纳问，来不及想这个小姑娘会是谁。

“说实话，再耽搁五分钟就晚了。”那人喃喃说。

昂图瓦纳在搁板上拿起出诊药箱，他总是准备好应付意外情况；他猛然想起把碘酒瓶借给了雅克，便冲到弟弟房里，一面对门房嚷道：

“先扶着他走。等一等我，我陪你们去。”

车在杜依勒里宫附近沙斯勒一家居住的阿尔及尔路的门前停下来，昂图瓦纳从门房语无伦次的解释中约略搞清了发生的事。这个小姑娘天天要去接儒勒先生。看到今晚儒勒先生没回家，她是不是想穿过里伏利大街？一辆送书的三轮货车撞翻了她，从她身上辗了过去。卖报女人被围观的人群吸引而来，从小姑娘的辫子认出了她，说出她的地址。人们把半死不活的小姑娘弄回家来。

沙斯勒先生埋在车的里边，没有流泪哭泣，但每一个细节都使他干嚎一声，他把拳头顶在嘴上，抑制住声音。

门口有一群人等候。沙斯勒先生走过时，人群两边分开；陪伴他的两个人不得不一直搀扶他走上最后一级楼梯。沙斯勒先生踉踉跄跄地步入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咿呀作响。门房等昂图瓦纳走前一步，拉住他的手臂说：

“我妻子不蠢，去找一个年轻医生，但愿已找到他。”

昂图瓦纳点头赞许，尾随着沙斯勒先生。他们穿过一个发出壁橱霉味的小房间和两个低矮黝暗铺方砖的房间，这两个房间尽管窗户开向院子，空气却窒闷得很。在最后一个房间，昂图瓦纳绕过一张圆桌，四份餐具摆在黑乎乎的漆桌布上等候着。沙斯勒先生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照亮了的房间，马上瘫软下来，嘟哝着说：

“黛黛特……黛黛特……”

“儒勒！”一个严厉的嗓音尖叫了一声。

昂图瓦纳起初只见到一盏灯，由一个穿粉红梳妆衣的女人双手捧着，她的红棕色长发、脑门、胸脯在灯光下闪烁；随后他看到一张床，那女人持灯照亮着，几个身影俯向床上。暮色从窗口照进来，消溶在灯的光晕里。房间笼罩在半明半暗中，一切都显得看不真切。昂图瓦纳帮沙斯勒先生坐下，走到床边。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年轻人弯着腰，帽子还戴在头上，用剪刀剪开小受伤者鲜血染红的衣服，可以看到小姑娘的脸孔倚在长枕上，头发凝结成一条条的。一个老女人跪着帮助医生。

“她还活着？”昂图瓦纳问。

医生回过身来，瞥见了他，迟疑了一下，抹抹脑门，末了毫无信心地回答：

“是的……”

“来找沙斯勒先生时我正好和他在一起，”昂图瓦纳解释

说，“我把初步护理的东回带来了。在下是蒂博医生，”他小声加了一句，“儿童医院院长。”

那位医生挺起腰来，他做了个动作要让位。

“您做下去吧，您做下去吧。”昂图瓦纳立刻说，后退了一步，“脉搏呢？”

“几乎摸不出。”那一位匆匆继续干他的，这样回答。

昂图瓦纳抬眼看那个红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遇到她不安的目光，便提议说：

“太太，是否最好给流动医疗站打个电话，马上把您的孩子送到我的医院？”

“不。”一个明晰的声音说。

昂图瓦纳看到床头站着一个上岁数的女人，——不消说，是祖母——正用农妇那种眼光打量他，她的眼睛明亮如水，一只尖鼻子，脸容倔强，满脸肥肉，在颈部一起一伏形成皱折。

“我知道，我们家象穷人。”她继续说，带着隐忍的声调，“但我们这些人毕竟更喜爱死在自己的被窝里。黛黛特不去医院。”

“为什么，太太？”昂图瓦纳坚持问。

她伸直脖子，下巴往前，用忧郁然而执著的声调说：

“这是我们的爱好！”她直截了当地说。

昂图瓦纳用目光探问年轻女人，她躲开硬要停在她亮晃晃的脸上的苍蝇，看来没有什么意见。于是他想到叫沙斯勒先生干预。老头跪在昂图瓦纳要他坐下的那张椅子脚下，头埋在曲起的胳臂里，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老妇人监视着昂图瓦纳的一举一动，猜到他的意图，抢在他前面：

“对吧，儒勒？”她说。

沙斯勒先生哆嗦起来：

“是的，妈妈。”

她的神情心满意足，又用慈母的声音说：

“别呆在那里，儒勒。你最好呆在你房里。”

可怜的老头抬起苍白的脑门，他的眼珠在镜片后来回移动。他不持任何异议，站起身来，踮起脚尖走出房间。

昂图瓦纳咬紧嘴唇，一面考虑讨论是否合时宜，一面已经脱掉外衣，将衬衣袖子卷到肘弯上面；然后他走到床边跪下。他几乎从不考虑是否该同时开始护理，他不能长时间掂量一个问题的各种情况，他急于作出一个决定。不出差错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迅速大胆地投入进去。思考在他不过是采取行动的手段，哪怕并不成熟。

在那位医生和另一个瑟缩发抖的老女人的帮助下，他终于剥下小姑娘身上的衣服，她赤裸瘦弱的身体显露出来，非常苍白，几乎变成灰色。三轮货车极猛地把孩子撞翻，因为她满身是瘀斑，大腿斜划出暗黑的一长条，从胯骨一直延伸到膝盖。

“这是右腿。”他的同事指明说。确实，右脚朝里扭曲，大腿满是血迹，不成形状，短了一截似的。

“股骨骨折？”那位医生大胆地问。

昂图瓦纳没有吱声。他在思索：“她被撞伤得很严重，准保还有别的问题。别的问题在哪儿？”他抚摸髌骨，然后他的手指慢慢顺着大腿往上，蓦地，在腿的内侧离膝盖儿公分的上面有一个不易觉察的伤口，喷出一股血来。

“啊！”他叫了一声。

“是股动脉？”那一位大声问。

昂图瓦纳倏然站了起来。

独自作出决定给他带来一股力量；他面对别人时，逞强的情感总是激发起来。“叫个外科医生？”他思忖着，“不，她到不了医院就会死去。那末谁来呢？我吗？为什么不行？接下去怎么办？”

“您想进行给扎吗？”那个医生问，昂图瓦纳的沉默使他不快。

但昂图瓦纳不想回答他。“当然罗，”他心里想，“一刻也不能耽误，也许为时已晚！”他用锐利的目光 环 视 四 周，“结扎。用什么？瞧，棕发女人没有腰带，窗帘没有束带。橡皮带？啊，我有！”一眨眼间，他已脱下背心，解下背带，一使劲扯断，重新跪下，做了一极止血带，紧缚在股沟上。

“好。歇两分钟。”他站起来说。汗水沿着脸颊往下淌。他感到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要是不马上做手术，她就完了。”他用短促的声调一字一板地说，“咱们来试试。”

大家立即离开床边，包括拿灯的女人和那位感到惶惑的年轻医生。

昂图瓦纳咬紧牙关，他的目光紧张、粗鲁，仿佛完全收缩回去。“嗨，”他想，“要镇定。一张桌子？我进来时看到的那张圆桌。”

“给我照亮。”他大声对年轻女人说，“而您，过来。”他对那位医生补了一句。他以迅捷的 步 子 走 进 隔 壁 房 间。“好，”他寻思，“这是手术室。”他一转眼便搬走餐具，摞起一堆餐巾。“这儿放我的灯。”他想。他象占有操练场一样占据这间腿子。“现在轮到小姑娘。”他回到房里；医生和年轻女人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尾随在他后面。他指着小姑娘对那位医生说：

"我来抱起她。她没有什么份量。您呢，托住她的腿。"

他将手臂伸到孩子的腰下，孩子发出微弱的呻吟；他把她一直抱到桌上。然后，他从棕发女人手里取过灯来，摘下灯罩，把灯搁在那摞餐巾上。"我干得真不赖。"他还有时间想，环顾一下四周。在发红的黑暗中灯象火炉一样闪烁，映出年轻女人那副亮晃晃的脸面和医生的夹鼻眼镜。一注冷光落在那小身体上，她的四肢不时抽搐。空中满是被雷雨激奋的苍蝇。昂图瓦纳因闷热和不安而渗出汗珠。"她能活到我做完手术吗？"他心里自问；但有一股他没法细加分析的力量推动着他。他从未有过这样自信。

他抓起药箱，取出氯仿瓶子和一块敷药纱布，递给了医生：

"打开瓶子。在餐柜上。搬走缝纫机。把所有东西打开。"

然后他回过身来，手里拿着瓶子，分辨在幽暗的门洞里的人影：两个老女人纹丝不动地伫立着。沙斯勒大妈睁着大而呆定的眼睛，象只猫头鹰；另一个老女人合起双手，捂住嘴巴。

"干吧！"他下命令。两个老女人退入放床那个房间的暗影中，他指了指房间的另一边说："不！……离远一些。打这边走！"她们服从了，穿过房间，一言不发地消失了。

"您别走！"他不耐烦地对棕发女人大声说，她正准备跟随她们走开。

她扭过身来。半晌，他凝望着她：她的脸很俏丽，胖了一些，痛苦无疑使她变得庄严：她脸色平静、沉稳，他觉得入眼。他禁不住寻思："可怜的女人！我需要她在旁边。"

"您是孩子的母亲吗？"他问。她摇了摇头：

"不是。"

“啊，那样更好。”他一边说一边浸透纱布，灵巧地敷在孩子的鼻孔上。“您站在这儿，拿着这个。”他将药瓶递给她，“我向您示意，您就倒点药水在上面。”

氯仿的气味散布在房间里。小姑娘在呻吟，深深吸了几口，然后变得毫无声息。

最后看了一眼：万事俱备，只有做手术的困难。决定性时刻来到了；昂图瓦纳的不安象有魔术似地烟消云散。他走近餐柜，那位医生已把药箱里的东西都摊放在一条餐巾上。“行。”他心里想，好象还想拖延一下，“工具盒，好的！手术刀、镊子。纱布盒，棕花，行！酒精。咖啡因。碘酒。等等。一切齐全。开始吧。”他重新有激奋起来的感觉：行动时快乐的陶醉；无限的信心；朝事业顶端发展的决定性活动；此外，感到自已庄严伟岸的激动。

他抬起头，凝视了一会儿那个年轻医生，仿佛在说：“您有胆量。这一次手术很艰难。咱俩试试看！”

那一位一动不动，他驯顺地注视着昂图瓦纳的一举一动。他明白，手术只有一次机会；他一个人决不敢做；但同昂图瓦纳一起，一切看来都可能做成。

“我的年轻同行不坏，”昂图瓦纳思忖，“我很走运。干吧。一只脸盆。嗨！何必呢？这也很好。”他拿起碘酒瓶，用碘酒一直擦到肘部。

“给。”他将瓶子递给那位医生说，医生正在起劲地擦拭眼镜片。

一道耀目的闪电，紧接着一声响雷，照亮了窗户。

“铜管乐奏得早了一点，”昂图瓦纳想道，“我连手术刀还没拿在手里。棕发女人没有颤抖。这会放松神经，使人舒适凉

快；我有把握，屋里有三十五度。”他已拿起纱布，放在那只腿的四周，模仿手术台的摆法。

他转身看年轻女人。

“洒几滴氯仿。够了。好。”

“她象炮火下的士兵一样服从，”他想，“这些女人！”然后，他仔细察看那孩子肿胀的腿，咽了一口唾沫，举起手术刀：

“干吧。”

他动作准确地切下去。

“吸干血。”他对俯向他的医生说。“真瘦得可以，”他想，“马上就切到上面。瞧，我的黛黛特在酣睡。好。快干。现在来牵开器。”“给。”他小声说。那位医生扔掉吸满血的棉花，去拿牵开器，撑开切割口。

昂图瓦纳停了一下。“好，”他想，“我的探条呢？在这儿。插到亨特管。典范的结扎；一切很好。嗨！再来一次闪电。刚才那一下不至于落在很远的地方。落在罗浮宫。或者落在‘那些圣罗歇教堂的先生们’的头上，也许……”他心境平静；他不再为孩子，为她危在旦夕的生命担忧：他愉快地思索着，“在亨特管的腿部结扎。”

“嗨！再来一次闪电。雨快止了。闷得透不过气来。动脉在齐骨折的地方受了损伤；骨头刺穿了它；这并不复杂。她没有过多失血……”瞥了小姑娘一眼，“哼……快点！这并不复杂，但会导致死亡……一只镊子，好。再来一只，在这儿。嗨！这些闪电难以忍受；效果平常……我只有平面绸；算了。”他切断脉管，取了出来，靠近镊子做了缝合。“好极了。大功告成。侧动脉的血液流通在这样的年龄足够了。我是个了不起的

人。我会一事无成吗？我具备一切条件成为外科医生，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在静寂中，在远去的雷雨的两个响雷的间隔里，只听到剪刀剪绸布的咔嚓声。“目光、镇静、毅力、灵活……这就是一切。”蓦地，他竖起耳朵，面色变白。

“见鬼。”他低声说。

孩子停止了呼吸。

他猛地一把推开那个女人，掀开盖在动手术的小姑娘脸上的纱布，耳朵贴在孩子的心房上。那位医生和年轻女人盯着昂图瓦纳，等候着。

“不！她还在呼吸。”他喃喃地说。

他拿起手腕，脉搏急促，他放弃去数数。“呸！”他抽搐的脸愈加紧张。两个助手感到他的目光向他们扫来，但他没有看他们。

他用简捷了当的语气吩咐：

“您，拿掉镊子，包扎一下；然后取下止血带。快……您，给我写字的东西。用不着，我有笔记本。”他软弱无力地用一个棉花球擦手，“几点了？还不到九点。药房开门了。您去跑一趟。”

她站在他面前；看到她觉察不出的动作，好象要裹紧梳妆衣的左右襟，他明白她在犹豫能不能出门，因为她是半裸着；一刹那间，他的想象勾画出她衣服底下丰满的身子。他写下处方，签上名字。“一公斤安瓿剂。快跑，太太，快跑！”

“如果？”她咕哝着。

他打量她。

“如果关门，”他大声说，“您就摁铃，敲门，直到开门！去吧！”

她走了。他耷拉着头，确信她跑远了，才回过身对着那个医生：

“我们试一试打血清。不要皮下注射，这不管用。要静脉注射。这是最后的机会。”他在餐柜上拿起两只小瓶子，“止血带取下了吗？好。给我准备好樟脑油注射液。然后是咖啡因射注液；只要一半剂量，可怜的姑娘……但请您快点。”

他回到孩子身边，重新握住她纤细的手腕；他感觉不出什么，只勉强摸到加快的跳动。“这回，”他心想，“脉搏干脆数不了。”于是他一时沮丧、绝望了。

“啊，他妈的，”他咕噜道，“手术可说成功了，却一无用处！”

孩子的脸变得越来越苍白。她在垂危中。昂图瓦纳在半张半闭的嘴唇之间，看见两根细发卷贴在那里，比圣母的头发还要细巧；这两根细发不时起伏：她始终在呼吸。

“对一个近视眼来说，他手脚不笨。”他想，一面察看医生在装针，“但是我们救不了她。”他更感到后悔而不是忧虑。他具有这类医生的无动于衷：别人的痛苦意味着经验、利益、职业兴趣，只靠别人的痛苦或死亡发财致富。

这当儿，他相信听到了关门声，便冲出去迎接年轻女人。她果真一扭一摆地跑过来，抑制住别显得气喘吁吁；他从她手里夺过盒子。

“热水。”他说，甚至没想到谢谢她。

“烧开的吗？”

“不。用来温热血清。快。”

他刚打开盒子，她已经拿着冒热气的锅回来了。这回，他没有看她，低声说：

"好。很好。"

时间紧迫。一霎眼，他就砸开安瓿剂的尖端，把橡皮管固定住。墙上挂着一只雕木的瑞士温度计。他摘了下来，另一只手把安瓿液瓶挂在钉子上。然后他捧起热水锅，稍作犹豫，便把橡皮管按到水里。"血清经过时会变热。妙极了！"他想着；他迅速朝医生瞥了一眼，以证实医生在看他操作。最后，他回到孩子身边，抬起毫无生机的小手臂，往上面涂抹碘酒，用手术刀切开血管，用探条插到里面，把针戳进血管。

"流进去了，"他大声说，"把脉。我呢，我不能动。"

漫长的十分钟在沉寂中过去了。

昂图瓦纳汗流浃背，呼吸短促，眼睛眯起，等待着。他的目光不离开针。

临了，他抬眼望望安瓿液瓶：

"流了多少？"

"差不多半公升。"

"脉搏呢？"

医生摇摇头，一声不吭。

又五分钟在同样不能忍受的焦虑中过去了。

昂图瓦纳又瞅瞅安瓿液瓶：

"流了多少？"

"剩下三分之一公升。"

"脉搏呢？"

医生踟蹰着：

"我说不好。我相信，倾向于……恢复一点……"

"您能数数吗？"

沉默。

“不能。”

“如果脉搏好转……”昂图瓦纳思忖着。他宁愿少活十年，也要这尸体一般的小身躯重新活动起来。“她多大了？七岁？要是我救活了她，再过十年，她在这破屋里也会染上肺病。但我能救活她吗？她处在生死边缘上——到了极限……他妈的，我可是竭尽全力！血清在流动。为时已晚……等一下……无计可施，没有什么可尝试的了；只有等待……棕发女人不错。漂亮的女人。她不是孩子母亲。那末她是谁？沙斯勒闭口不提这些人。这不是他的女儿吗？我一点儿不明白。老妇人，她的神态……无论如何，他们不妨碍我。我一下子就获得威望。他们明白同谁打交道。一个有力量的人会有多大影响！……必须获得成功……我会成功吗？不，她恐怕在搬来搬去的过程中失血过多。无论如何，目前没有任何好转的预兆。啊，他妈的！”

他瞧着孩子的嘴唇变得毫无血色，那两根金色细丝不时在起伏。看来，她的呼吸变得清晰了些。他搞错了吗？半分钟过去。一下难以觉察的叹息好象鼓起了她的胸脯，慢慢积聚，仿佛在消耗尽最后一点生命。昂图瓦纳半晌不知所措，目光痴呆。不，她始终在呼吸。必须等待，等待，还是等待。

一分钟后，又是一下叹息，清晰一些了。

“流了多少？”

“安瓿液瓶几乎空了。”

“脉搏呢？有好转吗？”

“是的。”

昂图瓦纳吸了口气。

“您能数数吗？”

医生掏出表来，扶正眼镜，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

“一百四十下……兴许一百五十下。”

“比没有好多了。”昂图瓦纳脱口而出。

他竭力抑制住自己，不要完全松弛下来，但这种松弛状态已不由自主地渗透到他身体里。但他没有做梦，小姑娘确实好得多了。呼吸变得更有规律。他不得不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移动一步。他有一种要吹口哨和唱歌的天真欲望。“比没有好多了，那一那一那，”他在心里按早晨以来一直缠着他的曲调哼哼着。“在我心里……在我心里睡着……那一那一那……睡着什么？——啊，我找到了！”他突然这样想，“月光！夏夜的月光！

在我心里睡着月光，

美丽的夏夜的月光……”

他一时感到解脱和真正的快乐。

“小姑娘得救了。”他心里想，“她必须得救！

美丽的夏夜的月光……”

“安瓿液瓶空了。”医生指出。

“好极了！”

他的目光始终不离开孩子，这时，孩子哆嗦了一下。昂图瓦纳几乎喜不自胜地转向年轻女人：她一刻钟以来靠在餐柜上，连睫毛也没眨一下。

“喂，太太，”他粗声大气地叫道，“睡着了吗？热水壶呢？”他几乎满意得微笑起来，“显然，太太，她的热量不够！一只热水壶，要非常烫，暖一暖这孩子的小脚丫！”

她眼里有一闪即过的快乐，然后出去了。

昂图瓦纳于是加倍小心和温柔地弯下腰，抽出针来，用指

尖把纱布贴在针口上。他摸了摸孩子手掌下垂的还没有生气的手臂。

“来另一瓶樟脑油溶液，亲爱的，再碰碰运气；我们所有的牌都要打光了。”他在牙缝里加了一句：“我们就会成功，这我不会惊讶。”重新有一种力量，一种使他身轻加燕的力量在激发着他。

那女人已经重新出现，手臂上捧着一只小罐。她踌躇不前；他一言不发，她走近孩子脚边。

“不是这样，太太，”昂图瓦纳用同样快乐和急促的语气说，“您会烫着她！把这罐子给我。我得教您怎样用布包好罐子！”这下他微笑着把一长条餐巾卷起来，从餐柜上垂下来，绕圈包住罐子，再固定在小姑娘的两脚之间。棕发女人瞧着他干，对突然使这副而孔变得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微笑大为吃惊。

“她有……救啦？”她大胆地问。

他还不敢肯定地回答。

“过一小时我再告诉您。”他小声说。她一点儿不会误解他的话。她用大胆的，万分赞赏的目光注视他。

“这个漂亮的少女在这儿干什么？”昂图瓦纳第三次这么想，然后指了指门口：

“其他人呢？”

她露出难以分辨的微笑：

“他们在等待。”

“让他们可以稍为放心一点，告诉他们，让他们睡觉。叫他们去睡吧。太太，您也去，您必须休息了。”

“噢，我么……”她小声说，走了出去。

“我们把小姑娘抱回床上去，”昂图瓦纳对那位医生提

议，“象刚才那样。您扶住她的腿。拿走长枕；头放平。现在该安装器械了……给我这条餐巾。盒子的细绳。我们来当场做一个扩胸器。绳子穿过铁条。好。这些铁床很合适。现在，来一样重的东西。没关系！这个罐。不，这样更好：这只熨斗。这儿应有尽有。是的，给。这儿！明天我们再弄好一点。这段时间里，能作点扩胸就行了……您的意见呢？”

医生不作回答。他呆呆地瞧着昂图瓦纳，就象拉撒路从棺材里挺身而起，玛尔特只得瞧着救世主一样。* 他的嘴唇半闭半合，支支吾吾地说：

“我可以……理好您的药箱吗？”在他胆怯的声音里回响着一种效劳、表示忠诚的需要，昂图瓦纳从中感到做头儿的陶醉。只剩下他俩。他走向年轻人，凝视着年轻人的眼睛。

“您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年轻人。”

那一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昂图瓦纳比他年轻的同事想得更周到，不让对方回答就说：

“现在您回家吧，亲爱的。天已很晚。这儿不需要两个人。”他迟疑一下，“我想可以说，她有救了。我相信这样。但以防万一，我要在这里过夜，如果您同意的话，”昂图瓦纳继续说。“因为我没有忘记，这是您的病人。好极了。我是临急临忙赶来的，因为并没有指定叫我。对吗？从明天起，我让您照料小姑娘。不要担心：您有能力。”一边说，他一边将医生送到门口，“您愿意中午左右再来吗？”他补上一句：“我上医院，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商量治疗办法。”

---

* 据福音书，拉撒路病死后入葬，他的姐妹玛尔特不相信他死后四天复活，从盖着石板的坟墓中爬起来。耶稣说：“抬起石头。”又高声喊道：“拉撒路，出来。”拉撒路便手脚缚住地走了出来。

“大师，我……我很高兴能够……”

昂图瓦纳是破天荒头一遭听到被人尊称“大师”。他全身心吸着这股香火味，情不自禁地向年轻人伸出双手。他旋即冷静下来。

“我不是大师，”他的声音变调了。“是个学生，亲爱的，是个学徒：一个普通学徒。象您一样。象别人一样。象大家一样。要尝试、摸索……尽力而为；这就不错。”

昂图瓦纳急不可耐地希望年轻医生走掉。想单独一个人？当他听到年轻女人的脚步回来时，他的脸激动起来。

“您不去睡觉？”

“不，大夫。”

他不坚持。

病人在呻吟；她打了一个嗝，咳了一下。

“很好，黛黛特！”他说，“很好！”他在把脉。“一百二十下。越来越好。”他瞧着女人，脸上没有笑容：“这回我确信，我们胜券在握。”

她一声不吭；他感到她信赖他。他不知道怎么开始他渴望的谈话。

“您很有勇气。”他又说。象往常一样，他瞧到胆怯时，还要往前冲：“您怎么会在这儿？”

“我吗？没干什么。一个邻居。连一个朋友也算不上。我住在六楼的一套房间里。”

“那末，孩子的母亲呢？我一点儿不明白。”

“我想孩子的母亲死了。她是阿莉娜的姐妹。”

“阿莉娜！”

“女仆。”

“手指哆嗦的那个老女人吗？”

“是的。”

“那末，这孩子根本不是沙斯勒的亲戚罗？”

“不是。这是阿莉娜在这儿扶养的一个外甥女；花费儒勒先生的钱，那不用说。”

他们低声说话，互相略微倾侧着身子。昂图瓦纳就近看清了她的嘴唇、面颊、发亮的皮肤，疲惫更增加了一种妩媚。他既感到疲乏，又感到激动不已，抵挡不住本能的欲望。

小姑娘在睡梦中开始骚动不安。他和她一起走近床边。小姑娘微微张开眼睛，又闭拢起来。

“兴许是亮光妨碍她。”年轻女人说，拿起灯放在角落里。然后她回到小病人的枕边，擦拭她的小脑门，上面冒出了一颗颗汗珠。她俯下身时，昂图瓦纳一直盯住她，猛然一震：在梳妆衣下，象皮影戏似的，他瞥见了年轻女人的身子，非常清晰，令人心神不定，仿佛她陡地赤裸裸站在他面前。他迸住呼吸，眼里有灼痛的感觉，瞅着半明半暗中的女人胸脯，随着呼吸柔和地起伏。昂图瓦纳的双手突然变得冰凉，痉挛起来。他从未象这样骤然狂热地渴望得到这个女人。

“拉雪尔小姐……”有人小声叫。

她挺起腰来：

“是阿莉娜小姐想到她的外甥女身边来。”

她微笑着，仿佛在替女仆说情。他不喜欢有第三者来，但他不敢拒绝。

“您叫拉雪尔？”他小声说，“好的，好的，让她进来吧。”

他看到老妇人跪在床边，便走到一扇打开的窗口；他的太阳穴嗡嗡作响，外面没有任何凉意吹进来。屋顶上空，远处的闪电不时照亮天空。他这时感到了疲劳；他连续站了三四个小时。他找个位子坐下来。在两扇窗之间，孩子的两张床垫子干脆放在方砖地上，做成一个沙发。这恐怕是黛黛特平时的床，这儿大概是阿莉娜的房间。他倒在这张简易床上，背倚着墙壁，他又仿佛无法遏止地置身于热望中；他再一次瞥见透明的梳妆衣下坚实的圆鼓鼓的乳房，他的心卜卜乱跳！但拉雪尔已不站在灯光之中。

“小姑娘没动腿吗？”他小声说，没有站起来。她朝床迈了一步，身体在衣服下面起伏不定。

“没有。”

昂图瓦纳唇干舌燥，他眼里总有这种灼痛感。他不知道该怎样使拉雪尔走到灯前。

“她总是这样苍白？”

“好一点。”

“把她的头放直，好吗？放平、放直……”

于是她进入照亮的地域，但只从灯和昂图瓦纳之间一晃而过。这一刹那足以使他的欲望重新迸发出来。他不得不闭上眼睛，背使劲压墙；他呆在那里，咬紧牙齿，竭力闭紧眼皮，偷偷想象。大城市夏天的气味——这怪味是由烟味、粪便味、柏油路尘埃混合而成的——使空气变得难以呼吸。苍蝇象子弹一样扑在灯罩上，死缠住昂图瓦纳汗湿的脸。闷雷不时在郊外继续隆隆作响。

炎热、热望、心情纷乱逐渐夺走了他的气力：他没有发觉瞌睡已经主宰了他；他的肌肉松弛，肩膀靠在墙上：他沉沉入

睡了。

由于一种特殊的激动，他醒了过来；他还没有醒透，感到某种快意。好半晌他处在这种混沌痴呆的状态中，然后才分得清他身上哪一部分、哪一点接触传来这种舒适的混暖感觉。是在脚上。与此同时，他发觉已有人过来坐在他身旁；靠近他的腿的热量是从一个活人的身上发出的；这个身体，这种热量是拉雷尔的；他所感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官能的快感，他找出来源以后，这快感愈加扩大。年轻女人大概是睡着时滑到他身边。他意识到不能动弹。他完全苏醒了。两只腿的接触只隔开几层布，相距不到一只手的宽度，昂图瓦纳全身的感觉立时集中到这个地方。他有点气喘，一动不动，思路惊人地清晰，在他俩这两种热量的溶合中汲取一种快感，比最长的接吻还要使人兴奋的快感。

蓦地，拉雪尔惊醒过来，撑直了手臂，不慌不忙地离他远一点，然后坐起身来。他佯装也惊醒了，因为她在移动的缘故。她莞而一笑，承认说：

“我睡着了一忽儿。”

“我也是。”

“天亮了。”她指出说，抬起手拢一拢头发。

昂图瓦纳看一下表：快四点钟。

孩子相当安静地熟睡。阿莉娜合十双手，好象在祈祷。昂图瓦纳走过去看看床铺。“没有血迹，可以。”他一面注视拉雪尔的举动，一面捏着小姑娘的手腕，数出一百一十下。

“她的腿多热啊。”他心里想。

拉雪尔在一块用三只钉子固定在墙上的破镜子里照了照，

笑了起来。她棕发如盖，领口解开，壮实的手臂赤裸，目光无拘无束而大胆，带点嘲弄的脸色，令人想起共和起义的女性形象：在街垒上的马赛女人。*

“我多么漂亮！”她噘起嘴，喃喃地说。她明白，睡醒以后，她的脸色和青春气息保持鲜艳。她从昂图瓦纳的脸上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这时他已走到她身旁，瞅着镜子里的她。她注意到这个男子的目光不在寻找她的眼睛，而是她的嘴唇。

昂图瓦纳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袖子挽起，手臂抹了碘酒，衬衫打皱，沾上血迹。

“他们等着我在帕克梅尔餐馆吃晚饭呢！”他说。

一丝好奇的微笑映亮了拉雪尔的脸。

“什么？您有时上帕克梅尔餐馆？”

他俩笑眼相向。昂图瓦纳满心高兴；他只接触过生活轻佻的女人。他觉得拉雪尔骤然离他的欲望不那么远了。

“我要下楼回家了。”她说，朝阿莉娜转过身去；阿莉娜在注视他们俩，“如果用得着我，别犹豫，把我叫来。”

然后，不向昂图瓦纳道别，她裹紧梳妆衣，轻巧地退走了。

她一走，他也想走。“去呼吸新鲜空气。”他想，一面朝屋顶上拂晓前的天空望了一眼，“然后回家，给雅克作解释……我先去医院，再来这儿。洗一洗，象个样儿。我或许可以叫人请她来，帮忙包扎？或者上楼时通知她？但我不知道她

---

* 指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1799—1863）的名作《七月二十八日自由领导着人民》的女性形象。

是不是单身生活……”

他对阿莉娜吩咐了几句，以防小病人在他回来之前醒过来会遇到的情况。临走时他谨慎地想到，沙斯勒先生怎样了？

“他的房间而临前厅，靠近火炉。”女仆解释说。

果然，靠近火炉有一个小房间的门，开向一条小过道，过道扩展成三角形，尽里头有一个开在楼梯板壁上的通气洞取光照亮。就在这儿。沙斯勒先生和衣躺在一张铁床上，张开嘴巴轻轻打鼾。

“笨蛋，他在耳朵里塞了棉花！”昂图瓦纳注意到这一点。

他决意耐心等几分钟，期望老头睁开眼睛。沿墙有一些圣画贴在彩色纸板上。一些书——也是宗教方面的——摆满了书架，上面一榻搁着一个地球仪，两旁是一排空香水瓶。

“沙斯勒类型……”昂图瓦纳寻思，“我对类型有嗜好。简单得多，脸孔毫无意义，傻瓜的生涯。我只要仔细观察，就要歪曲、夸张、怀疑。这就象那个图卢兹的女仆……唉，为什么这样相近？因为她的阁楼也是通过楼梯通风吗？不，是由于这股洗衣皂的怪味……真怪，思想会联翩而来……”他发现他怀着强烈的兴味回想起那个旅馆的女仆。那时他还非常年轻，眼父亲一起到外地参加一次会议，有一夜他跑到她的阁楼里。这时他愿意付出高价占有这个姑娘胖乎乎的身体，就象那时在粗糙的被褥里占有那个女仆的身体一样。

沙斯勒先生一直在打呼噜。昂图瓦纳不再等待，又回到通往楼梯台的过道里。

他刚踏在楼梯上，便想起拉雪尔住在下面；他来到拐弯处时，寻找着房门：门没有关上！这准定是她的房门，没有别的

门了。为什么开着门？

他毫不犹豫，快手快脚走下来，站在开着门的那一层上。

拉雪尔在前厅，听到他走过来，便霍地扭过身来。她梳妆过了，十分鲜丽；她脱下粉红色梳妆衣，换上了白绸和服式女晨衣。她的棕发高耸在这片白色衣服的上面，使人想起一支蜡烛的火焰。

他说：

“再见，小姐。”

她向他走来，在门口说：

“临走之前您想吃点东西吗，大夫？我刚冲了巧克力。”

“不，我身上太脏了。当真。再见！”

他向她伸出了手。她半露微笑，没向他伸出手。

他重复说：

“再见！”她继续微笑，没有握他伸出来的手，他添了一句：“您不愿意将手伸给我吗？”

他看到年轻女人脸上的笑容凝住不动，目光变得严峻起来。轮到她伸出了手。但她不容他握住自己的手，便使劲抓住昂图瓦纳，猛地把他拉到前厅，在他身后推上门。他俩站在那里，一前一后。她不再微笑，但也不合拢嘴唇：他看到她的牙齿闪闪发亮。她头发的香味笼罩着他。他想到赤裸的乳房和热烘烘的大腿。他硬邦邦地凑近自己的脸，凝视拉雪尔的眼睛，她的眼睛睁大了，贴近他的眼睛。她不后退；他一觉得她的腰弯过来，便用手抱住她的腰；是她将嘴压在昂图瓦纳的嘴唇上。然后她使劲挣脱了身，耷拉着头，又微笑起来，喃喃地说：

“这样的夜晚刺激人的神经……”

他从打开的几扇门看到尽里头有一张铺着粉红缎被的床；朝阳使这既远又近的放床的地方变成一朵巨大的沐浴着曙光的花萼。

四

当天早上，约莫十一点半，拉雪尔来敲沙斯勒家的门。

“请进！”一个尖嗓子叫道。

沙斯勒太太已坐在餐室打开的窗子旁边，挺直腰板，双脚搁在矮凳上，双手象往常那样闲着。“我什么也干不了真是羞愧难言，”她有时说，“上了岁数想替别人卖命也干不动了。”

“小姑娘怎么样啦？”拉雪尔问。

“她醒过，喝了水，又睡着了。”

“儒勒先生在家吗？”

“不在，他出门了。”沙斯勒太太带着忍让的表情耸耸肩，回答说。

拉雪尔感到失望。

老妇人继续忧郁地说：

“一早上他象只蚊子一样。啊，星期天对有男人的人家来说，真是活受罪的日子。我原来以为发生了这件事会使他同我们相处得好一些。哼！今儿早上他已经去想别的事。天知道想什么！他拉长了脸，这我已经见识了五十来年，忍受到现在。他提前一个多小时去望大弥撒，您想这合乎情理吗？他还没有回来。瞧，”她抿紧嘴唇说，“他来了。说谁谁到……我求

你，儒勒，”她向儿子伸过脸去，他踮起脚尖进来，“别这样碰上门。不仅替我的心脏病着想，眼下也是为黛黛特着想——她会吓死的。”

沙斯勒先生不想为自己辩解。他看来心不在焉，忧心忡忡。

“来看看小姑娘吧。”拉雪尔向他提议。他俩来到睡熟的孩子的床前。“您认识他很久了吗，这个蒂博大夫？”

“什么？”沙斯勒说。他的目光呈现出惶惑的神情，但他狡黠地微笑着，重复说：“什么？”好似回声一样，然后沉默不语。一会儿，就象一个打定主意说出私房话的人那样，他猛可地转身对着她：

“听着，拉雪尔小姐，您一直对黛黛特不错，我要请您帮个小忙。我被这一切累得够呛，今儿早上，我的脑袋瓜肯定控制不住了：坦率地说，我必须再回去。要马上。但是……我一个人第二次出现在这个窗口前，真叫人受不了！别对我说不，”他哀求说，“我作为正直的人对您保证，拉雪尔小姐，这延续不了十分钟以上。”

她用微笑表示赞同，却一点儿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她已经准备好拿老头的胡言乱语开开心，也想利用交谈的机会向他了解昂图瓦纳的情况。但一路上他始终好象没听见她的问题，闭口不谈。

他俩来到警察局时，晌午已过了多时。警察分局长刚走。沙斯勒先生非常懊丧，以致职员恼怒了：

“既然我在，一切都一样。您想办什么事？”

沙斯勒先生胆怯地瞥了他一眼，不敢缀回去，开始解释起来：

“我通盘考虑过。我要在声明上添点东西。”

“什么声明？”

“我今儿早上来过，在那个窗口说话来着。”

“您叫什么名字？我去找一找卷宗。”

拉雪尔困惑不解，走了过来。那个职员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从头到脚打量找他的人：

“沙斯勒？儒勒—奥古斯特？是您？什么事？”

“是这样，我担心警察分局长先生不太明白我在哪儿捡到钱。”

“在里伏利路。”那一位瞧着纸说。

沙斯勒先生微笑了，仿佛他胜了一局：

“您瞧！不，不完全是这样。我所以要回来，说实话，我想起了细节，记下来可能有用，光明磊落一些。”他掩住嘴咳嗽，然后继续说：“总之，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在路上。不如说在杜依勒里宫附近。是的。我在花园里，您明白吗？我甚至坐在一张石凳上，是从协和广场到罗浮宫的卖报亭过去第二张石凳。我在那儿坐着，手里拿着拐杖。您马上会了解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特殊细节。我看到一位先生和他的太太从我面前经过，还有一个小孩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交谈着。我甚至想：‘瞧这一对多会组织家庭，有个孩子，等等……’您看我对您和盘托出。那孩子走过我的长凳前摔倒了。他喊叫起来。我呢，我没有扶弱济困的习惯，我一动不动。孩子妈妈跑过来。于是，在我面前，几乎在我脚下——这不是我的过错，对吗？——她瞧在孩子身边，帮他擦脸。她从手里的女式小提包掏出一块手帕，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呢，我照旧坐在那里。那么，”他举起食指说，“他们走了以后，我呀，在拨弄手杖时，把手

杖的头戳到沙里，我突然看到了钱。后来我把这些全都想起来了。我向来是个人们称之为审慎小心的人。这位小姐会对您说：五十二岁，无瑕可挑。这很重要。问题不在于这样说那样说。我呢，我终于相信，兴许那位太太就她的小手提包在这个捡到钱的故事里值得考虑；我说得光明磊落。”

“您赶不上他们吗？”拉雪尔问。

“他们已走远了。”

那个职员停下笔，抬起头来：

“您至少可以说说他们的特征。”

“先生，我说不出。那位太太，她穿深色衣服，兴许三十来岁。孩子有一个火车头。是的，我有把握记住这个特点：一个小火车头。最后，我说‘小’，您明白；我是想说这么大。他拖在地上。您都记下来了吗？”

“放心。完了吗？”

“是的。”

“谢谢您。”

拉雪尔已经走到门边。沙斯勒先生不仅没有跟随她走，反而将手肘支在木板上，头凑近小窗口。

“还有一个小特点，”他喃喃地说，脸变得通红，“今儿早上我把钱交来很可能犯了一个小错误。是的。”他住了口，擦拭脑门，“我想我交了两张票子，是吗？两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是的，是的，现在我敢肯定了。我的一个过错，不如说一个疏忽。因为……我捡到的不完全是这样；这只是一张钞票……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您明白吗？……”他汗如雨下，又去抹脑门，“记下这点，既然我想到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样的。”

“这可完全不一样，”那位职员反驳说，“我想这很重要！那位丢失一千法郎钞票的先生，他会上百次接连到这儿来，我们决不会将两张五百法郎的钞票还给他。真是麻烦事！”他用不满意的目光打量沙斯勒先生，“您带着身份证吗？”

沙斯勒先生在兜里摸索：

“没带。”

“这不行，”那一位说，“我很遗憾，我不能这样放您走。有个警察会陪您上您家去：您的门房会证实您的名字和住址是不是假冒的。”

沙斯勒先生看来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他一直在擦汗，但他的脸开朗了，几乎露出笑容。

“随您的便。”他彬彬有礼地说。

拉雪尔朗声大笑起来。沙斯勒先生朝她瞥了充满忧郁的一眼；沉吟片刻之后，他打定主意朝她迈了一步，支支吾吾地说：

“拉雪尔小姐，在一个普通的陌生人的礼服下，有时会有一颗更高尚的心——是的，我说更高尚，是想说更正直——比起那些戴这样那样的高礼帽、受到尊敬、甚至负有盛名的人来说是如此。”他的脸的下部在打颤。他旋即又对自己的激动后悔不迭：“我这不是对您说的，拉雪尔小姐。也不是对您说的，警察先生。”他加了一句，大胆地瞧着刚走进来的警察。

拉雪尔让沙斯勒先生和警察在传达室交涉，径自上楼回家。

昂图瓦纳在楼梯台等候她。

她万万没料到在这儿看见他。一瞥见他，她就喜不自禁，

她一时垂下眼帘，喜色只在脸上显现一下。

“我撼铃，撼铃。我绝望了。”他承认说。

他俩高兴地相对而视，会意地微笑。

“早上您干什么去了？”他问，看到她穿上这身淡色衣服，戴上插花的帽子，非常优雅，不禁喜上眉梢。

“今天早上？现在一点过了。我呀，我没有吃午饭。”

“我也没有吃。”他突然打定主意，“您愿意跟我去吃午饭吗？说呀，您愿意吗？愿意？”她脸带微笑，有一种贪心孩子不会乔装自己愿望的神色。

“说愿意呀！”

“那么，愿意！”

“啊！”他说。他的胸膛膨胀起来。

她打开自己的房门说：

“告诉一下我的女仆，打发她回家。”

他单独在前厅门口站了一会儿。他重新又有早上那种感觉，这时，她向他快步走来。“她会把嘴送过来。”他心里想，激动得用拳头支在墙上。

拉雪尔已经走到他身旁。

“嗨，”她说，又补了一句：“我饿极了！”带着野兽般的笑脸，仿佛在召唤情欲。

他笨拙地提议：

“您喜欢先出去，我在街上赶上您？”

她笑吟吟地扭过身来：

“我吗？我是完全自由的，我用不着躲躲闪闪。”

他们踏上里伏利路。昂图瓦纳又注意到她的步子有节奏感，灵活自如，她一迈步，他就有她在跳舞的感觉。

“我们上哪儿去？”他问。

“干脆上这家？时间不早了！”她用阳伞尖指点街角的一家餐厅。

中二楼没有人。一张张小桌子沿窗排成半圆形，窗户成拱形，落地，敞开，别出心裁地照亮了低矮的大厅。空气清新，保持阴凉。他俩相对面坐，目光象去玩耍的孩子。

“我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呢。”他蓦地这样说。

“拉雪尔·格普菲特。二十六岁。瓜子脸。鼻子不长不短……”

“牙齿齐全？”

“您看吧！”她大声说，扑向一盆红肠。

“慢一点，应该蘸蒜。”

“算了，”她回了一句，“我喜欢乱来。”

格普菲特……想到她或许是以色列人，昂图瓦纳所受教育的那点影响翻腾起来；正好给这场艳遇添上独立和异国情调的佐料。

“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她坦率地说，不再多言，仿佛她猜透了年轻人的想法。

一个戴白袖管的女招待送来菜单。

“Mixed grill（烤杂肉）？”昂图瓦纳建议。

拉雪尔的脸露出很古怪的微笑，很明显，她还不能完全抑制住自己。

“您为什么笑？这个菜好极了。一大堆好东西串在一起烤，腰花、熏猪肉、肠子、排骨……”

“配上水田芥和炸苹果。”女招待添枝加叶地说。

“我知道，我要的。”她说，她终于压下去的快乐似乎还

在她谜一样的目光中闪烁。

“您喝酒吗？”

“喝啤酒。”

“我也喝啤酒。凉快。”

她在嚼生蓟菜的叶子时，他打量着她。

“凡是酸不酒的我都喜欢。”她坦白地说。

“我也是。”

他想跟她一模一样。她一说话，他真想打断她，大声表示：“跟我一样！”她一言一行都符合他期待于她的表现。她的穿着恰恰跟他一向希望女人的打扮相符。她脖子上戴了一串老旧的琥珀项链，一颗颗大琥珀呈椭圆形，半透明，令人想起果子、想起马拉加* 的大葡萄和阳光催熟的黄香李。琥珀下的皮肤呈现乳白色的闪光，令人目眩神迷。昂图瓦纳在她面前感到宛如一个饿汉，什么食物都不能填饱他的肚子。“就象她把嘴送过来一样……”他又想起来，一股血往心房涌来。她坐在他对面，跟原来一样……她在微笑！

招待刚把两大杯冒泡沫的啤酒放在桌上，他俩同样急不可耐地品尝起来。昂图瓦纳欣喜地跟拉雪尔同时举杯，眼睛不离开她；他喝了一口有刺激性的粘腻的啤酒，含在嘴里，等酒变温一些。拉雪尔把冰镇的饮料又斟满了两只相靠的杯子，仿佛他俩的嘴又碰在一起。好一会儿，他心荡神驰，然后听到她的声音：

“她们待他象对待仆人一样。”

他冷静下来：

* 西班牙地名。

"她们是谁？"

"他的母亲和女仆。"（他明白，拉雪尔在谈论沙斯勒一家。）"老太婆从来管她儿子叫傻瓜！"

"您得承认，这对他蛮合适。"

"他一回家，她就数落他。早晨，是他在楼梯台上擦净她们的鞋子，甚至小姑娘的高统皮鞋。"

"是沙斯勒先生？"昂图瓦纳好笑地问。他仿佛看到老头在蒂博先生口授下写信，或者代替主人接待道德科学院的同事。

"她们串通起来盘剥他！她们竟然偷他放在兜里的钱，借口他要出去时给他擦擦背。去年，老太婆模仿儿子的签名，签了三回千法郎的期票。大家以为儒勒先生就会病倒。"

"他怎么办呢？"

"不用说，他全付清了。在半年内：小笔小笔清偿。他总不能告发他的母亲。"

"我们天天看见他，却没有丝毫觉察。"

"您从未到过他家？"

"从未到过。"

"眼下，他们家的陈设比穷人还不如。应该看看他们两年前的内室。方砖地，护墙板，壁橱——您知道吗？——你真以为是在伏尔泰的时代。镶嵌家具，祖传绘画，甚至有古老银器。"

"后来怎样啦？"

"都让两个女人偷偷卖光了。有天傍晚，儒勒先生回来时，路易十六时代的书桌不翼而飞。又有一天，轮到壁毯、长靠背椅、挂钟、工笔画。甚至包括祖父的肖像画，这是一个漂

亮的穿军服的老头，腋下夹着三角帽，面前是一张打开的名片。”

“是佩剑贵族？”

“差不多。他在拉法耶特* 手下，到美洲打过仗。”

他注意到她很健谈，善辞令，讲起来有声有色。她很机伶。尤其她有一种气质、一种观察和记忆的方法，他十分赞赏。

“在我家里，”他说，“他从来不诉苦。”

“噢，我呀，我时常在晚上看到他躲在楼梯上哭泣。”

“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他大声说。

他这样发出感叹时目光和笑容非常热烈，使得她不再想自己叙述的下文，转过来注意他。

他问：

“他们果真这样贫穷？”

“当然不是！这笔钱两个女人攒在手里藏起来。她们什么也不缺，我向您担保；不过，他一买弹性润喉糖球，她们就对他大吵大闹！啊！这一家的事有得讲哩！……阿莉娜想……您猜一猜！……嫁给儒勒先生！别笑；差一点就成了！她同老太婆达成默契。幸亏有一天她们闹翻了……”

“沙斯勒呢，他愿意吗？”

“噢，由于黛黛特的缘故，他最终会同意的。这是他的激情所在。只要她们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东西，她们就威胁他要将小姑娘送回阿莉娜的家乡萨伏瓦；于是他便哭眼抹泪的，她

*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将军，曾组织一支志愿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74—1733）。

们要的东西他都答应下来。”

他并没有听拉雪尔说话，他一味瞧着这张他吻过的嘴：轮廓清楚，中间厚，连接处象刀削一样细；不动时嘴角略微翘起，处于半笑不笑的状态，没有嘲讽意味，但冷静、愉悦。

他不大想这个可怜的沙斯勒，他低声说：

“我是个幸运的人，您知道。”说完脸红了。

她哈哈大笑。昨晚，在手术台前，她早已衡量过这个男子的价值，她很喜欢她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幼稚的地方，这使他同她接近。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问。

他有点扯谎：

“从今天早晨开始。”

这毕竟是真的。他回想起自己从拉雪尔家里出来，走到浴满阳光的大街上时的印象：他从未感到自己这样精神振奋。他回想起来到王家桥时，异常镇定地置身于阻塞的车辆当中，一面在车辆之间穿行，一面心里思忖："我多么自信，这会儿我多能控制自己的力量！竟然有人否认自由意志！"

“让我给您这块烤牛肝菌？”他说。

“With pleasure（多谢）。”

“您会说英语？”

“当然。Si son vedute cose piu straordinarie（我看到过千奇百怪的事呢）。”

“也会意大利语？德语呢？”

“Aber nicht sehr gut（不太好）。”

他沉吟片刻：

“您旅行过？”

她抑制住笑容：

“到过一些地方。”

他寻找她的目光，他觉得她的声调神秘莫测。

“我说什么来着？”他说。

话语无关紧要：他俩感到互相之间通过目光、微笑、声音、一举一动，在不停地交流思想。

她突然盯住他说：

“现在您跟昨夜我见到的大不相同。”

“我向您起誓，一模一样。”他说，举起被碘酒染黄的手，“当我有块排骨要啃时，我总不能扮演一个伟大的医生吧！”

“我有时间仔细观察您，您知道！”

“那么怎样？”

她住口不说。

“您是头一回看到这种场面吧？”他问。

她瞪着他，不马上回答，然后笑了起来：

“我吗？”她的声调好象在说：“我见过的多了！”但她立即止住话头：

“您每天都象这样做手术？”

“从来不做。我不做外科手术。我是医生，儿科专家。”

“为什么您不是外科医生？象您这样的人！”

“请相信这不是我的禀赋。”

“啊，真遗憾！”她慨叹说。

短暂的沉默。她刚才说的话勾起他惆怅的反应。

“啊，医生，外科医生……”他高声说，“人们对自己的禀赋总有许多错误的想法，以为自己选对了路子。是时势……”

(她看到他的脸上又出现了这种男子气慨的假面具的轮廓，正是这副面孔昨夜在孩子的枕边强烈地吸引了她。)“何必重新审议已经做过的事呢？”他继续说，“已经选择的道路总是最好的道路，只要这条道路能让人青云直上！”他猛然想到对面坐着这个漂亮女人，想到这个位子在几小时内就会刻印在她的生活中，突然忧虑地想：“是的，我同意，这不能阻止我工作！阻止我成功！”

她看出他脑门上掠过的这道阴影：

“您大概非常倔强吧？”

他微笑说：

“您不是在奚落我吧？我长期以来以一个拉丁词作为座右铭：Stabo！意思是说，我要坚持下去！我让人将这个词印在信纸上和我的书的衬页里……”他掏出表链：“我甚至叫人刻在一只旧印章上，我至今还带在身上。”

她接过这件首饰，它吊在表链顶端：

“很美。”

“当真？您喜欢吗？”

她明白了，把它还给他：

“不。”

他已经取下这件饰物：

“请您收下。”

“您疯了。”

“拉雪尔……作为纪念……”

“纪念什么？”

“纪念所有的事。”

她重复着，“纪念所有的事？”带着坦率的笑脸，一直正

视着他。

啊，此刻他多么喜欢她！他多爱这无拘无束的微笑，几乎象男孩子的微笑！她不同于他遇见过的妓女，也不同于他有机会在上流社会和在假期出游的旅馆里遇到的姑娘或年轻女人，她们使他胆怯，几乎从不吸引他。拉雪尔不叫他害怕；她跟他处于同一水平。她有异教徒的魅力，甚至有一点姑娘们喜爱她们的职业的那种纯朴；她具有这种魅力，却没有暧昧的庸俗的成分。她多么讨他喜欢！他不仅在她身上看到一个无法比肩的对手，而且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要有一个女伴，一个女友。

从早上开始，这个想法一直纠缠着他。他已经构想好共同的新生活，拉雪尔在其中占有一份。只是，合同还缺少她这一方的同意。因此，他怀着孩子般的焦急心情，急煎煎地想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您正是我等待着的那个人。我愿意抛弃那些不期然的艳遇。但我厌恶没有把握的事，让我们来解决我们今后的关系吧。您做我的情妇。我们来组织生活吧。"有好几次他流露出自己的心里，迸出一句话，要着手安排将来的生活；她怎么也不显出明白的样子；他捉摸出她有所保留，使他犹犹豫豫，不敢说出自己的打算。

"在这儿吃不错吧？"她说，一面咬着一串激醋栗，染红了她的嘴唇。

"是不错。值得留恋。在巴黎什么都能找到，包括外省的东西。"他指着空荡荡的大厅，补上一句："用不着担心碰到人。"

"被人看到同我在一起，会使您不快吗？"

"瞧您！我是为您说这话的。"

她耸耸肩：

“为我？”她愉快地感到，她令他非常尴尬，不急于进一步解释。但是，他心里怀着极大的不安，用目光探问她，她终于说：“我对您重复一遍，我不需要对任何人汇报。我能简朴地生活，心满意足。我是自由的。”

昂图瓦纳抽搐着的脸纯真地松弛下来。她明白他表达的意思：“我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对别人她早就恼火了；但他讨她喜欢；知道有人追求自己她感到很快乐，而看到他误解了她，她则非常生气。

招待送来咖啡。她沉吟不语。但她不是没有考虑过结成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因为刚才她吃惊地想过：“我要让他剃掉这胡子。”可是，她并不了解他；眼下她对他的这种兴趣，总的说来，她已经对别人有过。他不致于弄错这点，因此象眼下这样自信而贪婪地继续凝视她……

“来支香烟？”

“不，我也有，味道淡一些的。”

他擦了根火柴递到她面前；她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她身边缭绕不散。

“谢谢。”

不过，重要的是，打一开始就要避免误会。尤其是她感到没有什么危险，她也就更加坦诚相见。她把杯子推开一些，双肘支在桌布上，下巴搁在交叉的手指上。她的眼皮由于烟雾而眯起，几乎完全挡住了视线。

“我说我是自由的，”她咬字清晰，“我没有说我是不受约束的。您明白意思吗？”

他的神情重又变得沮丧。她继续说：

“不瞒您说，我已经受到生活的严重伤害。我并不是始终

享有自由的。两年前，我还没有自由。眼下我有。我非常珍视。”（她自认为很真诚。）“珍视得我无论如何决不愿意改变它。您明白吗？”

“明白。”

沉寂片刻。他观察她。她略显笑容，没有看他，拿匙子搅拌她的杯子。

“可是，我干脆对您说吧，我没有成为一个忠实的女友，一个可靠的情妇的必要条件。我爱瞒足自己的一切任性行为。一切。为此，必须享有自由。我愿意自由下去。您明白吗？”她从容不迫地就热小口喝着咖啡。

昂图瓦纳当下绝望了。一切都土崩瓦解。然而她还坐在那里，在他面前；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不会放弃他强烈渴望的东西；他没有败下阵来的习惯。无论如何，形势很明朗；值得存以幻想；深思熟虑才能行动。想到她可能摆脱他，她会拒绝他自由结合的打算，这种情况他觉得决不可能。他的想法是这样：始终深信能达到目的。

他该做的是更深入了解她，撕开仍然蒙住她的这道纱幕。

“两年前，您还不是自由的？”他用明显询问的语气小声说，“现在您真的自由了，永远自由了？”

拉雪尔注视着他，仿佛把他当作一个孩子。随后她的目光转成含讥带讽的意味。她好象在说：“我会回答您的，因为我愿意这样做。”

“过去同我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安家在苏丹。”她解释说，“他再不会在法国出现。”她说完这句话时，无声地笑了笑，然后掉开目光。她简短地说：

“走吧。”她站起来说。

走到外边，她又踏上阿尔及尔路。昂图瓦纳默默地陪伴着她，思索着自己要做的事，他不能打定主意离开她。

他俩来到门口时，拉雪尔帮了他的忙：

“您上楼看看黛黛特吗？”她建议说。然后她不如反对地添上说：“不过，我这样说说而已，兴许您在别的地方有事？”

昂图瓦纳确实答应要回去照顾帕西路的小病人。他还要复看教授今天早上在医院里交给他的一个报告的检验结果，教授要求他验证一下参考指数。他尤其想去拉菲特别墅区吃晚饭，那儿大家等着他，他坚决不愿迟到，以便跟雅克说说话。但他一看到有可能跟着拉雪尔，这一切都置之脑后了。

“我整天有空。”他肯定地说，闪开一边，让她进门。

他仅仅在脑子里掠过一下应允的工作和言行不一。算啦。（他几乎这样想：好极啦。）

他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

走到她家门口，她将钥匙插进锁孔，回过身来。欲望在脸上迸发出来：一种既不狡猾也不矫饰的欲望；一种奔放的、欢悦的、不可抑制的欲望。

五

雅克从帕克梅尔餐厅跑回来后，从女门房那儿得知有人出事来找昂图瓦纳先生，他那带点迷信的恐惧一下子烟消云散；但他仍然忧虑不安，认为想穿一件丧服就足以引起他哥哥的死亡。他需要用碘酒擦疖子，但碘酒瓶不在，这就完全令他激动不

安起来；他脱衣服时心里说不清的忿忿然，这虽是他常有的心境，但他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为此而羞愧。他好久才睡着。他考试成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翌日早晨，昂图瓦纳在便门口遇到雅克，雅克正准备去拉菲特别墅区，没想到会遇上哥哥。昂图瓦纳三言同语告诉他昨夜发生的事，但一字不提拉雪尔。他目光炯炯，疲乏不堪的脸上有一种好斗的表情，他弟弟以为是手术困难引起的。

雅克步出拉菲特别墅区的火车站时，钟声齐鸣。没有什么事催促他；蒂博先生、吉赛尔、尤其是德·韦兹小姐从不错过做大弥撒：雅克回到别墅之前有时间兜圈子。公园里和煦的树荫诱人漫步。林荫道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长凳上，只听到草丛中昆虫的唧唧声，鸣禽倏地起飞，一只只没入他头顶的树枝中间。他一动不动，嘴上挂着微笑，心里不想什么，呆在那里悠然自得。

别墅区的旧区域紧靠圣日耳曼—昂—莱伊森林，在复辟时期由拉菲特买下，他把五百公顷的公园分成小块出租，只留下宫堡。这个银行家采取措施，不让分块出租有损于他的府邸周圈可以远眺壮丽的景色，必不可免时才砍伐树木。别墅区靠了他才仍然是一个广阔的贵族时代的公园，菩提树已有两百年的年龄，林荫道出色地修成一块块小产业的界限，没有分界墙，房屋淹没在绿荫之中。

蒂博先生的别墅位于宫堡的东北方向，在一小片绿草坪上，圈上了白栅栏，一年四季掩映在大树的浓荫中，草坪当中有一个圆池子，四周点缀着黄杨树。

雅克漫步走向这片草坪。他从老远刚瞥见自己家的房子，

便看到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倚在入口的栅栏处，吉赛尔在探看。她转身向着车站方向那条小径，没有看到他走近。于是，他喜上心头，跑了起来。她看到了他，挥舞手臂，随即双手做成扩音器，问道：

“录取了？”

虽然她已经十六岁，但没有老小姐的准许，她不敢走出花园。

他不回答，要逗一逗她。但她在他眼里看出是好消息，开始在原地跳起来，象个孩子一样。然后她扑到他怀里去。

“得了，得了，真疯！”他出于习惯，这样说。她笑着脱开身子，又浑身乱颤地扑到他身上。他看着她光彩奕奕的脸，闪耀着泪花的眼睛：他很感动，也很感激，半晌，他把少女抱在胸前。

她笑着，压低声音：

“我编造了一个故事，硬逼我姑姑同我一起去望小弥撒；我想，你十点钟会到家。至于你父亲，他还没有回来。来吧。”她说，把他拖往别墅。

小个儿的老小姐在前厅尽里露脸：如今她有点伛偻，她步子急促，由于激动，摇晃着头。她走到台阶边上才止步，雅克走到同她一样高时，她朝他伸出木偶一般的手臂，为了要拥抱他，险些失掉平衡。

“录取了？你被录取了？”她咕噜着，仿佛她不停地在嚼着什么东西。

“哎唷，”他欢快地说，“小心，我长了个疖子，痛得厉害。”

“转过身子。上帝保佑！”仿佛这种痛楚在她看来比高师

的考试要好受些，她马上不再盘问雅克考上的事，催促他洗个热水澡，敷上涂软化剂的纱布。

在老小姐的房间里包扎好以后，栅栏处传来了铃声：蒂博先生回来了。

“雅克被录取了！”吉赛尔俯在窗口尖声叫着，而雅克下楼去迎接父亲。

“啊，你回来了？第几名？”蒂博先生问，明显的满意心情一时使他苍白的脸神采飞扬。

“第三名。”

蒂博先生的赞许变得更加露形于色。他没有抬起眼皮，但鼻子的肌肉在颤动，夹鼻眼镜落下来吊在线上，他伸出了手。

“唔，不错。”他嘟哝说，将雅克的手握在自己软乎乎的手中。他迟疑了一下，脸上呈现不自在的神色，咕噜说：“真热！”他把儿子拉过来拥抱。雅克的心怦然乱跳。他想看父亲。蒂博先生已经转过身，迈着急促的步子，走上台阶；他回到自己房间，把祈祷书扔在桌上，走了几步，掏出手帕，慢慢擦拭面孔。

午饭已经摆好。

吉赛尔用一束锦葵装饰了雅克的位子，给家宴带来节日的气氛。她情不自禁地笑开了，心里乐不可支。在两位老人中间，她的少女生活是刻板的；她性情开朗，从不感到痛苦：等待幸福，难道不已经是幸福吗？

蒂博先生搓着手走进来。

“那么，”他打开餐巾，双拳放在餐具两边，“现在不摆停留在这一步。我们不是笨蛋，如果你考入时是第三名，为什

么你勤奋用功，不能毕业时第一名呢？”他半张开一只眼睛，抬起山羊胡子，狡狯地说：“在同届中，难道不应该有个第一名吗？”

雅克用模棱两可的微笑来回答父亲的笑脸。在家里的饭桌上，他常常假装一笑，几乎用不着逼迫自己；有时，他责备自己有这种习惯，看作有损于自尊。

“在名牌学校毕业时第一名，”蒂博先生接着说，“你可以问一下你哥哥，你能一辈子受用不尽；以后你到哪儿都肯定受到尊敬。你哥哥好吗？”

“他大概在午饭后回来。”

要讲给父亲听，沙斯勒先生家出了事的想法，根本没在雅克的脑海里出现。人人在蒂博先生周围都不约而同保持沉默：决不会不小心告诉他任何事，面为不能预见这个非常强壮、非常活跃的胖子，会从无关紧要的消息里得出什么结论，而且他自以为有权通过某种方式，写信或者拜访，进行干涉和把事情复杂化。

“您看到了今天早上的报纸证实我们的维勒博合作社破产了吗？”他问老小姐，虽然他知道她从来不颤报纸。但她却以明确肯定的表示作答。蒂博先生冷漠地笑了一下。随后他保持缄默，直到吃完午饭，好象对谈话不感兴趣似的。他不爱听别人说话，使他日益孤立。他常常整顿饭这样呆着，默然无声，狼吞虎咽丰盛的饭菜，他的斗士一般的胃需要吃这么多，同时他沉思默想。他确实在反复考虑某些棘手的事。他遮人耳目的毫无生气犹如埋伏在一边的蜘蛛那样，他等待着，经过一番思索，能给他带来对某些行政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从来是这样工作的：他好象消极麻木，眼睛半闭半合，只有脑袋

保持惊醒；这个勤勉的人从来不作笔记，不写讲话大纲；一切在他纹丝不动的脑壳下组合，万无一失地刻印下来，而且巨细无遗。

老小姐坐在他对面，一心在用餐。她的手仍然很秀气，小巧，她偷偷用美容剂拌黄瓜汁来保养；她双手交叉放在桌布上。她几乎不再吃东西了。上饭后点心时，给她端来一碗牛奶和一块饼干，她优雅地干啃，因为她有小口啃的习惯。她总是觉得别人吃得太多，死盯着她侄女的碟子。但今天上午，为了祝贺雅克，她否定了自己的原则，吃过饭后点心，她居然提出：

“雅克，你要尝尝我新酿的果酱吗？”

“美味可口，容易消化。”雅克小声说，朝吉赛尔眨巴眼睛；这个从前开惯的玩笑使他俩回忆起一种果酱袋和他们年幼时的开怀大笑。他俩象两个孩子笑得流出了眼泪。

蒂博先生没有听见，和蔼地微笑着。

“可恶的淘气鬼，”老小姐说；“看看果酱酿得多好！”餐具桌上盖了一块纱布，苍蝇飞不进去；上面放了五十来只小缸，装满了红晶晶的果酱，等待揭去缸口那张沾过罗姆酒的罩纸。

餐室有两扇落地窗，开向一个阳台，阳台上摆满了种花的箱子。阳光透过小窗帘，投入一注注眩目的光亮，落在地板上。一只胡蜂在摆满李子的高脚盘的四周嗡嗡叫，整个屋子在晌午的气息抚弄下，好象随着它嗡嗡作响。后来雅克缅怀起这次饭餐，认为是他考上高师能给他带来短暂的快乐的唯一时刻。

吉赛尔激动、幸福，象往常一样沉默寡言，同他交换着眼

风，既毫无目的又有深意的眼风；一听到雅克说话，她的快乐便迸发出来。

“噢，吉丝，你的嘴！”这时老小姐颤声说，她从来忍耐不住吉赛尔嘴张得这么大，嘴唇露出这么多。她已不大数落吉赛尔有点鬈曲的黑发，塌鼻子和金黄的暖色皮肤；这皮肤令她有点不大愿意地回想起吉赛尔的母亲——一个混血儿，韦兹司令官在马达加斯加驻守时娶了她。因此她从不放过机会，要她侄女记得父亲的直系亲属。“我在你这样年龄的时候，”她微笑着说，“我的老祖宗，你知道，我的出身苏格兰人的祖母对我吹毛求疵，老对我唠叨：我的宝贝，给我们来两只小不点的都尔李子。”她一面说活，一面设法在张开的餐巾里拍打胡蜂，不时因为没打着而哈哈笑着。老小姐没有什么烦惰的事：她艰难的经历并没有改变她有传染性的珠玉般的笑声的青春气息。“我的祖母呀，”她继续说，“在图卢兹同部长大人德·维莱尔伯爵* 跳过舞。要在今日，她会很不幸，因为她既不爱大嘴，也不爱大脚。”老小姐的脚小巧玲珑，赛过初生婴儿的脚，她总爱穿方头布鞋，保持脚趾不变形。

下午三点，一家走空，都去参加晚祷了。

只有雅克单独留下，上楼回到自己房里。

他的房间在三楼，这是顶楼，但很宽敞、凉爽，墙上糊了花纸；这儿可以极目远眺，但被两棵栗子树的树顶挡住视野，不过羽状的树叶令人悦目。

* 约瑟夫·维莱尔（1773—1854），复辟时期极端保王派的首领，1822—1827年任议长。

桌上还摊着几本字典，一部语言学讲义：他全都扔到壁橱底下，再回来坐在书桌前。

“我是个孩子还是个成年人呢?”他突然这样寻思，“达尼埃尔……他嘛，是另一码事。我呢，我……我是大是小？”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片混沌，充满财宝的混沌。他向自己的广大无边微笑，目光落在桃花心木的表面，他打扫干净是为了……为了什么？他可不缺少打算。多少个月以来他几乎每天要赶跑干点什么事的意图。“等我录取以后。”他这样想。现在，这个自由骤然展开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他又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花费时间的：不读《两个年轻人的故事》、《炮火》，也不读《吐真言，遭恶报》！

他离开书桌，走了几步，在书架上他摆放的书中翻一翻——从去年以来摆了几本——是为了以后空闲时看的；他在脑子里考虑，哪一本能最先中选。他噘起嘴，两手空空回去躺倒在床上。

“书看够了，议论够了，说够了！”他心里想，“Words! Words! Words!（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 他伸开双臂，不知想抓什么，差点要哭出来。“我已经能够……踏入社会了吗？”他感到压抑地寻思。重新又想：“我还是个孩子吗？或者我是个大人了？”

强烈的愿望使他内心翻腾不已，他抑郁寡欢，不敢说什么命运等待着他。

“踏入社会，”他重复说，“行动。”

他加上一句：“恋爱。”然后闭上眼睛。

---

*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一小时后，他站起身来。他睡着了乱做梦？他艰难地扭着头，他的脖颈有点酸痛。无缘无故的烦恼和过度用力引起的衰弱妨碍他产生任何行动的意念，使他的思绪黯淡阴沉。他扫视一遍房间。整整两个月要闷呆在这幢房子里？然而他感到有个神秘的命运今年把他带到这里，他会将困苦郁闷带到各处。

他走近窗口，手肘倚在窗上；他的忧愁陡地飘然远去：吉赛尔的连衣裙在栗子树的低桠杈中间形成一个白点。挨近她，他便感到马上重新有了年轻和生活的乐趣！

他想吓她一跳。她竖起耳朵，抑或她看书时并不专心致志，因为她听出雅克的脚步声在她身后响起，便迅速回过身来：

“没吓成！”

“你在看什么？”

她不予理会，双臂交叉，把书抱紧在胸前。他俩带着有意作弄的神情对峙着：

“一、二、三……”

他掀翻扶手椅，把年轻姑娘摔在草地上。她死抓住书，他不得不费了好长工夫同这个灵活温热的身体搏斗，才夺过这本书。

“《小萨瓦人》，第一卷。天嘛！有好几本，这是其中一本吗？”

“有三本。”

“祝贺你。很动人吗？”

她笑着：

“我还没有念完第一卷呢。”

“你为什么看这样的东西？”

"我随便看看。"

（"吉丝不太爱看书。"老小姐试过几回以后，这样断定。）

"我来借给他几本书。"雅克说，他喜欢怂恿别人不服从和反抗。

吉赛尔的模样不在听他说话。

"你别马上走。"她躺在草地上哀求说，"坐在我的扶手椅上吧。要么就坐在这里。"

他躺在她身旁。烈日直射在别墅上，别墅矗立在离他们五十米的地方，在一片沙地的中央，周围点缀着种在箱子里的桔子树；但在树下，草地仍然阴凉。

"那么，你自由了，雅克？完全自由了？"她摆出轻快的神情，可是一点儿不自然，她问："你要做什么？"她转向他，嘴唇半张半闭。

"怎么？"

"是的。你要到哪儿去？眼下你有两个月的自由啦？"

"哪儿也不去。"

"什么？你仍然跟我们呆在一起？"她对他抬起眼睛，象狗眼一样，圆睁着，闪闪发光。

"是的。十号我要去随兰纳为一个朋友张罗结婚。"

"以后呢？"

"我不知道。"他扭转头去，"所有假期我都想呆在别墅区。"

"当真？"她轻声说，俯过身去想看到雅克的目光。

他微笑着，很高兴能使她这样喜悦；看到能在这个天真温柔、他象对一个妹妹那样喜欢的姑娘身边度过两个月，他几乎不

再感到苦闷；她远胜过一个妹妹。他没有想到他的到来照亮了这个女孩子的生活，她好象从不希望别的人来，他多么感谢她发现自己要留下来，他握住她搁在草地上的手，轻轻抚摸。

"你的皮肤很细腻，吉丝。你也搽黄瓜汁香脂吗？"

她笑了起来，只一滑便挨近他，这个动作使雅克看到她身段多么柔软。她具有幼兽那种欢快的自然的肉感，她咯咯的笑声不会令人想到孩子疯疯癫癫的笑，而酷似情侣的嘻笑声。但她处女的心灵自由自在地盘桓在这个胖墩墩的身体里，尽管她已有千百种愿望，他为此激动得哆嗦，而她捉摸不出究竟属于哪一种激动。

"姑姑还不让我参加今年的网球俱乐部。"她说，扮了个鬼脸，"你呢，你去俱乐部吗？"

"当然不去。"

"你骑自行车兜风吗？"

"这个，兴许会。"

"多幸福啊！"她叫道。她的目光看来总能看到出人意外的东西。"你知道，姑姑答应让我同你一起出去。你愿意吗？"

他注视了一会儿她晶莹的忧郁的眸子：

"你的眼睛很漂亮，吉丝。"

他注意到骤然而起的惶乱使她的眼珠加深了颜色。她微笑着扭过头去。这种在她身上乍一看令人注目的快乐和爱欢笑的性情，不仅从目光的闪烁中，而且从非常灵活的两个酒靥的变化中表现出来；酒靥总显现在嘴角旁边，但它的光彩扩展到圆圆的脸颊上，圆圆的鼻尖上，圆圆的淘气的下巴尖儿上，整个胖乎乎、焕发着健康气息和好脾气的面孔上。

由于他不回答她的问话，她不安起来：

“你可愿意，说呀？”

“愿意什么？”

“带我到森林去，或者到马尔利* 去，象去年夏天那样？”

她看到他露出微笑表示同意时欣喜若狂，她滚过去拥抱他。随后，他俩并排仰面朝天躺着，目光搜索着枝叶繁茂的深处。

可以听到喷水的吱吱声、池子周围雨蛙的鸣叫，还有不时沿着花园的栅栏的漫步者的话语声。太阳整日烤黄了矮牵牛花发黏的花萼，浓郁的花香从阳台的花圃飘散出来，充溢着炎热的空中。

“你真逗，雅克。你总在沉思！你在想什么呢？”

他支起一只手肘，盯住吉丝，看到她嘴唇半闭半合，有点潮润，皱皱巴巴的。

“我想，你的牙齿很漂亮。”

她没有红脸，但耸耸肩：

“不，我是认真说的。”她用孩子的声调说。

他笑了起来。

一只闪烁紫光的熊蜂在他们周围转悠，象羊毛缨子撞在雅克的脸上，然后看准地面，带着脱粒机的响声钻进草地的一个小洞里。

“我还想，这熊蜂活脱脱象你，吉丝。”

“象我？”

“是的。”

“为什么？”

---

* 靠近凡尔赛的小城和公园。

“我说不出所以然，”他又仰而躺下，“它圆圆的，黑黑的，象你。甚至它的嗡嗡声也有点象你的笑声。”

这个看法是庄重地说出来的，看来使吉赛尔陷入了深思中。

他俩都默不作声。在金褐色的草坪上，投影倾斜地拉长了。阳光照射到吉赛尔的脸上，她禁不住又一次笑出声来，金色的草茎抚弄着她的面颊，透过睫毛扎着她的眼睛，弄得她好不痒痒。

待到栅栏的铃声宣告昂图瓦纳到来，雅克看到他哥哥出现在小径尽头，他才决计站起来，仿佛他已预先想过自己要做的事，便朝他奔去：

“你今晚还要走？”

“是的。十点二十分。”

雅克的注意力又一次被吸引过去，不是被昂图瓦纳疲乏的脸容所吸引，而是被他的脸焕发的光彩所吸引；这光彩使他具有不寻常的近乎好斗的神态。

雅克压低嗓音：

“晚饭后你愿意同我一起上丰塔南太太家去吗？”他感到哥哥迟疑不决，便不再看哥哥，急忙补上一句：“我一定得拜访她家一次，明儿我一个人去太尴尬。”

“达尼埃尔在家吗？”

雅克明明知道不在。

“当然在。”他说。

他俩看到蒂博先生手里拿着一张打开的报纸，出现在客厅的一个窗口前，便住了声。

"啊，你来了。"蒂博先生对昂图瓦纳大声说，"我很高兴你能回来。"他总是客气地对昂图瓦纳说话，"你们呆在外边吧，我来找你们。"

"那么，一言为定？"雅克轻声说，"晚饭后我们推说要散步？"

蒂博先生从来没有提及他以前对雅克的禁令：同丰塔南家不得有任何联系。出于谨慎，这个犯忌的名字从未在蒂博先生图前提及。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禁令早就违反了？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父亲的尊严在他身上达到盲目的程度，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儿子会这样经常不服从他的意志。

"他被录取了！"蒂博先生步子沉重地走下台阶说，"我们总算不用为他的将来操心了。"他加上一句："吃晚饭前我们在草坪上转一圈。"为了解释这个不符合习惯的建议，他明白地说："我要跟你们两个谈谈。但首先，"他问昂图瓦纳，"你看过晚报吗？对韦勒博的破产怎么说的？你没有看这个新闻吗？"

"您的工人合作社吗？"

"是的，亲爱的。彻底破产，而且有丑闻。存在时间不算长。"他干笑了一下，很象咳嗽。

"就象她把嘴唇送过来。"昂图瓦纳这样想。他重又看到那个餐厅，拉雪尔坐在他对面，如同在舞台上那样，齐地面的窗户从下面照亮了她。"当我向她提议来个烤杂肉时，她为什么笑得这样古怪？"

他竭力使自己对父亲的话发生兴趣。他很惊讶，蒂博先生这样轻易就接受宣告"破产"：因为这位慈善家属于给维勒博的钮扣工人提供资金的一个协会，上一次罢工以后，工人们为

了证明他们可以不需要老板，想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

蒂博先生已经高谈阔论起来：

“依我看，这不是为正经的事业白花钱。我们起过很好的作用：我们严肃考虑工人阶级的乌托邦设想，是我们最先用我们的资本帮助他们。结果呢，不到一年半就破产。看来必须承认，在工人代表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中介人。你很熟悉他，就是费斯姆，他一直在克卢伊！”

雅克一声不吭。

“所有的工人领袖都写信向我们要津贴，他就靠了这些信控制了这些善良的信徒。是的，这些信是在罢工最困难的时刻写的。没有一个人敢发牢骚。”他又发出一声表示满意的咳嗽。“但我想问问你们的不是这件事。”他继续说，一面往前走。

他笨拙地走着，很快就气喘咻咻，在沙地上拖着脚步，身体前倾，背着双手，礼服解开，荡在两边。他的两个儿子默默地前簇后拥着他。雅克想起一个他不知在哪儿读到的句子：“我遇到两个人，一个年老，另一个年轻，他们并排默默无言地走着，我知道这是父亲和儿子。”

“是这样，”蒂博先生说，“我给你们设想了一个计划，我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他的嗓音有点忧郁，然而恳切，这在他是不常见的。“孩子们，你们看，等到你们活到我的年龄，不管怎样，会扪心自问做过的事的意义。我知道——韦卡尔神甫总是这样对我说——一切用得恰到好处的力量会殊途同归，互为补充。想到一个人毕生的一切努力可能会淹没在一代人默默无闻的冲积层中，岂不难受？对一个父亲来说，希望他的孩子们至少记得起他，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哪怕是作为例子来引用？”他叹了一口气，“说心里话，我一直想着你们，更甚于

想我自己。我寻思，在将来，你们作为我的儿子，不跟法国蒂博家族的人混同会是愉快的事。我们不是有两个世纪将到法律正式证明的平民历史吗？这不可小看。我这方面有意识尽我的手段增加这份可观的财产；我有权利——这是我的报偿——希望人们了解你们的出身，希望你们沿用我的全名，香火不断地传给有我的血缘的子孙。司法部早已预见到类似的愿望。几个月来，我已经完成各种必要的手续，改变你们的身份证；不久我就有几张证件要你们两个签署。我看，一回到城里，——最迟在圣诞节左右——你们就合法地有权不姓蒂博，光蒂博两个字，而姓奥斯卡—蒂博，当中带一小横：昂图瓦纳·奥斯卡—蒂博大夫。”他合起双手搓起来，“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事。用不着谢我。咱们不提这事了。去吃晚饭吧：小姐在招呼我们呢。”他象子孙满堂的老人那样，胳臂分放在两个儿子的肩上：“另外，一旦这种荣誉称号对你们的职业有所裨益，那就太好了，孩子们。一个从未向世俗权力要求过什么的人，让他的后代能享受他获得的尊荣，说实话，这难道不对吗？”

他的嗓音在颤抖。为了掩饰激动，他猛地离开他们三人步入的小径，独自加快步子，穿过草坪，跌跌撞撞地回到别墅。昂图瓦纳和雅克在记忆中从未见过他这样激动。

“怎么想将出这样的好事！”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他兴高采烈。

“别说了！”雅克说，他觉得他哥哥象用肮脏的手去触摸他的心。雅克谈到蒂博先生时很少不带着某种尊敬，他避免评论父亲：当他的理智——往往不知不觉地——反对他的父亲时，他感到十分难过。但今天傍晚，他想到需要传宗接代不禁忧心忡忡，痛苦异常：他虽然只有二十岁，不能不一想到死就

骤然衰弱无力。

“我干吗把昂图瓦纳拖到那里去呢？”一个小时以后，雅克这样寻思，他跟他哥哥沿着两旁种植了上百年的菩提树的翠绿的林荫道走去，这条道从宫堡一直通往森林。他的脖颈很痛：老小姐坚持要昂图瓦纳看看这个疖子，而昂图瓦纳认为有必要开一刀，尽管病人反对，他倒不在乎包扎着脖颈出门。

昂图瓦纳虽然疲乏，但话语照照不绝，他只惦记着拉雪尔；昨天这个时候，他还不认识她，如今，她时时刻刻占据了他的生活。

他的激动，与雅克度过了这平静的一天，尤其在这样的时刻漫步在这条路上，要去拜访时的心情适成对照；这次拜访在雅克身上唤起了一种变幻莫照的激动，有时很象某种希望。他走在昂图瓦纳身旁，心里很不舒展，疑虑重重；今天傍晚他感到对哥哥有一种本能的防范心理，用言语无法表达，但使他噤若寒蝉，即使他们的谈话象平素一样友好。事实上，他俩说出的话语和露出的微笑有如两个对手铲土，在自己的阵地上垒起防御工事那样。他俩不是不知道这种局面。骨肉之情在他俩身上引起一种敏感，他俩之间再也隐瞒不了任何重要的事情。昂图瓦纳用普通的音调赞美一棵晚开花的菩提树的香味——这使他心里想起拉雪尔香喷喷的长发——雅克即令不明真情，这音调却几乎象一席私房话，使他明白了许多东西。当昂图瓦纳心烦意乱，抓住他的胳臂，拖着他快走，对他讲起自己离奇的想法和随之而来的幻念时，他并不吃惊。昂图瓦纳的嗓音、笑声、成年人的态度、两他平时作为兄长的矜持态度恰成对照的某些粗俗的细节，这一切在雅克身上引起一种新的不快感受。雅克

表现得十分持重，微笑着点头赞许，但他心里不舒服。他责怪哥哥引起他这种难受的感觉。他不能原谅昂图瓦纳使他产生这种责备兄长的心理。昂图瓦纳越是让他窥见自己十二小时以来所处的沉醉状态，雅克越是龟缩起来，以高微的态度去抵挡，感到心里萌生出一种变得纯粹的渴望。昂图瓦纳谈论他度过的下午时，口口声声说是“爱情的一天”，雅克不禁一惊，他反驳说：

“啊，不，昂图瓦纳，不！爱情不是这样的！”

昂图瓦纳自负地微笑着，但毕竟吃了一惊，沉默不语了。

丰塔南家在公园的尽头，森林边沿处拥有一幢紧靠旧城墙的老屋，是丰塔南太太从她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产业。一条大路两旁种着洋槐，人迹罕至，杂草丛生；进口的小门通过这条路连着林荫道；小门开在花园的围墙当中。

他俩跨进门口时，夜幕已经降临。一只小铃叮铃铃地响，可以听到院子里的另一头贞妮那头母狗皮斯的吠声。饭后他们一家呆在屋子的另一头，这片地有两棵法国梧桐遮荫，平台下面直上直下是昔日的界沟。两兄弟要绕过一辆汽车，一动不动的车身挡住了小径。

“他们家有客人。”雅克低声说，突然后悔跑这一趟。

可是，丰塔南太太已经迎上前来。

“我早就猜到了！”她一认出他们兄弟俩，便大声说。她迈着欢快的小步跑过来，双手张开，脸上露出欢迎的微笑。“今儿早上，我们打开达尼埃尔的电报时，心里真是高兴！”（雅克一动不动）。“但我早就料到您会被录取的，”她继续说，严肃地瞧着雅克，“六月里那个星期天，您跟着达尼埃尔

来我家，我就有预感。我的好达尼埃尔！他该多么高兴、多么骄微呀！贞妮也非常高兴！”

“达尼埃尔今晚不在家吗？”昂图瓦纳问。

他们来到围成一圈的扶手椅旁边。老远就听得见热烈的谈话声。雅克马上在一片讲话声中听出一个发颤的沙哑的特别嗓音：贞妮的嗓音。她坐在表姐尼科尔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旁边；昂图瓦纳惊异地朝他走去，这是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以前在内克尔医院的同事。两人热烈地握手。

“你们相识？”丰塔南太太高兴地说，“昂图瓦纳和雅克·蒂博两兄弟是达尼埃尔的老朋友，”她对埃凯大夫解释说，“您愿意他们知道真情吗？”然后回过身来对着昂图瓦纳：“我的小尼科尔会让我向你们宣布她的订婚，对不，亲爱的？这还不是正式订婚，不过，你们瞧，尼科尔已经把未婚夫带到她姨母家，只要看看他们就能猜出他俩的秘密！”

贞妮没有迎接两兄弟；她等待他们走到面前才站起来，同他们冷冷地握了握手。

“我的小尼科，你过来，我给你看我的鸽子，”她对尼科尔说，而不等大家重新坐下，“我有八只小鸽子……”

“……还在喂食吗？”雅克迸出一句，音调有点放肆，然而只是不够客气和失礼。他立即感觉到了，于是闭紧了嘴。

贞妮好象听而不闻。

“……开始会飞。”她说完这句话。

“可是它们现在睡觉了。”丰塔南太太想留住她，插嘴说。

“这就更是理由了，妈妈。在白天，不能挨近它们。您和我们一起来吗，费利克斯？”埃凯大夫已经跟昂图瓦纳攀谈起

来，却赶紧追上那两个姑娘。

“这是一对快活的小夫妻。”丰塔南太太等到未婚夫妇走远，俯身对昂图瓦纳和雅克亲切地说，“我可怜的尼科尔，她没有财产，却打定主意不倚靠别人。三年来，她当护士谋生。现在你们瞧，她得到了好报应！埃凯大夫在他的一个女病人的枕边与她萍水相逢，觉得她聪明、忠实、敢于面对生活，便爱上了她。瞧！这不是美满良缘吗？”

她质朴地在回味这段故事的浪漫情调，里面惟有崇高的感情，美德占了上风；她的脸因充满信念面光彩奕奕。她喜欢对昂图瓦纳说话，声调友好，仿佛预见到他们之间观点永远一致。她喜欢他的脑门、他深邃的目光，从未想到她比他大十六岁，她差不多能生出同他一样岁数的儿子。他让她高兴，肯定费利克斯·埃凯是分外有才的外科医生，前途无量。

雅克不参加谈话。“还在喂食吧！”他发狂地反复想。他来到这里以后，一切都使他冲动，包括丰塔南太太和蔼的脸。他忍受不了她的祝贺，扭过身去，生怕她会奖励他考上——他倒细心，给她发了电报。“贞妮至少免了对我恭维。”他注意到这一点，“她是否意识到我对考上施超然态度？不。纯粹是无动于衷。我的超然……还在喂食吧！……笨蛋！……不过，她知道高师学生的地位吗？我的前途关她什么事呢？她仅仅向我问好。我呢……我为什么做出这种蠢事？”他脸红了，又咬紧牙关，“她一面向我问好，一面继续听她表姐说话。她的眼睛……难以捉摸。整个脸庞还是个女孩子，但眼睛……”疖子不时阵阵刺痛，使他回到刚才的情景中来；是老小姐和吉丝硬要他包扎的，这包扎比疖子更叫他难受！他的外表一定很难看……

昂图瓦纳微笑着交谈，没去理雅克。

“……从道德观点来看……”他说。

“昂图瓦纳在说话，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雅克心里想。突然，他哥哥这种庸俗的和蔼态度，这个“道德观点”，尤其是在昂图瓦纳刚对他作过淫邪的私下的交谈，这一切就象不可原谅的伪善一样触怒了他。啊，他们俩多么不同啊！雅克一下子走到极端，再也看不到他哥哥和他之间有任何相同之处。是的，他们迟早要分道扬镳，这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们这两股力量合不到一块，而是互相排斥！于是，一股愁苦之情袭上心来，想到五年的和睦生活不足以使他俩预防这固有的不合，不能阻止他俩互相变成外人，甚至变成仇敌！他差点要站起来，随便找个借口走开。在夜里穿过森林到处游荡！世上只有一个人会对他微笑：这就是吉丝。他心甘情愿放弃昨天的录取，马上回到草坪她的身边，挨近她的脸和眼睛——袒露无遗的眼睛——她会大声说：“你愿意吗，说呀？”她在笑，象斑鸠那样笑！贞妮，他想不起听到过她笑，连她的微笑都有一种幻想破灭的神态！“我怎么啦？”他心里想，竭力镇静下来。但这种思家的心情有一种怨恨的味道，使他一古脑儿地憎恨一切：丰塔南太太的话，昂图瓦纳的污言秽语，他自己乏味的青春，人们，一切，还有贞妮，她好象舒适地生活在永远平庸无奇之中；思家的心情压过了他的意志！

“您假期里打算干什么，雅克？”丰塔南太太问道，“您大概会劝达尼埃尔离开巴黎几星期：两个人结伴旅行，这会很有趣，很有益！”（她因为不能清晰地看到她寄希望于儿子的辉煌前途而有点黯然神伤；她不想耽误儿子的前途，有时对他所过的生活感到不安，他的生活太自由，太缺乏规律——她不

敢说荒唐。）

待她知道雅克整个夏天想呆在别墅区时：

“我多么高兴啊！我希望您能吸引住一点达尼埃尔；他从不过假期，末了会搞垮身体……贞妮！”她对跟客人们一起回来的年轻姑娘说，“好消息：雅克整个夏天是我们家的客人！这就能打几场精采的网球赛，我想？……贞妮今年入了迷，天天早上到俱乐部去。眼下这儿有一个顶呱呱的网球俱乐部，”她向埃凯大夫解释，他过来坐在她身边，“都是快活的年轻人，每天早上在那儿相会；网球场很出色，组织比赛，争夺冠军……这些事我不太懂，”她笑着承认，“但看来很热闹。他们总是抱怨缺少年轻人！您一直参加俱乐部吗，雅克？”

“是的，太太。”

“好极了！……尼科尔，今年夏天你跟未婚夫一定得来，在我们家过上一个礼拜。对吗，贞妮？我肯定埃凯大夫也是个出色的网球手？”

雅克转身对着埃凯。客厅的灯通过打开的窗洞，照亮了年轻的外科医生严肃的长脸，栗色的短胡子，已经花白的两鬓。他恐怕比尼科尔大十几岁。他的夹鼻眼镜的玻璃片反光跳荡不停，使人看不清他的目光，但他深思熟虑的态度给人好感。“是的，”雅克心里想，“我呀，我是个孩子；这才是个男人。一个能让人爱的男人。面我……”

昂图瓦纳已站起身来，他感到疲乏，不想误了火车。雅克恼火地瞥了他一眼。他在几分钟之前就想托词告辞，他举棋不定，是否这样结束晚会；然而，他得陪伴他的弟弟。

他走近贞妮：

“今年您在俱乐部同谁打球？”

她瞅了瞅他，细眉略微皱紧。

“看到谁就同谁打球。”她回答。

“卡赞两兄弟、福凯、佩里戈家那一伙？”

“当然。”

“他们总是一样的有才能吗？”

“您想怎样？不是人人都上过高师。”

“话说回来，或许必须是个傻瓜才能打好网球。”

“可能。”她傲慢地抬起头来，“您应该比别人更了解这一点；您从前是个出色的网球手。”然后打断话头，转向她的表姐：“你还不走吧，小尼科？”

“你问费利克斯吧。”

“要问费利克斯什么？”埃凯凑到姑娘们这边说。

“这个女孩子脸色红润，”昂图瓦纳心想，盯住尼科尔，“可是，跟拉霄尔比起来……”他的心募地膨胀起来。

“那末，雅克，不久能再见到您吧？”丰塔南太太说，“你明天去打球吗，贞妮？”

“我不知道，妈妈；我不想去。”

“如果明天不行，你们找一个早上相会吧。”丰塔南太太缓和地说。不管昂图瓦纳推拒，她还是将两兄弟送到花园的小门口。

“说实话，亲爱的，你对待你的朋友不大客气！”蒂博两兄弟一走开，尼科尔就大声说。

“首先，这不是我的朋友。”年轻姑娘反驳说。

“蒂博，我跟他一起工作过，”埃凯插进来说，“是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已经很受重视：他的兄弟，我不知道，不

过，”他加了一句，——他的灰眼珠在夹鼻眼镜下射出狡狯的闪光，因为他听到了雅克和贞妮短暂的对话——“很少有个傻瓜一下子就被高师录取，而且名列前茅……”

贞妮的脸绯红了。尼科尔赶紧插进来。她长期在表妹身边生活过，十分了解贞妮性格中的某些怪僻：她性情胆怯，却又不断同骄傲斗争，有时便变得过分易怒。

“可怜的他脖子上长了个疖子，”她心软地指出，“这使他动作不灵便。”

贞妮一声不吭。埃凯不再说什么，他转过身来对着未婚妻：

“尼科尔，我们该准备走了。”他说，口气是一个惯于准确地安排生活的男人所使用的。

丰塔南太太回来结束了这场口角。

贞妮陪伴表姐到放她大衣的房间里；沉默了好长时间，她喃喃地说：

“我这个夏天准定糟塌了。”

尼科尔坐在镜子前，专心一意地整理头发，要讨她的未婚夫喜欢；她觉得自己漂亮，寻思他低声对姨母说些什么，想着坐在年轻医生的汽车里，穿过寂静的黑夜回家的路程；她不大注意贞妮的沮丧心情。但她看到她的朋友气鼓鼓的表情后，不由得笑了：

“你真是孩子！”她说。

她没看到贞妮睃了她一眼。

汽车的喇叭声传了过来。尼科尔快活地扭转身，带着她身上非常诱人的温柔、天真和优雅的混合表情，扑到表妹身上，想搂住表妹的腰。但贞妮发出一声不情愿的叫喊，闪到一边。

她不能忍受别人接触她；她从来不想学跳舞，接触到别人的手臂她心里忍受不了；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有天下午她在卢森堡公园扭伤了脚，别人不得不扶她上车，但她宁愿拖着受伤的脚登上楼梯，而不愿门房抱起她上楼。

“你怕痒痒！”尼科尔说。然后带着明亮的目光暗示她俩在晚饭前玫瑰丛的小径中单独度过的时刻：“我很高兴能跟你谈心，亲爱的。有好几天我幸福得喘不过气来。你看，跟你在一起，我总是坦诚相见的。同你一起我就处在真实的我之中。亲爱的，我多么希望你不久也……”

花园在汽车灯的园耀下，变幻成仙境和舞台一般。埃凯打开引擎盖，以外科医生准确的动作捏紧火花塞。尼科尔想把大衣折着放在膝盖上，但她的未婚夫硬要她穿上。他待她有点象对小姑娘，要看管着她。兴许他待所有的女人都象对孩子那样？但尼科尔服从了，她的心甘情愿令贞妮吃惊，使她对这对未婚夫妇产生了一种反感。“不，”她摇着小小的脑门寻思，“这种幸福……我不要。”

她的目光长久地在树丛里追踪闪射在汽车前面的黑暗中的那道光带。她倚在花园的围墙上，抱紧母狗，感到愁肠郁结，无名的怨恨和无目标的希望，她抬头仰望满天繁星，有好半晌但愿未饱尝人生经历之前就遁入黄泉。

六

吉赛尔纳闷，这几天为什么白天这样短暂，夏日这样灿

烂，为什么每天早晨她在敞开的窗前梳妆，禁不住要哨歌，对一切所见到的东西微笑：镜子、澄澈的天空、花园、她在窗沿上浇灌的香豌豆、平台上的桔子树，她觉得桔子树修剪成球形，象刺猬一样，能抵御阳光。

蒂博先生在拉菲特别墅区住不到两三天，就要返回巴黎一天去料理事务。他不在时，别墅里的气氛就轻松得多。吃饭时好象游戏一样：雅克和吉丝又象孩子那样无端疯笑起来。老小姐也格外轻松，从配膳室走到存衣室，从厨房走到晾衣间，哼起过时的赞美歌，很象纳多* 的歌曲。这几天，雅克感到舒展，精神活跃，充满矛盾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沉醉在自己的爱好中，下午在花园的角落里度过，坐下，站起来，记点什么。吉赛尔也想好好利用时间，坐在楼梯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雅克在树底下走来走去；她沉湎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这是老小姐在雅克的坚持下才允许她阅读的，作为她娓高英语的一个机会，她高兴得哭了，因为她一开始就猜出皮普把可怜的比蒂遗弃给残忍的怪僻的爱丝特尔小姐。

雅克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要到杜兰纳参加巴坦库的婚礼，他不能推脱做证婚人，因此不得不暂时离开，这就使甜蜜的生活中断了。

他回到别墅区的第二天，睡不安稳，很早就醒了，他正在小心刮脸，看到脸色没有一丝红润，长疖子的地方只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疤痕，想到要重新开始单调的生活，他非常泄气，便不再打扮，发狂地斜扑在床上。“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想。

* 纳多（1820—1893）。法国小曲作曲家。

难道他喜欢过假期吗？他霍地跳下床来。“我应该锻炼一下。”他心想，那种理智的态度与动作的狂热恰成对服。他在大柜里挑了一件开领衬衫，看看鞋子、网球拍是否结实；过了一会儿，他已经骑上自行车，为了尽快来到俱乐部。

有两个网球场已经有人。贞妮在打球。她好象没注意雅克的到来，他没有急着过去向她问好。重新编组以后，他俩分在同一局里，先是对手，然后两人合作。他俩势均力敌。

他俩一下子恢复了过去那种友好的随便语气。雅克很服顾贞妮，但总是婆婆妈妈的，甚至很伤人面子，他嘲笑她的失误，带着明显的高兴给她不客气地指出来。贞妮也针锋相对，以她通常没有的执著嗓音回敬他。她本来很容易回避这样一个不友好的合作者；但她看来不想把他挤走；相反，她执拗地要比个高下。别的打球的人逐渐分手去吃午饭，她却用没有泄气的声调叫住雅克：

“我来跟你单打四局！”

她精神抖擞，敢打敢拼，直落四局。

胜利使她变得宽容大度：

“这不算数，您没有训练。过几天您可以很复。”

她的嗓音恢复了惯有的沙哑声调。“我们俩都是孩子。”雅克思忖。他很高兴同她共有一样的弱点。这仿佛是一线希望之光。他想到自己对贞妮的态度，不觉羞愧；但他考虑该采取什么态度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分寸；跟她而对而时，他怎么也自然不了；他渴望呆在一起的没有第二个人了。

等到他俩推着自行车一起走出俱乐部时，刚好敲响正午。

“再见，”她说，“您先走。我觉得太热，担心骑车会中暑。”

他不吭声，继续在她旁边走着。

贞妮不喜欢别人这样强加于她；她不能如愿地摆脱她的同伴感到很不耐烦。雅克没有觉察到；他在想从第二天起要来打球，正在寻找一句话来解释早先没有料到的这样缠着她不放。

“现在我从杜兰纳回来了。”他尴尬地开始说。他已经改变揶揄的口吻。（可是，去年她已经注意到，他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就几乎不再嘲弄她。）

“您去过杜兰纳？”她问，想说点什么。

“是的。一个朋友的婚礼。您认识他：我是在您的家遇到他的：巴坦库。”

“西蒙·德·巴坦库？”她好象在竭力回忆，然后断然地说：“我不喜欢他。”

“唷！为什么？”

她忍受不了这样的提问。

“您太严厉了，这是个可爱的小伙子。”雅克见她没有回答，便接着说。但他改变了主意：“不，说到底，您是对的：他很平庸。”她点头赞同，他不胜欢喜。

“我不知道您同他有联系。”她说。

“对不起。是他同我联系的。”他微笑着纠正说，“事情发生在一天晚上，我们回来的路上，我记不清是到哪儿去了。时间很晚。达尼埃尔先走了。于是巴坦库二话没说，把我当作知己。他给我叙述了他的生平，就象人们把财产交托给银行家，对他说：您来照管我的事务吧，我信赖您。”

她有点好奇地听他说话，一时不再考虑摆脱他。

“别人常常把您当作知己吗？”她问。

“不。为什么？……也许是的。”他微笑着，“是的，说实

话，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他满不在乎地加上一句："这使您惊讶吗？”

他激动地听见她用明智的声调回答：

“不，完全不感到惊讶。”

一阵阵热风把一路上的花园的气息吹拂到他们脸上：湿润的沃土的芬芳，烈日下花朵发出的幽香，还有印度石竹花和天芥菜的香味。雅克沉默不语。是她追问他：

“从说知心话一步步发展下去，您给他证婚？”

“噢，不，正相反。我竭力阻止这门愚蠢的婚事。一个比他大十四岁的寡妇，而且她有一个孩子！巴坦库的双亲跟儿子闹翻了。但他已身不由己。”他补上一句，想起他谈到自己的朋友时，曾经很妙地使用过迷住了这个词："巴坦库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她漂亮吗？”她问，没注意用词的强烈。

他沉吟不语，她抿紧嘴唇，加了一句：

“我没想到给您提了一个使您如此尴尬的问题！”

他仍然沉吟不语，随后板着脸说：

“我不能说她漂亮。她很厉害。我找不到别的词。”停了片刻，他叫了起来："人是多么好奇啊！”他抬眼去望贞妮，看到她一副愕然的样子。“当真，”他又说，“人人都这样好奇！包括那些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您注意到吗，谈起别人也认识的人时，谁都会忽略那么多有意义的、能说明问题的东西？因此，人们相互了解很差。”

他又瞅了瞅她，感到她在聆听自己讲话，她心里在反复回味他所说的事。他在贞妮面前始终抱有的不信任感骤然让位于不胜喜悦的心情；他想进一步抓住她不常有的注意力，感动这

个姑娘，讲给她听某些他还记得的宗教仪式的细节。

“我讲到哪儿啦？”他有点迷糊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根据自己知道的这个女人的一点点情况，写出她的生平！据说她开始先在商场做售货员。这个女人坚持不懈往上爬，”他在重复自己在一个笔记本里写下的句子，“于连·索黑尔的一个姐妹。您喜欢《红与黑》吗？”

“不，根本不喜欢。”

“喔？”他说，“是的，我明白您想说什么。”他沉吟了一下，露出笑容，“不过，我们开始有点离题了，我说个没完没了。至少我没有滥用您的时间吧？”

为了不致显得太窘，她糊里糊涂说出一句：

“不，我们在十二点半吃饭，因为达尼埃尔的关系。”

“达尼埃尔在家？”

她被逼到撒谎：

“他说过，他可能回来。”她红着脸说，“您呢？”

“我没有急事，我父亲在巴黎。我们走树荫这一边，好吗？……我要告诉您的只是婚礼后的宴席。噢，这没有什么，但毕竟令人难以忍受，我向您担保。瞧，首先，背景是一座古堡，古皮约建造的圆塔楼。古皮约是她的前夫，一个异乎寻常的老头，以前做过服饰店伙计，在商场里显现了才能，死时家产有好几百万，在外省的所有城市都设立了‘二十世纪商场’。您准保见过的。因为这个寡妇，顺便说说，富甲王侯。我从未见过她。怎么给您描绘她呢？一个瘦削、灵活、太风流的女人；头不太悦目，侧面值得自豪；眸子灰中带褐色，有点混浊，犹如鼹鼠的灰不溜秋的眼睛，象死水一滩。您见过这样的眼睛。宠坏的孩子的举止；举止明显地比她的脸年轻，她高声说话，

笑声不断；有时——我不知怎么向您解释这一点——她的灰眸子沿着睫毛，在眼皮之间乱转；于是，突然之间，她所散布的自己的幼稚行为便具有了令人不安的含义，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守寡以后的传闻，说她慢慢毒死古皮约。”

“她真叫我害怕。”贞妮说，一面不断抗拒着稚克在她身上产生的吸引力。他感觉到了，非常愉快兴奋。

“是的，确实如此，”他重复说，“一个使人有点害怕的女人。我回想起来，在入席时我也完全有这样的感觉；我瞅着她，她站在摆满白花的桌前，脸容严肃……”

“她穿一身白吗？”

“差不离；不完全是新娘礼服：是一件上花园时穿的连衣裙，十分起眼，乳白色的。午餐分开一张张小桌。她邀请大家上她那张桌去，也不在乎位子多少，横七竖八的。巴坦库坐在她身边，神情激动，对她说：‘您瞧，您把一切都搅乱了。’他俩交换了一个眼色……啊！多么古怪的眼色！我觉得他们之间已不存在青春、热烈的气息，只有已经逝去的生活。”

“或许，”贞妮心里想，“或许他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反常，那样干巴巴，那样……”这时，她发现自己早就知道稚克敏感和善良。她感到心旌摇摇，一面听着雅克叙述，一面情不自禁地就便记住能进一步证明她对他刚作出的好评的各种表现。

“西蒙要我坐在他的左边。”他继续说，“在他的朋友当中，我是唯一在座的。达尼埃尔答应过要来：但他不见踪影。没有一个巴坦库家的亲属，甚至没有一个西蒙嫡亲的堂表兄弟，他们在一起长大，他始终不渝地信赖的堂表兄弟。可怜的家伙使人同情。他的性情敏感，相当细腻；我向您担保，我知道他有一些很好的品质。他环视周围的人：都是素不相识的。

他想念他的父母。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会对我这样严厉。他们一定很恨我！’又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别写信，连电报也别打！对他们来说，我不再存在了。你说呢？’我不知回答他什么好。他赶紧补上一句：‘噢！我不是为自己辩解，我呀，我不在乎。这是为了安娜。’正好这当儿可怕的安娜拆开一封刚送来的电报。巴坦库脸色变得煞白。但电报是给她的，一个女友的祝贺。于是他支持不住：虽然所有的人都瞧着他，安娜神色坚决，冷冷的目光监视着他，他还是哭了起来。她非常恼火。他意识到了。他当然坐在她旁边。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臂上，象个孩子那样小声对她说：‘请您原谅。’真是不堪入耳。她纹丝不动。于是——这比看到他哭泣更加令人心酸——他开始兴奋地说起话来，还说笑打趣；有时，他用勉强发出的声调说话，可以看到他泪水盈眶，他用手背抹掉，没有停止说话。”

雅克的不安使这个场面愈加令人感动，贞妮嗫嚅着说：

“真可怕……”

他有一种杜撰故事的快乐，兴许是头一回感到快乐。极度的快乐。但他狡狯地隐藏起来。

“我没有使您厌烦吧？”他问，好象她没在听他说话似的。他旋即又说：“这还没有完。上饭后点心时，别的桌子要求说：‘新郎新娘来啊！’巴坦库和他妻子只得站起来，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绕大厅一周。这当儿有一个令人揪心的小插曲。在他们绕着桌子敬酒时，他们忘了她前夫的女儿，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小淘气在他们后边跑着。他们已经回到原位。她的母亲马马虎虎抱吻她一下，扯直她的小连衣裙的领口。然后她把女儿推给巴坦库。他绕了这一圈，没遇到一个朋

友的目光，眼里噙满泪水，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得把小姑娘抱到膝盖上。他向别人的孩子俯下身去，脸上堆起假笑！小家伙把面颊伸过去：她目光忧郁，这个孩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末了，他吻了她。她还不走，他笨拙地，象这样用一个指头抚弄她的下巴，您明白吗？我向您担保，这叫人悲伤。可是，这仍然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您不觉得吗？”

她转过身对着他，对他的说法很吃惊：“一个很美的故事。”她注意到雅克的目光已没有那种粗野的笨拙意味，那是她非常反感的。她甚至注意到，他明亮的活跃的富有表情的双眸这会儿象水一样纯净。“为什么他不总是这样呢？”她想。

雅克现在微笑着。这些回忆的愁绪比起他对别人的生活、对别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反映所抱有的兴趣，就算不了什么。贞妮也感到这种兴趣；或许在她和他的身上，这种不甘寂寞的兴趣一下子增长了起来。

他俩走到了林荫道的尽头，已经看到森林的边沿。阳光照射在草地上，在他们面前伸展出一片耀眼的平川。雅克止住了脚步：

“我唠叨个没完，”他说，“使您厌烦了。”

她没有表示不满。

但他没有告辞，反而提出：

“既然我走到这里，我很想向您的哥哥问好。”

不妙的是，这使她想起自己说的假话。她尤其恼火他不假思索就相信了。她一声不响，雅克明白，她同他呆够了，不希望他陪送得更远。

他感到受了侮辱似的。然而，他不能让她有个坏印象时离开她，尤其今天早上他认为感到了他俩之间萌发出某种东西

来，这是他几个月、也许多年以来隐隐约约期望着的。

他俩默默无言地走过那条两旁种着洋槐，直通小门的路。雅克落在贞妮后面一些，看到她的脸颊柔媚的忧郁的曲线。

他越往前走，要改变主意，半路离开，就越说不过去。转眼间，他俩已来到门边。她打开了门。他尾随着她。他俩穿过花园。

平台上空无一人，客厅也不见人影。

“妈妈！”贞妮喊道。

没有人回答。她直奔厨房的窗口，囿于自己的谎言，问道：

“达尼埃尔先生没回来吗？”

“没有，小姐……但刚才有人送来电报。”

“别打扰您的母亲，”雅克终于开口说，“我就走。”

贞妮笔直地站着，她的脸显现出固执的表情。

“再见。”雅克轻声说，“也许明儿见？”

“再见。”她回答，不挪动步子去送他。

当雅克掉转脚跟时，她走进前厅，猛地将球拍挂在衣帽架上，其余的东西一古脑儿扔在箱子上，粗暴地一挥手，发过脾气，才感到轻松了一点：

“不，明儿不行！明儿准定不行！”她想。

丰塔南太太在房里听到女儿的叫声，又听出了雅克的声音。但她心烦意乱，没有力量假装平静。她刚收到的电报是她丈夫打来的。热罗姆在阿姆斯特丹，孑然一身，一筹莫展，据他说，守候在病倒的诺艾米身边。丰塔南太太马上作出决定：她今天就到巴黎去，在银行里取出剩下的钱，按热罗姆给她的地址将款汇给他。



她在穿衣时，她女儿走进她房间。丰塔南太太突变的脸容，摊在桌上的电报，使贞妮惶恐起来。

“怎么啦？”她嗫嚅地说。她马上想：“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在家。是雅克的过错！”

“没什么了不得的事，亲爱的。”丰塔南太太叹了口气，“你的父亲……你的父亲需要一点钱。”她为自己的软弱，特别是在孩子面前为她的父亲感到羞愧，她涨红了脸，把脸埋在手里。

七

黎明在车厢蒙上水汽的玻璃窗后冉冉升起。丰塔南太太蜷伏在角落里，视而不见地望着荷兰平坦的牧场。

昨天她到达巴黎，在家里接到热罗姆的第二封电报：医生称诺艾米无望。我孤立无援。希速至。尽量带钱来。她不能赶在夜班火车之前见到达尼埃尔。但她给他留了个字条，通知他，她已出发，把贞妮托付给他。

火车停了下来。她听到叫声：

“哈勒姆！”

这是阿姆斯特丹的前一站。灯已熄灭。仍然隐没不见的太阳把整个天空照成朦胧的色彩脑纷的珠白色。旅客苏醒了，活动起来，折好大衣。丰塔南太太一动不动，想延长这种昏沉状态，这还能起保护她的作用，不使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诺艾米快要死了。她想剖析自己。嫉妒？不。嫉妒，这种突然

爆发的感情在结婚后的头几年吞噬着她，她始终处在怀疑状态中，拒绝明显的事实，同跟前不可忍受的困扰斗争着。她受折磨的早就不是嫉妒，而是落到她身上的不公道。她能说自己受折磨吗？她经历过许多别的痛苦！但是，她以前当真是一个爱嫉妒的女人吗？她最难熬的痛苦总是事后才知道她受了骗；她往往对热罗姆的情妇怀有一种高傲的怜悯，有时掺杂着同情，就象对待鲁莽从事的姐妹一样。

等到她必须扣上腰带时，她的手指瑟缩发抖。她最后一个下火车。她急速而惊惶地向四周环顾一下，碰不到她等待着要相遇的目光。他没有收到她的电报吗？想到或许有两只眼睛观察着她，使她顿时挺直了腰。她尾随着到站的旅客的行列向前走去。

有人碰碰她的胳臂。热罗姆站在她面前，目光游移不定，尽管是快乐的，没戴帽子，半耷拉着头，虽然他的脸瘦削，肩膀有点伛偻，但总是保持东方王子那种惴惴不安的优雅神态。他还来不及说出欢迎的话，如潮的旅客已把他们推着往前走，但他又殷勤又温柔地夺过苔蕾丝的手提包。“她没有死，”丰塔南太太寻思，她害怕要看到表妹临终的情景。

他们默默地来到车站广场。丰塔南太太作了个手势，叫住了一辆空车。她上车时，一种勘似幸福感的激动使她透不过气来：她听到了热罗姆的声音！他刚用荷兰语给马车夫吩咐了几句，这时她已上了踏板，哆嗦着不敢动弹；然后她睁开眼睛，坐了下来。

这是辆敞篷车；他一坐在她身旁，便转身对着她。她又看到他的眸子有点温浊的金褐色闪光；她再一次笼罩在热烈的感情气氛中。他看来准备捏住苔蕾丝的手，触摸她的手臂；这种

姿态同他动作准确的潇洒态度适成对照，还有他那种自我放任的过分随便，她都感到不自在，就象对她不再希望看到的爱情表记感到惶乱一样。

是她在静寂中先开口：

“……情况怎样？”她在名字上卡住了，马上加了一句：“她痛苦吗？”

“不，不，”他说，“不再痛苦。”

即使她避免去看他的脸，她从他的回答的声调明白了，诺艾米好多了；她认为感到他进退两难，是否要叫他妻子到他病倒的情妇的枕边去。她觉得钻心地后悔。她想不透是什么魔力使她这么快赶来。既然诺艾米又活了过来，一切又要恢复和继续下去，她来这儿干什么？她决计马上回去。

热罗姆嗫嚅地说：

“谢谢你，苔蕾丝……”

他的嗓音温柔、胆怯、怀着敬意。她看到热罗姆放在膝盖上的手有点瘦削，他这青筋爆起的长手难以觉察地哆嗦着，宽玉戒指在无名指上抖动不停。她忍住没抬起头来；但她的目光盯住这只光溜溜的手，不再后悔此行。为什么走呢？她是自己愿意来的，出于祈祷使她产生的冲动；不会由此产生任何坏结果。她一驱除回去的念头，便又自信起来，感到自己重新变得强有力了。神妙的灵感从来没有把她长时间抛弃在犹豫不定中。

马车驶入一座空气清新，雄伟壮观的大城市里。店铺的百叶窗还未拉开，在人行道上，劳动者已经去上工。马车夫驾车驶入一条较窄的路，经过接连不断的一段段围堤，围堤由单孔桥连接起来：街道断开一道道运河，运河两边是房屋，正面高

而窄，没有浮雕，多半涂成红色，窗户则是白色的，这一切映照在几乎不动的水面上，掩映在水边的榆树枝之间。丰塔南太太感到远离法国。

“孩子们怎么样？”热罗姆问。

她注意到他迟疑不决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很激动，这回不想隐瞒自己纷乱的心情。

“很好。”

“达尼埃尔呢？”

“他在巴黎工作。他有空就到别墅区来。”

“你在别墅区吗？”

“是的。”

他沉默不语了；显然，他回想起公园和森林边上那座有名的住宅。

“还有……贞妮呢？”

“她很好。”他好象用目光询问她，哀求她；她补上一句：“她长大了许多，大大变了样。”

热罗姆的眼皮眨巴了几下，他因为心里使劲，声音都变了：

“是的，可不？她应该改变许多……”他又沉默起来，别转了头，蓦地抹了抹脑门：“啊，这一切多可怕。”他轻轻地说。然后，没有过渡，马上表示：“我几乎一文不名，苔蕾丝。”

“我带来了。”她说得很快。她已觉察到热罗姆的话声里有许多烦恼不安，为了使热罗姆放下心来，她先是做了一个流露快乐的动作。但旋即产生了一个使她伤心的想法：诺艾米根本不象他让她相信的那样病倒了。他们把她叫来只是为了钱！因此，热罗姆等了半晌，忍不住用难为情的声调问她：

“多少？”

这时，她哆嗦起来，一肚子火。有一忽儿她的脑子里掠过压低数字的企图。

“我所能凑起来的钱，”她说，“三千法郎多一点。”

他咕哝着：

“啊，谢谢……谢谢！……你要知道就好了，苔蕾丝！……重要的是，要给医生五百弗罗林……”

马车从一座石桥穿过一条挤满船只的大河，然后在郊区的小巷中拐来拐去，来到一个阒无人迹的小广场，停在一个小教堂的石阶前面。

热罗姆下了车，付了钱，拿起手提包，最自然不过地让苔蕾丝走在前头，他走上石阶，推开双扇门。这既不是一个教堂，也不是一座庙宇；兴许是犹太人的庙堂？

“请你原谅，”他轻声说，“这是为了避免坐车回到家里。外国人受到严密监视；回头我给你解释。”他改变声调，带着上流人士的殷勤微笑继续说：“走几步路不碍事吧？今儿早上天气多好！……我来给你带路。”

她一言不发地跟着他。马车已离开了广场。热罗姆踏上一条有拱顶的过道，沿着石阶，通到运河唯一的一个码头上：彼岸的房子墙基一线儿没在水里。阳光在砖头上和闪亮的窗玻璃上晃动，苣荬菜和天竺葵点缀着窗台。码头挤满了人、支架和篮子；这里办起了露天市场；人们正在给载满鲜花的小驳船卸货，搁在旧衣旧家具当中，花香混杂着河水的腐臭味。

热罗姆回过身来：

“不累吧，朋友？”

他说“朋……友”时总是象唱歌似的。她耷拉着头，一声

不吭。

他没有觉察出他挑起的激动；他指了指对岸的一个山墙角，一直通到栈桥那边。

“就在那儿。”他说，“噢，很简陋……原谅我这样因陋就简地接待你。”

这幢房子果然外表寒碜，但刚刷过石灰的桃花心木和漆成白色的木头使人联想起照料得很好的游艇。屋子里的遮帘都拉得很低；在二楼的桔黄色帘子上面，若蕾丝看到几个潦草的字：

罗谢—马蒂尔达公寓

热罗姆住在这样的旅馆里，这是一所默默无闻的房子，她住在他们的房间里不会太引人注目。她松了一口气。

他们走上栈桥。二楼的一张遮帘在移动。诺艾米在窥测？……丰塔南太太挺起腰来。这时她才注意到，在底层的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块乱涂乱画的铅皮招牌，上面画着呆在窠边的一只鹳，窠里探出一个赤身露体的娃娃。

他们踏入过道，然后是一道楼梯，楼梯散发出上蜡的气味。热罗姆站在楼梯平台上，摁了两下铃。可以听到里面移动家具的嘈杂声，小门洞在铁栅后面打开了，门终于打开一点，刚好让热罗姆进去。

“对不起，”他说，“我来说一声。”

丰塔南太太听出在用荷兰语进行简短的讨论。热罗姆旋即把进口大门敞开。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们沿着一条很滑溜的上蜡的长过道往前走；丰塔南太太感到压抑，生怕随时面对面碰上诺艾米，她求助于自己的尊严，保持镇静。但他们走进的那

个房间没人住，这个房间干净、悦目，面临运河。

“这是你的房间，朋友。”热罗姆说。

她忍住了没问：“诺艾米呢？”

他猜到了她的想法：

“我走开一下，”他说，“我去看看是不是需要我。”

临走前，他走到妻子面前，抓住她的手：

“啊，苔蕾丝，让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烦恼事就好了！现在你来了，你来了……”他将丰塔南太太的手凑到嘴唇上和面颊上。她后退一步，他并不想把她留住。“呆会儿我来找你。”他走开时说，“你想……见见她吗？”

是的，她想见见诺艾米，既然她心甘情愿出这次远门！然后，然后立刻，无论如何她要起程！她作了个肯定的表示，没听见他低声说“谢谢”，低下头对着手提包，假装在包里找东西，等热罗姆离开房间。

于是她又孤零零地形影相吊，她的自信心失掉了。她脱下帽子，朝镜子瞥了一眼自己疲惫的脸容，用手抹了抹脑门。她怎么会来到这里？她羞愧万分。

她没有时间自暴自弃：有人敲门。

不等她回答，门自动打开了，面前是一个穿着红梳妆衣的女人，看来有相当年纪，虽然她的头发乌黑，脸庞姣好。她问了句话，用的语言丰塔南太太听不懂。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叫进来另一个年轻些的女人，这女人也穿着梳妆衣，不过是天蓝色的，看来她等在走廊里，用喉音向丰塔南太太致意：

“Dag，（你好），太太，你好！”

两个不速之客简短地交谈一下。年长的那位向另一个解释该怎么说。年轻的沉吟一下，优雅地扭过身来，断断续续地

说：

“太太说您该送走生病的太太。付清费用，搬到另一家去。Verstaat U（您明白吗）？您明白我的话吗？”

丰塔南太太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这一切与她无关。上岁数的女人于是带着固执的担心的表情又说起话来。

“太太说，”年轻的那位又说，“即便不马上付清费用，您首先换个地方，搬走，把生病的太太送到别的旅馆去。Verstaat U？这比叫Politie（警察）好。”

这当儿，门猛地打开了，热罗姆出现在门口。他径直走向红梳妆衣女人，用荷兰话跟她争执起来，把她推到外面。蓝梳妆衣女人一声不吭，带着放肆的目光轮番地瞧热罗姆和丰塔南太太。但老女人好象勃然大怒，扬起拳头，手镯叮当作响，宛如流浪的吉普赛女人，骂着不连贯的句子，不断重复这几个字：

“Morgen（明天）……morgen……Politie（警察）！”

热罗姆终于把她们赶出去，推上门闩。

“请你原谅。”他转身对着妻子神情不快地说。

苔蕾丝这时发觉，他没有去找诺艾米，大概是去换装，而为他刚刮过脸，轻轻扑过粉，变得年轻了。“而我呢，”她心里想，“经过一夜的旅行，我变得怎样？”

“我本该告诉您锁上门，”他走近说，“这个上年纪的老板娘是个好女人，但太噜嗦，不拘礼节……”

“她想要我干什么？”苔蕾丝不经意地问。她刚闻出柠檬香水味，热罗姆打扮过以后，他的周围总是散发出这种香味。半晌她的嘴唇半张半闭，目光惶乱。

“我一点儿不懂她不规范的语言，”他说，“她恐怕把你

当作另外一个房客了。”

“穿蓝梳妆衣的女人重复了好几次，必须付清账单，搬到别的地方去。”

热罗姆耸耸肩，丰塔南太太抓住他那种有点自负的假笑，看成他以前那种笑的再现，他笑时头往后仰：

“哈，哈，哈！……多蠢啊！”他叫着说，“老太婆大概担心我不付账！”好象认为他不能还清债务是一种不理智的假设。“难道是我的过错？”他又说，陡地沉下脸来，“我想过办法。没有一个旅馆肯收留我们。”

“可她对我说，去叫警察？”

“她对你说叫警察？”他惊讶地重复说。

“我相信会的。”她又一次在热罗姆的脸上看到这种捉摸不定的天真表情，这种回忆同她生活中最惨痛的时刻联系在一起，随即压抑着她，仿佛空气里充满了恶臭。

“这是娘儿们的一厢情愿！警察干吗要来调查？因为底楼有个诊疗所吗？不。重要的是能付给这个小医生五百弗罗林。”

丰塔南太太一点儿不明白他的话，心里不好受，因为她一直想弄个明白。她特别难受的是看到热罗姆局促不安，焦头烂额，就象以往那样陷于她不明真相的处境中。

“你在这儿呆了多久？”她问，决意要弄清一点情况。

“半个月。不……没那么长；十二天，也许十天。我不知道我怎么捱过来的。”

“可是……她的病呢？”她结尾加重疑问语气，他回避不了。

“不错，”他好象毫不犹豫地说，“这些外国医生真难对付！这是这个国家的一种病，一种热病……荷兰的热病，你知

道吗？运河的挥发气体……”他思索了一下：“这个城市流行疟疾，各种各样还不明原因的疫气……”

她没有认真听。她恍然大悟地注意到，每次提到诺艾米，热罗姆的态度，他的耸肩，直至他提到这种病时的冷漠，这些都不象在表达一种热烈的激情。但她不敢相信从中看到冷淡的表露。

他没有发现她落在自己身上的探询目光，他走近窗口，不拉开遮帘，仔细观察码头。待他回到她身边时，他的神情沉重，似有所悟，十分真诚，这她非常熟悉，也非常惧怕。

“谢谢你，你心地真好，”他直截了当地说，“即使我给了你那么多烦恼，你还是来了……苔蕾丝……朋友……”

她后退了一步，没有看他。但她很容易理解别人的感情，尤其是热罗姆的感情，这时她不能否认他很激动，也不能否认他表达的歉意是真诚的。然而她拒绝回答他，她甚至不愿把谈话延续下去。

“带我到……那边去。”她说。

他游移了一下，同意了：

“来吧。”

可怕的一刻临近了。

“鼓起勇气！”韦塔南太太心里反复说，跟在热罗姆身后，沿着幽暗的长过道走去。“她还卧床不起？在复原？我对她说什么？”她突然想到自己疲乏不堪的面孔，后悔没有至少戴上帽子。

热罗姆在一扇闭紧的门前止住脚步。韦塔南用发抖的手拢了拢花白的头发。“她会感到我苍老的。”她心里想。她失去了勇气。

热罗姆悄没声儿地打开房门。“她躺着。”丰塔南太太寻思。

房间处在半明半暗中，蓝色花枝图案的波斯绸窗帘已经拉开。两个陌生女人正在屋子里，这时站了起来。矮小的那个大概是女佣或看护，她戴着围裙，在织东西；另一个是五十来岁的粗婆子，戴了一顶紫色软帽，象个意大利农妇，丰塔南太太向屋子中间走去时，她忙着退走，在热罗姆耳畔嘀咕了几句，溜走了。

苔蕾丝既没注意到这个女人的离去，也没注意房间的凌乱，脸盆和斑斑点点的毛巾乱扔在床上。她只注意看平躺着的病人，没枕枕头。诺艾米会转过头来吗？不消说她睡着了，因为可以听到她的鼾声；丰塔南太太已经胆怯地想退走，不去打扰她的睡眠，这当儿，热罗姆示意丰塔南太太走近床前。她不敢拒绝。于是她看见诺艾米睁大眼睛，鼾声急促地从张开的嘴里吐出来。她习惯了幽暗以后，如今看清充血的头，暗淡的蓝幽幽的瞳孔，俨然倒毙的野兽那样。她马上明白躺在床上的人快要死了，震惊之下扭过身去，准备呼救。但热罗姆在她身边，虽然他忧伤万分地注视着垂危的病人，她看出她不需要对他说什么了。

“最后一次出血是第四次，”他低声解释说，“她没有恢复知觉。昨晚，开始这样嘀气。”两滴眼泪慢慢在眼角鼓出来，在睫毛之间抖动一下，滚到茶褐色的面颊上。

丰堪南太太想镇定下来也是徒然，她忍受不了眼前这个场面。

这样说，她快要死了，终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续是这个诺艾米，她以为这时看到的她是得意洋洋的。她不敢把目

光从已经木然不动的脸上移开：视线、发僵的鼻翼、发白的嘴唇，从身体深处发出一股气息，喑哑，断断续续，不断地冒出来。她逐一观察这些特点，却不能满足又好奇又惊恐的心情。这麻木的毫无血色的肌肤，这绺贴在干枯发亮的脑门上的褐发，这当真是诺艾米吗？从这苍白无色、毫无表情的脸孔上，她什么也认不出来。她多长时间没看见诺艾米了？于是，她想起五、六年前的那次拜访，她跑到诺艾米那里是为了对她呼喊："把丈夫还给我！"她以为听到表妹过分的笑声，蓦地，她抑制不住惊跳一下，以为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躺在沙发上，丰满的肩膀的一角在花边下翕动。这一天，在前厅，尼科尔……

"尼科尔呢？"她急促地说。

"什么？"

"你通知她了吗？"

"没有。"

她离开巴黎时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她把热罗姆拉到一边：

"必须通知她。这是她的母亲。"

她从他哀求的目光里看到这个男人的全部弱点所在，她举棋不定。尼科尔来到这所可怕的房子，尼科尔走进这个房间，尼科尔和热罗姆在这张床的枕边相遇！但她还是开了口，尽管声音不那么坚决：

"必须通知她。"

她注意到他脸色发灰的变化，这使热罗姆的脸愈加阴沉，因为他是被迫实施自己的计划的，而他咧嘴勉强一笑，就象一句残忍的俏皮话，使人看到他的薄嘴唇之间的牙齿。

"热罗姆，必须让尼科尔来一趟。"她和缓地重复着。

他的细眉毛蹙紧，低下头来。他还在抗拒。末了，他朝她

抬起冷峻的目光：他让步了。

“把她的地址给我。”他说。

待他出去打电报，她又回到诺艾米身边。她不能离开这张床。

她站在那里，双臂下垂，双手合在一起。她怎么会以为这个病人得救了呢？热罗姆怎么不象更加痛苦呢？……他下一步怎么办？他会回到她身边吗？啊，不用说，她不会向他这样提议，但她也不拒绝给他栖身之地……

有种快乐，不如说有种十分柔和的平静感，她马上觉得羞愧的感情，不由自主地在她心头涌现。她竭力驱走这种感情。竭力祈祷。为这个即将去见圣灵的灵魂祈祷。可怜的灵魂，她想，她的行装并不沉重！但在人们不可避免地朝善迈进的过程中，退过人世间的各种化身所标志的连续不断的阶段，每一种努力，不管多么微小，难道不都是有利于善的身体力行者的吗？每一次受苦难道不是注定朝尽善尽美迈上一级吗？……苔蕾丝不怀疑诺艾米经历过痛苦。尽管她一生辉煌，不幸的女人无疑不断地到处苦恼不安，这种良心的自我约束是不知不觉进行的，但在暗底里对这样糟践自己良心上还是感到不安。可怜的灵魂，这种烦恼对它来说应看作更美好的再生，如同她的爱情一样，虽然它是罪恶的，引出这么多的坏事！这些坏事，苔蕾丝此刻爽快地原谅了。她考虑她这样做不是什么大贤大德。她得承认，她终于没有想，诺艾米的死是大不幸。对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她象热罗姆一样，习惯了想到她的逝去。她的感情以残酷无情的速度发展着。不到一个小时以前她就知道会这样——她什么也不用干，只消忍耐着……

两天以后，尼科尔走下从巴黎来的快车，三十六小时前她的母亲已经溘然长逝，落葬应在明天早上举行。

人人都好象赶紧了结此事：老板娘、热罗姆，尤其是索取了五百弗罗林的年轻医生。不用上楼到死人那一层去，在底楼的一个房间里短暂秘密相议之后，医生就出具了掩埋证明。

虽然苔蕾丝觉得这个责任极难承担，她还是表现出愿意帮助给诺艾米化妆，过后可以对尼科尔说，替她做了这件尽孝的工作。但在最后一刻，别人用了个拙劣的借口，把她支出灵堂；由护士——“她习惯这个工作。”热罗姆解释说——来完成这个工作，不用其他看护在场。

尼科尔的出现使人宽慰。

是时候了：在过道里，老妇人、老板娘、医生凑到一起，丰塔南太太觉得越来越不可忍受；可怜的女人来到这里以后，竟找不到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尼科尔开朗的脸，她的健康和青春气息，终于给这个地方带来一种纯净的气氛。但她的悲痛的爆发——使躲在隔壁房间里的热罗姆坐立不安——在丰塔南太太看来，同年轻姑娘对她割断关系的母亲的真实感情不成比例；这个孩子强烈的不假思索而迸发的悲伤，证实了她对自己外甥女的人品的看法：宽宏大量，她这样想，但不懂真正的缜密。

尼科尔想将遗体运回法国，由于她不想跟热罗姆说话——她继续认为热罗姆要为母亲的无行负责，于是苔蕾丝姨妈就代她提出。苔蕾丝遇到普遍的断然的反对；人们反对她的理由是，这类运费过高，手续繁难，又不得不照办，末了，荷兰警察不会放过进行毫无结果的调查，据热罗姆说，荷兰警察对外国人非常刁难。必须放弃这个打算。

尼科尔虽然由于激动和旅途奔波而精疲力竭，仍想留下守灵。他们三个人度过这最后一夜，在诺艾米的房里默默无言。灵柩搁在两张椅子上面，棺盖上鼓着鲜花。玫瑰花和茉莉花的香味沁人心脾，不得不敞开窗户。夜晚燠热，空气纯净，月光令人目眩。可以不时听到水波拍打房子木桩的响声。附近报时的钟声齐鸣。一注月光洒在地板上，逐渐伸长，向落在灵柩下面的一朵半枯萎的白玫瑰延展过去；白玫瑰变得透明，近乎蓝色。尼科尔用仇视的目光打量凌乱不堪的房间。她的母亲大概在这儿生活过；不消说，在这儿忍受痛苦。兴许她在数这张帷幔的花束时，就发觉末日来临的预示，绝望地在脑子里过一遍她沉沦的生活的疯狂行为。她对女儿有过悔恨已晚的想法吗？

落葬一大清早就举行。

老板娘和护士都没出现在送葬行列的后面。菩蕾丝姨妈走在尼科尔和热罗姆中间；丰塔南太太只请了一个老牧师伴随遗体和念诵安魂祈祷。

为了不让尼科尔再看到运河上那幢不堪入目的房子，丰塔南太太决意从墓地出来后，亲自将年轻姑娘直接送到火车站；热罗姆带着行李回头赶上她们。可是尼科尔拒绝带走任何她的母亲在国外的生活用品；扔下诺艾米的行李后，同老板娘最后结算时，讨论异乎寻常地容易。

待到热罗姆算清了账，独自坐在上火车站的马车里，离开车还有一大段时间，他屈从于骤然而起的冲动，又让马车拐了一个弯，再回到墓园去瞧最后一眼。

在找到坟墓之前，他徘徊了一会儿。他从老远一认出那堆新动过的土，便脱了帽，步子踉跄地走向前去。六年的同居、

破裂、嫉妒、和好，六年的回忆和秘密，是最后一桩、也是最悲惨的、导至这一步的秘密，如今都安息在坟里。

"说到底，"他寻思，"这可能结束得更坏……如今我不算太痛苦。"他这样分析，而他皱眉蹙额，满眼泪水，却表明事实相反。他的妻子赶来在他心里引起的快乐胜过他的悲伤，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苔蕾丝是他唯一爱过的人！她知道吗？在他的冰冷严峻中，她会明白，不管他外表如何，只有她独占着他艳福不浅的生活吗？在这些艳遇中，他只对她怀着深挚的爱情。她会明白，既然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她，别的艳情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吗？此时，他有一个新的证明：诺艾米的死既没使他失魂落魄，也没使他孤独寂寞。只要苔蕾丝活着，哪怕她离得再远，哪怕她斩断一切与他的联系，他也不会孤零零的。刹那间，他想象苔蕾丝安息在那里，在这盖满鲜花的土堆下：他忍受不住这个想法。他几乎从来没有责备过自己给妻子带来了烦恼，在这庄严的时刻，而对这新坟，他深深意识到丝毫没让人夺走对她基本的感情，而他把自己心里最稀罕最持久的感情给了她；他深深意识到一刻也没有对她变心。"她会对我怎样？"他思忖着，但很有信心，"她会主动让我回到她身边和孩子们身边……"他耷拉着头，满脸是汗——心里因怀有暗暗的希望而高兴。

"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如果尼科尔不在的话。"

他重又看到年轻姑娘沉默的态度和无情的目光。他又看到她朝墓穴俯下身去，他以为又听到她忍不住的摧肝裂胆的干嚎。

啊，想到尼科尔，对他是个折磨。难道不是因为他，这个孩子愤而离家出走？他记忆的深处升起咒语的字句：让不幸降临到丑事的制造者身上……"怎么赎罪呢？"他思忖，"怎么

得到她的原谅呢？怎么重新获得她的好感呢？”他不能忍受有人不喜欢他。于是一个绝妙的念头掠过他脑际：“如果我过继她呢？”

一切都会明朗起来。一会儿他就会看到尼科尔挨近他，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她为他布置地方，对他体贴入微，帮助他接待客人。夏天，他们甚至一起旅行。人人都赞赏他弥补自己过错的热情。苔蕾丝也赞许他的做法。

他戴上帽子，离开坟墓，快步走回停车的地方。

他来到火车站时，列车早已挂好钩了。两个女的早就坐在一个单间里，丰塔南太太很惊讶她丈夫怎么还未赶到。热罗姆在旅馆遇到了某些麻烦？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热罗姆难道走不了啦？她考虑好要把他带回别墅区，让他好下台阶，回到家里，或许会洗心革面，这个美梦难道刚刚形成，就成为泡影？看到他脸上不安、大步流星地走来，她的忧虑越发增加。

“尼科尔在哪里？”

“她在过道里。”她愕然地回答。

尼科尔站在放下一半的玻璃窗前；她的目光无精打采地扫视发亮的交叉的铁轨。她神情忧伤，疲惫不堪；既忧伤又幸福，因为眼下的悲痛一刻也不能夺走她的幸福。不管她的母亲是死是活，她的未婚夫不都在等待她吗？她再一次竭力排除这个念头，象排除一个错误一样：她母亲的过世至少对她的未婚夫来说，是一种解脱，消除了至今玷污了他们前途的唯一污点。

她没有听见热罗姆走近她：

“尼科尔！求求你！以你母亲的名义，原谅我吧。”

她哆嗦起来，回过身。他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帽子，用谦卑、温柔的目光盯住她。他的脸因痛苦、悔恨而憔悴不堪，

这回却不使她厌恶：她起了怜悯。仿佛她正期待着这个宽容的机会。是的，她原有了。

她没有回答，但她朝他率直地伸出戴黑手套的手，他抓住、捏紧，却控制不住激动。

“谢谢。”他小声说，然后走开了。

几分钟过去了，尼科尔一动不动。她在想，都亏了苔蕾丝姨妈，一切确实都很顺心；她会将这个动人的场面讲给未婚夫听。开始有人上车，他们的包裹推搡着她。列车终于开动了。颤动使她摆脱了麻木状态。她回到单间里去。陌生人坐在刚才没人坐的位子上。在尽里处，她瞥见在丰塔南太太的对面有一只手臂攀住吊环，头朝窗外风景，热罗姆姨父嚼着一块火腿面包。

八

雅克整晚在逐句回忆自己同贞妮的谈话，他不想分析为什么会萦绕脑际，怎么也摆脱不掉这段回忆；夜里，他惊醒好几次，带着不减的兴趣重新回味。因此，第二天他来到网球场，看不到年轻姑娘时失望得很。

他不愿拒绝别人提议同他打球；他打得不好，不时瞧着入口。时间过去了，贞妮不会来了。只要可能，他就溜走。他不再期望，但还未绝望。

蓦地，他看到达尼埃尔向他走来。

“贞妮呢？”他问，对这次见面并不惊讶。

“她今儿早上不打球。你已经离开球场啦？我陪你走。昨晚我就在别墅区……是的，”他俩走出俱乐部以后，他继续说，“妈妈不得不离开家，她要我睡在这里，好让贞妮不致于夜里孤单单一个人；我家离周围这么远……又是我父亲的事。我可怜的妈妈从不会拒绝他。”他半晌忧心忡忡，然后心里有了主意，微笑起来：他感到难以忍受的人，他决不藕断丝连。“而你呢？”他眼里带着温柔的关切说，“你知道，我反复想过你的《吐真言，遭报复》。没有二话，我仍然喜欢这本书。越深入思索越喜欢。好些地方有意想不到的心理描写，有点粗俗，也有点晦涩。但思想是美的，两个人物始终很真实，很新颖。”

“不，达尼埃尔，”雅克带着抑制不住的不耐烦打断说，“别对我评论下去了。首先形式可憎！浮夸，不流畅，废话连篇！”他气鼓鼓地想，“返祖现象……”

“内容也是这样，”他又说，“太程式化，杜撰……一个人的生活底细……啊，我看明白该怎样，但是……”他突然沉默了。

“眼下你干什么？开始干点别的吗？”

“是的。”不知什么缘故，雅克感到脸红。“我特意休息，”他又说，“上了一年中学，我比想象的更累。再说我刚去给这个可怜的巴坦库当证婚人。无情无义的人！”

“贞妮已经对我说过了。”达尼埃尔说。

雅克又涨红了脸。首先，他和贞妮昨天的谈话没有守住秘密，他一时感到不满；其次，他非常高兴地知道她重视这次谈话，记在心里，当晚就告诉她的哥哥。

“你愿意一边谈，一边走到塞纳河边吗？”他提议说，一

面挽住达尼埃尔的手臂。

“不行，我的老兄。我要坐一点二十分的火车回巴黎。你明白，晚上我很愿意守门，而白天……”他的微笑让人明白他有事不得不回到巴黎，这使雅克大为不愧，抽回了手臂。

“可是，你知道吗？”达尼埃尔为了消除雅克的阴沉脸色，又说，“你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这会使贞妮高兴。”

雅克垂下眼睛，掩盖又一次惶乱。他假装犹豫。他的父亲没有回来，他不回去吃饭并不费事。袭上心头的快乐使他惊诧。他抑制住高兴，回答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先回家说一声。你先走一步。我回头在广场追上你。”

几分钟以后，他赶上等着他的朋友，达尼埃尔在宫壁前的草地里躺着。

“天气多好！”达尼埃尔对他喊着说，双腿伸直了晒太阳，“今儿早上这公园真美！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有福气！”

“你也完全可以生活在这里。”雅克反驳说。

达尼埃尔站起身来。

“嗨！我知道。”他带着快乐和憧憬的神情承认说。“而我呢，情况不同了……噢，亲爱的，”他走过来改变声调说，“我相信我开始进行一件惊人的冒险！”

“那个绿眼睛的小姑娘吗？”

“绿眼睛？”

“帕克梅尔餐馆的那个小姑娘。”

达尼埃尔站住了；他的目光一时变得呆呆的；他古怪地微笑着：

“丽内特？不，新的，要好得多！”他若有所思，沉默下来。“啊，这个丽内特，”他终于说，“古怪的姑娘！你知道，是她要了我！是的，只过了几天！”他笑着，象若无其事那样。“你呢，小说家，她大概对你很感兴趣。我呢，她使我厌倦。我从未遇到过这样摸不透的女人。我一直在嘀咕，她爱过我十分钟吗？可是，话说回来，她爱我时多么不一样！……一个神经有毛病的女人！……她的过去大概多少有点形迹可疑，至今还困扰着她。有人来告诉我，她从前属于一个黑帮，你知道吗？我可不怎么惊奇。”

“你根本看不到她了吗？”

“没看到。我连她的下落都不知道；她再没有在帕克梅尔餐馆出现过……有时我留恋她，”半晌他加了一句，“我这样说说而已；但实际上，这不可能持久；她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你想象不到她是多么冒冒失失！她不停提出问题。关于我的私生活的问题。是的！关于我的家庭；关于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更有甚者，关于我的父亲！”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接着又说：

“不管怎样，我回想起来觉得她还是正直的，那天晚上我从吕德韦格松那里夺走了她。”

“他呢，他没有夺走……你的饭碗？”

“他？”达尼埃尔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他微笑时露出牙齿：“我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对我的吕德韦格松评头品足；他的模样好象把这事置诸脑后！他这个人随你怎么想象，老兄。我呀，我说，这是一个大好人。”

贞妮这天早上没有出门；当达尼埃尔提出陪她到网球场

时，她固执地拒绝了，借口她有事。但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做事不能专心致志。

待她从窗口看到两个小伙子穿过花园，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不高兴：雅克在场，破坏了她两哥哥单独进餐，对此她是很有兴致的。但她的不愉快却顶不过达尼埃尔兴高采烈地出现在虚掩的房门边：

“你猜猜我给你带来了哪个共进午餐？”

“我得赶紧换件连衣裙。”她心想。

雅克在花园里来回左右踱步；今天早上他比任何时候更欣赏这个地方的魅力。走出别墅公园，丰塔南家的房子拥有孤零零座落在森林边沿的农舍的情趣。不相称的建筑紧贴着主体楼房，不消说，这是以前的行猎亭，高高的窗户，上十次翻修过；在一块挡雨披檐下面，有一个木梯，好象是谷仓梯，连接着两翼的最高处。贞妮的鸽子经常不断在瓦楞屋顶的斜坡上飞翔，墙上仍然粉刷着年代久远的鲜红色灰泥，象意大利的灰泥一样能吸收阳光。高大的枞树错乱其间，遮住了房子；在干燥的树荫下散发出树脂味，那里不生杂草。

达尼埃尔的活跃富有感染力，午餐显得很愉快。他一早上很高兴，对下午充满希望。他恭维贞妮的蓝色亚麻布连衣裙，把一朵白玫瑰插在她的内衣上；他管她叫“小妹妹”，见了什么都发笑，兴致勃勃，心情舒畅。

他希望雅克和贞妮送他到火车站，同他一起等火车。

“你回来吃晚饭吗？”她问。雅克注意到她的嗓音有点儿忧伤，不由自主地颤抖，不时冲破谦恭柔和的音调。

“我的上帝，有可能。”达尼埃尔回答，“我想说我会设法乘上七点的火车。我无论如何在深夜之前赶回；我已经写信

告诉妈妈。”他说最后这几句话时用的是乖孩子的音调，出自男子的嘴里非常可爱，雅克不由得笑了，贞妮本来弯下身子把皮带系在小母狗的项圈上，这时也笑眼盈盈地抬起头来。

火车进站了。达尼埃尔离开他们跑到前几节车厢去，这几节车厢好象很空；他们从老远看见他俯在车窗上，调皮地挥舞手帕。

只剩下他们俩，没有时间料到会这样，他俩还陶醉在达尼埃尔的嘻嘻哈哈之中。他俩不必费劲，还保持着友好的语调，仿佛达尼埃尔继续给他们充当媒介；他俩相互感到新的缓和，轻松多了，一心一意不让失去这种和谐。

这次送别贞妮有点忧伤，她想到哥哥经常不在家。

“你应该让达尼埃尔答应，假期别这样两地来回，白白泡掉。他不知道妈妈看到他今年回来得这么少是多么忧愁。噢，不用说，你会帮他说话。”她添上说，但没有任何讽刺意味。

“不，我根本不想这样做。”他反驳说，“你以为我赞成他所过的生活吗？”

“你至少对他这样说过吧？”

“当然。”

“但他不听你的劝说？”

“听是听的，更严重的是，我相信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她朝他转过身来，大胆地说：

“……他再也不明白你的话啦？”

“兴许是这样。”

他俩的谈话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俩对达尼埃尔都有好感；他俩之间，从昨天起，相互的好感已经并不完全陌生，但

还没有同意让它公开确立。他俩回到公园，她先提出：

“我们走大路？你带我穿过森林回家？时间还早，天气不热。”

他不想隐瞒，巨大的幸福涌进他心里；他不敢陶醉其中，他生怕使他俩融洽相处的宝贵话题断掉，便赶忙接上说：

“在达尼埃尔身上有一种对生活的迷醉之情！”

“啊，我知道，”她说，“毫无约束的生活。可是，毫无约束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是淫秽的。”她没有看他，补上一句。

他严肃地重复：

“淫秽的。我同你想法一样，贞妮。”

这个词他一直犹豫不敢说出，却经常话到嘴边，现在他从姑娘的嘴上激动地接受过来。达尼埃尔的艳遇都是淫秽的。昂图瓦纳的激情也是淫秽的。一切肉欲都是淫秽的。只有这种几个月来在他心里孕育，叫不出名儿来的情感才是纯洁的——从昨天起，这种情感一小时一小时吐蕊怒放。

但他表面保持平静，继续说：

“有时我狠狠地数落他对生活采取这种态度！这种……”

“堕落。”她天真地说，这个词她经常使用，对她来说，凡是依照她的天真无邪看来成问题的行为，这便是个同义词。

“不如说这种无耻行为。”他纠正说，用的也是他常用的贬词。但随即又想到自己有点过于外露；他站住了叫道：“并非我看重能不断自我检点的本性：我偏爱……”（贞妮注视着他，一心要摸透他的思想，仿佛最后一句话在她看来尤为重要。）“……我偏爱那些决意保持原样的本性。难道还必须……”有几个例子他不敢对姑娘提出来，这时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迟疑

不定。

“是的，”她吐字清晰地说，“我担心达尼埃尔最终会完全丧失……我怎么说呢？……辨别错误的能力。你明白我的话吗？”

他点头同意，这回轮到他禁不住目不转睛地凝视她，因为她沉思的脸给她的话作了许多补充。“她所说的，”他寻思，“是由衷的直言！”

她抑制住自己，但她的嘴的抽搐和她受压抑的呼吸透露了她此时想遏止一种突发的热情，她常常平息这种热情，竭力不让它表现出来。

雅克寻思，“为什么她的脸动辄就显出这副严峻死板的神态？难道是由于眉毛太细、线条太不柔和的缘故？还是由于双眸在灰蓝色的过于明澈的虹膜中收缩时形成两个黑洞的缘故？”打这时起，雅克已把达尼埃尔丢到脑后，一心只想着贞妮。

他俩有好几分钟默默无言。沉默时间相对来说很长，固他们俩觉得很短。当他俩想重新交谈时，便发觉他们的思路也许已朝不同的方向走得很远，以致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破沉默。

幸亏大路穿过一个停车场，那里放满要修理的汽车，马达声使人无法交谈。

一条瘦骨伶仃的癞皮老狗在一摊摊污油中踯躅，这时跑过来围着皮斯打转，贞妮将小母狗抱在怀里。他们一走过这片工地的大门，一阵叫声使他俩回过身来：汽车底盘发出吱嘎声，一个十五岁的学徒驾驶着车，从车间出来，突然拐弯，尽管那孩子发出叫声，可是为时已晚，黑毛老狗来不及让开。雅克和贞妮看到汽车拦腰撞上可怜的畜生，两只轮子先后辗过狗的身

体。

贞妮惊骇万分，叫着说：

“它要死了！它要死了！”

“不，它在走！”

那条狗果真站了起来，漫无目的地逃走，鲜血淋淋，汪汪乱叫，在尘埃里拖着辗碎的后半身，走起来歪七扭八，每隔两米就要倒地一次。

贞妮脸孔变色，一个劲地重复：

“它要死了！它要死了！”

狗消失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它的呻吟声时断时续，随后完全停止。停车场的工人被这个插曲弄得乐不可支，循着血迹找去。其中一个一直走到那家院里，对其余的人喊道：

“它在这儿，一动不动了！”

贞妮松了一口气，把母狗放下地来，他俩又往森林那边走去。这次一同遇到的惊吓使他俩愈加接近。

“我永远忘不了，”雅克说，“你叫喊时的脸色和声音。”

“神经受到震动时会做出愚蠢的举动。我叫喊什么来着？”

“你喊：它要死了！注意：你看到狗被汽车辗过，变得血肉模糊；这是令人恐惧的。真正的不安是在这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在这悲惨的一刻开始的：至今活生生的狗瘫在那里死了。对不？因为最动人心魄的是这一段过程，是生命阻遏不住地向虚无坠落。这时，在我们身上有一种恐怖，一种神圣的恐怖，一种时刻准备显露的恐怖……你时常想到死吗？”

“是的……也可以说不，不太经常想……你呢？”

“噢，我么，几乎不断在想。我想说，我大部分思路都把我引到死的念头。但是，”他用泄气的声调又说，“老想也没

用，这种想法……”他没有说完。他的脸热烈、充满反抗情绪，差不多是俊美的，其中生活的热切之情掺杂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俩又默默无言走了几步，然后她开始用胆怯的声音说：

“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并没有任何联系——但我想到一件事，达尼埃尔兴许对你讲过：我第一次见大海的情形。”

“没有。说吧。”

“咦，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这样的：妈妈和我，我们在假期结束时出发，到特雷波去同达尼埃尔碰头。他写信告诉我们在一个什么站下车，他用大车来接我们。为了不让我由远而近看见大海，快拐弯时他蒙住我的眼睛……这很愚蠢，对不？……到时候他让我下车，牵着我的手走路。我跌跌撞撞。我感到一股劲风扫在我的脸上，我听到风声、吼声，骇人的喧嚣声。我怕得要死，哀求达尼埃尔放开我。末了，我们来到悬崖的最高点，他一言不发，走到我背后，解开绑带。于是我看到了整个大海：大海拍打着我脚下的峭壁；我周围是一望无垠的海洋。我喘不过气来，跌倒在达尼埃尔的怀抱里。几分钟后我才苏醒过来。这时我哭泣，哭泣……我必须回去睡下，我发烧。妈妈非常不高兴……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一点儿不后悔。我相信我非常了解大海。”

雅克从未见过这副面孔：忧愁冰释，目光奔放，锐利怪异。蓦地，这团火熄灭了。

雅克逐渐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贞妮。她一会儿矜持，一会儿热情迸发，使人想到一眼被堵塞的水量充沛的泉水，不时夺路而出。兴许他触摸到这种原发的忧愁的秘密？这种忧愁使这副面孔具有内心生活的反映，使她短暂的微笑多么宝贵。他猛然

想到这次徜徉快要结束了，不觉忧思如焚。

“你没有急事，”他俩穿过森林的旧拱顶大门时，他很有心计地说，“咱们兜个大圈。我打赌，你不认得这条小路吧？”

一条沙砾小径，踩上去软绵绵的，一直通到矮树林的树荫里；小径开头，两边是一大片草地，然后路越来越窄。这一带的树木长势很差，稀疏的树叶之间处处可见天空。

他们往前走着，对沉默不觉得窘迫。

“我怎么啦？”贞妮很纳闷，“他不象我想象的那样。不。他是……他是……”但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使她满意。“我们多么相象。”她突然带着明显的快乐心情这样注意到。然后她不安起来：“他在想什么？”

他什么也不想。他沉浸在一种美滋滋的空泛的幸福之中，他走在她身边，别无它求。

“我让你看的是森林中最糟的角落之一。”他终于小声说。

她听到他的声音哆嗦起来，他俩都有这个想法：这沉默的时刻对于他们一起向往的朦胧的东西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我同意你的看法。”她回答。

“这不是草，这是一种狗牙根。”雅克踩着地面，继续说。

“我的母狗可高兴啦，瞧它。”

他俩随意说着话：字前含义对他们来说已完全改变了价值。

“我喜欢她的连衣裙的蓝色，”雅克想着，“为什么这带点儿灰色的柔和的蓝色那样适合她呢？”他单刀直入地大声说：

“我对你说吧，使我这样呆头呆脑的，是由于我不能对所思所想的东西分心。”

贞妮作为回答，也直白地说：

“象我一样。我几乎时刻在梦想。我喜欢这样。你也是？我梦想的东西只属于我个人所有；不必同别人分享我才高兴呢。你明白我的话吗？”

“噢，非常明白。”他说。

有枝野蔷薇已经结了小浆果；野蔷薇繁花满枝，一丛丛从小径斜刺而出。雅克几乎要摘来献给她：“这是鲜花、果实和枝叶。然后……”他住口不说了，瞧着她……他不敢往下说。走过野蔷薇树丛，他心里想：“我真有文学天赋！”

“你喜欢魏尔伦*吗？”他问。

“喜欢。尤其是那本《智慧集》，达尼埃尔以前非常喜爱。”

他低声吟诵：

> 女性的美，她们的弱点，这些苍白的手常常行
> 善，也可能无恶不作……

“那么马拉美**呢？”他停了片刻，又问，“我有一本现代诗人的诗集，写得不错。我给你带来，好吗？”

“好的。”

“你喜爱波德莱尔***吗？”

---

* 魏尔伦（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恶之花》。

"差一点。他象惠特曼*。不过，波德莱尔我知道得很少。"

"那么惠特曼，你看过他的作品吗？"

"达尼埃尔在那年冬天给我念过几首。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喜爱惠特曼。而我呢……"（他俩都想到刚才说的"淫秽"这个词。"她多么象我呀！"雅克心里这样想。）

"而你呢，"他说，"正是因为这一点你不象他那样喜爱惠特曼吗？"

她低下头来，很高兴他说出她的想法。

小径又逐渐宽敞起来，一直来到一个栅栏处，在两棵被虫蛀空的橡树之间，有一张长凳。贞妮将她柔软的大草帽扔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有时候，"她自然而然地说出心里话，仿佛她在自言自语，"我看到你跟达尼埃尔这样亲密，几乎感到奇怪。"

"为什么？"他微笑着，"因为你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吗？"

"今天看来，大不一样。"

他离开她不远，躺在一片斜坡上。

"我跟达尼埃尔的友谊，"他轻声说，"他有时对你谈起我吗？"

"不……也可以说是的。有时谈谈。"

她的脸绯红，但他没瞅着她。

"啊，"他嚼着一根草说，"现在这是一种平静的热爱，一种安定的状态。以前并不总是这样的。"他住了口，用手指给她指着一个阳光闪烁的水洼，草尖上有只蜗牛，象玛瑙一样

---

*惠特曼（1819—1892），美国伟大诗人，著有《草叶集》。

透明，缓慢地在阳光中摆动两只触角。“你知道，”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上中学时，有几个星期我以为自己变疯了，我可怜的脑袋瓜里乱成一团。总是孤零零一个人！”

“你不是同你哥哥一起生活吗？”

“幸亏如此。我很自由，幸好如此。否则，我相信我会真的发疯……或者逃走。”

她想到那次逃到马赛去，她头一遭有些宽恕他。

“我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他用阴沉的嗓音说，“谁也不了解我，连我哥哥在内，达尼埃尔也常常不了解我。”

“恰巧象我。”她心里想。

“那时节，我对学校里任何功课都不感兴趣。我阅读，象一个狂热的人那样阅读昂图瓦纳书柜里所有的藏书和达尼埃尔设法给我带来的书。几乎所有的法、英、俄的现代小说都浏览了一遍。你要知道这给我多大的冲动就好了！往后，我觉得一切都烦死人：课程、对课文的繁琐讲解、正人君子的华美道德！我呀，我生来准定不是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他谈论自己时丝毫没有自满情绪，不过，象一切年轻有为的人一样充满自信，他想象不出比在达双聚精会神的眼睛面前这样自我剖析更地道的享受；他从中汲取的乐趣富有传染力。“那时，”他继续说，“我给达尼埃尔写了三十页的长信，通宵达旦才写完！我在信里倾注了白天激起的所有热情，尤其是所有的怨恨！啊，现在我大概会耻笑这样的行为……不，”他双手抱紧脑门说，“这一切使我苦不堪言，我还不想原谅这一切！……这些信我从达尼埃尔那里要了回来，重读了一遍。每一封信都象一个疯子头脑清醒时的忏悔。信隔几天，有时隔几小时写一封；每一封都象一次爆发，一次内心危机的爆发，往往跟上一

次危机相矛盾。是宗教危机，因为我刚狂热地投入到《福音书》中，要么是《旧约》中，要么是孔德* 的实证主义中。啊，我看了爱默生** 的作品后所写的那封信呐！我经历过青年时期所有的病患：一种凌厉的达芬奇式的精神病，一种过激的对波德莱尔作品的赞赏！但从来持续不长！早上我喜欢古典主义，晚上则是浪漫主义——我在昂图瓦纳的实验室里偷偷烧掉马莱伯***和布瓦洛****的作品。我一个人单独干，笑得象个魔鬼！第二天，一切文学作品我觉得都是一样的空泛，使人恶心。我开始啃几何，从头学起；我决心发现新的定理，推翻一切已有的概念。然后我又成了诗人。我为达尼埃尔写颂歌、长达二百行的诗简，几乎没有什么涂改。但最难令人相信的是，”他突然平静下来说，“我一丝不苟地用英文，是的，全部用英文起草一篇八十页的论文《论个人对所属社会关系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Society！我还留着手稿。等一等，还没说完，有篇序言——我承认很短——但用现代希腊文写成！”（这最后一个细节是假的；他只记得曾经想写这篇序言。）他哈哈大笑。“不，我没有疯，”他歇了一会儿又说，然后重新沉默不语，半严肃半露笑脸，但并不傲慢地说：“我毕竟与众不同……”

贞妮抚摸着小母狗，在沉思默想。以前有过多少次她想象雅克是个令人不安、几乎是危险的人物！如今她不得不承认，

---

*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哲学家，著有《人类代表》等。

*** 马莱伯（1555—1628），法国诗人，古典主义的前驱。

**** 布瓦洛（1636—1711），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和讽刺诗人，著有《诗艺》。

他不再使她害怕。

雅克躺在草地上，直视前方。他很高兴能这样从容地说话。

“在这儿的树荫下很舒服吧？”他懒洋洋地问。

“是的。几点了？”

他们都没戴表。公园的边界离这儿很近，他俩丝毫不用着急；贞妮坐在凳上望得见她非常熟识的那两棵栗子树的树顶，再远一些是守林人家里那棵雪松，黑森森的枝叶伸向蓝天。

她俯身对着紧挨她的裙子的母狗，避免转到雅克那边，说道：

“达尼埃尔把你的诗念给我听了。”

她对他保持沉默很是愕然，便决意瞧瞧他：他的脸一直红到乱发根；他狂乱的目光满处乱看。她也绯红了脸，大声说：

“啊，我不该告诉你的！”

雅克已经责备自己的恼火，竭力克制住；但他忍受不了有人——贞妮——可以根据他牙牙学语的创作来评论他；他尤其疑心重重的是，他知道自己还远远未能表现出全部才能；这正是他日夜所苦恼的。

“我的诗等于零！”他猛地迸出一句。（她不争辩，连手都一动不动，他很感激她。）“那会小看我的……那些人……啊！”他终于高声说，“人家会怀疑我想干的事！”这个棘手的题目，贞妮的在场，这种孤独，在他心里掀起激动的波澜，他的声音也憋住了，他的眼睛也一阵酸痛，好象就要涌出眼泪似的。“瞧，”他停顿片刻，继续说，“就象那些祝贺我考上高师的人一样！你可以猜到我作何感想！我感到羞愧。是的，羞愧！不仅羞愧考上了，而且羞愧接受了……所有这些……的

评判！……啊，你知道他们是何等样的人！人人都是念同样那些书，经过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书，总是书！而我必须去向他们乞求……我屈服在……啊！……我……”他说不上话来。他感到自己的怨恨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但他的发自内心的动听议论过于活跃，过于深入地植根于他心中，不能立刻连根拔起，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啊，我卑视所有这些人！”他大声说，“我更加蔑视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我永远，永远不会……不会原谅这一切！”

她看到他冲动得身不由己，她便越加要控制住自己。虽然她抓不住雅克的思路，却注意到他经常表露这种模棱两可的怨恨和拒绝原谅。他确实受过许多折磨。但是——在这方面，他跟她就迥然各异了！——他对未来，对将来的幸福的信心依然是明确的；透过他的诅咒，流动着一股持续不断的希望之风、信心之风；他的雄心看来很大，但不会令人怀疑。贞妮以前从未考虑过雅克的前途怎样，但她发现他有崇高的目标时毫不惊讶；即使在她把雅克看成一个粗野平庸的顽童那时节，她也一直看到他身上有一股力量；今天，这些火热的话语，她感到吞噬着雅克的心的火焰，都在她心里引起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好象她也身不由主地卷入同一旋涡中。她有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安全的感觉，便站了起来。

“请你原谅。”雅克用憋气的声音说，“你看，这就是郁结在我心中的情感。”

他俩踏入一条小径，小径如同巡逻小道一样，在蜿蜒曲折的界沟边上绕行，一直通到森林面对公园的另一道门；门有一道尖铁条栅栏锁住，锁象监狱里的门闩一样吱嘎作响。

太阳高悬天上，还不到四点。没有什么事硬要他们结束散

步。他俩为什么走上回家的路呢？

在公园里，几个散步的人交臂而过；虽然他俩昨天已经走过这些林荫道，而且没有什么邪念，但今天他俩单独肩并肩地漫步时，却产生了一股羞赧的心情。

“那么，”走到两条小径交叉的路口时，雅克蓦地说，“我不送你了，好吗？”

她毫不迟疑地回答：

“就这样。我差不多到家了。”

他站在她面前，不知道为什么窘迫，甚至没想到脱帽致意。在他脸上，由于难堪恢复了那种沉重的粗野的表情，这表情他常常挂在脸上，她在散步时并没有看到。他没有向她伸出手。他竭力露出微笑，正要掉转脚跟时，他胆怯地望了她一眼，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我不能总是……这样……跟你在一起呢？”

贞妮好象没有听见，没回转身，笔直地穿过草地走了。打昨天起，她心里重复过好几次的也几乎是这几个字。猛然间，她心生疑虑，她勉强敢提出的疑虑：兴许雅克想说：“为什么我不能总是象今天这样，生活在你的身边呢？”这个假设使她火烧火燎一般。她加快步子；回到自己房里时，面颊象火烧一般，双腿直晃，她不许自己再想。

下午余下的时间，她焦躁不安地干这干那：改变房间的布置，移动家具，整理楼梯台的杂物橱，修剪所有的花枝。有时她抓住小母狗，抱得紧紧的，百般抚摸。当她最后一次看挂钟，要证实一下达尼埃尔是否回来吃晚饭时，她感到绝望袭上心头；她只能一个人就餐，就在阳台上吃了一盆草莓，为了躲开漫长的黄昏，她回到客厅里，打开所有的灯，拿起一本贝多

芬的作品集。然后又改变主意，放下贝多芬作品集，抓起一本肖邦的《练习曲》，跑到钢琴那里。

白日将尽，看来却真是异常缓慢地消逝，因为月光已经升起，尽管躲在枝叶间，却不知不觉代替了落日的余晖。

雅克心中茫然，把一本现代诗人的集子塞进兜里；他刚对贞妮介绍过这部诗集。今晚他不能忍受家庭生活的冷漠气氛，走出门来，在公园里漫步。他的思路纷乱，无法集中。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踏上那条两旁种着洋槐的小路。"但愿门没关上。"他想道。

门没有关。小铃叮铃铃响，他象一个私入民宅的人那样打战。一股热烘烘的树脂味夹杂着蚁窠的怪味，从枞树下传来。钢琴发闷的声音略微活跃了沉寂的花园。不消说，贞妮和达尼埃尔在弹奏音乐。客厅面临正门的背后。从雅克所呆的地方，只见屋子沉睡着，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但屋顶沐浴在一片奇异的亮光中，他愕然地回过身来：这是月亮越过树梢，染白了屋脊，使天窗的玻璃闪烁发光。他走近屋子，心房卜卜乱跳，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宣布他的到来，当皮斯汪汪吠叫扑过来时，他才感到一阵轻松。钢琴声大概盖过了狗吠声，因为音乐没有停止。雅克弯下腰，抱起小母狗，象贞妮那样，而且用嘴唇去磨擦它那象缎子似的额头。然后他绕过侧翼，来到阳台，站在客厅前边，客厅的窗洞敞开，照得亮晃晃的。他一直在靠近。他竭力要听出贞妮演奏的曲子：旋律好象捉摸不定，摆荡了一会儿，在笑与泪之间飘浮，最后消逝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欢乐和痛苦都不再存在的境界里。

他走到门口。他觉得客厅空荡荡。他起先只分辨出盖钢琴

的波斯纱罩和钢琴上的小玩意。猛地，在两只大瓷花瓶中间的回洞里，他瞥见一张面孔，一个吊在蜡烛光晕中的做鬼脸的假面具，这是内心激动使脸变形的贞妮。这张脸的表情朴实无华，袒露无遗，他看了本能地后退一步，仿佛他看到了裸体的少女。

他一直把母狗抱紧在肩膀上，象小偷一样瑟缩发抖，他躲在房里一边的阴影里等待曲子弹完；然后高声叫唤皮斯，仿佛他刚从花园进来似的。

贞妮听出他的声音，战栗起来，她倏地站起身。她的脸上还保持着寂寞时激动的痕迹，她恼怒的目光赶走了雅克的目光，好象她要保守秘密似的。他问：

“我吓了你一跳？”

她皱皱眉头，说不出话来。他继续说：

“达尼埃尔还没有回来？”稍停又说：“下午我对你提起的这本诗选，我给你带来了。”

他笨拙地从兜里掏出那本书。她接过来，随意翻了一下。

她没有坐下，也没请他坐。雅克明白，他该告辞。他走到阳台上，贞妮跟着他。

“你忙你的吧。”他咕噜地说。

她送他出来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快点了结，她不敢向他伸出手，就此告别。月儿探出树梢，清辉如水，当他向贞妮转过身去时，他看到她眨动睫毛。她的蓝色连衣裙象幽灵那样飘忽不定。

他俩穿过花园，一言不发。

雅克打开小门，走到路上。贞妮也不假思索，走出门口，来到小径上，站在雅克前面，浴满了月光。他在洒满银辉的墙

上看到了姑娘的身影，她的侧面，她的脖颈，她的螺旋形长发，她的下巴，直到嘴的表情——象天鹅绒般的黑影，完美清晰。他用手指着这投影。一个疯狂的念头掠过他脑际：他不想思索，带着胆小的人才能有的那种勇气，俯到墙上，亲吻那亲爱的面影。

贞妮猛然一退，犹如从他手里夺回自己的头像，然后消失在门洞里。看不见花园明晃晃的四方草坪了：大门重新闭上。雅克听到贞妮逃到沙砾路上。于是他迈开大步，没入黑夜之中。

他喜笑颜开。

贞妮跑着，跑着，仿佛死寂的花园布满的黑白幽灵在追逐她似的。她冲进屋里，上楼来到卧室，扑在床上。一层冷汗使她不寒而栗。她的心很难受，她将哆嗦的手按在内衣上，她的头艰难地寻找着枕头。她的全部意志都绷紧在一种努力之中：什么也别去想！羞耻心压抑着她，不让眼泪涌到眼里。她被一种新的情感主宰了：恐惧。自我恐惧。

皮斯被遗忘在楼下，吠叫不停。达尼埃尔回家了。

贞妮听到他哼着小调上楼，在她门口停了一会儿。他不敢敲门，看到门缝没漏出半点灯光，以为他妹妹已经睡着。但为什么客厅的灯都亮着？……贞妮没有动弹，她想独个儿呆在黑暗里。然而听到她哥哥的脚步声远去，她又苦恼起来，跳下了床：

“达尼埃尔！”

借着他手拿的灯光，他看到一张憔悴的脸和呆呆的眼睛。他以为自己晚回来使妹妹不安了；他已经要道歉，这时她打断

他说：

“不，我很激动，”她用有点沙哑的声音说，“我摆脱不掉你的朋友，他跟着我，跟着我，不离开我！”她气得脸色刷白，一个音节顿一下。突然，一阵红晕涨满她的脸颊，她骤然哽咽起来，精疲力竭地坐在床上：“我向您担保，达尼埃尔，告诉他……赶走他……我忍受不了，我向您担保，我忍受不了！”

他默默地打量她，想猜透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什么事？”他低声说。一个念头掠过他脑际，他迟疑不决想得对不对。他的嘴唇乜斜着，露出苦笑。“这可怜的雅克，”他终于微妙地说，“兴许他对你……”

他的语调意味深长，他用不着说完这个句子。他惊异地看到贞妮不再哆嗦，耷拉着眼睛，好象变得无动于衷。她恢复了镇静。半晌，达尼埃尔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却开了口：

“兴许。”她的嗓音恢复了正常的音调。

“她爱他。”达尼埃尔寻思；这个结论是随意想到的，他一时惊呆了，缄默不语。

这当儿，贞妮遇到她哥哥的目光：她清楚地看到他的想法。她表示抗辩：她的蓝眼珠射出一道闪光，她的脸显出挑战的神情，她的眼睛盯住达尼埃尔的眼睛，摇晃着坚毅的头颅，没有提高声音，连续三次重复：

“决不！决不！决不！”

达尼埃尔犹豫不决，但带着温情和兄长的关切注视她；这种态度把她冒犯了，她朝他走来，撩起年轻人脑门上的一绺乱发，在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

“你吃过晚饭了吗，疯狂的小伙子？”

九

昂图瓦纳穿着睡衣，站在壁炉前，用一把锯齿刀切割一块干葡萄点心。

拉雪尔在打呵欠。

“斜着切，我的小猫咪。”她用懒洋洋的声音说。她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下，没穿衣服。

窗户开着，但从上到下被窗帘遮没，房间里只吹进来一股象太阳下帐篷里那种热气。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巴黎象在受火的烤灼。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声响。这幢房子也静寂无声，或许人已走空，除了上面那层，不消说，阿莉娜正在大声读报，让沙斯勒太太和养病的小姑娘散散心，小姑娘还得平躺几个星期。

“我饿了。”拉雪尔说，张开红艳艳的象猫一样的大口。

“水还没开。”

“算了！给我吧。”

他放了一大片水果蛋糕在碟子里，端着走过来放在床沿上。她慢吞吞扭着上半身，仍然保持躺着的姿态，然后支起身子，仰起头，两只手指夹住蛋糕，一小块一小块咬到嘴里，品尝起来。

“你呢，亲爱的？”

“我等茶。”他说，跌坐在长靠背椅的垫子上。

“累了吗？”

他向她微笑。

床很低，一目了然。玫瑰红的丝帷幕在床顶形成拱形，拉雪尔不加遮掩，得意洋洋地躺在那儿，象寓言中的人物那样，仿佛歇息在一只透明的蚌壳里。

“如果我是画家……”昂图瓦纳喃喃地说。

“你瞧你累成那样，”拉雪尔莞尔一笑，这样指出，“你要成为艺术家，你就会厌倦了。”

她的头往后仰，面孔没在暗影中，枕在闪闪发亮的头发上。从这螺钿般光滑的身体射出一片闪光。右腿柔软地放松，形成镰刀形，插进被褥里；另一条腿相反曲着竖起，使大腿的曲线鼓凸出来，并使象牙般的髌骨突现在亮光中。

“我饿。”她嘟囔了一句。正当他走过来拿空碟子时，她有力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拉过他的脸来。

“噢！你这胡子；”她说，没有推开他，“你什么时候剃掉它？”

他抬起身来，往镜子不安地瞥了一眼，走去拿第二块水果蛋糕。

她在大口咬蛋糕时，他说：“我这么喜欢你的原因就因为这个。”

“我的胃口？”

“你的健康。你的身体里血液畅通。你多壮实！……我也是，骨骼健壮。”他补上一句，又寻找镜子想照一照自己：他双肩往后扳，挺起胸，扩张胸脯，却没有意识到他的四肢比起硕大的头颅就显得瘦弱了；他总是想象自己的体格象脸容特意显出的那样看来强壮有力。这种有力量、精力充沛的感觉，两个星期以来增长到顶点，是由于爱情在他身上激起的作用。“你知道吗？”他下结论说，“我们俩生来是活上一世纪的。”

“在一起？”她的眼睡半闭半合，柔情脉脉地低声说。一个忧郁的念头掠过她脑际：担心不能一直保持她从他那儿得到的，使她非常幸福的乐趣。

她睁大眼睛，拍拍大腿，双手在富有弹性的身上滑溜，断言说：

“噢！我呀，如果不把我谋杀掉，我有把握活到古稀之年。我的父亲死时七十二岁，他还结实得象个五十岁的人。他是偶然中暑死的。我们家的人都死于偶然事故。我兄弟是淹死的。我也会死于非命，被子弹打死。我总有这个念头。”

“你的母亲呢？”

“我的母亲？她没有死。每次我见到她，都觉得她变年轻了。当真，她过的生活……”她音调不变地加上一句，“她关在圣安娜。”

“在收容院？……”

“我没对你说过吗？”她微笑着好象表示歉意，然后又可怜地说：“她在里面有十七年了。我仅仅记得住她。我九岁那年，你想想！她性情开朗，好象没受什么苦，她在唱歌……我们家都是能吃苦耐劳的……你的水煮开了。”

他赶忙奔向炉子，泡好茶后，他俯身对着小梳妆台，一只手遮住胡子，竭力想象刮过的脸是什么模样。不。在他的脸的下部黑魆魆一片，他喜欢这样，这能让白皙的长方形脑门、眉毛和目光里得庄重！再说，他本能地担心露出嘴巴，仿佛这样会有失尊严。

拉雪尔坐在床上喝茶，点燃一支香烟，又仰倒在床上。

“到我身边来。你在那儿赌气干什么？”

他笑盈盈地来到她身旁，弯下腰对着她的脸。在床幔保存

的温热中，她挽起的长发的香味向他袭来：一种既刺激人又很柔和的香味，一种持久不散、令人有点恶心的香味，他又要闻又有点怕闻，因为闻得时间太长了，他嗓子眼里都沾满这种气味。

“你想干吗？”她说。

“我在看你。”

“我的小猫咪……”

待他挣脱她的嘴唇，又恢复那种姿势：他好奇地凝视拉雪尔的眼睛。

“你看什么？”

“我在找你的眸子。”

“很难找到吗？”

“是的，你的眼睫毛挡住了。你的眼睛前面好象有一层金色的薄雾。正是这个使你有这副神态……”

“什么神态？”

“谜一样的神态。”

她耸耸肩，开口说：

“我的眸子是蓝色的。”

“你确信是这样？”

“灰蓝的。”

“完全不是。”他说，又把嘴唇压在拉雪尔的嘴上，然后寻开心地马上缩回来，“你的双眸有时是灰色的，有时是淡紫色的。一种混浊的不够明朗的颜色。”

“谢谢。”她笑了起来，左右转动自己的眼睛。

他沉吟不语，注视着她：“半个月……可我觉得有好几个月。但我说不出她的双眸的颜色。她的生平我了解吗？认识我

之前她生活了二十六年，在一个同我的环境迥然不同的天地里！生活过：就是说富于阅历和经验。不过是神秘的阅历，我开始逐渐有所发现……”他倒并不觉得这种发现有多少兴味。他更不让她看出来：他什么也不问她。但她喜欢闲嗑。他听她说话，一面思索，把细节和日期凑到一起，力图明白过来，他很惊讶，不断惊讶，一心一意去分析，却什么也发现不了——她有意隐瞒？——不。他在别人面前的态度一直是显得博学的！他只会询问病人。好奇和惊诧属于这种感情；他的自尊心使他善于习惯以理解和聚精会神的态度去掩盖起来。

“今儿个你瞧着我的神态好象你不认识我似前，”她说，“不，够了，你走开吧！”

她显得不耐烦，闭上了眼睛，避开这探询的目光。他想用手指翻开她的眼皮。

“够了，不，别这样，我不想让你这样死盯着我的眼睛。”她弯起赤裸的手臂，挡住眼睛。

“你想对我隐瞒什么，小司芬克斯？”他从肩膀一直到手腕吻遍了这美丽的闪光的手臂。

“她是故弄玄虚？”他忖度着，“不……有点保留，但不是故弄玄虚。相反，她很乐意讲自己的身世。她甚至一天天变得爱唠叨了……因为她爱我，”他高兴地想，“因为她爱我！”

她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又一次拉过来贴在自己脸上，蓦地，她用严肃的声调说：

“不错，你知道：人们想象不出通过一个目光就能让人看出底细！”她住了声。他听到她喉咙里有无声的笑；她一提起过去，就往往发出这种笑来。“唔，我想起来了；正是通过一

个目光，一个普通的目光，我发现了一个男人的秘密，我同他已经生活了好几个月呢。在饭桌上。在波尔多的一个餐馆里。我们相对面坐，谈着话。我们的眼睛从碟子看到脸上，或者很快扫视一下大厅。突然——我永远忘不了——仅仅在一刹那间，我发现了，抓住了他的目光，他专注地盯着我背后……这太过分，我不由自主地一下扭过身去，想看看……”

“什么？”

“没什么，说给你听听罢了，”她又用另一种声调说，“应该怀疑他的目光。”

昂图瓦纳几乎要坚持：“这秘密呢？”他不敢问。他生怕贸然提出无聊的问题会显得幼稚可笑；已经有两三次他大胆要求过这类解释，拉雪尔惊讶和快活地瞅着他，露出讥笑的神态，使他无地自容。

他沉默不语。她又开了口：

“这些过去的事令我惆怅……吻我，再吻。更热烈些。”但她并没有停止不想这件事，因为她又说：“不过，我说他的秘密时，我本该说他的一个秘密！这号人，永远不会什么秘密都让人发现。”

为了避开回忆，或许也是为了避开昂图瓦纳无声的询问，她慢慢地、一起一伏地完全转过身来，她的身子好象是一节一节似的。

“你多么柔软！”他说，一面抚摸她，象抚摸一只动物那样。

“当真？你知道我在歌剧院上过十年的课吗？”

“你？在巴黎？”

“是的，先生。我离开时甚至还是第一名呢。”

“很早了吧？”

“六年前。”

“为什么你要离开？”

“腿的关系。”她的脸孔阴沉了一下，“我差点成为马戏女演员。”她旋即又说：“在一个马戏团里。你惊讶吗？”

“不，”他果断地说，“在哪个马戏团？”

“噢，不在法国。在一个很大的国际马戏团里，那时，希尔什带领这个团周游世界。你知道，希尔什是我对你提起过的那位朋友，这家伙就象吉普赛人的苏丹。他想从我的才能中捞到好处，但我不走运！”她一边说，一边好玩地以体操健将那种有控制的迅捷将两条腿一屈一伸。“他有一个想法，”她继续说，“他曾经在纳伊利让我演过一点空中杂技。我酷爱这个。我们有出色的马，当然！要充分利用。”

“你曾住在纳伊利？”

“不是我，是他。他当时是纳伊利驯马场的老板。他一直对马有特别的兴趣。我也是。你呢？”

“我骑过。”他挺起身说，“我机会不多，时间也没有。”

“我呀，我有机会。有一些机会！有一次我们在马鞍上过了二十二天！”

“在哪儿？”

“在摩洛哥内地。”

“你到过摩洛哥？”

“到过两次。希尔什把格拉斯*型的旧步枪卖给南部的叛乱部队。一次真正的远征。有一天，我们的村镇果然受到袭

* 格拉斯（1831——1901），法国将军，发明1874式步枪。

击。打了一天一夜……不，打了一整夜，没有什么好看的，非常吓人，战斗延续到第二天早上。夜袭很少见。他们杀死了我们十七匹驮货的马，打伤了三十多匹。枪战时我躺在箱子中间。但我还是挨上了。”

“挨上了？”

“是的。”她笑着说，“挨上一点，擦伤了皮。”她指指侧面腰部一个光滑的伤疤。

“为什么你以前对我说，你从车上摔下来过?”昂图瓦纳问，脸上没有笑容。

“噢！”她耸耸肩说，“那时我们第一天认识。你还以为我想出出风头呢。”

两人沉默着。

“她会欺骗我吗？”昂图瓦纳寻思。

拉雪尔的眼睛变得若有所思，然后又炯炯发光，但这是仇恨的光芒，很快就熄灭了。

“他当时以为我会一直跟着他。他打错了算盘。”

每当她朝自己的过去投以怨恨的目光时，昂图瓦纳就感到一种心情纷乱的满足。他很想对她说：“同我在一起吧。直到白头偕老。”他把面孔贴在她的伤疤上，久久不分开。他的耳朵有职业习惯，不由自主地聆听鸣响的胸腔内肺泡来来去去的柔美响声，虽然距离远，但很清晰地听到心脏饱满的卜卜声。他的鼻孔在翕动。在热烘烘的床上，拉雪尔的整个身子都散发出同她的长发一样的气味，但要轻微和不同一些：是一种醉人的演演的气味，象胡椒那样刺激人；又有一种汗温的怪味，使人想起最混杂的香水味，想起细黄油、核桃叶、白术、香草糖衣杏仁的味道；说到底，不象一种气味，而象一种气息，一种

味道：因为它象一种香料味留在嘴唇上。

“别再说这些了，”她说，“递给我一支香烟……不；新产品，在小桌子上……这是一个女友给我卷制的；放一点绿茶在马里兰烟草里，有一股烧叶子的味道，好象在外面宿营，我不知该怎么说，象秋天打猎的味道；你知道，在树林里开枪，硝烟在浓雾里久久不散时那种火药香味吗？”

他又躺在她身边，在香烟缭绕之中。他的手在抚摸拉雪尔细滑的、白得几乎透明、略呈粉红的肚子：肚子很宽，象用旋床车出来的承水盘。她保留了不用说是从周游各国带回来的涂东方软膏的习惯，她的肌肤依然鲜激，象孩子的身体未到青春期那样线条明晰。

“Umbilicus sicut crater eburneus（你的脐部象只象牙杯）。”他喃喃地说，靠记忆勉强背出一段《雅歌》*，他快满十六岁时，这一段曾使他惶惶不可终日。“Venter tuus sicut……嗯……sicut cupa！”

“这句话什么意思？”她问，半欠起身，“等一等，让我猜一猜。Culpa，我知道：mea culpa，意思是说过错、罪孽。对吗？你的肚子是个罪孽？”

他朗声大笑。打从他在她身边生活，他就不再抑制自己的快乐。

“不对，是cupa……你的肚子象一只酒杯。”他纠正说，把头枕在拉雪尔的腰部，继续背诵词意相近的引文：“Quam pulchrae sunt mammae tuae, soror mea！但愿你的乳房很美，噢，我的姐妹！Sicut duo（不知为什么这样）gemelli,

* 《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qui pascuntur in liliis！好象两只小山羊在百合花中间吃草！”

她轮流关切地捧起双乳，带着柔和的微笑观察着，这仿佛是一对忠实的小动物。

“乳头很少有是粉红的，纯粹粉红的，象苹果树的蓓蕾一样粉红。”她一本正经地说，“你是医生，你应该注意到这个吧？”

他回答：

“说实话，这不假。没有色素肉芽的表皮。白的，白的，然后是粉红的暗点。”他闭上眼睛，尽可能挨近她。“啊，你的肩膀……”他又说，嗓音迷迷糊糊的，“我厌恶服装店外勤女店员怕冷的小肩膀。”

“当真？”

“这丰满的圆形……这漂亮的联在一起的皱折……这肥皂般的肌肤……我爱这样。别再动。我很舒服。”

骤然间，他回想起一个难以忍受的镜头，象被刺了一下。“肥皂般的肌肤……”这是在黛黛特出事后不久，他跟达尼埃尔同路，从别墅区回来的一个夜晚。他俩单独呆在火车上的一个单间里，昂图瓦纳心里只想着拉雪尔，因此顺从了终于能向这个行家叙述一次艳遇的乐趣，一路上忍不住向达尼埃尔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夜：in extremis（濒临死亡的）手术，在小姑娘枕边不安的等待，然后突然感到棕发的美丽少女靠着他睡在沙发上；他用了同样的词，“丰满的圆形……肥皂般的肌肤……”但他不敢叙述下文；当时已是黎明，他从沙斯勒家下来，看到拉雪尔的门敞开——他出于给年轻人一个他意志坚定的证明的愚蠢考虑，而不是出于谨慎，加了一句：“她在等我吗？我该利用这种情况吗？……说实话，我控制住自己，假装什么也没

有看见，走了过去。你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呢？”达尼埃尔一直默默倾听，这时打量着他，对他掷过来这句话：“我会跟你做得一式一样——你骗人！”

昂图瓦纳耳内依然回响着达尼埃尔的嗓音，这嗓音有戏弄、怀疑、损人的意味，但仍保持足够的善意，使人不会错怪他。每次回忆起这件事就触动他的痛处。骗人……不错，有时他会骗人；说正确些，他曾经骗过人。

“丰满的圆形……”拉雪尔也在沉思。

“或许我会变成一个肥胖的妇人，”她说，“犹太女人，你知道……但我的母亲不是犹太人，我只是半个意第绪人。啊！十六年前我进入准备班时，你认识我就好了！我是一只真正的棕色小老鼠……”

他来不及拉住她，她已经一骨碌圆到床外。

“你怎么啦？”

“想起一件事。”

“先说一声嘛。”

“不说更好。”她笑着，躲开伸过来的手。

“宝贝……来睡觉！”他用柔弱的嗓音说。

“别睡了。穿衣服吧。”她一面说一面穿上梳妆衣。

她跑到书桌那儿，打开并抽出一个装满照片的抽屉，回来坐在床边，抽屉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我喜欢旧照片。我常常在晚上捧起一堆睡下，好几小时翻弄，思索……定下心来……喏，圆吧。这不会使你厌烦吧？”

昂图瓦纳在她身后蜷伏着身子，这时惊讶地抬起身，舒适地支起肘子。他从侧面看到拉雪尔的脸俯向照片，这是张聪慧的脸，眉毛弯向面颊，象一道藤黄镶嵌着细长的眼线。长发匆

匆挽起，衬在逆光中，酷似一束毛茸茸的近于橙黄色的丝线做成的头盔；她的头一动，鬓角和脖颈上便好象迸跳出火思似的。

“在这儿，我正要找这张。你看，这个跳舞的小姑娘，就是我。那天，大概有人追赶我，因为我弄皱了跳舞短裙的饰边，象这样顶着墙弄坏了。你信吗？头发披在肩上，这尖尖的手肘，这平板的略有曲线的内衣。我的模样并不快活，嗯？这儿，瞧，我已经念三年级；腿肚子变得好看多了。这是教室。你见到我们在扶手杠上训练吗？你找到我了吗？是的，就是这个。而那个是路易丝。你看不出什么名堂？她就是有名的菲蒂·贝拉，那时跟我一起上课，简简单单就叫路易丝。甚至叫路易宗。大家争夺坐次。我也一样，如果我没患静脉炎，或许今天我是头牌名思……喂，你想看希尔什吗？啊，你感兴趣？他在这儿。你觉得他怎样？你没想到他这么老吧，我敢肯定。但他五十来岁还很健壮，我向你担保。可怕的人！瞧瞧他的脖子，这粗脖颈缩在两肩之中：他扭头时，全身都跟着动。乍一见到他，真说不出他的模样：马贩子，驯兽师。对吗？他的女儿总是对他说：‘勋爵，你的模样象个奴隶贩子。’这句话使他发笑；笑在心里。还是看看他的脑袋，这只大鹰钩鼻，他的嘴角皱纹。他很丑，但这不关谁的事。他的眼睛！如果他没有这对眼睛，他就更象只野兽：我不知该怎么形容。他的模样很自信，非常机警，性情粗暴？嗯？粗暴而好色？啊！他热爱生活就好了！我憎恨他也没有用，大家提起他就象对某些脾气暴躁的人那样议论：‘他丑中有美。’你不感到吗？……瞧：爸爸！爸爸在他的工人中间。他总是这样，穿着内衣，白胡子，挂着剪刀。他用三块破布、回个扣子就能给你做套衣服。这是

在他的工匠间拍下的。你看到在尽里面有蒙上的服装人体模型，墙上有设计吧？他当了歌剧院的服装设计师，不再为别人干活。你还可以去问歌剧院的人，对格普费特老爹有何看法。当必须把我母亲关起来，只剩下他跟我在一起时，他希望我同他一起干活，这可怜的老头；这样他可以将他的针线盒子留给我。这门手艺瞧赚很多钱。证明是我可以什么也不干，照样生活。但你知道，一个女孩子成天看到工匠间里都是女演员会怎么样！我只有一个念头：成为舞蹈家。他让我学了跳舞。他把我托给斯托布大妈。待他看到事情进展顺利，他很高兴。他常对我谈起我的未来。可怜的老头，要是今天他看见我变得什么也不是会多伤心！啊，你知道，当他撇下我两腿一伸时，我痛哭流涕。一般来说，女人没有雄心，她们得过且过。但在剧院，我们互相倾轧，想向上爬，大家奋斗，很快就对奋斗有了兴趣；至少同对成功一样有兴趣。当你必须放弃这条道路，同大家一样生活，自己面前再没有前途时，那是多么可怕啊！……瞧这张，这是巡回演出时的照片。乱七八糟。这是我们在吃午饭，不知在什么地方，反正在喀尔巴阡山一带。希尔什来这里狩猎。你看，他让胡须长得两边下垂，模样象个苏丹。亲王总称他为穆罕默德。你看到站在我后面顺得黧黑的那个家伙吗？这是皮埃尔亲王*，现在他成了塞尔维亚国王。他给了我这两只猎兔狗，它们躺在前排；象你这样躺着，完全象你一样……这家伙在笑，你不感到他象我？瞧仔细点。不象？这可是我兄弟。是的，这是他。他象爸爸一样是褐色头发，而我象母亲，是金黄头发……说到底是金黄头发，深色金黄，什么！你真

* 皮埃尔·卡拉乔治维奇（1846—1921），从1903年起为塞尔维亚国王。

囊！棕色，随你的便。但从精神上说，我象爸爸，而我兄弟象我母亲。瞧：这一张，他拍得更好……我母亲的照片，我一张也没有，爸爸都毁了。他从没对我提起过。他从来不带我到圣安娜去。可他一星期去两次，九年来没错过一次。女看守后来告诉我的。他坐在我母亲而前，同她呆一个小时，有时长一点。无话可说，因为她已认不出他；既认不出他也认不出任何人。但他爱她。他比她大许多。他自从发生了这些事再也振作不起来。我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有人到工匠间来找爸爸，因为我母亲被抓起来了。是的，在罗浮宫商店。她偷了陈列架上的针织品。你相信吗，格普费特太太，歌剧院的女服装设计师！人家在她的手笼里找到了男人袜子，一件小孩绒线衫！人家马上放了她，说她有偷窃癖。你了解这个吗？这是她的病刚刚开始……我的兄弟很多地方是她遗传的。他有一些可怕的事，抢劫银行的事。希尔什也参与了。如果没发生事故的话，我兄弟有朝一日也会变得象她一样……这管不住……不看这张！反正我对你说，这不是我！这是……一个小姑娘。已经死了……不如看这张。这是……丹吉尔的……民房……不，用不着细看，我的小猎咪，没了，你看，我不再哭鼻子了……布巴那草原：西·格巴斯的远征队的营地。这是我，靠近西蒂—贝尔—阿贝斯的小清真寺。你看到背景的马拉凯奇吗？……瞧，这张，这是在密苏姆—密苏姆旁边，或者在东戈旁边，我说不上来。这是两个德泽姆人的酋长。我好不容易才拍下来。他们吃人肉。是的，这样的事还有……啊，这张，真可怕。你看不出什么？是的，这儿是一小堆石头。你现在看到了吧？里面有一个女人。被石头砸死的女人！真可怕。请想象一个正直的女人，被她丈夫毫无理由地抛弃了三年。他失踪了。她以为他死

了，便改嫁了人。再婚两年后，他又回来了。在这些部落，重婚是弥天大罪。于是人们用石头砸死她……希尔什硬要我从梅歇德赶来，特意看看这情景：但我跑得远远的，离开五百米。我看到那个妇女在受刑那天早上被拖到村子里；这景象已经要使我得病。他呢，他什么都看到了，他想站在头一排……听着：好象人们挖了一个洞，一个很深的墓穴。然后把那女人带来。她自动躺在里面，一句话不说。你相信吗？她一声不吭，但人群在嚷嚷；我听到他们在喊处死她，我可离得很远……是他们的大司祭先开始。他先念判决书。然后他第一个拿起一块大石头，使足了劲扔到那洞里。希尔什对我说，她没有叫喊。这可带动了人群。有一大堆准备好了的石头，每人到石头堆里去拿，把多少石头扔到洞里。希尔什对我起誓，他没有扔石头。待到墓穴填满（你看到已漫过了边），他们在上面乱踩，一面大声呼叫，过后所有的人都走掉。希尔什硬逼我回去拍下这张照片，因为我有照相机。我不得不走过去……唉，只要一想起来，你看我的心卜卜乱跳。她就在里面……死了——可能……啊！不，喂，不是这张！”

昂图瓦纳把头伸过拉雪尔的肩上，来不及分辨别的，只见乱七八糟的一堆赤裸的身体。拉雪尔猛地用手遮住他的眼睛；隔着眼皮这手掌的热量使他想起她寻欢时的动作，虽然没有那样痉挛，但动作一模一样，为的是遮住他情人，不让他看到她狂热的面孔。他闹着玩地挣扎。但她一跳而起，一把抓起照片，紧贴在梳妆衣上。

她跑到书桌，浪笑着把照片统统塞进抽屉，用锁锁上……

“首先，这不是我的，”她说，“我没有权利支配。”

“是谁的？”

“是希尔什的。”

她回来坐在昂图瓦纳身边：

“现在你要听话一点了，你答应吗？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不使你厌烦吧？……唔，这还是一次远征……驴子队在圣克卢森林里的远征。你看，大家开始穿上和服。我的小巧的服装多帅啊！……”

十

“我不断欺骗自己，”丰塔南太太心想，“如果我敢直率地对待自己，就不会再空想什么了。”

她站在客厅的一个窗口旁，没有撩起罗纱窗帘，半晌注视着热罗姆、达尼埃尔和贞妮在花园里漫步。

“连最正直的人也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她在寻思。她常常这样禁不住微笑，禁不住幸福的感觉象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离开窗口，走到阳台上。这种时候，眼睛要辨别东西最易疲劳；天空中夕阳闪烁，苍白的星星已继出现。丰塔南太太坐了下来。她的目光在熟悉的地平线上扫视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她知道，热罗姆不会再在她身边生活下去，象两个星期以来那样。她知道，这个破镜重圆的家又一次好景不长！在热罗姆对待她的态度中，在他急遽地表现的温存中，她快乐之中带着恐惧，不是已找不到以往的热罗姆了吗？这难道不是证明了他没有改变，他不久就要离去，象他向来那样吗？他已经不

是她从荷兰领回来，象落水的人那样抓住她不放的苍老、消沉的热罗姆。尽管他跟她单独呆在一起时便摆出受罚的孩子面孔，尽管他回想起他的悲痛就唏嘘叹息，但他已经从箱子里取出夏季服装，不知不觉中显露出一副变年轻的脸孔。今天早上，吃午饭之前，她对他说："你到俱乐部去找一下贞妮，你也可以散散步。"他装作淡然地向她的劝告让步；他不等催促便站起身来，一会儿，她看见他快步走了出去，穿着白法兰绒裤子，上身穿件淡色上衣，挺得笔直；她发现他在路上采了一朵茉莉花，插在钮孔上。

这时，达尼埃尔发觉他母亲单独呆在屋里，便过来找她。打从丈夫回来以后，丰塔南太太在儿子面前有点举止无措。达尼埃尔不是没有注意到，因此他三天两头回别墅区，竭力比以往更加亲切，想以此让她明白，他洞悉个中底细，不会是非不分。

他躺在一张放得很低的帆布椅里，他很喜欢这张椅子，他点燃一支香烟，朝母亲微笑着。（他的手和姿势多象他父亲！）

"今晚你不走了吧，孩子？"

"要走的，妈妈。明儿一早我有个约会。"

他开始谈起他的工作，这在他很少见：他为休假回来后准备了一期《美育》，这是给欧洲最年轻的绘画学校办的，作为插图挑选了许多复制品，使他自得其乐。然后谈话停了下来。

寂静中充满了黄昏的窸窣声，在阳台下面，在森林的界沟中传来一片蟋蟀的唧唧声；点燃的香料味不时从掠过枞树的凉风中传来，风儿吹起梧洞树叶和树皮，在沙砾上发出簌簌声。一只蝙蝠急促而无力地鼓动翅膀，擦过丰塔南太太的头发；她禁不住轻轻叫唤了一声。

“星期天你回来吗？”她问。

“是的，我明儿回来呆两天。”

“你应该邀请你的朋友来吃午饭……我昨天在村子里刚巧碰上他。”她加了一句——因为她确实这么想，又因为她在雅克身上看到一些优点，她以为在昂图瓦纳身上也往意到的，同时因为想让达尼埃尔高兴——“他多么真诚大方！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

达尼埃尔的脸阴沉下来。他回想起贞妮同雅克在森林里漫步后那天晚上，她的古怪冲动。

“小姑娘的心灵往歪里长，向斜里出，很不平衡，”他忧虑地想，“成天思索、孤独、看书，太成熟了……而对生活这样无知！我能怎么样呢？如今她有点不相信我。不过她有结实的身体，但有小姑娘的神经过敏！还有这浪漫情调！她自以为没人了解她，总是拒绝说明原因！目空一切，不屑开口，把什么都弄糟！要么这是青春期还没过去？”

他挠个座位，坐到母亲身旁，为了表现得问心无愧：

“告诉我，妈妈，你没注意到雅克对您的态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对贞妮呢？”

“对贞妮？”丰塔南太太重复说。达尼埃尔说出的这两个字猛然在她心里凝成暗暗的不安。不安？也许没有这么厉害：这是一种飘拂不定的感觉，极端的敏感才能记录下来，但无法言传。于是烦恼袭上心来；一阵虔诚的冲动使她的心趋向圣灵。“不要抛弃我们呀！”她祈求道。

散步的那儿位回来了。

“你不加件衣服，朋友？”热罗姆大声说话，“小心点，今晚不象平日那么热。”

他走进前厅，拿回来一条披巾，裹上妻子的双肩。然后，看到贞妮把柳木长椅拖到沙地上——她习惯饭后躺在里面，呆在梧桐树下，他便急忙跑去帮助她，把她安顿好。

他好不容易才驯化这只凶恶的鸟。贞妮整个童年都生活在母亲身边，她感受到母亲痛苦的反响，年幼时就对父亲毫无好感。但热罗姆很高兴地看到贞妮几乎出落成一个妇人，便时她百般殷勤周到，施展出最微妙的诱惑力，既潇洒又谨慎，年轻姑娘不可能一无所感。今儿个父女两人确象两个朋友坦诚相见地交谈，至今热罗姆还激动不已。

“你的玫瑰花今晚香气扑鼻，朋友。”他沉浸在摇椅的晃荡之中，说，“阁楼那些‘第戎之誉’不过是普通的花。”

达尼埃尔站了起来。

“到时候了。”他说，走近他母亲，吻了她的脑门。

她双手捧着年轻人的脸，凑近端详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我的大儿子！”

“那么，我送你到火车站。”热罗姆提议说。早上的散步促使他想暂离一下这个花园，他在里面过了两星期的幽禁生活。“你不去吗，贞妮？”

“我留下来陪妈妈。”

“喂，递给我一根烟。”热罗姆挽起这尼埃尔的手臂说。（他回家后不想出去买烟，也就免了抽烟。）

丰塔南太太目送这两个男人远去。她听到热罗姆的声音在问：

“你想我在火车站能买到烟吗？”然后他俩消失在枞树的阴影下。

热罗姆紧搂着他儿子这个漂亮青年的手臂。年轻人对他有

多大的魅力啊！但这是夹杂着留恋的魅力！他回到别墅区后，每天都有这种痛苦：看到贞妮，在他身上唤起对自己青春的眷念。今天早上在网球场上他百感交集！这些青年男女目光明亮，打球时头发蓬乱，领扣解开，衣冠不整，却不妨碍他们青春朝气蓬勃的魅力；他们的身体柔软，浴满阳光，连呼吸也富有活力，散发出健康的气息！啊！他在球场呆了十分钟，无情地看到岁月不饶人！如今他要每天同自我斗争，同衰弱、不正派和老年的气息斗争，同已在他身上开始的最终崩溃的先兆斗争，他感到多么羞愧和厌恶呵！他步履迟钝，呼吸短促，要竭力显得灵活，同他儿子富有弹性的步子一相比，他突然放开儿子的手臂，禁不住发出羡慕的叫声：

"我多么想象你一样只有二十岁啊，孩子！"

当贞妮表示她想陪伴母亲时，丰塔南太太没有提出异议。

"你看样子累了。"剩下她俩时，她对女儿说，"你不想上楼睡觉吗？"

"喔，"贞妮说，"现在黑夜已经变长了。"

"最近你睡眠不好？"

"不太好。"

"为什么，亲爱的。"

丰塔南太太说话的语气超过了一般含义。贞妮陡地一惊，瞧了瞧母亲，马上明白母亲话里有话，想得到解释。她本能地决计回避，并非她想隐瞒，但有人想要她谈，她反面不想和盘托出。

丰塔南太太不善于装假，她转向女儿，透过落日余晖，直率地打量贞妮，希望在温柔的目光下能使贞妮的僵硬态度缓和

下来，这种态度使她俩非常隔膜。

“今晚就我们俩，”她稍作坚持地说，仿佛原谅孩子由于父亲回来扰乱了她们的亲密关系，“有一件事我想对你谈谈，亲爱的……是关于这个小蒂博，我昨天遇到他……”她住了口。她单刀直入，点出话题，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但她倾侧身子的关切态度，使她的话得以拖长，表明了盘问的意思。

贞妮一声不响；丰塔南太太慢慢挺起胸脯，开始望着前面夜色笼罩的花园。

五分钟过去了。

晚风清凉。丰塔南太太注意到贞妮在打哆嗦。

“你会着凉的，我们回屋去。”她说。

她的嗓音又恢复了平时的音调。她考虑过了：何必坚持问下去呢？她很高兴开了口，肯定女儿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对未来很有信心。

她俩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过前厅，踏上楼梯，楼梯几乎漆黑。丰塔南太太在头里走，在贞妮房门的楼梯平台上站住脚步，象每晚那样，想拥抱女儿。里然她分辨不清女儿的面孔，但她吻女儿时一接触到女儿的身体便感到抗拒，她半晌把孩子的脸贴住自己的脸；这个同情的动作在贞妮身上引起了抵抗的反应。丰塔南太太温柔地放开了，继续朝自己房间走去。但她看到贞妮没有打开门进屋，却尾随着她。这当儿，她听到女儿在她背后激动地一口气说出来：

“妈妈，如果你觉得他来得太勤，你对他只管冷淡些！”

“对谁？”丰塔南太太回过身来说，“雅克吗？来得太勤？可我没见他到这儿来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确实，雅克从达尼埃尔那里知道丰塔南先生回来了，这

件事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于是雅克出于谦慎，有意不到他们家。）况且，贞妮也不常去俱乐部，她尽可能避开雅克，常常等待他先参加一局球，避免相遇，几乎不对他说话，两个年轻人半个月来很少见面。

贞妮毫不犹豫地走进母亲的房间；她关上房门，默默无言地站在那里，态度固执。

丰塔南太太很同情她，一心想让她说出心里话：

“我向你担保，亲爱的，我不明白你的话的意思。”

“达尼埃尔为什么把蒂博一家带到我们家里来？”贞妮激动地说，“如果达尼埃尔对这些人没有不可理解的友谊，不会发生这些事！”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丰塔南太太问，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贞妮火冒三丈：

“什么也没发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达尼埃尔和你，妈妈，要是不把蒂博这一家时常吸引到我们家，我就不……我……”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丰塔南太太鼓足自己的勇气：

“得啦，亲爱的，给我解释一下吧。你注意到来自……有种特殊的感情？”

贞妮等不及说完这个问题，便低头作了个肯定的表示。她又看到月光满园，小门，她映在墙上的身影，雅克侮辱人的动作；回忆起这可怕的一刻日夜困扰着她，她决计瞒住不说，仿佛她这样深埋在心里，自己就有充分自由把这回忆当作一个厌恶的题目，或者干脆当作一个使自己激动的引子。

丰塔南太太感到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不想让贞妮重新龟

缩在沉默的四壁之中。可怜的女人用一只颤抖的胳臂支在身后的桌上，整个身子俯向贞妮，她隐约看到贞妮的脸被打开的窗户模糊地照亮着。

“亲爱的，”她又说，“事情会变得严重起来，如果你……如果你也……”

这回是一个否定的表示，执著地重复了好几次；丰塔南太太摆脱了揪心的不安，长吁了一口气。

“我一向憎恶蒂博这一家！”贞妮霜地叫起来，她的嗓音竟使她母亲认不出是她的，“哥哥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家伙，另一个……”

“不能这样说。”丰塔南太太打断说，她的脸在黑暗中涨红了。

“……另一个一直是达尼埃尔的附身恶魔！”贞妮继续说，提出以前数落的话题，她向来是这样判断的，“啊，妈妈，别为他们辩护：你不会喜欢他们，这些人跟你截然不同！我向你担保，妈妈，我不会搞错：这些人不象我们！他们是……我不知该怎么说……即使他们看来象我们一样思索，也不该看错他们：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思索，想的是别的东西！啊，这种人……”她斟酌字句：“可憎可恨！”她终于说出口来，“可憎可恨！”她思绪紊乱，一口气接着说：“我不愿向你隐瞒什么，妈妈。不，永远不隐瞒。我小时候就以为我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嫉妒雅克。我痛苦地看到达尼埃尔迷恋着这个男孩子！我心里想：这男孩子不配他喜欢！是个自私自利的人，高傲自大的人！粗鲁、爱作弄人、缺乏教养！只要看看他本人，他的嘴，他的下颚……我竭力不去想他！但我做不到，他总是这样撩拨我，我不能不回想起来，火得要命！他老是来我们

家：可以说他专门为着我而来！……这是从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回想起来……打那时起，我就更细心观察他。尤其今年。这个月。现在我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我力求公正。我看到，不管怎样，他身上有好的地方。我这就告诉你一件事，妈妈。我有好几次，是的，好几次相信，我自己意识到，我……我好象受到吸引……不，不！不是这样！他身上的一切我都反感！差不多一切！”

丰塔南太太承认：

“我不知道雅克的为人。你比我更有资格判断他。至于昂图瓦纳，相反，我可以向你断言……”

“可是，”女儿激动地打断她，“对雅克我没有说……我从来没有否认他也有很高尚的品质！”她渐渐改变声调，沉着地说，“首先，他说的话表明他很聪明。我承认这一点。我甚至走得更远：他的性格不是朝三暮四的；他不仅能够真诚，而且高尚正直。你看，妈妈，我不是有意贬低他！不仅如此，我相信，”她庄重地字斟句酌，而丰塔南太太愕然地仔细观察她，“我相信他能做出一番崇高的，或许很崇高的事业！因此！你看，我力求公正！现在我几乎确信，他身上的这股力量，就是所谓天才：是的，一点儿不错，天才！”她用近乎咄咄逼人的声调重复说，虽然她的母亲看来不想去反驳她。

蓦地，她带着绝望的强烈冲动，大声说：

“但这一切都没什么用！他有蒂博家的本性！他是一个蒂博家的人！我憎恶他们！”

丰塔南太太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

“可是……贞妮……”她终于结结巴巴地说。

贞妮在她母亲的声调里捉摸出她在这尼埃尔的目光里清晰

地看到的想法。于是她象一个孩子那样，冲到丰塔南太太跟前，用手堵住她的嘴：

“不！不！不是这样！我对你说，不是这样！”

她母亲把她拉过来，双臂搂住她，似乎保护她一样，贞妮好象突然挣开束缚住喉咙的一个结那样，终于呜咽起来，用她以前小姑娘的时候心里烦闷的那种声音不断重复：

“妈妈……妈妈……妈妈……”

丰塔南太太胸脯贴住她，轻轻摇着她，断断续续地安慰她说：

“亲爱的……别担心……别哭……瞧你想的！……没有人强迫你……幸亏你不……”（她想起两个顽童失踪后的第二天，同蒂博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她又看见那个胖子坐在他的办公室，处在两个教士中间；她想象他怎样拒绝雅克的恋爱要求，百般侮辱贞妮的爱情。）“啊，幸亏不是这样！……你呀，你没有什么要自我责备的……我会对这个小家伙说，让他明白……别哭，亲爱的……你会忘掉这一切……这已经过去，过去……别哭……”

然而贞妮越哭越厉害，因为她母亲的每句话都使她格外伤心断肠。母女俩就这样长久伫立着，在幽暗中紧紧相偎。孩子把痛苦藏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喃喃地安慰，可越安慰越使女儿痛苦；她睁大了惊惶的眼睛；因为她按往常的预感，看到在贞妮面前展现了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她的担心、她的温存、她的祈求都不再能从命运那儿夺回她的孩子。“在人类无休止地升往圣灵的过程中，”她难受地寻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单独向前，经受不断的考验，往往一再犯错误，迈步在永远给自己确定的道路上……”

只是在听到楼下的门关上了，认出热罗姆踩在前厅花砖地上的脚步声以后，她俩才战栗起来。于是贞妮松开双臂，一言不发地跌跌撞撞溜走了，烦恼已落在她身上，谁也不再能减轻它的负荷。

十一

在电影院前面的一幅巨大的海报，使大街上闲逛的人止住脚步：

不为人知的非洲

周游沃洛夫人、赛雷尔人、富尔贝人、门当人和巴基米人的国度。

“要到七点半开映。”拉雪尔叹着气说。

“看吧！”

昂图瓦纳不是毫无遗憾地丢开那间粉红色房间的亲昵气氛，他至少想重温单独相处的舒适，便订了楼下大厅尽头装上栅栏的一个包厢。

拉雪尔赶到他身边，站在售票窗旁。

“我发现了一件很妙的东西。”她说，一面把他拖到柱廊下，那里陈列着影片的图片，“瞧。”

昂图瓦纳先看说明：“门当族少女在马约·卡比河边扬黍。”一个完全赤裸的青铜般的身体，只在腰间拴了条稻草编

织的飘带。漂亮的门当族姑娘站在那里，全身支在右腿上，面孔神情专注，上身因为干活而拉长；她的右臂曲起，扬过头顶，把一只宽大的葫芦倾侧过来，让装满的粮食象细丝一样，从尽量高的地方洒落到膝盖边的左手拿着的第二只木盆里。她的姿态毫不拘束，头略往后仰，晃动的双臂曲线优美，胸脯挺起，高耸着结实的少女乳房，腰肢呈波浪形，臀部在使劲，不着力的那只脚只有脚尖着地，往前蹶起。整体和谐自然，具有劳动的紧张和活动的美。

“喂，瞧这些！”她又说，给昂图瓦纳指出十来个黑人青年，他们扛着一只细长的独木舟。“这小家伙很漂亮！这是一个沃洛夫人，你看：他的脖子上挂着护身符，裹着蓝色缠腰布，戴着土耳其帽。”今儿晚上她说起话来特别激动；她微笑时几乎不张开嘴唇，仿佛脸上肌肉不知不觉间凝固不动了；她的热辣辣骨碌碌的目光在眼皮的缝隙间闪射出昂图瓦纳从没见过的银光。

“我们进去吧。”她说。

“提前一刻多钟呢！”

“没有关系。”她带着孩子般的不耐烦反驳说，“我们进去吧。”

大厅空无一人。在乐队池座里，有几个乐师在准备乐器。昂图瓦纳抬起包厢的栅栏门。拉雪尔靠他站着。

“松开领带吧，”她笑着说，“你总是象想上吊，从脖子上解下绳子一样！”他作了个难以觉察的恼火的动作。“啊！”她马上悄声说：“我来同你看电影就为了这点乐趣！”她捧起昂图瓦纳的脸，凑到自己的嘴唇上，“另外，你刮掉了胡子，我更爱你了！”

她脱下披风、帽子和手套。两人坐了下来。板条栅足以遮住他们，但他们透过板条栅能看到大厅的变动，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穹顶下不再是寂静的、灰尘斗乱的、照射着红光，先是出现了几个人，然后变成人头攒动的一片，象大鸟笼里一样唧唧喳喳，不时管乐器的半音音阶盖过这些嘈杂声。尽管仲夏的褥热还没过去，在九月下半月，许多巴黎人不得不返回；眼下巴黎已不再是假期里的情景，拉雪尔每年都喜欢这时节，认为巴黎这时是一个总有新东西可发现的城市。

“听着……”她说。乐队刚奏出《瓦尔基丽》*的一段：《春之浪漫曲》。

她已将头枕在昂图瓦纳的肩上，他紧挨着她。他从拉雪尔的嘴唇和并紧的牙缝中，听到一种四声似的话音，压过了提琴声。

“你听过祖科喂歌吗？男高音祖科？”她倦慵地问。

“听过，怎么啦？”

她继续若有所思，不马上回答；末了，她仿佛不够谨慎，没对他隐瞒自己的思想，轻声细气地说：

“他做过我的情人。”

昂图瓦纳对拉雪尔的过去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毫不嫉妒。他十分明白她的意思，她这样承认：“我记忆力不好。”但祖科……他想起一个可笑的身影，穿着白缎子紧身短上衣，在《魔笛》的第三幕爬上一堆木头；这是个矮胖子，保持茨冈人的外貌，虽然戴了金黄色的假发，在唱爱情二重唱时还把手搁在心房上。昂图瓦纳有点责怪拉雪尔眼光这样平庸。

---

* 《瓦尔基丽》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73—1883）的神话歌剧，共三幕。

“你听过他唱这个歌剧吗？”她又问，举起手指在空中描画乐句的装饰音，“我从没对你说过祖科吗？”

“没有。”

他把拉雪尔的脸抱在胸前，只要低下眼睛就可以看到她。她叙述回忆时没有以前那种若有所悟的表情：眉毛微蹙，眼皮几乎闭上，嘴角稍稍下垂。他想：“她能摆出一副表示痛苦的漂亮面具。”注意到她沉默不语，他想再一次肯定他对过去的事决不放在心上，便坚持地问：

“那么，你的祖科呢？”

她哆嗦了一下：

“什么，祖科？”她露出厌烦的微笑说，“说到底，你知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个祖科。他是我的第一个情人，如此而已。”

“我呢？”他自我抑制了一下。

“第三个。”她回答，连眉毛也不动一下。

“祖科、希尔什和我……只有三个？”昂图瓦纳在思忖。

她激动起来，又说：

“那么，我讲讲？……你会看到这是否很简单。爸爸刚去世；我兄弟在汉堡工作。我在歌剧院，白天演出；但晚上我不跳舞，感到很孤独。十八岁时总是这样。他，祖科，早就在追我。我呢，我觉得他平平常常，却相当自负。”她迟疑不定，“有点蠢。是的，我相信那时我已经觉得他有点蠢……但我不知道这是个畜生！”她猛丁迸出一句。

她瞥了大厅一眼，灯光刚刚熄灭。

“开始演什么？”

“先放时事片。”

“然后呢？”

“一部场面豪华的影片，大概够倒胃口的。”

“非洲呢？”

“最后放。”

“啊，好，”她把芳香扑鼻的长发披在昂图瓦纳的肩上，“如果值得一看，你对我说一声。这样你不累吧，我的小猫咪？我真舒服！”

他看到她的嘴半闭半合，非常湿润。他俩的嘴唇凑到了一起。

“祖科呢？”他重复地问。

出乎他的意表，她没有微笑。

“现在我都纳闷，当初我怎么会忍受得了这一切。他是怎么待我呀！一个赶大车的！从前，他在奥兰省*赶过骡子……我的女友都抱怨我，没有人明白我怎么会跟他呆在一起。我呢，我也不明白……向来有人说，有的女人喜欢挨打……”她沉默片刻，添上说：“不；但我相信我害怕又是孤零零一个人。”

昂图瓦纳想不起在拉雪尔的声音里曾经发现她今晚这种忧郁的声调。他用手臂搂住这个年轻女人，似乎他想保护她一样。然后他松开拥抱。他想到自己很容易同情别人，这是他引以自豪的一方面；这或许是他对弟弟的关切的秘密所在；在结识拉雪尔以前，他有时嘀咕，对他来说，这是否他唯一的爱的方式。

“后来呢？”他问。

“后来是他离开了我。那不用说。”她毫无凄苦的表情。

---

* 在阿尔及利亚。

歇了一会儿，她又用低沉的声音，仿佛这样说过以后要打破沉默一样补上说：

“我怀孕了。”

昂图瓦纳吓了一跳。怀孕？这不可能。他，一个医生，竟没有看到蛛丝马迹？……真是的！

他的目光有点不高兴，又显得不经意，时事片掠了过去：

高超的技术

法利埃尔*先生同德国军事随员谈话。

情报事业的未来

拉唐**的单翼机着陆，给总司令带来宝贵的数据。

共和国总统接见勇敢的飞行员。

“噢，他不仅仅为了这个原因甩掉我，”拉雪尔修改自己的说法，“如果我继续付清他的欠债的话……”

昂图瓦纳霍地想起在她家里看到过这张婴儿照片，她从他手里夺回来说：“这是我的女儿，她死了。”

拉雪尔的自白使他惊讶，但他马上更感到难受，他的职业意识也受到更大的侮辱。

“当真？”他喃喃地说，“你有过一个孩子？”但旋即谨慎地微笑着：“我早就疑心到了。”

“可是没有人发觉！由于演戏，我非常小心！”

“我是个医生！”他耸耸肩，反驳说。

---

* 法利埃尔（1841—1931），从1906至1913年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 拉唐（1883—1912），法国飞行员，1909年曾试图飞越英吉利海峡，未成功。

她微笑着；她为昂图瓦纳的精明而暗暗得意。有一会儿她默不作声，继续保持懒洋洋的姿态：

"你看，我想到那时节，我的小猫咪，我心里就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值得骄傲的时刻！等到我必须向歌剧院请假时，因为我身子沉重了，你知道我上哪儿去？上诺曼底去！一个乡下小村子，我认识那儿的一个老女佣，是她带大了我们，我兄弟和我。啊，在那儿我受到多好的照顾！我一辈子在那儿都能过上好日子。我本该那样做。不过，你知道，只要有一朝你演上了戏……我相信自己做得很对，我将小不点托给人扶养：我并不担心。八个月以后，我也病倒了。"停了片刻，她叹了口气，"我生孩子时弄坏了身体，不得不放弃歌剧院，同时失去了一切。我又成了一个人。"

他低下头。她没有哭，睁大眼睛，瞧着包厢的天花板；但她的眼泪慢慢地噙满了泪水。他不敢吻她，尊重她的激动。他思索着刚听到的故事。同拉雪尔呆在一起，他每天都想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从而对她的生平有一个总的印象；但第二天，一句知心话，一段往事，一个简单暗示就打开了没有料到的远景，他的目光又望不到边际。

她坐起身来，提起手臂想理一理头发。但她的动作戛然而止：她的手伸向银幕。

"噢！"她大声说。她泪眼迷蒙，带着不由自主的注意力注视一个骑马少女的奔逃，三十来个印第安人象一群猎犬骑马疾追着她。女骑手爬上悬岩峭壁，她的侧影出现在岩顶上，她从峭壁上跳下来，毫不犹豫跳进急流；三十匹马紧追不舍，消失在滔滔浪涛中；然而她到达彼岸，策马疾驰，继续奔逃。可是徒劳：追赶她的人跟踪而至，紧随在后。她眼看要被套索套

住，套索已经在她头顶呼啸，这当口她来到一座铁桥，桥下的快车象龙卷风一样席卷而过；一霎眼间，她已溜下马鞍，跨过栏杆，跳到空中。

大厅屏息静气。

少女旋即又出现在一节车厢的顶上，列车载着她全速前进，她乱发纷飞，短裙随风飘荡，双手叉腰，而印第安人从桥上用马枪徒劳地要去瞄准她。

“你看见了吗？”她喊道，高兴得哆嗦，“我喜欢这个！”

他又把她拉过来，这回把她抱到膝头上。他把她当作孩子一样抱着；他本想安慰她，让她忘掉发生在他俩爱情之前的一切往事。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摩挲她的项链，蜜糖似的珠粒由铅灰色的琥珀小珠分隔开，捏在手里有温热之感，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两天以后，往往会突然发现手心里余香不散。她让他解开衣扣，把脸颊抵在她的胸脯上。

“进来！”她说。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引座员弄错了包厢，她赶紧把门关上；她还来得及对昂图瓦纳的怀里那个半裸的年轻女人好奇地瞥了一眼。他想挣脱开，已经来不及了。

拉雪尔笑了起来：

“你真蠢！她兴许等着……她很可爱……”

他对这几句话和语调感到吃惊，想看看她的脸容，但拉雪尔已将脑门靠在他的肩上，他只能听到她的笑声，那谜一般的几乎听不出的咕噜声，他听了总不是滋味。

拉雪尔身上不时表现出来的这种摸不透的东西，在昂图瓦纳心里引起一种深渊张口以待的感觉。他又是困惑，又是好奇，心里还有点受辱感觉，更使这种感情复杂化；因为至今是

他作为医生以怀疑的微笑和事先提出的暗示使别人惊讶。同拉雪尔在一起，角色就颠倒了；昂图瓦纳显得惊人地幼稚；他不打自招，感到在这些方面毫无把握。有一次，为了报复，他有意把医院里的事同值班室里的谈话混合起来，对拉雪尔杜撰了一个怪诞的激动人的故事，暗示与他有关。可是，刚刚开头，她就用亲昵的笑声打断了他：

“得了，得了！这种事要对谁说？难道我不爱你本来的模样？”他涨红了脸，十分困窘，再也没说下去。

幕间休息结束时两人都没想到打破沉默。

要放映关于非洲的影片了。剧场黑暗下来。乐队奏起黑人音乐。

这时，拉雪尔走开了，一个人坐到包厢的边上去。

“但愿这一部拍得成功。”她喃喃地说。

景致一个接一个。巨大的树木被藤缠绕，盘根错节，树下是一汪死水的河流。一只河马浮出水面，俨然淹死的牛的尸体。黑毛的小猴子模样宛如老水手，颌下一把白胡子，在沙地上嬉戏。然后是一个村庄，一片阒无人影的空地，晒得龟裂；远方是一片茅屋和栅栏；一个院里有几个富尔贝“姑娘”，光着上身，臀部的肌肉在缠腰布下鼓囊囊的，正在很高的木臼中舂粮食，四周的黑人小孩在尘埃里打滚；其他的妇女挽着大篮子；还有的盘腿而坐在纺纱，左手握住纺纱杆，右手转动在一个小木斗里象陀螺似的梭子，棉花就在梭子上盘绕起来。

拉雪尔一只手支在二郎腿上，托住下巴，脑门前倾，注视银幕；昂图瓦纳听见她的呼吸声。她不时晃动脑袋，低声说：

“小猫咪……你看……你看……”

影片以黄昏中在四周种着棉桐树的广场上的野蛮的坦坦舞

告终。一群清一色的黑人，脸上蒙着假面具，欢乐地想个不停，围住两个几乎赤裸的黑人，这两个黑人非常漂亮，醉醺醺的，汗珠闪烁，互相追逐，相撞，分开，咬牙切齿地扑打，或者互相追求，抚摸，沉浸在有节奏的、好斗的、淫邪的欢乐中，因为他俩轮番模仿战斗的激动和爱情的贪欲。黑人观众时而屏息静气，时而快乐得跺脚顿足，越来越缩小围住这两个疯狂的人的圈子，不断加速拍掌和敲鼓，促使他俩疯狂。电影院的乐队停止奏乐：后台的鼓掌声很有节奏，衬托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生活，使紧张得令人厌烦的快感更有传染性，每个狂热的人的脸都奇形怪状。

电影放映完了。

观众退场。女服务员铺平空椅上的布。

拉雪尔默默无言，神情颓丧，委决不下是否起身；昂图瓦纳站在那里，递给她晚披风，她站起来，伸给他嘴唇。他俩最后出去，一言不发。在电影院前，吸到大街上的新鲜空气，夹在从娱乐场所同时拥出的人流中，置身在灯火阑珊的夜晚的温馨中，几片秋叶已在旋舞，昂图瓦纳挽住她的手臂，在她耳畔轻声絮语地说："我们回家吗，说呀？"她嚷道：

"喔，没到时候。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口渴。"看到柱廊下的橱窗，她便兜而来再看一看那张年轻黑人的图片。"啊，"她说，"真奇怪，他非常象那个跟我们一起沿卡萨芒斯河*顺流而下的伙计。这是一个沃洛夫人：马马杜·第昂。"

"你想到哪儿去溜溜？"他问，没流露不满情绪。

"随便哪儿。到布里塔尼克?不，到帕克梅尔餐厅，你愿意

* 塞内加尔的河流。

吗？步行去。是的，在帕克梅尔餐厅喝杯冰镇的查尔特勒溜，然后回家。”她紧偎着他，非常随便，百依百顺似的。

“今晚看完电影，使我想起了那个矮小的马马杜，”她又说，“你知道，我给你看的这张圈片里，希尔什坐在这只两头尖的小船后首吧？你说过他的模样象个戴殖民军头盔的菩萨吧？他倚靠着的那个孩子，在白色缠腰布的衬托下乌黑乌黑，你想得起吗？这就是他，马马杜。”

“谁对你说不是一个人呢？”他讨好地表示说。

她半晌不言声，哆嗦起来。

“可怜的小东西，几天以后，我们眼睁睁看着他被吞吃了。是的，在洗澡的时候。或者不如说，是希尔什……希尔什赌咒，马马杜不敢单臂游过这条河，去捡我刚打下的一只白鹭。我很后悔打下了这只白鹭！小家伙想试一试，他跳下水去，游了起来，我们瞧着他……突然！……啊，场面真可怕！在几秒钟之间，你想想看！我们看见他越出水面，身体下部被咬住了……那喊声啊！……希尔什在这种情况下真是不可思议。他马上明白，那孩子完蛋了，会异常痛苦；他耸耸肩，克察！孩子的头象只葫芦一样炸开了。唉，这样更好，对吗？我可是感到就要昏倒了。”

她住了口，手软脚酥地靠在昂图瓦纳身上。

“第二天，我想拍一张那个地方的圈片。水面平静，怎么也想不到……”

她的嗓音改变了。她又住了口，沉默时间长一些。然后她又说：

“啊！对希尔什来说，一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可是他喜欢这个伙计！他却一动不动。他就是这个样……即使出了

事，他还是照旧，许诺将闹钟进给把白鹭捡给我的人。我不愿这样干。他不让我说话；你知道，不得不服从他……我终于得到了那只白鹭。一个搬运工到达河的对岸，他比那伙计有运气。”她微笑起来，“我一直保全这只白鹭；那年冬天我把鸟毛插在一顶灰色尖顶小圆帽上，作为爱的表示。”

昂图瓦纳一声不响。

“啊，你没到过那儿真是可惜！”她大声说，蓦地离开了他。

但她立刻又后悔，靠过来挽住他的手臂。

“别在意，我的小猫咪；象今天这样的夜晚我要得病。我肯定有点儿发烧，唉……在法国，你看，要闷死人。只能在那边才可以真正地生活！你可要知道！白人在黑人当中的那种自由！这儿，人们想象不到那种自由是怎样的！毫无节制，毫无约束！你甚至用不着担心别人的议论！你明白吗？你能抓住这意思吗？你有权处处主宰自己。你在那些黑人面前就象你在你的狗的面前一样自由。同时，你生活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有分寸，识轻重的有趣的人当中！你周围只有年轻人快活的笑脸，能捉摸最细微的愿望的热情目光……我回想起……这不使你厌烦吗，我的小猫咪？……我回想起有一天，天快擦黑，在内地一个地方宿营。希尔什同一个部落酋长在妇女们前来汲水的泉水山交谈。这正是时候。我们看见两个诱人的姑娘走来，她俩扛着一只大羊皮袋。‘这是我的女儿。’酋长对我们说。没有别的人来。老头子明白了。当天夜里，在我同希尔什的帐篷里，席子无声无息地掀了起来，是那两个小姑娘微笑着……我对你说：最细微的愿望……”她默默走了几步，接着说：“唔，我还想得起来。我能对某个人谈起这些，心里很痛快！……我

想得起来。在罗梅。刚巧在电影院里。因为每晚人人去看电影。这是一个咖啡店平台，照得通明，收款处围上栏杆；然后熄灭所有的灯光，开始放电影。观众呷着冷饮料。你看到什么？所有的殖民军穿着白衣服，坐在那里，身上映着银幕反光；后边是蓝得出奇的黑夜，满天繁星闪烁，四周是本地人、小伙子和姑娘，她们站在黑暗中，脸孔几乎看不出，眼睛象猫眼一样闪闪发亮，非常漂亮！……你会一动不动！目光盯住其中一张光滑的脸，你们的目光会相对而视……就是这样。这就够了。几分钟后，你站起身来，连身子也不回便走了，回到你的旅店，旅店的门都特意敞开……我住在第二层……我刚刚脱掉衣服……有人敲百叶窗。我灭了灯，打开窗：这是他！他象壁虎一样爬上墙；他一声不响，让他的缠腰布顺着他矮小的身体滑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嘴湿润，凉丝丝，凉丝丝……”

“见鬼，”昂图瓦纳不由得思忖，“一个黑人……不经过事先检查……”

“啊！他们有什么样的皮肤啊！”拉雪尔继续说，“象果皮一样细滑！你们这些人，你们想象不出这是怎样的舒适！缎子似的又干又滑的皮肤，好象总是涂过滑石粉一样；没有疵点，没有凹凸不平，没有汗水，热烘烘的，不过是皮下热烘烘，仿佛隔了一层纱袖去触摸发烧的肉体，你捉摸得出吗？仿佛鸟儿羽毛下热烘烘的身体！……大白天你去看这皮肤，在肩部和臀部，亮光会起旋，在这金褐色的缎子上，有蓝幽幽的闪光，我无法向你解释，就象不可触摸的钢粉，又戴永不熄灭的月光……他们的目光啊！你已经注意到他们目光的爱抚吗？这眼白有点儿象焦糖，你知道，眸子非常灵活地在眼眶里滑

动……再有……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在那儿,爱情,不,这毕竟不象我们的爱情。在那儿,这是静悄悄的行动,既神圣又自然。非常自然。里面从不掺入任何别的想法。求欢作乐在我们这儿多少总是暗地里进行的,而在那儿,则象生活一样合理合法,象生活和爱情一样自然神圣。你抓住这意思吗,我的小猫咪?……希尔什总是说:'在欧洲,你该得到什么才有什么。在那儿,这才是我们这些自由人的国度。'啊!他呀,他多爱黑人!"她笑了起来,"你知道我第一次是怎样感觉到这一点的吗?或许我已对你说过了?那是在波尔多的一个餐馆里。他坐在我对面。我们交谈起来。蓦地,他的目光盯住我背后,有好一会儿,而且目光……目光锐利,我猛地扭过身来:我看到在餐具橱旁边有一个十五岁的小黑人,俊得象个王子,他拿着一高脚盆桔子。"她用有点模糊的嗓音加上一句:"或许打这天起,我才有了到那儿去的愿望……"

他俩默默地走了几步路。她突然又说:

"我的梦想是,等到我成了一个老太婆,我要弄到一幢房子……是的……别大惊小怪,有各种各样的房子,我当然想要住一幢好的房子。在老人当中不会显老……在我周围一定要有年轻人,要有年轻的、自由的、追求享乐的、漂亮的身体……你不明白这个吗,我的小猫咪?"

他俩来到帕克梅尔餐馆,昂图瓦纳一声不吭。他不知说什么好。而对拉雪尔的奇异经历,他不断惊诧得目瞪口呆。他觉得自已来到法兰西的土地上是资产阶级出身,他的工作、雄心和安排好的前途都与她迥然相异!他看到束缚自己的锁链,但他一刻也不希望打碎这些锁链,他反对拉雪尔所爱的一切,这一切同他格格不入,他感到有一种看家犬似的该怒,敌视一切

在住屋周围徘徊，威胁住屋安全的人。

惟有顺着鲜红的窗帘透出的绯红条纹，才在沉睡的屋门后而透露出酒吧间的热闹。旋转门吱呀作响，把一阵阵风进进闷热、烟尘斗乱、混合酒精怪味的空气中。

人很多，正在跳舞。

拉雪尔看到在前厅附近有张小桌子没人坐，在脱下披风之前，她要了一杯放冰块的绿色查尔特勒溜。酒端来以后，她一动不动，手肘支在桌上，垂下眼睛，嘴唇啜着那两根麦秆。

"心里郁闷？"昂图瓦纳低声问。

她抬起眼皮，没有停止喝酒，尽量快活地向他微笑。

在他们旁边，有一个日本人，一副孩子的脸相，露出小而发黄的牙齿，文静而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个褐发女人肉麻地搁在桌子上象拳击手一样的手臂。

"你要吗？给我要杯查尔特勒酒，再来一杯同样的。"拉雪尔亮了亮她的空杯说。

昂图瓦纳感到有只手轻轻搁在他的肩上：

"我迟疑再三不敢认您，"一个友好的声音说，"您剃掉了胡子？"

达尼埃尔站在他们面前。他柔软地弯着腰，灯光无情地照亮了他鹅蛋形的脸，他手里拿了一把做广告的扇子，弯成弓形，再象弹簧一样放开；他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使人联想到一个在试弹投石器的年轻的大卫。*

昂图瓦纳把他介绍给拉雪尔，想起达尼埃尔回敬他的那句

---

* 据《圣经》，以色列王大卫同巨人搏斗，用投石器杀死巨人。

话："我会象你一样干——你骗人！"但这回他不感到那么刺人，他愉快地发现年轻人弯下腰来吻拉雪尔的手，对她、她仰起的脸、手臂、衬在桃红色的丝胸衣上非常白皙的脖颈所投去的目光。

达尼埃尔把目光转向昂图瓦纳，然后再朝年轻女人微笑，仿佛恭维她等于恭维他的作品似的：

"是的，不错，"他说，"好多了。"

"人只要活着，总会变好的。"昂图瓦纳用爱开玩笑的医科学生的口吻说，"您能象我一样习惯摆弄死尸就好了！两天以后……"

拉雪尔敲敲桌子，让他住口。她常常忘记昂图瓦纳是医生。她向他转过身来，注视了一下，喃喃地说：

"我的大夫！"

难道这张熟识的脸象动手术那天晚上在阴惨惨的灯光下她看到的那样吗？这张英气勃勃、冷峻俊美的脸永远不可接近吗？尤其是现在，她非常熟悉这张刮过的脸、突出部分和平坦部分、他的细微表情！刮过脸显出了他的脸颊有点儿高低不平——皮肤可以说有点松弛——面孔的柔和减弱了一点下颚的粗大。她深谙这个特点，有如瞎子那样，多少次在夜里，在他手掌的紧抱下，压在这方形的腮边上，这稍为突出的下巴上；下巴底部非常平滑，她惊讶地对他说："你的下颚近似蛇嘴！"剃掉胡子后，她最不可捉摸的是这张嘴又长又曲，非常灵活，但又常常凝住不动，嘴角几乎不抬起，也很少下垂，嘴唇弥合处显现出几乎无情的意志，就象有些古代塑像的嘴唇那样。"多么坚强的意志啊？"她心中思索着。她耷拉着头，眼珠狡猾地转到眼角，在睫毛边上闪射出短暂的一瞥，象金子的闪光一样。

昂图瓦纳带着被人爱的男子的幸福微笑，让她打量。他刮了胡子以后，对自己另有看法：他不在乎她犀利的目光。他发现自己有新的能耐，能不断使她高兴。几个星期以来，他感到自己完全改变了。对他来说，在遇到拉雪尔之前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已隐没到黑暗中：它们是在以前发生的。他不能确定更多的东西。——什么以前？——改变以前。因为他在精神上改变了：仿佛变得温顺了，同时变得成熟，却更年轻。他喜欢重复他变得更强有力了。而这并不准确。也许他不象以前那样多思，而在行动自如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冲动时更加真切感人。他看到这种效果表现在工作上，一开始好象打断了工作的进程，但突然又继续进行下去，重新填满了他的生活，犹如一条漫到堤岸、滔滔滚滚的河流。

“别太注意我的外形变化，”昂图瓦纳说，一面推给达尼埃尔一张椅子，“我们刚从电影院来。是介绍非洲的片子，您知道吗？”

“您离开过欧洲吗？”拉雪尔问。

达尼埃尔对她嗓音的响亮感到吃惊。

“没有，太太。”

“那么，”她拿起端来的查尔特勒酒，开胃地啜了两口，“应该去看看。其中有个镜头，拍下落日时的一队扛夫……对吗，昂图瓦纳？还有，妇女们在卸独木舟，而那些顽童在沙地上玩耍……”

“我一定去。”达尼埃尔看着她说。歇了片刻，他加上一句：“您认识阿妮塔吗？”

她作了个否定的表示。

“这是一个美国黑种女人，她经常在酒吧间。喏，从这儿

可以看到她穿一身白衣服，站在玛丽—约瑟夫后面，您知道，就是那个满身珠宝的高大女人。”

拉雪尔站起身来，越过一对对舞伴，看到一个淡黄色皮肤的女人侧影，被一顶大帽子的阴影遮住了。

“这不是一个黑种女人，”她说，没能掩饰她的失望，“这是一个克里奥尔人。”*

达尼埃尔似笑非笑地说：

“请原谅，太太。”然后转向昂图瓦纳，“您常来这儿吗？”

昂图瓦纳想回答是，但拉雪尔在场止住了他。

“几乎不来。”他说。

拉雪尔注视着阿妮塔，她开始跟玛丽—约瑟夫跳舞。这个美滔女人柔软的身体穿了件合身的白缎子衣服，象羽毛般闪闪发亮，象螺钿般的闪光衬出她的修长的腿的每一个动作。

“您明天回别墅区吗？”昂图瓦纳问。

“今晚我回去。”达尼埃尔说。他想提到雅克，但他站起来时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象西班牙人，穿了一件硫磺色的披肩，好象在寻人似的。“请您原谅。”他马上走开说。他把一只手臂小心伸进那件披肩，然后把年轻女人拉走，跳着波士顿舞，朝奏乐的人那个角落荡过去。

阿妮塔停了下来。拉雪尔看到她以美丽的天鹅平静优雅的姿态分开如潮的舞伴，朝昂图瓦纳和拉雪尔所坐的角落走过来。这个克里奥尔女人碰到昂图瓦纳的椅子，走近拉雪尔所坐的那条长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样东西，藏在手心里。她以为

* 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自己旁边没人(或者不担心被人看见)，她将脚搁在长凳上，敏捷地撩起连衣裙的下摆，搔一搔大腿。拉雪尔看到阿片缎子似的白衣之间的浅栗色的肉，禁不住眨巴起眼睛。阿妮塔放下裙子，然后懒洋洋地站起来，她的水晶耳坠在黝黑的脸颊闪光，耳坠用一颗珍珠固定在耳垂上；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会她的女友。

拉雪尔把手肘支在桌布上，几乎闭上眼睛，轻轻地啜吸冰冻饮料。提琴奏出的轻柔乐曲，长弓拉出的富有表现力而持续不断的长音，使她慵倦而兴奋。

昂图瓦纳注视着她，喃喃地说：

“宝贝……”

她抬起眼睛，吸尽杯子里溶解的冰，朝他瞥以笑盈盈的、突然的、近乎放肆的目光，问道：

“你从未……见过黑种女人吗？”

“没有。”昂图瓦纳老实地摇摇头说。

她没有作声。一丝暧昧的微笑挂在她的嘴唇上。

“那末来吧。”她骤然说。

她已经站了起来，裹上深色塔夫塔绸披肩，就象穿上节日晚上的化妆长外衣。他跟随在她后面，向门口走去；在门的吱呀声中，昂图瓦纳又听见拉雪尔在牙缝里发出使人害怕的无声的笑。

十二

热罗姆当初住在巴黎的时候，他吩咐过天文台林荫路自己

家里的门房，留下自己的信；他不时亲自到传达室取信件。后来，他不辞而别，没留下地址。两年来，他的信积了一大摞，门房一知道丰塔南先生回到拉菲特别墅区，便请达尼埃尔亲手把这些信件交给收信人。

在这堆邮件中，热罗姆惊异地发现了两封旧信。

一封是八个月以前的，通知他有一笔六千几百法郎的款子，已给他存好，这笔款来自清理一件倒霉的商务，他早就对这笔生意不抱什么希望了。

他的脸豁然开朗。这笔余款的到达完全消除了他回到别墅区以后压在心头的郁闷情绪；这种郁闷不仅由于在这个家中已没有他的地位，而且是由于金钱上的考虑折磨着他的自尊而引起的。

（这对夫妇五年来财产已经分开。丰塔南太太放弃了离婚，但她不让丈夫过问她从当牧师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菲薄财产。这笔财产虽然已经减少了，但还能保证她马马虎虎生活下去，用不着丢下她的住房，也用不着在教育孩子方面斤斤计较。至于热罗姆，他还没有完全挥霍掉自己的全部财产，继续经营生意：甚至在诺艾米把他拖到比利时和荷兰以后，他还在交易所赌博、投机、投资搞新的玩意儿；尽管他浮浪，但他具有一定的敏感，富有冒险精神，有时能看准一个有利可图的企业。不管年景好坏，他仍然能混下去，往往还过得很阔绰；他有时还有机会给妻子汇去几千法郎，对抚养贞妮和达尼埃尔作出自己的努力，以此得到宽慰。然而，在他寄居外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境况变得不稳定：他一时无法触动自己的资本，他不仅无法归还苔蕾丝带到阿姆斯特丹那笔钱，而且眼看他必须依靠妻子生活。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尤其不好受的是想到

她可能误解他的情感，以为他所处的窘境是他回家的一个理由。）

这笔意外的款子使热罗姆恢复了一点尊严。他很快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他急急忙忙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径直向门口走去，一面拆开第二封信，信上平庸的字体他已想不起来是谁的笔迹，他一下子惊讶地站住了：

先生：

我必须告诉您我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倒并不使我烦恼，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因为我孤单单一个人太痛苦了，但我正由于这个原因被辞了职，伤心绝望，我不相信您在这样的时刻继续丢下我一筹莫展，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工作，眼看生活无着，我只有三十法郎另十个苏，再不能抚养这个孩子，但我愿意也应该亲自喂养她。

我并不责备您，可我希望这封信能使您给我妥当安排一下，因为明天、后天或者无论如何星期四一定要来帮助我。否则我不知会变成怎样。

忠贞地爱着您的

维·勒·加德

起先他莫名其妙。“勒·加德？”蓦地：“维克托丽娜……蟋蟀！”

于是他又走回来坐下，翻弄着信纸。“明天、后天……”他细看邮戳的日期，心里盘算：这封信等了两年！可怜的蟋

蟀！她会变得怎样？她对他的沉默有何想法？孩子会变得怎样？他提出这些问题并没有真心激动，他不由自主显出的怜悯是一般性的。但一个颤动的纯洁的小身体，两只天真无邪的眼睛，一张小女孩的嘴，在他的记忆里清晰地、愈来愈使他心情纷乱地活跃起来……

蟋蟀……他怎么认识她的呢？啊！在诺艾来家，诺艾米把她从布列塔尼带来。然后呢？他记不清在郊外哪个旅馆，他把她藏在那里有半个月。为什么他离开了她？他记忆犹新，两年后他们在诺艾来出走后会面。他对那个仆人住的阁楼历历在目，天黑时他登上阁楼。然后是里什庞斯带家具的旅馆，他把她安顿在那里，对她恢复了激情，持续了两三个月——也许更长一些？

他再看一遍这封信和日期。他的脑袋一阵发热，使得目光模糊。他站起来喝了一杯水，把蟋蟀的信塞进兜里，手里拿着银行家的通知单，去找他的妻子。

一小时后，他乘上到巴黎去的火车。

早上十点，在九月的阳光下，刚步出圣拉撒路火车站，就引起他一阵快乐的目眩神迷。他坐车来到银行；他在小窗口前踱步；他一签好收据，便把钞票塞进皮夹，终于奔回等着他的那辆车，心里觉得达同可以永远避开最近这几个星期的窝囊气，重新回到生活中。

他在巴黎满城乱转，问了多少门房，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寻找，起初毫无成效，直到下午两点他都没有时间吃午饭，最后来到巴尔班太太家，人们也管她叫茄茄太太。她出了门。但女仆年轻，爱说话，说是她熟识这个勒·加德小姐，又叫“丽

内特小姐”：

“不过，她住在旅馆里，星期三才来：这是她出门的日子。”

热罗姆红了脸，但如同一道闪光：

“我知道，”他不自然地微笑，却巧妙地说，“我需要的是另外那个地址。”

他们两个友好地相对而视。“她很可爱。”热罗姆蓦地这样想，但他一心只惦记着蟋蟀。

“这是在斯德哥尔摩街。”女仆末了微笑着说。

热罗姆坐车到了那条街，步行不多远就找到了。他身上渗入了一丝忧愁——他并不承认，尽管已经竭力要摆脱——代替了早晨以来激动着他的各种情感。

从外边的大太阳一下子走进这幢屋子的半明半暗中，使他摸不清方向。别人领他走进一个“日本式”房间，里面日本式的陈设只有一把扇子，展开在床头的墙上，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无拘无束，不管他的眼睛朝哪个方向看，镜子里总是无情地映出他的姿势，他最后坐在沙发边上。

末了，房门一阵风打了开来：一个穿淡紫色紧身衣的少女出现了，戛然止步。

“啊！……”她说。他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她念念有声，退到门口，刚才她进来时是随意推门的：“是您？”

他还迟疑不决，认不出是她：

“是你，蟋蟀？”

她的目光不离开热罗姆，仿佛她等待着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武器；丽内特把手伸向床边，拉过来一条床单，裹住自己。

“怎么回事？有人让您来的吗？”她问。

这个漂亮的少女有点发胖，头发剪短，他在她化过妆的脸上找不到蟋蟀的孩子般的脸容：他连以前农村少女鲜亮的嗓音也听不出了。

“您找我干吗？”她又问。

“我来看你，蟋蟀。”

他说话温柔。她半信半疑，半晌心绪紊乱；然后她不再看他，好似下了决心对付要发生的事。她说：

“随您便。”

她不拉开裹住身子的被单，但松开一点胸部和手臂，走近沙发，坐了下来。

“谁叫您来的？”她低下脑门重复问。

他不明白她问的意思。他胆怯地站着，解释他在国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回法国，才发现她的信。

“我的信？”她抬起眼睛说。

他认出她的双眸灰绿色的闪光，依然很纯净。他递给她信封，她拿在手里，惊诧地看着。

“当真！”她带着怨恨的目光迸出一句。手里久久拿着信，点着头。“毕竟有这回事！”她说，“您说说，您连信也不回我一封！”

“可是，蟋蟀，我今儿早上才拆开你的信呢！”

“这不费事，您至少该回信。”她执拗地摇晃着头说。

他耐心地又说：

“我不是马上赶来了嘛。”紧接着：“告诉我：孩子呢？”

她咬紧嘴唇，咽下一口唾沫，欲言又止，泪水盈眶：

“孩子死了，早产。”

热罗姆叹了叹气，却好象松了一口气似的。他一言不发，

在丽内特无情的注视下羞愧得无地自容。

"这都是因为您才发生了这一切。"她说（她的声音没有她的眼睛严厉），"我呀，我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您很清楚！有两回我相信了您对我说的话。这两回我都抛弃了一切跟着您！……啊，您第二次不辞而别以后，我哭得多么痛苦！"她继续暗暗偷看他，肩膀耸起，嘴巴有点抽搐；她的眼睛炯炯有光，透过泪花更显得碧绿。他心里难受，恼火，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只装作微笑。（这半边的微笑酷似达尼埃尔的笑容！）

她擦干眼泪，然后用平静的、意想不到的声音问：

"太太怎么样？"

热罗姆明白她指的是诺艾米。在路上，他打定主意不提帕蒂—迪特勒伊太太的死，担心使蟋蟀激动，唤起她身上的感情和怀疑，不利于他想好的计划。他不假思索就按照准备好的谎话说：

"太太？她在国外演戏。"不过他要克制一下轻微的激动，加上一句："我想她很好。"

"演戏？"丽内特尊敬地重复说。

他们沉默下来。她转身对着他，象在等待。她已露出胸脯和肩膀，微笑着说：

"您来不是为这个。"

热罗姆明白他只要稍作表示，就能让丽内特错首就范。唉！他那种失魂落魄的愿望已不复存在，打早上起，这种愿望使他象一只猎兔狗，穿过巴黎的所有街区，追踪这个猎获物的足迹。

"不为别的事。"他反驳说。

丽内特很愕然，近乎伤了面子：

“您知道，我们在这儿没有权利接待……普通的拜访……”

热罗姆赶紧改变话题：

“你为什么剪短头发？”

“这儿的人喜欢这样。”

他矜持地微笑着，无言以对。但他委决不下是否要告辞。他心里隐藏着一种不满意的感觉，留住他在这个房间里，仿佛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在这儿完成。是什么？可怜的蟋蟀……已经犯下了过失，无法弥补……无法？

丽内特对这沉默有点窘迫，偷偷观察热罗姆，好奇多于怨恨。他为什么回来？他一直爱她吗？这个问题使她心乱如麻——骤然间，一个想法掠过她脑海：她可以再给他生个孩子。一切失去了的希望一下子重又活跃起来。热罗姆的一个儿子，达尼埃尔的一个小兄弟，一个她的孩子，只属于她的孩子……她差点儿滑到地上，抱住热罗姆的膝盖，对他仰起哀求的面孔说：“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这个任性举动会毁掉辛勤构筑起来的前程。她难以觉察地战栗一下，目光一时沉浸在无法实现的梦想中，她紧闭着嘴思忖：“不。这样不行！”

“达尼埃尔呢？”她霍地说出一句。

“谁？达尼埃尔，我的儿子？”他困窘地添上一句：“你认识他？”

丽内特不知为什么，曾经希望达尼埃尔能促使热罗姆回来。她后悔说出达尼埃尔的名字，她决计什么也不透露，父亲，尤其是儿子，都永远不会知道牵涉到什么爱情，这种交叉的爱情……

她含糊其词地回答：

“我认识他又怎么样？全巴黎的人都认识他。我见过他。”

热罗姆变得越发思虑重重。然而他不敢问：“在这儿？”

“在哪儿？”他问。

“常常见到。在夜总会。”

“啊！”他说，“我已经疑心到。我对他说过，我担心他过的生活！”

她赶紧添上说：

“哦，这是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去。他兴许象我：我现在很正经。”

他瞧着她，但不说什么。他带着真诚的悔恨想起年轻时的放荡，行为有失检点，这所房子，这个沉湎在堕落中的女子……

“为什么生活会这样呢？”他心里想，猛地感到心情压抑，悔不当初。

丽内特又沉浸在未来的幻想中，她的活动今后要朝这方面发展；她胡思乱想，一面弹响她的吊袜带：

“是的，眼下我逐渐要摆脱出来。因此我不再怨恨您……如果我继续过正经的生活，自食其力，再过三年，就同巴黎再会！您的肮脏的贫困的巴黎！”

“为什么要三年？”

“当然要，您算一下：我到这儿还不满一个月，我已经挣到每天五、六十法郎。每星期四百法郎。那么，再过三年，兴许早一些，我就有三万法郎。到那一天，蟋蟀、丽内特和其他的东西都成为过去。维克托丽娜攒够了钱，收拾东西，溜之大吉，嗨！坐上到拉尼翁的火车！同朋友们再见！”

她笑了起来。

“不，我其实不象我的行动那样坏。”热罗姆带着难过和信心忖度着，“不，比这更复杂。我内心比自己的生活要好。可是，我不在，这个小……我不在！”他记忆的深处又留出这句神圣的话语：“让不幸降临在干丑事的人身上！”

“你父母亲还在吗？”他问。

有个模模糊糊、他已经想压抑下去的想法慢慢清晰起来。

“父亲去年死在圣伊弗。”她住了口，犹豫着划不划十字；她没有划。“我只有姑母。她在教堂后面的广场上有一所小房子。您不认识佩罗—基雷克吧？老姑妈除了我事实上没有别的继承人。她并没有财产，她只有房子。她靠别人给她的年金生活。一年一千法郎。她在贵族人家帮佣时间很长。她出租椅子，也有一点收入……”她的脸开朗了些，“有了三千法郎的资金，茹茹太太说我也能有同样多的年金，或者差不多。我会好好努力，挣得多些。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以前我们一直很融洽。在那儿，”她长叹了一口气，瞧着自己的脚趾在缎子鞋里蠕动，下结论说，“在那儿，没有人知道我的事：一切都会结束，忘掉！”

热罗姆已经站了起来。他的想法在发展，控制了他。他来回左右走了几步。慷慨豪爽……赎回……

他站在丽内特面前：

“您很爱您的布列塔尼吗？”

她听到称呼她为“您”，十分惊愕，没有马上回答。

“敢情！”她终于说。

“那么您可以回去……是的……听我说。”

他又踱起步来。有种宠坏了的孩子的不耐烦攫住了他。“如果不能马上实行，”他想，“我就再也不管。”

"听我说，"他用急促的声调又开了口，"您马上回老家去！"他直视着她，迸出一句："今天晚上！"

她笑了：

"我吗？"

"您。"

"今天晚上？"

"是的。"

"回佩罗？"

"回佩罗。"

她不再笑了；她低头带着鄙夷的神情打量他。为什么现在嘲笑她？为什么在这方面开玩笑？

"如果您每年有一千法郎收入，象您的姑母那样……"他开始说。

他微笑着；他的微笑并无恶意。提到一千法郎，他想说什么？她沉着地盘算一下，分为十二份。

他不再微笑，接着说：

"你们那儿的公证人叫什么名字？"

"公证人？哪一个？伯尼克先生？"

热罗姆挺起胸：

"那么，蟋蟀，我向你许诺，每年九月一日，伯尼克先生将会支付你我的一千法郎。今年的在这儿，"说着他打开皮夹，"这儿是另外一千法郎，给您到那儿安家。拿着。"

她睁大眼睛，咬紧嘴唇，一言不发。钱在那里，在她的眼皮底下，伸手可及……她身上还残存着天真的品质，她感到很吃惊，而不是怀疑。末了她拿起热罗姆耐心递给她的钞票；她折得尽量小，塞在袜子里，然后默着热罗姆，不知对他说什么

好。她脑子里甚至没出现拥抱他的念头。她忘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俩以前的关系：他又变成了热罗姆先生，帕蒂—迪特勒伊太太的朋友，象开初几天那样使她害怕。

"有一个条件，"他补上说，"您今晚就得走。"

她惶惑起来：

"今晚？今天？啊，先生，这不行！这不行！"

他宁愿收回成命，也不愿改变日子：

"今晚，小东西，当着我的面。"

她马上明白，他不会让步，于是一下子恼火起来。今晚？这样做不讲理智！首先，这正好是接客时间。再说，她在旅馆的事情呢？跟她同住一个房间的女友呢？茹茹太太呢？在洗衣妇家里的衣服呢？首先，这儿的人不会让她这样走掉……她活象被逮住的鸟儿一样冲动起来。

"我给您去找罗丝太太，"她末了大声说，泪水盈眶，理屈词穷，"您会看到这不行！首先，我不愿意！"

"去，快去。"

热罗姆等待着一场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准备提高嗓门。他对罗丝太太的和蔼笑脸感到惊讶。

"当然罗，"她马上感到有警察设下的陷阱，这样回答，"我们这里所有的女人都是自由的，决不留住她们。"她转向丽内特，拍着胖乎乎的手掌，用不容辩驳的语气说："您快点穿衣服，我的孩子。您看到这位先生在等着。"

丽内特六神无主，合起双手，轮流瞧着热罗姆和鸨母。大颗泪珠把脂粉划成一道道。多少个矛盾的想法杂乱无章地纷呈脑际。她无能为力，又惊又气。她恨热罗姆。她犹豫着离开房

间，没有向他示意，别提起她藏在袜子里的两张钞票。罗丝太太气得满脸通红，抓住丽内特的手臂，把她推向楼梯。

“您得听话，小姐！”（“你别再打算回到这儿来，讨厌鬼！”她悄声说。）

半小时以后，一辆出租汽车把热罗姆和丽内特送到她住在里面的带家具的旅馆。

她不再哭泣。她不管怎样，习惯了这样仓促离开，因为她免掉了一切手续。然而，她不时象唱叠句一样重复：

“再过三年，我没有说……无论如何不行！”

热罗姆拍拍她的手，没有回答。他低声自言自语：“今晚，就在今晚。”他感到有能力粉碎一切抵抗，但他已清楚地看到这能力的限度：他没有时间可浪费。

他问过了日子和时刻表。火车是十九点十五分开车。

丽内特请他帮忙从壁橱下面抽出一只黑木旧箱，里面有些卷成团的衣服。

“我从良以后的衣服。”她说。

于是热罗姆想起诺艾米的大柜里的衣服，尼科尔留给了阿姆斯特丹那个老板娘。他坐下来，把丽内特拉到自己膝头上，十分庄重，但带着使句子尾音颤抖的热烈感情，向她解说要扔掉妓女的衣服，过克己的生活，完全回复到朴素和从前的纯朴之中。

她专心听他说话。这些话在她内心一个保留住往事的部分找到回音。她不能不想：“我们家乡那些猎犬怎样了？在大弥撒时会怎样？人们会怎么看待我？”她下不了决心扔掉和送掉这带花边的衣服，这些过分华丽的衣裳花掉她多少积蓄啊。她欠着同房女伴二百法郎；一提到要走，这笔债就不是丽内特要

关心的事了；但她将旧衣服留给女友，作为还债，用不着动用热罗姆的钞票。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想到要重新穿上她那套弄皱的黑哔叽衣服，她就拍起巴掌，仿佛要参加化装舞会似的；她着急地跳下地来，神经质地爆发出哈哈大笑，颤动身子，好似号啕大哭一般。

热罗姆在她穿衣服时扭过身去，不使她难堪。他走近窗口，凝神细看小院子的墙壁。

“我毕竟比人们想象的要好。”他心里想。他出色的举动在他看来赎回了一个错误，但他永远不会坦率地承认这个过错有罪。

然而，他的平静心境还缺少某样东西。他没有回头，大声说：

“对我说，您不再恨我了！”

“喔，不恨！”

“对我说一遍。对我说：我原谅您。”她不敢说。“发发慈悲吧，”他哀求说，继续望着外面，“就说这几个字。”

她依从了：

“不用说……我原谅您，先生。”

“谢谢。”

泪水涌上他的眼眶。他仿佛回复到永恒和谐的状态，经过多年，心境的平静失而复得。在下一层楼的一扇窗户上，有一只金丝雀啁啾鸣啭。“我是好人，”热罗姆寻思着，“别人认为我坏。真是不识好人心。我内心比我的生活好。”他的心满溢着无对象的柔情和怜悯。

“可怜的蟋蟀！”他喃喃地说。

他回过身来。丽内特已扣好黑羊毛内衣的扣子。她把头发

往后梳拢，洗过的脸恢复了鲜艳：她又是诺艾米六年前从布列塔尼带出来的那个胆小执著的小女仆。

热罗姆呆不住，朝她走去，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腰。“我是好人，我比人们想象的要好。”他象唱叠句一样反复想着。他的手指自动地解开裙子的扣子，而他的嘴唇贴在姑娘的脑门上，象慈父般地一吻。

丽内特哆嗦起来，好不容易才不象从前那么胆小。但他紧紧搂住她。

“唷，”她感叹说，“您总有这股香味，您知道吗？柠檬味……”她微笑着，伸出嘴去，闭上眼睛。

这难道不是她唯一能作出的感谢表示吗？对热罗姆来说，在这神秘的激动时刻，这难道不是唯一能彻底表达她的心灵充溢的宗教怜悯的动作吗？

他俩来到蒙帕纳斯火车站时，火车已停在站台上。一看到车厢上那块“拉尼翁”的牌子，丽内特马上充分意识到现实。不，这不是虚幻。她一下子要实现多年来的憧憬。她怎么会这样忧愁呢？

热罗姆为她挑了一个座位，他俩开始在单间前而踱步。回人默默无语。丽内特在想别的事，想一个人……她决不定是否打破沉默。热罗姆也好象有什么隐私折磨着他，因为他好几次转过来对着她，好象要对她说话，却又不开口。临了，他没有看她，坦白地说：

“我没有告诉你真相，蟋蟀。帕蒂—迪特勒伊太太去世了。”

她不问任何细节，可是她哭了起来，这不诉之于言语的忧

伤使热罗姆感到好受。“我们都是好人哪。”他快意地想着。

直到开车他们再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只要她有胆量，一件小事她就会还掉钱，回去哀求罗丝太太收留她。等车开动使热罗姆厌烦不安，他已不感到作出拯救她的举动的任何乐趣。

火车终于开动了，丽内特鼓足勇气，俯在车窗上：

“如果先生愿意向达尼埃尔先生问好的话……”

嘈杂声使热罗姆听不见她说的话。她看到他没有在听：她的嘴哆嗦起来，按在胸前的手痉挛着。他丽露微笑，很高兴看到她出发了，他优雅地挥舞帽子。

他刚产生一个新想法，使他心急如焚：坐头班车回到拉菲特别墅区，扑到妻子脚下，向她忏悔一切——几乎一切。

“然后，”他心里想，一面点燃一根香烟，大步走出车站，“最好让苔蕾丝知道这份年金：她善于安排，没有什么事办不到。”

十三

昂图瓦纳一星期好几次去找拉雪尔，带她去吃晚饭。

一天傍晚，临出门时她走近镜子，从手提包里掏出粉盒，掉下一张折叠的纸，昂图瓦纳捡了起来。

“啊？谢谢。”

他相信发现她的声音有点慌乱；拉雪尔马上捉摸出他的心思。

“怎么？”她竭力开玩笑说，“你想有什么玩意儿？看

吧！这是火车时刻表。”

他把纸推开，她放回手提包里。但他几乎立即问道：

“你去旅行？”

这回，睫毛不自然的抖动和撒笑的笨拙被当场抓住。

“是吗，拉雪尔？”

她不再撒笑。“啊，”昂图瓦纳骤然烦信地想，“我不愿意……我不能忍受最短暂的分离！”

他向她走去，抚摸她的手臂；她扑在他的胸脯上，呜咽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赶忙用一个个短句子回答：

“没事。一点儿没事。我很激动。听着，你会看到没什么事：为了小家伙的坟墓，你知道，在盖—拉—罗齐埃尔。我很久没去看看，我必须走一趟；你明白吗？我使你担心！原谅我。”她突然抱紧他，呻吟说：“我的小猫咪，你真的属于我吗，说呀？你会很伤心，如果……如果有一天……”

“别说了。”他咕噜说，第一次惊慌地看到拉雪尔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他胆怯地补了一句，“你要走……几天？”

她挣脱身子，竭力笑出声来，跑到盥洗间去擦洗眼睛。

“哭成这样真蠢，”她说，“象今天这样，有一天晚上，正好在去吃晚饭之前。我在家里同朋友们在一起——你不认识他们。有人揿铃：电报：孩子病重，速回。我明白了。我跑到火车站，象这样戴一顶缀满闪光片的罗纱帽，穿着凉鞋；我跳上第一列火车。这次旅行过了一整夜，单身一人，痴痴呆呆的……我不知怎么昏昏沉沉到达的。”她转向他：“耐心等一下，我不哭了，这样好些。”她的脸骤然激动起来：“你知

道，你会不会表现得可爱些？你跟我一起到那儿去吧！听着：两天就够，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在卢昂或科德贝克住宿；第二天再坐车到盖一拉一罗齐埃尔墓园。两个人去逛一次真不赖！你不信？”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俩坐上一辆几乎空荡荡的火车启程了；单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昂图瓦纳很高兴有两天休息，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的神经松弛下来，目光显得年轻，象个顽童一样爱闹爱动，揶揄拉雪尔的包裹塞满了行李网架，拒绝坐在她身旁，想更好地欣赏她。

“别放下来。”他又一次站起来放下窗帘时，她终于这样说，“我不会溶化的。”

“不。你呆在阳光下我就看不清！”确实这样：当阳光浴满脸上，照得头发象着火似的，长时间凝视她，眼睛会疲倦。

“我们从未一起旅行过，”他指出说，“你想过吗？”

她笑不出来。她的嘴有点抽搐，好象有点激动，倔强的童味。他俯下身：

“怎么啦？”

“没什么……旅行……”

他沉默不语，心想自己也太顾自身，竟然忘了此行的目的。但她解释说：

“出门总是使我心烦意乱。这些掠过的景色……毕竟一切都是陌生的！”她的目光滞留在往后掠去的地平线上，“火车、轮船我坐过多少次！”她的脸阴沉下来。

昂图瓦纳溜到她身边，躺在长凳上，把脖颈枕着她裙子。

“Umbilicus sicut crater eburneus（你的肚脐象只象牙酒杯）。”他喃喃地说。沉默了半晌，他感到拉雪尔的思路眼他合不到一块，便问：“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不想。”她竭力装出快乐的神态，“想你小学教师的领带！”她大声说，将一只手指伸到衣服底下。“为了旅行，你也不会打松一点领结，自由一点！”她伸伸腰，微笑说，“我们单独在一起多运气啊！……你说呀！给我讲点东西。”

他笑了：

“讲点什么的总是你嘛！我呢，我的病人，我的检查……我有什么东西可讲呢？我老是象一只鼹鼠生活在窝里；是你让我走出这个洞，看到宇宙的！”

他在她面前从来没有这样承认过。她弯下腰，双手捧起枕在她膝上的、她珍爱的头颅，凝视着说：

“当真？确实当真？”

“你知道，”他一动不动地说，“明年不能整个夏天呆在巴黎了。”

“那不行。”

“我今年没有要休假；我安排一下，腾出半个月的时间。”

“好的。”

“也许三个星期。”

“好的。”

“我们一起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好吗？”

“好的。”

“到山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到孚日山区去。或者去瑞士。或者更远的地方？”

拉雪尔沉思默想起来。

“你在想什么？”他问。

“想这事。到瑞士，好的。”

“或者去游览童大利湖泊。”

“啊，不！”

“为什么？你不喜欢童大利湖泊？”

“不喜欢。”

他一直躺在那里，被列车颠簸摇曳着，他同意说：

“那么，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停了一会儿，他又懒洋洋地说：“为什么你不喜欢童大利的湖泊？”

她用手指尖抚摸昂图瓦纳的膝门、眼皮和鬓角；他的鬓角有点往里凹，象他的面颊一样。她没有回答。他垂下眼皮，但他昏昏欲睡的膝袋里这个想法老是萦回不去：

“为什么你不愿对我说出不喜欢童大利湖泊的理由？”

她作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着恼的动作：

“阿隆就死在那星，嗨！我的兄弟，你知道吗？在帕朗萨。”

他后悔一再坚持，然而他补问一句：

“他在那儿呆过？”

“噢！不；他到那儿旅游。结婚旅行。”她蹙眉皱额，过了一会儿，好象她猜透了昂图瓦纳的想法，轻轻地说：“我毕竟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湖泊……”

“你眼弟媳妇争吵过吗？”他问，“你从未谈起过她。”

列车停了下来。她站起身，俯在窗口上。不过她听到了昂图瓦纳的问题，面为她回过身来：

“什么？什么弟媳妇，克拉拉？”

“你兄弟的妻子。你说他在结婚旅行时死了。”

“她跟他一起死的。我对你讲过这事……没有？”她继续望着窗外，“他们淹死在湖里。没有人知道出了事。”她犹豫了一下，“没有人——或许除了希尔什。”

“希尔什？”他支起一只肘子说，“他跟他们一起在那儿？可是……当时你也在？”

“啊，今天不谈这个。”她坐了下来，哀求地说，“把我的手提包递给我。你饿吗？”她剥开一块银圆巧克力，咬了一口，再递给昂朗瓦纳，他微笑着，接受这新花样。

“这样更好。”她带着贪吃的眼光说。突然又意想不到地说：“克拉拉是希尔什的女儿；现在你明白啦？正是通过女儿我才认识父亲。我从未对你说过这个吗？”

他做了个没有的表示，但忍住了没进一步问她，竭力在把这些新的细节和他已经蒐集到的细节联系起来。然而拉雪尔很快又开了口，就象往常他不再问她时那样：

“你没见过克拉拉的照片吗？我以后给你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女同学。我在低年级时就认识她。她在歌剧院只呆了一年。她身体不好。兴许希尔什更喜欢把她留在身边，这很可能……我跟她要好，星期天到纳伊利的驯兽场去看她。就这样我上了骑马的头几课，同她一起学。后来，我们保持三个人一起骑马的习惯。”

“三个人，是谁呀？”

“克拉拉、希尔什和我嘛。从复活节起，我早上六点来上课，每周三次。我八点就得回歌剧院。这几个钟头，布洛涅森林是属于我们的，真是美妙极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他注视

着她，手肘支在长凳上，一动不动。“一个爱幻想的姑娘。”她顺着回忆的思路，又开口说，“很勇敢，很善良；有魅力；有点流里流气的魅力：有时显露出她父亲那种凶狠的目光。那时，她是我最好的女友。阿隆迷恋她有好几年了：他工作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娶上她。克拉拉不愿意。希尔什自然也不愿意。临了，她突然作出决定，我起初也说不清为什么。即使在订婚时，我还觉察不出什么。等我知道以后，要说什么为时已晚。”她停顿一下，“他们结婚以后三个星期，我收到希尔什的电报，他把我叫到帕朗萨。我不知道他已经去找他们；待我知道他在那儿后，我马上感到祸事临头！况且，这已不是秘密。很明显，在克拉拉的脖子周围有血瘀。大概是他勒死了她。”

“他是谁？”

“阿隆。她的丈夫。他那天晚上租了一只船，独自划到湖上。希尔什随他去做：希尔什自有打算，他可能有他的理由：他知道阿隆想自杀。而克拉拉也疑心到，她趁希尔什没有监视她的一刹那，跳到离岸的小船上。至少这是我一步步捉摸出来的，因为希尔什……”她打了一个哆嗦。“他是个滴水不漏的人。”她说。

她又沉默不语，昂图瓦纳问：

“为什么自杀？”

“阿隆一再提到自杀。一种从小就有的固执念头。这事我不敢劝他，我让他结婚。啊！”她的声调深沉痛苦，“打那以后，我狠狠地痛责自己！也许，那时我要是说起……”她瞧着昂阴瓦纳，仿佛他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为她辩解，“我早已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是的。难道有理由对阿隆透露这秘密吗？你

说呢？他好几次声称要自杀，如果克拉拉不嫁给他的话！要是我告诉了他我偶然发现的秘密，他准会这样做……你不信吗？”

昂图瓦纳无言以对，但他重复说：

“偶然？”

“噢，完全偶然。有天早上，我去找克拉拉和希尔什，一起到布洛涅森林。我径直上到克拉拉的房里；走近时，我听到搏斗的声音；我跑过去……房门半掩：克拉拉没穿胸衣，手臂赤裸；她穿着骑马短裙，处境尬尴；我跨进门去时，看到她抓起椅子上的马鞭，叭嗒，在希尔什的脸上狠抽了一鞭！”

“在她父亲脸上？”

“是的，我的小家伙！啊！不瞒你说，打这以后，我时常思索这件事！”她爆发出又恨又喜的表情，大声说，“我经常看到他的脸！苍白的脸！伤痕变得越来越深！啊！他也爱打人，他打人够凶的！这回，啊！啊！是他挨了打，挨了马鞭！”

“可是……为了什么？”

“我怎么也摸不清那天早上发生的事……克拉拉虽然订了婚，但本该不能结婚。这是我立即掠过的想法。我回忆起几件曾经使我吃惊的事，一霎时我捉摸出来，我看清了……希尔什大模大样从房里走出去，一言不发；他的表情确信我不会说出去。他是有理由的，你看。我呢，我问了克拉拉许多问题。她都对我承认了。但她对我起誓——这个，她是真诚的，我有把握——她对我起誓，这一切永远结束了，她结婚正是想逃避这一切。逃避希尔什？或者逃避……逃避他的激情？这就是我那天本该纳闷的地方。我本该明白，这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只要从她谈论他的态度中便可看到！”她停顿一下，然后轻轻地补上说：“只要一个女人这样仇恨地谈论一个男人，那末她仍然

在疯狂地爱着他！”

她又沉思了半天，耷拉着脑门，眼睛看着地。然后她又说：

“我后来找到了证明，因为她，克拉拉，在结婚旅行时……你明白啦？是她叫希尔什到意大利去！……后来我就不知道细节了。但阿隆准定发现了：否则他不会企图自杀淹死……我怎么也弄不清的是克拉拉的意图。为什么她要跳到小船上，同她丈夫呆在一起？为了阻止他自杀？或者想跟他同归于尽？两者都可以设想……冒着黑夜，坐在小船里，荡到湖心，有这样的亲密吗？多少次我寻思所发生的事。她厚着脸皮和盘托出？她会……阿隆想扼死她，因为他确信，他死后，这就不会继续下去吗？……第二天，人们找到了他们的空船；过了几天，阿具尸体浮在一起……依我看，最古怪的是，希尔什打电报叫我来，赶在办公室关门以前，而且赶在散步的当天晚上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之前！”她沉思了半晌，继续说：“不过，你大概在当时的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故事；光是这个还不会使你惊讶。意大利的警察进行了调查；法国警察也参与其事：在巴黎的阿隆和我的住处进行了搜查；但他们找不到谜底……我比他们更知底细！”

“你的希尔什也没有什么不安吗？”

她激动地又挺起了身说：

“不，我的希尔什从未不安过！”

在她的噪音和注视昂图瓦纳的目光里，有某种挑战意味，但他没去注意，因为她常常叙述自己的往事，声调总有点咄咄逼人，仿佛能使这个在他们相遇的头天晚上给她强烈印象的男子吃惊一下是赏心乐事。

“希尔什从未不安过，”她用另一种声调嘲弄说，“但是那一年，他觉得不回法国更为谨慎！”

“你有把握是她，他的女儿，在旅行结婚时……”

“够了。”她扑到他身上说，每当他俩之间说话时他提到希尔什，她几乎总是这样表现出激情；她用一个冲动的吻堵住他的嘴。“啊，你不象别的人！”她偎依在他身上悄声说，“你真好，你真宽宏大量！你真正直！啊！我就爱你这些地方，我的小猫咪！”昂图瓦纳摆脱不开这段往事，好象还要准备问她，于是她重复说：“够了，够了……这使我太激动了。我想忘掉这一切——时间尽量长……搂住我，亲亲我，……是的，摇摇我，好好摇摇我，我的小猫咪，让我忘掉……”

他把她抱在怀里。骤然，不知不觉地象一种新的本能，他的内心爆发出一种冒险的需要：摆脱这安排好的生活，一切重新开始，到处冒险，利用自己一直引以自豪能辛勤奋斗的清力去无偿地自由地行动！

“我们俩远走高飞怎样？听我说，我们到遥远的、遥远的地方去一起重新生活……你不了解我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你？”她笑着说。

她朝他伸出嘴唇。他清醒过来，竭力使她相信刚才他是想开玩笑，脸上浮出笑容。

“我多么爱你啊！”她带着他过后难忘的忧郁凝视他说。

昂图瓦纳熟悉卢昂。他父亲的老家是在诺曼底。蒂博先生在卢昂还能数出几个近亲。况且，八年前，昂图瓦纳在这儿服过兵役。

在吃晚饭之前，拉雪尔不得不陪伴他走过桥，来到满是士

兵的郊区，沿着无休无止的兵营围墙向前走去。

“诊疗所！”昂图瓦纳给拉雪尔指点一幢灯光明亮的大楼，快乐地叫道，“你看到第二个窗户吗？办公室。我在那里度过多少日子，无所事事，甚至不能看书，监视两三个逃避勤务的士兵和谈恋爱受罚的士兵！”他毫无怨尤地笑了起来，下结论说：“嗯？今天我多幸福啊！”

她一声不吭，走到他前头。他没看到她就要哭出来了。

一个电影院张贴着《不为人知的非洲》的海报。昂图瓦纳把海报指给拉雪尔看；她摇摇头，把他拖回旅馆。

吃晚饭时，他没法使她露出笑脸；想到他们此行的目的，他有点自责自己的快乐。

他俩一回到房间里，她就吊在他的脖子上：

“不该怨我。”她说。

“怨什么？”

“怨我怂恿你去闲逛。”

他想反驳。她又堵住他的嘴，仿佛自言自语地重复：

“啊，我多么爱你！”

翌日一大早，他俩来到科德贝克。

天气格外闷热；河面很宽，蒙上一层闪烁发光的水汽。昂图瓦纳把行李拎到出租马车的小旅馆。他们预定的马车早就来了，停在他们吃饭的那个窗口旁边。拉雪尔三口并作两口吃完饭后点心。她把自己的包裹堆在车厢里，向车夫详细交代要走的路程，然后快乐地跳进旧马车里。

她愈接近此行难受的一刻，愈象活跃起来。一路上她兴高采烈：她认出上坡、下坡、耶稣受难像、村子的空场。一切都

使她惊奇；简直可以说她从未到过城郊。

“不，可是，你看！这些母鸡！这个瘫痪老太婆在晒太阳！这个栅栏，用一块大石头顶住！这儿的人发育迟缓！你看，我预先告诉你：真正的荆棘丛林！”

待到她瞥见山谷里散布在盖—拉—罗齐埃尔小教堂四周的屋顶时，她在车上站了起来，她的脸光彩照人，仿佛她回到了故乡。

“墓园在左边，离村子很远。在这些白杨树后。等一等，你就会看到……小跑穿过村子。”他们到这盖村头几间屋子时，她这样对车夫说。

白里间黑的茅草屋掩映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头，透过苹果树闪闪发光；百叶窗紧闭。他们经过一幢座落在两棵水松之间的石板屋顶房子。

“村公所，”拉雪尔快活地说，“什么也没有改变！证件都在这儿开的……你看，那边，后头！奶妈就住在那里。都是正直的人。他们已离开这里；否则我会去拥抱她，这位老太太……瞧，我在这儿住过。我来时，他们把我安置在有床出租的人家里。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嘲笑他们的土语。他们把我看成一头驯兽。女人们为了我的睡衣，都来看看睡在床上的我。这儿的人发育迟缓，这不可相信！他们是正直的人。小姑娘死时，他们待我真好！后来，我把一切东西：糖渍果子、头发丝带都给了他们，饮料给了本堂神甫。”她又站起来，“墓园在那儿，山坡过去一点。瞧仔细：你就会看到凹下去的地方有坟墓。喔，手伸过来，你知道我的心为什么卜卜乱跳吗？我总是担心找不到她，我可怜的孩子。因为我们不愿付永久费用；这儿的人对我们说，他们不兴这一套。但我每次来，不由自主心

里想：'如果他们把她扔掉呢？'他们有权这样做，你知道！……停在小径前，老伙计；要步行到门口……来，快来！"

她已跳下车来，急匆匆朝铁栅走去；她打开门，消失在一堵墙后面，旋即又出现，对昂图瓦纳嚷道：

"她一直在那儿！"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满是喜悦之情。她又消失了。

昂图瓦纳赶过去找她。她双手叉腰，傲然地站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墙角面前；残缺不全的栅栏从荨麻中间冒出尖儿来。

"她一直在那儿，可是情况多糟呵！啊，可怜的孩子，你会说你的坟墓照顾得很好！我每年寄给他们二十法郎用来照看！"

然后她朝昂图瓦纳扭过身来，嗓音里有点迟疑，好象因为任性而表示歉意：

"脱下帽来，我的小猫咪，好吗？"

昂图瓦纳红了脸，脱下帽来。

"我可怜的孩子。"她突然说，手支在昂图瓦纳的肩上，热泪盈眶，"再说我甚至没有看见她临终，"她喃喃地说，"我来得太晚。一个小天使，一个真正的小天使，苍白……"她猛然擦擦眼睛，做笑说，"我让你跑这一趟真滑稽，嗯？你想怎样，这是过去的事，但还是使你激动。幸亏有工作，不让你去想……来吧。"

必须回到马车那儿去，拉雪尔不要车夫帮忙，把包裹搬到墓园里来，她跪在草地上，亲自解开包裹。她有条不紊地将一把铲子、一把砍柴刀、一把木槌、然后是一个装着蓝白两色珠子的桂冠的大纸盒放到旁边的一块石板上。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包裹这么重了。"昂图瓦纳微笑说。

她快乐地站起来：

"帮我一把，别在那里唠叨。脱下外衣……喂，拿起砍柴刀。砍去这些乱七八糟四处蔓延的东西。你看，砖下面就是墓穴。棺木不大，也不重，可怜的小不点！……这，给！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桂冠。她不小啦，给我们亲爱的女儿。是祖科拿来的。我跟他分开已有一年，但我还是通知他来，你明白吗？这是合适的，他来了，浑身穿黑。说实话，我很高兴，下葬时我不会孤单单了……人多蠢啊！……等一等，这是十字架，扶起来，把它竖牢。"

昂图瓦纳分开草丛时，猛地起了一阵激动：他起先没有看清全部碑文：罗克莎娜—拉雪尔—格普费特。第一个名字漫漶了；他只看出他女友的名字。他沉思了一会儿。

"喂，"拉雪尔说，"干活吧！我们从这儿开始。"

昂图瓦纳爽快地干起来，他干得很欢。只穿衬衫，挥动砍柴刀，扬起铲子，一会儿就象普通工人一样渗出汗珠。

"这些花冠，"她说，"都递给我，我来擦干净……唉，缺了一只！再瞧瞧？希尔什那只，最漂亮的一只！用的瓷花！啊，终于在这儿，真难看！"

昂图瓦纳愉快地注视着她：她没戴帽，蓬乱的头发在阳光下很耀眼，嘴唇显出气恼和嘲笑的神态，裙子撩起，袖管挽到肘部，在围看内满处乱跑，察看每个坟墓，气鼓鼓地咕哝着：

"他们会把我的花冠借走的，不错，真贪心！"

她泄气地走回来：

"我很看重这个！他们会拿去做小装饰品。他们脑筋迟钝，你知道！……可是，"她好象着了魔一样平静下来，"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些黄沙，可以用来布置得雅致些。"

一刻钟又一刻钟过去，小坟墓换了新貌：十字架重新竖好，用木槌敲深一些，耸立在长方形的砖头墓上，杂草完全拔光；周围铺了一条狭狭的沙子路，终于使坟墓有一种修葺过的外貌。

他俩没有注重到天际乌云翻滚，直到下了几滴雨才大吃一惊。在山谷上空正酝翻着一场雷雨。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石块变得格外白，青草变得格外绿。

“快点！”拉雷尔喊道。她朝坟墓慈母般地一笑。“我们干得不错，”她轻轻说，“可以说是一个别墅的小花翻。”

昂图瓦纳先注意到墙角有一条下垂的玫瑰枝，在风中摇曳着两朵藏红花蕊的玫瑰。他想到摘下来，作为离别时献给小罗克莎娜的礼物。对别人的尊重心情止住了他：他宁愿让做母亲的作出这浪漫的举动，他摘下花来，递给拉雪尔。

她接过来，匆匆插在自己的胸衣上。

“谢谢，”她说，“快走，我的帽子要完了。”她向马车那边跑去，没有四头，双手提起裙子，雨点已开始劈落在裙子上。

马车夫已经解下套辕，牵上马躲在篱笆的凹深处。昂图瓦纳和拉雪尔躲进车厢的斗篷下，膝上披着发出皮革霉味的重甸甸的围裙。她嘻嘻哈哈，被突如其来的雷雨弄得很快活，同时完成了责任也很高兴。

这不过是一场骤雨。雨点已经稀疏，乌云奔向东方；一会儿，雾清云开，夕阳又耀人眼目地出现。车夫开始套辕。有几个顽意走过，前面驱赶着一群淋湿的鹅。最小的孩子约莫有九到十岁，登上马车翻板，发出稚嫩的声音：

“爱情多好，先生太太！”然后嗒嗒地趿拉着木底鞋，逃

走了。

拉雪尔哈哈大笑。

“脑子迟钝？”昂图瓦纳说，“年轻的一代大有希望！”

末了，马车准备开动。但要赶上科德贝克的火车为时已晚：必须直接赶到最近的火车站；昂图瓦纳不愿星期一早上别人替班，他要晚上赶回巴黎。

车夫把车停在圣乌昂一拉一努吃晚饭。旅店里挤满了星期天晚上去喝酒的人。新来者在后店堂进餐。

晚饭美味可口。拉雪尔不再笑闹。她若有所思；她想起孩子落葬那天，同一时刻，坐同一辆车——兴许是同一辆车——但在男高音的陪伴下，来到这儿。她特别记起她俩之间随即爆发的争吵；祖科向她扑来，就在火木箱前面扇她耳光；当晚，她又在这个旅店的房间里委身于他；整整四个月，她重新忍受他的蛮横粗暴的对待……但她并不恨他：甚至今儿晚上，她还带着肉欲的思念想起他，想起这记耳光。不过她没把这段经历告诉昂图瓦纳；她从未正面承认男高音殴打她。

另一个纠缠不已的想法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明白，自己久久耽于回忆正是为了逃避这种缠人的想法。

她站起身来：

“你愿意我们步行到火车站吗？”她提议说，“火车要到十一点开车。车夫把行李送走。”

“深夜在泥泞里走八公里？”

“为什么不行？”

“你疯了，真是的！”

“啊，”她咕哝说，“我走到时会疲乏不堪，这样我会舒服些！”她没有再坚持，尾随他走四马车。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清新。

她一坐下，就用阳伞去捅车夫的背：

“慢慢儿走，有的是时间。”她挤紧昂图瓦纳，轻声说：“天气真好，真舒服……”

过了一忽儿，他想抚摸她贴在他脸上的面颊，发觉她满面泪痕。

“我很激动。”她解释说，移开了脸。然后更紧地偎在他的怀里：“啊，留下我，我的小猫咪，把我留在你身边！”

他俩默默无言，互相搂紧。树木和房屋在车灯的照射下，宛如幽灵一般矗立着，又消失在黑夜里。他们头顶上，星空灿烂。马车的颠簸使拉雪尔靠着的头在昂图瓦纳的肩上晃荡。她不时抬起身子去吻她的情人，慨叹地说：

“我多么爱你啊！”

在火车小分站的月台上，只有他俩在等候去巴黎的火车。他俩躲在一个遮檐下。拉雪尔始终一声不吱，挽住昂图瓦纳的臂膀。

职员们在黑夜里来四奔跑，挥动信号灯，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走道上。

“直达车到站！往后退！”

一列黑黝黝、喷着火的快车宛若山摇地动一般奔腾而过，掀起一切能飞起的东西，直至卷走了可呼吸的空气。寂静很快又恢复了。蓦地，在他们头上，电铃令人讨厌的喑哑的叮铃声预报特别快车要到站了。

列车花了半分钟才停下来。他俩刚刚来得及爬上车，无法选择，单间里已经有三个人黝在那里；灯用蓝布罩住。拉雪尔

脱下帽来，躺在唯一的空角落里；昂图瓦纳坐在她身旁；她没有靠在他身上，而把脑门靠在漆黑一片的玻璃上。

在车厢的半明半暗中，她在大白天显桔黄色和近乎粉红色的长发，颜色捉摸不定，好象是一种炽热的流质，如同金属般的丝绸，或者玻璃丝；脸颊发磷光的白色使她的肌肤看来有一种不真实的外表。她的手搁在长凳上；昂图瓦纳捏住她的手；他发觉拉雪尔在哆嗦。他低声问她怎么回事。她只热烈地一捏，表示回答，而且愈加扭过身去。他不了解她身上发生的事；他回想起下午她在墓园里的态度：今晚这种神经质的冲动可能是这次远行的结果？总的说来，她几乎是愉快地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的。他陷入各种猜测中。

到站时，他们的旅伴抖抖身子，去掉灯罩，他注意到她执著地耷拉着头。

他跟随她穿过人群，没有对她提出任何问题。

待到他俩一坐上出租汽车，他便握住她的手腕：

"怎么啦？"

"没有什么。"

"怎么啦，拉雪尔？"

"你别管……你看，已经过去了。"

"不，我要管。我有权……怎么啦？"

她抬起泪水纵横的脸，绝望地看着他说：

"我不能告诉你。"但她没有毅力自我抑制到底，扑到他身上："啊，我永远没有力量……我的小猫咪，永远没有，永远没有！"

他当即明白自己的幸福已经告终，拉雪尔就要离开他，让他孤单单一个人，他无能为力，绝对无能为力。用不着她告诉

他，在知道原因之前，甚至在为此痛苦之前，他便明白了这个结局，好象他早就有所准备似的。

他俩登上阿尔及尔路住宅的楼梯，走进拉雪尔的房间，彼此默不作声。

她让他一个人在粉红色的房间里呆了一会儿。他站在那里发痴，望着凹室里的床和小梳妆台，这个内室已成了他的内室。她回到房里，已脱掉披风。他看着她走进来，关上房门，向前走来，眸子藏在金色的睫毛下，嘴巴噘起，象谜一样摸不透。

他失去一切勇气，朝她走了一步，结结巴巴地说：

"不是真的，你说呢？……你不会离开我吧？"

她坐了下来；她用断断续续的疲塌的声音宣称需要平静，她要作一次长途旅行，到比属刚果作一次事务性的旅行。然后她解释起来。她父亲的遗产，她的全部所有，都由希尔什投资到一个榨油厂，至今这个厂经营得很好，收入可观。但两个经理当中的一个刚去世，她刚获悉另一个现在主管事务的经理同布鲁塞尔的富商合伙，刚在金沙萨，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区建立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榨油厂，千方百计要挤垮拉雪尔的榨油厂。（她叙述时好象表现出一点信心。）由于政治原因，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这些穆勒尔家的人由比利时政府支持。隔开这么远，拉雪尔信不过任何人。然而，这关系到她唯一的财产、她的物质利益的安全、她整个未来。她经过千思百虑，找寻过迂回曲折的办法。希尔什生活在埃及，同刚果再没有任何来往。唯一的办法是她亲自跑一趟，抑或重新改组榨油厂的人员，抑或以合适的价钱出让给穆勒尔家。

昂图瓦纳恢复了镇静，他脸色苍白，眉毛紧锁，注视着

她，没有打断她的话头：

“可是，”他末了大胆地说，“这能很快解决吧？……”

“可能快，也可能慢。”

“什么？一个月？……更长？两个月？”他的嗓音颤抖了：“三个月？”

“是的。”

“或许短一点？”

“噢，不！到那儿去就得一个月！”

“如果我们找到人派到那儿去呢？可靠的人。”

她耸耸肩：

“可靠的人？一个月全权处理？同那些准备好收买各种复杂情况的竞争者打交道？”

理由正确，他无法坚待。事实上，一开始他嘴边有一句话：“什么时候？”别的问题都在其次。他想朝她走过去；他谦卑的声音同他这个行动果断的人抽搐的脸恰成对照，他喃喃地说：

“亲爱的……你不至于马上走吧？……说呀？”

“不是马上，不是……但过不多久。”她老实承认说。

他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

“等一切准备就绪。我说不准。”

沉默了一会儿，两人的思想都犹豫不定。昂图瓦纳盯住拉雪尔改变了的脸容，她精疲力竭；他也一样，失去了一切自待力。他走近她，再一次哀求：

“这不是真的，说呀？你不马上……走吧？”

她把他搂在胸前，吻着他，跌跌撞撞地把他拖到床边，两人一起倒在上面。

"别说了，"她耳语说，"什么也别要求我。一个字也别说，这事一个字也别说，否则我马上出发，不辞面别！"

他住了口，忍让着，屈服了；他将脸埋在蓬乱的头发里，这回轮到他哭泣起来。

十四

拉雪尔可顶得住。连续一个月，她理清了所有的新问题。当她在昂图瓦纳眼里看到某种不安的目光时，便扭过头去。这个月很难熬。他俩继续生活在一起，但一切行动和思想都在他们的痛苦里产生回响。

打从那次解释的第二天起，昂图瓦纳想唤回他的毅力，可是徒劳，他对自己这样痛苦难过感到惊讶，对自己这样缺乏克服痛苦的行动又感到羞耻。一丝揪心的怀疑掠过他脑际："我当真……"随即又想："但愿没有人发觉！"幸亏他回于自己积极活动的生活，每天早上穿过医院的院子时，象有了护身符一样，又恢复完成医生一天工作的能力；面对病人，他只想到他们。他一有空撤作起来——两次拜访之间，或者在吃饭席间（因为帮博先生已返回巴黎，从十月起，家里也恢复常规）——这种不断笼罩在他身上，似乎无药可医的泄气感突然落在他身上，把他变成一个无所用心，容易激怒的人，仿佛他引以自豪的全部精力只能表现为愤怒这种形式。

晚上和夜里他都在拉雪尔身边度过。毫无快乐。他们的话语和沉默都被难言的苦衷毒化了；他们的拖吻很快使他们疲

倦，不能平息反倒使他们相互敌对的渴望。

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昂图瓦纳来到阿尔及尔路时，看到房门大开；接着看到前厅四壁皆空，地板上没有地毯……他冲进房里；房间的家具已搬走，回声很响，粉红色的房间放床的地方空荡荡地凹进去……

他听到厨房里有响动，便猛冲过去。女门房跪在那里翻找一堆衣服。昂图瓦纳从她手里夺过一封给他的信。刚看头几行，热血就涌上心头：不，拉雪尔没有离开巴黎，她在邻近的一个旅馆等他，明天晚上她才坐车到勒阿佛尔。他当即设想好一套谎言，可以让他请假，陪拉雪尔上船。

他利用翌日的白天活动，但一个接一个失败。末了，傍晚六点，一切都通知到，他的工作也安排妥当，他可以动身。

他在火车站同她会面。她脸色苍白，变老，穿上的一套服装使他认不出是她，她验过了一大堆新箱子。

翌日早晨，在勒阿佛尔的旅馆的热水澡盆里，他没法平息自己过分激动的神经，有个细节掠上心头，象劈雪一样使他震惊，拉雪尔的行李标上R·H* 的字样。

他跳出水池，推开房门：

"你……你去找希尔什！"

他瞠目结舌的是，拉雪尔温柔地对他微笑：

"是的。"她悄声地说，轻得他只觉得吹了一口气；他看见她的眼皮垂下来表示承认，她的头点了两下。

他坐在一边的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任何责备的话都没

* R为拉雪尔的第一个字母，H为希尔什的第一个字母。

升到他的嘴边，这时，既不是烦恼，也不是嫉妒使他缩肩伛背，而是他的无能为力，他的无法过问，以及生活本身的重负在起作用。

他打哆嗦时才发觉，自己光着身子，湿淋淋的。

“你会着凉的。”她说。他俩还找不到话攀谈。

昂图瓦纳擦拭身子，不知道该干什么，开始穿衣服，她仍然象他刚才吓她一跳那样站在那里，倚在暖气片上，指间把玩着磨光机。两人都很难堪；不管怎样，他们俩几乎一样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似的。一个月以来，昂图瓦纳多少次感到，他并没有了解全部底细！如今至少现实完全摊在他面前了。而拉雪尔也摆脱了扯谎这种乱麻似的缠绕，感到尊严又在身上振作起来，有某种东西充分成熟了。

她终于打破了沉默。

“或许我对你说谎是不对的。”她说，满脸情意，只见怜悯，没有丝毫的后悔，“一般人总是在嫉妒方面有固定的想法，非常愚蠢和错误……无论如何，我向你担保，我只对你说谎，让你免掉这种嫉妒心；我呀，我这样做比你更不幸。如今我很高兴，同你分别时你不是不知道。”

他讷口不言，不再穿衣服，又坐了下来。

“是的，”她接着说，“希尔什把我叫去，我要走了。”

她重又缄默不语。然后，看到他不想说话，而且在她长久以来强迫自己压抑的感情的冲击下，她又继续说：

“你真好，我的小猫咪，你不说话，谢谢。我知道别人会说什么：我挣扎了整整八个星期！我的所作所为是疯狂的，什么也阻挡不住我去做……你会设想是非洲吸引我。啊！千真万确，你看：非洲是这样吸引我，有好几天我以为自己病了，思

念病！这仍然解决不了……你大概会相信我服从自己利益的需要。这也是确实的。希尔什要娶我；他有钱，非常有钱；在我这样的年龄，不管怎么说，结婚总是一件事：一辈子独身总不舒服……眼下还不至于这样。不，我确实超脱于这些算计，作为一个犹太人，半个犹太人，可能会考虑这点。证明是，你也有钱，或者你将来有钱；你会向我摆出明天娶我，但我丝毫不改变要动身。

“我使你烦恼，我的小猫咪；可是听我说，鼓起勇气，我和盘托出心里感到痛快；对你也一样，你什么都知道更好一些……我想过自杀。服用吗啡，很快就了结，没有麻烦，没有痛苦；我连药剂都弄到了手；昨天离开巴黎之前我扔掉了。我想话下去，你看；我从来不想一下子死掉……我谈到他时，你从来不象嫉妒他。你是对的。你怎会嫉妒呢？你知道，是他可能嫉妒你！我爱你，我的小猫咪，我爱你，仿佛我从未爱过别人：他呀，我恨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恨他。这不是人，是……我不知怎么说！我恨他，他使我害怕。他打我那么狠！他将来还会打我。兴许他会杀我……他要拈酸吃醋！在象牙海岸已经有过一次，他付了一个扛夫的钱，要扛夫扼死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以为他的伙计有一夜到我的茅屋来找我。他什么事都干得出！……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她用阴沉的嗓音继续说，“别人抵挡不住他……听着：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勇气告诉你。你知道，在帕朗萨，出了事以后，为什么他叫我去我就去？事情就打这儿开始！我什么都猜到了；我在他面前怕得要命；有一天，我不敢喝下他给我准备好的药茶，因为他端给我时挂着古怪的笑容。即便如此，即便如此……你明白吗？啊！你想象不出这

个人的魅力！”

昂图瓦纳又哆嗦了一下。拉雪尔把一件梳妆衣披在他肩上，用毫无激情的嗓音继续说：

“噢，他用不着威胁我，也用不着用武力占有我。他只消等待。他很清楚这一点：他了解他的威力。是我跑去叩他的门！他拖到第二天晚上才给我开门……于是我抛弃了一切，跟他远走高飞；我没有回法国；我象条狗，象影子跟随着他。两年、几乎三年里，我忍受了一切，疲劳、危险、殴打、凌辱、监狱一样的生活，一切。是的，监狱一样的生活！三年中，我始终为第二天发抖！有时不得不躲上几星期，不敢露面……在萨洛尼克，发生了一件真正的丑事：土耳其所有的警察在追踪我们：换了五次名字才来到边境！总是风化丑闻。在伦敦的郊区，他找到办法收买了一家人：一个士兵的女儿，她的两个姐妹，她年轻的弟弟……他管这叫做他的mixed-grill（什锦烤肉）……有一天，警察包围了房子，我们被逮住了。我怎么说呢？我们挨了三个月的羁押。但他终于使我们获得释放……啊，我早一点想把一切告诉你就好了！我见过多少事，受过多少磨难！……

“你心里想，‘我现在明白她为什么离开了他。’情况并非这样，不是我离开了他！我向你撒了谎。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是他把我赶走！他嬉皮笑脸！他对我说，‘滚，等我愿意，你再回来。’我啐了他一脸……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吗？我回来以后，老惦记着他！我等待、等待。看，他终于把我叫去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走了吧？”

她站起身，走过去跪在昂图瓦纳身边，把脑门搁在他的膝盖上，呜咽起来。

他瞧着她的脖颈因哭泣而颤动。他俩都浑身哆嗦。

她闭紧眼睛喃喃地说：

“我多么爱你啊，我的小猫咪……”

整天，他俩象默契似的，再也不说什么。何苦呢？吃中饭时有好几次，他俩无法避免相对而坐，他俩的目光互相吸引，心烦意乱。他俩毅然扭过身去。何苦呢？

她要购置几样无关紧要的东西，为此花了许多时间，装作很感兴趣。海上吹来的风送来了滂沱大雨，街上坑坑洼洼全是水，风雨沿着房子呼啸着。昂图瓦纳顺从地跟着她，从这爿商店走到那爿商店，直到吃晚饭的时间。她甚至用不着到邮船上定铺位，因为她坐的是“罗马尼亚号”，一艘兼载客的货船，从奥斯唐德* 开来，约在早晨五点抵达勒阿佛尔，一小时以后启碇，不作滞留。希尔什在卡萨布兰卡** 等她。关于比属刚果的故事没有一句真话。

晚饭拖得很长，他俩面临又要在房间里单独过最后一夜，都感到一样的疲塌。他俩在那儿吃饭的餐厅地方很大，挤满了人，灯火辉煌，声音嘈杂，既是饭店、舞厅，又是弹子房：可以在烟雾缭绕、弹子的碰撞声和华尔兹舞曲的软绵绵情调中度过一晚。将近十点，有一个巡回演出的意大利人剧团闯了进来；他们一共十二个人，红上衣，白长裤，戴着拿波里渔夫帽，帽上的绒球在他们的肩上跳荡；他们每人使一件乐器，提琴，吉他、铃鼓、响板，一面演奏，一面放声歌唱，象魔鬼一样狂奔乱窜。昂图瓦纳和拉雪尔瞧着他们，能暂时抛却这难堪得注意力消耗竭尽的局面，去看这些小丑，心里很高兴，也很感激。

---

* 比利时港口，通向北海。

** 摩洛哥重要港口，濒临大西洋。

这些小丑募过捐，唱完最后几节歌，这时他俩觉得场面越发难堪了。于是他俩站了起来，在骤雨下冻得发抖，回到旅馆。

时值午夜，应该在三点钟叫醒拉雪尔。

这是一个短暂的夜晚，十一月的狂风不断将雨滴洒在阳台的铅皮上，他俩默默无言，毫无欲念，犹如两个忧伤万分的孩子挤在一起，度过了一夜。

昂图瓦纳只问了一次：

“你冷吗？”

她浑身颤抖。

“不冷。”她说，紧贴着他，好象他能保护她，搭救她似的，“我怕……”

他没有回答；他不明白，也懒得再问。

一听到敲门声，她便跳下床，躲开最后一次拥抱。他很感谢她。他俩要强的意志互相支持着。

他俩默默地穿衣，假装平静，彼此帮个小忙，把共同生活的习惯延长到最后一刻。他帮她关上装得太满的手提箱，不得不跪在上面，用全身重量去压，面她蹲在地毯上，转动钥匙。末了，一切准备就绪，他再没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什么动作要表示，而她卷起铺盖，戴上旅行帽，扣好面纱，戴上手套，扣好手提包，还有几分钟等候马车到来。她坐在门边一张矮椅子上，猛地打了一个寒噤，咬紧下颚，不让牙齿咯咯作响。她耷拉着头，紧抱住双膝。他也不知说什么好，做什么好，不敢走近她，坐在最高的箱子上，垂着双手。沉默了好半晌，难熬，干等。可怕的时刻，钻心地难受，他俩总算没有瘫倒，如果不是确信再过一会儿就该结束的话。拉雪尔想起斯拉夫的习惯：在那边，当一个受到爱戴的人即将远行时，大家围坐在这个远

行者的周围，静默养息一会儿。她差点要大声说出她的想法，但她已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

待她听到走廊里响起来拿行李的伙计的脚步声，便猛地抬起了头，朝他转过身来；她的目光显露出极度的绝望、恐惧和柔情，他不由得伸出了手臂：

“亲爱的！”

但门打开了。人们涌进房间。

拉雪尔站起身来。她早就等着而前有人，好同他道别。她迈了一步，靠在昂图瓦纳身上。他不想拥抱她，但又不松开手臂，让她动身。他最后一次感到自己嘴唇下那张热烘烘、软乎乎、蠕动着的嘴。他猜出她咕哝的话：

“再见，我的小猫咪。”

她迅速挣脱身子，从那扇洞开的门消失在幽暗的走廊里，连身也不回，而他站在那里，绞着双手，惟有感到愕然。

她要他答应不陪她上邮船。但他同意走到北堤尽头，灯塔脚下，看看“罗马尼亚号”开出港口。他一听到马车走远，便摁铃叫人把行李扛到车站寄存处；他不愿再回到这个房间。然后他冲到外面，没入黑暗中。

城市死一般静寂，浓雾下到处洞着水。惨淡的乌云还笼罩着城市；天边云积雾嶂；雷雨的两部分残余在企图会合，中间那一片惨白的天空好象要洞溶一般。

昂图瓦纳辨不清道路。在一盏路灯下，他同风雨搏斗，要打开一张城市地图。他又消失在浓雾中，但在淡潮声和遥远的汽笛警告鸣声的指引下，顶着风，风吹拂他的大衣，大衣拍打他的双腿，他穿过泥泞滑溜的地带，来到一个水泥地面坑坑洼

洼的码头，走了进去。

堤岸越往海里伸去，宽度越来越小。右边，大洋宏伟的节奏喧腾而起，而在左边，慑伏在港湾里的水只发出隐约的溅拍声；雾笛暗哑的吼声不知从何处而来，但越来越清晰，充满了天宇：呜！呜！呜！

走了十分钟，没遇到一个人，昂图瓦纳几乎在头顶上看到灯塔的闪光，浓雾一直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来到堤岸的顶端。

他在通往平台的台阶前止住脚步，寻找方向。他独个儿站在风声和海湾的浪涛声之中。他的正对面有道乳白色的光，表明是东方，不用说，冬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在他脚下，一道台阶开凿在花岗岩上，深入到看不见的水渊中；即使俯下身，他也看不见拍打防波堤的波浪；但他在下面很近的地方听见一声长长的叹息，然后一声轻轻的呜咽，两者组成有节奏的声响。

时间倏忽逝去，他却一无所感。渐渐地，一片更大的亮光划破雾气，雾气四面包围着他，使他同活生生的世界分隔开来。现在他看到南堤的火光闪烁，眼睛死盯住南北堤灯塔之间那片银灰色的地方：因为正是在这两个灯塔之间，她要马上出现。

骤然间，靠近他面向的左边，一个影子在预示日出的光晕之中出现。这东西窄而高，在乳白色的空气中显现出来，慢慢扩展，变成一艘船，一艘巨大的黑魆魆的轮船，船上灯光星星点点，后面拖着一条幽暗低垂的烟雾。

“罗马尼亚号”转过来，进入航道。

昂图瓦纳的拳头在铁栏杆上捏紧了，雨抽打着他的脸，他机械地点数甲板、桅杆、烟囱……拉雪尔！她在那里，几百米以外，不消说象他一样俯着身，向他俯着身，盯住他，虽然泪眼朦胧，看不见他；他俩的爱情夭折了，但又一次使他俩相互

心向往之，却不能以优美的挥手告别使他俩得到安慰。惟有昂图瓦纳头顶上那灯塔亮闪闪的光象笔触一样忽断忽续地抚摸这模糊的黑影，它已经又消失在雾气中，带走了他俩的目光最后一次几乎无望的相遇，就象带走了一个秘密那样。

昂图瓦纳久久伫立在那里，没有眼睛，昏昏沉沉，想不起要走开。他的耳朵已习惯了雾笛，甚至再也听不见这烦人的鸣声。

临了，他看看表，向城星走去。他变得迟钝。他加快脚步，不看道路，乱踩在水洼星。港口前的工地点燃了淡紫色的圆灯，木槌的敲打在棉花似的空气中发出沉浊的响声。涨潮拍打着海湾，在海湾后面，浮现一个梦幻般的城市。一列又一列两轮载重车在卵石间穿行，带着吆喝声和鞭子劈啪声一掠面过；经过长久的寂静，这喧闹声对昂图瓦纳说来不啻是一种放松：他停住脚，倾听铁轮磨擦石子发出的吱嘎声。

他蓦然想起他搭乘的火车要到十点开车。他没考虑过要等三个小时；随着拉雪尔的出发，他已失却一切预料的能力。怎么办？这茫无计划的几个钟点象死一般空虚，迅速增加他的烦恼，他无法进一步斗争，靠在廊往上，哭了起来。

他迷迷糊糊地又迈开步，径直朝前走。

街道热闹起来。靠近喷泉，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在嬉水。有堤坝那么宽的卡车隆隆地驶向码头。昂图瓦纳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天大亮时他回到旅馆广场的卖花摊前；昨天去吃晚饭前，他差一点就在这儿给拉雪尔挑选一束菊花；但他克制住自己，就象他俩有默契，直到分离的一刻，避免任何言语举止会粉碎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好不艰难地顶住的烦恼压垮自己。

这当儿他想起要到旅馆办公室去拿行李寄存单，他掠过再看一次他们的房间和床的想法……可是房间已有人住上了，刚开给两个女游客。

他绝望地走下台阶，在街心公园徘徊，认出他们一起走过的一条街，踏上那条通往他们听到拿波里人演奏的饭店的路。他真想走进去。

他寻找他俩吃饭的那张桌子和侍候他们的那个伙计。然而他认不出昨夜看到过的东西。玻璃天棚透进来的无情日光将这娱乐场所变为一个宽敞的、肮脏的、冰冷的厂棚；椅子摞在桌子上；音乐台——斜桌翻倒，大提琴躺在黑木匣里，钢琴又盖上宛如厚皮动物鳞状的皮那样的漆布——漂浮着一片尘埃，如同载满了尸体的木筏。

“对不起，先生。”

一个伙计过来打扫桌底。昂图瓦纳把腿搁在长凳上，他的目光滞留在扫帚来回的移动上：一个瓶盖，两很火柴，一块桔皮……不，橙子皮……一股气流穿过大厅，卷起残屑。伙计咳嗽起来。昂图瓦纳又振作过来，他错过了火车开车的时间吗？他站起身，寻找挂钟：唉，他在这儿只呆了七分钟。

再坐下？不。他走了出去；他胸有成竹，一走进车厢，他就不会这样难过；于是他跳上一辆轻便马车，来到火车站，象找到栖身地一样。

他的行李已经登记过，他又得等候，还要等一个多小时！

他开始走动走动。他沿着月台飞快地走，仿佛有人追赶他。“你想对我怎样？”他打量一个火车司机，这样想；这个司机从停着的机车里望着他。他扭过身来，看到一群工班人员在注视他。

他挺直身子往回走，推开候车室的门，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孤零零一人呆在肃穆幽暗的大厅里。一个老妇人蹲靠在大厅的玻璃门上，他看到她发灰的脖颈在摇晃，她正在摇着孩子，用接近年轻，但没有颤音的嗓子哼着令人痛苦的温柔的古老歌曲，老小姐以前常常唱给吉丝听：

——我再不愿去
钓蚌，妈妈……

他的眼里噙满泪花。什么也不再听，什么也不再看！

他双手掩面。可是，拉雪尔马上倚着他：夜里，他摩挲拉雪尔的项链，指间还留有龙涎香！他感到她浑圆的肩膀贴住他的胸脯，她温热的肌肤贴住他的嘴唇！……打击这样猛烈，他的头往后仰倒，一动不动，双手松开，攀住扶手，脑袋重重地撞在靠背垫上。他想起拉雪尔的话："我想过自杀……"是的：了结一生！自杀是这样抑郁寡欢的唯一出路……这种自杀没有经过周密思虑，几乎没想同意不同意，不管什么方式，赶在烦恼达到顶点之前，仅仅为了逃避这种象被老虎钳夹紧的痛苦！

蓦地他吓了一跳，一蹦站了起来：他没看见走过来的一个人碰碰他的手臂。他险些条件反射似的把这人推开，一拳把来人打倒。

"怎么啦？"那人问。

这是一个老头，来轧票的。

"开往巴黎的火车……什么地方？"昂图瓦纳结结巴巴地说。

"在第三站台。"